# 甲寅雜誌存稿

上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四輯

沈雲龍　主編

# 甲演雜誌存稿

章秋桐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長沙章士釗著

# 甲寅雜誌存稿

卷上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 甲寅雜誌存稿卷上目錄

社說 頁數



Jiayin

《甲寅》（*Tiger*） 中华民国初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论性期刊。1914 年 5 月 10 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因这年为中国农历甲寅年，故以“甲寅”为刊名（甲寅年为虎年，该刊封面绘一老虎，人称“老虎报”）。月刊。翌年 5 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 10 期被禁停刊。秋桐（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杨永泰等协办。撰稿人有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主要发表政论文章，设有“时评”“通信”“文艺”等栏目。“通信”栏开展自由讨论，答疑辩难，富有生气。宣称“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主张社会革新，反对封建专制，批评袁世凯独裁统治，但力主调和，反对使用暴力。1917 年 1 月 28 日章士钊又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2 月 7 日改为周刊，不久停刊。1925 年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甲寅》周刊复出，宣传复古和尊孔读经，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曾遭到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抨击。后迁天津出版。1927 年 2 月停刊，共出 45 期。

（范明礼）

p. 160.

aus: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90 胡乔木（主编）.

## 附甲寅日刊存稿

# 甲寅雜誌存稿

## 社說

### 政本 民國三年五月

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

往者清鼎既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羣相結合肆其觝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構煽鬼蜮萬狀莫可究窮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而蹶如黔之驢卒爲眈眈者斷喉盡肉以去由今計之國中不見黨人之迹幾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論定惟前之所銜於黨人而以爲暴者至今宜無有反之所屬望於黨人以外而以爲治者至此宜稍稍見端倪焉此吾人應有之覺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聞人之恆言曰有強國之憲法有弱國之憲法有亡國之憲法所謂亡國

憲法卽指臨時約法而言當時四方之所爭執者在總統大權一點右之者以爲總統而有大權國卽強否則弱且亡愚爲平情論之謂彼以大權與強國併作一詞意在權朝至而國將夕治此亦必無之理想特曰權者爲所以強國必由之道耳然適者國會滅憲法草案消約法之効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權全然無礙已非一朝一夕所謂強國其效果何如者雖曰元氣過傷百端待理朞年三月斷難有成然君子之觀國也不於其治而於其意一載以還風聲所播大略可見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強國妄人猶病其誇矣卽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難今祇求其僅免於亡止矣盡矣則又何如者

與言至此最易流於悲觀發爲過激之論愚且極力自鎭除客氣務盡而唯質之內籀歸納之方事實既詳然後著爲概說夫夙昔以爲憂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於是媚外之道亦與之繼長而增高前淸之外務部宜望塵而莫之及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財力之困乏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愈彌縫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坐是外人



益益持吾短長國款日見押國產日見消路鑛日見失甚且土地日見蹙也夙昔以爲憂者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而今則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悉蹂躪於豕狠焚燒淫掠無所不至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衆以合圍之卒莫能克不僅不能克時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毀於所謂亂黨而毀於所謂國軍而今則西北之元元困於匪而又困於兵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行政不能統一乎而今則內而部自爲政加甚也外而省自爲政加甚也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一)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間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則方鎭大員莫或識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販夫走卒刀生惡胥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儼然操數萬萬人之生命於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夙昔以爲憂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則『兵亂日聞於郡縣盜賊徧擾於城鄉商賈不行農機停業』(二)又烈於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紳猾吏日借法律以爲殺人之具人

(一)廣東兵費之繁、過於胡陳時代、梁啓超梁士詒兩君電粵以政長書之、

(二)此不忍雜誌所以罵倒黨人者、

不自保何意謀生因之企業愈停滯利子愈下落誠不知伊於胡底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黨禍之烈乎而今則無京無外暗鬭彌厲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內復分旁系派派相牽卽系系相觝恍若國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亂見象之惡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凡此種種隨筆所之已至滿幅讀者試思之此其爲說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會心理乃隨其人之賢否心之冷熱力之大小位之高下應於時勢以呈其印象分而驗之可得言焉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此將充其慾心與強權之所至以朘民膏脂而自肥國家之危亡彼果知之與否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爲衡大凡不賢之尤者其知之彌眞切焉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貪量肆其所圖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堅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茲所謂賢亦有數等其上自審其政略不能見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權免至時會之來無能驟進以故虛與委蛇俟時而動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強暴之爲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導天下私居論議則又抱頭



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於無形其在習爲奸智者流則又造作語言觝排異己回護亂政矜爲通識舉凡貪勢近賄縱欲敗度一切之計幾無不可張皇粉飾以號於衆謂從政亂邦在理宜然相習成風了無媿畏（一）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此其設心與不賢得勢者了無以異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苟正謀所以復之而倏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恆有也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勢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宜無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氣之存較多見夫政治污穢道德淪喪外禍環迫武夫橫行其不持消極之見以爲中國必亡必亡而已得過且過者又十無一二也之四派者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大

（一）此兩種人、前者可求之姚姬傳李斯論、後者可求之歐陽永叔與高若訥書、姚之言曰、「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識非也、卽有學識甚當、見其君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頞蹙於私家之居、而矜夸導譽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勸爲之者、謂天下將諒我之無可奈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喪國家而爲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貽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遺後人、而彼宴然無與者矣」歐之言曰、「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指范希文貶官事）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愚讀二文、至於垂涕泣矣、



抵不甚相遠就中不肖而冥頑全不知國家爲何物者不計祇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則無論賢愚智鈍窮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覺念主於其中是何也卽莫明其故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爲變亂之至無方無時吾人既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其次之所當爲者亦惟全吾軀保吾妻子豔吾姬妾華吾輿馬樂吾摴蒲縱吾酒食並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萬不應得之財預爲亡國後之生活計而已也

夫至全國人舉爲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徵無可疑也所謂亡徵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益迫財政益益窮盜賊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益紊亂工商業益益衰敗官僚私鬭益益急激是已夫國之盛衰古今時有轉危爲安例亦不鮮如是種種竟釀成國亡無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爲國如爲醫然得其方則治否則亡今茲國有亡聲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覼縷莫盡所謂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觀之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卽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故政治爲枝葉而人才始爲本根今日爲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足矣

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



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人恆曰吾國人才消乏是則然矣然愚謂苟悉其消乏之量以致於用國事斷非不可爲此本論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嘗以人才譬之貨棧必使一國之才盡趨於棧則棧力厚否則貧意謂國有一分之才卽當使之自覓其途以入於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倫其學者猶以爲言才難之國如吾又焉待論夫吾國史家最惡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賢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務乃在進賢而退不肖賢才之一進一退恆不必有時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權奸當國而羣賢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羣賢復進人才不出此數而一爲翻覆政之清濁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詞言之人才不得所之謂也」

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用事者之才其義古不用事者之才其義今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爲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爲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無待申說不用事者首推議會議會者以監督行政爲務監督行政雖不與於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無敢失職其有功於政治與用事者固無殊也故兩部者有

若輔車相依爲命一部喪其德病在痲木兩部喪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聞呻吟之聲其或將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無才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一國之才不足治一國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尙不欲以此自呪惟語有之繩之絕也必有絕處吾今困頓至此其受病處究安在乎愚嘗爲徬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惡異好同惡異者披其根而尋之獸性也治生物學者言鴻荒之初萬物俱生以同殘異漸遺今數故生物爭存律曰同化讀者亦知前此張勳縱兵南京今者白狼橫行西北遇物輒掠遇屋輒焚遇女輒淫遇人輒創千年以前歐洲異族相殘之所不忍爲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爲之是何故耶此無他好同而惡異也惡人之財產身分不與己同必毀滅之使盡同於己而後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顯之則用於兵戈隱之則施之政治學術而數千年治亂循環社會機能卒無一日可以發達如歐美今日者皆爲此野性所縛之故讀者其勿駭吾言也前世紀中葉英儒梅因以硏求古法有重名曾謂印度未逾宗法社會一步而吾國剛逾一步遂乃永遠不進因斷定『社會沈滯不動本人種之通則而奮發前邁乃其例外』(一) 夫通則者何同也例外者何異也



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剋異以存同則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動達爾文之言天演歐人迎之遂成爲新舊世界相嬗之樞機當時立說之不合於羣衆心理殆過於爲我無君兼愛無父之說倘歐人視若洪水猛獸亦如吾之所以排楊墨者而排之則歐洲之文化至今無過於吾可也間嘗論之吾之學術莫盛於周末西方幾何邏輯以及其他物質之學爲諸子發其萌芽者不少概見苟能適如原量布於人寰善用其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術不以利祿之途迫人尊孔則以吾東方神明之胄推尋籀證至於二千餘年之久而不羣制高華國力膨脹與今日歐美諸邦齊驅而并進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簡之思單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藥推原其朔則此種苟簡之思單一之性乃自原始社會遞演遞嬗而來無他好同惡異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專制者何強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卽莫不樂專制(二) 故專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

(一) Maine, Ancient Law 二八頁、

(二) 孟德斯鳩曰、『夫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彼以爲異者亂之媒也、』見嚴譯法意卷二十五十六頁、彼蓋指宗教言、然專制與喜同相連、到處可通、



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爲革命抗之以常則爲立憲抗之於無可抗則爲諫諍由三代以迄前清立憲之義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與諫諍已矣歐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盧梭之流信之尤篤而吾乃不然吾歷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掊其惡者而代之非能創一主義必革其無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驅飢寒之所迫甚且陰謀僭志之所誘遂出於斬木揭竿之舉以遂其稱王稱帝之謀其成也彼乃復爲專制如故不成則前之專制者又特加甚首難者死餘戮戮如犬羊伏不敢動惟所踐踏舉數千年之政爭不出成王敗寇一語其中更無餘地可使心乎政治者在國法範圍之中從容出其所見各各相衡各各相牴因取其長而致於用以安其國以和其人無他專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見既無法自由表示以施於政事而於無可如何之中微有鬱而必發之象則於諫諍見焉諫諍者亦隱消同勢所由生非專制之所欲也於是諫諍與專制其勢力相與消長而吾之學者每以君能納諫與否卜世運之隆汙稱美重臣每曰正色立朝指斥姦佞則曰阿諛取容伊尹周公諫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於書以著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



周公爲良相卽漢高唐太號稱英主亦不能有違於張良魏徵之言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諫者何不肯苟同於君之謂也是故有時天子與宰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時諫官與天子爭是非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一) 甚且檻可以折痲可以壞簿鹵可以遮中使可以殺幸則受者改容而遷善不幸則施者浴血而陳尸皆無非一同一異之辨也其在歐洲則進而言立憲立憲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爲同以亂政也英倫千二百十五年之大憲章爲條六十有三是乃民與君約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權宣言書兩部共爲條二十五是亦民與君約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英人於世界民族中誠不媿爲先覺彼既認明王權不當絕對卽創爲根本大法使國中賢智得所準據以發抒其意氣而若政若法之因仍變化舉在種種意氣相劑相質之中而極端之民政轉得養成於君政之下且爲他共和國

(一) 雜採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及歐陽永叔上范司諫書、

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豔稱英之內閣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曠世寡儔之政論家也。嘗著眼於巴力門論鋒之烈。謂英倫政治實先天下而以評政爲政。其所以致此。則以內閣政治之故（一）愚謂白氏此言。微有倒果爲因之弊。蓋必國家先容有反對者之發生。而後有內閣政治。斷非異軍蒼頭特起。創造一內閣政治。以期反對者潛滋暗長於其中也。要之英倫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無可疑者。其政府黨在政治用語曰『王之僕』在野黨曰『王之反對黨』（二）以王爲標準而反對之。是以王當天下之衝。與君主不能爲惡之原則。不期而相叛。故此語初出。人頗駭之。而英人卒奉爲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黨之德。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穆勒曰『一國之政論。必待異黨相督而後有執中之美』又曰『二黨之爲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卽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三）皆此物此志也。

（一）見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二）王之僕 King's servants. 王之反對黨 King's opposition.
（三）嚴譯羣己權界論六八頁、



由是觀之。好同惡異之爲賊於政治。可以明其故矣。今更略而言之。專制之國。君誠至尊。而亦專欲難成。衆怒莫犯。其能持盈保泰不至隕越者。亦必首有立朝侃侃之臣。次有敢諫直言之士。以折其同而表其異。以言立憲。則最初嚴制其君。使不得爲同。次由一黨代君以執政。而所以摧其同者。亦主於一黨。堂堂正正。交綏於議會之中。此外新聞著述。又各以自由而爲同異。此所以爲政治之大觀也。讀者明辨乎此。可以進語共和政治矣。

昔者法儒奢呂著『民政與法蘭西』一書（一）倡言君政、民政之分。不在精神。而在形式。英儒梅因和之。稱其所言爲政治學上一大進步。就此細論。本篇實無餘幅。惟愚敢言曰。奢呂之說。實爲精確無倫。今依彼立言。共和之與他國體異其形式者。不外元首之不由世襲。元首既不由世襲。則凡歷史所傳民之以革命以立憲或以諫諍謀制其君之同勢者。至此舉無有。在法宜若國中各方面之勢力。最易尋其邏輯上之涂徑。充類至盡。以達於政治。而孰知證之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

（1）Scherer, La Democratie et la France.



舊制初覆。首難者卽欲出其理想上之組織。施之國家。勢將與國中舊有之利益。方方衝突。於斯時也。一國最強之權。握於少數之主動者。彼恆易濫用其權。強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齊。乃物之情。獨裁無上之君。且不能執一以馭萬。何況以共和之名相號召乎。其極也。必至反動大起。國本以搖。時則反對中之強者。又每能收拾人心。翻而覆之。一國高權。收於其手。以理言之。彼目覩前用事者之失敗。宜力反其所爲。而急以調和情感爲務。而史證相告。則殊未然。彼之逼拶國人使之附己。較之彼所受於前用事者。必且逾烈。其極也。遇反動而取滅亡。又與前同。如是展轉。如環無端。民不堪其擾。國不勝其憊。而人之視共和。遂若蝮虵之不可近。法蘭西革命史。其所以詔吾以茲爲最有益之教訓。千八百七十一年所謂第三共和。其不復返於君主。蓋亦僅矣（一）其所以致此者。無他。皆好同惡異之一念誤之也。

滿淸乍倒。愚執筆於上海民立報。見夫舉國若狂。一往莫復。曾將奢呂梅因之說。反復說明。意在促革命者之注意。使不懷極端之見。視政質爲前淸所有者。悉毀之而不顧。

（一）當時議會、君主黨實占優勢、以各有所擁戴、不肯相下、故遷就共和、



人物爲前淸所重者。悉拒之而不接。以致釀成反響。更生政變。由今觀之。吾說未嘗有力於當時。可以想見。雖黨人失敗。是否全由新舊社會之不相容。尚待推論。而彼未能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爲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後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謾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掩也。黨人既敗。而敗之者又惟恐歷史其或欺予。謹循前例而加甚焉。宋教仁演說於南中。斥及中央之失政。此在歐洲。特尋常之尋常。而樞要以之通電天下。指爲好國。盜賊乘之。以喪其身。國卒以亂。夫暴徒誠可以除。而議會中反對借款。質問俄約之爲。旣曰議政。亦安能免。而亦稱爲斷送國家。殘民以逞。列於文告。聲罪致討。政無古今中外。斷未有百賢在位中無一佞。滿淸季年。江春霖胡思敬之流。嚴劾權貴。揚其直聲。而民國三年。民直蕩盡。獨吾家太炎一建議屛四凶。則中央鉗其自由。舉世目爲狂易。近且滅議會。禁黨派。廢自治機關。用純乎政府系之議員。以修訂大法。一載以還。淸議絕滅。正氣銷亡。遊探滿街。道路以目。新聞之中。至數十日不著議論。有亦祇談游觀玩好無關宏旨之

事或則滿載陳篇說帖塵羹土飯之文猶且禁錮記者須訂條例既嚴誹謗復重檢閱歐洲中古之所未聞滿洲親貴之所憚發毀及鄉校智下於子產禁至腹誹計踵乎祖龍自古爲同斯誠觀止則又暴民專制之所不敢爲而今之君子以爲安國至計者也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抑之也至則其暴發也愈烈望前路之茫茫曷隱憂其有極愚書至此蓋已爲擲筆三歎流涕而被面矣不圖爲同之弊乃至於此

愚之草爲此論非敢有一毫成見也說者謂國基未穩民志未安政府所爲縱越乎常軌以外而爲國家計似未能責之過苛是誠然也蓋共和之名非國莫傳國如不存體於何有是政府所爲苟可以由之而國固而民安雖無當於共和之道吾又何求無如以愚觀之正如孟氏所言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此泛覽乎古今治體而可知也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苟足爲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前舉穆勒之論二黨曰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此不啻曰異之所以宜存卽以同之有所不及惟不及云者人皆以謂同之爲物本質未良愚則退一步言之同



而失其爲同斯爲不及質之良否暫不計焉何以言之凡爲同者非一手一足之事也是必託乎朋類而朋類以恃其爲同之故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二）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倡爲同者本不喜法度則爲之子者宜惡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齊之此必不可得之數是將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而以其爲同也主者莫能問之者矣夫至國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者而莫能問他非愚所知以云爲同已不能副其實矣凡爲同者所隸之人材必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蓋同其道小人之同則同其利（三）同其道者以同而異同其利者以異而同夫至有小人之異伏於

（一）「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見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

（二）「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見歐陽永叔朋黨論、

（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見蘇子瞻上神宗書、又歐陽永叔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有曰、「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



其所以爲同則奸悍傾巧相賊相害無所不恣無所不至主者將坐視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爲同者亦罕矣又凡爲同者其必至之勢首爲蒙蔽故古之善爲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趙高二豎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蒙恬將兵三十萬扶蘇以太子之貴親監其軍斯高矯詔殺之彼乃不敢復請何也懾於始皇之同也趙高陳鹿於廷強指爲馬羣臣莫不馬之何也懾於秦廷之同也蒙蔽至此必非爲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達於眞同之域遑問良否蘇子瞻曰『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此誠深通治道之言所謂恃智猶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卽同有所不及也

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淸愼、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眞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



此觀於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淸之末當局無能識者譏其媚外攻之特甚而吾權利之未盡喪於滿淸之手未始非輿論之功又當時封疆大吏率多老成與滿廷旨趣不必劃一每當國有大計機至迫切頗能逕出所見慷慨上爭與朝旨忤所不計也滿洲末運賴此而維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劉張二督之保衛東南今總統袁公之遮蔽齊魯明明與政府立異而舉國食其賜其大證也而今又何如矣愚知外人之敢於要求遠過於前政府之晝諾唯恐或後亦遠過乎前至輿論何在則轉飄忽一無所聞夫淸政府以鐵道國有政策釀起人民之抗爭以取覆亡由今思之國有云者猶唐虞三代之治耳乃前則張脈僨興今而奄奄欲死雖曰彼此時有未同而性與習移亦不至如此其速此得毋風塵澒洞之秋國中有大力者方負國民而趨使其耳目無自而彰也耶夫民氣囂張誠不可尙而正當有力之公論亦大足爲國際談判之後援政府不知所以用之而日以抑之爲得計是不謂之政治自殺焉可得乎今旣議會消矣新聞死矣所謂封疆之吏政府皆視同鷹犬有事需其口舌則嗾之言之又安敢望其抗議而吾國人無遠識無毅力薄於愛國心加以貪鄙近利敢爲小人無忌憚之事倘外交當局

不得其人全國之生命財產不難於冥冥之中斷送於一二李完用其人之手國人至死且莫知其病症讀者其勿以愚言爲過激也國政至專出一門小人敢於買怨於國人其術必足以彌縫於首長同僚知其隱者其貪勢嗜利之心大抵相同又各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事勢至此彼果胡所憚而不爲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愚爲此論雖逆探未然而以爲必然亦誠不願不幸而言中然縱覽古今橫觀中外此種傾向息息而來告實迫愚不得不表而出之以警其國人嗚呼其所以有此傾向者何也則好同惡異之一念釀之也

此又觀於人心而可知也昔者國人惟以黨人爲憂以爲黨人不亡中國卽不可治於是踴躍奮迅聯爲一氣以排之愚知贛甯不亂黨人亦將無側足之地何也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一國之人共厭此物則其物必無法以自存也今黨人已星散矣則國人之所當務在仍然踴躍奮迅聯爲一氣移其對待暴民之心以整理國事此應有之心理亦當然之邏輯也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華民國非革命後國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無新無舊無高無下無老無壯無賢無不肖悉出其聰明才智之量投之總貨棧



如穆勒所言以安而邦以定而法乎今既不可得革命黨以不勝其排而去矣然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出吾棧但若其餘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理無如政象之來又與吾人以反感也蓋前之排革命黨者乃集合無數互相排之人羣排一共通之大敵公仇未消私鬬自已迨大敵去而其互相排之局立成數月以來政情紛擾大率由此夫人而至於相排有天演之公例運乎其中焉是乃新進孤立者常去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潔廉自好者常去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爲政有方者常去黷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而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之中其勢力資望又各有其等差自茲以往少竊用威福者常去尤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少頑鈍無恥者常去尤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少黷貨亂政者常去尤黷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展轉相排展轉相勝最後而國家賴以支拄者亦惟此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而已國政



旣出於彼彼乃推類引朋棊布而星羅四周於天下其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之質有一不肖已者則陶而冶之使之悉合於是據盡天下之公家機關以臨吾民者無往而非所謂醇乎醇者而已讀者又勿以愚言爲滑稽也以達爾文之說施之政治其例未可逃也至吾國人相排之局已至何級尙非吾人所忍細認其秉國成者卽當目爲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與否亦屬問題然政之所出確係數頭餘則被吸者依違者軟化者與夫爲其陶冶者而已無可疑也若而輩者相與爲容頭過身仰事俯蓄之計亦食其祿不忠於事設官千萬悉同廢料此外之受排者憤國事之無可爲又多出於消極自暴之想美人醇酒輿服賭博之好與日而俱增綱紀益隳道德日腐父兄不能約束其子弟師長不能導領其生徒非惟不能抑又不欲髣髴已入於日莫途遠之境祇得共爲其倒行逆施之謀加以外交無能利權盡喪債如山積而政府舍其飲酖自殺之圖別無他計步武埃及胡以爲國雖至愚者亦能數日而知死所矣以是不平之聲滿乎天下亡國之歎聞於街衢而又盜賊橫行饑饉薦至商工廢業物價踴騰不遑之徒至死於炮烙(一)九空之室更燬於官兵新聞指斥武夫則記者橫被



桎梏行軍一遇工廠則傭女悉被姦淫(二)觸目皆可傷心無往而非戾氣而黨人之遠矚於海外潛伏於田間撫髀而太息乘間而卽發者尙不計焉以是種種凡居國中者終日皇皇不知禍變將以何時而至斯誠亂亡之象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蘇子瞻之所謂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也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以相排者衆也然相排者其初又非敢直以己意爲之必其國有可依之法律有可承之意旨然後因緣爲奸相與劫持而出於是是又無他政治所從出之地有以好同惡異之術操縱天下者也語曰涓涓不壅終爲江河不圖一術之差爲害竟至於此

凡右所陳乃在證明爲同之弊果爲同也有國會不足以爲治無國會亦不足以爲治有約法不足以爲治無約法亦不足以爲治易而言之立憲既非所期專制亦無能爲役其極也國不能保民卽於死而已身若子孫亦或與之俱殉焉甚矣術之不可不愼也有疑愚言者曰國勢至此非人力所可挽回子言誠是然悉如子意而矯其弊吾亦

(一)各省訊供、間用燒油香、跪火煉、騾鞭、馬棒諸刑、異常慘酷、

(二)大漢報記者胡石庵、記征狠軍之不力、被鄂督段芝貴所逮、龍濟光軍至樂從、一絲廠工女數百人、盡被淫污、

未見其可。愚曰。不然。蓋國勢至此者。必有所以致之者也。苟吾一旦見其眞因而芟夷之。則其目前之效。縱不能挽現狀而進於良。亦必能障之使不更趨於惡。於是集天下之聰明才力大公而至正。戮力而同心。以謀所以救弊而補偏焉。謂國事終無可爲。未必然也。蓋國中無一有大力者。欲以其術一天下。因舉天下之人才而鉗束之困毀之。則賢者無同流合污之嫌。而用其愧怍。智者無逢君張寵之目。而勞其粉飾。凡所謂才必能自覓其經常正當之徑涂以入乎政事。向之新進孤立者。潔廉自好者。爲政有方者。將不至受人之排以去。且君子小人之道。互爲消長者也。國中多一分正氣。卽少一分邪氣。此種端方廉直之士。既有自由發展之地。則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亦將不至敢行無度。而絕無所顧忌。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彼之不遂而好利。固非自有生而然也。苟政治清明。無所容其貪詐自暴之心。既除立功之意卽正。則因材器使。功績或較小廉曲謹者爲尤多。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之謂也。(一) 至如被吸者。

(一)當蔡先生元培、以南京使命入京、與唐紹儀汪兆銘宋教仁李煜瀛諸君、在舟中發起六不會、同時汪李又與吳敬恆張繼兩君、在上海發起進德會、當時社會、頗有從風而靡之勢、民國之朝氣、惟於是時見之、可見矯正弊風、正非無法、



依違者。軟化者。爲其陶冶者。本多飽於經驗長於技術之徒。前之隱忍而不卽去。無非屈於交游服食之所自出。不得已而爲之。非所欲也。則一轉瞬間。去其不得已者。而爲其所欲爲者。是能吏萬千。亦待卽其地而求之耳。人才既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毋投間。毋獵進。用爲所學。學爲所用。於是天下之智勇辯力。各得其所。太息之聲。不聞於隴畔。責任之重。盡肩於匹夫。至是而外人不加敬。權利不可復。民間不知義。國債不可募。工商不知勸。實業不可興。生徒不知奮。教育不可期。愚不信也。愚不信也。然何以致此。曰。國人悉除其好同惡異之見。則致此。讀者或終疑愚言過於迂闊。當世之人不必能行。則愚亦謹藏以有待。黃梨洲所謂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愚誠無似、亦妄希此。君子曰。爲政有本。不好同惡異。斯誠政之本矣。因論政本。(一)

(一)魏張紘臨死留牋於明帝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褻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



## 國家與責任 三年六月

今之人競言國家矣。政治一呈險象。羣相語曰亡國亡國。士夫矜其策略。動相勵曰救國救國。究其實國家者何物也。亡國云云。亡之何爲而可懼。救國云云。救之胡從而著手。此以詢之當今師尹與夫政社名賢。必且瞠目不知所答。蚩蚩者氓。更不俟論。卽愚發憤自效。欲爲讀者諸君稍稍陳述近世國家之義蘊。亦驟不辨何者爲吾人已具之理想。何者爲吾人必守之定義。是舉國之人。皆不得其爲國之道。而漫言爲國。宜乎吾建國三年。而日在夢中。全不知所爲何事也。於斯而望其國之幾於治焉。此誠韓退之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之類也。

國家者何物也。以吾舊義推之。實視爲一私人之產業。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此言均國家。殆與墨子所謂厚於貨者分人以祿。(一) 同一義解。語云。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國

易同之歡、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魏紀三十）可以參看、

(一)見墨子尙賢中、



而以鈎爲喩。貨之之意尤顯。漢高帝曰。某業所就。孰與仲多。黃梨州謂爲逐利之情溢之於辭。(一) 大抵以國家爲逐利之資。實吾國數千年來治亂興亡之恆軌。無可諱也。以是人之爲國宣勞。謂之與人家國事。爲國盡瘁。謂之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岳飛所謂精忠報國。義實同於爲君復仇。進徵他例。疏舉莫徧。一言以蔽之。吾國蓋實行以國爲貨之說。茲說至滿清既倒而始衝破者也。

貨國之說既破。勢將別求所以釋國家者。以爲立國之本。於是民國已三年矣。今之國家。其所以異於前清者。究安在乎。愚爲此言。非謂君主國家。其國云者。必如吾歷朝之所爲也。稍通歐史者。卽知自法皇路易十四倡言朕卽國家以來。歐人視爲不祥。已絕口不復道。及今之君主國如英如德。其所以詮國家者。未嘗與法美殊科。英人之國家觀念開發甚遲。故其學者多取美人所言奉爲圭臬。美之大理院嘗爲國家立義曰。『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二)

(一)見明夷待訪錄原君、

(二) A state is a b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it, to enjoy 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ice to others.

此其爲義英人以爲至當卽此而詳晰之且待後幅今茲之所當知者亦卽在君主國且無人敢私其國以爲己有已耳苟前淸之季憲政修明美洲大理院之定義早堅植於吾邦如英倫然則愚敢言今日之國家其實質與理想中之君主國並無二致反之苟號稱民國而前舉貨國之念其根不可爬梳陽奉共和之名而一切惟返乎專制是務則愚又敢言今日之國家其實質與獨裁體之君主國並無二致於是民國已三年矣其國家所以異於前淸者究安在乎

答此問也若將三年以來之政象之輿論條分而縷晰之以內籀歸納之方尋其所作國家之界則區區短篇不能爲力且傷時之說或亦非讀者所樂聞惟最近政府所頒新約法其第三章第四條有曰『大總統爲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一條文至簡又爲國人所共見愚試準以爲說可乎愚聞統治權出於歐文薩威稜帖薩或稜帖者猶言一國最高之權也國而無此最高之權則不國此最高權而無國則不詞是故國家與統治權合體者也從其凝而言之爲國家從其流而言之爲統治權之二物者非二物也一物而兩象者也今曰總攬統治權是不啻曰總攬國家也國家而有總攬者是別



建一人於國家之上也是世主可得而均權奸可得而竊劉季可得以誇於仲路易可得以同於朕者也是吾爲民國立法其結果乃至貨國家於一人而所謂民者將自屠毒其肝腦離散其子女以博一人之產業外可無他事也吾知約法會議諸公勤求古訓熟察往事於『微言大義深入人心』（一）之道與夫『歷史地理風俗習慣』（二）之成守之而不失衡之而不爽始有此適合國情之作昔者羅馬改爲帝政政事猶準乎共和今吾國初入共和立法宜未能離乎專制據京滬各報總統聞約法會議將以統治權總攬者屬之卽示意該會不得以此列入大法滋人疑慮而該會不聽屬草既定會員莊君蘊寬爭之不得致以辭職而該會不顧可以見其所信之堅矣今若首謀議者以逢惡張寵之誅次數其曲學阿世之罪彼必且怫然不受曰此吾儒之微言大義也此吾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也此而當誅則吾儒之微言大義當誅此而有罪則吾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有罪若然則愚可得以答吾之問曰今之國家他非愚

（一）約法會議咨總統文有云、『春秋著大一統之文、孟子垂定於一之訓、微言大義、深入人心、』
（二）又有云、『制定國法、而與一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過相違反、則畢雨箕風之未協、勢將南轅北轍而無功、』



所敢知由約法觀之則實與歷朝之所貨者無甚差別於此而民國云云約法云云亦梨洲所謂『周旋於此膠彼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一）已耳安足貴哉

說者曰『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日本帝國憲法第四條之所規定也吾鄰有之吾安在不可效法於此愚若遽曰日本者帝國也吾非帝國自當別論聞者必能設辭以答曰苟君主國一切皆非美之法制法之政制胡乃俱有取於英吾人亦問其眞理何若耳初不當先設成心吐棄君主國所有政質也茲說也乃愚持論之所夙守敢不拜嘉惟君主國之政質吾不當吐棄云者亦謂若而質者無論何種國體之所必備或皆可通者耳如司法獨立此必備者也故美承英系而美之民政轉強內閣負責此可通者也故法承英系而法之共和無礙其所以然者則是種種俱無關國體之本問題也國體乃已定之前提不容置議其所參酌古今衡論得失亦限於在此國體之下何者爲宜何者爲不宜而已也如其不然美之康格雷以英之君主爲可法議行帝政英之

（一）見黃梨洲原法、



巴力門以法之民主爲可羨議行民政則事關國體其性與革命無異此必不得以採用他國法制爲詞漫圖囫圇吞過也是故政黨之運行政治製爲黨綱與他黨立異有最要之規律曰其異點宜在實際而不宜在本根（一）卽此理也今爲問日本憲法以統治權屬之元首乃法性爲國國之所必備或國國之所可通乎抑爲日本之所獨有乎果普通法制問題乎抑國家根本問題乎果政體之事乎抑國體之事乎吾知日本君主國也君主國之統治權以史蹟所貽當然屬之元首然若無死法以叫破之則頗有自由解釋之餘地而其國政治之運用轉以圓融是故君主國之盛強首推英德而英之學者謂其統治權在巴力門英王無與也德之學者謂其統治權在國家德帝亦無與也是故日本所謂元首統治之說不僅非國國之所必備而亦非君主國之所必備不僅非國國之所可通而亦非君主國之所必通是其爲一國獨有無疑也日本學者欲將其所獨有者傅會法理間執人口而明辨之而護持之所費之曲說不知何許疑之者爲美濃部達吉信之者爲上杉愼吉審其說之難通而諉爲無用之憲法論不

（一）愚前在民立報立政黨組織案未竟、中有一節、於此點頗多發明、可參看、

與深究者為浮田和民(一)而要有一同認之點本之以發論是何也則以統治權屬之君主乃國家根本問題而非普通法制問題易詞言之乃關乎國體而非關乎政體也而關乎國體云者是謂統治權之規定乃日本之君主國體所由立也今吾不察亦漫以此種規定移而植之約法又為問吾之國體為共和乎抑君主乎果共和矣而吾竊取人之以別其君主國體者列入大法用意安在而且竊取人之以別其獨有之君主國體為他君主國所吐棄者用意又安在諸約法議員者諉曰不知吾猶恕之苟知之而故為之則今之共和固不值一錢而堂堂國體乃竟若芒若昧而由數十刀筆之吏舞其文墨潛銷暗蝕以去則恐梨洲俗儒勦說四字尚未足以盡其罪也

與言及此不得不略作國體與政體之別然欲明此別也當先嚴國家與政府之分國家者何亦如前言統治權之本體也政府者何領受國家之意思以敷陳政事者也統治權之本體與敷陳政事之機關在法理絕非同物較然易明而有時人莫明之者則

(一)日人星島二郎、集日本各家所論憲法諸說都為一冊、以美濃部上杉兩博士為主峯、題曰最近憲法論、足見日本最近憲政之思潮、



為歷史陳迹所拘之故蓋古來國家實建設於政府之內國家政府合為一體後雖逐漸分明而由甲種政府折而為乙種政府前者混乎國家後者實與國家有別而嬗蛻之迹極其無形程敘又極迂緩新舊兩者之界線殊難劃清於是欲在政府之外建立國家使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終不完全雖然此在古國而憲法有相承之系統者為然也若曾經革命將從前之系統破壞無餘而別創一新系統使新舊交替有至明之迹不可掩者則愈於此若而國者每有絕大之機會建立國家於政府以外蓋革命既成國家以立由國家編製憲法憲法定而政府之形式以生政府者乃依國憲之條文體國憲之法意以施行政事者也政府由憲法而生國家決非由憲法而生國家者造憲法者也憲法者非造國家者也有國家而後有憲法有憲法而後有政府國家者乃純乎立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立國至此而國家政府之觀念乃真分明矣(二)、此種觀念美洲人士自以為得之最明觀柏哲士之書即其代表其所以然者則以曾有機會先創國家而後立政府也當其離英獨立之時全洲自由人民經一定

(二)此段本愚舊作「國體與政體之別、」說多本柏哲士、



之組織集為一體此組織者統治權之所寄也即國家也至政府當作何式尚不可知也乃相與議之因字其體曰憲法會議憲法出而政府生政府生而機關備敷陳政事一準常經至此始有可言此理想也而以美人政治道德冠絕人羣竟能循此階梯一步而不紊宜乎其永葆此別而矜矜自喜也是說也其在吾國果何如者

今吾號稱民國矣今之人尤羣作國體政體之論矣以愚觀之吾之以革命而建國其機會頗不讓於美苟吾之政治能力亦等諸美則將不至道旁築室三年不成國情擾攘以有今日但在今日而吾為民國如故人之倡言保存國體如故即大總統亦宣示決不使帝政復活如故彼其所以釋國體者愚誠未求其說惟解釋日本帝國憲法者謂統治權之所寄者曰國體約法既以統治權屬之元首如日本之所為焉則欲求一說與此相應而又無背於所謂民國者果安在耶此曰國體矣所持以別為政體者又何物耶易詞言之何以謂之國家復何以謂之政府耶且吾聞之凡以物與人者必其物為己所自有約法會議既慨然以統治權贈之一人則約法會議不將自有其統治權乎凡有統治權者即為國家是約法會議不將自命為國家之本體乎然實則此團



體也者由大總統召集之由大總統解散之其所通過之法由大總統公布之與美洲之憲法會議獨立無對為一組織體者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人之度量相越不亦太遠乎嘻號稱根本大法未能籠罩一行政機關而行政機關轉能操縱根本大法易詞言之是國家未能造政府而政府轉以造國家惝恍迷離騃難思議究其實何也彼約法會議者己身未存漫言造法宜乎尸不可居之名而冒大不韙之嫌隳兩體之別以貽百世之劫也是又何也彼約法會議者與於國家組織之事而實未嘗一與國家謀宜乎約法成而國家遠舉頭見約法不見國家也或曰約法生於事實事實如此又奚論約法之有無曰然然無約法國家不過虛懸而無薄有約法國家乃至公然而退聽是亂國家者終不得不曰此約法也曩國會所為憲法草案既出日人有賀氏方大驚其學於吾邦悍然以第三次革命字之今之約法至由之而國體壞國本搖不識有賀見之又將何以為言矣

愚頗聞最有力之說曰國苟不存共和何益國苟以存不共和又胡害吾人亦問國家將藉此以存否耳初不宜先問符於共和至何度也約法會議咨大總統文有云『改

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實利而不在徒飾美觀首在爲多數人謀幸福而不在與少數人言感情救國但出於至誠毀譽實不敢計及是以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隆大總統之權實以重大總統之責』蓋卽斯說之代表也此驟觀之亦復言之成理卽愚持論亦夙恥陳共和之美而長國人虛憍放縱之風就於斯言決不絕端反對俟至後幅重與細論惟斯時愚不得不爲一語以破約法會議之迷夢者則準此立言欲以明其效顰東鄰之故而護其元首統治權之說乃實自陷於絕地而不可通也蓋議統治權之誰屬乃國家之事而課責任於誰某以施行政事則政府之事二者爲界分明有若鴻溝是故日本以統治權屬之天皇因定其國體爲君主而政事所出則別有一政府存焉無與於天皇天皇惟高拱而已上杉博士曰『所謂君主國乃以一人而爲統治權之總攬者完全純粹到處皆然』美濃部博士駁之謂『以日本之歷史言之藤原氏之擅權時代與武家政治時代不論卽在今日立憲政治之下統治權總攬云者果得稱爲皇上一人之意而無他人之意入乎其中哉』(二)愚揣美濃部之言

(一)見星島氏所輯最近憲法論第一篇、



卽在表明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日本雖以歷史上之事實不得不以統治權歸之一人(一)致招近世法學之譏評而實際上能釐國家政府爲二不以天皇之尊橫干國政法治國因得確立人民遂亦安之學者偶然之論爭固無所影響於政治也今吾效法日本果何如者革命既成史例悉破全無日本所謂『瑞穗國』『大八州天皇』之古典縈繞國民之心胸而亦竊其萬世一系之言定爲至尊無上之位同時復稱民國帝政永不發生負總統之初心淆民間之觀聽錯亂恍惚莫可究窮果胡謂耶夫亦既追摹日本有所規定矣而又刻鵠不成轉而類鶩蓋彼邦憲政本一大原則中分兩部一以統治權歸之天皇一使天皇不負責任其所以然則國家者無責任者也(二)而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國家之本體起而負政府之責任則爲之首長者勢將行其

(一)日本井上密博士有『統治權之主體』一文、謂『據日本皇室祖先之歷史、自神武天皇以來、歷代之天皇、實爲統治權之主體、』見星島氏所輯最近憲法論、

(二)國家無責任、是一有益之定義、最須記取、愚曾在獨立周報作『國權與民權』一首、有曰、『國家者必具有最初絕對無限及普及之權力、否則不成爲國家、此無間於國之爲君主爲民主也、在君主國、國權之量不加多、在民主國、國權之量不加少、』蓋卽統治權也、所滿四性、曰無限、曰最初、曰絕對、曰普及、乃哲柏士列舉之、就無限一性思之、可知其無責任也、



絕對無限之權而莫能制止之苟制止之其事卽等於革命由前之說是無政府由後之說是危國家二者皆大不可也唯釐國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後國政可得而理茲理也稍治國法者可以知之而不審約法會議諸公胡乃茫然無所通曉既以一國之薩威稜帖寄之總統同時一則曰『以重總統之責』再則曰『對於全體國民負責』(一)他義請待更端陳之以云爲總攬統治權下一義解則愚唯有見其進退維谷醜相畢露也已矣

責任何謂也是亦不得不爲讀者一詮釋之然詮釋此語訴之常識已足初不待高談法理蓋無論何人所爲何事皆自覺其有不可不守之常經並知苟不守之人之於我輕將加以惡感重且科以嚴罰前者謂之義務後者卽謂之責任是故義務者自守者也責任者人加諸我者也義務可自修之至一言責任則必有相對之個人或團體始生意味私人如此政府亦然蓋政府者國家所創置者也國家之權無限而政府之權則不得不有限苟無限焉則惟有通國家政府之藩而返乎專制無藝之實若而國者

(一)新約法第三章第十六條、



並非絕無可以存立之道惟憲法一物不當存在何也憲法云者其在歐文首以限制爲義而政權所使舉有一定之範圍不得逾越設或逾越而卽有法督乎其後也由斯以談國家自有憲法以上則政權無論大小要有限制既有限制要當建法以繩之斯法無他卽號責任但此種責任以從政治與法律兩面觀之爲象不同因分兩種聞之英儒戴雪政治上之責任乃國務員失去議會多數之擁護卽當辭職其字以政治則當是時也倘或國務員忘其廉恥硬不去位無人能控之法庭科以罰焉是也至法律上之責任則關於國務員副署凡政事所行有國務員署名其上其國務員卽莫逃法庭之糾問是也(一)如此分之特於英憲爲然苟或他國以內閣經國會投不信任票而得通過卽當解職一節在英倫爲慣習號稱名譽律(二)者而亦勒爲條文著之典册如法蘭西憲法(三)以及吾憲法草案之所爲焉(四)則戴氏所謂政治上之責任者亦卽法律上之責任惟戴氏持說有一不可破之例則責任無論何往要不出於政

(一)見Dicey,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三百二一頁、(二)The law of honour (三)千八百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之憲法第六條、(四)憲法草案第八十一及八十二條、

治與法律兩類也夫法律者何法庭所得據之以判事者也以故以責任規之於法律必其可以由法庭糾問之者無疑法蘭西內閣責任問題未嘗一涉訴訟者乃其內閣嚴守英人之名譽律初不待法庭干涉也苟不如是則屬諸政治事情凡政治上之救濟必以政治手腕出之非法家咬文嚼字者可比惟語此手腕非可作爲概括之詞亦不能預設必由之路大抵其所施之程度何若當視民力之強弱民智之文野爲比例差以言其極在民主國美利堅總統約翰孫之自退林肯麥荆來之被殺皆其所以負責之道也何也彼在職之期載在憲章一成而不可易苟或於此期中其所行政大不滿於人民之所欲而在法人民無如之何勢唯有出於驅之殺之之一途也在君主國其例尤夥法皇路易之斷頭英王查爾士之授首吾國自桀紂幽厲經歷朝迄前清之死之流之滅之亡皆其所以負責之道也何也革命者專制之產物也橫暴者之執政有神聖而無責難國民不堪其虐非暴起而死之流之滅之亡之不足以自救而少緩須臾之死也政治責任此類是也今約法曰『大總統對國民之全體負責任』茲責任者果屬於法律方面乎抑屬於政治方面乎由前則法律舍法庭便無物今之起而



糾大總統之責任者果何種含有法性之機關乎而其文明明有曰國民也國民[illegible]一定組織散處如泥沙又安所執行法律乎法律之說既未可通勢不得不走入政治惟以政治上茫無畔岸之事漫然定爲法文張皇號召其爲絕無意識又不待沉思而得彼作法者亦何嘗不抗顏以立說曰『以總攬統治權屬之國家元首以重大總統之權而又不能無所限制也於是有對於全體國民負責之規定』(一)是責任生於限制彼亦似有所知惟問限制云者爲之於事先抑爲之於事後乎吾聞事先定其行權之範圍斯謂限制事後課其所行合於所限與否斯謂責任今約法不規之於事先而課之於事後是當其行權時已無限矣明明無限而猶裝頭蓋面曰『不能無所限制』豈非欺人自欺之尤茲且姑如其意以限之於事後矣吾又聞行權無限者而最後必有所以限之其權亦與之爲無限易詞言之權利無限其責任亦無限此無限之責任何也卽約翰孫之所以見劾林肯麥荆來之所以見刺路易之頭所以斫查爾士之首所以懸桀紂幽厲經歷朝以迄前清之所以死所以流所以滅所以亡也讀者如

(一)見約法會議咨大總統文、



嫌所引例爲不祥須知此不祥之例約法實貽之愚雖欲自諱病未能也卽諱而不言又胡益也嗚呼約法會議諸公謂爲未知而偶爲之是爲無腦筋謂爲知之而故爲之是爲無心肝自今以往隳民國之本基召未來之巨變蹈梨洲非法之法之譏(一)啓項籍彼可取代之欲吾知非他卽此責任兩字也

說者曰總統對於國民負責任此美利堅憲法之精神也吾國體同於美準美制而立爲法焉可厚非愚曰美誠有之惟非所論於今之約法也曩者有一派之政客意在取消內閣責任制因倡爲總統責任制以抗之愚當時卽指陳後制不成名詞其說曰『對於人民所負之責任不過政治上之理解決不成爲一種政制專制皇帝亦誰非對於人民而負責任者使總統責任制而成爲名詞也則皇帝責任制亦斷無邏輯上之理由使之不成術語是故責任云者通常乃指行政立法兩部之關係言之範圍不及於人民準此論思則總統制實一無責任之政制也』(二)斯說雖簡亦殊著明然總

(一)見原法、
(二)見民立報總統責任制篇中、



統對於人民負責一語究不脫於美洲學者之口者何耶則以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使立法行政各各獨立(一)而同溯其源於人民以謂總統也者乃人民選之於國會無與故其責任乃對人民負之而亦於國會無與也易詞言之總統與國會議員同受命於人民以治國事各守其權不相凌越此中非有主從之關係也此以表示三權絕對分立之精髓而非所論於權限之大小也其言總統對於國民負責與言國會議員對於國民負責無二義也何也美人之所以釋總統責任者不外總統任期既滿國民可不選之是猶議員責任不外議員任期既滿國民可不選之也於斯有最須記取者則採用斯說必行政立法兩部之權限較然分明國會發令總統唯行國會之令以致之民如美利堅今制焉然後可也美利堅之政府得謚曰弱大陸法家誚爲六頭政治(二)立法行政兩部之首長平分宰國之權相衡相牴而不相容者此也今約法會議諸公不此之悟既以大權寄之總統一身首與美制之精

(一)參看白芝浩內閣論、
(二)六頭謂總統國務卿兩院議長及兩院財政委員會長也、

神相畔同時復竊其用語曰此對國民負責也此對國民負責也嘻彼中創憲名家華聖頓哈密敦亞丹曼狄生之鬼豈歆其非類者歟

本篇之職本非爲諸君漫作法制之談尤無意評論新約法之得失覼縷如此已嫌詞費今請舍法律而言事實假定大法已行民無敢言梟雄不生大權無礙爲問稽之往事訴之史識一國之責集之於一人之身此一人者究能舉其責焉否乎以愚觀之必不能也此政術之趨勢有然非必負責者之甚不肖也此其故前作政本論已詳之矣無取贅言約而舉之一人負責者專制之別稱也專制者強天下人悉同於己也其自然之序則爲四賊以爲同者必有賴乎心腹心腹以恃其同也恆敢於抑揚威福以爲己私而不使主知是爲蒙蔽卽知之矣而太阿既已倒持主者亦將末如之何是爲恣肆凡爲同者奉主之令不如奉其意所謂意者又寧有限度以是假威濟奸壞法亂紀皆由於此是爲刺探法既壞矣紀既亂矣彼輒敢從而爲辭曰此主者之所命也是爲諉卸茲四賊者猶陷阱也專制則猶文繡覆於其上人而好同立見陷入由是一人負責云者特日居阱中而與所設機械爲戰之謂耳民生國計果何與焉四賊之次又有



曾滌生所舉四病曰退縮曰瑣屑曰敷衍曰顢頇『退縮者同官相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剜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顢頇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語無歸宿是也』(一)茲四病有如黴菌好同之治則招菌之媒人行專制菌立飛入由是一人負責云者行見身爲菌塞日爲所以清血殺黴生物之計而不暇給耳民生國計又何與焉此外唐之魏徵本說苑之說別臣類爲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爲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偸合苟容與主爲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爲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一)咸豐初應詔陳言疏



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二)茲六邪者又集四賊四病之成其邪初中於主專制者之一身後乃浸淫蔓延滿乎天下所謂亡國實又收六邪之大果雖若賊若病若邪之所行其狀亦或以主者性分之有強弱而偶異要而言之『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三)其必至於亡國而後已無二致也如此則一人負責其效亦可覩矣又焉在其可貴而必以著之典章懸之象魏也哉

或曰子言專制而例周齊亦太有辱乎政體矣專制者有開明而博愛者也漢唐盛時卽能希此何子未或一思及乎愚曰然惟問漢唐之盛果恃有文帝太宗其人乎抑僅恃兩代之制乎昔柳子厚作封建論曰『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此以掊擊封建固精警無倫然愚不解以論君主世及

(二)魏徵上太宗疏

(三)魏徵對太宗語



之制其理胡獨不爾荀子病不通倫類子厚誠犯之而亦由君權絕對等諸天經廢君改制之事聖哲相望舉莫思議又不獨子厚爲然也惟然專制之效或有可觀特亦所謂賭而偶贏者耳『賭而偶贏非能以之稱賭德也』(一)或曰在君主制誠然若易君主爲總統則非能者無以與選吾知其弊可以免也愚曰然茲又當問總統果立於法制之下抑仍獨操專制之權由前則客說是由後則客說非也蓋總統而以專制爲號召勢必以專制爲護符以大錯既成騎虎莫下非此不足以全軀保妻子也於時苟非有他力忽起抗而勝之則其易選舉而爲世襲似又當然之事是故拿破侖入法迫而稱帝苟己身不囚必傳位無疑也克林威爾治英號稱護國積威過甚惟其子足以繼承苟王政不復長英倫者至今爲其子孫可也其弊又安在可以免乎或曰吾惟問其身不問其子孫苟主者一時得人則一時稱治是專制終未可厚非也愚曰然惟愚知既稱專制政情所演實無間於其爲君主抑爲總統總統吾無其例矣試問君主專制之最良者果有當於近世國家之理者乎貞觀之盛可以稱矣而究其實乃魏徵之

(一)語本白芝浩

對太宗所謂『人在困危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猶饑人易食』而已非有他也昔者嘗怪黃梨洲博極羣書深通治道獨不解於孟子一治一亂之言而信胡翰之說（一）謂有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清初皆在一亂之運向後若干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荒怪無稽可笑已極至於今日人口之理既明生計之義日顯遂乃了然於孟子之所謂治皆大亂以後人口頓減豪猾既盡良懦安枕初非誰家治術足以望此也迨生聚二三百年人口復殖求食不足挺而走險孟子之所謂亂又因以生如此展轉如環無端吾國二十五朝之史義可以此盡之矣從而稱述治道衡論憲章皆梨洲所謂周旋此膠彼漆之中並非於立國根本問題有何痛癢不然宋初之治亦極盛矣而胡乃開國幾及百年尚未爲民間興學既稍稍興之逾年而其學復廢是學且不興國於何有教育如此其他可知（二）可見彼所謂治純乎消極民出粟米麻

（一）見明夷待訪錄發端、

（二）歐陽修吉州學記曰、「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曾鞏宜黃縣學記曰、「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



絲野無揭竿斬木太平之世卽於是期國民之真在福祉果於何在非所計也亦非所知也試問今日立國果於斯而卽足矣乎嘗論專制之政無論其文明達於何度而要於養成民力增進民德開發民智無幾微之實效而况乎達其所謂文明又恆在萬不可得之數也此不獨於吾國爲然蒙孫（一）者德意志之大史家尤精熟於羅馬政事而稱其帝政爲高貴無上者也彼之史識宏通見聞博洽自有史氏號稱絕倫獨其崇拜勢力好以成敗論人得失頗爲學者所詬病然且發爲論曰『憲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爲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英儒哈蒲浩者病歐洲近持國家主義過甚其勢趨於官僚政治而去責任政治將日遠遂誦蒙氏之言以諷其國人本斯旨而發明之枝葉扶疏其說至爲精邃愚既取而譯之別爲一篇以資參考不更徵引於此惟上述數語最宜潛玩專

（一）蒙孫 Theodor Mommsen 生於一八一七年、卒於一九〇三年、在德意志各大學講學最久、著書至九百二十種之多、於學無所不窺、無所不精、英之史家胡禮門、稱爲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博洽非吾之船山所能望也、



制者死體也有何發育愚爲同說有曰『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苟足爲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一）其言雖簡亦可以深思其故矣

由斯以談專制惡矣苟攻其惡而謀復以專制代之是以惡濟惡國政斷無改善之望雖不可攘日計不可月計亦不可兒臂不可紾急之不可徐徐亦不可何也以其主義之差非救治於其本根不可爲也所以然者人莫不自私而有權者尤莫不欲濫用其權以自恣以是一國之人較然劃爲治者被治者兩級其中絕無連環可以交通情感互調利害則以全國之福利供一人或一團體專欲之犧牲實人類劣根必生之果無可疑也其因既明則欲解除專制之毒惟有還求之被治者之身而已英儒席兌（二）曰『代議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於治者之反動以改良政治也易詞言之乃被治團體之利益必治者隨時可由被治者直接或間接以影響加之而後能充分

（一）見政本、

（二）H. Sidgwick 引語見所著政治學、



保全也』寥寥數言已破政治之的蘇張之舌莫能降之於時有一實際問題起矣茲問題者非駁吾說者之所特設而亦愚頻頻自叩者也其問維何卽代議政治之成功基於多數國民之智識今吾國多數國民果足以言代議之事否乎愚請決然答之曰否不足也不獨在吾國爲不足盈地球之國皆於此有未足也蓋參政限於男子盡男子而有是權已非多數況乎選舉上之制限男女性以外尙有多種靡國不有之乎以民智最高之美洲其有選舉權者尙不過全人口五分之一遑言其他是多數云者本非絕對之義而爲相對之言既相對矣則其所以爲相對者程度何若亦視其選舉法如何立耳初無定衡也以吾例之苟其有選舉資格者不能有全人口五分之一而爲八千萬焉所有者不過八千萬五分之一而爲一千六百萬於吾說無礙也卽一千六百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一千六百萬五分之一而爲三百二十萬於吾說無礙也卽三百二十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三百二十萬五分之一而爲六十四萬於吾說無礙也甚至六十四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六十四萬五分之一而爲十二萬八千止矣盡矣無可再減矣於吾說仍無礙也要之吾之所謂多數乃有選舉權者

之多數非全人口之多數也吾知富於什匿克之思想者或且謂吾國之有政治常識者將不足十二萬八千人則以中國之大一人首出而稱帝其所賴以奔走庶政位於百僚有司以及里胥鄉正者其數至少亦在十萬以外苟此十萬人者毫不足與於政事將見責任政府莫立官僚政府亦莫立立憲政治無能爲專制政治亦無能爲是將吾人建國之資格從其根而撥之凡吾人一切言談悉歸廢止而愚茲篇之作尤屬多事可嗤想說者之意亦不如是也於是其國自足施行專制以上則本其人民固有之思想能力而以專制與他種政體相較在政治眼光稍形平直者無不立覺彼善於此不可以道里計何也史例來告歷歷可證內籀所得不可毀也簡而言之則良專制首賴有良官僚官僚而號爲良必也『集若干人居之官府而其人皆經驗富有實力充滿持躬整飭處事公正足以捍衛國家導領社會者也』此其人之不可得於專制政治而轉得之於責任政治哈蒲浩又與吾人以鐵證使吾無法足以難之其言曰

……蓋此種官僚如其有之必也自由政治之結果而非可由官僚自求得之也必也先有改革之家先覺之士倡庶民議政之權謀公平選舉之制用力既多經時復



久漸見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非官僚自薦而卽可冒其名以行也歷察往事勤求實例吾見行平民政治而知所愼才行俱備公誠雙擅之夫有乘之以出者矣未聞民意衰退輿情不彰而寡頭當國其才行公誠之量能保其應有而儘有也(一)

之數語者在政治學中實爲鐵案羅馬大帝且莫移之愚百誦之而不厭故於他篇既舉哈氏全說而仍贅稱於此吾知好作什匿克之言論者或且更謂吾國之『地理歷史風俗習慣』與歐洲不同政則有驗於彼良不必有徵於吾是於哈氏之言仍不能無疑也愚曰善今請爲諸君更徵一說

英儒有邊沁者喜言功用之學以謂凡物必切實有用然後可貴學術政治一切皆然吾柳子厚有曰『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此在聞者舉爲徬徨若入邊沁之耳彼將立曰棄之可也雖聖人何傷其爲說斬切類如此彼說初出英人不甚信之其徒多法人以其書刊於巴黎大陸之法家首被其影響而英亦漸取其說而理之邊氏之學乃

(一)見拙譯哈氏權利說、



浸盛十九世紀英律之改良悉淵源之邊氏沒後未久美人之主改造法律者亦奉爲宗主今其說之在兩陸雖稍稍衰歇而數十年前人民權利未甚鞏固之時曾若狂瀾巨浸瀰漫全世界蓋其深入人心有不可磨滅者存矣往者新民叢報頗復稱引其說淺識者流以其競言功利也輒起非之實則功利二字乃從日人譯語並非確詁皮相者因而紛爭甚爲可笑卽吾家太炎未明邊氏所言趨重法律而罕涉於倫理亦頗引吾邦理學以詆譏之至今能舉邊說者幾絕無矣愚之敍此在本篇實屬駢枝而以寓其珍重介紹之思遂亦不辭覼縷究其所謂功用者果何說乎邊氏以爲凡事之能止惡而生善者曰功用於是欲知功用之爲物不可不知善惡之爲物其說曰

凡苦之謂惡凡樂之謂善由是而之焉之謂功用功用之學者不外卽天下之苦樂而推算之比較之又凡此外之感情絕不使之羼入是也

在崇信功用主義者於一切公私動作悉視其所生苦樂如何以爲贊成與否之標準舉所用公正不公正道德不道德善不善諸形容字皆其字含有若干苦樂之成分者也且所謂苦樂卽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



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亞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一)

自邊沁之說出是非之者聚訟不能休而非之者率在倫理一面謂以其說作爲道義之準繩不無流弊至用以爲立法原則因由常人之所謂苦樂以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二)則無所容其非難今愚鄭重引之乃在表明政治之作用不外創一組織使同一社會之人其所懷趨樂避苦之感有共同之法以通之苟無法以通此則其所謂組織決無一顧之價値惟其所謂苦乃己之所謂苦非他人所能想像也其所謂樂乃己之所謂樂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又其所謂苦乃人人之所謂苦非法家拂士感之而悲匹夫匹婦感之而不悲也其所謂樂乃人人之所謂樂非大人先生得之而笑庸童小夫得之而不笑也古之賢君亦或游臺榭而思民宮室被黼黻而思民衣服享珍錯而思民飲食御妃嬪而思民嫁娶然思其所思非吾之所思也吾思之吾重思之非吾

(一)詳見拙著法律改造論、
(二)功用主義、亦曰最大幸福主義、

不能出吾之所思實行之也哈蒲浩曰『近世國家之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其於人民能力之發展使得充其量也』(一) 愚爲之釋曰近世國家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前者人民之苦樂懸諸一人或少數人之意志而後者人民自定其苦樂且自應用之於政事也今之爲言者曰中國人民不足以與於立憲政治也易詞言之是中國人民不自知其苦樂而定之既不能自定惟有煩政府代爲定之而已也欲明是語之當否暫不問人民能否自定最宜先問政府能否代定有如前言『人莫不自私而有權者莫不濫用其權以自恣』是知政府代定之理決不甚長然惟折以理論說者不服以爲吾國饒有特別情形與他邦不同故愚取邊沁之說討論至此審其更無持理之地也乃進而衡論所謂特別情形者何如夫當今吾民之所苦者非外力之侵入而國將不保乎政府知其然也乃竭力講外交唱同盟遣密使聘顧問彼市我以恩惠吾報之以疆土彼假我以顏色吾施之以路礦果也四境安堵邊塵莫驚焉吾民之所苦者非財力之困窮而國將破產乎政府又知其然也乃竭力結交貲本家磋商銀

(一)見哈氏權利說、



行團今日一小借款明日一大借款揮霍不足繼以賄賂賄賂不足繼以賭博國富至此初未嘗蝕及小民焉吾民之所樂者非工商之發達乎政府知其然也爲之多發紙幣以擴充其資本爲之多縱兵匪以分銷其貨品憫鹽商之疲困則假手於洋監督以蘇息之痛商辦公司之無利則盜押於外國銀行而不使知之(一) 吾民之所樂者非生命之安全乎政府又知其然也爲之遍設偵探民不良不被邏察爲之四縱軍隊女不美不受姦淫偶語者不得不棄市爲治安也有黨者不得不炮烙警將來也凡此種種皆今之政府定人民之苦樂而求所以避之趨之者也是非暫不論惟若人民或其代表自爲定之自求所以避之趨之其見象將有以異於上所云云乎否乎愚於此恕不更徵他例亦不爲下轉語矣

興言至此愚請簡單直截以一語告我讀者曰國民者宜享權利者也何也無權利不足以自行避苦而趨樂也苟無權利則賤種而已矣國民云乎哉國家者宜建之於權

(一)北京自來水公司、商辦者也、聞政府以之抵押於中法實業銀行、該公司後始知之、而已莫敢、



利之上者也(一) 何也無權利其所含分子不足以避苦而趨樂也苟無權利則奴圉而已矣國家云乎哉欲明此也詳審上述吾國特別情形而已足初不待廣徵學說墮入理障必欲徵之愚已將哈蒲浩所爲權利諸說稍稍述其顛末別爲一篇以資考證茲不贅也惟亦聞人之言曰『改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爲多數人謀幸福』何謂幸福請有以語我來斯則邊氏功用之說尚矣(二) 而哈氏一言尤須記取『人羣幸福云者非以其分子所享權利之程度計之不成意味』(三) 準此爲推思過半矣目論之士以爲權利過張而義務將沒殊不知求權利正所以盡義務英人有恆言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是求代議之權利卽所以盡納稅之義務也若曰稅所當納議則無庸則唯有從昌黎韓氏之說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而後可也此盜賊之主義焉能施之近世國家矣乎必欲施之則哈氏又言『凡妄侵人權者必受懲創私人如是惟國亦然懲創自然之勢則解義務之環脫關係之鎖環也昔

(一)本哈蒲浩語、
(二)本篇所引約法會議咨總統文有曰、力求實利、其所謂實利、或卽指邊氏之所謂功用、
(三)見哈氏權利說、



結之絕艱今解之絕易鎖也昔聯之極困今脫之極順』(一) 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昔者民國初立約法告成權利雖未堅牢而已粗具形式人民生命財產乍獲安全急公好義頗復自勵故伏莽潛滋尚不虞其暴發散兵滿地尚不見其劫掠今則豕狠奔突民業蕩然人懷卽死之心家挾流亡之歎國紐不解尚復幾何平情論之此寧非政府剝盡人民權利階之厲耶今且不必深說要之國家者何前言之矣『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享其所自有謂權利也布公道於他人謂己之權利必以他人之權利爲限也若者爲己之權利若者爲他人之權利非人民自爲其界說決不適用也故憲法者質而言之一權利書也人民總意(二) 之所發表以求協乎公道者也美之老儒吳汝雪(三) 畢生之精力用於政學著爲訓曰『國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國家而無公道非適於人類社會之組織也勉強稱之辱其名者也此種國家直無存立之資格亡之可也』夫公道者何與人以相當之

(一)哈氏權利說、
(二)General Will 說本盧梭、
(三)Woolsey 引語、見所著政治學第一卷第一章、

謂也與人以相當者何各有其應有之權利也故吳氏又曰『國家之基礎權利也欲求一合乎公道之國家非於權利之精髓見之絕對殆不可能僅本權利以之樹立國家固不完全惟若舍權利不言則禽視鳥息斯可矣至謂國家爲人類而設則不稱其名也讀者勿以此老之言失之偏宕其實有至理存焉不可毀也吾人有倡爲國家主義者意在損個人以益國家此說之可取亦視夫所爲損益之界說若何若漫無經界犯吾人權根本之說愚敢斷言之曰此僞國家主義也此曲學之徒輭骨之士奉爲禽犢以媚強權而取寵利者也又有提倡愛國心者意在犧牲所有以爲國家利聞之鮑生葵曰『愛國決不在犧牲所有而在致其所有者於相當之位』(一)斯言精透曠古無倫於時有主張抹撥人民權利舉而奉之一人或一機關以恣其蹂躪而又美其號曰救國蚩蚩者氓從而和之者愚敢斷言之曰此僞愛國心也此鄙夫利之以行其政策獨夫民賊利之以愚其黔首者也愚固非能篤信邊沁之學者間嘗卽其功用之說深思而熟考而敢以應用至於斯度不自疑也說者終以慮或亡國來相恐懼愚又

(一)見鮑氏所著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髣髴吳汝雪之靈越太平洋而來告曰國家存乎公道公道既亡國家又誰與存斯則言者慮或亡國而國之已亡彼乃不覺嗚乎吾文至此尙何言哉崑山顧氏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氏君與國家之觀念未清彼之所謂國乃今之所謂君彼之所謂天下乃今之所謂國由是保國之責任終不得不歸之匹夫之賤愚本篇所標責任頗涵多義今正告國人請竊取顧氏之說以終吾篇矣

## 政力向背論 三年八月

今執一人而問之曰吾國國基可謂大定矣乎此非絕無常識之人將不以爲然也卽在以戡亂自詡頌言神武者亦將不曰此眞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何以故其故有最明而無翳者則第三次革命之不知將以何時而起也此種感覺自以其人利害深淺神經敏鈍而異其度而要不能推定革命事實之不發生則人人所同聞之丁君佛言曰『贛寧亂後元勳偉人流徙喪亡國之人方以爲季氏既去魯難或已而



不知彼輩固非能絕迹國中忘懷政治卽云失敗彼在前清時之失敗已屢見而不一見而卒有辛亥之大革命故吾謂彼輩將來苟有機會必仍思得當以報』(一)此殆可以代表國人多數之心理矣然革命者則又國人之所厭惡也故丁君又曰『處今日共和之下若有圖謀帝制復活之人固爲不赦之叛逆然欲更爲第三次之革命亦必爲亡國之亂民而厥罪維均』革命既爲所深惡痛絕而又灼然見其無可倖免以是人無樂生之心家乏一年之計工商不進學業不興儌倖之心流爲盜賊偕亡之歎聞諸薦紳嗚乎此尙可以爲國也乎此尙可以爲國也乎

今且不問革命之果起與否亦無暇推究起後之現象何似惟問吾國胡乃獨有革命之恐慌而他國無之此或有人爲之答曰吾國乃特別國家非可以政治常道論也邇日外邦學者作吾顧問以大驚其學於吾尤競倡此說謂革命不足慮唯賴有以制之國人不察羣然以和斯則黃君遠庸曾痛斥之謂外人之爲此言乃『中國之大恥不當引爲佐證……斯言果信卽等於謂吾中國人在天演上當永劫爲奴惟治奴當以

(一)中華雜誌第四號敬告政府及倡第三次革命者下篇、



特別法耳』(一)斯誠深通治體之言可以發人深省由是吾苟在不當『永劫爲奴』以上則其所爲政治生活決不能外於他國所經之恆軌而別有所趨果他國有道焉使國中不含革命分子人民安居而樂業社會因以平和而進步而吾乃無有則自人謀不臧以外決無他故可爲吾歸咎之墟嗚乎國人果眞無悔過之心而一平情察其咎之所自出耶

愚請先言革命不見於他國之道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稱宗匠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於焉運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一力復曳行星而離之前者曰向心力後者曰離心力斯律既著質學大進後蒲徠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通於政治乃專篇論之(二)極言作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名言精義曠世寡儔其說曰

凡社會號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

(一)庸言第二十九期論衡、
(二)The Action of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stitution 見 James Bryce 所著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上册、

維繫則向心力也反之人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國憲者乃集若干法之大成而其法之若則若規皆所以搆成一社會而宰制之統合之者也以是二力之作用不期然而表著向心力見分子密著而社會日強離心力見分子背馳而社會必裂理有固然無可疑也凡曰社會無不有前力爲之主宰此至易明然謂後力可以悉量免除自有社會以來完美亦決不至是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而小團體中之個體莫不各自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此種趨勢對於他團體及其個體其爲離立決非調融可不俟辨且也社會過大人人之意見希望利益情感斷無全歸一致之理彼之所以爲康樂此或以爲寃苦彼受如斯待遇而以爲足此或受之而不能平緩則別求處理急且決欲舍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迸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是故生民以來有若社會有若憲法綜其歷史率不外此二力之爭衡其一集之其一散之其一合之其一分之（一）

（一）見原著上册二五六及二五七頁、



夫所謂羣體裂者何卽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然則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於團體之內使不外奔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之理苟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原無一定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展轉相排展轉相亂人生之道苦而國家之命亦將絕矣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此讀蒲氏之書稍一沉思卽可深明其故雖然兩力相守於何守之則『國憲者……所以搆成一社會而宰制之統合之者也』觀其憲法可以卜其政治組織之安否矣夫憲法者有硬性軟性之分（二）硬性憲法謂其法視爲根本法一成而不可變卽變而程叙異常繁重者也軟性憲法則抉根本法與普通法之藩其法隨時可以變易二者與政力之關係頗復深切著明蒲氏曰

今試從憲政上曠觀人國而問其適於軟性憲法抑硬性憲法則卽二力而詳較其實質乃開宗最要之爲其國向心力較強者或軟或硬皆足以維持於不敝二者胡擇可決之於他問題而不置重於此惟若離心力潛伏其中且信其滋長而未有艾是建一硬性憲法誠爲要圖然其事甚艱其基尤不易穩苟若而憲法偏於集權則

（二）硬性軟性之分附戴雪之名以章實則倡其說者蒲徠士也、



設制時預想必須之向心力必突過於僅有見存之量其制一行將漸見竭蹶甚且崩壞莫可收拾且政事所之日呈變態憲法過硬其所代表者乃過去而非今茲苟國中分子爲時勢所移趨於離析而憲法適未豫爲之地任其自由施展則其法已敝不復能行其在他面苟一國釐爲若干部爲象絕明各部皆欲求所以自治而其國之成本由於各部之相集合因是自治之事謀以法律認之且防護小部之被侵於大部或見壓於全體則創爲硬性憲法爲之一一規定乃理想之所宜然聯邦憲法卽其例也凡國中離心力過強各部決不欲統於一尊而又見有制限之聯合大有益於實用此種憲法最爲適宜（二）

愚引斯說在習聞憲法之名而不加深察者或且不信憲法之爲性或軟或硬影響乃如斯之鉅則請分爲兩項言之一爲性之所之一爲性之所由賦

以言性之所之乃純在憲法邏輯上之作用著想其他問題皆屏勿論是則戴雪言之最明矣其說曰

（一）見原著上册二五九及二六〇頁、



卽兩種憲法比而觀之惟問硬性憲法果能歷久不敝使所謂國家根本大法不生變動矣乎以史例證之乃知其未必然也六十年來英倫之政治改革悉行以漸程叙既簡人因游其中而不自覺其在他國有若何法律高高在上表而出之不容置議者則無能望此比利時之憲法形式上未生變換者已五十年以上美利堅之憲法壽命且逾百年而未嘗有一變遷可與佐治第三以來之見於英倫憲法者同年而語但如有時以憲法失其圓融凡無形漸進之改革爲國家根本大計所關者俱因而見阻則必有時以憲法之性過硬而激起革命之風潮無疑法蘭西號稱不變之憲法多至十二而平均計其運命每次不足十年且所以毀滅之者恆出於暴力涂格維爾大儒也魯意菲立之君主立憲既成彼爲宣言無人擁有法權變更此中條目乃不足七年卽成灰燼尤有一例顚覆憲法卽以厥性過硬充爲理由若卽法蘭西革命史而深求之如此類者當復不少其例維何卽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之政變其最良之口實乃法蘭西人民贊成總統連任而爲憲法所格非有國會議員四分三之同意不能改正此四分三者今不可得而主權國民之意因不流行非毀此

憲法不可云云倘若法蘭西國會萬能如英之巴力門焉魯意拿破侖必且無從藉口彼之惡行固多以他因而成者矣而十二月二日之罪則又能以其所據口實自爲辯解也（一）

法蘭西諸政家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創立憲法誓不變易未幾爲獨夫所毀棄此誠爲非常之事然此種禍變實硬性憲法之缺陷有以釀之不必即爲例外也蓋立爲不變之法無異制止薩威稜帖之作用使莫能行於是法律中之文字與人民最高之意思易流於衝突蓋在憲法法蘭西選民之多數乃眞主權者也而條文禁制總統連任多數選民乃欲之則硬性憲法自然之趨勢必至使國法中之文字

（一）法蘭西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成功者工人居其太半、以魯意拿破侖夙爲政治論著、頗市惠於工人、遂得以五百餘萬票舉爲總統、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彼宣誓盡忠共和、逾年即與國會大肆衝突、多數議員憤其專橫、魯意審人心之不與也、乃專意買收軍隊之勢力、羽翼已成、即以保護國民生命財產爲名、陳兵四出、國會抗之、勢以少挫、彼乃自抉其共和立憲之假面、於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以兵力解散國會、毀滅四十八年之憲法、其所託詞則戴雪之說憲法不能適如民意云云也、同時問罪之師、四處蜂起、而以力不敵、悉遭慘戮、其他黨人之囚者逐者、不計其數、魯意旣全以兵力壓倒全法、遂於此時舉行大選、彼復以七十萬票、繼爲總統、明年稱帝、



與主權者之精神不相容也如法蘭西憲法以其性過強之故激起革命則運用軟性憲法之英倫其行大改革獨能免於暴力宜有可稱學者試平心而讀史即知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大改革案全國之秩序不亂而卒以法律平和之序從容過渡者則巴力門萬能之爲功也

要而言之在硬性憲法之下穩和漸進之改革有所難行惟其如是一爲事勢所迫革命之禍所不能免此可斷言者也（一）

由右觀之戴氏於硬性憲法所以惹起革命之故可謂言之有物矣愚知聞者必且自叩曰英倫之不文憲法此不可學而幾者也一立憲法如法如美而皆爲硬性硬性乃適爲革命之媒然則憲法不可立乎立憲法則革命終無可避乎愚曰此當先於不文憲法、硬性憲法與軟性憲法之間加以界綫愚爲民立報時曾一馳論及此說曰

軟性憲法乃非與不文憲法同物者也英憲之不文以不必要耳倘必將所有憲法上之規律彙爲一册顏曰憲法如法蘭西如比利時亦何所不可於斯時也吾知英

（一）戴雪英倫憲法論一二四至一二六頁、



憲之精神仍爲軟性成文與軟性兩質同時並具今世雖無其例而在政治邏輯實爲理想中無上之結構但人多爲近例所縛不敢過泛政治上革命之思潮耳反對此說者必且如羅君（一）所言謂此固爲『世界最上之憲法然非國民之政治習慣久遠罕能行之』然須知無政治習慣之國民運用軟性憲法而不可者運用硬性憲法亦同爲不可不可之量正同而以變易憲法甚易故其激急之衝突轉或可免（中引法蘭西例不備錄）……以記者之所觀察倘法人不以其憲法爲奇貨使人民之意思得隨時與憲法相調和則革命之慘劇數量二者皆可畧減

或曰軟性憲法尚矣然法蘭西擁其硬性憲法以前雖時見顚覆而自千八百七十五年以來爲時亦非不久而革命之事乃不更見何也至美利堅之憲法成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爲時愈久革命之說尤無其夢想又何也愚曰此問題也不宜僅決之於硬性之所之而當詳質之於硬性所由賦請得進而言之

法蘭西憲法之所謂硬性非可比論於美利堅憲法者也後者之改正須創設憲法會

（一）其文乃與羅君鴻年辯論之作、



議手續異常繁重而前者則唯以兩院合議行之同一硬性而此中差別不可以道里計且也後者乃爲莊嚴燦爛之文而前者則成於因陋就簡之意此其關於本說尤爲切明美儒羅偉恆言及之矣

近時政治憲法爲要但在法蘭西雖亦有憲法一物而有兩點與吾人平昔所見頗不相符其一憲法不包舉於一案之中而散見於各案之內其二各機關之作用未嚴制限而人民權利國家所當保護者亦未列舉此不僅與美利堅憲法有異即與法蘭西之習慣亦決不同以其昔年憲法類爲長卷且盡全力以臚舉權利雖無實際上之保證將來效力何似終以政府之意志爲衡而權界森嚴則固盡憲章之能事也今之憲法則不然僅於國家權力之所以施行粗粗組織即重要如每年預算及法官任期且無規定彼之所爲祇爲政府成其虛構而明定高級公共機關之爲何爲何至國政胡以行一聽後來者之便宜而已……其所以然則當時控制議會之多數者爲君政黨以創設君政之無望乃與少數黨聯合共議共和雖採共和之名而適不如前此法家視爲理想之一組織今政府之所由成其精要在於調和調

和者固政制成於倉卒而又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也從法人所有政想之中共和一名以外所假借者幾僅屬行政首長出於選舉一事凡元首不負責任以及第二院之設立則由君主立憲而來基本之觀念既如斯之不齊宜無從創為高貴無倫之制且各黨視茲大法俱不以為最後大定之文君政黨欲乘機而復其君政共和黨亦欲乘機更建民政之新基國會之止於遷就一時造一政府簡單圓活使合於當時實際之用者職是故也(一)

觀羅氏之言宜以法蘭西憲法過於簡陋不足取法此如何作答非一言所能了今茲所宜申論者則法蘭西之革命不再見於今日乃深食其憲法簡陋之賜而決不當為法人病何也以其於政力向背之間能保其平衡也自拿破侖第三乘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之機入為總統旋復剪滅共和黨自為帝制國中急激一派已積不能平惟以可乘之隙不多拿破侖第三復能施行善政保持國人信用以是帝政能持二十年不衰未幾而與普魯士搆釁師丹之役固不獨以決普法之勝負而並以卜法蘭西帝政

(一) 見 Lowell's Governments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上册七至十二頁、



之存亡也故敗耗朝聞於國內而共和夕布於巴黎於斯時也久鬱不伸之共和主義方得當以報其勢自不可侮然民間習於帝政既久亦復安之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國民會議號稱宰制國政之中心以致議員之多數仍思帝政苟過為共和黨所逼法不亡於外患或且亡於內訌吾人試一熟察當日情形共和黨之志不得盡通帝政黨之勢亦大有所阸僢馳已甚其中至無可聯之環則假定法蘭西憲法不為今形愚敢決四十年來法人之轉於溝壑以死者不止其半此可以推見彼中建國諸賢之智慮為何如也雖曰以圖一時之安而長圖大念斷無逾此前述羅偉之名言曰『調和者……政制成於倉卒而又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也』法人卒明此性故最後之成功遠邁前古此其智計與其歸之君政黨毋寧歸之提倡共和大義諸君蓋其時君政黨跋扈於議會國家之運命彼實操之帝政之不復蘇其間不能以寸幸而其黨自有內訌所擁各異未能卽決苟民政黨過張其理想迫之以不能堪則反動立成彼惟有自泯其爭端相攜以制共和之死命已耳倡共和者知其然也相與讓之祇須保存共和之名以上一切制度自審其無可抗議卽惟其所欲法蘭西者主權在民說之產



地以故所為根本大法恆訴之國民總投票以為最終取決而茲乃不然蒲徠士曰『法蘭西千八百七十五年之議會不以其所製憲法質之人民者以各黨均慮其結果之不如己意也就中共和黨尤甚彼雖勉使帝政之名不出於議會而一般國民是否與彼黨悉同意見乃不可知以故在千七百九十三年法蘭西已獨先他國堅以薩威稜帖植之人民而自千八百七十五年以還乃生息於一國法之下初未經人民批准而當時制定僅以臨時急就視之者也』(一)此其故卽共和諸子善養帝政餘孽之鋒而待其自挫至不惜犧牲其相傳篤信之道以殉之忍而有謀可以概見且彼輩蓄意假一機緣重創憲法使民主理想之基幾於不壞自時厥後亦卒未為其在於今君政雖如已死之灰不可復燃而君政反動之徒不無從容活動之餘地居於議會為勢猶不可輕聽其自然卒未聞於共和有害於以知褊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此誠觀於法蘭西之往事而當著為炯戒者也

簡而舉之法蘭西前乎千八百七十五年恆不已於革命乃昧於政力向背之道掌力

(一) 蒲氏原著上册二一四頁、



者惟司向以攖背罔識其他由是一黨既興非盡殺他黨之勢不止他黨復起待敵黨亦如之報復相乘亂乃無藝後乎千八百七十五年未嘗一革命乃明於政力向背之道掌力者惟使兩力相待各守其藩由是一黨既興決不過用其力以倒他黨他黨以能盡其相當之分遂乃共趨一的而永納其國於平和有序之中此其關係最可深長思也

說者曰法蘭西憲法之不召革命實以其性本不過硬而性所由賦且全出於倉皇遷就之故既聞命矣至美利堅則宜不在斯例彼其憲法最難改正已非法蘭西所可比擬而費拉德費亞會議情形復與法之第三共和建立時迥異以法有其可以遷就之道而美則無之何也美乃組織聯邦中央政府當自無而之有祇須有中央政府以上則其本身結構與夫各邦及人民之權利關係不得不一一臚舉切實而嚴明是美利堅國憲乃一治具畢張之死法與法蘭西之零章斷牘不可同日而語則在法不以憲法釀成革命在美容或未然然南北之戰乃起於實際問題初未聞以此攻及憲法憲法之禍美卒未受是又何說愚曰法美憲法疏密弛張之處儘各各不同而其所以定

憲之根本原則則所共守故內容大殊而成功則一是原則者何也卽政力向背之道也求之蒲徠士則又有說以處此

美憲之成功何耶以其政府組織言之三權離立近夫機械世俗譽之實爲過情且總統之選舉康格雷之作用法俱未善不足稱許然其憲法有兩優點皎然分明一則制憲之時社會中所存向背兩力悉量衡之銖兩靡遺且坦然認定離心力之存在而任其自然發展當其收合所有向心力施以準繩製爲規則亦惟以不至惹起分崩之反動爲限匠心所至並使聯邦與非聯邦兩黨皆躊躇滿志以歸以是向心力轉增高度向使定憲之初滿持向心力而發所得之多猶不抵此其所以然則在第二點矣彼規定中央政府之職務其所用語富於彈性解釋之也從其廣義可從其狹義亦可易詞言之中央政府行政之範圍擴而張之也可畫而小之也亦可其初數年州權之聲高於統一之說所謂範圍乃守其最小之限度以其行政立法兩部皆欲如此而法院所下解釋亦惟以此爲界域也自時厥後各州交通益益發達商業激進及於全國且州權之論已大挫於南北之戰羣晤其非於是行政範圍日



漸恢廓且其所以恢廓出於自然由於緩進於憲法中之文字不相衝突而惟一準當時思想情勢變遷之度加以弘闊之新詮而已(一)

由蒲氏之言以觀美憲之成功決非偶然戴雪曾謂美洲聯邦制之日起有功爲瑞士所莫及者在其人民法律觀念之重(二)是則然矣然法律觀念重者決非謂不擇法律之美惡而悉奉爲神明美惡固無定衡而亦決非謂不問己意之願否而悉惟法庭之命是聽戴雪曰『在審判最終之級判詞亦容爲紕繆凡國民不能默認此種紕繆而容忍之決不適於創立聯邦制而爲其分子』(三)斯誠透宗之談莫能顛撲然容忍法庭最終判詞之紕繆可也倘或法庭所據以爲判之最初法律而亦見爲紕繆焉則將不在必當容忍之列不能容忍則組織之體裂矣今美洲憲法以其所留離心力活動之地甚寬凡情感利益不同之人俱游其藩而無所於礙故其尊重法律之天性始有所寄以爲施是戴氏之言又待蒲氏之說足之始予吾人以中邊俱徹之象也愚

(一)原著上册二九七及二九八頁、
(二)英國憲法論一七五頁、
(三)英國憲法論一七六頁、



嘗細窺蒲氏之書覺其所論美利堅創憲名家先爲州權論者留其有餘之地而離心力轉日減向心力轉日增此種歸納所得之例實可立爲通義放之四海而準是就向心力而論之爲先弛而得張就離心力而論之乃欲取而先與物情治道往往相通一語道破萬惑都解愚見世之主張集權論者至惡分權論如蛇蝎推其用意乃在創一純一不雜之集權制不使有一點分權之影存乎其中此其有違於政則自不必論(一)

(一)兩年來論集權分權者、唯見王君寵惠有得於蒲徠士之書、持說頗中肯綮、所著憲法芻議論會制一節曰、『夫絕對主張集權、而排斥分權、與夫絕對主張分權、而排斥集權者、同爲昧於政治之原理、均無有是處也、不觀夫物質上之原理乎、有向心力焉、有離心力焉、此二力者、或推之、或挽之、相殺而相生、相反而相成、天地以此而運行、日月以此而照耀、寒暑以此而往來、萬物以此而生活、宇宙之大、機械之妙、何莫非此二力莫大之作用乎、且此二力者相需而行、不可須臾離也、使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則機械止、止則萬象俱寂矣、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則機械解、解則一切俱壞矣、世界將變滅、而何有於天地萬物乎、惟國亦然、一國之政治、有集權之趨勢焉、有分權之趨勢焉、此二趨勢者、一張而一弛、一闔而一闢、國家以此而強盛、地方以此而發達、政治以此而進化、人民以此而振興、是二者亦相需而行、不可須臾離也、是故世界各國、無論何種政體、其實行集權者、必同時而有分權之事、其實行分權者、亦必同時而有集權之事、若夫絕對集權及絕對分權、則斷斷不可、卽使有所偏重、然物極必反、其結果必終歸於各得其平而後已、是以今世各國、對於過於集權及過於分權之制、莫不以爲不當、以法德兩國而論、昔見爲集權者、而今其國之政治乃有分權之傾嚮焉、又以英美兩國而論、昔見爲分權者、今其國之政治、乃有集權之傾嚮焉、然則或集或分、不過從一方面觀察之情狀耳、而主張集權及分權者、眼光豈非各有所蔽耶、總之集權分權之說皆是也、亦皆非也、蓋此問題、不在乎集權分權之本身、而在乎集權分權之界限、與夫集權分權之方法如何耳、』論本蒲氏、



吾人且不深非其用心而惟問其目的是否得達以勢推之行見其潰爛決裂不可收拾已耳是故欲集權者不當於集權求之而當於分權求之天下之路有似紆而實逕非眞逕也以其逕者由之不可通不可通再折而入於紆耗時與力無算卒之最逕之路不得不讓此紆者此類是也然玆理也又不獨施之聯邦國而有然蒲氏曰『美與瑞聯邦國也法比荷丹則統一國而俱擁有硬性憲法兩兩相衡吾於此得一公例是卽以硬性憲法扶植向心力而扶植之最有效者必其國之採用聯邦主義者也蓋在斯時組織國家之各社會其所有權利悉受相當之保護無所恐於國家權力之濫用而擁護中央政府之意始出於誠由是此種社會如或存在是乃離心力之表見對於國家日欲脫其羈軛非詳察曲諒有以位之國必不安必也範其力使不外奔而又保其力使能自育立憲以綱維一國至此始有可言眞統一國自不須乎此但有時號稱統一而統一問題尙在籌畫則其法之最良者固不若訴之聯邦諸原則而以硬性憲法卵翼之也』(一)往者法家論憲絕嚴聯邦統一之分以爲統一之邦不可稍染聯

(一)蒲氏原著上册二九九頁、

邦之質理想之蔽。一至於此。蒲氏湛深史學。博通國故。發爲宏論。良非偶然。沾丏後人。斷推此種矣。統一主義。在英曰酉力帖良沁。(一) 直譯之當作一神主義。謂國法統於一。猶之神道統於一也。此字戴雪用之。頗自矜重。著爲說曰。『吾英政治之原則。一言蔽之。卽一神主義也。(二) 易詞言之。卽由一種中央權力。行使最高立法權。成爲習慣是也。』(三) 此其樹義之堅。迄無駁論。惟事勢所之。不囿於學者所爲界說。愛爾蘭自治問題。一經解決。而所謂一神主義。不得不容異教之聯邦主義。漸漬其中。斯可知政力之一向一背。有其自然。不能拘於成法。冀幸強制。而蒲氏獨到之言。其價益與人以共見也。

以上乃言法美兩國。未嘗以硬性憲法釀成變亂之道。則如英倫之運用軟性憲法。其不至釀成變亂。在憲法範圍內言之。宜無煩吾人覼縷。惟白芝浩論內閣制有曰。『吾英自憲政成熟以來。國中初無大難。以是自爲一制。其中賦有最良之潛性。竟不易覺

(一) Unitarianism
(二)（原註）一神主義一語、詞意雖稍離宗、而引用則頗便利、
(三) 英倫憲法論一二七頁、



』(一) 白氏之使之覺之。乃在表明人之不採斯制者。其害爲何若。則欲證英憲軟性之善。莫若假定英憲不爲軟性。其結果爲何若。且以所食軟性之賜。衡之其比較又爲何若也。英人自詡其憲法之良。而以爲幸免於革命者。實指千八百三十二年來之各改革案。諸案者皆在擴充選舉資格。質而言之。乃貴族與平民之劇爭。苟巴力門爲憲法所格。無力通過此案。則革命必起。革命一起。而首逢其厄者。必爲貴族。雖不必若巴黎暴動。輒稱殺盡貴族二十八萬人。而將驟失其安富尊榮之樂。斷無疑義。是爲貴族者。卽逆料各案通過後。將大有妨於其利益。猶當以此易彼。而況乎所妨之度。何似當時固無人有絕明之概念也。由今觀之。則可以了然矣。魯西烈者。當今學者談英憲最具銳眼者也。其言曰。

選舉權之以次擴張也。論者頗深病之。且危懼焉。凡好學深思之士。屬於中流康樂之家。無不執筆顣顣。以爲政權落於羣氓。患且不測。據其所揣。則自彼以往。國本必且動搖。而社會秩序。亦且大亂。行政方針之所取。將不以國民全體利益爲的。而止

(一) 白芝浩內閣論、



爲多而且貧之一部分。力圖其私財產。一宗行爲流氓之意所左右。彼視何者有利於己。卽以何者入之法律而制定焉。舉凡老成多識之夫。博學達才之士。將見放公衆生活以外。取而代之者。悉爲輕浮寡信疏慵貪黷之徒。此種戒心。不獨保守派之老宿。如梅因雷啓之流有之。卽自由急進派。向以擁護民權爲生命者。至此亦不能不生疑懼。白芝浩曰。選區中無識一閧之徒。吾甚畏之。自由黨之當局者。雖未宣言有如白氏。其意亦大抵類是。千八百六十七年之案既決。識者咸謂政海之大變局。將伴以俱來。不僅政治原則不同。卽登場人物亦必大異。

不謂二者俱不如其所期。新享選舉權者。其無意於橫厲無前之改革。及極端孤注之政略。與其前輩無殊。若謂彼輩志在權位。必以己黨之人。掌握政權。舉華貴殷實學高行修之人。迫而遠之。尤爲不實。以言工黨內閣。與夫議會多數屬之工黨。惟當於澳洲殖民地求之。英倫無是事也。平民首領。亦自有政治生活。然十九世紀之前半期。卽已有之。以今衡昔。並無絕異之處。自千八百六十七年改革以來。保守黨實與自由黨平分政權。且千八百八十五年選舉權復加擴充以後。亘二十年之久。保



守黨在朝在野之勢。又皆如日中天。爲從來所未有也。(一)

由是觀之。可見英倫貴族。坦然以選舉權公之平民。於己黨勢力。並無所損。其所以然。則英國民性。本偏於保守。其歷史上之政治中心人物。無論何時。社會率重視之。身分才華學問經驗。草茅之子。羣自審其不及。卽怡然以政權讓之。無所於妒。且其所信平等自由諸說。皆求之實際。不如法蘭西人騖爲空想。熱乃如狂。故彼激厲之餘。仍不失其矜愼之態。此其特質。毀譽之者不一。而以明釋改革案後之政象。要自不差。魯西烈之書。卽本此以立說。惟本篇之引魯說。用意乃不在此。愚以爲英人沈著之性。固屬天生。而亦猶水性就下。激之可使在山。苟非導之使復其故常。則和氣不難變爲乖氣。蓋英人之於巨室。薦紳致盡敬禮。亦謂當由我自致盡已耳。敬禮爲物。非可由自號巨室薦紳者流。強徵之於民間也。柳子厚送薛存義序有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

(一) 見魯氏所著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一七五頁、

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於理者得不恐而畏乎』此其持論之正在吾國誠所罕覯然所以保障民役使爲之吏者勤於厥職惟在吏之自達於理恐而畏之不在民之自奮怒而黜罰此是柳州限於吾邦儒術不敢過爲非常之談亦不足怪惟由今思之吏之受直怠事盜貨器者常八九反是者無一二果吾民終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也耶抑怒與黜罰之道有爲子厚本文所未及言者耶以愚觀之子厚他時有謂『殺守劫令而并起』（一）者是卽怒與黜罰最終之式特此式不恆用顚頇者遂以民爲可欺日怠其事盜其器而不一反顧殊不知不用者非無之謂也怒與黜罰之事雖不常見而其力則日日蓄之蓄之旣久今年不見其用明年或見其用甲吏不當其用乙吏或當其用不用於常必用於變不用於緩必用於急吾惟不解其常與緩之坦途而止儆倖其變與急之不及吾躬而發故民權之說自治之理未經一人夢見遂貽數千年强豪簒竊之局以至於今若夫西方之政則不然卽柳子之說反證之一言可

（一）封建論語、



以破的是卽灼然見夫人民儲有『怒與黜罰』之力惟因勢而利導之無蹈束縛馳驟之弊以故代議制度確立而人民之聰明情感乃得平流而進國政以呈平安穩渡之觀席兌曰『代議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於治者之反動以改良政治也易詞言之乃被治團體之利益必治者隨時可由被治者直接或間接以景響加之而後能充分保全也』（一）席氏此說乃以證明地方政治獨立之必要所謂以景響加之卽民傭乎吏將不聽其受直怠事盜貨器而不問也卽此數語可據以劃分中西政治之鴻溝前者翫於民情而不晤其鬱久將別求一洩後者審夫民力而任其紓徐以達於用政治之淸濁國家之險夷社會之苦樂悉於是見焉愚爲此言乃在說明中外民心非有異同逆而堵之者罔不凶順而導之者罔不吉吾惟欺民之不敢怒而黜罰而有時怒而黜罰之者倍酷彼惟假手於民俾得怒而黜罰而民了然於怒而黜罰之權存於我也其所以用之者轉出於矜愼留爲有餘或竟不用亦所時有此在人情往往如是訴之政理何莫不然英倫之保守黨以選舉權公之衆民而其保守之勢未之

（一）數語參閱拙著國家與責任、



或動其在他一面衆民爭選舉權時憤懣不堪及其旣得卒未一濫用此固宜歸之英民特性如魯西烈所云而就政力言之則非於向背之道能得其平其效決不至此也由上述法美英之例觀之可因以得一共同之點焉蓋法共和黨之欲戰勝君黨也則先於憲法表示讓步以養其鋒卒之共和之義大昌而君黨之存於今較前十不得一（一）美聯邦黨之主張統一也則先於州權論者使有以盡其說而安其分卒之結合之情日以鞏固其度較之草憲者之所推想且有加焉英保守黨之得以保其厚勢也則由於宣導民權使之得所此固非其始念所及而政象如此較然不欺於是所謂共同之點者乃政力之向背本無定形而無論何種國家兩力又必同時共具則欲保持向心力使之足敷鞏固國家之用惟有詳審當時所有離心力之量挽而入之法律範圍之中以盡其相當應得之分而已易詞言之使兩力相劑範成一定之軌道同趨共守而不至橫決而已此外無他道也他道者皆政治自殺之愚計也

凡右所言乃在陳明政力向背之一大政則尤在使此政則得有機會以適用於吾邦

（一）今法蘭西議會、僅有君黨二十六人、



至何時可適用之何由以適用之則惟任諸讀者見仁見智之情無庸過於詞費故本篇結尾止於畧及近三年來之政情以表其與此說之關繫不欲詳也聞之丁君佛言『中國共和而後擾攘不寧者兩年於茲溯厥原因大抵由於新舊勢力之衝突換言之卽理想派與經驗派之相爭不下質言之卽國民黨與袁政府之互不相容是也』（一）丁君此言自不能無語病蓋以新勢力全屬之理想派舊勢力全屬之經驗派已不盡然以國民黨代表新與理想以袁政府代表舊與經驗尤屬不當然就事實上論之則丁君所斷尚是大致不差茲姑就以入論則『衝突』之所由來以愚觀之卽兩方皆不解政力向背之道也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以共和之義來相號召舊勢力之不能盡倒童子可以知之而民黨設心必以盡倒爲期此其根本大誤發點旣謬綜其所爲悉背於反敵爲友之方而併力於爲叢敺爵之舉當民軍一呼滿廷解紐昔日之主張君憲者轉而表同情於革命此較之拿破侖第三旣敗共和政府已宣布於巴黎而君黨之聲威尙公然揚於全國國民會議以君黨名義而得選舉者至居多數因

（一）見中華雜誌四號敬告政府及倡第三次革命者、

日在共和議會昌言恢復帝政者。其爲勢順逆難易何似。不難想見。而法蘭西共和先烈。有道以立於楚歌四面之中。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責以不明政理。其又奚辭。十三省代表集於漢口。議創臨時政府。其中多昔日主持立憲之徒。遂大爲革命黨人所齮齕。鳥獸散去。實則此諸人者。爲執役民軍而來。亡友黃君可權。高才篤實之君子也。亦與於是役。當其倡言君主立憲之時。確信以爲非此不足以救國。及其贊助共和政治之日。亦確信以爲非此不足以救國。（一） 主義因時變遷。果何害其爲君子。而以爲黨人醜詆。不得行其意。至滬嘔血而死。非憤不見好於黨人也。憤國事之將以此不可爲也。其後唐君紹儀南下議和。從行者百餘人。其中居心叵測者。固有其人。一時俊髦之士。多與其選。而俱以昔日黨見未同。接洽未遑。卽欲仇以白刃。致彼倉皇投止。狼狽北歸。保皇黨者。乃過去之名詞。當事者以欲張其鼓吹革命之功。乃日尋敵黨之宿慝。以相媒孽。仇殺之事。且見於廣東。吾家太炎聞之大懼。（二） 卽愚亦

（一）聞黃君由河南赴鄂、曾以哀痛迫切之書、告其京中同志、有吾輩昔日所見、雖與革命黨不同、而至今日、果尙存敵視彼黨之心、圖存君政、是無人心等語、

（二）太炎以同盟先復兩會相仇事移書南京總統有曰、『號聞同盟會人、有仇殺保皇黨事、敎



不解。嫉視康梁。胡乃於共和已立之後。乃愈加劇。偶於民立報端。發爲疑問。卽大遭議者白眼。一切蜚語。轉中愚身。凡此數端。求於前舉政則。乃離心力之可轉爲向心力者。既爲所排而去。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伸向心力爲事。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全體以解。已竟陷於絕地而不自覺焉。丁君以袁政府與國民黨相待言之。不知亡國民黨者袁政府。而非袁政府也。吳稚暉先生嘗推言其故。而歸之於人心。其說曰。『政府借人心以肆其志。人心不過爲之傀儡而已。然樂爲之傀儡。必有至理存乎其中。故此次民黨之失敗。雖原因多端。而正因必爲守舊反動。』（一） 是則然矣。惟吳先生當知反動云者。卽離心力失其軌道之謂。而使離心力

黨以康梁爲魁帥、棄明趨暗、衆所周知、然附和入會者、倘不能解保皇名義、赤子陷穽、亦謂無罪於人、今茲南紀肅清、天下曠蕩、雖舊染汚俗、亦當普與自新、若以名號相爭、而令挾私復怨者、得藉是以爲名、無損於虜、徒令粵東糜爛、此亦執事所當禁飭也、』又太炎與張季直書曰、『海隅近狀、令聞者時有戒心、蓋者武昌倡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謂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爲念、苟有寸長、以爲不應記其瑕過、昔於儀徵劉申叔嘗伸此旨矣、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僉蒙惛亂、彈丸剽注、布在市閭、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者、其禍殆非數年不解、雖有保全善類之心、而乏飲醇餔糟之用、身非在服、不能遂其所懷、是則下走之罪也、』

（一）本誌通信、



失其軌道者。又非離心力之咎。而使之失之者之咎也。所謂『至理』宜於此求之矣。以言今政府之所爲。則尤有令人心意灰絕者。以彼既利用國民黨窮追離心力之勢。悉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同時乃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於法制之內。借圖政治劑質之用。而措國家於平和進步之域也。夫國民黨之不慊於政府。固衆所周知。而第二次革命之起。則不必卽其本意。此觀於孫黃不入政界。各省自裁軍隊。可見一斑。猥與時會。實逼處此。遂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耳。事至於此。無論從法律倫理何方立論。革命黨之咎。自無可逃。而當事者之釀成此局。其咎又居何等。丁君佛言謂政府不無『慚德』（一） 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自愚觀之。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蓋在社會可號爲國家以上。其所以處置反對黨者。決非自迫其背畔。草薙禽獮以外。別無他道。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而不知其詞換位。（二） 轉含眞理。是何也。卽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

（一）見中華雜誌、惟倉卒不憶出於何篇、

（二）換位者、謂一句之中、賓主兩詞互換其位也、如甲爲乙換爲乙爲甲之類、



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一） 此類名言。可書萬遍。當南北相持急時。中立者頗欲以調和之說進。而時論大詈之。以爲茲番不可更壞於敷衍。此種謬論。果有強而言之者耶。抑由衷而出也耶。由前之說。愚欲無言。由後之說。則吾人乏於政治常識。亦至於此。斯誠可憫。西方三尺之子。無不知社會之中。與接爲搆。無不有調和之意。行於其中。團體愈宏。意尤切要。前引羅偉之言曰。調和者。政制所必具之性也。英之大家莫烈（二） 且專著一書。名曰『調和』。十七世紀以還。歐洲所有政治運動。殆可以此二字盡之。今我方極力背此而馳。宜西人之以特別國家辱我。聞者或曰。吾惟不調和。故有今日之安。則惟問以武力驅一敵黨。使暫不得安居於國內。果卽謂之安矣乎。此自官吏偵探及亡命客以外。有耳目者。舉不謂吾民之獲一日安也。其所以然者。政力未得其平也。政力未得其平。雖有聖者。不足以爲治也。愚所謂政力未得其平。非爲革命黨人抱屈。而欲平分政權以與之也。苟革命黨盡受

（一）見哈蒲浩權利說、

（二）Jhon Morley, On Compromise.

驅逐而當事本其公心以行其政因得厝國於理豈不甚善事惟有濟成之者不必在我革命黨之眞愛國者至此亦將樂觀其成而無如政例相告此不惟不可望而又適得其反也蓋其以力殄滅敵黨之本意乃在不認政治上有合法之抵抗力而此種抵抗力之不能不有又由於政治之本性而然當革命黨既去政府所見爲敵者又呈他式則餘威所至疑忌將加於昔時附己之徒以故國會既熸進步黨亦奄奄一息近日南昌大戮其黨支部人員且拉雜其中丁君佛言自述其黨之苦心曰『對於政府既失其法律上所依據之機關已立於忠而見疑之地位』(一)此在政府雖與對待革命手段有殊而爲不置離心力於相當之位則一彼逐時演進將來成何見象乃不可知其在他一方革命黨之首領雖悉亡去而種子則到處仍存且素不附於革命黨而並爲黨人所唾棄者至此亦假託名義嘯聚爲亂閭閻寃苦西北驛騷乍報肅淸旋又蜂起多方亟肆奔命維艱長此不已社會不悉歸糜爛勢且不止由是觀之輿論付之躝蹂政黨亡其根據民心卽於痲木伏莽肆其兇頑正氣銷沈乖風扇發民生塗炭道

(一)中華雜誌二號民國社會之大危機、



路怨嗟種種敗徵皆於國民黨失敗以後而始見丁君謂『結局統歸於報復致死之一途』(二)此其報復致死丁君乃專指國民黨而言愚則慮其如蒲徠士所謂『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夫至羣體以是而裂雖有扁鵲無以爲治若是者何也曰當事不明政力向背之道所致也一念之差誤國乃至於此所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豈不然哉

愚書至此輒歎奈蒲諸賢所立原則關於吾民國之廢興存亡如此其重也實則茲原則者推之古今中外而皆準吾惟一國故亦同之今之人輒曰吾邦特異宜以力治惟問其力是否亦有窮時苟或有窮其則卽驗設辭抵讕祇形其拙爲斯言者又不必謂力既窮而則始效也以約法言之若而法者國命之所託也國中所有意見希望利益情感皆當於此表之由是硬性軟性之分政權人權之界當經極嚴整之戰論極審愼之調和而後其法可與人以共守而以愚所聞則大異是南京政府時代之所創者乃成於革命一派之手由起草以至通過不聞有意見之相軋利益之莫容苟天下之力

(二)同上、



有存於革命一派以外者則其約法宜不二年而毀何也離心力之作用則然也北京政府時代所改造者乃成於官僚一派之手由起草以至通過不聞有意見之相軋利益之莫容苟天下之力有存於官僚一派以外者則其約法亦宜若干年而毀雖欲諱言亦不可得何也離心力之作用則然也於茲兩約法之異點呈矣前約法者雖爲革命軍之所胚胎而掌而行之者乃屬異黨一方視約法爲聖神而一方視之如土芥一方日駭汗流涕以相告曰爾胡破壞約法爾胡破壞約法而一方日行其破壞之實而不顧是保之之力本有未至宜其速毀後約法者則在凱旋之餘本全盛之勢以立之且已立而已行焉於他人無與與革命派之不能始終其事者逈異是保之之力周匝無遺宜無從毀此今之爲言者之所衡論也雖然愚請以內籀歸納之術從中抽出一義曰約法者以力保之者也易詞言之約法者與力並存者也此正面之說也從其負面言之約法者與力俱消者也夫法者權利之所存也愚嘗聞之盧梭矣(一)彼曰『有最強者之權利』(二)又曰『最強者之權利以力守之』此與吾正面之說同者

(一)諸說皆見民約論一篇二章、 (二)盧說愚駁嚴幾道民約平議引之、



也其所作負面之說曰

> 以力服人者自謂有權利矣吾且暫認之以起吾說惟吾日卽而求之空無一物如曰有之直夢囈已何以言之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爲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卽傾之而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卽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卽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

盧梭此段乃言民約而說明『約以意不以力』之道其言精透聖者莫易以吾約法衡之則號稱爲約實乃無當於法以須與力共其存亡息息存時息息可爲亡候故必待其亡而始知有可亡之道斯誠大愚不靈吾末如之何者也然天下事往往有至易明而若至不易明者卽是此種故今之政府若民黨俱無望其深喩斯旨且國事敗壞至於此極惟有俟其劫盡徐圖轉圜正如已傾之乳守而哭之其又奚益是愚之此篇

亦留以爲箕子見訪之用讀者若以爲第三次革命之風謠加以詮說末矣

## 調和立國論 三年十一月

愚曩居英倫目擊其愛爾蘭自治案之發展自由黨柄政既久愛爾蘭國民黨與之提攜此案日日有成爲法律之勢保守黨抗聲而呼訾爲壟斷此其政情得失非本篇所宜問惟反對者之詞有曰茲問題也關乎國本至巨宜由各黨和衷討議徹底籌畫不由一黨一意孤行是則含理之眞無可詰難固不僅保守黨人云然卽自由黨中之賢明者亦復深明此義昨年有自由黨議員發行一小冊子題曰『憲政危機』(一)卽就此點反復指陳警其同黨使勿專擅太過格蘭斯頓者英之政家最稱公明強毅者也千八百八十五年愛爾蘭問題初興彼卽言於沙侯(二)曰『如斯巨政不可決之於尋常黨爭必由是決是誠不幸之尤者矣』其言卒不見聽此小冊子者卽本以起論謂『自格蘭斯頓發爲斯語中經二十七年愛爾蘭問題仍然未決今則決有日矣

(一)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倫敦 T. Fisher Unwin 發行、未列作者姓名、
(二)時沙士勃雷侯爲相、



……但若視爲黨派問題以力爭之則其所釀不滿不安之象必重而遠且所生險狀將至何度不可前知須知吾人共同生活與夫共同利益各各有其本基遠在黨派問題所當迴旋以外縱令訴之黨爭不必卽有格蘭斯頓所稱不幸之事在法亦不當行蓋於此種事件非收合各派之聰明才力冶於一爐使其所定全由同意不假強爲不足以安國本而善國俗也……格蘭斯頓往矣及今奉其言以行猶且不遲讀者其果無意也乎』由議員之言可見文明國之黨爭將不盡恃多數專制之力其所以然愚執筆斯誌以來已屢有陳說簡而舉之則一國以內情感利害雜然並陳非一一使之差足自安羣體將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問題領域及於是焉者非以全體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國之長圖也

愚論發端卽絮述他國久懸不結之案或疑其不類然愚意所取乃謂黨派者其策源地實爲選區國民明明以己意相託其或相畔並可隨時解除其代表權猶且於國家重要問題不宜以多數凌轢他黨則如有擁權自恣國民之監督作用本根已絕其爲不可更不俟言愛爾蘭自治問題雖於國本有關而其範圍亦祇屬於國家組織之一



部分猶且非全國一致通盤籌度不足以消隱患而奠邦基則如有大政所關其深且廣伯什於一地方自治事件其不可爲一人或一派人武斷擅行尤爲無疑愚讀書觀政偶有所觸信筆所之以起吾說本事之切於今情與否不足深論亦惟問讀者諸君吾國今日政象其爲大權壟斷一切披靡民志抑塞無可告語否也果爾則惟一解決之法正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爲國憲演爲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無可疑也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所能爲之抉擇者矣

讀者當知愚今執筆作爲此文正歐洲戰局雲詭波譎之候此戰之影響吾國迥非尋常債源已竭國政莫舉中立失實內地被兵平時不逞之徒且持政府之急而謀擣其虛將來禍之所至良未易測於時有爲愛國之說者謂外患方深內訌宜解英俄之宣戰也其愛爾蘭芬蘭波蘭各自治案或則停議或則速決而要以和衷濟變爲歸吾國所謂外患雖與交戰國有殊而國中險象百端更無餘地容有同室鬩牆之事見於今

(一)參觀拙著自覺、國家與責任、及政力向背論、



日苟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革命之舉允當鑒於時勢知所止焉是說也又不僅穩和派主之卽急激者亦多以此自克由表面以觀似愚前文所謂機會不難於此求之求之而得寧非絕大幸事無如稍有政識者略一沉思卽決其所願有如泡影何也以其名託調和而實與調和之眞性相去萬里也

有駁愛國說者曰國有外患舉國之人一致赴之理勢皆所宜然但今之所謂外患果居何等吾國豈有與人宣戰之實力政府又豈有是決心二者不存患於何起昌言愛國者非好事之徒漫取一說以爲名高卽自鬻之士窺探政府之意以圖見好無足取也愚於兩方不能爲左右袒惟國內民生凋敝匪亂如麻不勝兵戈乃爲事實於斯苟有免除三次革命之道有人心者諒無不樂於聞知故人以免除革命之說頌言於衆愚決不疑其理由而惟詢其方法今其條件在『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惟問『民意』將以何種形式發表復何道能使政府『聽從』具其形矣有其道矣所有改革又何者始爲『相當』凡此種種皆勞審愼若其答案乃打一電或上一書書電既往卽無餘事則質言之爲告哀文言之爲請願而已調和云云又誰欺

哉愚聞調和生於相抵成於相讓無抵力不足以言調和無讓德不足以言調和今革命黨八九居海外進步黨亦奄奄無生氣自力不生不足言抵己之權利剝蝕淨盡本無所有更胡言讓抵既無從讓復莫傳本質皆去名將焉存故今之人士漫言調和愚以爲皆童稚可笑無關痛癢之談也

然則調和之義其卽廢而不講矣乎曰烏乎可調和者立國之大經也美儒羅偉謂爲政制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愚前論政力向背已珍重而介紹之實則此乃政家公言初非羅氏一人之說其理由內籀歸納而得更非一時遷就之談吾國惟懵於此義故共和三年徒尸其名而遠濟其實吾民之阨於淫威失其自由輿情不彰寃苦莫訴較之前清末季專制未改萬萬有加受弊既有自來則繫鈴解鈴救其弊者終屬是物故吾國唯有頓卽於亡否則社會迤演日進遲速不可知而要歸於調和之域而後已然英儒莫烈言調和最知名者也其言曰『進步者非能自動也儻若吾人沉睡若干年忽焉自醒決不見羣情國俗煥然大進世界之所以日趨於良必人類之求其良且多方以促其良者也』(一)果爾吾人觀國苟見無調和之要則已否則大聲疾呼冀幸



國人之察於斯義不至一誤再誤毀壞其國無可收攝正吾人莫貸之責也此而不謬可見實行調和是爲一事提倡調和又爲一事吾調和之說何時可見實施愚無從知惟斯說也舉國之人今日卽當深深印入腦際則了無疑義莫烈又曰『調和論者恆趑趄而不前非畏獨爲舉世之所不爲也乃慮時機未熟雖信己說之終張而特以今時之未可也雖然是有辨焉所謂時機未熟果指坐言起行世間一切制度文爲立隨吾理想而一一遷變乎抑僅指發抒新想創設輿論以聲相求以氣相感使同志衞道之士日多一日以俟一與時會著實改革嶮巇之量以減成功之期可速乎二者釐然分野不得併爲一談以言前者時不我與自難強爲理論獨高而羣情未附相時而動吾亦韙之但若而理論樹爲大義昌言於衆以證同心則息息爲之皆是時機決無所謂熟不熟也』(二)愚誠無似竊取斯義矣

顧當時有似是而非之說與此正成反對不可以不先辨政府黨曰民國初立首誤於

(一)見 John Morley's On Compromise 第二百十頁、
(二)同上第二百十六頁、



優容束縛馳驟之約法不得不勉遵之放辟邪侈之元勛不得不敷衍之暴厲恣睢之都督不得不容忍之故以袁總統之雄才大略從政朞年而一事莫舉一旦決裂將假面悉行抉去虔劉亂黨至於淨盡始有今日之統一可言此一說也革命黨曰吾黨之第一失著在與袁世凱言和其次則在南京政府之引用舊官僚以致本黨藩籬不期盡撤迨南北統一以後袁氏行其陰謀政黨從而擾亂吾人降心俯首與之提攜遷就愈甚橫決亦愈甚故今後吾黨如或成功非盡所有舊勢力摧陷而廓清之使無遺孽不足自保此又一說也之二說者皆與吾調和之義不相容使吾說而有可存必先使兩派人皆明其妄庶足發生効力愚何人拳勇不足以服人才辯不足以銜世漫欲圖此談何容易然莫烈又有言曰『凡一理想之見於世決非偶然苟其已至吾前必將次第往叩他人之門而求其採納吾冥行而得見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去吾不遠吾之發明特其的耳』(一)信如是也則愚卽輕微無足比數或其所言亦有不容已者存乎

(一)見莫氏調和論二百十七頁、



調和者實際家之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則先入以爲之主吾國調和事業之無成功病卽在此今政府成爲今形彼有根本原則焉是何也卽大權總攬主義也革命黨舍死奮鬭彼亦有根本原則焉是何也卽共和建設主義也大權總攬者獨裁帝制之精神也其中不容有何種機關分其權能限其作用此在庸童小女可以辨其與近世民主政治若冰炭之不相能由共和建設以談其與大權政治之不相融更不待反證而得以原則之本體言之無論根據若何要無言不成理之慮共和尚矣專制亦非不能主張且主張專制而以皇帝與狄克鐵特(一)等量齊觀亦復自成一說惟本調和立論欲知原則之通不通惟問施行之適不適必嚴此界而後愚說得以入焉凡施行一原則而定其爲適與否觀念每由人人之見解而殊如今政府之所爲人宜以爲不適者也而彼毅然行之是必以爲最適等一物也人之所見相差至此或者疑之不知此乃所謂適者其想境各有範圍並非一物而呈兩象由此勘入合點可求今試問政府號爲適者果適於一人及少數人之利權乎抑適於多數人之幸福乎又試

(一)Dictator 爲時竊政專制長官之名、

問政府號爲適者果適於現狀之維持乎。抑適於國家之進步乎。吾之於一原則而字之曰適。必其不背於後者兩宗。而政府則惟懸前者二事爲衡。苟合於茲。他非所計。所見異致。實質大抵在此。並非政府不能爲二者之別也。試推政府之用心而語之。何者爲多數人之幸福。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利權有妨。吾不爲也。又語之。何者爲國家之進步。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現狀有妨。吾不爲也。如此推論。雖近滑稽。當局諸公。或且不認。而三年來所演政象。剝膚求之。其底蘊確乎若是。此在偏激者流。將立生兩不並立之想。而自愚觀之。則方哀政府之朦於政情。並深歎其自私圖存之不得其道。蓋善保利權者。未有不明兩利之術者也。苟多數人之幸福於焉安全。則吾之利權。決能守其相當應有之域。善全現狀者。未有不同時計及久遠者也。苟久遠之策。於焉講求。則自通前後而合爲籌。所謂現在。卽爲將來發軔之點。反之。舍國民福祉而專言利權。其所保存。必有潰決不可措手之日。舍未來進步而專談現態。其所支持。必有僨焉不可終日之觀。是知政府之所謂適。由吾人易地以觀。乃卽不適之尤者也。何也。以其昧於調和之理也。



大權總攬者。君主政治之涵義也。然在近世紀。卽以君主言。亦安見守此原則不加變通。而能安富尊榮自若者。愚於英法而得正負兩證。請得述之。英儒邊沁昌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也。而彼生長君主之邦。深觀君制之利。頗於君權民福二者之際。著其調融無間之方。蓋英之君主雖有薩威稜(一)之號。而薩威稜帖則存於巴力門。巴力門者。實合君主貴族平民三族而成。與他國政家之言國會外君主而別爲一體者。大異其趣。於時邊氏立爲論曰『吾英國憲中之薩威稜帖。卽寄於此。而其所以寄之者。此邦而外。殆絕無之。假如三者之中。有一負大權以去。則或爲獨裁君主制。或爲貴族制。與民主制。吾將勢不獲已。擇一以從。而若策若德若智若力。平時所恃於二以濟其一者。至此舉無有。假如三者之中。有二共負大權以去。而負者適爲君主與上院。則法律容亦出之以愼。行之有方。惟以言爲益民生。或不必時時在意。如負者適爲君主與下院。則察勢相時。居中審度。凡貴位老成之人所優爲者。吾均失之。如負者爲兩院。

(一)Sovereign 大權總攬者之稱、Sovereignty(薩威稜帖)大權也、



而立法告成。君主不容否決。則皇室特權。時虞侵敓。甚至廢除王位。亦非必不可行。於是行政者。非全失其機能。必且異常孱弱。但吾英憲法。乃聚三質笵而成之。相劑相調。極其合度。此其所以可稱也』(二) 在熟察英倫最近憲況者。或以其上院之力日趨衰弱。英王否決之權。雖有其名。斷無其事。因疑邊氏三質調劑之說。爲未確。欲詳論此。非本篇所許。惟就王權而言。說者所論。乃指民權十分成熟之時。而邊氏立言。則在君民兩權遞嬗之際。愚意有取於氏。乃在證明古初以來。君主首出庶物。號稱至尊。一切法權。本歸獨擅。徒以與近世民政潮流相抵。不復可通。或則厭惡民直。多方摧抑而已。轉卽於亡。或則坦然與他質相投。自爲體合(三) 因得保其固有尊嚴之量。至其量之多寡強弱。則政力消長。天演深淺問題。一視時勢爲轉移。初不與權力調融之說相背。執此以論英事。無可疑也。

英事然矣。法蘭西則適得其反。蓋法者昔爲君權無對之邦。路易十四發爲朕卽國家

(一)Bentham's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 by Montaque 見一八三頁、
(二)體合者、物自變其形以合所遇之境之謂、本生物學中語、侯官嚴氏如是譯之、



之言。卽與民權宣戰之牒。大革命不起於他國。而獨起於法。決非偶然。間嘗瀏覽法史。探討古制。審其自中古以迄十八世紀之末。『法王者實集一切權力於一身。惟彼有行政權。任用官吏權。甚且指定神父權。惟彼有宣戰媾和權。締結同盟權。惟彼有徵兵與國民軍權。彼更有立法權。所有行政司法諸制。王之一令足變更之。何也。令卽法也。質而言之。治法蘭西者。惟習慣與王令兩物。此外無所謂法。爲司法之源泉者王也。裁判悉以王之名行之。裁判吏名則法官。實爲王僕。王有不慊。任意黜之。王有特案。隨時招來。設庭審之。全國財政。亦王自掌。歲出若干。何稅當課。徵收之方。何者爲適。皆由彼自定。人莫誰何。……至千七百八十七年。巴力門宣言自後非得三族會議(一) 許可。不得增新稅目。三族會議者。當時計之。已有百六十五年未之召集。路易十四十五兩世

(一)Etats Generaux 三族者指貴族僧侶平民而言也、此會創於菲立第四之朝、當十四世紀之初、王權無上、菲立尤英鷙、固毫無發展民權之思、徒以與教皇爭衡、欲國之助己、又欲稍借平民之力、以動貴族僧侶深固不拔之基、故有此舉、凡以誇示己之威力也、後法人乃漸利用此物、主張政治改革、卒遭抵抑、並機關而廢之、故在十八世紀之末、已幾二世紀不設矣、三族會議之名、南海康氏法蘭西游記如是譯之、王侃叔作共和憲法三大模範論、譯爲各州總會、康譯較當、仍之、

迭徵新稅。均未一與之謀。今議院忽有宣言。實爲對抗王權之新主義。是年冬、宰相導王臨院。祖述君政諸原則以抗之。有曰惟王有最高無上之權。有曰王行此權。惟對於上帝負責。任有曰立法權惟屬之王。不分諸人。亦不惟人是賴。此種大義。乃法人世世所遵。政事萬端。惟王聽之。無取他力特爲助理。民之代表。聚於王前。亦猶臣僚聚議。特形式稍爲恢廓。所陳疾苦。或有譏彈。均待王言以成定讞。宰相所齎王訓。堅強若是。宜議院不能服。而路易不顧。逕發借款策令。交院備案。痾爾良公（一）宣言此不法之案。必欲存册。當聲明王命爲之。路易十六低聲答曰「聲明可耳。於我胡擇」旋曰「此案斷非不法。何也。以吾意爲如是也」實則當時王意以外。本無國憲。路易之言。謂之虛誕。固不可也。』（二）然王與議院之情以此大傷。時全法人心激昂。學說大盛。小册鼓吹之書。滿街飛如蝴蝶。（三）新聞集會。激論日有所聞。地方暴舉。亦或時有。王至此

（一）Duc d'Orléans，當時主張民權頗激，以與王忤被囚，後爲山岳黨所殺、
（二）見薛紐伯（Charles Seignobes）所著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第四章首，薛氏法之生存史家最知名者也、
（三）如痾爾良公，即大出其私財，經營此等小册子中如席治恩（Sieyès）之「何謂第三族」（Qu'est ce que le Tiers Etat?）乃流行最有力者也、



時。始允召集三族會議。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一日。此會遂成於微賒喇。（一）微賒喇王宮所在地也。夫三族會議之所以異於國會。以後者本身有自由討議之權。而前者則銜有特別固定之使命。職在陳情。而不必由其發策。故其被選時。選舉團體已繕有說帖。歷述所求。令其攜呈。以備採擇。此種說帖。無慮數千。若而個人。若而團體。皆就其所涉範圍。指陳時政得失。諸帖並陳。彙爲三集。貴族爲一集。僧侶爲一集。平民爲一集。旋經法定程式。捧呈於路易十六之前。讀者須知此會議者。意在和平改革。初未敢集怨毒於王也。『吾人手諸帖而讀之。立見憂傷憔悴之民。其不堪虐政。呼求援手。精誠一致之氣。感人肺腑。彼其所欲得。一近世之新組織耳。而所欲之範圍。無一與尊王之旨相背。且矢忠王室。情見乎詞。由表面觀之。包本主義。（二）之幻想。當時固全未叫破也。』（三）尤足異者。路易設爲茲會。意在貴族僧侶助己張目。併抑平民。乃『二族之人。多數寄同情於第三族。彼皆愛國多智之夫也。尤服膺於福祿特爾盧梭孟德斯

（一）Versailles 路易十四所營之新都也、
（二）Bourbonism。包本當時王家之稱也、
（三）R. M. Johnston's French Revolution 四九頁、



鳩之書。以爲包本主義。爲人道計。爲法蘭西計。卽爲其自身計。均當改造。』（一）苟當是時。路易俯從民意。坦懷與三族提攜。稍稍犧牲威權。以屈己而伸民。求一適中相應之點。以期法蘭西全體幸福。建之於上。愚敢決王室尊榮。不難與英比烈。而革命之慘禍。可以不經。無如路易昧於大勢。不解圖此。未能推誠與民黨相見。徒懷復仇之心。日以小機小智相應付。務終持王權。慴伏民黨。而後釋於懷焉。此其根本之誤。不可救治。時三族會議。已由平民一部。把持用事。號曰國民會議。（二）以其創立憲法。又號造法機關。（三）此中所布自由平等諸義。自與積世君權不相融洽。然其溫和緩進之態。與暴民心理不合之處亦多。且兩兩相衡。與言近民。寧言近王。蓋當時全法意見。裂爲三派。而各相仇。以兵戈自衞。有犯之者。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王與民立於兩端。居其中者則爲國民會議。王之所志報復也。反動也。絕對專制也。民之所志革命也。根本破壞也。無限自由也。極端之見。兩相背馳。其間連環。厥惟國民會議。以其目的乃在和平之改

（一）同上五一頁、
（二）Assemblée Nationale、
（三）Assemblée Constituante，此與平時立法機關（Assemblée législative）相對、



革。與有限之民權。固不徇王。亦不徇民。王不知與會議提攜。轉乘巴黎市民暴亂會議止之不得之時。調外兵入微賒喇以脅會議。芮克者時掌財政。號能和緩君民之衝者也。王既欲與國民會議宣戰。乃放逐芮克以示決心。更廣集兵官。置酒高會。誓保其累朝無上之威。俾勿失墜。此風既播。國民會議與暴民者。遂忘其夙嫌。一致結合以與王抗。此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之變所由來也。迨十月五日。亂民擁王自微賒喇遷於巴黎。白龍魚服。螻蟻欺之。王之本身。已全失其作用。然當時有精於調和之術者二人。乃心王室。復得民心。苟得王與后推誠相見。假以全權。極其所爲。未始不可返於和平之局。無奈事實來告。又得其反。茲二人者。一爲米拉波。米氏曾游英倫。究其政術。嘗發爲論曰『英倫！英倫！一憲法耳。此外吾無見也。』（一）『英倫者模範之無盡燈。而自由之祖國也。』（二）彼既服膺此邦。一本其溫和調解因時作計之道。以應於政革命之初。彼爲主動。凡於暴民失紀之事。無不節節維持。聲名既宏。謗亦蠭起。千七百九十年春。大亂之生。已經兩載。米氏與王通款。冀有萬一之當。可以已亂。乃王不

（一）（二）Tallentyre's Life of Mirabeau。

信任之轉加愚弄。五月與后約會於園中。互籌良策。后竟『挾持私意。不肯以誠相見。米拉波則坦懷雪涕。謂彼愛王尤愛自由。非兼營并救。策終莫出。后深惡之。而陽假詞色。米氏既出。后卽貽書駐德近臣。告其招米特欲利用。並非深託。時國民會議主張媾和宣戰之權。惟已有之。於王無與。米氏審此可以挾王與國民攜手也。出席爭之。至於名譽掃地。刺客環伺而不恤。卒以其平日高才雄辯公心正義之力。己說僅乃通過。王則以隙大可乘。頓起陰謀。思以昔年對待三族會議之法。急掩會議。將其所有議決案悉取消之。』（一）種種槎枒。米氏之謀全歸失敗。智盡能索。逾年卽死。此政雄去而王之死日亦可數矣。一爲拉飛咽。愚讀法蘭西革命諸紀載。作者於拉氏之毀譽不一。其說最近美人約翰嗣同（二）著法國革命小史。其論拉氏。愚以爲頗得其平。其言曰『拉飛咽之爲人。易毀易譽。惟不易知。革命初起。彼有助美獨立仗劍成功之歷史。惹人懷想。其篤信自由。持理一貫。尤爲先登。朝貴之相仇者。於斯以浮妄短之。寧慮無隙。實則

（一）Michele: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第三卷第六章、

（二）R. M. Johnston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助敎、所著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小册、詳簡得宜、眼明詞達、爲初學佳本、



拉飛咽之自由主義。諦認之不外有容。既不走於極端。亦非鄰於空想。彼之政敵固屬茫然。卽其知好亦未深察。拉飛咽以爲自由者。非聽他人之意見流行。義乃不備。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爲鵠。基乃不眞。此種敎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一）約翰之言。眞能尙論古人者矣。自亂民直搗王宮以來。凡有急難。非拉飛咽至不解。護國軍（二）者。巴黎市廳之所置也。拉飛咽領之。上以衞王。下以制暴亂。其勢雖張。而已爲民黨所忌。王且不知倚之。於其拱衞之下。倉皇宵遁。拉飛咽以此益見惡於民。攻之者益有所借口。自是以後。護國軍蓋無能爲矣。由斯以談。路易之死。基於不信國民會議。不信米拉波。不信拉飛咽。其所以然。則迷於王朝絕對之淫威。而無還就調融之美意。南海康先生著法蘭西游記。謂『路易固仁厚能開議院聽民權者。而卽以開議院聽民權死。施而不報。且以囚戮報德。民心之難與

（一）La Fayette had already learned the lesson it took France a century to learn, that liberty implies freedom of opinion for others and that reasonable compromise is the true basis of constructive politics. 原著七二頁、所謂逾一世紀法人始知、當指第三共和之成功、參看拙著政力向背論、

（二）Les gardes nationales.



亦甚哉。』（一）是乃未然。路易非能開議院聽民權者也。如其能之。又何至身死家亡。爲人僇笑。今之論者。每以法蘭西第一次革命過於暴烈。不知當時國民會議。悉由中流深穩之士所集而成。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乃君主立憲中之理想組織。於王權民權二者。調劑頗得其宜。所謂暴民。則別爲一體。立於會議之外。會議之所爲。大爲暴民所痛恨。而王之痛恨之量尤有加。由表面以觀。王爲勢迫。亦恆讓步。然其讓步。等諸降鹵所爲。勢盡而降。稍起則又翻覆。以云調和。去之千里。調和云者。貴有公心。尤貴通識。『凡人聚而爲羣。其事成於相劑相質。其習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二）當其可而割之。應於時而低之。是謂調和。當割不割而卒割。當低不低而卒低。其割其低。必非尋常應與之量所能饜敵之意。路易身爲刑戮。職是之由。遽以能開議院聽民權稱之。未爲知言也。何也。開議院聽民權。非深解調和之義者不能。而路易非其儔也。前清之季。滿洲政府逞其強頑。請願國會之士。致受囚放。

（一）法蘭西游記一一七頁、

（二）本哈蒲浩權利觀



親貴內閣之爭。置若罔聞。卒之武昌一呼。勢不可當。信條十九。無異廢紙。由今思之。茲信條者。其精神可比法蘭西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施而有效。吾國足與英吉利齊觀。豈不甚盛。乃不許之於和平競爭之際。而誓之於暴動四起之秋。等一物也。時勢未同。則聖神化爲豺虎。今據十九條以論滿清。謂其聽從民權。信誓旦旦。而卒以此覆其宗社。其不爲知言。與康先生之惜路易。殆同河也。聽從民權。信誓旦旦。非深解調和之義者不能。而滿洲非其儔也。

說者曰。此君主之國則然也。共和之邦。或當別論。蓋國而共和。人民可以自由運其意志。其舉爲元首宰制一國者。必其最稱德高望重之人。以視世襲童昏驕汰之君。觀念迥乎有別。於斯委以全權。民實委之。用力過專。半由時勢驅之。至是未必可厚非也。爲此論者。意在擁護民主專制。謂其不失爲一種政制。愚固論之。欲知原則之通不通。惟問施行之適不適。今陽奉共和之名。陰行君權之實。所謂不適。莫此爲甚。蓋以學說欺人。謂元首之來。由於人民自由推戴。則此自由云者。印之事實。恆極不自由。如其自由。元首之性質。又決不如是。雖事變之起。國民中亦誠有一部分甚願若而人者出以非

常之手腕濟一時之艱難一至權假不歸流於橫恣卽前之尸祝者亦不得不詛呪之本屬仇讐尤不俟論此觀於拿破侖第一而可知也當彼行其苛疊達而盡滅共和黨也法人受革命之痛苦已深羣以爲大難非彼莫救雖惡其恣肆亦頗安之好持極端之見者至以爲苛疊達之行與言拿破侖之勝利寧歸之共和黨之罪惡（一）此亦可見當時之心理矣乃其稱帝以後情勢大異前之推崇惟恐不至者漸至去之惟恐不遠時共和之理已入人心然鑒於拿破侖之專橫社會中漸露追懷君主之想王黨乘之潛施運動人遂益畏班拉巴主義（二）而轉以復辟後稍得自由爲可親（三）觀其敗後王政復古不成問題可見盛時其機早伏伯倫知理曰『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四日路易十八之憲章精要在於調和時舊朝歸自竄地而人民方經革命及拿破侖專制之餘此適足以調和之君主制有其所必存新政制有其所必守此適足以調和之

（一）Dangin 所著 Royalists et Républicains 有此言、

（二）Bonapartism 班拉巴拿破侖名也、

（三）On m'a assuré que des hommes tels que M. de Villés craignaient plus le bonapartisme que le libéralisme pour l'établissement de la Restauration. 見巴禾 (E. de Parieu) 著政治學指要(Principes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四一三頁、



宗社與革命兩體相厄此亦足以調和之』（一）由斯以談路易十八所假以收拾人心者在調和可知拿破侖爲治之所缺乏卽爲此物然此固不必謂拿破侖之專橫至於酷不可耐也史家執筆且稱其權以僭生尙能正用秩序既復凡嫌疑黨錮之律並皆解除亡命咸歸四民樂業法令確定財政綽然政潮所趨或生對抗亦非不能讓步稍饜其意以歸惟大力所之莫能自屈百事皆可一損及己之權力則不允行伯倫知理曰『以拿破侖初政觀之如其帝運不斬君主立憲容或可成然凡事彼欲以絕對之意行之他體有權彼皆視爲有妨己意此其受病之本一旦失敗所有制度亦與之俱倒矣』（二）伯氏之言如此以證所以稱路易十八者拿破侖不能調和卽其致敗之由益灼然可見求之英倫克林威爾之亡亦同此例請並徵之

（一）Die Charte Ludwigs XVIII. 4. Juni 1814 war ihrem Wesen nach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r alten königlicher Dynastie, welche aus der Verbannung zurückkehrte, und dem französischen Volke, welches die Zeiten der Revolution und der Napoleonischen Herrschaft durchlebt hatte,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n Rechtsansprüchen des früher absoluten Königthums und den neuen politischen Gewalten, zwischen der Legitimat und dem Besitzstand aus der Revolution-Bluntschli's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首卷四百七頁、

（二）同上、



千六百五十五年克林威爾解散國會以後英倫全土在彼一人掌握之中租稅如何徵法令如何立軍警制度如何編外交政策如何出皆由一手擘畫人莫近焉論者輒謂克林威爾暴主也實則彼之所爲與古代君主之暴者又異其趣蓋後者爲暴基於一己之私克林威爾則信教絕眞純以天吏自居欲以所受諸天者強致諸民謂以崇己身之權威非知言者也惟克林威爾自信之力過強以爲己之所行有百正而無一曲人有持論稍異於己者決不容之若謂己稟天性獨全故所見獨眞餘於服己之令以外可無他務也此其根本誤處宜其及子而亡穆勒恆有言曰『人不能無過者也其所得眞理往往偏而不全故非聽反對之議論盡量流行往復比校從而折衷意見之統一不足尙也其在事爲抑又有然須知言論之龐雜與生活之多歧非至人智大進可以認理靡遺茲乃佳徵決非惡象』（一）克林威爾不解此也妄謂己乃知理獨至備道而全美（二）盡壞一國之制度文物以己意代之語之於理寧復可通證之以

（一）Mill's On Liberty 第三章首段、參閱嚴譯權界論八二頁、民國二年版、吾國墨子尙同、荀子譏之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又曰、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此荀勝於墨處、語見天論篇、

（二）盧斯福論克林威爾曰 ....he was too impatient of difference of opinion, too doggedly convinced of his



情宜不相入彼既以橫厲之策盡收民權而自爲淸敎徒宗敎之遭其強制者尤至民心離畔何怪其然且彼討不服也嚴窘異己也迫厭蘇愛制王黨顯之草薙而禽獮隱之月朘而日削欲不潰裂安有幸焉盧斯福著克林威爾傳嘗論及此曰『吾美南北之戰格蘭特既勝彼之所以遇敵黨者絕寬此固不能望之克林威爾獨立之役美之王黨一敗塗地其敗後之受逼拶與查爾士第一既戮克林威爾之逼拶王黨者略同惟華聖頓及當時政家以爲大非秩序一定敵黨之自由同時恢復所享公私各權一律平等克林威爾時代則不然政敵既敗髣髴敗之一事卽爲彼終身受罰之符參政既沒其權所有重稅皆強徵諸彼是惟恐其不畔己而保證之也』（一）克林威爾既大失王黨之心人民厭其專擅亦寖至尤怪者附己之軍隊並乃與己示異習爲讙敹致使克林威爾遣其親信之尤者分置各軍日不暇給蒙克者諸將之雄克林威爾之股肱也而復辟之日首按兵出迎查爾士第二者卽爲蒙克以彼倒戈餘將皆望風解刃

own righteousness and wisdom, to be really fit to carry on a free government 見所著 Oliver Cromwell 二一二頁、

（一）Theodore Roosevelt's Oliver Cromwell 二一六及七頁、

王政之復。不假流血。職是之由。當查爾士入都正位。鹵簿所之。萬民迎泣。此豈故君之足懷。殆由克林威爾之操切過甚矣。平心論之。當時民智未純。大刀闊斧之爲。未必盡可非議。且克林威爾操心制行。皆有精誠。其過激之爲。由於信道之篤。與權謀幽險悖逆無道者。又不同科。徒以不諳治術。不解調和之道。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

凡右所陳。乃以證明大權總攬主義。未能以邏輯之道行之。使之名實相印。易詞言之。前主義者。其在事實。抑在理論。皆無餘地使之自存。事實一方。既歷歷以史蹟相證。請得更就理論約略言之。昔荀子說威有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而致畏。嬴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



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讙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一)他日又論湯武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二)荀兩說非無關也者。則愚謂禮樂修。分義明。舉錯時。愛利形。不賞而勸。不罰而威。非至強至辨至明者。莫之能爲。道德之威。非聖人莫之能及也。愚搜討未勤。史識彌闇。不審書契以來。此類聖人。曾否有之。論者動稱堯舜湯武。然五帝之事。若存若亡。三王之事。若芒若昧。堯舜湯武之治。是否與此合符。亦苦無左證。茲亦不深論矣。惟二千年以還。地無論東西。人無論黃白。凡史家所紀。文士所傳。可以今日人類通性。證之而決其不謬者。於其帝

(一)見彊國篇、
(二)正論篇、



王君長之中。求一至強至辨至明。能爲天下之權稱。如荀卿云云者。果有之邪。抑無之邪。謂曰有之。則誰舉其例以告。雖在萬里以外。愚且裹糧挾贄以從。謂曰無之。則言治必翹一不可有者。以爲之的。此誠栁子所謂聖人之道。不益世用者矣。是亦不可以已乎。愚曩論克林威爾。請卽其人思之。有以明吾說未過甚也。盧斯福曰『世俗之爲說者。輒曰開明專制。信爲良政府。是不然。三五坐談。漫造原則。豈有合於治道。克林威爾之覆亡。卽所以施教於此坐談者也。凡一國民智。差足自由。於時有大力者。出奮臂攘之。代以己力。以爲己力所致。遠勝自由制之所能爲。心誠求之。功亦逾奮。自有專制以還。未有盛於克林威爾者也。而且無成。其他又何足論』(一)其所以然。則前舉人性不全一語。可以蔽之。笛卡爾曰。人類生而不全者也。全者非彼所能思議之物。則民之秉彝。雖有等差。未能絕遠。備德全美。信乎未能。如其未能。一人政治之論。據豈不立。爲蓋。粉穆勒曰『夫人道不知何日乃進。得於最隆。惟今日之人。意與理少合而多乖。故其言論云爲。莫不利爲同異』(二)美人李德曰。統而觀之。爲多數之幸福。計多數人

(一)Roosevelt's Oliver Cromwell 二三六頁、
(二)語本嚴譯(見權界論八十二頁、



之平均意要。愈於一人之最良意也』(一)斯皆透宗之談。聖者莫易。信如斯也。荀卿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道德之威。既無其物。所謂安彊。何所自來。由是奉荀卿之言以往。非爲暴察。卽爲狂妄。而天下之治。乃展轉於危弱滅亡之間。且克林威爾曾以道德之威自期者也。茲不可得。宜爲暴察。暴察之效。在於危弱。然克氏所得。實爲滅亡。是荀卿所計效能。初無準的。以英倫護國之賢。猶且如此。今之頌言神武者。奈何自蹈於滅亡而不自知也。

且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猶有未盡。蓋其所謂威者。無論德暴。要發自一人。致諸民衆。中無間斷者也。必如是也。而後其威之效。始有可言。且必如是也。而後主張斯制者。有其立脚之點。惟問自來專制之朝。其能達於是域。命由君出。一絲不紊者。果有幾乎。間嘗考之。爲專制者。必有賴乎肱肱手足。亦既賴之。其病首中於蔽。一有所蔽。威則下移。威之下移。專制胡有。是專制爲物。實含有自賊性於其中。其制一行。性卽自動。韓非子曰『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

(一)Speaker Read 之言、盧斯福述之、見所著克林威爾傳、

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一) 實則釋其爪牙寧虎所願徒以政性如是實逼處此不釋不能簡公之失德於田常也有不得不失者在也雖至弒身不可避也宋君之失刑於子罕也有不得不失者在也雖至見劫無所逃也何也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能自行其令以致之民而有資夫臣非至失刑必且失德或則兼失刑德而使之用之也韓非之爲此言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彼之於此豈不有審合刑名之說以爲之基然其基不位於人性之所同亦美於言詞而不中於事實其言曰『……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

(一)二柄篇、



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二) 此其爲說非無合於近世法治之精神豈不甚善然今之文明國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質固審判有定員解釋有定義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惟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無弊專制國之法則不然舉所謂法不越一人之意卽意卽法莫能明之果茲一人者亦落形氣之中則意決無衡而法因靡定好惡者人之恆情也由非之言君人者且不得有好惡故其言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噲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豎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戶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三) 夫創

(二)二柄篇、 (三)二柄篇、



設一制首責行之者去其好惡則必假定其人對於斯制初無所容心於其間以無所容心之人施行一制其制必不成韓非能言名數不當立說矛盾如是若有容心是用好也又安得去爲非之言者將曰如專制者以其爲專制而好之也吾情不動也則既不動情實得言好又曰情誠動矣而乃集中惟好斯物餘俱弗顧於是有利吾專制者吾雖惡必取有害吾專制者吾雖好必舍是又不然好惡者生於人心不生於法術人之好專制也其好乃由人心而之於法術今欲其好著於法術從而絕其心理是猶一木既長枝葉扶疏撥其本根而冀枝葉淩空不墜無是道也夫好者何樂也以其所好能發生體質若精神之歡娛也歐洲功用學者邊沁之倫至以好惡爲一切善惡之準愚茲持說姑不務爲高遠惟人君以專制爲善而好之必其事足樂體質精神均因之呈一快感斷無可疑而專制之爪牙厥惟刑賞此非所已言也用刑賞而無妨於樂必也刑其所欲刑而賞其所欲賞也今其言曰爾欲專制當刑其所不欲刑賞其所不欲賞是拂其情也拂情者天下至苦之事也以圖天下至樂之人而律以天下至苦之事此大反乎人性其說必不可通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曰『……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



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斯說也歧令與意而二之則眞知君心者也人臣事君之常情者相待言之卽人君使臣之常情也君非以是來臣將不敢以是往以情召情遂成此象令之所在或爲成規意之所在始爲所欲故得君之專爲君所親愛大臣廷吏不若左右近習循令按法不若優笑侏儒何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一) 韓非不明此理遽造爲『去私行行公法』(二)之談以干人主宜其所如不合身且不保當其窮時發爲孤憤輒謂『……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三) 彼至斯時猶以己說不行乃無黨孤特爲當塗貴重之人所格無由自進反復說明使人主反乎阿辟之爲而遵其法術之道何其傎也夫阿辟之心性也非習也習可移性不可移性卽可移亦移於習而所習者則專制也以言莫予違之習

(一)八姦篇、
(二)有度篇、
(三)孤憤篇、

加諸樂誤近佞之性是猶以水濟水安言移也由斯以談專制之政首生蒙蔽乃萬不可逃之公例一有所蔽則荀卿所謂威者非復人主之威道德既有所不行暴察亦有所不許有時卽欲自爲狂妄亦莫能爲此其結果固不越乎滅亡特其滅亡與荀卿所言異趣故曰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有未盡也

嘗論專制之威下移成於人主之意者半成於當時之勢者亦半韓非任法之說未通其意亦未明其勢前者略如上述後者請得約而論焉夫古來最足害專制者莫如封建柳子厚作爲是論首立大義謂『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不可者易言之『是不得已也』故復曰『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以不得已之情而生不可之勢則其中於專制之利害得失不言可明請更舉子厚之言實之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愚讀至此覺其所見有不敢盡同之者是何也卽子厚著封建之失乃欲以明郡縣之得失者有叛之謂得者無叛之謂愚則曰論有叛無叛不當拘於制之本身而忽視其作用苟吾不能以此絕天下之叛徒使其叛由甲點移於乙點則挖肉醫創之道未見其爲得也子厚曰『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是不然果非郡邑之制失者則人怨之禍胡乃不易起於封建之時戰國之際諸侯之虐用其民奚減暴秦豪強之不滿於其君何讓陳涉



然侯者頓劍一呼民無不應伏尸滿野民無敢尤夫強者之所深惡亦叛耳初不論叛於何起郡邑之制有叛人而無叛吏封建之制有叛國而無叛人叛地不同有叛則等右郡邑者謂無叛吏爲得右封建者亦將以無叛人爲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愚揣秦政初帝衡論及此決策必難徒以前此皆食封建之毒未受郡邑之災故以後者定爲大計不知其計一行禍變立起謂天下大壞由於暴威竭賄此亦似矣實則秦政不失亂亦隨之失政之力僅以速亂之成耳以爲亂之全因信乎無當此其故亦不待智者而明也專制之效首在民怨民怨既衆亂象四萌平時文恬武嬉可云遙制一旦有事非變生之地自有重鎭足相攝制則土崩瓦解理有固然秦郡邑制者中央集權之極則也事事盡收於中央所謂守令本以供天下之劫殺事果如此以論本制可謂得仁秦事然矣歐洲之霸主處心積慮有與秦皇相類曰法王路易十四者所收之果亦同南海康氏嘗論及此『革命共和之事不始於他國而必出於法者以歐洲各國侯權甚大羣侯並強民能小動其一二不能全動之也惟法國剷侯權奪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餘年諸侯未聞有稱兵作亂者皆奔走後宮以希王寵其小侯食邑不



滿千戶幾致飢寒故爾時惟一王獨尊耳巴黎亂民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圍王宮撤衞兵而遷王於市王權一失諸侯無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羅伯卑爾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盡收侯權強侯四布則一有內亂反兵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獨出於法者卽緣法盡收侯權之故也……凡物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專志於剷侯權而不知民變卽從此而生猶宋藝祖專剷藩權而狄禍由此而盛得失相尋陰陽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陰陽消息之盈虛也』(一)準是而談郡邑之制不足以制天下之亂章章明甚行郡邑制同時又薪專制之運勿失非別建大節不能唐之方鎭是也子厚謂唐制州邑立守宰爲宜而以虐害方域歸罪叛將不知將之能叛卽足以證郡邑之未宜叛等耳今徒自州而移於將此朝三暮四之說也自唐以後皆可作如是觀愚爲此論絕非於封建郡邑有所軒輊也乃謂封建之存全出於勢明知其叛莫能去之必欲去之變且立起說在漢之七國清之三藩也或則本變剛終民變卽起說在秦之勝廣法之段敦羅伯卑爾也其後封建之根已絕而強藩悍將相繼而起其理亦

(一)法蘭西游記百五及六頁、

同於是以專制之故保留是物。是物之反響。卽中於專制之身。太阿既已倒持。順逆將惟其所欲。故苟強藩悍將一日不去。專制之道一日不完。果去之不可能也。卽專制之道不可能也。專制既不可能。則所謂道德暴察狂妄諸威。舉無所用。故曰、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有未盡也。

上述種種。凡以明大權總攬主義。以韓非審合刑名之道推之。宇宙間初無是物。本論多陳原理。盡舉往事。讀者或且疑之。請更以今之政局證焉。數載以前。卽聞有開明專制之論。施行未果。而滿洲亡。君制既摧。共和以起。共和者本非一二年所能收效之物。以舉國皆不欲之。不與深試。試未朞歲。殄滅無餘。自是以後。政出一門。威駕清室。凡勝國之所欲爲而不敢爲者。俱爲之無所於恐。故乘時游說之士。爭以開明專制歸之。而當塗之人。亦復以此自許矣。（二）其實果何如乎。夫言開明。宜莫若荀子道德之威。此其斷不可得。前已詳證。卽質之時彥。亦未必敢證其然。拿破侖克林威爾。乃吾人之所

（二）昨年解散國會之時、北京亞細亞諸報、羣稱總統爲克林威爾、總統對路透社員言、以墨西哥底亞士自居、



懷想而以頌禱當局者也。此兩人不解政術。自取滅亡。束縛馳驟。尤無民福。茲亦不論。惟以拿翁愛國之誠。克氏操行之正。謂當局者足相伯仲。答者然否。已不一其詞。是開明者本不可期。有之厥惟專制。然一言專制。韓非之說。實據邏輯不拔之基。苟或不然。卽爲自殺。專制者不可以意亂者也。能以意亂。卽不成爲專制。而今何如者。洪述祖之殺宋教仁也。刺探政府之意而爲者也。而政府不能以制正意。至甘爲僇人受謗而不恤。專制云乎哉。（一）專制者不可以勢撓者也。能以勢撓。卽不成爲專制。而今何如者。張勳之掠南京也。逆料政府無如己何而爲者也。而政府果憚其勢。數十萬生靈之衆。至不能易一武夫。專制云乎哉。夫專制之主。不能自司其意。使人不窺。則主必壅蔽。下且無忌憚。各私其私。而主者一人孤立於上。韓子所謂亡國之廷無人是也。專制之主。不能善處其勢。使己不讓。則外必有挾。而內不能行其令。既縱之後。收攝無從。賈生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是也。茲二象者。凡有目者皆所共見。初不待廣搜近例而後可

（一）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加衣於君身而得罪、韓非爲之言曰、「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今越官殺人以僇辱主、且不得加衣者之罪、近且徜徉京津之間、與貴人游宴、道路側目、法司不敢問、此實言專制者之辱也、



明。苟大變猝生。專制以此不保。乃所自求得之。其又何怨。惟長此已往。或倒專制不得其法。國且魚爛而亡。中其禍者。終在吾民全體。憂時者徘徊審顧。以爲時至今日。非有統籌全局之計畫。不足以救吾國之急難者。凡以此也。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苟在十八世紀以前。民政未萌。學說未轉。則吾惟有從申韓法術之謀。採李斯督責之論。志在君權。期於絕對。雖不可得。亦且爲之。而無如今非其時也。大凡一意之生。生必不滅。一象之進。進必不退。有時見爲滅爲退者。非眞滅而退也。乃正其迂回宛轉。所以爲生與進也。今者吾以一人政治最古之邦。被以多數政治最近之號。爲生與進。遽至終端。於時舊勢尚存。則促其生與進者。就於迂回宛轉之途。乃題中應有之義。惟若抹撥新機。一意復舊。則大背天演之道。必且絕脰斷臏而亡。斯賓塞曰。『蓋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其法制則良窳雜陳。其事功則仁暴相半。其宗敎則眞妄並行。此雜而不純者。吾英之所有正如是也。其衝突齟齬。自亂其例。上自國政。下洎學術。所樊然日多者。卽以演進方將。損益之以與時偕行之故。義理法制。古之所謂宜者。乃今以世變之更新。而適形其不合。且是之世變。往往卽爲前時義理法制



之所生。特世變矣。而新者未立。舊者仍行。則時形鼽鼿。設圖新而盡去其舊。又若運會未至而難調。此所以常沿常革。方死方生。孰知此雜而不純牴牾衝突者。乃爲天演之行之眞相歟。』（一）斯氏之言。卽所以著調和之精要也。（二）然則救專制之弊者。其惟調和乎。調和者兩利之術也。愚曩論之法蘭西未革命以前。彼邦賢者腐心於包本主義。謂卽爲包本自身計。亦當改良。今於專制主義。愚亦云然。

抑調和者兩讓之謂也。前言吾國共和不能築於調和之上。有兩原則爲之梗焉。一曰大權總攬主義。一曰共和建設主義。是宜雙方並議。而講其所爲調融和合之方。乃本論至此。皆所以掊擊前主義。使失其根據。而於後主義且未一論焉。知且爲讀者所誚責。顧論之非一二言所可了。本篇幅窄。吾病未能專篇究之。請俟異日。惟於此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言調和。凡以立爲國之大經。非於何派何人有所粘著。人或以愚條舉

（一）語依嚴譯、見羣學肄言三四六頁、商務印書館三版、原文見 Spencer's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三九六頁、

（二）原文本明著調和字樣、嚴譯以他字代之、It can 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 alike in institutions, in actions, and in beliefs, 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ses English life, 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a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近政謂以是業望之現政府穩和者以為可行激進者從而詛呪愚均笑之夫苟現政府自審其病從而轉圜冀有合於悠久可存之道固非吾論所能拒若謂現政府恣睢太甚罪惡將盈吾惟厚其毒以速其亡斷無為之借箸使得自脫之理因謂本論為不當有未免太愚愚言調和論其理也未著其方也吾惟問調和之理是否可通並不問調和之方將於何出前者邏輯之事後者醫術之事愚此論乃慕倍根並不自稱扁鵲也吾惟論調和之道於今為宜並不謂調和之機即今已熟前者乃學者之事後者乃政家之事愚誠願為斯賓塞而不願為米拉波拉飛咽也且前言之調和生於抵力今之抵力安在以政府之道推之又豈容人以此迂闊不近事情之談攖其意志而未已也調和首義在發見新舊之媒使之接搆其在吾國現政府未足代表舊革命黨亦未足代表新一言調和運思僅及於口耳四寸之間亦何其隘現政府為自存計固利於調和苟不知焉終於自覆革命黨起而代之以史例證之此代之者專制未必不如曩日時則吾調和論之有用亦猶是也不然而見夫國內情感之未融利害之不一因悟橫厲無前之策之未可遽用尤吾調和論脫穎而出之時也愚言調和生於抵力而抵



力無定式其所自出復無定向苟於革命黨以外若而力者忽也異軍蒼頭特起見於國中排大力者以去而將所有政象規之使正國基以穩民困差蘇亦非絕不可有之事是亦吾論適用之處也愚固言之今日政局惟一解決之法乃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為國憲演為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能為抉擇斯乃愚之深望讀者留意及之者也

愚擬著調和立國論力排兩說一基於大權總攬主義一基於共和建設主義右為篇上敷陳前者後者將於篇下明之後以人事執筆未就亦遂苟焉未續昨檢舊篋得殘稿數幅即附於此以暴愚之頑惰且策其方來也讀者諒之

共和者政想之最高者也苟得如其想而致之事豈不可尙惟建國不如築室築室可以自由擇址而為之鳩工庀材一任己意而建國則否國家者既有一定之土地人民復有特殊之歷史族性易之不能絕之不可於斯本吾理想之力創為政制以覆於上亦惟視其土地人民歷史族性所能受之量斟酌損益以出之而後足以為



功不然將不至潰裂無可收拾不止

此觀於法蘭西往事而可知也當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時首義諸賢所倡自由平等博愛三大義心誠求之未遺餘力及倫的諸子不論即殘暴如段敦由其慷慨就義視死如歸以觀可見其橫厲無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張者鄰於絕對與社會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勢惟掃除一切障礙絕其本根而大禍起矣史家梅依曰『終革命之年與自由依稀相似之物吾未之見各黨相繼乘權以興果胡自乎則鬨也破壞也暴徒也恐怖也斷頭機也陰謀舉兵也武力壓迫也如斯而已矣』(一)展轉相乘大權集於拿破侖一手梅依又曰『拿破侖者處心以剷除各黨為快無論何黨彼皆不認任何原則彼皆不承私慾填胸野心滿腹其所以治法蘭西者一劍以外蓋不恃他物矣當是時也民黨健者已覺共和掃地無餘而人民以飽嘗革命之苦及鑒於民主失政之非遂於武力專制之胡以為險遲遲未能即悟……

……迨帝制已成人民所被之專制甚於包本萬萬而亦隱忍受之無敢訾嗷……新

(一) May, Democracy in Europe 上卷二一八頁、



聞之自由已無是物矣至是更禁刊焉議會已馴極矣至是更廢公開焉法律何由通過全然不聞其聲惟勅令一頒天皇之意昭然可曉……法蘭西者蓋已全然吐棄革命矣……夫革命以無量之血肉成之至是已空無一物共和魁桀人僇辱之至不値一錢而凡革命榮光有需紀念者即覓一會一詞亦不可得矣』(二)若是者何也曰共和主義之反動也

此主義者以行之走入極端釀成帝制而第二次革命又復蹈之且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成功勞動者之力為多其所理想之社會組織尤與現制澈底相反莫烈曰『社會組織之根本問題嶄然顯露於世以千八百四十八年為始千七百八十九年尙無是也以此問題密密籤答製為原則編為法式茲誠嚆矢未之前聞不僅著述為然而人民通感亦正同其奔放曾見千百為羣人人挾一烏託邦之迷夢爭集街頭求通其志流血斷脰所不惜焉夫公安衆福有其玄想由是演繹樹為斷案律以情勢自不可通今理想新羣輒欲建之於上實際政治輒提與懸談浮熱同科昔者

(二)前書上卷二一八至二二四頁、

穆勒嘗取而評之矣（以下皆穆勒語）法蘭西政治之通象類爲格言成說之所彌綸此種言說奉爲最終前提從而籀繹以應於萬事是之謂邏輯是之謂一貫以例證之彼之言曰某法當採以其合於某原則吾政體所由創立者也某法當採以其無背於主權在民之原則也吾可得爲之答曰果其原則合於實事亦必於理論無乖以主權在民言之彼之足爲政制之基必其政制由斯而創爲利甚廣雖然未有政制能舉一切之利而有之者也有其便者卽有其不便者政性使然無如何也且其不便爲因既明從而正之不能取道於因以爲方法則爲政不拘墟於普通原則較之拘墟者爲有益於實際從可論也』由斯以譚絕對之義之不可倡顯而易見而法之革命者主之反動一生而魯意拿破侖稱帝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法蘭西關於勸進請願之事作爲報告曰『政情大擾之後國民每惟強者是歸昔亞克迪扶征服者爲王以其厭惡內亂也拿破侖之作帝雖乘馬侖哥之戰捷亦以革命狂潮靡所底止也最近國情險惡國人捧其蹎倒之旗奉之魯意……是亦無他當一民族困於亂政旁午搆煽如暴風雨之不時而至其必然之反動則相率歸於能復秩序保



安寧之一人而已也』其後魯意之政足以饜法人之望與否蓋當別論惟元老所言謂於當時之心理大相刺謬亦不爲知言矣

## 政治與社會（四年六月）

梁任公在大中華雜誌作『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一首以申明政治基礎在於社會之說前輩爲文豈敢妄施駁義雖然愚愛前輩愚尤愛眞理爲中國前途計不敢嘿爾息也

作者爲此文時預料必有起而駁之者乃先爲讓步之詞曰

> 設有難者曰今日社會種種罪惡強半皆政治現象所造成政象不變其導社會於下者且不知所屆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乃如捧土以塞孟津雖勞何補此難吾固無以應也又難曰社會事業強半須政府積極扶助啓發然後能成卽不爾亦須消極的放任乃有發榮滋長之餘地而在惡政府之下時或不惟不助長之而更摧殘之則所謂社會事業者何由自存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更難曰社會事業殖其萌蘖已大不易而政治現象既予人以不安一有變故遂見破壞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誰肯從事此難吾又無以爲應也

由右觀之作者主張政治基礎在於社會而社會基礎繫於政治之理由同時亦承認



之惟於今之政治無法可設不得不轉而訴之社會冀先植政治上不拔之基此其用心蓋亦甚苦然欲爲此當先假定一前提焉政治與社會兩兩離立爾爲爾政治之事我爲我社會之事俟吾社會發達至於可以加力政治之時再行結合以建新國則試問此一前提果得立焉否乎由作者所設諸難以觀蓋不得立也不得立則亦惟有反乎作者之言謂今之社會無法可設不得不轉而求之政治以廓清障礙社會之源而已此種斷案寧待愚立手作者之文於夾縫中讀之將見腦際立浮此想皎然而無疑今請駢兩說而觀之則見政治不良由於社會不良社會不良又由於政治不良互相爲因互相爲果雖然此兩因者果絕對者乎抑或與他因並著者乎果絕對也則互限改良之事於不可能天下丏詞之大莫過於是作者決非謂是也果並著也則當熟察並著之因與本因之大小輕重何若而後可決改良之事當從何始如社會之不良政治其本因也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政治之不良社會其本因也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苟若社會不良之本因小且輕則改良之道可以不從政治著手否則不可避如政治不良之本因大且重則改良之道不可不從社會著手否則非所急此中消息乃須



詳參抹殺之論似未足以解決此題也

今作者避政治而言社會同時又確言政治不良愚以作者平昔之理解力推之決其所欲改良之社會不過政治不良之一因而非其全因則此一因者較之他因其大小輕重何如乃愚所亟欲聞者而作者俱未之道唯曰『今吾欲問當世之言論家爲欲與政府當局諸人言耶……則吾敢信其決無反響』是則今之言論家不當倡爲政治改良之說者徒以政府之不見聽耳非政治之不當或不必改良也愚則以謂某論之當倡與否是爲一事某論之見容與否又爲一事若必料定吾說之將見容遂從而倡之此胥小逢迎或策士摩揣者之所爲豈足以當獨立言論之目言論家之天職亦在使其言論與時代潮流相合可以見諸實行已耳至眞獲實行與否非其所當問也果不獲行此他人之咎於言論之眞値何與也且言論之眞値每以不獲實行而愈見其重賈誼陸贄蘇軾之書皆是也至其言有系統枝葉扶疏之文志在當時而亦目送來葉梨洲之明夷待訪卽是其倫歐洲盧孟諸儒其言何嘗及時見錄於世莫烈曰『倍根之言敻絕一世卽其所志之高騫出語之名貴已挾有一種實力以俱行吾英之所

以爲大者此也』(一)是故言論者本身具有眞實力量政府採而用之自爲其所願欲而必以政府採用爲的愚殊未敢以爲然也且也正當之言論不僅不當刺探政府之意以爲張弛有時正惟政府雅不願其流行宜更高其鼓吹之職此見理之眞有以迫之使然非必故與政府爲難也是故吾人亦問吾之言論正當焉否耳如其然也吾徒因他人之不善此從消極一面消阻之與夫他人之厭惡此從積極一面摧壓之厥罪惟均以其同遏正言讜論之萌也吾人其忍爲之哉(二)

作者所理想之社會謂『必由生息此國之人民分任此國之政治其人民能知政治爲何物能知政治若何爲良若何爲惡其起而負荷政治者人人皆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人人皆有爲國家行良政治之能力苟其心有不誠力有不逮者將不能見容於政治界夫如是良政治可以得見』此種社會誠爲良矣然以歐美社會程度之高其實際是否能如作者所言愚猶以爲疑問今求之吾國不得而遽以政治罪惡全

(一) Morley, On Compromise 十頁、
(二) 語意略本莫烈、



然諉諸社會謂非獲此政治可以不談愚誠不解作者平昔不涉架空之思胡乃今有此論夫政治之本固在人民而謂舉國之人其智足以辨別政治良惡始有良政治可言斷非篤論不必言全數也必待多數得此而政治始能圖良亦不必然蓋人民爲物於政治上產生意味必爲選民苟其國民智未高可以使其選民團體特別縮小當世文明各國固仍行少數政治耳以齊民智量之高低定其國政之善惡此政客門面語非實際也大凡政勢所趨其樞柄握於國中優秀分子之手同時無何種阻力使之情渙而機停則政治良否則爲惡故卜政治者亦視此種優秀分子之地位之情狀何若已耳普通人民固待別論也今吾之民智誠低然不得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今作者之所以絕望於政治果此一部分子未盡其用也耶抑盡其用而仍無望也耶後者愚欲無言如屬前者作者惟當先行求盡其用不當遽爾走入範圍廣漠之民智問題今假定作者之言自挾其邏輯之力以行而民智頓高矣然高者比較之詞特在今日所定合理之選民範圍以外更收新民幾許而此較大之範圍中亦終必聽其一部優秀分子蒼頭特起果此分子不得其用卽人人皆智亦如散沙不復可摶故知社會



中樞人物必使之出其才智盡量流通無間於羣化之淺深而要爲立國不易之素作者曰負荷政治者必人人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在愚觀之人類爲不完全之動物縱有誠心決非絕對而政治爲公開之運動縱無誠心亦有一定必誠之域督之使莫能逾是在國有良法制以夘翼之使人求誠之心日日向上斯爲得耳不當曰誠尙未至不得言政治也愚嘗游北京政海又嘗出入歐陸名邦如法之德格賽英之雷德佐治求之吾國政事之林未必無人得其髣髴而一則號稱政雄蜚聲全球一則齷齪猥猥同國之人猶且戟指漫罵是不必人之度量如此相越實乃政制迥別法度不同人之組織使從政者不得不誠尤才者誠尤甚誠尤甚者位益隆焉吾之組織則使從政者不得不詐尤才者詐尤甚詐尤甚者處益顯焉向使德格賽雷德佐治與吾之齷齪猥猥者易地而居其所成亦必適與相反故政治之良惡人才之成敗於是乎繫決不爽也至言能力其無一定標準義亦同此夫政治能力當計全體之量不當任取一人以出類拔萃之德衡之而無似遂以玆力爲未充夫政治猶貨棧也而能力則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能力以入政治爲的(二)有力一分未入之政政已有虧政之所出



排力泰半時日蠹政是故良政治者無他以其能創爲一組織使其國中智勇辯力之士隨其才之高下鈍銳所宜直接間接以施之政無有毀傷亦無有放棄而已矣今吾國之政象果有才未入於政之爲患乎抑盡入於政仍形不足之爲患乎後問姑且不答苟確見國中發生一種魔力使一切人才悉陷於跅弛無用疲癃不具之域今不惟魔力是尅而曰無才無才愚竊疑爲不見輿薪之類也矣且良政治非可一蹴而幾國人政治能力亦惟從政治上以陶鎔之始漸次可見作者忽視此點愚尤爲之歉然後當詳陳玆姑不贅

作者論今日政譚之不應有其重因乃無緣有反響及於政局而政譚本質之不足取亦並及之其言曰『吾國至今蓋未有所謂輿論者存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吾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而眞足稱爲輿論者大都不正當不適應卽吾儕所抒區區之己見其果爲正爲適與否亦良不敢自信』作者自爲時論斗山撝謙如此以愚文行無底豈敢妄贊一詞雖然作者之言以補偏也補偏者往往已亦有偏請得一

(一) 語意本穆勒、

細論之

輿論者有其邏輯之境有其外賦之形邏輯云者全社會純正心理所應有之表章外賦云者國中一種言論所偶被之形式二者合體固爲政想最上之的標然卽在當世文明諸邦且不得言合況於吾乎夫輿論者究其極而言之當成於國民之總意總意非能以國民各個之意如數目之相加而成故輿論亦然是必有一部導領社會之人焉時時以製造公論爲事苟其言出犁然有當於人心爲一般辨理之人之所順受則所謂輿論者成矣莫烈者今日之穆勒也論事明銳無倫其言曰『人之觀國不必觀其常人之思想狀態而惟觀其非常人蓋民生向上之徵當於領袖人物或將來之領袖人物求之而國民之健全與否卜之於其代表者之言論與夫認爲首領者之行爲卽已足也』（一）今作者謂吾國無所謂輿論者存果邏輯上之輿論無有乎抑外賦者無有乎觀其評隲今之輿論指爲不正當不適應知所指爲前者無疑既前者矣則所謂無有者非眞無有也乃彼隱於所處邏輯之境吾無道以覓取之使見於世也由

（一）Morley, On Compromise 九頁、



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覓取乎抑否乎果覓取之又是否宜由吾輩任其責乎凡此諸問料作者必爲正答愚敢復爲作者瀆曰覓取邏輯應有之輿論斷非可咄嗟而辦也其中有本徑之宜履者焉有迂路之宜迴者焉有歧途之誤入而旋出者焉作者曰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是豈不然然吾儕果以探求輿論自任此任舍吾儕亦莫他屬因乃搖筆弄舌以上則其所搖所弄雖不必卽爲輿論而得與於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固決然不欺故苟探求輿論不可以已也卽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亦不可以已也正云適云不自信云云豈當以是自餒哉

作者於此尤發爲駭人聽聞之論曰

吾最近乃深覺此種政論其極容易發生之惡反響有二焉其一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乃嗒然若喪頹然自放以致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皆流爲厭世一派此一種惡反響也其二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於是乃激而橫決日圖推翻現在之政局或革變現在之國體以陷國家於奇險之境此又一種惡反響也第一種反響既已可傷第二種反響則尤可懼要而論之在今日欲作政譚無論若何忠實穩健而終不免略帶第



一種激刺煽動之性質吾則以爲在今日而爲政治上之激刺煽動則國家所受者實利少而害多

討論此題當先問『此種政論』究爲何種如其髣髴盧梭福祿特爾之所言聞之者又毘於叔本華之所性則第一反響是或有然如其主張有若瀏陽譚氏之言曰『華人愼毋言華盛頓拿破侖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憾焉』又曰『世亂不極亦未由撥亂反之正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則莫若速使其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一）則第二反響是或有然今作者所欲止之之政論二者有一於是矣乎果不有之而厭世一派與夫亂暴一派仍不絕於國中則其因必別有在而非『此種政論』之咎也明甚大凡攻人之說者必先儲一說以待之彼一棄其所信則可移其信以卽於我消極之反對無當也談士以今之政象爲未安作者非之得毋作者以今之政象爲安因勸誘天下談士相與安之也耶此有以知其不然也果以爲未安未可以爲安亦未可作者究有何法能覓得一『安身立命之地』與之也耶

（一）仁學之實、



間嘗論之一國之人所有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各各不同果不同者相持至於極端勢惟訴之革命以求解決然革命危道也有識者率圖所以避之避之之法奈何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差足自安而已不當執不同者而强同之也安之之道奈何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在國法範圍而不至惹起革命以內使之充分發展而已不惟不當强同而且有貴夫尙異也是故近世憲政之精神在乎國家認容合法之反對德之學者黎白丁年亡命於美因爲美人講學數十載稱宗匠其言曰

反對者適法者也故反對不可無反對惟以不至變爲徒黨陰謀爲限在此限內皆爲有益有時政府之舉動違反國憲使國家之獨立瀕於危殆此種反對爲力尤宏如查爾士二世於千六百七十年與法蘭西締結條約當時爲英民者舍反對外殆無救國之他途也故適當合法而誠實之反對一失政治上自由之擔保卽與之俱失因之少數者常被壓抑暴政常見流行蓋意見有如空氣任其自由膨脹毫無害處一壓迫之而非常之害生矣

國無適當之反對欲使自由與平和及秩序並行不悖殆不可能中古時代之共和

國種種禍變相繼而起職是故也總之反對在朝者之意見而因被指目爲反亂受種種之敵視逆遇若而國家必不能安昔時攻擊大臣宰相者每受追放或處叛逆之刑……卽行專制的民政或貴族制猶不許公然反對所謂反對黨徒有其名若眞有反對之行爲則且立見放逐洎夫近世代議之制旣行則若視反對爲叛亂從而罰之非政府志行薄弱之爲卽私黨把持國柄所致非善良誠心之國民所能堪者矣

多數者果常正當乎此決不然也惟其不然則反對之事爲不可乏……故共和國之自由其根據安在亦曰少數之一部分甚且一個人有無限之權利得以適法之手段運動多數使之從己而已故共和國之安全與謂基於多數者得其代表寧謂基於少數者握有運動多數之權蓋正義云者決無僅存於多數一方之理且多數之勢力日見增加而反對愈見其必要愈見其適法誠以非此無以爲專制之藩籬也試觀文明政治諸史其所著錄何在非少數人士停辛佇苦積日累月所變更改進之事爲夫多數之意見誠足代表一時之輿論而不可謂此卽公論公論者乃社



會之意志由一部應時協理之士表而出之者也輿論則不然誤謬無知恐怖激昂自負種種皆常人之所易有社會人衆之意見因而有誤良不足奇至於公論其一定成熟之意見關乎事項者非斟酌事情固難判其當否若夫理論上之建議則一人之說駕乎全社會所見之上者往往有之要之輿論者以社會人衆各各所有之意見相集而成（一）公論者社會全體之意見以討議論難之結果而出此其大較也……

吾曩言之爲國民者必也尊重公論果無正確強固之理由可輕視之以上則不可擯斥之若本侮慢之心從私利之點以圖抹撥公論是殆與置身社會之外無殊故當兩黨相爭各陳所見欲吾判斷期於公平最宜以其意見視若歷史所記流傳至今全與一切私利絕其關係而純乎由衷施其斷案矣（二）

（一）黎氏所詁輿論、與愚所詁微有未合、蓋彼以輿論與公論截然分離、而愚則謂輿論爲公論之外形、公論爲輿論之邏輯、非公論之輿論、乃外形具而邏輯不具之輿論、非輿論之公論、乃邏輯具而外形不具之輿論也、

（二）Lieber, Political Ethics 愚行篋無此書、語從日人澤柳政太郎譯本（政治道德學）錄出、見下二二三頁以下、



綜上觀之反對之權乃國民所共有苟不至危害及於國家「有眞宜反對之政府可得十分反對之」（一）縱令政府所事舉國風從而吾見爲不安且可本一人之意見以發言而抗論語語見的無可致疑夫曰反對當以不至惹起革命爲限其在他一面是不啻曰苟不聽人反對革命之禍將由是而起也觀黎氏所謂非常之害與夫中古時代之種種禍變可以知之此固不必憲政之規而亦一切治道之要故子產不毀鄉校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信如斯也苟爲政者無背於普通治道之理則國中果有『忠實穩健』之政譚方且歡迎之之不暇而何懼其『激刺煽動』之有若夫政府並普通治道而不知之或知之而故背之也則其激刺煽動國人此種忠實穩健政譚之力決不敵其政治本身之力之百一（二）作者如慮風雨飄搖之國

（一）亦黎氏語、

（二）愚聞談革命者、以東京之民報、上海之民立報、於推翻滿清有奇功焉、然其力寧足比之奕劻當國時之一足跡哉、愚自維齔論政、卽見革命與不革命之機、純乎操之執政、癸卯在上海蘇報、曾著「論中國當道者皆革命黨」一首、



不堪再有變亂也與其忠告言論家毋寧忠告政府何也今之力爲所以激刺煽動國人者固在彼不在此也今後變亂將以何時而發抑或竟爾不發均不可知惟若不幸而發作者從而爲之言曰此爲忠實穩健政譚者之咎愚時或頭顱已斷亦必發憤答曰非也

至言厭世愚益不解作者所語爲何醇酒乎婦人乎鴉片煙乎雀乎撲克乎凡此皆厭世者之所爲適朝適市到處遇之是豈皆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一『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而終不可得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乃嗒然若喪頹然自放』矣乎果此厭世者於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以外尚有餘暇寓目於『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焉』矣乎如曰此醇酒者婦人者鴉片煙者雀者撲克者而總次長而督辦而局長而其他其他不足以當厭世者之稱則不總次長不督辦不局長不其他其他而醇酒者婦人者鴉片煙者雀者撲克者其足當厭世之目果至何度如曰醇酒云云不必厭世者必有之象也則總次長督辦局長其他其他不醇酒者不婦人者不鴉片煙者不雀者不撲克者或則不總次長不督辦不局長不

其他其他而不醇酒者不婦人者不鴉片煙者不雀者不撲克者其足當厭世之目又至何度若眞有一分厭世之意存於其中是果忠實穩健之政譚有以致之然乎抑別有他故乎凡此諸問不屑屑剔剝不足以爲本題正當之解決嗚呼作者其愼言厭世以媿我國人矣莊生曰『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之熙熙攘攘者方據腐發嚇之不遑而厭之乎哉而厭之乎哉

作者概括政譚之種類區之爲三而以三者皆爲無用一曰臧否人物二曰討論政策三曰商榷國制如斯言也則人物也牛之羊之政策也東之西之國制也驢之馬之皆非吾之所問吾所問者惟在社會姑無論社會不能舍政治而獨立也卽令兩不相妨吾且下魏闕入江湖不知理亂不聞黜陟俟社會之事竣而後轉卽政治以求改良則第一條件在吾欲改良之時尙有所謂政治供吾調度易詞言之吾人整頓社會事業期間所有可牛可羊之人物創爲非驢非馬之國制行其不東不西之政策而其國尙可不卽於亡也作者能爲此保證否乎不能爲此保證而輒禁人之臧否焉討論焉商榷焉則昌黎氏之言曰『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



觀』於今不値一錢之言論家誠不難聽命惟謹矣惟作者試舉目曠觀二十世紀地球之上果有尺寸之土能容此牛牛羊羊東東西西驢驢馬馬之怪物焉否也今請就作者所舉三項分別論之所見與作者有同有不同與當世之言論家亦有同有不同也

人之恆言曰人才消乏愚則甚非其言蓋所謂消乏者必其用之不足而後云然也吾國才雖不多果得曰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此童子可得而答曰否也如其否也當曰人才遺棄尙何消乏之云又吾所謂用者非執一人而字曰才因而被以章服崇以官階而卽了事也是必盡其所能本其邏輯所行之路充分施之於政而後可號曰用用於正面爲行政官用於負面爲反對黨固不問也今負面無論矣以正面言若而總次長若而督辦若而局長若而其他其他上焉者以其『有涯之精力……悉疲於簿書期會朝命與出晩就牀瞑』如作者所云下焉者日夜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如愚所記果得曰此之人才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此童子可得而答曰否也如其否也當曰人才敗壞又何消乏之云此固非謂人才眞不消乏也特此之云



宜在爬羅剔抉彌形不足之後今當遺棄敗壞之秋遽爾揭櫫則嫌太早夫遺棄與敗壞二者爲害孰烈曰後者爲烈以在遺棄充其量不過排除人才之一部分使出吾『貨棧』而已餘一部分吾猶得收其用也若夫敗壞則影響廣被舉天下無一才之可用矣舉天下無一才可用吾從而臧焉否焉此誠『派別萬殊要皆牛羊無擇』如作者所云故作者不持臧否論愚亦向不持臧否論作者謂『臧否人物者蓋偏信人治主義以爲政象所以不善皆由不得其人吾以輿論之力排蠹政之人而去之政斯理矣』當世言論家或爲是說若愚則未嘗有此夢想也故就茲點而論愚與作者所見蓋無異致而所異者則作者謂當聽其自然愚謂現狀必所當易蓋人有其人性亦有其獸性惟才亦然才有其才性亦有其不才性人居良社會人性強而獸性弱居惡社會反之才入良政治才性強而不才性弱入惡政治反之今吾國之人才作者視爲一邱之貉者無他乃幾經磨洗善質全銷而人人之不才性等量發展而已其量既等故作者之言曰『當局有力者果能因吾言而解職則吾之志其可謂遂矣而繼其職者究能如吾心目中所期耶吾信其決不能也且舉國中有能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耶吾



信其決無有也』若夫從其才性而言則假定『非將內外大小一切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以上而謂舉國中至無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苟非自欺寧非自棄愚曩言人才敗壞敗壞云者卽排其才性而伸其不才性之謂也於此當知不才性之爲物不肖者有之賢者亦有焉故國有惡政治而排而伸極其開闔動盪之用不肖者無所逃賢者亦莫能免作者舉國所認爲賢者也而一入政局乃不盡饜人之意望之者廢然作者亦頓忘所處何境惟一變爲什匿克之論以騁其悲觀齊物之談謂『吾亦世人所指爲場面上之一人吾亦常爲彼臧否者而吾自視在政界上與人比較眞牛羊何擇也』則試問作者所謂政界上之人乃才性之人乎抑不才性之人乎作者以己與之比較乃才性之己乎抑才性不可得伸之己乎不此之辨而舉一切之人無賢無不肖投之一爐而共冶之且復以己入焉呼牛而牛應呼馬而馬應以此種犧牲之精神祇圖破一臧否論誠爲勝任愉快矣顧回想當今政情果如之何始得善其後耶愚爲此說並非爲臧否論張其辯詞苟政治組織不良吾卽否其不才者臧其才者而有效才者亦浸假與不才者同流而合污其又奚益等是不才更無論矣區區之意乃謂

無論才之大小賢佞何若。而既有其才性之一面。卽當設法保之使勿散亡。才性既張。不才性自爾退聽。自來論人才者。以才不才分人而字之。某也才宜進。某也不才宜退。此之進退。治亂存焉。故曰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消。小人之道長。君子之道消。臧否之論。卽以此爲其根據。若近世文明政治則不然。此種政治可治而不可亂者也。雖曰政以人舉。而乃有一定不易之政式。君子用之無多長。小人用之無多短者也。故今之政治道德問題。不在陟才而黜不才。而在合大小各類之才而抖擻之。使之共呈其才性飽滿之德。平情論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苟其國有良制。使人共由。賢者益見其賢。不肖者亦安至甘爲不肖。民國初元。始行民政。國中富於朝氣。爭自濯磨。官僚有勤求法制之心。士夫亦斂其邪侈之習。苟迎此新機。稍得其當。國政之壞。亦安至茲。卽此可知制度更新。足以發揚國民善性。故今之人才敗壞極矣。其救濟之法。誠不在臧否。而在改造。而改造人才。又不外於創設新治矣。作者闢臧否論。而乃安於現狀。不爲一籌改造之方。不惟不籌。而人所恃以爲改造之地者。且極口嗤爲無用。此種全然消極之『指針』。愚病未能受也。



政策者。一至廣漠難得正詁之名詞也。大凡國家機關與夫國民種種行爲。志在表見國家眞正之目的者。皆曰政策。政策有毗於理想者焉。有毗於實際者焉。是爲二幹。幹之下有支焉。支之下復有小支焉。今卒爾曰討論政策。所討論者果其幹乎。其支乎。抑其支之支乎。不此之辨。而統括一切討論。譏之爲無用。未免太泛。夫幹不定而討論支。支不定而討論支之支。誠無益於用。蓋本撥而枝葉從之。未有徒綴枝葉其本得立者也。設有人問曰。平政院之組織宜如何乎。愚將不答。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乃其支也。又有人問曰。幣制局之存廢影響如何乎。愚亦將不答。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乃其支之支也。大抵國是未定之國。所有規畫。皆苟且顢頇之爲。不足以當政策之目。從而論議。了無意味。作者詆其『未爲知本』。愚意亦同。然則所謂本者何也。作者曰。『今之中國。非無良政策之爲患。而無實行良政策之人之爲患』(一)是所謂本者人也。此於原理本無所誤。惟以概之吾國。似猶未然。今之平政院。謂之不得其人。非持平之論也。而平政之事莫能舉。前之幣制局。謂之不得其人。非持平之論也。而改良幣制之

(一)原本無之人兩字、當是手民脫略、



事不能舉。是知無人爲患之外。所患更別有在。此其故作者亦言之切明矣。『蓋政策之爲物。不能各各離立。此策與彼策之間。聯屬至爲緻密。先決問題。層層相覆』。雖然。此種聯屬問題。橫者乎。抑縱者乎。易詞言之。果與本問題並立。大小輕重相彷者乎。抑立於其上。其大其重。逾於本問題倍蓰者乎。由前之說。甲策之不行。徒以與乙策有連之故。是卽兩策而並論之。或討論一策而注意於他一策不絕。斯可矣。絕對抵排討論甲策爲無用。尚未當也。獨至先決問題。跨乎其顚。本策爲支。而先決問題爲幹。苟先決者不決。本策之無庸討論。本策與他種聯屬並立之策。俱無庸討論。庸童小夫。可以曉然。然此亦非消極的放棄。特移其討論之點於所當先決者耳。先決之策。亦策也。絕對抵排討論政策爲無用。亦未當也。至曰『報紙上討論政策之文。絕非當局者所能寓目』。此其過以成敗之見。自限其設策之方。前已論及。不必覼縷。要之一論之是否當發。全視其本身之眞値。而不視外緣際遇之如何。全視發者自信力之淺深。而不視人之信我將至何度。大抵一論確能立爲系統。宣言於時。卽其論十分成熟。如筍斯茁之候。我之獲有此論。有條而不紊。其事決非偶然。他人姑不具論。在我信其能行。則此論



出世之途。已得正向。世賴先覺。卽賴夫此。若乃從而閼之。人類失其天職之事。蓋莫此若矣。(一)夫人類之所以異於動物者。亦以不爲形骸所拘。而能自定其適於境遇之行爲而已耳。定此行爲。由國家觀念推之時。曰政策。故政策論之前提。乃在容認個人之自由意思。(二)此種自由意思。能爲充分健全之發展。而國家之演境。於以高華。此其中有當注意者。則自由意思發展一次。而國家狀態變易一次。變易之度。視發展之度爲衡。無或爽焉。當其未變易也。所表意思。必與前此政狀不能相入。惟其不入。故曰自由。政府者。明明爲時勢所局者也。於斯時也。苟吾人意思。必處處與政府合蹤。逆料政府不以爲然。吾卽不論。是全國之人。盡困於一時局勢之中。無能自脫。與下等生物之爲形體所縛無殊。較高之理想。不可得而夢。自由之精意。絲毫無復存。若而國家。寧尚有存立之價値。若而人種。寧尚有向上之希望乎。初不料以先覺之士自命如作者。而發爲言論。使愚推論而得如斯斷案也。夫國人不善用其自由意思。亦已久矣。故一

(一)語意本莫烈、
(二)Free Will 閱 Gree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首章、日本小野塚喜平次之政治學大綱政策之前提一節中、論此甚詳、

切議論。『今日以塞報紙篇幅。明日覆瓿而已。』然此覆之者有咎。塞之者亦有咎。以其所論實不成爲一政策。故閱者羣以輕心掉之也。欲矯此弊。首在慎其所塞。而使文章之氣息。有以感動讀者。使不忍覆。此其責環顧全國。惟如作者其人足以當之。故作者累次所爲雜誌。歡迎讀之者較他誌爲多。卽所以警惕作者使履其責。而作者以懼人之覆之也。遂乃屛政策不談。所談者似徒逢迎國民種種方面之弱點。而與國家根本大計。相去日遠。愚思之不得其故。安敢避諂讓而不請益哉。

法治主義。所以救臧否論與政策論之窮者也。人治苟無法治以輔之。上焉有人亡政息之悲。下焉有『牛羊何擇』之感。政策苟無法治以輔之。上焉官場藉詞以敷衍。下焉私慾託公以橫行。故此之主義。在政論爲最高。而於吾國今日爲最適。作者非之曰。『無論帝制共和單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卽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譬猶等是丸藥。不能治病。而惟思易其蠟封。等是優伶。不能擅場。而惟思更其班號。謂非大惑。庸安可得。』愚意不然。作者茲說之誤。首在體察現制。衡論人才。兩乏極明之觀念。以現



制言。而謂今日政局之成。凡中國賦有政才政識之人。皆曾以其清醒活潑之力。從而運動所致也耶。抑凡中國此類之人。皆直接間接。剝去其清醒活潑之力。不能運動所致也耶。前者國之人曾盡力以爲無能致治矣。姑請如作者旨。不更妄譚法治。如屬後者。今之譚法治者。其惟一目的。乃在使全國人才。回復其清醒活潑之力。方方面面。施其運動。有若政治。有若工商。有若教育。有若其他社會事業。有一分之才。務盡一分之用。有一類之才。務達一類之用。自有政象。斯爲極觀。今之問題。惟在此種政象。能得表現至於何度已耳。謂其將不有愈於今。是何說耶。以人才言。愚曩原才。有才性與不才性兩面。試問今日從政之夫。果以其才性從之者耶。抑以其不才性從之者耶。由前之說。則人一入官。而才之全量以露。是如丸藥下咽。功候悉呈。俳優登場。伎倆祇此。亦請從作者之譬。不更妄譚法治。由後之說。則一物爲性。本有彈力。決非丸藥俳優之比。今以被壓而縮。設去其壓。亦斷言其不伸。理安在耶。近朱者赤。胡乃不可。近墨而黑。蓬生麻中。胡乃不能不扶而直也耶。凡此之譚。其所根據。乃以吾人力有弛張。才有隱顯。當此旣弛且隱之時。政治未良。不能斷定旣張且顯之時。其政治之不良。亦復猶是。今退



一步假定吾力已張。吾才已顯。卽易他制。才力俱無所加。而卽制論制。亦決無邏輯可據之理由。謂其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卽不能致治。蓋人才必以死物喩之。求其較切。莫如七巧板。(一) 而法治則其拼法也。拼法一變。板之精神亦一變。與丸藥徒易蠟封。優伶徒更班號者。不可同年而譚。則鈞是板也。甲法拼之而未善。安在乙法拼之而亦不善乎。夫近世之政治所重者。形式耳。故國有國體。政有政體。國體政體之爭。皆形式之爭也。形式不存。卽精神不寄。此種政治精義。十九世紀以前歐人且未深曉。安論吾人。惟今求存於二十世紀之秋。急起而直追。雖欲忽視此種教訓。不可得矣。須知其在吾國。吾謂鈞是人也。甲制乙制。俱無所可。推之歐美。同時宜謂鈞是人也。甲制乙制。俱無不可。此其陷一切政制譚於無意味。他國學者聞之。又不知作何感想也。

今請以具體之例言之。作者曰。

彼聯邦政制論。吾夙所最反對也。吾以爲此非徒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而已。而我國之歷史地理。實不容此

(一) 以七巧板作譬、聞之白芝浩、



制度之存在。勉而行之。必非國家之福。今吾姑棄吾說。假定聯邦制爲利逾於弊。而欲使聯邦制臻於善美。必以各聯邦本身先臻善美爲前提。然謂在單一制之下。不能善治之國民。一易爲聯邦。卽能善治。此理吾直無從索解。

詳論聯邦。非本篇所有事也。然此問題最饒興味。以作者輒語及此。請得約略言之。作者謂聯邦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愚所先欲知者。所謂今世政治之趨勢。是爲何種國家主義耶。平民主義耶。作者所指。必爲前者。則聯邦主義。必謂其與國家主義相衝突。愚未之聞也。聯邦者。簡而詁之。特凡關於全民族之事件。由中央政府理之。凡事件不爲共同利益所存。由各邦政府理之。(一) 是已。於中央政府所理事件範圍之中。國家主義自有充分之塗徑。容其發展。今之講國家主義最顯者。宜莫若德意志。而未聞以聯邦故。而有所妨。美利堅之不武。由其種性地勢使然。卽不爲聯邦。亦未必雄飛大地。且也凡國之能外競者。必無內訌。聯邦之制。亦泯內訌最良之法已耳。苟其國自始絕無內訌。聯邦問題自無從起。惟若內訌非以聯邦不能圓滿解決。以上而乃廢而不講

(一) 本之戴雪定義、

徒欲勉強塗飾國家主義以期國之純一堅強其結果不至外面塗飾一分內面破裂一分久而久之所謂國家主義全墜於地不止故知卽以絕對之國家主義爲的而亦必熟察一國內情其能孕育此主義之量共有幾何果孕育之量僅及於聯邦而止易詞言之惟行聯邦之制國家主義始得孕育適當則聯邦政制實乃發達國家主義最直最穩之途採用他法都爲迷誤此之不可不細審也西方學者知其然也當十九世紀前半期國家主義昌明之後從而講求方術使其主義日卽於眞遂乃發見唯一之境塗不外將國中所有情感利害不同之點一一令其得所蓋欲求發揮光大於外必先融和無間於中近數十年來歐美兩洲之新學說悉視此矣聯邦政制者乃其方術之最爲深至者也雖不必盡國可行卽可行之國亦並未盡實現而學說事例所至則幾有朝宗拱北之觀韋羅貝曰『今日之政潮傾於聯邦猶之中古之傾於封建十五六世紀之傾於專制』(一)作者謂於今世之趨勢爲反以愚譾陋尚未及知愚已別爲聯邦論一篇可供參閱卽不多論至於我國之歷史地理不容此制度之存在不容

(一)Willough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二三二頁、韋氏現充北京顧問、美人言國家學者之白眉也、



云者是果其制不宜乎抑其人不欲乎後者愚欲無言前者則愚敢言無所謂不宜者在歷史者特現制之所由胚胎二者非同物也現制爲蛾而歷史之用恰同於蛹其所胎之蛾狀果何似則一以時代精神爲歸蓋歷史不外時代精神之連續表徵非有他也果曰史象如是吾不得違恐未免漠視時代精神過甚至於地理愚猶不解有害於聯邦者胡存愚聞有國小不足爲聯者矣未有國大不宜於聯者也當世聯邦之大莫過於美而美人蒲朗近著支那新興論一書曾將吾之各省與美之諸州兩力相較列爲一表如下(一)

| 省及州 | 方里 | 人口 |
| --- | --- | --- |
| 湖北<br>Ohio and Indiana | 七一、四一〇<br>七六、六七〇 | 三五、二八〇、六八五<br>五、八六四、七二〇 |
| 河南<br>Missouri | 六七、九四〇<br>六八、七三五 | 三五、三一六、八〇〇<br>二、六七九、一八四 |
| 浙江<br>Kentucky | 三六、六七〇<br>四〇、〇〇〇 | 一一、五八〇、六九二<br>一、八五八、六三五 |
| 江西<br>Kentucky and Tennesse | 六九、四八〇<br>八一、七五〇 | 二六、五三二、一二五<br>三、六二六、二五二 |
| 貴州<br>Virginia and West Virginia | 六七、一六〇<br>六四、七七〇 | 七、六五〇、二八二<br>二、四一八、七七四 |
| 雲南<br>Michigan and Wisconsin | 一四六、六八〇<br>一一一、八八〇 | 一二、三二四、五七五<br>三、七八〇、七六九 |
| 福建<br>Ohio | 四六、三二〇<br>四〇、七六〇 | 三二、八七六、五四〇<br>三、六七二、三一六 |
| 直隸<br>Georgia | 一一五、八〇〇<br>五〇、九八〇 | 二〇、九三七、〇〇〇<br>一、八三七、三五三 |
| 山東<br>New England | 五五、九七〇<br>六二、〇〇〇 | 三八、二四七、九〇〇<br>四、七〇〇、九四五 |
| 山西<br>Illinois | 八一、八三〇<br>五六、〇〇〇 | 一二、二〇〇、四五六<br>三、八二六、八五一 |
| 陝西<br>Nebraska | 七五、二七〇<br>七六、八四〇 | 八、四五〇、一八二<br>一、〇五八、九一〇 |
| 甘肅<br>California | 一二五、四五〇<br>一五五、九八〇 | 一〇、三八五、三七六<br>一、二〇八、一三〇 |
| 新疆<br>Ohio, Ind., Ill., Ky. | 二一八、四八〇<br>一七三、四三〇 | 六八、七二四、八九〇<br>一、三五〇、二一九 |
| 安徽<br>New York | 五四、八一〇<br>四七、六〇〇 | 二三、六七〇、三一四<br>五、九九七、八五三 |
| 江蘇<br>Pennsylvania | 三八、六〇〇<br>四四、九八五 | 一三、九八〇、二三五<br>五、二五八、〇一四 |
| 廣東<br>Kansas | 九九、九七〇<br>八一、七〇〇 | 三一、八六五、二五一<br>一、四一七、〇九六 |
| 廣西<br>Minnesota | 七七、二〇〇<br>七九、二〇五 | 五、一四二、三三〇<br>一、三〇一、八二六 |
| 湖南<br>Louisiana | 八三、三八〇<br>四五、〇〇〇 | 二二、一六九、六七三<br>一、一一〇、五六九 |

(一) Arthur Judson Brown,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二一及二二頁、





由右表觀之以土地言州或偶廣於一省而兩州不及一省者則亦有之至於人口又非可同年而語實則聯邦爲物所聯者惟取自有組織之政區初不問土若何廣民若何衆北美瑞士芮特蘭與阿克亞史家胡禮門所謂聯邦四範者也北美如上所表矣而瑞士聯郡郡不敵吾一州芮特蘭聯省省不敵吾一府阿克亞聯城城不敵吾一縣而皆爲模範之聯邦吾國地廣於美足資爲聯更何待論(一)至若形勢阻格交通未繁又俱證爲聯之宜不足辯駁故地理之說愚所最不解也然以上諸說作者願暫棄置而假定聯邦制爲美善而行之愚亦不當深論至斷定各邦本身未良制於何有此其爲誤與論『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卽能致治』相同前已辨明無取申說一言蔽之聯邦既建以後各省法律上之組織與組織上之成分固截然有殊因異謂果必同愚懼其於邏輯有所未安矣作者於此尤有合於舉國上下之弱點者一論其說曰

(一) 吾國本可稱之曰聯邦 (Staaten-Staat) 說出波蘭學者 Gumplowicz Staatsrecht 二五四頁、

……吾國固嘗有國會矣。而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若。國會之有造於國家又何若者。論者必曰。今日再開國會。其內容必有異於前。其或然耶。……吾以爲國會之有無。在今日政象曾不足爲輕重。使吾國民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耶。雖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固饒有迴翔之餘地。彼英之樞密院。何以能變爲內閣等級會議。何以能變爲巴力門。豈非明效大驗耶。而不然者。則雖純正之民選國會。其究亦不過爲多數人鬭噉飯地而已。

今日最流行之論調。每謂民國元二年之國會。實無補於國家。易詞言之。卽謂共和不益世用。此若於空中馳論。是丹非素。可以互數日不休。今且不論共和之本質如何。而以一二年最短之時期。國中復有『特別勢力』之存在。一步未終。遽爾責效。責效不得。乃立斃之。從而爲之言曰。共和不適也。國會可滅也。天下不平之事。寧復過茲。作者問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如。則宜問所謂國人。以何種人爲之代表。自蚩蚩者氓。不足以言政見。以及直接間接與『特別勢力』爲緣者。其政見又決不正確。外此愚尙未聞有人對於國會作過度之悲觀也。至國會是否有造於國家。最宜以國會撲滅後『特別勢力』之所以造國家者何如。一爲比較。愚夙服德意志史家蒙孫之言曰。『憲法



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爲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一)蒙孫所謂專制政治。指羅馬該撒言之。其說已如此。況乎去開明博愛萬里者耶。今之人懼國會論之爲政府所撓也。設詞以慰藉曰。國會再開。內容必異於昔。果有異也。豈非幸事。以事勢推之。設若員數減去若干。重以第一次之所經驗。年來之所察求。成績較優。亦非無望。然卽實質上毫無變異。亦不許藉爲推倒國會之詞。何也。此種進取富有生機之物。國家祇可促之改良。固不可絕其根本也。

至謂國民如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卽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亦足迴翔。此種奇談。出之作者。尤爲可駭。愚固不敢曰。國民果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如作者所期也。如其有之。能力之發見。將以何式。果唯唯否否。如脂如韋。卽足以云能力耶。抑必謇謇諤諤。正言不諱。始得語是耶。易詞言之。果盡棄所信。唯政府之命是聽。卽足以云能力耶。

(一)哈蒲浩權利說、



抑必自行其所信。百折而不撓。始得語是耶。前者不成答案。若曰謇謇諤諤。正言不諱。自行其所信。百折而不撓乎。則今之參政院立法院。是否與此物相容。諒童子亦莫能率爾而答也。夫以能力萬不可伸之地。而漫然責之曰。爾胡乃不迴翔乎。愚不解此言與晉帝所謂何不食肉糜。其無意味之度。相差幾許。愚今請正告讀者曰。合議機關之能力。資以發展者無他。反對之一制也。凡國中認容合法之反對。聽其流行者。其合議機關始足以言能力。不然。爲之議員者。縱皆驊騮騏驥之才。亦見其如退之所云。『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已耳。『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而於此曰迴翔迴翔。作者言之。幾何不爲昌黎所竊笑也耶。作者祇言英之樞密院。變爲內閣等級會議。變爲巴力門。而不言其何由而變。讀者病之。以愚所知。英之能爲此變。其精要實不外創設反對之一原則。黎白曰。『反對之一大制度。溯其起源。蓋以英國喬治二世時反對華爾浦爲始。』(二)其初尙以反對大臣爲職也。浸淫並王而亦反對之。反對之及於王。在他國爲陰謀。而此爲公議。在他國爲革命。而此

(一)同前、華爾浦 Walpole、



爲議程。故英人政治用語中有『王之反對黨』(一)之一名詞。以自豪於世界。舉凡某種機關變爲某種機關。某種機關變爲某種機關。無往非此名詞之作用。或紓或逕以爲之導。作者乎。『明效大驗』云云。果不此之謂。而他有謂者乎。設若英之樞密院等級會議。曾乃跋前躓後。動輒得咎。如吾之參政院立法院。然作者果尙謂別有『餘地』足以迴翔也乎。彼明明言曰。『凡政治上有特別勢力存在之國。決無容國會政制發達之餘地。』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又明明立乎特別勢力之下也。而忽有餘地可以效法英之內閣及巴力門。彼全不認有特別勢力之存在。反對之力無所不至者。又何說耶。

愚知作者爲文之本旨。在於防止革命。故於破壞今日政局之不可。三致意焉。此其苦心。亦誰不諒。惟恃摧壓政論。以爲防範革命之道。此十五六世紀暴君奸相所行之愚策。作者從而主張。苟非以百萬言說明其故。令愚不能卒讀。愚敢節節斷其理勢兩不可通。蓋革命之起。起於人心之不平。政論之發揚。所以平其不平者也。今畏革命不務

(一)King's Opposition 白芝浩亟稱之、日本於英、欲爲東施、近亦有『陛下之反對黨』之一名詞、流露新聞紙中、

所以平之而反絕其平之之萌象是殆唯恐革命之不起而促之耳何防之足言哉史蹟多矣難於殫述請言愛爾蘭近事昔統一黨之治愛也以抑民爲得策言論集會舉不自由英愛之不決裂間不容髮千九百六年今自由黨內閣立對愛政策首崇寬大前此本乎千八百八十七年之刑事法案制止愛人行動者悉爲免除愛人不經許可不能攜帶武器之令亦爲廢止政治集會准其一律公開言論範圍之擴張更不待論蒲徠士者言自由政治者之斗山也以之督愛是時愛人驟入自由之鄉若飲狂泉不知所以自制名流演說之痛攻英人者指不勝屈一市會議員曰『愛人其備之一旦英人有事於歐陸卽吾人虎視英倫之秋也』一市長曰『當南非戰爭時若得十萬子弟起而抗英愛爾蘭共和國早已成立不列顛之最高權早已墮地矣』諸如此類蓋大溢乎政論應守之範圍此其『煽動激刺』之度無論何人所當駭詫而蒲氏置若罔聞其後蒲氏被任駐美大使以去臨行之詞曰『凡政治結集於中所爲言論吾蓋未見其有害也』(一)卒之秩序不亂人氣大舒英愛之感情較前逾密愛爾蘭自治

(一)……Not found any harm in any of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s 見 Is Ulster Right? 1913 第八章、上引議員市長之語均同、



案安然通過行見實行雖威爾斯德不無異議久而久之亦未見終爲大梗此次歐洲大戰宜若議員市長坐言起行之時矣乃不惟不聞內訌之生而且協力禦侮之唯恐不及此其故何也吾人試一沉思不難以一語明其竅要蓋愛爾蘭扼於統一黨政府之下民氣鬱積莫能驟發計其容忍之量已達於最大限度矣苟統一黨政府更支數年愚知英愛流血之事必所不免夫凡蓄之過久者洩之也必急此無間於洩之之道爲激爲隨也自由黨所持政策雖足以厭愛人之心而前此潴畜過久之情亦必用其旣弛之彈力稍稍瀉之而無能自禁議員市長之言亦遵此彈力而行而已非有成心指陳將來進行之方略也斯時激之變生任之轉可無事人之恆言曰政術政術此誠術之極高者矣且言之者卽有成心與其融之使其潛滋毋寧公之使其自汰蒲氏斷其無害見理絕瑩由此以譚革命之起不起在乎民情之平不平民情之平不平視乎政談之暢不暢今作者惡革命而絕政談是何異畏影惡迹却背而走欲湯之滄一炊百揚也耶而況乎今之政談其『煽動激刺』之度不及愛人所爲什一也耶

作者最後有甚辯之論曰



大抵欲運用現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條件(一)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譽望皆優越而爲國人所矜式(二)有次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政決無隕越(三)有大多數能聽受政譚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四)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恆產不至借政治爲衣食之資(五)凡爲政治活動者皆有水平綫以上之道德不至擲棄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惜(六)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劣闒冗之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七)有特別勢力行動軼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矯正之(八)政治社會以外之人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旣能爲政治家之後援亦能使政治家嚴憚具此諸條件其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矣吾中國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塗可致者此眞孟子所謂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雖曰遼緩將安所避

作者之爲此言蓋浸忘乎國家之事乃一有機體之發展非如築室造路鳩工庀材倉卒可就之比所列八條信爲現代政治之要素矣吾國未具亦誠然矣則試問各國今日具此條件者果今日始見爲具也耶抑一二世紀以前卽已具之也耶姑不問其答案如何惟若以漸而具也果由政爭中得之也耶抑拋却政治不問專從事社會以得之也耶間嘗論之天下萬事萬物皆可預期其結果整備相當之元素以求合之獨至



政治不然蓋政治之徑途紆曲錯綜不可驟辨往往今日之發展昨日乃茫無所知乙策之成功非經甲策之失敗將決無其事故政治之進程其關鍵純在試驗試驗一度卽進步一度易詞言之政治之演進其機括存於自身而非由外鑠歐洲先賢探討政體言人人殊而大要所歸不外使國中才智之量直接間接投於政治渦中以促其旋轉若夫脫離政治而取他人政演最深之成果從外製爲模型以求應之如造車合轍者然愚則未之聞也今試卽作者所列條件細按之所謂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今時豈必無之以愚所見若某若某蓋皆其選特無相當之政制以孕育之故其才不顯又豈惟不顯而已且隳敗而降爲不才未或有異於常人也哈蒲浩曰『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一)版築魚鹽得君而相其時代已遠乃大悖於今日之政式矣事務之才專長之士隨在多有安得言無聽受政談親切有味之人自爾缺乏然此惟政治運動足以啓其興味增其識解穆勒曰『人從平地而起覺其行善去惡之權操之於己不視執政者感情

(一)見哈蒲浩權利說、

愿向以為成功與否之衡則其人之氣質將大變化而所以鞏固其自助自賴之念者至無涯量反之置其人於國家組織之外一切政事不使聞知則民氣凋喪不能振作矣故人覺自由足以強其人格而得其強之之高量亦惟在已為公民或將為公民所擁特權不居人後時耳又不僅感情然也尤要者彼於一定時期可以出參國務其所得人格之實地歷練為益宏多……質而言之如公務之加於其身者甚大不啻取其人而教育之也昔在雅典羣制不完道德觀念亦甚淺薄徒以設審官開民會雅典民智於此驟高衡校古今都無遜色』(一) 其言可思矣為政治活動者困於衣食固非良象然當問國中足當政治之衝者是否屬之擁有恆產之人如其否也貧安為病英倫之政治向握於富族之手而以勞傭黨之活動亦不得不頒議院之薪為政治活動者使之保存道德不輕棄其主張惟平民政治具有此力前舉穆勒之言可以重按兩年以前吾國政界多有無良之士乃金錢武力之咎於政談何尤養成政治習慣使卑怯闒冗之人無以自存亦惟去金錢武力為得已耳政談於此斷乎有利而無害也特

(一) Mill's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六十五頁、



別勢力政治家謀所以抗壓矯正之惟一之法在乎投入政治以身或舌與之搏戰望望然去又奚為也政治社會以外之實力離乎政治亦無意味凡茲所言固非謂求此八者與社會事業乃無關係果社會清明精力彌滿以形諸政豈曰不良吾國去此種社會甚遠今汲汲以求又豈曰無當惟專事此置政治之事不顧果何由使八者得現諸實其說愚苦未明故作者之言以作社會本體之策勵誠無間然而將以為廢滅政談之張本則期期不為以可今慨然以身作則而謀誘導全國之業言論者使附和焉是誠不可以已者乎

今縱退一步而以作者舍社會教育無塗可致之言為言亦當假定兩事始有論據此前已略論請更鄭重言之以終愚說一曰政治與社會各各獨立易詞言之吾從事社會事業必有此種事業之可言當從事時政治不出而掣其肘吾中國今日能乎否乎且政治與社會界線何若亦一絕大疑問作者所指社會事業教育耶工業耶農商耶宗教耶教育工業農商宗教吾得字之曰社會不受惡政治之影響者其度何若耶愚知民間禁吸鴉片可謂社會問題之最易不涉政治者矣而今且喪其不吸之自由何



也政府餉源所在日日派遣委員分途演說勸人種植按畝抽捐禁絕之鄉重行補種也一例如此其他可知目覩此情吾尙高談社會縱欲自欺奈其毫無可欺之道何哉質而言之吾國蓋無所謂社會卽欲事此亦當先以大刀闊斧立為基礎吾始有舉手投足之方茲之所謂乃從腐敗政治之中剖分若干部號之曰社會事業以身心性命遮而蔽之無論政潮何之不使侵越如歐人之謀政教分離者然苟爾為之其事峻急險巇之量又或遠出作者所詆政談之上作者曰『或謂在今日政象之下恐所謂社會事業者末由進行吾以為難則有之不能則未必』所謂難者是否指茲否乎愚敢曰社會事業決不能行是乎則首立社會事業之基礎不獨不能離乎政治而且必與政治宣戰又自陷其說於不得通愚知二者必有一於是矣一曰當吾從事社會事業彼方政治事業必有一部分人相與從事則吾社會事業竣時彼之政治能否保其國使不喪亡而有容吾再出活動之餘地作者曰『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是斷定其不亡彼蓋不能惟從容作亡後之設備已耳則同一亡國吾猶不當舍政治不言況言政治尙有可以不亡之道也耶夫作者所惡夫政治運動亦以其『無意



識無根蔕』已耳是補救之方當在創為有意識有根蔕之新運動懲羹吹虀智者不為謂卽有意識有根蔕之運動亦所當廢復詖詞知其所遁作者豈當如是者乎又假定國不亡矣無論何時吾將有可以活動之餘地矣則預想吾之社會事業既竣政務首領之才事務耑門之士亦既咸備聽受奔走之人並皆趣味深而道德高持以與政治合果如舜之受禪而堯去位一切政事讓吾施設也耶抑如舊有洪爐吾惟投其中合而冶之也耶前者斷無其事矣由後之說苟其時特別勢力依然存在國家賴以維持而保其『政象小康』之樂不許有何種政治運動發生其下如今日焉將如之何其時政治魔力毀敗人才破滅廉恥之度視此無減吾所竭力培養之巨人展轉之間化為僬僥吾以大儒幾輩年載數十從容陶冶之道德學問大力者一為顚倒立為烏有又將如何作者或曰此社會教育之功有未至也願仍有待則更從事於社會而他方政治之態不一改焉更逾若干年持與政治合其狀復如前也又如之何如斯遞進終無了時作者亦計及焉否耶嘗論人才道德之量政治之所必需者初無必至之點不及此焉卽廢國不為苟非『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以上吾人亦惟設法運

用今日人才道德之最高量一面扶將培灌以期他日之較高斯爲得耳不聞心希他日之蜀棄去今日之隴不守而一概以無意識無根蔕抹撥之如作者所云云也且所謂較高者亦比較之詞耳而謂稍經培植卽與歐美諸國齊肩想作者不爲是夢姑無論惡政治之下其度不可得而高也卽高矣得高幾何理想之高若干矣實際是否及是徒馳思於此種不可捉摸之幻象而眼中國脈將斬奴籍已陳轉若熟視而無覩焉愚誠不知談粱肉於餓夫之前誇文繡於寒兒之耳果何益於實境也

## 復辟平議 四年五月

邇者劉廷琛勞乃宣宋育仁章梫之徒昌言復辟政府甚之幾興大獄輿論排之指爲邪說波流所及久之人心尙爲不寧國本攸關誠非細故雖然斯說也果以甚之排之如是其卽泯焉澌滅矣乎如其然也固爲大幸若猶未也寧非隱憂愚嘗勤求其故覺主復辟者固有蓬心攻之者亦違正軌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長此不已將至人心失其正鵠所鬬悉在意氣戾氣所迸大難以生愚也不才深爲此懼敢布此篇以徵同氣邦人諸友其詳審之



大凡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譬猶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防蟲不防物之所以腐憂讒不憂人之所以疑其爲徒勞無當童子猶能辨識獨奈何於隱中一部分人心之說不深惟其終始不熟察其變遷而徒以束縛馳驟之思發爲虔劉蘊崇之論詆爲叛逆詈作禽獸恣怒極罵不留餘詞易而言之獨奈何不務以理與事解其惑而折其心徒務以力與勢關其口而奪之氣此種乖氣積久必洩吾國歷史所傳先賢所論若暴主之禁腹誹庸君之防民口其後不至潰裂不可收拾者幾何今之論者率以國已粗安當局者尤有宏圖大力瑣瑣復辟之論何異已死之灰不能復燃是強辭以挑之極論以辱之信筆所之舉無不可此其居懷鄙倍且不深論卽其所恃無恐者求之乃亦子瞻所謂庸醫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愚之是論豈得已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非能贊同復辟者也十餘年前愚主上海國民日日報卽唱無君之說詞繁旨博連載十餘日不休其時人言革命未講共和卽吾家太炎詞猶惝怳愚著革命小冊乞其題字且以掩迹鄭洪爲詞獨愚與滄洲張溥力闢



君說雖其言稚弱偏宕在所不免自爾學力略略有加與前論異趣之點亦彌不少而語其大體則自不違今共和已成寧有復持異說之理惟愚不尙苟同者也自律律人悉本是道此其理由前作政本及政力向背諸論已詳言之茲不贅惟其如是故愚苟當國必且於復辟論曲爲之地而不以力禁制以令詆諆如今政府所爲往者劉廷琛氏致書徐相醜詆共和愚當時卽本此意造爲評論擬揭於甲寅四期繼以恐亂人意去之初不意勞宋諸人再接再厲政府竟以此興黨獄也事已至此若復多所顧忌不以眞實理論收納感情禍且不測復觀前論詞雖未盡未始不足爲時論之箴請得先述以爲發端其言曰

『自愚爲尙異之說議者紛如有謂共和聖神理不可瀆如議國體卽爲叛逆則倘有爲君主之說以進於子者子亦將許之乎愚曰奚爲其不許也客大駭曰子毋駭愚有說

近世立國不外將國中所有意見情感利害希望維持而調護之使一一各得其所此其義愚已屢陳無取覼縷惟所謂各得其所其所必異異則黨派以生君政者亦黨派



之得以爲幟者也苟吾守異說至堅斷無禁其存在之理於是有爲事實之談者曰國體何事既云確立復容他說以叛之視國家如奕棋又焉可尙愚曰此正所以固國本者也蓋對抗國體之論張之則爲頑詞閉之則爲祕計頑詞之張誰則聽之而一部分之孤懷野性有所寄託反側之志既銷於言詞寬大之名復歸於民國名曰張之其實弛之非失計也反是叛國之辭懸爲厲禁感情既鬱詭祕橫生國基縱不以是而顚而杌隉時聞大有害於和平進步之序議者得毋謂吾爲共和有倡言復辟者卽當執而戮之肆諸市朝以警有衆則法蘭西之山岳黨曾爲之於百餘年前矣不僅王黨被戮卽有通王之嫌或溫和而可被以是嫌者皆上斷頭臺彼豈不曰王孽既絕共和之花當百年不凋乃死事之血未乾王政之基復起中經數王往復數十載至師丹敗後拿破侖第三被鹵而共和始慶更生時則建國諸賢深明治體對於尊王反動之徒不加壓迫轉與提攜議會之中君政黨公然列席初爲多數逐年遞減至今日仍存二十餘席焉如此優容轉不聞共和爲該黨所壞此誠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爲自然者也

『前清之季君主立憲黨盛稱於時民國胚胎黨卽灰滅其有號稱強頑不服新治者亦惟託庇他國偸其餘生從未見有創爲政論號召同人以訴之國民心理者有曰宗社黨乃屬祕密團體非公開政社之科此自民國政綱異於法蘭西形格勢禁不能發表亦由國人闇於政情對抗力之不能用得其正且卽而求之情偸而質脆並亦無對抗力之足言也愚之言此豈復嘆息君政黨之不生特以所謂宗社黨者時有隱謀露於軍隊京師之兵以此受戮者動數百人各省兵士染有斯質者亦復不少將來釀何變亂不可預料傷本邦之前途思先進國之往事是固不若因勢而利導之於政治運動之場假以自由言論之地使之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與當世論潮相抵因洞見民情之所向轉或翻然戢其桐宮返政之謀也是故當世無爲王政復古之說者則已有之卽宜許以相當之域使得從容以竟其詞聞者之觀察何似自各有其權衡而言者無罪則確爲眞共和國之所保障且對其所言之自成一說者不加以揶揄輕蔑之意尤爲共和國民道義所關至謬妄之詞辱人過甚此其咎彼自當之吾惟一笑置之可矣此區區之意也



『近傳前清大學堂監督劉廷琛氏有書抵共和相國大倡尊君之說且責備今大總統至嚴且重其中腐朽不成理論之處甚多且詆排革命至稱曰賊其乏於政治觀念可見一斑條列而駁正之非本篇之意其以爲言乃謂此書確足代表殷頑陳其胸臆書中有謂「沉觀三載灼見病源實在於此蓄之久而不敢輕發懼不知言者將誣以反對之罪」又曰「如謂淆亂國是聲其罪以暴之天下亦所不辭」此雖簡牘推宕之辭要亦不無以身嘗試之勇苟吾共和誠立無論何種反對之說祇在所謀不涉軍政範圍以上要當認爲合法言論聽其盡量流行茲書其一例也人或有惡夫今日之僞共和以其切責當局比之漁陽三撾而稱誦之此其設心自不爲正愚則謂在眞共和之下茲亦當於聞者足戒之條愚之所見不肯苟同時流此類是也知我罪我所不計矣』

右說所陳愚雖信其有當於理聞者必且以爲走於極端歐陸名邦容行之而治而特非吾國所能倣法愚苟堅持前說是與時賢背道而馳失其共同之點相與論議本篇之作可稱多事今且讓步不主復辟說之當流行而主其說之當勦滅惟勦滅之道有



當有否當則絕之否則轉而滋蔓茲篇所商此點其最要也

愚前言之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今復辟說之所由起者何也此在稍明時勢之人可以一言斷之曰僞共和也僞共和者何也帝政其質而共和其皮者也質不異矣我之質胡乃獨貴於人之質人求其質而我必自貴強人以從我此安足以服之且在他物貴不貴尙無定說也若夫政制相較質苟不差新者必劣於古此有史例不容誣讕英倫論家白芝浩嘗言之審矣曰『苟諸事不變僅卽政制而論之則昨日之制度實遠優於今日何也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曩有國民之敬憚心而他制尙待求之者也』(一)倡復辟者果以此爲言吾將何詞以答此以帝政抵帝政直截言之者也最妙者今人痛排帝政並不自認帝政之嫌而輒翹共和以對意謂共和之名一出吾口卽有鬼神呵護帝政邪說法當退聽則拿翁設祭華聖頓之靈翩然來格斯可耳不然則我露其質乃朝四而暮三我蒙厥皮亦朝三而暮四名實未虧而冀其喜怒爲用狙公誠智劉勞章宋之徒未見有若衆狙如莊生

(一)見白芝浩內閣論、



所稱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所令者共和也而所好則不在是凡民且爲離心焉論俊秀董子曰『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讕已』愚固共和論中之走卒而興言及此對於復辟論者蓋不知所以爲情由斯以談復辟論非其本身足以自存乃僞共和有以召之明白甚矣其因既得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爲僞而已此外皆支離破碎虛憍麻木屬託干進無足比數之談非愚之所敢稱也

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無論何人殆莫不以爲非可能也雖然共和何物僞乃何狀質之誰某皆未易答也是不可以不先辨

勞氏共和正解之言曰

……宣王卽位共和罷索隱云二相還政宣王稱元年也此共和一語所自出也其本義爲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體非民主政體也故宣王長共和卽罷伊尹之於太甲霍光之於漢昭皆是此類今日東西各國所謂君主立憲絕相似而不學之流乃用之爲民主之名詞謬矣夫君主立憲有

君者也。民主立憲。無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惡得引爲無君之解哉。

此乃就吾國共和本字施其義解。卽字論字。謂之無誤可也。而特於今之國體問題無涉。蓋今之國體。固非以周召共和爲鵠。刻之而不肖。乃別有所倣。事遂之後。而假其名以名之者也。莊生曰。『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今之共和。所謂謂之而然者也。謂之而然。可不謂之而不然。自無不可。周召之共和。非今之民主立憲。此事實之不可掩者也。今之用共和爲民主之名詞。所謂然於然也。非必使二者之實相同也。詞窮而假用。凡物皆然。文字之相孳乳。卽以此故。無所謂不學與謬也。勞氏謂民主立憲。非卽周召共和。所謂不然於不然也。於二者之實。仍無傷也。勞氏欲別創一名。以字民主。而獨留共和以詁二相之政。將無人得而議之也。故勞氏之病。在邏輯謂之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言外於論點也。(一) 則幸而吾名民主適以共和耳。莊生又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苟吾不謚民主爲共和。而謚以他物。他物之名。適與周召共和相去萬里。勞氏又將何說之辭。

(一)參看拙著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勞氏之說。在其本文。頗足自立。其在吾論。不與置辯可也。

吾友康君率羣以爲未足。必與抗爭。謂共和之名。律以民主政治。並非不通。『厲王奔彘。國已無君。周召行政。是曰共和。是共和者。由行政之官共同行政。而無君主制裁於上。非沾沾於周召二相。假使周召二相。或有薨殂。別求賢乂。代職其事。吾知共和之名。必不因此而易。共和者其政之稱。而非其人之稱也。』爲勞氏者。於此豈無異議。蓋厲王奔彘後之無君。乃放其君之人也。非廢其君之制也。周召行政。誠無君主制裁於上。康子有何古本。足證其非假天子名號以行。勞氏所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苟無君主。安得稱臣。君苟不存。言少胡取。至共和爲政而非人。亦未見可爲定論。崑山顧氏卽以史記周本紀共和屬之二相爲非。謂『汲冢周書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斯言而確。則勞氏所爲伊尹霍光之比。未便謂爲不倫。康子謂『太甲之時。何不傳以共和之稱。』由周書說。乙不得被以甲名。由本紀說。又伊尹一人而



周召二人也。持論如斯。終無安處。故康子所言。皆爭其所不必爭者也。

要之勞氏所謂共和。非吾之所謂共和也。吾之共和。有名有質。質乃先至。而名爲後起。勞氏攻其皮傅之名。究何礙於本來之質乎。

然則所謂質者何也。曰。吾無字以表之。無已。仍假用共和字。惟茲之共和。乃邏輯之符。而視作歐文 Republic 之譯。與周召共和。嶄然不同。夫共和者。有形式。有精神。何謂形式。曰。共和對於君政而言者也。君政有君。而共和無君。凡元首爲世襲者。謂之君政。元首爲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茲義雖淺。而以有一定不移之界。較之以統治權爲標準。易致殺亂者爲優。愚執筆論治以來。卽持此說。此形式之說也。然形式徒存。又安足貴。果其足貴。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吾今有總統矣。是不已駕美凌法。而不虞其不足乎。此在束髮小兒。有以知其未然也。是則形式尙矣。尤重精神。善夫英之法家梅因之言曰。『立國精神。自君主制以至共和。蓋無不同。』雖然。以言國家觀念。斯說誠精。若質之國家概念。則仍有辨。美之學者韋羅貝曰。『觀念爲淩空之想像。概念乃實驗之思維。前者起於玄。後者起於察。……觀念者乃國家之存於最大通象者也。凡屬國



家生活。無論何式。其質之所必不可少。與夫亦既咸備者。皆爲此一念所涵。以故此之國家。內包最簡。至於概念。則必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歷史表而出之者。焉此其別也。』(一) 試泛舉一說以實之。蘇軾之策略曰。『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蘇氏立於專制之朝。故其言如此。然卽而察之。立國之要素。果有過於平人之冤厭人之欲者乎。吾恐造說如盧孟。未見其能易之。徵例如美瑞。未見其能外之也。此所謂觀念者是也。觀念者。國無君政無共和一也。至此種觀念印之政事。乃爲何狀。則所謂『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概念之說也。精神者。非貫乎觀念概念以求其通。未易言也。用梅因之說。而未善將見。視國過重。強者以爲口實。不卹屈政體以從之。今之國中。亦既廣播此種言論矣。人相與議。輒曰國爲前提。官交爲勉。亦曰盡瘁事國。恍惚國苟存者。一切犧牲。皆所不顧。此其爲說。甚爲唐皇。愚有肺腸。敢生

(一)見所著國家本性論

異議。然有叮嚀爲公等言者曰國家者質而言之乃政治學者所用之符以詁某種社會者也。其本身價值殆與圖騰番社同科。輪廓僅存有何足重。是必有物焉相與立之。尤有法焉使立之者各得其所。然後其名不爲虛稱。茲物者何也。人也。法者何也。權利也。國爲人而設。非人爲國而設也。人爲權利而造國。非國爲人而造權利也。自政治學成科以來。作者每樹義曰。政治學國家學也。愚病其略。曩狥某社之請作政治學指要一書。首陳是義。其言曰『夫斯學職在原國。有何疑義。惟國家非徒存者也。必有所以存者也。亦猶前言（一）國家者非人生之歸宿。乃其方法也。蓋人之所求者幸福也。外此立國。焉用國爲。馬哥里曰「古代作者如馬奇斐立之徒。立說支離。不如後進。蓋由不解社會法律非以之增進個人幸福之總量不足以存」此其爲說。或者病之。以爲行之不善。將至助民爲暴。不知馬氏斯言。非以苞舉國家作用。夫建國常道。增崇人福。同時豈無維持秩序之方。其說之有價值。亦在國而畔此則不成國耳』美之政學老

（一）是乃取喻計學、計學原富、實則計學非唯富之爲貴、乃富之有以善羣利俗之爲貴、故曰富者非人生之歸宿、乃其方法也、



雄吳汝雪（一）知此審也。其所著書首以權利爲立國本根。謂『國而舍此。不得稱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此其爲義。亦無間於其國之爲專制抑爲共和。蘇子所謂無冤而得其所欲。細按之亦未始無合乎權利之說也。然其鴻溝所在。則君主之朝。所有權利。悉集君身。人民所獲。乃由賚予。民固不欲冤。苟其冤之。非革命莫如君何也。民固有欲。得苟其不得。非革命亦莫如君何也。自立憲以往。則異乎是。憲法者權利書也。此書既立。民乃有權不受人冤。民乃有權自謀所欲。冤而有訴。不啻訴己。欲而有謁。不啻謁己。此政體之所以爲良。革命之所以永絕。而能將立國之的著實顯現者也。是之謂精神。若而精神。惟眞立憲國能見其全。立憲者專制之對也。故課一國之精神。不問其有君無君。而惟問其是否專制。此不可不熟知者也。

由斯以談。共和之形式。民主之謂也。精神。立憲之謂也。形式其獨也。精神其通也（二）形式者國體之事也。精神者政體之事也。所謂共和之質。單舉形式不可。單舉精神亦

（一）Woolsey、語見所著政治學、
（二）君主專制、自不在此例、



不可也。必形式與精神俱而後質乃備也。

然則孰爲重。曰精神爲重。此其故亦不待繁詞以釋矣。夫所貴夫田以能芸也。若石田而不可耕。又安用之。所貴夫匏以能容也。若堅匏而不可剖。又安用之。今共和形式之說。何以異是。猶未已也。石田堅匏。其病止於無用已耳。無他害也。共和則不然。苟其名存而實不具。民主專制。其弊較之君主專制尤深。何也。前有言之。『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他制尙待求之者也』是故君主專制。可以數百年而不亂。民主專制。近則一年數年。遠亦不過數十年。勢不能不亂。且一亂之後。相與循環。不能自已。法蘭西共和之所以見惡於人者。無他。以其無固定性。易於肇亂也。此又無他。民主專制之故也。墨之底亞士。可稱近世民主之雄矣。而專制其國至於二十八年。可謂久矣。而卒不能不亂。而卒不能不及身而亂。南海康先生頌底亞士之神武。稱最者也。至曰『底亞士文武之士。冠絕大地……殊功盛德。合堯舜湯武而一之』而其下卽緊接曰『然墨人並不戴之也。卒以專制見逐也』（一）姑且不論底氏治墨之功。未必卽如論者所言。卽殊矣盛矣。無以復加矣。



而至二十八年以後。其功德又胡在者。一經翻覆。固不僅舉其所已成者而悉毀之。而且求及二十八年前底亞士未經施治之情形。恐不可得。試觀墨國連年爭戰。徹底破壞。以證斯語。豈有未然。夫所賴夫命世之英。亦以其足致其國於長治久安耳。二十八年。安得卽言長久。然在短識者。必且長之久之。以爲不可及矣。則惟問墨人享此二十八年小康之福。果得之儻來。飽嘗而無禍者乎。抑將有大亂乘之。使其一得一失。不足相償者乎。由前之說。愚欲無言。由後之說。愚則未見底亞士曾有造於墨西哥也。昔者梁任公作開明專制論。有曰『開明專制政體與非專制政體究孰優。曰是難言也。以主觀論。則非專制之優於專制。似可一言而決。以客觀論。則決之不若是之易易也。昔達爾文說生物學之公例。曰優勝劣敗。而斯賓塞易以適者生存。意若曰適焉者雖劣亦優。不適焉者雖優亦劣。故吾輩論事。毋惟優是求。而惟適是求』此其爲說。可謂辯矣。而其受病處。則在昧於一時永久之別。斯氏之所謂適。一時之適也。一時之適。生物學認之。而國家學則否。何也。以其足以啓紛爭肇禍亂也。蓋國家之適。以勝殘去殺和

（一）不忍五期中國不能逃中南美之形勢篇、

平進步爲歸而生物之適正得其反此形上形下二學之所以不可強同也知此可以論墨事矣以底氏長才偉略愚豈無見彼之失敗在節節抗國民眞實之心理以行而欲盡一己之智能求一日之功名於不可必得得亦不固之域莊生曰『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一）……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苟爲底亞士者不以出乎衆爲心不以人之國僥倖處處與國民同其好惡高其議政之聲恢其自治之力政權所至惟以爲激濁揚淸之用絕不雜以欺淩壓制之謀則墨國至今無亂可也夫國家者百年之計政治者必世之業今治一國目光不能及於二十八年以外吾未見其文武聖神也今人好混言中南美以爲彼中共和皆惡不知智利與阿根廷其政制善良之度卽可與法美齊觀（二）墨人之文化雖低未必卽較智阿爲劣苟無底亞

（一）專制由於好同、說見拙著政本論、

（二）蒲徠士新游南美、著 South America 一書、卽言此、



士之專橫尊民而重法爲之而有序墨西哥雖欲爲良共和國亦未必不可能今若此則民主專制之咎也然底亞士所稱爲堯舜湯武者也且不議其不倫而提以並論胡以吾有堯舜湯武則治而墨有底亞士則亂所以然者康先生亦言之矣『蓋以名爲共和國則止能聽其共爭共亂並不能容專制而爲治也』然此猶指民主之賢者而言耳蒲徠士稱底亞士得國以力守之則以法（一）其他不解法律爲何物僭妄險狠無所不爲而治績不及底氏萬一者何可勝數愚故曰民主專制之弊較之君主專制猶深也是民主專制且不足望君主專制遑言君主立憲甚矣精神之不可不講也詰之者曰子所謂精神存乎立憲政體而立憲又無間於其爲君主抑或民主其價皆同是子與復辟論非鬭之也曰奈何非鬭特不肯用抹摋之論無端厓之詞如今之人已耳蓋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二爭之於事實者十之八原乎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由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勞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

（一）見所著南美、



賅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勞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卽有以折勞氏不僅此也卽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室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乎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瞽不爲此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其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瞽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寧謂事實之不可也故愚之鬬之重事實不重理論奈何非鬭

詰之者又曰所謂事實者何也曰此國有未同未能等視英之君主統而不治（一）統者名也治者實也故君號曰名部而內閣實部內閣獨掌政治之大權由民選任實際已與共和無異存君之名無礙於政而轉得保留國中舊有之秩序而攝取愚夫愚婦

（一）此本英人成語、The king reigns but does not govern



敬憚之心此英之事實也美本自治諸邦聯爲一國既不堪英人之虐稱兵獨立無再認英王爲宗主理而本邦夙無王室人民守法自治之習已成楷模忽爾立君寧非蛇足此美之事實也若夫吾國夙戴君主而乃不爲本族之人祇知吸吾膏血以自肥而於民生幸福不知所以爲計十載以前國人盛倡排滿之論愚誠無似亦其一人今茲立論雖不肯以此爲改革之主因而滿人所貽戕賊漢種之慘紀念甚深於斯而冀被壓之民及其子孫不求得當以報幾何可得然而復仇之舉不見於辛亥以前者何也曰非不見也見而無所成也蘇軾曰『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此按之滿洲之亡可稱畢肖然蘇氏之言初不爲種族之爭而發縱滿漢卽無夙怨而由其治國之道亦且必卽於亡前清之季親貴驕橫顢頇在位賄賂遍地民

怨日滋。懵於外勢。日損利權。闇於政事。僇辱新黨。本邦已在存亡危急之秋。而羣昏猶且酣歌恆舞於上。此而不亡。其又何待。有曰、辛亥之役為種族革命。或曰、非也。是乃政治革命。實則兼斯二者。僅舉其一。皆為得半之言。今苟於共和底定之時。謀復君政。則（一）滿漢之界已滅。而使之復生。前此從事排滿之人。必倡異議。有此異議。國必不安。（二）滿人之無政治能力。已可概見。今其可數人物。誰是九五之才。（三）清政不綱。殷鑒未遠。復辟以後。朝政誰敢必其清明。有是三者。王政復古之談。信乎無當。此吾國之事實也。

詰之者又曰。事實既爾。則無論如何。復辟論不當復存。而子不肯痛詆之何也。曰、事實之印於國民心理。以當時為最有力。若事已過。則情亦與之遷矣。仇滿之論。在辛亥以前。誠滿國中。滿廷偽託立憲時。激急者至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入民國後。首昌是說者。且主與滿人親善。夙昔閉距挑撥之論。諱而不言。羣曰此政治革命也。彼亦曰然。羣曰此非種族革命也。彼亦曰否。前之言曰。返之長林豐草之地。今之言曰。納之五族共和之中。前之言曰。羶胡雞犬皆可殺。今之言曰。寡婦孤兒不可欺。兩兩



相衡。情勢大異。精而求之。則曩者絕對排滿之論。大抵感情之所驅。政策之所出。而非其根本所以致恨於滿人者也。其根本所以致恨於滿人者。無他。滿人之不能救國。不能求國民大多數之幸福也。信如斯言。則繼滿洲而起者。國民首當以救國及求多數幸福之責相屬。果屬之而得當也。其又何求。不然。屬之而稍失當。不平之情。即稍起。大失當。且大起。此物理之常。斷無可駁。夫國民之情。至於不平。則力有所離。必有所向。有厭於新。必有懷於舊。此復辟論之所以乘之而起也。今求所以闢之。其鍵惟在平民情。致民福。易詞以明之。復辟盾也。其可攻之矛。惟眞立憲。自此以往。皆不可恃。誠以事實之價。時有未同。刻舟求劍。劍不可得。故愚之事實論。又當以現時政象。入以衡之。不敢如時賢競為抹摋之論。無端厓之詞也。

間嘗論之。政理不如物理。後者所立斷案。恆稱絕對。而前者則否。故以滿漢言。辛亥以前。絕對主張排滿者非也。絕對非難排滿者亦非。辛亥以後。絕對主張復辟者非也。絕對非難復辟者亦非。何也。吾人之所求者。亦國利民福已耳。斯為目的。而排滿與否。復辟與否。均為手腕。手腕之當何出。要以不背目的為衡。由此論思。可答今問。勞劉諸人



之無足取。則在好持絕對之論。謂立君保民。非君民將不保。清運未終。在法不當即亡。且又頌言『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淪浹海內。』冀以此動天下人之心。是誠諸氏於近世思潮。未遑探討。勝朝掌故。亦有遺忘。因有此理實兩無所可之說。至以相對之論。謂滿洲不當亡。厥惟康先生。先生當辛亥九十月之交。實持此義。欲以易天下。徒以革命勢大。噤未敢發。其後二年。二次革命已經失敗。始暴其說於不忍雜誌。其言曰。

今者朝廷審天下為公之理。為中國泰山磐石之安。既明且決。毅然下詔。行不負責任之義。而一切付之資政院。立開國會。公之國民。定憲法而議立法。聽民望之所歸。組織內閣。俾代負責任。是朝廷既下完全共和立憲之詔矣。此一詔也。即將數千年來國為君有之私產。一旦盡捨而捐出公於國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詔也。即將數千年無限之君權。一旦盡捨之。而捐立法權於國會。捐行政權於內閣。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虛名曰君位云爾。國民曰、國者吾之公產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筦之。今代理者已願將公產交出。吾等可享此公產而無事矣。又曰、代理者昔總吾公產之全權也。今已將公產權讓出。公議公辦。代理者不過預聞而簽一名云爾。故昔之憤然爭者。今則懽然喜矣。故夫立憲云者。以君有之國為公有。以無限之君權改為最高世爵之代名詞而已。

此指信條十九而言也。茲信條者。可稱為完全共和立憲之詔。誠如康先生所云。愚曩



立論。亦以法蘭西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相況。（二）惜乎滿洲為此。未協於時。遂致『聖神化為豺虎』已耳。然猶有說。

或曰。辛亥信條果得行之。誠為中國之福。惟即當時民黨奉命唯謹。其得行與否。尚屬疑問。蓋滿洲之立憲偽也。事至迫切。勉從悍將之言。全然屈服。其心豈甘。倘南中諸子聞滿洲之以憲政誓之太廟也。相與釋甲而就新治。則滿洲一反手間。孫文黃興之徒。殆不足以膏其斧鑕耳。安見張紹曾要君之詞。乃得玉府金縢之奉也哉。此觀於劉廷琛氏之論而可知也。氏之言曰。『光宣之際。奸宄生心。乘機作亂。……武昌變起。小醜跳梁。亂黨挾種族之見。恣盜賊之行。好亂之徒。紛然如蝟毛而起。……當此之時。項城抱公忠之心。尊主討賊。復武昌。援金陵。則東南賊勢瓦解。大局立定。而乃與賊媾和。致成茲局。』今謂滿洲當國。諸公所見不同。劉氏無論。何人未或不疑。由今思之。彼之起用項城。舉國以聽。其用心豈不如劉氏所云哉。則東南之賊。誠未易於滿洲朝廷之下。自進而為立憲之民也。此一說也。

（二）見拙著調和立國論、

有辨之者曰。革命黨之勢。未易驟衰。滿洲雖有翻覆之心。吾自有力強之就範。似亦近情之言。入理之論。苟其事勢非出於此不可。亦惟遵此勉力以行。若就法蘭西往事觀之。亦未見收效之必良也。法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非以共和相號召也。逾兩年憲法成。乃以英憲爲楷模。仍戴君主。英之史家馬哥里曰。『苟法之憲法會議所事僅至於廢王而止。則其革命之價值。可與吾英正當健全之改革並稱。』(一)馬氏之意。頗咎法之妄稱共和也。然其所言。不中於當時事情。焉足使及倫的黨溫和諸子。爲之心折。蓋彼輩初意。特欲改革政治而已。不獨剷除君制。無其成心。卽馬氏所稱廢王。亦非本志。觀夫君主憲法。頒於千七百九十一年。而王於九十三年始行見殺。可以證之。事至於此。人惟歸獄段敦羅伯士比諸屠伯之暴亂無人道。而不知王之不能謹守信條。時思翻覆。陰謀不絕。冀傾民黨。乃其巨因。由後觀之。爲法蘭西計。與其浮慕共和。反致羅伯士比拿破侖專橫無藝。誠不若奉路易十六作憲定治。以求平安。司徒赫爾者。法之史家右於王政者也。王政既復。彼於千八百十八年。著法蘭西革命論(二)一書。

(一) Madame de Staël Bodley, France 七二頁引之、
(二)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其書Bodley引之、



謂『革命之事。在千七百九十一年。卽當知止。果其知止。一理想中之君政國。可以成功。拿破侖既敗。王政復興。以英吉利之良規。移之吾法。以知千八百十四年之所爲者。理當緊承千七百九十一年。而來中間屠伯橫行。奸雄竊義。所經擾攘。皆革命不正之產物。所宜一切冀除者也。』今之治法史者。鑒於諸獨夫之害禮傷義。殘民以逞。孰不於司徒氏所論。灑淚同情。而證以當日之情。則殊無望。今吾國所患。較之法人之患羅伯士比與拿破侖者何如。愚未能斷。而有少數之士。憤今政府之專制。回想滿洲所誓之法。其爲吾民自由參政之地。相比不啻天淵。因發爲噬臍無及之嗟。自恨昧於當可謂時之義。且謂吾唯以虛名相假已耳。彼族人少。又焉能爲實。則吾未如是行之効果何如。亦難懸擬。且滿洲食言而肥。戕賊民黨。此前已言。不待更論。卽名義僅存。虛君之旨達矣。而事勢所之。未必無敢爲不義。挾天子以號召天下者。有君之董卓。未必優於無君之羅伯士比。奪國於君之王莽。未必卽優於奪國於民之拿破侖。故今以滿洲立憲爲言。而追恨革命黨之爲謀未臧者。大抵爲感情所中。理想所矇。未見其有當於事實也。



如右所陳。復辟之不可行。明白甚矣。而斯說也。一時見倡。髣髴大動國人之感情。政府聞之。猥狠而不敢辦。勉強發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厲內荏之狀。其他肅政之所參。參政之所議。新聞之所詈。大都目爲機械之爲。質其本心。未必肯如是說。私居聚議。或遇清流正士。偶加駁詰。轉若所爲鄰於妾婦。求掩不遑焉。至於武夫馳電。舞爪張牙。比於無良。狀尤可醜。卽革命之徒。與滿洲不共戴天。至此恍若忘其夙讎。不肯卽加謗議。被指爲賊。亦不與校。而政府設防。謀夫獻計。且深慮宗社亡命。兩兩相聯。共爲不軌。凶於而國。是又何也。曰無他。此諸象者。皆今之僞共和者以召之也。

夫今之民國。其基築於共和者也。清帝遜位之詔曰。

>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觀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爲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厭亂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爲公之義……

而前臨時總統今總統之誓詞曰。

> 民國建設造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



> 蘄達國家於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弗渝……

卽此二者以觀。可見民國之基。存於共和。帶礪之詞。萬不可畔。今日之政象。有合於斯誓者幾何。此固仁智所見。各有未同。而其不足間執復辟論者之口。使不張其頑說。則恐無論何人。不能否認。勞乃宣氏曰。『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近者總統之制定。黨人之燄衰。大權集於一人。外雖有民主之名。而內實有君主之實。』(一)此種讕言。欲有制之之術。將安出。愚請本前言以正告天下曰。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爲僞而已。此外皆支離破碎。虛憍麻木。屬託干進。無足比數之談。非愚之所敢稱也。

## 共和平議 四年七月

六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有上海『袁帝說頻傳』之電。載贊否兩面之意見甚詳。同欄復有北京一電。言楊度孫毓筠外四五名。已有關於國體之意見書。上於總統。更觀他報所紀。亦略相同。是變更國體之訛言。近已傳播南北。特以輿論久寢。忌諱尤多。談

(一)見共和續解、

者不敢公然論列。故吾之報章。不見此種論議已耳。雖然。國民之聲也。揚之則氣通而漸趨於平。抑之則氣鬱而發不可制。愚主尙異者也。無論何說。謂當自覓邏輯應有之域。使呈其量以卜於時。大凡國體既定。昌言變更者。律曰叛逆。愚請不認其說。而以討論國體爲應時必要之題。惟在他一面。今之共和論者。縱當魯縞不穿之秋。亦宜奮其春蠶未死之氣。傳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今共和之實雖去。而名則未移。爲政府者不能一日去其名。輒禁天下談士。顧名以思其義焉。伊古以來。未聞暴政至於斯極也。況當局之意。未必卽如談者所言。邇日府中議士。已建言確定共和以息浮議。(一) 而總統對美報記者宣言。吾之國體。既同於美。以後惟有奮力前邁。以期發展眞正共和之精神。猶未已也。東京風說。聞於首都。總統復明白宣示。謂第一次革命之際。淸皇族中。曾議以帝位讓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兒寡婦。不仁不義。余何忍爲。且由中國歷史觀之。帝王數代。必逢革命。子孫絕滅。貽禍無窮。卽曰君主立憲。亦終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爲興替。余若自爲皇帝。是自絕其姒續。而無益於國家。人

(一) 參議上行走王揖獻呈、



雖至愚。亦不至此云云。(一) 卽朝日所傳楊孫建議之說。彼且自電陸使。在原紙爲之辯明。此種官樣文章。吾人當信之至於何度。姑不具論。惟君子可欺其方。彼以是招吾寧忍不以是應。今之惟恐君主說之不實現者。一出於攀鱗附翼之徒。一出於憤時嫉俗之士。前者其心可誅。後者亦失之激。中國者四萬萬人所共有之中國也。一兆焚如。玉石同盡。故眞愛國者。宜具悲天憫人之願。而不可稍存幸災樂禍之心。今共和之無似。豈待講明。而餼羊猶存。禮終可復。並其名而去之。則大亂從此始矣。苟事勢必達此途。吾又何說。惟當全國風聲鶴唳之頃。忽來當局別嫌明微之詞。愚卽以爲不當過以不肖之心待人。而不留天下幾希之望。愚不自揣。因作此篇。讀者平情思之。於解決國體問題。或不無壤流之助也。

今之主張毀棄共和者。大抵蔽罪於中國人民程度不足。是說也。愚屢有駁論。散見本誌諸篇。略謂程度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吾國民智之低。誠不足語於普通選舉之域。而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可得入於參與政事之林。無論何人所不能信。

(一) 見六日十七月東京朝日新聞、



果其足信。則專制政治。亦莫能行。何也。爲專制者。終不得不恃人以爲治也。故愚理
中之立憲政治。初不以普通民智爲之基。而卽在此一部優秀分子之中。創爲組織
之相觀相摩相質相劑。此其基本人物。與世俗所稱開明專制。不必有殊。其絕明無
之界。則專制制下之人才。皆如狙如傀儡。而一入於眞正立憲之制。卽各抒其本能
其善量已耳。雖不必全體從其多者而言之。此義不可沒也。至於普通人民。其智未
以言政。卽於政制無所可否於其間。吾國由君主變爲共和。彼蓋視爲無擇。善爲政
亦惟相其所宜。使之智量日卽於高而已。若以人民全體爲一標準。而疑多數拙劣
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卽不能行於少數優秀分子相互之間。以致優秀者失其磨盪
力。而本質以隳。拙劣者以無人提攜誘掖。永遠末由自拔。甚矣其僨也。愚嘗聞北京
問美人古德諾之論矣。曰『約法會議修正之約法。以大權屬之總統。此在崇拜共
者視之。必以爲不當。雖然。新約法之有合於支那之歷史與夫國情。較之舊約法爲
無可疑也。蓋支那以人爲治。傳之數千年。非本此種習慣。以爲國人民將有所不解
要之支那人民。決不適於社會共同運動。』(一) 茲言之病。卽在以、人、民、全、體、之程



爲創、設、政、制、之、的、標。而忘、却、轉、移、社、會、爲、其、中、堅。無、論、何、國、皆、屬、之、一、部、聰、明、俊、秀、之
士。其在吾邦。情尤顯然。今討議憲法。不使與此部人士之理想同符。而惟對於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者。行其權術。甚矣古氏持論之僻。惟足以欺美人。不辨吾國國是者流。吾
人果安可不自辨也。夫吾國素尙人治。是豈不然。人民非此不解。亦不爲妄。惟人治之
不善。乃立憲法。惟人民之無識。乃言進步。不然。則有國者亦祗隨其古來相傳之政習
以終焉耳矣。是不僅吾國辛亥之役不値一錢。當世文明諸邦。其政治良明得如今日
所由激急之革命。或平和之改革而來者。其程敘皆爲謬妄。有是理乎。

蘇子瞻曰『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今可益之曰。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出於代議士。至出於代議士則所謂出非由王者。『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乃其自有作用。各挾其智勇

(一) 此古氏昨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紐約政治學會之演詞、見 Revision of State Constitution 三六頁、卽政治學會出版物、

辯力之量。求進於政事得失之林。非王者招之所能來。麾之所能去者也。於是憲法尙焉。立憲政治云者。無他。亦萃集四者之量。投之政治總體之中。使之調和而淬勵焉。以表見其高華多福之羣制而已。然欲爲此。有一通則不可不守。卽認反對者爲合法是也。蓋人之意見不同。情感尤各異。相牴相衡。以趨於共同之鵠。斯爲善治。不然。此有所屈。彼必有所伸。伸屈不得其平。政象卽失其理。桴鼓相應。未或爽也。斯義也。固近世政治之所闡明。而在吾以家天下爲治。亦未能去之絕遠。傳曰。興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下至淮南。亦稱言者逆於己。便於國。則不加罰。(一)有違之者。亂亡隨之。甚者如厲王之監謗者。始皇之禁腹誹是也。其所以然。則人之濫用其權。以充其不制之欲。此其弱點。根自性天。不有以抗之。勢不至於亡國敗家不止也。由是反對合法一語。蓋無古今。無中外。而見其通。古氏之論吾國政治也。首稱政治通律之不適用。其言曰。『十八世紀之末。實以創立共通政則。爲全歐學者所同認。著稱此種政則。以爲無論何時。不拘誰國。而皆可行。如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天賦人權。其尤章顯者也。……但余

(一)見繆稱訓、



昨年游支那。幸而與其草訂憲法有關。親見若而政則之惡果。迫其改造國政之事。不能施行。印象甚明。猶能記憶。』(一)古氏所得之印象。是否正確。容細論之。惟愚所舉反對合法。是否亦得列爲政治通律之一。茲律是否亦不得適用於吾邦。恨不聞良顧問言之。且吾國施行彼所鼓吹尊崇之新約法以後。其違反此律之效果。所益於改造國政者若何。亦恨良顧問不親齎其所印之象。一一忠實吐露於彼邦政治學會之前也。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所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纍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隳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戮辱之事。夫

(一)所出見上、



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貲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媕阿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隳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一)茲之所紀。乃專政者之通象。無間於君主共和一也。今之政象。與此相似者幾何。讀者當不難一覽而得。夫始而小異者不容。繼而疑似者削跡。此小異疑似者。才不必劣於左右執事之臣。德不必下於媕阿脂韋之輩。而其不得與於政事。與見愚之黔首無殊。黔首謂之程度不足可也。小異疑似者流。謂之程度不足不可也。明明程度非不足。而不得與所謂私人者相切相劘。執中以爲政。是藉口程度不足。而圖毀滅共和者。直讆言也。夫政治之蟊賊無他。好同惡異而已矣。好同惡異。不足以立君政。況在共和。今吾言共和。而蟊

(一)子華子晏子問黨篇、



賊之橫飛。逾於專制。輒曰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此得毋淮南所稱亂國情與貌相反者耶。(一)

凡茲所言。乃謂吾國政治。當萃集社會中堅人物之才智。出而主持。無所謂程度不足也。而論者所見。往往與愚適反。梁任公卽其一人也。請於一篇之中。擇其關於此點者述之。

吾黨夙鼓吹革政。而又常以人民程度未至爲懼。急進之士。以爲詬病。謂是侮吾民也。數年以來。政名屢易。政象滋棼。論世者探本窮源。亦漸知人民程度之高下。與政治現象之良窳。其因果蓋相覆矣。然所謂人民程度者。其界說抑又當有辨。聞之一國所以能立於大地而日進無疆者。非特其國民之智識也。而特其品性。……

吾嘗考歐洲諸國政治進化之軌迹。……所以獲有今日。實諸國國民之品性能自造之。而其品性所以能淬厲完美者。又自有其原。……歐洲自中世以降。剖爲封建者數百年。於是社會中有貴族之一階級。……其人大率重名譽而輕生命。尙任俠而賤財利。抗骨鯁而恥諂佞。信然諾而恥欺詐。尊法紀而厭褻出。既別自爲一階級。互相觀摩激勸。薰染成風。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代代相襲。以隕家聲爲大羞。故其精神恆歷數百年不絕。故家喬木。恆爲重於國中。其與國休戚之念。亦較齊民爲切。至其修學獲常識。又較易。其明習政事之機會。又較多也。國有外難。則執干戈以爲捍城。暴君非理之壓制。則聯而抗之。使不得逞也。

(一)齊俗訓、

……我國今日固未嘗無所謂上流社會者其所謂上流社會在國中固亦常占中堅之地位然人格之卑汚下賤則舉國亦無出此輩之右蓋在中國今日之社會非巧佞邪曲險詐狠戾不足以自存其稍稍自好之士已入於劣敗之數其能嶄然現頭角者皆其最工於迎合惡社會而揚其波者也故名則上流社會而實則下流莫此爲甚以最下流之人而當一國之中堅國人共矜式焉則天下事可知也求所謂故家喬木與國同休戚之一階級渺然不可得其自稱盡瘁國事者皆賴國家以自營養者也此其與歐洲情實相反者矣（一）

由斯以談吾國程度不足轉在所謂上流社會固亦切中時弊矣然請得而辨之立國如英其政治之樞機全握於老成故舊之手而其人又疏財愛國重信知恥故國俗日隆而邦基日固誠哉然矣然在法蘭西其貴族貪汚腐朽則與英絕異其倫卽在王朝一切國政已悉爲中流人士所左右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卽此輩所造成自是以來政治社會諸事業大抵皆其慘淡經營之成績就中暴戾不中繩墨者固亦有之然其艱苦卓絕見義勇爲之概卽在盎格魯撒遜民族亦不能不起愛敬之心法蘭西語稱此輩曰 bourgeoisie 其意義之深切固不亞於英吉利語之 gentleman 也（二）是

（一）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見庸言報、
（二）梁文中論此、



則法有貴族與英蓋同而不能望英且亦無取效英今吾之情形適與法同而乃不取法人之長徒然望英而却步愚竊爲智者不取也以言品性今之占中堅地位者卑汚下賤無所不爲亦誠不謬然彼之出於是者果生性使之然乎抑政制使之然乎如曰兼斯二者量之多寡又何如乎愚聞之『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也』則持此論最宜以論者己身爲發點論者之以卑汚下賤責人必其自謂己得幸免於是者也是當知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吾見人不如我尤當卽時自叩今我是否卽爲眞我未或變焉以愚觀之眞能不變者蓋絕無矣倘或變焉右之者豈不曰政治不良賢者亦惟激而自溷也乎然所謂激者挾刃尋仇佯狂披髮其途亦自多端又何必濫受國家之豢養降與卑汚下賤者同其僚伍果其『終己不能引決以自沈汨羅而不得不謀升斗以棲餘命』（一）則激之一字尚未足以說明之也是無他政治姦之而已就之而已夫若而人者乃吾國中堅人物之中堅也而且不免爲一時政象所黝舉世悠悠更何足論是可知今之習爲巧佞邪

（一）梁文『一年來之政象與國民程度之映射』篇語、見庸言報、



曲險詐狠戾者大抵由政制導之使然殆無可疑雖其資地儘有未同而江漢朝宗百流齊匯源之長短所不問也說者曰凡子所言蓋欲以破程度不足之說今並其中堅之中堅者而抹撥之不愈見其不足乎愚曰果安見其然也凡人品性有其善面亦有其惡面此無間於賢不肖也掩其惡面而著其善面斯謂賢掩其善面而著其惡面斯謂不肖惟豪傑之士與小人之尤掩著有其硬性未易驟移然無論何國大抵中才之人多而兩極端之人少果爲中才則一掩一著有賴於政制之力者宏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從者堯之時有四凶紂之時有三仁此外隨大力者而趨莫知所以自主專制之制則然也夫堯舜之民猶是桀紂之民也謂前者程度及之而後者不及入耳卽審爲瞽論也則何獨於今而疑之若某某者果得爲豪傑之士乎愚何敢知若某某者果卽爲小人之尤乎愚何敢知惟立政制而有取於運用斯制者之程度宜以立於水平線者爲衡焉低者固所當排高者則得之望外如有某某夙昔奉爲豪傑之士而今不如其所期此自損其人格爲別一問題惟以受吾政制之裁成則決不在水平之下豈僅不在其下已也必且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性



而進爲一世楷模焉如有某某今日指爲小人之尤而曾有一時行爲較此爲善或想像其人生於何種社會行爲必較此爲善則吾創一政制與某一時之情形合或進而與想像中之某社會合則其不在吾水平之下或且進而與當世賢豪程功而比德又可斷言是知妄自菲薄之論之不足尙矣

愚又嘗聞梁君之論對抗力矣其言曰

強有力者恆喜濫用其力自然之勢也濫用焉而其鋒有所嬰而頓焉則知斂斂則其濫用之一部分適削滅以去而軌於正矣百年以前各國之政治未有不出於專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歸於君主立憲焉或歸於民主立憲焉皆發動力與對抗力相持之結果也……苟一國中而無強健實在之對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間則雖有憲法而不爲用

強健正當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眞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命威不可得而刼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厲而後以號召其朋朋聚衆則力弸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今代各立憲國之健全政黨其所以成立發達者恃此力也夫既自知對抗力之可貴則於他人之對抗力亦必尊重之故當其在野也常對抗在朝者而不爲屈卽其在朝也亦不肯濫施強權以屈彼與我對抗之人……如此然後政治得踐常軌國有失政不

必流血革命而可以得救濟之道。立憲國之所以長治久安胥是道也。

政治上之對抗力以何因緣而萎瘁。以何因緣而銷亡耶。曰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者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者十之七八。夫眞政治家未有畏人之對抗者也。彼本有所挾持以對抗人。即以待人之對抗我。而何畏之與有。惟自審遵常軌不足以與人對抗者。始憚人之對抗我。由憚生嫉。乃不得不設法減削人之對抗力以圖自固。……此或按諸其國情有所萬不得已而利用人類之弱點。亦未嘗不收奇效於以保強權而圖自存。爲道固得而豈知各方面對抗力銷蝕既盡之後。全國政治力成爲絕對的。其結果必爲專制。而專制繼起之結果。必爲革命。究其極則何利焉。況乎人民於內政上失其對抗力。則國家於外交上又未有能保其對抗力者也。舉國皆柔懦巧媚之民。政治現象。愈變而愈下。外力乘之。待亡而已。是故有愛國之君子。遠識之政治家。終不肯斲喪人民政治上之對抗力以自貽毒也。

嗚呼。何其言之沉痛而雄傑也。當作者著此論時。國中一部分之對抗力尚存。履霜堅冰。因發爲危言。以策當局。文人報國。無過於斯。然其後對抗力漸次銷滅。至今絕其本根。論者反不能本所主張。再接再厲。時論惜之。茲姑不具論。惟作者之言曰。對抗力之銷失。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十之七八。夫吾輩之爲弱者明矣。則姑交勉己之二三。而歸獄人之七八。苟非爾之七八。則吾所信之眞理可



得而服從也。政治可得踐於常軌也。柔懦巧媚之習。可得而絕也。流血革命之事。可得而免也。外交上之對抗力。可得而保也。一言蔽之。與歐洲長治久安之立憲國比隆焉可也。嗚呼。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

顧說者曰。今之人好以牴排異己罪政府。亦不盡然。某處亦用新人矣。參政且收各派矣。交涉敗後。覺引用新學人物之要尤切。舉世不談之立法院。至由大總統三令五申。尅期舉辦。子其謂何。愚曰。此傳所謂吾且柔之矣。對抗力且以消失淨盡。與[illegible]言保持對抗力以躋政治於常軌者。不正僢馳也耶。一年以來。頗聞有建議廢學校復科舉者。交涉既衂。又聞有頌功德請慶祝者。此其人皆夙稱才士能吏。縱非嶄新。而亦不能謂舊。顧何以如是。果其自始即持此見。冀貫澈之。吾又何責。而事乃大謬不然。偶見文道谿所遺雜識。謂有譚宗浚者。生平最惡洋務之人也。一日謁相國閻敬銘。閻稱洋務不可不習。譚乃走告某御史。請上摺設立洋務學堂。某怪之。則曰。非此不足以取悅閻丹初也。今之才士能吏。無它而不閻丹初。其主者故有如此之怪現象。有自京中來者。爲言邇日時髦政客(一)無不結識一二內史。以刺取總統意旨。或總統偶言某事之當



辦。明日辦某事之條陳至。偶言某事之當廢。明日廢某事之條陳至。閱條陳而偶不善之。其某點也。明日匡救某點之條陳又至。凡此諸狀。愚本前知。今聞客言。特喜耳與心叶。果於不妄已耳。若是者何也。一人好同惡異之所至。人類之惡質弱性。遂一一爲其所獎勵。不期而裸露焉。有若山徑蹊間。介然成路也。等一人也。始以逢迎刺探爲可醜。繼乃習之。二人以上。甲習爲逢迎刺探之事。乙乃隨之。如此而用新人。亦驅而入於一爐已耳。其又何益。況舊者塞途。彼又烏得所謂新者而用之。冰蟲相與論議。水石求其讎答。觀念懸殊。理解自謬。則新之爲度。又可推知。大凡亂國之人。宵小銳身以營其私。謹愿者祇求容頭而無過。即有德慧術智。亦均碌碌無所短長。故韓非曰。亡國之廷無人。非無人也。統於同也。統於同。奈何。他日韓子又言之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二)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

(一)指一般從政者言之、
(二)謂事不詢之衆人則將迷惑、



孫者。舉魯國盡化爲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嗚呼。吾特不得權臣如季孫者耳。何其言之似爲今日發也。說者用人云云。參政云云。獨不思韓子所謂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之謂何耶。獨不思成立立法院之令既下。籌備選舉之事既行。而『一察社會之情狀。則緘口如不欲道』(一)之謂何耶。肅政史程崇信獨言國家之所與立。不在阿諛取容之徒。而在面折廷諍敷陳大計之士。其言雖正。識者謂宜在百里奚不諫之條矣。

總之今日所患。在舉全國之聰明才力。或顯或暗。悉行廢置。從而爲之言曰。聰明才力。不足舉共和焉。吾誰欺。欺天乎。

以上所言。皆以中流人士爲限。至於大多數之人民。即愚持論。亦向未以程度已足歸

(一)見六月十四日上海時事新報時評、

之然民意所之終不可忽此固不得以程度如何如何為藉口也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與卿士謀謀法與庶人謀謀意法者所以行民之意者也民意安在在苦與樂何者民苦之則宜革何者民樂之則當興善夫邊沁之言功用主義也曰『所謂苦樂即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亞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言者或曰民不解眞苦樂非在高位者無以董理之故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眞愛國者不當以此而廢其行也是誠有之然在吾國言之則宜愼其所發往者且不論廣東之賭廣東人之所以為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其為爾復之陝西及蘇贛粵三省之鴉片四省人之所共以為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令陸建章遣員游說聽爾種植（一）吾令蔡乃煌粘貼印花任爾購食易詞言之爾小民程度不足者

（一）陝西官廳、明明派員四出演說、勸人種植、措詞謂憐小民窮苦云云、後遭外人詰問、肅政史彈劾政府乃發爲命令、謂據陝西官廳報告、愚民無知、自行種植、陝西官廳欺政府耶、政府



吾政府為爾足之言者其將下何轉語乎嘗論人民希望政府莫隆於南北統一之時猶勉持於癸丑戰役之後一年以前而望失數月以來而望絕蘇子瞻論人心之失曰『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一）而肉食者猶一味曰程度不足豈叔寶全無心肝於今乃為烈乎非所敢知矣

此外蔽罪共和之最有力者猶有一說則共和已經試驗確見其不適於吾是也則試問試驗之道安在在癸丑之役以前歟則此中政象之紛糾首由反抗共和之大力從而鼓盪謂純乎共和之試驗非也在癸丑之役以後歟則其政迹不含一絲共和之意童子不足以欺謂之共和之試驗尤非嘗謂無論何種政制未有行之絕無弊者又豈獨不能絕無而已而有甚多甚大之弊亦未可料是在精心以行其制竭力以防其害已耳而行而防而防而行展轉相促斯謂進步（二）蒲徠士近游南美於人所絕不滿

欺中外耳目耶、如此欺罔、何以爲國、蔡乃煌以禁煙之名、行開禁之實、既失外邦、事尤可睹、丁義華宣言中國前途、竟無希望、哀哉、

（一）見上神宗皇帝書、

（二）可閱 Hobhouse,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第一章、



意之共和制而著為論曰『得此是亦足矣謂共和制行於此間而有弊又誰見行於他文明國而遽無弊也』（一）允哉仁人之言矣今有人追論民國元二年之政象謂某種為共和所種之毒某種為共和所生之疽即事論事愚則豈敢否認不僅不否認也當時居民黨之中心敢以危言聳論攖暴亂分子之怒而不顧者愚且未嘗弛其責雖然以之懸為厲禁警惕國人使不再蹈前轍而貽共和之羞誠得其正矣遽以歸獄共和謂此制不合於吾而謀有以絕之則無說則死有說亦死聞吾言者專制過於齊桓楚襄吾又如之何也夫共和表徵最為人所集矢者宜莫若國會平心論之國會亦何嘗造大孽於天下叫囂隳突者國會之恆態也英之巴力門可謂高矣愚曾觀之而其爭不已日本之帝國議會亦經訓練二十餘年矣今年開會猶幾不免於揮拳吾開第一次國會相持之急所傳者亦不過拍案擲墨盒而止則一翻各國議會史此類之事豈得云無一在吾邦則彷若已犯天下之大不韙為五洲萬國之所無者然何師心之為害一至是也歲費六千即議員應受死刑之證內外攻詰使無完膚而今之參政

（一）見蒲氏所著 South America、儻指智利言之、忘其頁數、



所受實同不聞其非轉嫌其少情實相瞀竟乃若斯不可謂非古今之所希聞也議員品性之不齊此寧可諱然當彼賄賂遍地兵威四逼之時而天壇憲法草案猶能從容就稿主張不變總統選舉困議員於一室而饑渴之刃露於牆兵噪於外而自朝至暮票僅足焉其事之是非曲直不論而國會有此節操以上決不得謂其絕無存立之値必曰無焉愚何能禁其不言惟揆之情理期期不以為平也今假定共和之設施澈底敗績民間僅有之廉恥道義掃地無餘則曩固言之亦由於有大力者利用國民之弱點從中顚倒不得以為共和本身之罪也若曰大力者如斯顚倒即共和附帶之性無可解免而因以為共和罪固亦言之成理愚見康梁兩先生即曾為此說也康之言曰『若中國而行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一）梁之言曰『此種虛僞之多數政治祇足以供一二野心家一時之利用而於國家私毫何補者僅無補猶可忍也一二野心家成功之結果能使國中道德之元氣生計之基本消磨剝蝕以盡而國復何以立於

（一）救亡論、見不忍

天地』(一)雖然為是言者乃將爭總統者野心家者納於共和之內而並罪之不如今人於焉劃一鴻溝謳歌一而詛咒其二也。綜而言之共和之失敗一由於國民責望之過奢、一由於當局成心之無對。而責望過奢之中又分兩派。一為夙主張共和者平日之理想一旦見之事實而不如其所期則頓失望失望則忿疾忿疾則指責過當矣。吾家太炎即其一也。一為夙不主張共和者國民之行動既節節抗其心理而行則一有蹉跌射入於其眼簾者獨先而為象獨顯夫人過崇其所信息息欲著其先見之明指陳不信己者事後之過失以為快者本人類之惡性雖賢者亦不免焉不免則所歸罪有過情矣。康梁其尤著也。當諸先生發為言論惟恐其不痛切意在扶植共和使之進行耳豈有他哉。惟讀者思之共和二字本為吾國人所不習行之而不能無弊又為事實之所當然今罵倒共和之聲出於此輩賢豪長者之口其不為人所利用以顛覆新制者幾何至於當局者之成心尤為章顯。昔之主張排滿者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適於吾國當亡適於吾國亦當亡。惡姑之下

(一)多數政治之試驗、見庸言、



不能為婦入美洲而夢俄羅斯不論吾國無哈密敦曼狄生之流其人也即有之而謂能容其充分出其懷抱而試行之哉。

以上皆以共和為一政體而討論之。嘗議共和者大抵以此種政體為與吾國程度不相應則愚有權以質論者曰何者始得謂應也。此可卜其不易之答案曰開明專制。夫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已詳論再三茲可不贅。惟請以英儒穆勒一言以統之曰『開明專制疑難萬端今俱假定化為烏有矣而一物終不可少是何也即一人出類拔萃心智絕倫將全體被動國民之事事物物一一理之使就緒也』(一)果此人不能得則開明專制不成問題。梁君夙昔主張開明專制最力者也其結論是否與穆勒同符愚未暇考惟見其最新之見解曰『吾又熟思求得良政治之法矣蓋欲得之惟有二途其一則希望昊蒼忽錫我以聰明睿智聖文神武之主權者而其人又如佛典所說之觀世音千眼千臂舉一切政治無鉅無細皆自舉之而一一悉應於吾社會之要求……』(二)其意若謂觀世音理無可得惟有返而求之社會自身而已是開明專制

(一)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三章、 (二)大中華雜誌第二期、



之根據已破國中賢達不當更持是論。夫共和不能行開明專制復無可望則非一端走入無政府一端走入黑暗專制萬無解決本題之方。或曰立憲又須知以政體言共和與立憲正如二五之與一十勢難區以別焉也。

今之為言者又有進於是謂共和不行存其名胡為是以政體為主眼而持論之範圍入於國體則請論國體。

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而尸其名智者所不屑今共和失其實久矣進而並其名而去之以理推之謂各方之感情將以此生大變動恐亦未必克林威爾之不稱王與稱者何異拿破侖第三即不稱帝亦未必見宥於第三共和故吾人亦聽其自然可矣。雖然為國家計則不可不一促言者使反省也。

今者政象之不可以久長非絕無識或其智已昏者必能認明而無翳。夫政治變遷之最合於理想者亦設其新之必要而存其舊之不必改作者耳。若澈底推翻之則非常之原其不大傷國本甚且亡國者幾希此政家之所萬不可忽也。故共和雖失其實而尚能保存中華民國之名義則他日革新其因或出於今之政局中人或有異軍蒼頭



特起亦就原體而損益之已耳即需訴之激烈手段其功可不大殺人流血而可幾也。不然澈底推翻之事無可免而禍不可勝言矣。或曰、惟慮如此故宜早定君主以絕奸人覬覦之心。愚特不解所謂定者於何定之以鄙陋觀之不外力耳。則請誦盧梭之言曰『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以此為定有何意義。或且曰、以現有之力推之將來可保百年而無患。然當知政變之事非所前知大禍之生其機每祕故善為政者決不恃智以防亂而恃無致亂之原。拿破侖聲震全歐克林威爾威高三島其力可謂較吾為大矣而平均不足十年即敗身流屍戮為人僇笑。歐洲論者偶謂拿翁不勤遠略失敗宜不如彼之速(一)不知武力緊張於內時時有潰裂之憂不向外以求洩焉內訌將無法以自了。兩拿破侖之尋外釁與夫克林威爾之伐西班牙皆非得已其間或不勝而蹶焉或勝而隨蹶焉梟桀之心勞日拙良足悲也。夫以國力膨脝威稜四露之國南面而專制其境內尚不足以善其後如此則祇務內競而無力對外續續與他國為城下之盟行且求為小朝廷以苟且偷

(一)英人Bodley所著France即持此義、

活四民信望墜地以盡者而謂君臨其國可以百年不亂豈非夢囈之尤愚知駁者或又以劉季朱元璋爲言則吾苟有道焉能冀幸兩漢兩宋之典章文化從容長養吾子若孫則犧牲區區饑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之中華民國四字有何難忍無奈稍一沉思萬無是道也凡政治中之根本原則在某一國未之見者亦坐其民未及知之已耳苟或知之而又經一兩度之事實使空想成爲凝體則惟有千回百折不達其的不止雖有大力能遏之於一時不能朦之於久遠也朱明以前吾人立國祇解立君故一君仆而一君興乃事勢之所必至今之民智雖稚而豈三百年乃至千餘年前之所可比耶而未已也戰爭者人口繁殖之結果無術可以避之者也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亦五百年而後人滿足以相斫耳非有他也興王既起宇內又安至少可保數十年而不亂其所以然則兵威所至已屠其民至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桀者雖欲抗之而其力莫舉也而今有其事耶兩次革命無一死傷過當之戰滿人以外吾民之死於是者前後蓋不及五萬人餘均滿坑滿谷而未有動而又羣盜如毛饑民載道虐政所至民不聊生誠所謂積薪之下豈容忽改帝制抱火厝之善夫『子孫無噍類』(一)之言



之出諸總統之口也策時之士其幸毋更以人之國僥倖矣

又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一論慷慨萬言卽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之無力卽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櫫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

此外尙有一根據最牢之說曰中國地大不適於共和此自前清立憲運動發生以來卽已熟聞此論而其說出於盧梭謂二萬人口之小國始能布設共和之政此其爲反對共和之口實本甚堅結又不獨吾國人持之拿破侖第三炙手可熱之時參議院承其意旨草爲勸進之表其中卽祖述盧梭以爲左證(二)先賢之目其不瞑矣雖然卽

(一)見各報、
(二)原文恐未之見、有英譯附在 Lieber, Self Government 之後、希世之公文也、



盧梭之言察之當否又何如乎請先引諸家之說觀之康氏篤信盧梭者也故其言曰『歐土自希臘雅典創立共和以其小國寡民故能安之羅馬繼之已多爭亂蓋大國有不適於共和者矣其後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羅練士、郅那話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漢堡、佛蘭拂佉、論呂觀、伯雷問皆以共和立國而安皆以小國之故』(一)梁氏反之其言曰『昔盧梭著民約論實爲近世共和政治所自出然其心目中所謂最完全優美之共和國則以民數二萬內外爲標準蓋遠徵希臘羅馬近徵瑞士而因以斷共和政體之運用與廣土衆民之國不相適凡持論者每根於所習亦人之恆情哉盧氏之歿不二十稔而美法兩大共和國迭興於新舊大陸論者既稍稍疑盧言之爲過矣然美由聯邦而成合衆國之基礎在諸州州之基礎在諸市諸州諸市本爲具體而徵之一國合羣小以成一大爲道至順與盧氏所標原則本相印也法則紛擾亙數十年中間政體屢易今雖大定而國威不逮其舊卽其民權之伸亦遠下於美瑞於是復有疑盧氏之論雖破而未盡破者夫禮尊大同易占先首共和政體本言政者之極軌懸理

(一)救亡論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說、



想以測方來舉天下萬國宜無不以共和爲民權之究竟而今後世界大勢所趨非大國又不足以競存使共和政體而不能適用則盧氏之志不其荒耶』(二)夫康氏以爲共和不能行唯一之理由在爭亂則今之主張變更國體亦爭亂之一端人若引用其說以爲何種行動之護符康先生必不受然引用者自引用又焉可不細辨爭亂者自有本因不關乎人數之多少也昔賢有言家族可爲國家者兩人以上卽爲家族而爭奪之起吾人豈罕聞之若謂國小則爭亂之事較小亦姑且認之然國大而他種利益之事較大亦不可不互衡其輕重也亞里士多德固亦謂國小易爲治者也然且曰民數不宜過少過少將不國蓋人羣不振居業未繁國家之目的卽末由達況今日社會由簡入繁遠非亞氏之時所能想像者乎且盧梭疎於史識所舉之例不足爲訓莫烈所著盧梭一書明銳無倫有曰『盧梭蓋不知有史者也彼偶讀故事因乃熟之自史家觀之皆以爲不幸之尤者也大抵彼所引例以佐其說實乃說例兩不相關區區所徵未或出於古希臘之各小國與古代羅馬共和國以外』(三)於斯最有宜注意

(一)憲法之三大精神敍、 (二)Morley, Rousseau 一 三 一 二頁、下所引見次頁、

者盧梭之以國小爲宜乃謂於一切國家之組織爲宜所謂政治總體(一)是也政治總體固不限於世俗之所稱共和也故莫烈曰『羅馬帝國之一種政體何以能成盧氏未或致思當時英吉利半聯邦之領地至爲恢闊而更有一大邦聯之國成於盧氏未死兩年之前彼均若未之能見』梁氏拘墟於共和二字於駁倒盧梭爲義乃失之狹蓋以政體言當世大國固未或與共和相背而元首世襲與否固出於時勢之偶然非卽立國之原素也且盧梭之謳歌小國者彼乃有其特別理想爲之前提姑舉兩點以例其餘彼最惡國際之競爭者也謂國大則開發易失其宜而強隣逐欲而至吾當以守而出於戰人多則資生不易而望隣國以爲之供吾當以攻而出於戰大凡立國將於商務與戰爭之間擇一以行者其國必弱而無與久存是其所言與今世立國之道適相反也吾苟不能閉關以老死者其說不可信也又盧梭者排斥代表制度者也以爲人人惟服從己之意志服從他人之意志者非人之本性也故求國民之總意宜以人人直接投票爲歸(二)若大國者共集其民於一議堂同出占焉勢不可得故其

(一)Corps Politique 民約論二卷十章、下引國際競爭條同、(二)民約論四卷二章、



理想之國乃以國民與接爲構互相認識爲宜(一)此其組織求之今世惟瑞西之六小州行之苟吾立國不欲外於文明通制而下儕瑞士之小州其說未可信也故今人以盧梭之言爲共和咎愚當勸其多讀盧書以求其通矣有曰反盧梭之說吾國宜舉聯邦此固通人之言愚於此尤有固定之見可以詳論然僅決此題持論尙不必過遠故此點當以他篇詳之不具於是也

凡右所陳意在駁斥兩說一謂中國人民程度不足不適於共和一謂國土過於寥廓不適於共和而於前說尤委曲致意焉其中所引多康梁諸先生之說明知今之謗議共和者其用意固不與兩先生同而温李諸人困於撏撦時論既引其言爲重愚又安能不從源頭而致其辯焉夫賢者立言稍不經意卽永爲世論口實當兩先生大聲疾呼以共和之弊正告天下豈不謂吾言而有力共和之花當長此不凋而乃假風伯之力以摧殘之者仍無改於其說此愚今日道之天下宜有幾人與兩先生同灑傷心之淚者矣若兩先生以重理過時之說爲愚罪所不敢辭但念天下紛紛妄騰口說平昔

(一)民約論二卷十章、



指目當塗謂其不測今幸已明白昭告表示無他一有參差全責將由國民負荷諒哉亞細亞報之言曰『國體問題以全國之關係而定夫所謂全國之關係當求之於全國人民之意向事理昭然無可誣亦無可諱』(一)如斯大事人何敢誣亦何必諱爾可憐之小百姓忽爾荷天之寵以商定國體之大責置之雙肩則愚以新聞記者利用千載一時之言論自由以芻蕘一得之愚爲民意萬能之助倘亦識時君子之不忍苛責者乎

## 帝政駁義 四年九月

兩月以前愚作共和平議稍稍著論以明世俗厚誣共和之非時帝政之說初見根萌楊度孫毓筠之流傳聞有密呈勸進事爲東京朝日新聞揭載傳笑外邦楊孫恚焉馳電辯正曾幾何時前之諱飾而不肯承者今且明目張膽立會布詞號召黨徒唱和表裏此其故何與愚聞黃君遠生之言曰研究『國體上基礎問題』吾國人『於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於迫在目前關係國脈之根本所在舉聽其自然之遷就所屆置

(一)六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之思慮議論之外』(一)斯言而信號爲一國之『法律』胡乃昨日所懸爲厲禁者至今日而特許之又讀籌安會之宣言曰『……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斯言而信楊孫諸子態度逾時而有不同得毋前日不免有利害毀譽之見存而今日愛國守義之情獨至凡此諸問誠不免起伏於吾人之心胸然稍加熟視則又無覩從而索答夫亦可以不必矣

何以言之當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法蘭西總統魯意拿破侖驟行政變毀棄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憲法而卽要求國民賚以自製憲法之權其後投票以七百四十萬票通過抗之者僅六十四萬耳逾年十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復以魯意稱帝一事下國民議可決票則達於七百八十萬之多視前有加焉善夫瑞士學者卜碩德之論十二月二日之事曰『凡政變之後一國之運命既懸諸一人之手於斯而下問於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權加之於己是猶以已答之題重行發問者也』(二)論十

(一)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二)Borgeaud, Adoption and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s 二〇四頁、

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之事曰『此種法令（謂國民可決帝制之法令）特權力之移置（謂已有之權力自總統移之皇帝）非憲法之行為也求其類似則皇室法庶乎近之蓋皇室無特權不言典範帝力不彌滿不求帝號皆以前有者為之符其揆一也語以近世憲法則失之遠矣』(一)用此觀之然則吾國若立帝制其目前之見象可想今諸君樹為名義從而鼓吹一則曰切磋再則曰商榷殆無往而非卜氏所謂『已答之題』為說萬千大抵周旋此膠彼漆之中以塗飾國民耳目而吾人從其後而觀之若者懷疑若者致辯是不亦太迂闊不近事情矣乎

顧或者曰此學問研究之事也事勢儘可蒙然於一時學術終且獨立於無既且上自當塗下至政客皆曰學也學也則君子可欺尼山與進愚雖淺聞初學亦安忍不貢其所見冀以釋滯而解疑惟賊民興矣乃始言學得毋與漢臣議講孝經以服黃巾同類而共譏嗚呼亦非所計矣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籌安二字彼豈不以由我之道國家可得長治而久安也則

(一)同上(二)、



所謂安者果愚所見非謬當以國中不見革命之禍為衡而國中不見革命之禍苟非國中利害衝突質劑停勻斷乎無幸此其理昭哉無翳雖至愚者不能瞑目而無見也今若於倉黃之中推翻共和創設帝政此其所為影響於革命者有二要義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認革命為憲法上之權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碩德之論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為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共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為羅伯士比所用革命字其義指此良不誣也當是時也造法之權在法操之國民而為暴力所支不能運用其在事實則誰能行苛疊達者誰即擁有造法之權耳誰能別行一苛疊達造法之權又即歸之』(一)前舉二義已可於此數語中約略盡之則其事正與革命為媒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別有奧義為淺闇所不及知乃自陷於矛盾而不覺矣

請試即二義而申明之革命一語在歐文字典中覓之殆無不訓為政治根本上之變遷夫變遷亦何常之有有帝政變為共和者矣亦有共和變為帝政苟其不免於驟變

(一)同上



則其無所逃於革命之義無疑讀者試從百科全書中查之所列革命之例其在法蘭西每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第二共和與千八百五十一年之魯意拿破侖自帝同舉(一)此本淺義不待指陳(二)或曰變更國體如『不擾亂秩序』即謂之革命胡傷顧此之所謂不擾其義究居何等夫防民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此誠古今中外革命之所由起也而當其未至於潰也其為本無所壅無潰可言抑或壅已莫堪去潰一間其度之殊相去懸絕惟未潰之名入乎僥倖苟偸者之耳則幾乎無擇今不擾云者正此類耳於義果胡取乎或又曰變更國體非徒言之大抵實力既充然後以舉則即名義不易實際何殊苟指易名為革命則攫實之為此無疑今斷斷執前者為未可寧非以五十步爭百步乎曰愚固未嘗左易名而右攫實也大凡苛疊達之行為即無異於革命羅伯士比固不求為帝者其所用革命一語意義甚明卜碩德述之亦以論魯意拿破侖之行政變而非論其建帝號由客之言可以證明革命之程敍不自建

(一)Nelson's Encyclopaedia、

(二)近見京滬各報發表反對籌安會之意見即多明此義、



帝號始而建帝號之為革命中一絕大關鍵似尚需數語為之說明也蓋二者相較其本質固無所差以不加冕之總統與加冕之皇帝詢人何擇智者必將不答惟其影響於政治則深淺有殊善夫黎白曾造政治之精義曰『共和國之安全與謂基於多數者得其代表寧謂基於少數者握有運動多數之權』(一)此種運動之權在民主專制之國固亦不見然不得謂之絕望或者政潮猝轉而民意以伸善於運用者範不軌者以入於軌亦竟行所無事焉未可知也故若而社會雖云不安大小禍變亦或時發而政潮尚保留有一二分伸縮之餘地在堅忍多慮之國民宜若不有鋌而走險之憂若並民主之號而棄之則所謂餘地者盡矣此其異點也

請及次義自來論革命者祇許其有倫理上之根據而不許其有法律上之根據英儒席兌曰『謂暴動者擁有憲法上之權利其語若非矛盾即為不詞雖然由近世政治思想推之若現政府有絕大之失政無論政體何若而謂人民不有倫理上之權利顚而覆之者固猶未之前聞也』(二)此可以為論宗矣雖然若民主專制則亦有謂革命

(一)參觀拙著政治與社會、 (二)Sidgwick,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P. 618.

在法律上爲有論據者魯意拿破侖宣布第二帝政之憲法其敍文有曰『中央集權之國其一國之元首無論善惡何如而要爲衆情注集而無間者也以故若於法典之上宣言不負責任卽爲愚弄民情卽欲建一虛構之法理曾以三次革命之暴力抉破焉者也』(一)此在拿破侖不過以明自重責任之意不謂國民所以糾問元首責任之道卽於此中以法律之意規之德之學者波因哈克講其義曰法蘭西憲法此段之旨『乃以憲法之力公認革命爲課問元首責任之一手段且以違反法律之事視與組織國家之事等量而齊科』(二)此其理由波氏並暢發之謂專制之政至於此級爲元首者誠不能不對於國民而負其責任但責任者自若人之口出之直一羌無意義在國法上不能貫澈之門面語而已蓋國民既以一國最高之權永託諸一人之手

(一) Dans ce pays de centralisation, l'opinion publique a sans cesse tout rapporté au chef du Gouvernement le bien comme le mal. Aussi, écrire en tête d'une charte que ce chef est irresponsible c'est mentir au sentiment public, c'est vouloir établir une fiction qui s'est troi fois évanoué au bruit des revolutions.

(二) Damit wird die Revolution als Mittel, das Staatsoberhaupt zur Verantwortung zu ziehen, verfussungsmässig anerkannt, der Rechtsbruch für eine organische Einrichtung des Staatsrechtes erklärt.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P. 73.



則當最高權仍然在其身中之際不得從而課其責任昭然甚明苟欲課焉非於法外計謀以暴力奪其權而歸焉無他途也夫無課不成責任彼既以責任規之憲法(一)是卽所以詔國民曰爾得有憲法上之權利日日提革命之軍以踵吾後也且『民主專制類由暴力而來故己之對於暴力卽失其所以主張權利之道』(二)夫至不能主張權利是已喪失法律効能苟一方喪失法律効能他方所爲卽無所謂違反國憲此其大旨也昔者嘗以德法兩國之學者論政各懷極端之見引爲政學之悲觀今於以暴易暴一說不謂以號稱膜拜君政之波因哈克與頂禮共和之盧梭語如一轍波之言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惟以暴力傾之斯爲適法曩舉之矣而盧梭民約論開宗明義曰『人民見迫不得不服服之宜也一旦有力足脫羈靮脫之愈見爲宜蓋人之自由失矣今以其所以失之之道得之非彼此時有權回復其自由卽人當初無權可

(一) 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之憲法第一條卽曰，Un chef responsable nomme pour dix ans

(二) Wie die demokratische Tyrannis durch Gewalt begründet ist, so kann sie auch gegenüber der Gewalt kein Recht behaupten 同上、



剝其自由於彼』(一)二賢之言細論之自多差異惟本篇不能具述茲之不憚稱引亦惟於行『民主帝政』者證其不得不認革命爲有憲法上之權利矣

用此觀之帝政與革命之關係亦可知矣若曰政府自有能力可使革命之禍不生愚決不以其說爲無根且灼然見其力之足以支持若干時而不失墜然祇以證革命之禍之不猝發而不足證其禍之消弭於無形既曰籌安當以消弭無形者爲衡不當以幸不猝發者爲的況乎政治之事無能前知其果不猝發與否今仍未易言也席兌又有名言曰『社會之安寧其基與謂存乎政治寧謂存乎道德是必國中優秀之一部分恆溫和而公正富於同情明於公益小羣無非分妄誕之思階級無貪利傾巧之病多數黨之勝利不挾強橫之力以俱行而後此種安甯庶幾可保不然未或能免於革命也須知地球之上無論何處而欲以一部多數之人強一部少數之人同居其地者

(一)'Tant qu'un peuple est contraint d'obéir et qu'il obeit il fait bien; sitot qu'il peut secouer le joug, et qu'il le secoue, il fait encore mieux: car, recouvrant sa liberté par le même droit qui la lui a ravie, ou il est fondé à la repondre, ou on ne l'étoit point à la lui ôter



屈服於其下而謂有道德上之權利使之爲之乃一不可想像之事也』(一)席氏之言乃論普通治道其爲說且如此若執民主帝政叩其意見又不知言之進於是者幾何夫立國而至道德之基礎全然破壞則如盧梭之言人亦爲其最強者而已語云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行見人人自以爲勝廣家家各以爲華拿心理所存必有事實而天下無寧日矣是之謂籌安不亦非常可怪者乎

籌安之名既不能立則其發起詞所言絕無駁辯之價値可以想見愚雖不肖亦誠不欲以無謂之言論與人爭一日之短長然以國人辯理之力異常薄弱感情一動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愚懼其欺惑愚衆沉國家於九淵而無以自救也輒爲辯之於次

詞中所陳本國事實爲有目者所共覩其爲姦言曲說無待指陳若夫外國史例人或不暇考求其眞實事理而聽其淆亂請得述其言曰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國如巴西、阿根廷、祕魯、智利、猶魯衞、委內瑞拉等莫

(一) 同前、

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底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刼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家。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述蒲徠士之言以相證。蒲氏英之夙學。而近遊中南美以歸。著爲『南美』(一)一書。與其所著『北美』(二)同稱衆說之郛者也。蒲之說曰。

自中南美諸邦離西班牙而獨立。樹立共和。歐人之愛自由者稱之。美人尤甚。蓋美人篤信共和。至今猶多謂君主國與自由不相容。而以諸邦爲其肖子。故愛之也。顧西班牙於千八百二十六年。已盡撤駐兵。離去美境。而一世復一世。共和之花仍萎頓而不開。所見惟革命相續。狄克鐵特相承已耳。於是歐人漸厭惡之。發論抨彈。惟恐無及。美人則始終護之。凡以共和稱者。類爲所袒。不知二者俱泥於其名而未詳

(一) Bryce, South America

(二) American Commonwealths 卽所譯平民政治、



竅其實。譽者失矣。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就易而避難。故偏蔽殊甚。以例言之。巴拉圭共和國也。共和憲法。且巋然存。而佛蘭西亞與羅佩慈。實以兵力統治之。委內瑞拉昔在蒲蘭柯及加斯妥專制之下亦然。吾儕聞人共和其國。輒以爲治者公平之政力。實由被治者同意而來。而欣然施其同情。今於巴拉圭及委內瑞拉。亦有權享吾儕之同情否乎。如其有也。則羅佩慈及加斯妥之不道。誠足執以駁詰共和論者。如其否也。則歷史上偶然之現象。誠無與於共和。而不能以爲贊否之標的也。以如是而贊否之。乃不離名稱問題。而去事實千里也。

請言事實。歐人喜以抹摋之論。取中南美共和國而一律短之。此誠不平者也。而在今日。覺其爲不平尤甚。歐洲之君主國。由最善逮於最惡。等差歷歷。至有別焉。中南美之共和國亦然。其中儘有若干國。不媿於歐人所謂眞共和。憲政機能。誠實無妄。亦有專制之邦。純恃武力。以相支拄。立乎兩種之間。尙有多數之國。其政治行動。若規則若不規則。若完全若不完全。議會代表輿論。亦非全無勢力。人身財產諸權利之保護。亦非盡不相當。法律之應用施行。縱難確實。而亦不視行政官專斷之意與



爲轉移。此其大較也……

所謂眞共和國。吾蓋於智利與阿根廷遇之。智利者。在拉丁美利堅諸國之中。於歐美人所稱自由憲政之國。最能契合者也。蓋選舉取制限主義。而政權則由一部分小地主與法律家主之。其機關之運用。與政黨之活動。精神方法。無一不與十八世紀之英吉利相同。所不同者。一爲君主。一爲共和耳。內閣更迭。不時有之。而於政治之運行無礙。立國之普通政策。從無變更。革命之事。久已絕迹。其爲今人記憶力之所能及者。惟內亂一次而已。其時總統巴麻西達。以其所懷政略。憲法所賦之權力不足以行之也。則與議會堅持。以致訴之武力。兩派之人。陳兵相見。以各主張其權利。猶之英吉利查爾士第一與巴力門之戰焉。巴麻西達戰敗。卒至自殺。巴麻西達者。富於理想之人也。與尋常野心專制之家。截然不同。徒以所爲於法未安。遂至敗死。自是以來。智利之政治。蓋全入於憲政之恒軌矣。在千九百十年。黨派歧而爲六。保守黨一。而自由黨五。自由黨時分時合。條理井然。能力辯智。都臻高度。人民一般之公共精神。亦俱健全而活潑也。



阿根廷之史蹟。所歷艱險。誠較智利爲多。六十年前。曾阨於狄克鐵特之下。與巴拉圭之阨於羅佩慈正同。自是以來。內亂時有……然自千八百九十三年以還。國中不見兵爭之事。其政潮偶或不穩。亦不過如歐洲諸邦。恆爲無政府黨之思想方式所動盪而已。軍略主義。夙昔之所膜拜也。而今已不見。行政之事。由政治家掌之。法律精神。極其嚴整。簡而言之。今日之阿根廷。純爲一立憲共和國。與智利適同。如有缺點。抑亦共和之缺點。而非屬於共和其皮專制其質之類也。

由此兩例觀之。可見在南美空氣之中。西班牙血液之內。蓋無物焉阻止共和政制。使不運行。如其運行未底於完也。則斯世運行政制之不完者何在蔑有。用此以證。苟非於立憲精神極不相宜。此種精神。行見浸淫漸漬。以入乎法律系統之內。夙昔暴力相傾之習。掃地盡焉。且觀夫阿根廷之所由安泰。尤見他拉丁美利堅諸國。亦可漸次前邁。以進乎守法律尊秩序之美風矣……

要之南美之共和國凡十一。綜其全而論之。其政况遠良於六十年以前。斷無疑義。凡諸國者。大都軍政之原素益益減。憲政之原素益益增。法家作政。誠不敢必其守

法而較之軍人則優越多多號曰法家其手段將無取於橫暴與其得一毀法者毋寧得一弄法者爲愈也革命內亂之事雖亦有焉而殘酷遠不古若刑僇政敵亦所罕聞政治暗殺盛於歐洲而在此則不恆見（一）……

前世紀之中葉歐人之崇信自由者見夫中南美諸邦獨立有年自由殊盛而道德不進幸福不增國內之繁榮亦無可論則大失望以爲自由之功用不臻而厭薄諸邦之說以起噫此曹何感情之盛一至此也彼之自失豈非過信自由之力之所致乎在昔政治之不良彼以爲全屬君主貴族之過而不悟政治之失由經驗所詔不盡屬於政體而人性實爲本因試觀歐洲政局自千八百五十九年以來有多數之國政權漸由少數人之手入於多數人掌握之中而道德平和之黃金時代曾不隨而湧現且愁歎不平之聲轉或時聞有曰法律不能持階級之平有曰議會之信用墜地有曰行政機關非由國民直接監督不爲功其在北美此種監督且謂當推及於司法所宜改善之事亦多端矣而迄未聞稍有智識之人謂宜反而訴之古代武

（一）以最近五十年計之、歐洲之暗殺、似多於中南美、「原註」



斷壓制之習其所覺者亦政術日進於艱難非昔人之所及見今後唯有受教於經驗以從事耳果予此說而不謬也則於評隲南美之政情不尤宜廣設恕詞矣乎南美自來遭際之困難比之歐洲爲多而其成績可觀亦既若此輒鰓鰓爲其方來抱悲觀焉誠無謂也（一）

由蒲氏之言以談南美政治可以窺見一斑矣夫蒲氏特著書言南美者之一人耳以其人爲吾國社會所知而意見平實富於經歷不務爲非常可喜之論國人讀彼所著平民政治已深信之故特擇一小段譯焉而繁重已如此則其他關於中南美之眞實政象可益吾人神智者且不知凡幾條而出之無在不足使籌安會之所主張失其根據嗚呼國人不學以道聽塗說自安而淫邪無恥之政治家遂敢於利用其弱點妄設似是而非常識莫究之外國政例以欺惑邦人諸友寧非國家之奇厄也耶茲不具論惟綜合蒲氏之言以衡吾國求其要點得三事焉（一）中南美之共和決非盡惡第其品級有上下中上中無論矣吾今所號共和望其下駟且猶不及而乃罵倒全體指爲

（一）South America 第十五章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Life in Spanish America



殷鑒借作推倒共和之資斯誠妄人之談（二）共和有名有實以共和之名行無道君主之實者不得蔽罪共和（三）共和之蔽祇宜於本身救之反之古代武斷壓制之習爲有識者想像之所不及最後一點請更詳之桑麥丁智利之華聖頓也當革命急時殊疑民政之不可遽採而終主張共和政府以制限選舉爲之基波利華委內瑞拉之愛國者以有澄清南美之大志華聖頓之名且遍於諸國者也其致疑於共和之不可驟期亦惟思以聯邦組織救濟之而已之總統任期延之終身而已（一）至夢想帝國梟傑如佛蘭西亞與蒲蘭柯之徒亦未或萌動於胸非必不欲而在勢有所不可蓋中南美諸國政象之所以不寧而革命時起者以狄克鐵特制之爲祟耳狄克鐵特雖曰專橫而尚居民選之名任期有定憲法之精神雖失而形式猶存人民欲得而甘心已至於此假若進而稱帝其不同於抱薪救火以酒解醒者幾何以故百年之間中南美政雄疊出而帝政迄無聞焉非不爲也知其爲之而亂且日益於己亦大不利也此種自愛愛國之道梟雄當局猶且深知豈吾萬里旁觀得以諉曰無覩甚矣籌安會之所

（一）亦蒲氏所紀之言、同上、



推證爲別有肺腸矣

愚執筆至此忽得美人古德諾最近之作曰論君主與共和載諸八月十九日亞細亞日報亦有曰

南美各國中亦有數國用共和制而頗有進步者其尤著者則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國是已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至巴西則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來雖略有騷動而共和之命運實屬平安然此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而巴西則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國時代業能鼓勵人民使之與聞國政故三國之得此結果者非偶然也

古氏之稱道南美諸共和國智利阿根廷而外尚數巴西且較愚所述蒲氏之言又進一步則儻若由他學者言之又或推而及之委內瑞拉諸邦惜吾文幅窄不能遍舉且此等國者乃古氏所謂『尤著』蒲氏所謂『不媿於歐人所謂眞共和』者也則其他略下於是而得以能是亦足善是亦足稱之者又必不乏其例是世俗謂當取南美

爲戒由蒲氏古氏之言以推反謂當取爲法有何不可古之言曰『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是兩國之得有今日共和之效也倘易共和而爲君政其騷擾紛紜雖至今日猶未已焉未可知也姑讓百步謂行君政其效等於行共和兩國太平之福雖立君主亦得享之則二者宜乎無擇夫利不十不變法今共和無恙政例相詔明明由之可致太平而不急起直追學其步伐轉欲摧滅本制別立君主是何用心且如是爲之亦逕爲之可矣而必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智利阿根廷而爲之也豈非奇冤古之言曰『巴西……建立共和制以來……共和之運命實屬平安』至其何以平安以愚所知蓋純爲聯邦憲法之賜國之雄於黨爭而設爲聯邦之制以調和之行之而有效者厥惟巴西是吾人果畏黨爭而啓戰禍矣乎亦倣法巴西立聯邦以平之斯爲可耳不此之圖而輒欲創立君主且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巴西而爲之也豈非滑稽古之言曰『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此用以警策共和謂爾亦宜追蹤三國實行立憲誠爲明訓若以證吾國之宜於君主焉則其意必曰爾於立憲政體不能極力進行



故當毀共和而立君主無論所圖君政亦以立憲爲期已首限其說於不可通也姑如其意以求之是乃吾望三國而不可齊求爲南美而不得而又何嚚焉嘻今之翹南美之例以震驚國人使之畏避而惟君主是卽者亦坐未暇深考耳夫以未暇深考之事輒引爲感情煽動之資此等政談實同蟊賊古氏號爲學者不肯悉喪其身分供人犧牲故所引政例偶亦徵實惜其於支吾鑿枘之處無可詆讕然終肯稍語眞象使人有析疑昭滯之餘地焉國人自亦受賜不少也

或曰吾子所言誠信於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衞、委內瑞拉等國如籌安會所稱者矣然於墨西哥今日之擾亂又何說以處之曰愚固非謂中南美諸國之無黨爭與戰禍也此豈僅中南美有之立國於他洲者亦時不免今玆之所當研究者則此種黨爭戰禍是否卽爲共和之咎已耳如其是也其在邏輯僅一墨西哥行共和而敗他國行之而善者不知凡幾尙難據以蔽罪共和然強欲蔽之終非無說如其非也則共和自共和黨爭戰禍自黨爭戰禍墨西哥之紛擾卽百倍於今日猶於共和本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矣蓋共和有名有實謂共和爲有害必其害見於行共和之實者也若以



共和之名而行非共和之實而遽曰害云害云則誠李代桃僵之尤不値論列善夫前舉蒲徠士之言曰『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避易而就難故偏蔽殊甚』今人之論墨事無往而不『偏蔽』請得略而論之

墨西哥今日之慘劇推原其朔有一大罪人焉其人爲誰卽底亞士蓋彼柄政二十八年之久徒致力於一己權勢之擴張而無意於政治根本之解決利用外資開發實業誠不得謂其非計而底氏號稱有造於墨亦惟此焉然財產集中而貧民生計益苦夫國基之所由穩固者在夫增造中流社會之有恆產者使與地方同其休戚用能講自治重秩序耳而墨國以驟立大資本之故財政實業之權悉操諸底氏左右倖幸之手號曰相諦非柯（一）招權納賄無所不爲全國之大公司八九爲彼輩之股本而人民卽欲立小式工商之業亦非財賄運動不行以故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而中人之資所恃以爲社會中堅者不可得見敎育者國命之所託也而底氏全然不講計由底氏之手輸入外資在英金三萬萬鎊以上而於敎育事業所費至微故民智之不進三十年

（一）The "Cientificos" 意義不甚明、大約指其人數、宜詁作『百人團體』也、



幾如一日當底氏任職之時墨人之能誦讀者已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及其去位猶不及百分之十五焉夫以貧民與愚民兩種政策相輔而行而欲其國之能安此何異揚湯而求止沸且也墨人雖乏通智而一部優秀人士感於近世政潮之不可遏其於憲政運動決非不宜底氏怙勢不讓非惟不能利導而且專以束縛馳驟爲事彼之一敗而不可收拾此尤巨因姑不多述述其因之最近而易見者

夫底氏之失政不待言矣而其故作狡獪食言而肥嘗試人民之心理冀取好感以偸其國不得則縱其鷹犬到處摧殘假藉法律僇辱異己則尤革命之所由驟發也蓋底氏第七次之任期當終於千九百十年彼之不肯遽舍其位固不難以種種行爲而證之也乃前二年彼忽告一美國雜誌記者自明無戀棧之意其言曰『無論吾之友人與吾左右爲吾計謀奔走奚若而本任一終吾卽遠引決不更廁斯職八十之年於時已至自信亦不堪爲世用矣就職以來予蓋息息望有一日墨西哥共和國民能在大選之期愼簡替人移易政府不有革命流血之慘且無傷國家信用或阻害進步之機此一日者今已至矣在墨西哥共和國以內吾甚願發生一反對黨如其能生吾歡迎

之不以爲禍而以爲福也。且若其黨能展發才力。爲治而不爲暴。吾猶將維持之。忠告之。凡吾前此所以樹立民政之全功夙勸願一切忘之』（一）此一宣言。墨西哥全國報紙無不轉載。底氏之人望於焉頓高。時國人厭底氏之政久矣。方求所以解脫之道而不得。忽底氏自明其淡泊之志。亦遂不暇辨其以方欺人。而羣然信之。政治結社遂乃如雲而起。凡候補總統宜爲何人。與夫民政宜何由而改善。論題森列。討議不休。旬日之間。朝氣溢乎全國。論潮所至。迄無以底氏始終連任爲宜者。夫底氏治墨久。揣摩墨人品性最稔。而最善用其弱點者也。初意彼一宣言。人之反其假託之意而附之者必衆。以爲吾總統純白無類。吾民誠重違其情。而爲全墨思之。非此人誰稱厥職。計惟犧牲一人之名譽。以救全國之實禍。更不料墨人雖馴於底氏權謀之下。而當國脈存亡之際。究亦不肯喪其獨立之主張。卒之不僅不如底氏之所竊期。而且以底氏之僞宣言自蔽。向他端僢馳不已。昔者韓非明說之難也。謂『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明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然若其事爲世主利害所關。又豈獨疏

（一）Modern Mexico R. J. MacHugh 一五九頁、



之而已。迫而爲苛疊達。將亦其所不惜。今墨西哥之愛國者。既陰窺底氏之實而故崇其顯。以與之抗。此誠底氏之所不能忍。不得不撥去假面。而施其辣腕者矣。當此政情活潑之秋。底氏之爪牙。發爲通告以警諸政客。大旨謂總統之宣言。以政情卜之。決難視爲有效。此之通告。準以慣例。無不知爲代宣底氏之令。而反對黨之首領。誠恐以此激成禍變。態度因爲一移。斯時之所議決者。則總統一席無更與底氏爭衡之望。以彼不肯遽舍。則雖選民人人不欲。而終無所逃於威力金錢之外也。於是彼等之指針。轉而爭副總統。以謂副者誠爲吾黨之與。則底氏高年。一旦不測。繼其位者或能與吾黨同其政見。以謀國利也。此意既布。底氏不置可否。其爪牙亦無宣示。政客以爲底氏已許之也。則運動又興。有曰中央民政俱樂部（一）者。應時而起。標舉政綱。演員四出。時紐福黎陽省之省長萊詩。頗負衆望。乃以副總統候補者歸之。斯人一出。迎者如水。墨人本好感情。而湮鬱既久。尤莫自制矣。底氏至此。又復大恨。在職副總統柯奈爾者。底氏之所馴養也。以他人代之。豈其所甘。於是強壓之策。再接再厲。凡軍官議員之同情

（一）The Central Democratic Club



於萊詩者。遣戍褫職有差。全國政黨所有集會。悉以兵力潰之。而首領拘捕投獄者不絕。餘衆殺傷尤多。如阿薩加、柯利麻、卜蒲拉諸省。皆其擾亂最著者也。新聞之左袒萊詩者。悉停版。記者囚焉。萊詩故爲底氏所親。而任爲紐省省長逾二十年者也。至此遂宣言否認候補之事。底氏託詞調查軍事。遣往歐洲。兩年不召。

墨人之反對底氏。公開之運動既終。祕密之結集以始。萊詩遠去。馬德羅代之而興。馬氏富人之子。其躍爲領袖。不過以千九百八年著爲小冊。攻詰底氏。而以投票自由聒於國人。故其書雖爲政府所禁。而流行仍廣。入人綦深。遂乃大呼成羣。全墨鼎沸。兩黨相持。底軍敗報時至。當事急時。底氏始與馬氏言和。馬氏百皆可從。惟必以底氏去職離墨爲第一條件。底氏不允而復戰。戰而復敗。不可收拾。至是底氏不得不抱其衰殘敗衂之躬。謝國民之盛怒。長與其母邦作別。而所謂母邦亦自此無寧日矣。此人飄泊歐西。於今五載。前之稱其功能者。此五年中。無不轉而以冷嘲熱罵相餉。前七月中旬。路透社忽傳底氏死耗。而居址不詳。或曰巴黎。或曰紐約。或曰馬德里。久之始知其死於法京確也。此可知其人之見忘於世久矣。嗚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一）



用此觀之。可見墨西哥大亂之所由成。純由底氏。論底氏者。無不罪其專橫愚。則謂一味專橫。國民雖懟。猶可少安。而底氏又復以陰柔僞善之假面濟之。故國民之腐心切齒。其度之高。與成正比。一經擾亂。尤收攝無從。此其爲罪。實居絕頂。是固非謂馬德羅以次之諸野心家。爲害於墨西哥者之無罪也。特罪之源泉。決不在此。嘗謂惡者惡也。惡而貌爲善焉。而卒行其大惡。則其惡尤不可救。底氏之謂也。當彼盛時。有人宴之於察卜帖畢。其頌詞曰。『公實與國人以自由』底氏遜謝。謂『吾非予國人以自由也。吾惟盡其力之所能至。不僭竊人之自由。不毀滅人權已矣。』（二）夫底氏與墨人自由之關係。自非無目。豈見其如所云然。請更舉一說以證之。美人嘉孫曰。『三十年前。墨西哥言論自由。甚爲完全。底氏執政。首捕新聞記者。卑南之獄。慘酷無人理。以待最下囚徒者也。底氏幽置記者於此。日惟麵包一片。白水一盂。使僅得不死。於是者七日。出而詢之曰。爾以吾政府爲何如乎。必其答曰。茲爲有史以來最良之政府。乃得釋去。

（一）以上所記、俱雜採 MacHugh, Modern Mexico 第七章、

（二）事見 John de Kay, Dictators of Mexico 七頁、

自是新聞俱爲政府所豢記者俱爲政府所豢而論調一致頌底氏政府爲最良矣』（一）底氏之不僭竊人之自由而人羣頌其與國人以自由類如此此則稍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欲其不疾首痛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求踣此惡魔豈可得乎以總統選舉言之彼既貪戀大位卽竟爲之可矣而必宣言不欲三揖三讓以待國人盡沒其廉恥而逢迎之聞之顏之推曰『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眞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亂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後代可爲骨寒毛竪也』嗚乎豈待後世人演之進當其時卽有使之骨寒毛竪者矣底氏之愚弄國民一至於此求其無敗豈可得乎

顧今之爲言者每稱美底氏謂吾國允宜傚法此誠未悉墨西哥政情之過故愚不憚爲之覼縷於此其最不切情事之論曰馬德羅既起『底亞士以共和國體之故不得不引身而退』（二）夫底氏豈有共和國體在其心目中者哉又豈願棄大位如敝屣

（一）W. E. Carson, Mexico, The Wonderful Land of the South 百四十五頁、
（二）七月二十四日北京亞細亞報之言、



者哉其引身而退乃智盡而能索非爲顧惜共和國體之故此庸童小夫可以知之而顧喋喋如是此殆別有用意非可以常理論也嘗見歐美作者之論墨事無不以底氏之敗乃其自取而非馬德羅之所能爲功約翰德凱之言頗通治道之大凡愚尤以爲平允其說曰

凡人論事事後皆智以墨亂言之其先非無補救之術特當局者不自知耳惟美亦然南北戰爭距今五十年矣而若從今推究所以免除內亂之法未始無之惟人性未完先智不足史例所詔往往一國之內何弊當更何事當廢而其人民有權更之廢之者乃因循復因循及至無可挽回訴之武力卽欲爲之亦已晚矣墨美固皆同例也巴士的獄未陷之前數月路易十六之所讓於民者廣大無倫苟若五年之前僅出其一部與民更始革命之禍吾知免矣迨戰禍既開無論所願讓者至於何許要皆無濟以法證墨又豈不然（一）

此其責備底氏婉而多諷然卽此可見底氏之退乃其自謀不臧革命之急潮乃循歷

（一）Dictators of Mexico 四三頁、



史之公例而致然於共和政體無與也由愚曩言當時墨人之欲得於底氏者一副總統選舉之自由耳苟爲底氏者順民意以爲之所馬德羅之禍或不卽發迨既發焉底氏之所讓步大於副總統之選舉何止百倍而仍無益此誠無間於君主民主者也在論者之意以爲底氏果爲皇帝則可不退試問路易十六豈非皇帝何以更進一步且登斷頭之臺東京朝日新聞聞古氏之論也著爲論曰『博士引墨西哥之現狀以證共和政體之不可雖然以好爭政權如墨西哥其國假令非共和政體而爲君主專制果得免於今日之禍亂耶』（一）是乃常識誰則不知且以愚觀之禍亂不僅不免必且不待延至千九百十年而始發是故底氏之終敗其咎固在僞共和而終支二十八年而始敗其功亦在僞共和倘彼全然墮壞立國之精神抹撥國民之心理毀憲法滅國會竟自帝焉則墨西哥殺人流血之慘且速發若干年加劇數百倍可斷言矣而論者乃轉引其事以遮護帝政抑何其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也耶

凡右所言皆以明共和無害於墨西哥而底亞士之敗絕非行共和制之所致請更引

（一）九月二十一日朝日新聞、



古氏之言以反證之古之言曰

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國業已數見不鮮蓋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者必有如是之結果也底亞士爲軍界之領袖獨握政權當其爲大總統時政治問題似已解決然底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乃年將衰邁權力漸殺革命之旗幟既張底亞士遂盡失其政柄

果其言而確也愚滋有所不解矣夫行『共和制』云者合古今萬國之學者於一堂而釋之當不外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今曰『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是猶曰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也愚知中南美諸邦大抵姊妹兄弟之國古氏既認阿根廷智利巴西諸國用共和制而有進步矣胡獨不宜於墨西哥此誠當明著其例者而彼囫圇吞過已絕可疑然猶且不論惟一事而曰合與不合以最淺之邏輯言之必其已經試驗熟察其成績而分疏之者也則試問擴張民權實行民政底氏柄政時期墨西哥果悉其量而試爲之焉否乎姑不覓他證古氏明告我曰『底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夫至教育而不之

行是從根本上毀棄人權也。人民不能與聞政事是從根本上推翻民政也。毀棄之也如彼推翻之也如此是底氏始終未嘗行所謂共和制也。以未或一行之事而前定其斷案曰不合不合此種論法誠不知從何而來。古氏之言且矛盾如此則拾其牙慧者更可知矣。

墨事者乃國人之假口最力者也。故不憚言之反復詳盡如此。今請進讀古氏之全論而一評之。古論之發端曰。

一國必有其國體。其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所容心焉。蓋無論其爲君主或爲共和往往非由於人力。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情狀必有其相宜者而國體乃定。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愚讀古氏之文其最呈異感者則幾疑其文實爲共和論張目。何以言之。國體必其相宜始能確定斯言至當無可非難。惟所謂宜者當求之於通而不當求之於偏。歷史者蓋合過去現在二部而成。泥於過去拋却現



在此偏象也。斯而謂宜或宜於過去耳於現在何與也。荀子曰『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惟宜亦然。非體常而盡變其禍中於蔽塞。何宜之有。夫常者於過去之歷史得之。變者於現在之歷史得之。以國體言無論何國。君主者其常。而顚覆君主創設民主者其變。荀泥古特甚謂君主者吾常也其復之便。則其事於盡變之道大悖。終未見其君政之能立也。法蘭西革命以前素習君政。此其常也。而路易既倒。君統破壞。勢惟民主可以相安。此其變也。而拿破侖反之竟自稱帝。帝制之毒。綿延迄於千八百四十八年。此番革命拿破侖第三踵拿破侖之故智。仍建帝政。卒至千八百七十一年。共和復蘇。法蘭西今日之共和。即以古氏之詭辯。亦不得不認其『可望永久』矣。此無他。前此未能盡變。故一翻一覆。擾攘百年。而今能之。遂乃安如磐石也。美國獨立以前。戴英王爲共主。固亦習於君政。此其常也。一旦離英獨立。舍君主而取民主。此其變也。古氏曰『夫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後。其勢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蓋其地



本無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務之重……當日統率革命軍爲華盛頓。使其人有帝制自爲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爲君。乃華盛頓之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無子足以維其後。故當合衆國告成之日。即毅然採用共和制』夫苟華盛頓有帝制自爲之心。美洲即可創立君政。此古氏一人之私言。而華氏不爲由於無子。尤爲曲說。姑不具論。而美洲不立君。國家安榮以至於今。則爲事實。其所以然。則盡變之道得也。體常而盡變。謂之相宜。『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正面觀法反面觀美可以證之。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

愚曩者作復辟平議。闢勞乃宣氏之說有曰。

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二。爭之於事實者十之八。原夫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由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勞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賅。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勞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即有以折勞氏。不僅此也。即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堂。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夫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



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瞽。不爲是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瞽。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寧謂事實之不可也。

事實者何謂也。即所謂變也。而變之在吾國今日則呈三象。(一)『帝王乃歷史上之產物。非如餅師作餅。可以頃刻而成。今後之中國既無人焉有可爲帝王之資。何能復爲君主國』(一) (二)當君主思想未生之時代。則一君統亡一君統起。行所固然。而今非其時。大抵君權之存。存於人民之迷信。今迷信既破。回復無由。(三)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國家實無餘力更容變亂。自來創立君政之暫免變亂者。或則以殺戮之慘。盡其人口之大半。或則提取國中膨脹之力。南征北伐。以爲尾閭。前者吾之歷代開基之主爲之。後者拿破侖之徒爲之。而吾皆不能。則君政一立。革命之禍。何時而發。實不可料。此三象者。印入人人之腦中。不可爬梳。是故有在前清極力主張君主立憲者矣。而此時羌無意識之君主論。則反對之。吾友徐君佛蘇即其一人也。愚讀其最近發表對於籌

(一)此政客某君之詞、

安會之意見有曰『以不佞之前言往事觀之其主張君主立憲人所稔知然入民國以來何以不復倡前說』又曰『古今中外無人在本國法權之下而集會結社公然討論本國國體者更未有昌言推翻本國現有之國體謀植其他國體而不觸禁令者何也國體者國本之所託命國民全體艱難開創歃血締盟共同奠造之大基業也故其本國人民無論何人對此國體凜若神聖不可侵犯』尤有最精之語曰『如國體可以自由討論改變耶則國家有一日之生存在人民卽可以有一日之討論改變非待至無國以後將無討論改變終止之時然則此討論也豈不與國家生存之目的相背而成爲滑稽之事乎故世界無論何國人士之言論著作對於他國之國體可以任意批評若一論及本國國體縱心懷反對亦秖能出以微言婉諷之筆否則謂之倡革命耳』(一) 此天下之公言而前淸君主立憲黨純正心理之代表語其固有之意則以君主立憲爲優語其時中之德則以民主立憲爲當是誠古氏所謂『一國……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二) 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

(一)八月二十一日北京國民公報、



所容心』者也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

或曰法之革命中經君主而卒歸於共和美之革命逕立共和以迄於今既聞命矣然古氏更述英倫往事請問英之革命中經共和而卒歸於君主則又何說曰此非吾之所得引以自證也愚前言共和既立不得復建君主最要之理由有二一君統已破全國無可繼位之人一政想全非國民無復忠君之念則苟若君統未破政想未易復辟之事亦未始不可行英之王政復古是也梅依者英之大史家也其說曰『英之革命

(二)此之遷就古氏之說、以爲無所選擇者、乃就歷史演進之成果、綜而言之、謂其境自然而然、一若無所選擇、其實此之無所選擇、乃選擇之至者也、猶天演論中之物競天擇二語、物競一若無競、無競者競之至、天擇一若無擇、無擇者擇之至也、時賢駁古氏此段、頗與愚異其觀察、而命意則同、神州日報所載東蓀君之文有曰、「博士謂一國所以立其國體、非由國民之有所選擇、卽非由於人力、乃必宜於其國之歷史習慣社會經濟狀態、夫言本於歷史習慣、寧得謂謬、然試問此種歷史習慣、果其宿於國民之心中、抑亦存於客觀之實物、吾知勿論何人、必不能認歷史習慣爲存於客觀之具體物、是則宿於人之心中明矣、自盧梭總意說之反響以來、學者篤信歷史、亦復過甚、殊不知歷史者、時代精神之連續的表現也、否則歷史莫由以成、不惟斷片之事實、不足研究、抑且勢必千年如一日而不生變化矣、世上寧有此理耶、由是以譚、歷史習慣、既存人民之心中、則社會組織經濟狀態、無一而非人民意思之表徵、則謂國民對於國體、無能有所選擇、眞謬論也」、此文之意、與愚全同、所不同者、選擇二字之用法耳、言非一端、夫各有當、讀者諒之、



似無結果可言其所得者亦一王繼承一王而前王身殉自由而已苟非此點英之政治組織殆前後無所變遷也』(一) 又曰『革命之後政識較進民意較靈獨立思想較高團體力量較大至忠君一事則流風餘韻沿而未衰』(二) 由斯而談英之終成君主豈曰偶然吾國之滿洲屬諸異族其篡竊吾國而有之也純出於慘酷無人道之武力國民愛戴之念自始不生光宣之交君主立憲之說雖盛於一時大抵視爲策略而全不出於忠愛之悃淸運既絕遺愛無存勞宋諸公深仁厚澤之談天下笑之故吾國欲求如英倫克林威爾之後迎查爾士入承大統蓋事實上不可能然且不問其能不能而惟卽例論例苟英倫王政爲勞宋之徒依附淸室者所稱許尙非擬不於倫而今胡有也復辟之獄尙在目前如或提倡卽罹刑辟(三) 是今之引王政以自佐者其意不在滿洲明甚果爾以愚不學誠未見英事之可妄稱也在古氏之意得毋謂英人

(一)May, Democracy in Europe 第二册四百五十五頁、

(二)....without any sensible diminution of their traditional loyalty 同書次頁、

(三)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令有云、民主共和、載在約法、邪詞惑衆、厥有常刑、嗣後如有造作讕言、著書立說、及開會集議、以紊亂國憲者、卽照內亂罪從嚴懲辦、以固國本而遏亂萌、



之所重者君主制耳初於君主無擇卽克林威爾自帝亦將見容於英人矣乎則以古氏側身閎學之林宜知當日英人太息痛恨於克林威爾之僞共和至於何度查爾士入都之後追論克林威爾之罪而戮其屍在吾王萬歲之聲中高懸其頭於巴力門之上者垂二十日古氏曰『以英國當日人民不適宜於共和而力次爾 (一) 又無行政首長之才故英國之共和忽然消滅』是則克林威爾之政略初無背於共和又若力次爾才如其父必且爲英人所戴此其不爲史事所證誦中學課本者類能知之由斯以談查爾士第二之已事以之證復辟論而徵似既爲其所諱言以之證民主帝政論而所擬之主則又罪在大辟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嗚乎以束髮小生能談之理而古氏妄稱於吾國學士大夫之前以致浮濫政客雲集其門撏撦片言與爲狼狽而一國是非得失之林卽若樊然殺亂無可救藥者然豈非吾之奇恥也哉古氏之文他國之拉雜政例占其大半幅此外所自矜而以爲探驪得珠者則君主繼承問題謂『繼承確定一節實爲君主制較之共和制最大優勝之點』孟子曰遯詞

(一)克林威爾之子、

知其所窮。古氏蓋窮極而發此無聊之言矣。夫繼承一事。誠不得謂非君主制中之一問題。而豈得曰斯制之存亡以之。以近事言。滿洲開國。卽不立繼承法者也。其君制之壞。初不以此。縱曰重要無倫。而於君制確立之後。再行研究。斷無不及。未聞先以繼承法之定否。而卜君制之採否也。若曰預爲之防乎。則如斯大業所當預防而重且急於此者。何止百端。繼承一家之事。其法一紙書耳。有何難定。倘若古氏曾參兩拿翁之朝。而以斯說進。拿翁決不難唯命是從。惟其君統及身而滅。擁此『金簡石室』之書。足覆瓿耳。何益於用。又倘若古氏曾掌克林威爾之書記。而以斯說進。克氏竟以此而自帝。姑無論其子力犮爾自然承襲。初無待以法定之。然一傳而絕。有同暴秦二世。則所恃以正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又焉往哉。夫古氏以君主說嘗試於吾。不能詳陳斯制之如何爲利。及其如何而得鞏固。而徒取君制大定後之一繼承問題。待至建都習禮。葅韓醢彭。徐徐引數四老人。以爲太子羽翼。默示微諷而不虞其後時者。張皇號召。一若此謀若臧。萬事都了者。然使人感情瞀亂。輕重倒置。以僥倖其說之見錄於世。是誠孫卿所謂訞怪狡猾之人者矣。



古氏所陳改制之三條件。大抵狡獪不可追摸。繼承一條。已前駁矣。此外兩事。一曰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之反對。一曰必求立憲政治之發達。夫列強之反對與否。古氏或不得而知。若國民於此種根本變遷之局。而將無反對者乎。愚恐以古氏之博學多聞。苟非認定吾人全然不解政治生涯。不敢輕下判斷。故其言曰。此在乎周知中國情形者之自決。是則中國情形。古氏未之知也。以不知吾國情形之人。貿然爲吾國主張政制。則擿埴以索塗。冥行而已。不亦太可笑哉。立憲之說。亦視此矣。諺云。欲知將來。可鑒既往。總統就職之誓詞曰。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未幾而精神浸亡。瑕穢山積。然猶得謂通於權變。不獲已也。贛寧之役。當局勤勤以無帝制自爲之心。表襮於民。黎元洪謂以鐵血保障共和。通電全國。始回天下將倒之戈。以剸刃於七省。未幾而毀憲法。滅國會。絕自治。共和之形式。且不與存。然既不廢民主之名。愛餼羊者。猶未絕念也。故勞宋之獄。發爲公令。重申共和。紊亂國憲。刑所不宥。識者傷滿洲既斬之澤。尤幸今後狄克鐵特將無可假之詞。口血未乾。言猶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見告。立會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黨徒。明謀不軌。內結輕佼無行之客。外



連專閫強暴之夫。以致其事。一時之間。姦言並進。叛國之說如雲。而言官不敢言。法官不敢問。惟聞明抗者有顯禍。陰拒者遭監視。外人之觀國者。羣謂苛疊達之期行且不遠。身居民國。而一談共和。刑僇隨之。是實質之中國。家已陷入無政府之境地矣。舉凡前此帶山礪河一切之誓。於今所未便。卽悍然毀滅。使無或遺。而司其說者。猶欲以將來立憲爲餌。而欲人之欣然樂從。頫首而聽命。此豈可得之數耶。黃君遠生曰。『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 此最辯之言也。信如斯言。則政體爲重。國體爲輕。又如斯言。則重者宜一國之所同重。輕者宜一國之所同輕。國體輕矣。論者既責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輕其所輕。而獨於一人之重之。不惜冒萬險。排萬難。以爭之者不同。以輕其所輕來相勸勉。此何說也。姑不具論。假定吾人轉而爭政體矣。愚又嘗有說以處此曰。

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之論。慷慨萬言。卽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之無力。卽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櫫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一)

(一)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此最後一語。卽以破立憲論之全據而有餘。夫君主立憲義原不惡。但立憲之事。求之於累葉相承之君主可得。求之於狄克鐵特之君主則不可得。此非意有所不欲。實乃勢有所不能。蓋當其爲狄克鐵特時。所得維持秩序者暴力耳。及爲皇帝。所須暴力之量尤大。一旦去其暴力。卽失其所以自存之方。計惟繼續保之。以待天下之變。諺所謂騎虎之勢是也。而眞正之憲政。與暴力相反者也。豈其立之以圖自殺。然謂其時將無一種憲法。亦不爲確。盧梭有言。最強者欲永爲其最強。不得不以其權利化爲法律。(二) 以情推之。此類法律。必將起草。惟此而謂之法律。終爲暴力之變形。人民相與守之。殆與暴力同其命運。暴力朝去。顚覆夕隨。以是而言憲政。豈非夢囈。怪哉黃君遠生

(一)見共和平議、
(二)見民約論、

之引波因哈克之說也曰『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爲而致滅亡夫既已自紊歷史上之權利自傷政體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黃君引此蓋以影射前此失敗之革命黨以愚所知此段出於波氏之國家論(一)以極詆民主專制之害者也夫強者相傾甲踣而乙起乙踣而丙起皆循同一之軌轍不得以意爲之低昂故波氏既舉黃君所引之詞其下卽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復以暴力毀之無所謂其違法故此種政制實與魔性以俱生人或以虛僞與暴力爲班拉巴主義(二)之特質雖然此非獨班拉巴及其政治家之個人特性然也虛僞及暴力實爲適合於此政體之本質其影響蓋不期而及於參與政治之個人焉』(三)斯言也乃合一切民主專制而總衡之殆無一而可自外吾國今時政治之爲民主專制黃君雖欲否認想不可能若由此而帝焉其事亦略同於班拉巴之加冕亦無可爲諱則欲假波氏之言以自重亦惟將現在及

(一)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六十九頁、
(二) onapartismus 班拉巴、拿破侖第一之名也、
(三) 同書七十三頁、日人菊池駒治譯本國家論一一四頁、



今後若干年所欲謳歌之政治與今日以前所詛咒之政治納於同一範疇之下受其批評已耳軒一而輊其二信乎其未有當也況吾國辛亥革命黨人雖起在政治上未嘗握有統一之權所謂力無限制日走極端今日以前尚無人足當此目縱謂足當亦不過如今之比則滅亡云者前已見之以史例而推又將繼此而有所見何也彼既入乎民主專制之輪回其自紊歷史權利自傷政體神聖其不能以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與他之滅亡者一致無可逃也世之善讀波氏之書者若疏其意而有異夫此之所云雖在萬里愚猶將策馬箠以從之而黃君乃欲引此以證君主立憲與民主帝政之中有何關係初不料同讀一書而見解之不齊有若此也立憲之不可能如此以波氏之崇尚君權者知之豈古氏習於共和之治而不之知知之而猶故張其萬不可通之說以聳人聽則其用心必有能辨之者矣

綜觀古氏之文或則措詞矛盾進退而無所據或則立說惝怳使人不可捉摸或則避重就輕故示問題解決之易易以導人於迷路嗚乎江湖文士口舌爲傭揣摩嘗試之說亦何所不至可痛者吾國竟有人焉以爲目蝦而自爲其水母流毒所被馴至天地



易位妖孽橫生豈非古今之奇變韓非曰『羇旅僑士重帑在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意者吾國其亡矣意者吾國其亡矣

## 民國本計論 四年九月十七日

(帝政與開明專制)

自愚作帝政駁義迄今又旬有餘日矣籌安會之所進行平陂往復其象歷歷可指武人如段芝貴張作霖湯薌銘之流舞爪張牙公然以『攀龍附鳳』(一)自居毫無愧怍此事本在吾人言議思惟之外可以不論惟二三『君子』以學理號召天下因之正負兩面之文字揚抑外制酌量國情引譬連類竭精馳說機牙相對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斯誠政治得失之林而有匹夫之責者不得不博觀明辨而求所以折衷者也惟茲事之贊否本諸直覺主觀者多博聞辯智初無所取觀夫運動之生一瀉千里而自愛之士不肯具名老成之吏惟求去職而新聞言論一致不欲苟同恍若稍涉游移

(一) 張作霖電內、有英主創業、不拘小節、各省將弁、隨大總統捍衛國家、勦除亂黨、皆欲攀龍附鳳等語、



卽蒙大辱他如名流著論政客釋言恥爲君子如逃垢穢可知淸議已成公同已定社會之純正心理於焉彰明斷非溝猶瞀儒口耳四寸之學所能變亂黑白況夫所有正面文字愈出而愈奇愈趨而愈下支離詭譎不可究窮希合苟容無所不至條而辯之等諸以狐父之戈下劚牛矢愚雖無似猶病未能由是吾人所當鄭重商搉者惟在負面文字何如周密詳盡始得導國人以正矣蓋以此種文字純持消極反對之調精神全注於國體不可變更一點偏師四出本營轉虛則或瞻顧不周因予攻者以口實而讀者走入歧途不知所向滋足懼也愚爲此篇卽欲就其口實之所由生詳爲論列非敢謂智慮能及乎諸賢所未及也特以言非一端夫各有當諸賢之論自有其獨到處而愚之斯作或亦得附諸愚者千慮之義者乎(二)

汪君鳳瀛七不可一書剴切詳明釐然而有當眞所謂社會純正心理之寫眞也顧其發端一段有足招人誤解者請得述之

(一) 作此段時、所欲論列、不止開明專制一事以篇幅過大、暫就一事論之、而仍此冒頭之詞、梁任公之國體論、有一二點當辨者、則別爲一短篇、

不佞自辛亥以來。每與知交竊議。以為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所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得敏活之條款。悉數剗除。不復稍留抵制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詞。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

汪君之言。雖甚明白。至其眞意。果主開明專制與否。愚以為不當僅於此書求之。蓋汪君此書。乃極言國體之不可易。自國體不易以上。其有可以讓步之點。充類至盡。以與之。以謂公等之所欲得者。不過如此如此已耳。而今之事實。固已如此如此。何必之他。言外之意。不難體認。而反對者抵巇而進。即於此振振有詞。其言曰。

汪君所持以為立論之具。實未嘗深究夫世界各國所以立國之大經大法。而得其創制垂統之精神。故其所云云。皆為一時之對象而發。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大凡一國之人民。……若經一度開發之後。靈機大啓。自然日進於文明。……若如汪君所論。假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姑毋論今之政府。曾否於汪君所謂開明專制之精意。完全做倒。即令盡如汪君所期。此又豈維持永久不敝之道。(一)

(一)見九月七日北京亞細亞報、



意謂開明專制。不如君主立憲。此誠彼輩自鳴得意之語。而亦自欺欺人最甚者也。蓋民主之時。不能立憲。何以改為君主。即乃能之。有識之倫。無從理解。若曰繼承之法不立。憲政將無自生。則必假定有一人者。執意以些須貓口之鼠之自由。與所謂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之條相市。是其憲法云者。將負何種罪惡以俱行。黃口小兒。不足以相謾。而乃宣之大衆。著之篇章。表裏唱和。恬不知恥。豈非咄咄怪事也哉。姑不具論論其與開明專制說之關係。

大凡小人之得志也。乃君子有以成之。邪說之橫流也。亦正說有以啓之。開明專制之論。十年以前。即與共和論對峙。倡之者之本諸無邪之思。至誠之意。至今無人疑之。惟其流毒所之。則實釀成前清偽立憲與民國偽共和兩大惡劇。鐵案如山。毫不可撼。無賢無不肖。大都見之甚瑩。主是說者。至是恍然自悟。情見乎詞。而已無及矣。今之為君主論者。其用心路人所知。苟其有一時可假之說。供其撏撦。必且窮量用之。無所擇焉。而獨不主開明專制。不僅不主之也。而且非之。以為是乃『一時之對象。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欲求『維持永久不敝之道。』惟有完全立憲云云。可見開明專制。



論根據之薄弱。已為奸人稗販政談者所不取。夫立憲之說。使非出於許芝李伏之倫。藉謀禪代。即起盧孟而問之。亦將莫易其言。今若此。則其為說詭譎不倫。語彌亂眞。而肺肝彌見。較之夙昔持開明專制論者之拘墟質直。反比適同。夫言為心聲。不誠何物。今雖當開明專制論退聽之時。(一)而謂人將取一作奸犯科之君主立憲論代之。自非杞人。不生是憂。然愚之不能已於言。以賢明如汪君之流。而猶受開明專制論不斷之彈力。放逐邪說。不期而假是以為武器。一面使缺於自信力者迷離惝恍。因於專制之毒。瞽目擊身受。而仍懈於防。一面使無忌憚之小人。敢於依附正人。舞弄文墨。以殺亂庸愚之耳目。此終不得不認為君子不智之過。而宜有正名定界之文者矣。

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執筆斯誌以來。屢有所陳。想讀者猶能記憶。其所以然。則凡政事號曰清明。首嚴法律。而專制之為物。性與仇法為緣。其頒行於國內者。匪不今日一條。明日一令。而即其條令本身言之。已前後自相衝突。狐埋狐搰。一國莫知所為。而又

(一)所謂退聽、乃指政治運動失敗之一派讀書明理者言之、至他方面、此種思想、方且滑滋暗長、後幅頗論及之、



己身。與其奔走疏附之人。且遠立於此衝突埋搰者之外。以前者即意。即法。而後者則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也。黎白曰。『專制者無政府也。』(一)夫至法律不能用事。字之曰無政府。宜不為過。論者難之。以為斯言未足苞舉一切也。若吾國之專制。庶不失為開明。則姑不論他事。惟論法律。梁任公近著國體論有曰。『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此通於當代之務者之所言。有目者所能共證。故其制度之為何種何種。讀者必有甚明之印象。無待縷陳。尤可怪者。所立法度。已不守之。並責人以不守。守之且至得罪。(二)此而謂之開明。則非其字。適與孟子所謂無道揆無法守同一義。解又寧有他。吾國古賢之善言開明專制者。宜莫若商鞅韓非。而鞅之治績。始於徙木立信。非之精義。存乎審合刑名。愚向言之。專制與法律性不兩容。鞅非皆為其所不

(一)Lieber,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忘其頁數、愚嘗論專制有自賊之性、吳語申胥諫夫差曰、「今王播棄遺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不違乃違、即專制自賊之理、

(二)近大理院推事朱學曾以株守法例得罪、

可得爲故一敗而不可收拾然茲固事實有所不能理論尙無矛盾之弊今者日從事於毀壞法度而猶揭櫫開明專制以爲號斯誠名實兩無所可之談也已

愚爲此言亦將如汪君之書授籌安者以口實曰惟專制之不可乃當立憲故楊氏之言曰

……誠實爲立憲最要之義誠實之法亦甚簡單卽如議決法律議決預算乃國會必有之權既令其議決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財政自財政預算自預算彼此不顧兩不相關此萬萬不可者也……若曰各國本有實行法律預算之道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算之道則萬萬無此情理各國立憲之初亦不知經幾何波折而後終竟實行故能行與否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法律預算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抵類此總求議會所決政府所頒一字卽有一字之效力乃爲憲政實行

斯說也甚似而幾矣然此種誠實之憲政初與創立君主無關今楊氏必聯而爲之詞詞愈辯而狀愈醜往習法蘭西文憶課本中有一寓言則黑疫流行山谷間獸死者日衆羣獸大恐開會集議謀所以救之因各主懺悔相戒不肉食狐主張尤力謂惟誠乃格天負罪深者宜自尅責以免犧牲獅據王者之座從容言曰惟吾實盡全羊之羣且



牧者在旁亦遭吞噬似吾罪最不可逭狐曰不然王非餘衆可比王盡羣羊實與羊以無盡之光榮區區牧者又何足算以臣所知時勢之前無法律時勢所宜王者之行動卽得其正 (一) 獸大讙呼羣贊狐議今楊氏言誠實立憲不識比於狐之誠乃格天之說爲何如惟立君矣梁君曾言之『論者挾何劵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卽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不待言』斯言而確更證愚言專制與法律不相習則時勢之前無法律之狐說一日楊氏又將指天畫地無愧無怍痛陳於我邦人諸友之前察往知來不得謂爲不必至之事嗚乎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至無所不爲則無論何時皆無所不爲矣其中豈有廉恥之足言信義之可守哉

上文所述乃明愚駁開明專制不許楊氏之僞立憲說羼乎其中此固由於楊氏之徒特假其說以爲禽犢初無取而實行之意卽假定有意實行楊氏而外更有若干人同心戮力以期其成而事勢所之亦必無效何也帝政之性則然也蓋此種帝政與沿於

(一) La necessité n'a pas de loi: elle justifie l'action du monarque.



歷史本乎神權者不同後者可言立憲而前者則否黎白曰『英主亞弗勒以自治賚之人民不假干涉且一見自治爲必要卽知敬而禮之若在拿破侖第一則任彼統治時期其久何許求與亞弗勒同其治績萬不可能蓋入壑益深而心希造極未有能至者也』(一) 其所以然則請貫穿黎氏前後所言以明之當政府勢力之未完成也國內必有與之相劑相質之組織非先以計破滅使無復存將不能爲其所欲爲而此種破滅之計恒以譎而不以正又爲野心者之通性『往者俄與普之欲甘心於波蘭也先以種種之祕謀間其人民棼其政事繼以種種不平難忍之手段激波人使怒內而黨派之觝觸益亟外而與國之齟齬益深是三國者因從而宣言曰波蘭不足以爲國也置爲吾鄰吾不堪其擾乃相約分其地而波蘭遂亡夫波政誠有缺也然非三國之陰謀登於絕頂節節挑之使無隙自安亦未必爾』(二) 波事然矣一國以內豪強竊政

(一) 同書三七五頁、

(二) 同上、黎氏之述波事、以爲強豪竊政之比、愚之譯此、意更有在、蓋吾之政府、既步武三國、推倒共和、而不知眉乎吾後、正有眞三國在、政府之所爲、又其所拍手於旁者也、前次中日交涉、日人之所以窘辱吾者無所不至、當時輿論、以袁總統爲居於癸丑革命黨之地位、想讀者猶能憶之、吾國既著著挹於強國手腕之下、方求所以自脫之不暇、而乃無事自擾、刻意學爲黃雀、以求人之彈我、誠不知是何居心、愚甚望讀者推想及此、勿復忘之、



事亦同之彼其政府最先必窮智盡計敗壞社會之道德酵發國人之感情使之自相鬩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於是推翻政制爲有詞矣』(一) 自是以後其所欲爲著著可以推想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從容入乎憲政之軌其事誠與逆行求前無異魯意拿破侖在十二月二日政變之後所發第一令開宗明義卽曰『以國民名義』此之所謂國民有何意味其令曰吾之所欲知者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政權託吾十年耳如不願也吾卽安然輿辭國中亦必無兵爭之禍語雖質直無奈理勢不能相容當此種問題提出之時『其候補者大抵已爲三軍之帥居政府之顚名字滿乎寰區肖像遍乎寺署甚且披袍御殿實已同乎至尊上表稱臣名已見乎公牒』(二) 試問出占開匭所選不爲是人而是人者其將行所無事拱手以讓於他人否乎如或讓之替人其誰……如此明白無翳之

(一) 彼其政府以下數語、原文如下、governments or leaders first do every thing to corrupt the people or plunge into civil wars and th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own wrong, use the corruption and blood-shed as a proof of necessity to usurp the government.

(二) 袁世凱生辰、贐之前、結綵慶賀、多以松枝織成萬壽無疆四字、北京之新聞、亦多題大總統萬壽字樣、孫毓筠懸總統肖像、題曰中華帝國大皇帝、至楊度之稱臣、又成掌故矣、

事人且慮有識者或爲所朦斯誠非常可怪』(一)『大抵如斯大舉實力已周其所假託之詞無間於稱帝之前後無意識之度相等自由者事實也一日起有功川流不息之實在物也自非然者不得被以是名』(二)由斯以談自由不存於作帝之先當然不存於作帝之後『彼之維持和平厲行警政甚且偵嚴防密革命不生以勢推之容亦可望至若自由之根萌人民未來幸福之所託命者則摧殘淨盡皎然無疑』(三)『試觀羅馬諸凱撒之政縱有事蹟可以甄稱而持與彼貪權縱慾驕吝酷刻諸不可名言之惡德相衡則其政績立爲無物尤可痛者毀畫道德迄無底止凡流風餘韻之有一毫足貴爲良時之所醞釀昔賢之所沾溉者悉投此中一瀉而盡』(四)如此而

(一)同書三八五及三八六頁、報載明年正月、吾國將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問題、大總統將賚以完全投票之自由、不加干涉、九月六日、楊士琦赴代行立法院、陳述總統意見、有曰、「大總統之地位、本爲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院爲獨立機關、向不受外界之牽掣、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此誠吾國共和之保障也、

(二)同書三七九頁、Where liberty is not a fact and a daily recurring reality, it is not liberty.

(三)同書三七五頁、

(四)同書三七六頁、Count the good rulers and weigh them against the unutterable wretchedness, resulting from the worst of all combinations -of lust of power, voluptuousness avarice and cruelty—and forming a stream of increasing demoralisation, which gradually swept down in its course everything noble that had remained of better times.



言自由言憲政豈非夢囈之尤

黎白之著此書正當拿破侖第三踐阼之後故其興哀於歐洲之自由不覺言之沉痛切至如此愚文幅窄恨難盡錄然卽此觀之可見民主帝政後之立憲爲滑稽矣事前而張皇其詞非策士之姦言卽妄人之目論默計帝政既立此等掩耳盜鈴之立憲論卽當棄若筌蹄而其跋扈於朝野上下之間將仍爲開明專制之說彼今之販賣憲政者初不難詭其詞曰吾言憲法首重國情吾國人民難張十分自由之幟故吾國立憲仍以開明專制之憲法爲宜耳夫曰立憲曰開明專制曰開明專制之立憲或更百易其辭曰某曰某在政治本身言之唯是朝三暮四之不同耳於實際無與也若在論政之家從公之士則名稱一變而主奴出入之見或卽由是而生故不可不亟辨也

愚今以一極平淺之問題叩之讀者曰諸君亦知法蘭西革命大亂八九十年其眞因果胡在乎以愚觀之誤法蘭西者無他開明專制之一念而已自千八百七十一年法人捐除此念其國始平和發展以迄今日此非愚一人之私言證以史蹟博考歐美人之政論固不誣也特愚言開明專制人且疑之以爲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流凶悍無



倫寧足語於開明專制卽在兩拿破侖專制誠有之其得號爲開明與否尚有可疑惟愚曩言之開明專制本無是物讀者縱不必同意及此而開明與否乃是旁觀評騭之詞至在專制者之主觀則固無不以己之所爲爲開明者也縱最初之手段不免黑暗而亦自叩自答曰吾徐徐焉必能爲開明也故曰一念誤之

嘗論共和之與專制爲緣有出於惡德者有不必然者孟德斯鳩嘗闡明其惡德之一面愚請撮其義曰共和既立平等斯與人人各利其自由以攫其所可得攫之利用力多者所得恆多用力既多斯鄰專制而國內無數之小專制者成矣無數之小專制者既成卽一大專制者囊括苞舉之兆『故共和有兩端之可憂一曰不平等一曰極平等不平等之弊流於貴族與君主極平等之弊流於絕對之專制殺敵鋤異惟己獨尊』(一)孟氏之言信爲炯鑒若推而及於他點卽著爲數十百戒寧嫌其多然此不足以

(一)La démocratie a donc deux exces a évitor……l'esprit d'égalité extreme, qui la conduit au despotisme d'un seul comme le despotisme d'un seul finit par la conquete. 參觀嚴譯法意第八卷第二章第七段、惟嚴譯意不明顯、且最後一句、譯作「其所以然者、國力散而民賊滋、故易爲寇敵之所乘也、」直是未了原意、



盡藉詞專制者之純正心理也蓋彼輩之走入極端不必盡由於先天之惡意固有之成見特以事勢之來遂不得不然由此勘入以明其方策之未正乃本篇之職志也故不從孟氏之論法而以專制者之純正心理爲準

共和之下發生專制其第一受病處則在不解調和立國之方天下事未有祇存兩端而無所謂中者孟氏曰共和之弊一在不平等一在極平等曰不曰極明明有中得其中道共和斯茂獨奈何不於此加之意乎當法蘭西第一革命之起解調和者有兩傑焉一曰米拉波一曰拉飛咽愚讀美人近著有論拉飛咽者曰『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爲鵠基乃不眞此種教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一)無奈米拉波拉飛咽以及及倫的黨諸君子之溫和寬恕不敵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徒之悍鷙險狠故調和失敗然馬拉等之爲此亦未必卽其初衷南海康氏著法蘭西游記罵『諸屠伯悍賊之酷毒』可謂至矣而亦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可見此種『事勢』之成不得專以蔽罪羅伯

(一)參觀鄙著調和立國論、

士比苟有此種事勢以上則為羅伯士比者容有詞曰吾非取何等手段不足以解大紛決大計也持論至此則敢斷言有此思惟即為大謬蓋以力代力所得仍力前力無濟後力何為且以力傾人人亦傾己傾傾不已終歸調和法蘭西之梟雄數馬拉段敦羅伯士比兩拿破侖共五人成敗未同而心迹則一是何也全國惟我擁有無對之權國乃得治也拿破侖第一被囚於聖厄理那島嘗告人曰『法人愛平等不甚愛自由故吾賚以平等若吾不敗吾子繼位將更賚以自由』此其所為平等自由之分理由何在茲姑不論然果以何故不當及身未敗與民更始而必待其子為之論者稱拿破侖第三治法十八年前期固極專橫後期亦重民治確否亦不贅惟既知民治之足重胡乃不於四十八年之頃而即行之考法事者每於羅伯士比拿破侖之間有所左右然若羅伯士比在位日久其所為保障民權未必有遜於拿翁且彼首唱共和其不至帝制自為又屬不難推想之事要之法國大亂八九十年其間不外有數人焉以一己之權力視為絕對不容異己不受調和以致干戈相尋禍敗相續至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大反前一紀之所為而國基始得大定斷可識也夫苟專制之不可終而又病民病



國迄乎數十年之久也則專制心理之不可有而後來一切論治者之所當奉為箴銘又可識也

此外有亟當注意者大凡專制之成專制者之心理固為其主因而非同時有普通心理與之共趨一方表裏和應雖有梟傑亦將不能有為法蘭西之大亂人恆歸獄於所謂梟傑者數人不知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當時偏激之思潮實有以導之至是此種思潮亦分兩派一暴民尸之一非暴民尸之法蘭西之革命乃挾一『民王』(一)之義以行民王者惟民為王主權在民之意也此其義初不為惡而用之者乃昧於全稱偏及之分而大禍作矣(二)黎白曰『法蘭西自傾覆包本王家以來每次革命之所得惟餘專制且每進益上愈後起者專制乃愈酷焉此即其理由之一也』(三)此一派也其他一派則出於純正溫良之士實心愛國之徒目擊暴者之橫行無法自救平等自由亦為所欲而生命財產到處堪虞社會之秩序不安即居至美之名講至高之學亦

(一) peuple-roi
(二) 國民之集合體、始有主權、此全稱之義、人民之一部分、亦謂有之、此偏及之義、
(三) 見自由與自治、忘其數頁、下同、



何益世用故自由與安全二者不可得兼亦惟有舍前而取後而已此又一派也甲派無論矣而專制之乘乙派思潮而起者在政治學中最有深求潛玩之值蓋此種思潮類為一時之感情所驅逾時未幾未有不自鏡其失當而追悔莫及者蓋社會心理所需專制之量與其運用專制之方一入專制者之手遂乃漫無底止窮極乖盭突過於人之所期者不知其倍蓰千萬僢馳不已反動以生本以求安轉而激變往往然也法蘭西政家德摩理助魯意拿破侖傾覆共和最力因而掌其內閣者也其後魯意所為乖謬無已王族疴爾良家之法定財產魯意無端而沒收之德摩理爭之不得相傳彼為良心所譴不能對此不法卑劣之行為貿然畫諾遂乃辭職此妄附專制者之苦痛可以窺見一斑矣善夫黎白之言曰『痛哉人之好持兩極之見也傷於火者未聞必往入水始足為治何懲民政之弊乃至思與專制為鄰在東端覓物不得則狂奔西端中途冉冉曾不留止甚矣其惑也』社會不知慎用其感情以致權奸假手以與轉扼社會之吭使其窒息盡氣以死有如此者可不懼哉

反觀吾國情勢愈見嘗論吾國調和立國之最好機會莫逾於南北統一之時蓋共和



之成乃新舊兩派人僇力併命而為斯賓塞之名言曰『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於是舊者不得太舊新者不得太新以沿以革以質以劑而高華美滿之國制可望其成此理想也而事實適與相反欲求其故可得而言今之追論元二年之政治者不能忘情於所謂暴民專制實則何者謂暴如何為專求其實例亦難確切號稱首領之孫黃已宣言不入政界陸軍財政舉非黨人所能問津北方增兵未已南方原有軍隊以次裁併殆盡議會雖居多數而在積威之下居財賄之中街頭走卒振臂偶呼兩院皇然連聲諾諾領其黨者欲稍稍試為巡回之演說發胳未已而盜賊即發刃以衝其胸此而謂暴名其誰尸癸丑之役黨人以此不為國人所宥而平情論事豈其處心積慮必出於是耶抑實逼處此急不暇擇耶前舉黎白之言所謂『政府……窮智盡計……使之自相鬭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未必證之吾國乃無幾微之似丁君佛言曰政府於此宜有慚德愚曾評之曰『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予則謂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

義也』此類名言可書萬遍』(一)且自陷之云復生大別有遷流所居不獲已而陷焉者有利其可陷以種種不法之手段特造時勢以居焉者由後之說用心尤不可知用此而談民國調和之失敗民黨僅居被動之咎司其樞者厥惟政府雖有百喙恐莫辯矣

革命黨既敗鰤奔竄而狹義之調和主義仍未始不可行於國中昨年五月本誌初出愚著政本一篇卽爲之言曰『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去但若其餘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理』愚既著此說旋復斷其無望蓋以天演相排之理推之公仇既去私鬭必與展轉擠排最後之操勝利者乃在『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也今距爲之文時又已年餘其間黨人宣言『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意謂政治若良黨人卽客死異邦亦無所悔國人外革命黨而獨立興國之時會不可謂不宏究之國中政象之足與愚前文相發

(一)見拙著調和立國論、



明者何如此誠世人所親見其中關節不待指明是吾國狹義調和之機又如雲煙過眼渺不可尋矣

語云物極必反政理既絕反動斯興今之羣衆心理果爲何種乎愚前引南海康君論法蘭西山岳黨之語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斯言破的宜無以易故吾國當共和初成之日革命黨人委曲遷就舊派之心跡到處見之今之抱持此意而無改者固不乏人而在激急過當之徒則前此所爲皆其追悔鑒戒之一紀念暴民云者前受之而迕以爲惡謚今取以自號謂爲佳名其言曰『使革命黨盡爲暴民民國何至有今日』(一)此類思想吾人以和平人道爲幟卽家置一口日作萬言明著其不可而『事勢』所至恐難挽回今後所之必且更甚辛亥之役吾家太炎聞陶煥卿之死貽書張季直曰『曩者武昌倡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謂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爲念……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尙蒙憯禍彈丸剡注布在市閭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者其禍殆

(一)美洲發行民口雜誌中語、



非數年不解』山岳黨之禍彼時未敢斷言其不必見者其度釀之數載日進炎炎今則敢斷言其必見矣此在革命黨一方言之也若非革命黨乎其理想又復與前日大殊北京某君來言於東京曰『噫暴民胡乃不暴』其意若曰今之政局棼如亂絲非得暴者斬之不可爲理前此深惡痛恨革命黨者今又歎息怨望於革命黨之不速興縱或局於境地不能發議而旨趣明白其飾彌章吳君柳隅通訊於吾誌曰『前人詩云萬木無聲待雨來今社會之現象實一萬木無聲之現象而其心理則皆待雨來耳』斯誠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由此推想大事可知蒲徠士曰『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嗚呼吾徒試舉目曠觀丁此時會果有何道使如蒲氏之談言幸而不中也哉

若是者何也曰其初有誰某焉抱定大權獨攬主義一國之內何事皆可犧牲惟吾權不可讓又有多數人焉羣然謳歌斯人以爲唯此足以已一時之亂有以致然也是之謂專制愚固曩言凡專制者無不自以爲開明者也而謳歌專制者又無不想望其開明者也故推原其朔可曰開明專制主義誤之開明專制之誤國也如是而今之賢士



大夫如汪君鳳瀛之流猶頌言此物以爲今日而治中國外此莫可淮南有言『存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吾聞存國之業非賢莫舉今果亡國之事亦須賢者僇力同德以爲之也耶

或者聞愚言而病之以爲愚非開明專制是將以至德要道奉之民欲與偕亡之惡政府也不智之事莫或逾此愚曰惡是何言也聞之王孫雒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政府果得吾說而存之步步實踐以行焉本可著其生死肉骨之效且吾曹非國民之一部乎得政府如此翻然而改圖徙義而修慝有何不願必曰不願亦非人情反而觀之政府果自有其絕對之主張吾人卽日日流涕長太息爲之言之亦必蒙耳而不聽或不爲絕對而稍稍遷就時勢行其權謀僞善陽爲改革以欺天下矣則亦未足以善其敗而轉以速其亡前清之僞立憲其明徵也蓋惡政府者固遲速必以惡敗一旦自覺爲惡而欲以補苴之術救之敗乃愈急蓋若而政府既倚惡以爲性命惡根一搖卽去顚覆決未遠也(一)此如食鶯粟然久食固死不食

(一)辛亥陽夏之師初起、愚在倫敦、見泰晤士報論之、追溯滿洲之僞立憲、卽詳著斯義、並引拉儒涂格維爾之言以實之、

亦死或者懼愚說呲於教猱而升木則誠慮其所不必慮者也且開明專制之毒中之者亦不獨政府前言政府之有今日乃多數崇信斯說者相與慫慂成之今其人自晤陷人術中者固多未晤者亦不爲少其在他一面前之服膺共和者亦爲反動之力所逼桚以爲前此所信徒以優容而養奸今後得所借手非以大刀闊斧橫厲無前不足摧陷羣邪杜絕後禍時局如斯今日不保明日勝廣頓足大難立成已見山岳黨之慘禍懸夫眉睫今之左右政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食其報者亦重一分急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以施於人而展轉食其報者亦重一分報復相乘禍患相繼太炎先生憂其數年不解者愚恐法蘭西八九十年之大亂苟其列國不欲瓜分任吾自爲蝸角之戰必且無可幸免我生不辰逢天癉怒愚亦何必故作不祥之言惟灼見爲危不敢不告怪哉今之帝政運動方興未艾而一部有力之說足買庸衆之歡心而號爲識時當可者又有若汪君鳳瀛之所云云故總統世襲民國立君諸謬論爲其最新之方案以愚觀之此較之逕立君政變換國號尤爲左道惑衆至哉穆勒之言曰『人言開明專制乎余則寧取黑暗專制蓋黑暗專制壓力橫施由壓生抵必且暴抗而人民



出見天日之期或猶未遠若開明專制本其可居之名以行無道之實陰謀柔道表裏兼施民間之骨力全隳志節掃地肢體不動漸成疲癃自是以後更立自由之政非所堪矣』(一)夫穆勒所謂開明專制以吾現制及所能想像者律之已當望之若在天上提以並論本非其倫惟其所著之凶德惡報有以絕開明專制之本根而芟夷蘊崇之是知所謂開明者且然名開明而實黑暗者更不必論是誠宜以顧亭林亡天下之旨釋之而凡願負與亡之責者所不厭百回讀者矣

## 自覺 三年八月

人類者政治之動物也今之人儘曰吾不談政治政治無與於我而其所行要不越政治範圍政治之良否要與其所行有直接若間接之影響是其避政治而不言者非嘗試而失敗流於偏激則惡社會之汚濁自矜高尙否則知其無力莫由自進故爲飾詞以自處耳要其心理所歸莫不以當今政象有所未安其本心以爲當然與實境之所逼而至此者決不相合此則無論何人諒未有否認斯言者也究其實所謂未安者何

(一)見代議政體論、屬稿倉卒、未核原書、詞句或稍出入、而意決無訛也、



在所謂不合者何在則又人人心目中確有此一境至欲其按諸邏輯而表見之立爲系統而指陳之幾人人病於未能非眞未能也感情之所傷客氣之所中俗論之所囿見象之所局據理斷事之勇氣不生憑虛證實之機會絕罕遂令所有思潮失其條理迷離惝怳不可究窮久而久之社會中遂發生一種麻木不仁之象也

愚論發端乃欲爲安與合者求一究竟此而不得爲說萬千皆爲廢料此誠論政之大鍵也讀者於此請任執一人而問之由何而安由何而合必且答曰吾人所重者國家也政事足以保持國家則爲安吾人日夜所想望國家之和平而興盛也政事而入於此途則爲合雖或其語未必逕直明爽若此而窮其所之罔不類是是固可謂人心之所同矣然國家果何由而保持也又何由和平而興盛也則其答案有可共見者曰欲全國家首當犧牲個人利益欲措國家於上理國民之義務首當公爾忘私此其說誠是矣又爲吾人所習聞者矣然若充此說而無所於限所謂安者果在是乎所謂合者果在是乎即其言而印以其心愚又未見其必然也以例證之夫近世最足以亡人國者莫外債若也前清之季吾國已困於此無能自拔有志者倡爲籌還國債會擬募捐



以償之此有當於犧牲之說者也而應之者卒寡深識之士竊議其無當此何爲耶民國既成吾國之困於外債無能自拔更甚於昔南京留守府倡爲國民捐以應政費通電中有最沉痛之言曰『將來殉債而致亡毋寧此時毀家而紓難況家未至毀而可以救國不亡亦何憾而不爲』此有當於公爾忘私之說者也而應之者卒寡深識之士亦竊議其無當此又何爲耶苟誠無背於犧牲與夫公爾忘私之義而應之者少同時復宣揚其義以爲當守百喙而一致舉國而同聲二者之是非曲直茲且不論而叩其心理則必有其一非爲本意之所存昭昭然矣是果犧牲說爲本意耶抑非犧牲說耶果公爾忘私說爲本意耶抑非公爾忘私說耶謂本意屬之前者已證之於事實而有未然謂屬之後者又拘於大義而甚不可於是倫理心理之間有至難解決之問題以爲之梗國之廢興存亡亙數千年中間命世之英無慮數百知言之聖亦且迭興類皆略心理潛滋之勢而崇倫理矜持之義舉世習焉而不敢以爲非既不敢以爲非而又無法以遂其欲公私不得其平弛張一無所當而國家根本問題坐是無由了處而眞正之和平幸福舉冥冥墮壞於名分經制詩書禮義之中且民欲不以正通必以變

通不以緩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來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鳴皆可由此點窺其眞蘊嘻此豈細事也哉

愚嘗略求其故矣吾人國家與君主之觀念全然未明以爲君者卽國之所寄也報國之事同於報君爲君致身無異以身許國荀卿爲儒作詁有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一)夫曰致貴其上則將自損其所有或爲物質或爲精神悉以加於君焉殆無疑義儒家旣以此垂爲大訓歷世之獨夫民賊復崇其說以取便於己以是舉世之聰明才力悉爲所禁制而不敢一爲非常之思荀卿所以歸美『大儒之效』復敢稱引周公大言欺世謂其『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而天下不稱偏焉』古今人情大抵不甚相遠吾人試一平心思之當時成周之人果誠以周公宰割天下一憑己私而絕不一議其偏耶抑有議其偏者而格於儒術不敢昌言或則昌言之且抗拒之而屈於威力旋見殲滅爲史家所不載耶苟人類不無通感愚知偏議不生決無當於

(一)見效儒篇、下同、



事實也本篇之職本無事徵取古訓而涉筆至此乃在說明吾人立國本義乃在損下而益上其所以爲損益者初出於力漸納於儒觀夫韓子作爲原道至謂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詞旨繆戾不足以欺童子而千年以還名儒輩出舉稱其薪傳所接上及禹湯世論之蠱可以想見惟君國同體之義至最近十載已有變更由是損下益上之文轉爲損私益公之訓而尋其言之脈絡仍未免爲儒術所拘以致行私者每得託爲公名以相號召抹撥民意以行己姦毀棄民益以崇己利動假微言大義以行事過帝王專制之實法律上無可抗輿論亦毫無能爲如此而謂之國家尙復成何意味愚誠不肖又安得不略貢所知以哀告吾國人矣

愚之取證固不必訴之於極端之例也凡圖建設國家不究民心至於徹底而因其所各各欲得者而利導之使共同守此公約而決無背畔徒賚假定前有之說緣飾誇張以相鉗束馴致民情不得民志莫通雖當局者之精白賢勞有百倍於今日而愚主義所在亦當掊之特今日政局所顯之象逈非尋常第三次革命之聲洋洋盈耳主之者唯謀以暴力易之他非所計駁之者亦徒謂無方法無目的之革命萬無可贊成理至



國家問題究以何法而得解決愚殊未之前聞夫革命而無至高之鵠薀然有慊於人心者懸以爲招則其事卽成亦等於政權之易位於國家前途初未嘗有好望則豈直三次革命無當而已卽充而至於十次百次亦猶是也反之排革命者自以爲其說之穩健而可行有逾於黨人然可行者亦未必卽行之而當者也丁君佛言頗以代表斯派自任其言曰『吾人內察國情外觀大勢知非法之改革徒以殘害人民耗傷國力仍不足收效於異日但使不放棄國民之責任堅定目的踏實脚根不爲利誘不爲威屈卽有條件之平和改革亦足以得國民之同情而驅政府於憲政軌道之內』(一)此其說頗近理矣惟愚不解所謂責任作何義解所謂目的屬何範圍所謂和平改革其道何由所謂國民同情其緣安在尤不可解者所謂驅政府於軌道之內作何驅法在丁君特未明言要不得謂其別無方略妄爲忖度殊非所宜且其所以驅政府者意在消極抑在積極果政府不服其驅勢將委之他去抑終出於革命之一途亦非愚職所問惟世俗所用政治名義誤解二三歧解六七甲曰國家乙曰社會概念旣已不明

(一)見中華雜誌第四號敬告政府及倡第三次革命者



方針安審所出因之急激者暴起穩和者盲進無力者自放受禍者自傷如是而已而眞正之國家直無從見豈惟不見且或永絕此誠當世之奇阨而今之君子所不能不亟思審處者也

國家者一種之政治組織也舉一國之人悉範圍於此組織之內則第一條件乃在一國之人盡同意於其所以爲組織者縱難言盡而亦必有最大多數相安無事國家始有平和進步之可期最少數之不同意者其力亦容足感動多數使之屈服至於何度以應其需已乃遷就至於何度以通其惑此猶不以爲可則惟有脫其羈靮自求所之國籍自由正爲此設此立國之本則腐儒之所駭而法家之所稱也其故則人之處於一羣也所有意見情感利益希望斷難一致墨子所謂『遠士異國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一)其言近之惟不可一二而明知則當以國之文野爲判在墨子之世誠如所言若夫代議之制已興輿論之道大立舟車廣通職業交錯國中是非利害之所在焉有遁形誠無遁形矣則所貴乎國家亦在網羅此種是非利害使之

(一)見尙同篇、下同、

相劇相切相和相讓而共覓一途以安之而已果吾有所是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有物焉強吾不得是其是吾有所非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強吾不得非其非吾有所利所害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強吾不得利其利害其害吾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由是國家之義至此而終無政府之義自此而始何也若而國家不成其為國家亡之可也若而政府不成其為政府滅之可也近世法家莫不言國家之存存乎公道公道者何凡居一國中者無不各得其相當之分以去也相當者何吾盡吾分而有所是吾當守之吾盡吾分而有所非吾當棄之吾盡吾分而有所利吾當張之吾盡吾分而有所害吾當屏之是也信如斯也或則以為人欲橫流其何能國故墨子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讎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惟是說也愚滋惑焉蓋墨子所持乃倫理之常談非政治之要義乃家族主義之所重而國家主義之所輕父子兄



弟不能相和餘財積粟不以濟眾此社會通病數當世文化最高之國其病不僅不免且又甚著果墨子之所謂亂止於此而已乎則生人之理亂殊未易有定評也字以禽獸此墨子根本觀念之異而決無與於近世立國創憲之本經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無論人類通性不甚相差宇宙事為歧趨有限其義之多將不至如是其眾也即眾義紛呈有若此矣而號為國家當乎眞理亦決非無游刃有餘之地使之自生自滅於其中也

說者曰吾請得奉子之言矣惟人人自為其是非自為其利害以此形為國家羣然安之必也其所以為是非利害者不相凌越而後可而此則事實之不可能者也果不可能終亦必亂而已矣子又何說曰此國家之所以賴有組織也組織之起原必也一羣之人自認其固有之利而謀所以保之同時又認保之之法莫如結為一體立為規約而共守之以故國家之職務一面在鞏固個人之私權一面在維持社會之秩序苟能以人權自由之理與公安國利之道互相調融而無罅漏則其國之文化已達於觀止之境無可更高惟欲圖此而人權自由之式必求其與未有組織以前同出一轍雖在



豎子有以知其未能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有政治覺念則凡政治事情所求於己而以為公共和平之代價者決非不能自審其限度而在此限度以內當割之利即割之當低之求即低之此憲法之所由來而一國自有憲法以上初不虞其與此義或相背也憲法者何一國權利之規定書也其所規定必其協謀聚議斤斤計較已經相劑相質相和相緩而確為一羣所能共守者由是人之是非利害如不與於政治之域則聽其人持一說家守一義可也若或與焉憲法以及他種別行諸法立為定義設有大閑又何相畔相越之足憂也乎

凡右所陳乃在闡明為國之道不在毀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於相當之位斯而可致國已隆興反是而行靡不腐敗故今茲舉國怨嗟民氣抑塞即而察之亦人人失其所以相當者一語盡之矣政士以失其相當之地位無所行其志言論以失其相當之機關無所盡其說農賈失其相當之機會無所致其利推之財產生命全失其相當之保障予奪唯命生殺唯命萬民耗其生機社會成為枯臘而當今政蠹猶且假託儒言肆為顢頇非曰國家必為前提即曰統一萬不可缺無論溝壑所委日有



幾何閭閻所苦已至何度而名分一日可假即泰然而以自安至持論之家中流之士率皆困於久假不歸之說震於一時無對之威理想與實際二者皆無能抗實則所以不抗出於自然則亦已耳而叩其本懷則耳目接觸何者為可傷何者為極戾舉非漠然無所動於其心以是社會之感情日益損傷非入於銷沉即流於偏宕正氣不生全力皆廢國本之撥蓋已成於不知不覺之中矣此又豈盡當局之咎耶愚今請正告天下曰民利不張國利胡有民力不堅國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國民淬民力即以衞國凡言毀民而崇國者皆偽國家主義也此種偽義無論倡之者動因何似吾人一例辟而闢之一切拘墟之詞籠罩之說荀子所謂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諸謬悠之談其在今日皆當絕其本根使無遺孽號稱國家凡隸其下者對於己有之利益己有之主張苟屬正當溫和率自有其邏輯之位置應保持而不失若以國家之故而致兩者成為虀粉則必非國家本義如是而為假藉國家以售其姦者之所偽託可以斷言於時吾之本意遵於常經其為自矜抑為自克一視事實都可不論苟或外境所接與此相反可一本乎主觀絕不滕於客感而以片言決之曰吾有心之所安國家當安吾所安吾

知理之所合國家當合吾所合如其不然則其國家已不成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或存或亡了無關係必議存之吾人亦惟求其所以相當者而已矣至求之之法如何非本篇所能議求之而卽得與否亦無能預爲之說惟確有應求之道且一言求之人或以國家主義以及他種類似之語來相間執吾人可立批其僞絕不以亂吾心曲凡關於權利欲望之種種主張直主張之無所容其囁嚅無所容其消阻此則本篇之所三致意而求國人之深喩其旨者也誠或喩之斯爲自覺

## 時局痛言 四年五月九日卽國恥紀念日

兩年以來吾國方顚倒沉迷於權力萬能之下政走絕端人生狂想以爲國命所託不外於茲以之對內則舉國傾心以之對外則強鄰聽命近凡武夫抗疏策士謝恩類此之詞纍纍不絕神云武云卽此種心理之所釀成愚且佞者固頌爲太平極盛之符明且狡者亦以謂十年無事之兆蓋社會之情昏惰兩臻其極矣

不謂酣歌恆舞之中忽有所謂中日交涉者發見日本所提條件在在與家國存亡有關北京之晝諸稍遲江戶之角聲已動威臨勢逼莫敢誰何雖經當局折衝不遺餘力



而其結局則已成爲史中奇辱非以若干年修養之力數十萬同胞之血層層磨洗不能爲功此一迅雷忽轟於前舉昏惰社會之上其感覺爲何如乎

昔瀏陽譚氏之論湘軍也有曰『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旣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又曰『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瞯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瀏陽本文之所取義非愚所論以今之當局持與中興諸公並論亦非所圖惟不以詞害意觀其引爲深恥在乎無力禦侮而專務內競則流涕讀之不忍以爲非是夫牛莊之役尙能一戰朝鮮之爭未及本部由今視之已若唐虞三代之不可幾矣人亦有良心同此理而謂此番交涉猶不足以蘇中國之昏夢矣乎猶不足以策吾民之智而猛進之矣乎

所謂蘇與猛進云者第一當知中國之不亡乃列強均勢之賜並非吾國本身有何能



力致之於是第二當知國人一味自殘不復振作放辟邪恥無所不爲卽在均勢之下所存一線生機亦將轉瞬不見第三當知立國於二十世紀亦當稍顧國家原理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面優秀分子戮力並進不釀雞鶩蚌鷸之勢以爲和平進步之基

今交涉案旣起國內頗倡主戰論吁亦客氣耳日人揚言吾國所有槍彈莫供二十四小時戰線之用彼出一師團卽盡殲吾所有精兵而無不足新聞家之滑稽者恆謂對於毫無武力之支那施其威嚇乃強國之所恥爲凡茲所言吾蓋不能否認果其能之彼二十一條者日本決不敢妄提卽提吾亦決不與之開議也以勢推之苟地球之上惟吾與日本獨存則吾之四百餘州必且直隸三島如今之浪人所倡日支聯邦之議猶嫌其迂而彼不敢爲者無他列強盾其後耳此種惡辣條件不先不後而獨見之於歐洲大戰之頃亦卽此故然歐戰雖劇終有已時日兵雖強終有所忌故交涉開始以至於今日使驕橫無所不至中間偶經頓挫少覺融和亦賴有美政府之質問與其同盟國之牽掣耳日政府當議發最後通牒元老與大臣意見不調其第一因則山縣松



方諸人兢兢以傷害歐美各國感情爲慮此固非謂外交當局未嘗盡力元首威信全然失效而持與第三國之潛勢力相較終覺擬不於倫由是以知吾國之存亡由對外關係觀之蓋不繫乎吾有何人首出庶物之故如倪嗣沖之流謂有大總統在強鄰不敢啓釁（一）取證於此殆未必然或謂日本之要求止於二十一條正惟吾有強有力之政府苟非此者必且逾酷此非佞幸或者妄人不爲此言夫吾兵不強不能引爲外交之助此亦不足以責政府卽以民國四年之力準吾輩理想之政則以其所能周轉之力整軍經武驟逢茲變亦不必大愈於今故於外交失敗徒乘客氣不辨理由以嚴罪當軸乃吾輩之所不許惟一國外交政府旣全陷於無能之境則其對外吾人卽不必歸以救亡之功此非稱頌功德之卽足爲害乃如此爲之而必忘乎其所以然將來國破家亡尙不知病症何在之爲害也

客曰日本之爲此要求也彼必已熟思審處逆料吾國所以應付之道不出己所劫制之中故暴戾恣睢無所忌憚最後通牒無憚於發夫所謂道不外三途一宣戰二承認

（一）倪嗣勞朱主張復辟呈、見政府公報、

三不宣戰亦不承認。宣戰彼之所樂聞也。承認則本其所欲得。惟不宣戰亦不承認。則彼苦之。何以明其然也。日本之不敢併吞吾國。徒以有列強在耳。所有領土保全機會均等諸主義。尚非島人之力所能抹煞耳。苟吾不資以口實。使之有詞用兵。彼竟不顧。公然侵略。則吾通告各國。布其理由。彼得曲名而犯衆怒。將無以善其後。果不訴之兵力。又別無對付之方。故知惟此足以苦之也。惜乎吾之當局無其決心。惟恐日兵一入吾疆。輿情因而大擾。國內國外之不平分子。必且乘間突發。以致政府地位瀕於危機。故明知爲良。不肯出此。日本於吾政情洞若觀火。亦惟料及吾之不肯出此也。是以節節迫吾承認。無所於讓。是豈不爲政府之咎也乎。

愚曰此應有之義。以此責備政府。誠不爲過。曩者歐戰初起。吾卽宣告中立。日攻青島。向吾假塗。當時愚卽主張不從其請。而聽其以兵強行通過。此其有傷獨立國之顏面。與從其所請而以我之同意侵我中立者。在事實上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況其後濰縣問題發生。彼並不遵協定之約。其結果與強行通過。全然無分乎。夫吾之國命。操於列強。正如有夫之婦。不得私有所遇。強姦與逼姦。固同爲其夫所深惡。然前者已全失



其抵抗力。猶得加人以強暴之名。後者已陽諾之。人且入吾以同罪之律。吾之所謂劃分交戰區域。援引日俄戰爭之例。始終爲德所抗。未之肯承。將來吾被姦者之何以自了。尚非今之意料所能及。然破甑不顧。傾乳不哭。及今補牢。或亦不遲。於是二十一條者出矣。前特尋一夕之歡。今乃欲挾之宵遁。此其迫我以萬不能諾之勢。五尺童子。可以具知。蓋其條件之利害關係。有在本身者。有在事後者。在本身者。不外所要過酷。與主權國體直接相妨。然吾居今日。果有何力可伸主權。更有何顏靦言國體。譬猶孤露之女。已爲暴者所污。則亦聽其所爲而已。無奈此且不能得也。愚前言之。吾之國命操於列強。正如有夫之婦。不得私有所遇。均勢者。吾夫也。有一國焉。從吾破其均勢。卽外遇也。苟既破矣。則人之欲我。誰不如彼。今雖有事歐邑。未遑顧及。一至回戈東指。而吾之血肉。橫飛矣。人縱無識。不至並此不知。人縱無良。不至並此不恐。觀夫外交當局與日使逐條磋議。不曰此與某國權利有關。吾不敢應。則曰此與何種條約相背。吾不敢承。卽或偶爾抗顏。謂與主權有傷。國體有礙。亦明示日人。盾乎主權國體之後。終無非某國權利。何種條約云云。可見事後之險。吾人非無所見。舉凡自傷之詞。亡國之歎。今



俱無暇爲之。惟吾欲保存軀殼。努力向上。以圖獵取機會。他日可得列於世界國家之林。以上則今之條件之不能承認。乃如鐵案之不可移。不承認奈何。戰而已矣。戰又不能。奈何。則如客言。不宣戰亦不承認而已矣。

戰者兩國俱有交戰行爲之謂。苟甲國向乙國宣戰。而乙國不受。此不得謂之戰。國際法字之曰『不抵抗』（一）大凡備戰不及。或武力凋傷。明知戰必無幸。而有待乎第三國之出爲周旋者。惟有採用此法。普法戰役之後。法人元氣蕩盡。不堪再戰。而德人相逼。迄無已時。至千八百七十五年。德岌岌有重開戰端之意。總統麥馬韓令其駐德大使向德宣言。果德兵駛入法境。法終不抗。後以折衝。卒乃無事。前兩年巴爾幹戰爭。保加利亞方敵土希。而羅馬尼亞復尋保釁。當是時保決無力敵羅。羅與宣戰。不受其牒。駐羅保使亦不下旗。羅兵已入保境。保不抗之。後以調停。亦卒無事。今吾戰鬬力之消乏。較之當時之法保尤甚。不幸而遇外交生死關頭。則舍不抵抗外。更有何法矣乎。雖然我行此法。亦有不能不顧慮者二。一列強干涉之力是否足以牽掣宣戰國。使於

（一）Non-Resistance.



用兵以後。而更服其調停也。一吾任敵兵入境。能否保國內不生內亂也。

列強之干涉力。斯時最爲薄弱。雖然卽此薄弱之力。在日本終有所忌憚。果其用兵以後。列強竟無仲裁之餘地。則交涉之時。充日人野心之所至。條件將不止二十一。最後通牒。亦將無讓步之可言。故第一層政府尙不深慮。所慮者內亂耳。夫內亂者以內政爲範圍。一至外侮。全國無仇無友。宜同表敵愾同仇之概。此國家之常經。而民族之正義也。今吾大敵當前。而惟內亂是憂。此常經正義云者。獨不適用於吾國。何以故。是豈政府行其萬惡之政。人民因而痛心疾首。倒行逆施而不顧也耶。抑人民毫無愛國之心。甘爲虎倀。卽有良政府而亦倒之以爲快也耶。今且不深論。而吾之外交當局。其與人談判。始終橫一內亂之念。不敢折衝過甚。而日人公私兩面之以此相恫嚇。剌剌而不休。則事實具陳。不可爲諱。尤可怪者。數日前日政府正議哀的美敦。而未發。輿論僉戰若狂。吾人之旅東者。不遑寧處。其新聞中之論調。則一致賣好於吾國人。而以擾亂民國與夫破壞東亞和平之罪。推之袁總統。謂爲民國計。爲東亞計。支那國人宜與日人攜手。先行倒袁。再議長策。亡命之人。親聞此議於彼中學士大夫者。亦復不少。報知

新聞者人人知爲內閣之機關也而其醜詆袁氏尤無所不至所載袁爺小傳今日尙未終篇爲政府計交涉幸而未決裂已如其決裂則討袁軍旗必且由日人代豎此種怪相向後思之令人心寒而顧何以至此民國與彼何關而爲起義師以正擾亂者之罪獨立國之元首他國人民對之宜表相當之敬意詎乃彼中政府機關新聞於吾元首敢於無禮辱罵不留餘地個人之自由思想法當尊重國際之間宜愈有然胡以此一人者吾方尊之如帝天而彼必強吾謚之爲蟊賊卽逋亡之士旅於其邦反對政府之幟雖明借寇覆邦之舉未必所欲何以彼人借箸竟假定吾人爲宋秉畯李容九一流人物而無所疑凡此今亦不深論惟吾屈服於最後通牒之下原因雖多而其畏內亂之竊發則固政府必有之成心與其必居之口實昭哉可覩矣

成事不說矣今後當何如者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淸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至哉言乎日之最後通牒濁斯濯足也政府懼內亂而莫與抗國先自伐也濁矣今後當求所以淸者伐矣今後



當求所以不伐者此束髮小兒不復疑之7其術何出亦復反證卽得愚既有言立國於二十世紀亦當稍顧國家原理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面優秀分子戮力併進不釀雞鶩蚌鷸之勢以隳和平進步之基斯則一際危機可得全國一致之捍禦嗚呼今者外交之辱是誠當頭一棒矣哀我國人獨奈何不於此一致思哉

雖然若此類者二十年來固已棒之不一棒也而乃沉昏若素以至今茲欲知方來可鑒既往涉思及此使人心驚牛莊之敗劉陽所恃以蘇中國之昏夢者也已則竭力蘇之結果爲戊戌政變自此以後昏夢較甲午前有加聯軍之役又復蘇之蘇之而昏夢復如故也且其泄沓顢頇視庚子前尤甚其後十年亦有機會時時以小蘇之而大蘇則在辛亥以吾人惡蘇之性且突進也不足二年而昏夢之態又遠勝於光宣之間劉陽之言曰『統政府臺諫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之動縶其手足塗塞其耳目盡驅以入契乎一定不移之鄉愿格式夫羣四萬萬之鄉愿以爲國教安得不亡種類安待而可保也』然前清末年私人著述新聞論說之反



抗朝政與夫留學生政客之公然活動者其範圍遠過於今而精神何止數倍且極其縶之塗塞之之力亦驅國人入於鄉愿而已鄉愿尙有曲謹小廉之可稱有良法律以推輓之固不失爲近世善良國民其國未必遽亡也而今者縶之塗塞之之力一方使鄉愿且無側足之地一方造出無量無邊無忌憚無廉恥之小人是果有浩劫眞不遠矣不謂蠅營狗苟之中忽有今番交涉出現以善義解之是仍所謂蘇我者也然而屢蘇而屢昏屢昏而屢蘇昏量愈增蘇機愈狹日本維新五十餘年始有今日吾國自甲午敗後發憤自立急起而直追國差可保而乃蹉跎復蹉跎冥頑無復省錄以至於是所餘者惟列國均勢一線之機此機也前已言之亦將轉瞬不見嗚呼死期至矣而仍不欲爲臨終之懺悔矣乎

愚執筆至此覺有一異常之感念稚吾心曲則交涉急迫烽火告警之時而墨客文人且請開方略館仿聖武記例紀述蕩平內亂之盛德以謂唐虞以來所未有云云也夫如此之爲求之史册豈乏其例推其命意吾豈得以自欺讀者試遊目及於五年以遠並自念所居爲二十紀之期則所謂方略不難得其眞解吳稚暉有謂今之思想全走



曲線是之謂矣然此不過一端其他可哀可痛之舉何可勝數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南海康君講其義曰『此章言不仁之自樂於亡言之深痛晉陽陷而請再獵一圍江都亂而聞好頸誰斫羣盜滿山而以太平諱飾偏安半壁而以歌舞懽娛寢於薪火之上巢於覆屋之下而鬻官黷貨偸竊鑽營以樂旦夕至其敗亡則譙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近者鳳凰城破而傳戲稱壽不休台灣賠割而泄沓怠傲如故此非人之來伐而已之自割也古今一轍不知覆亡之不旋踵也哀哉』(一)

嗚呼愚也無似卽欲論事何以加茲今請誦之以卒吾篇矣

## 國民心理之反常 四年六月

愚旅居東京晨起必讀新聞二三種所有紀載其能使愚不寒而慄者不一而足而未有如近日外相加藤氏議會之演詞者也

五月二十二日日支外交質問起於貴族院仲小路廉氏曰『本員之所欲問者通牒

(一)孟子微、見不忍七期、

之第五項是也。交涉之初。政府以提出支那之要求。通告英美各國。他條咸列。獨第五項祕而不宣。以此生友邦之疑。召支那之侮。此果事實否乎。』加藤外相答曰。『第五項之問題。決非對於訂盟國。故示祕密。帝國之以對支交涉內容。通告英俄法美四國。特以好意為之。決非義務。自第一項至第四項。乃帝國當然之要求。惟第五項與諸項異其性質。此不過我之希望。非當然可以要求者也。故前四項通知。後項則信為不必。非故祕之也。』(一)二十五日。仲小路廉氏復起質問曰。『本員二十二日詰問外務大臣。何故不以第五項通告各國。意謂此事對於支那。露出我之弱點。關於我國威信實多。外相答辯。謂帝國以交涉內容通知訂盟國。決非義務。此豈待言。本員所問非問此也。本員以為既通告矣。乃祕其內容之一部。有悖信義。失墜威信。使支那窺見吾隙。政府胡乃釀此不利益之舉。仍求外相說明。』加藤氏曰。『一項乃至四項。無論如何必須貫徹。第五項則無勉強貫徹之意思。故通牒略之。例如顧問傭聘。非我國所能強制貫徹之要求明甚。仲小路氏髣若視第五項較他四項尤為重要。余則不信。』(二)

(一)五月二十四日東京朝日新聞、(二)二十六日東京朝日新聞、



一問一答。問此番交涉之真相畢露。而吾憒憒者。猶在夢中。此誠所謂心死者也。可勝哀哉。

所謂真相者何也。即日本提出條件之初。規定所必貫徹者若干事。而慮吾國之抗拒。已非稍稍讓步。不足以敷衍場面也。則以第五項加入。此項本其所輕。為賓。前四項為其所重。為主。而臚陳於一牒之中。而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款款相銜。節節緊湊。務使受之者視之輕重賓主之勢。得其反焉。私心自計。此第五項者。萬不可諾。無論如何。非以全力抗之不可。於是而外相之術售矣。惟此術以欺支那。不可以欺訂盟諸國。而本來輕重賓主之意。又不可先時語人。故其以對支條件通知友邦。即隱第五項不告。而已一面通告各國。一面恫喝吾外交當局。謂宜嚴守祕密。苟或洩漏。其責支那負之云云。當事急時。日本將發哀的邁敦書。五項本為陪賓。早有成竹。逕刪之可矣。而特故示其難。元老大臣會議不決者累日。卒以元老之豁達大度。賣好感於吾人。務使吾國當事有地迴旋。以全顏面。苟欲自欺。且矜功能。以加藤之明。其講之精矣。果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萬里之外。飛牒到京。白宮作議。而吾國名流。競頌元首外交之能矣。而報界



公會。雙方交讓。東亞幸福之傳單。滿街如蝴蝶矣。而封疆大吏。祝電紛馳。且頌言提燈行列。開場慶賀矣。

夫吾之有此者何也。以惡意解之。時曰無恥。以善意解之。則誤視日本通牒第五項。為其強制貫徹之要求。吾以折衝樽俎之力。僅乃克之。縱不得謂前四項於國體無傷。而要不如五項之甚。兩害取輕。亦誠不幸之幸。此雖無識。姑亦許之。惟今聞日相自白之言。公等又當作何感想矣。日本初交涉時。果其棄五項不列。其餘諸項。仍以哀的邁敦之力行之。所得實在之利。與今無殊。惟所與吾國人之感想。將呈大異。何也。約書之彈性未充。與國之顏面大壞。狹路相逢。短兵相接。困獸猶鬬。而況於人。轉或激起吾人敵愾同仇之義。而彼驟難有以善其後也。日人審此。故爾弛之。弛之於我之原案無損。而彼且感我。即不爾。緩其國中鼓吹煽動之力。而履行新約之時。可以輕減其所以為障礙者。亦何樂而不為。果也蠢爾支那。毫不出控縱者之所料。頂門方被鐵鎚。微感痛苦。尾後偶戢鞭影。輒又歡騰。此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狙公之術。白人屢用以待其殖民地諸蠻族者。誠不謂吾乃甘受之。於人而不辭。嗚呼。人性至此。夫復何言。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愚謂人之於國亦然。所謂愛國心者。即良知也。愛國之行為。即良能也。國家之起。起於此知此能。(一)國家之存。存於此知此能。此而不完。國必不國。而人能為政治生活以上。宜無慮其不完。蓋以其為不學之能。不慮之知也。易詞言之。是謂直覺。偶見英人師伯雷近著愛國心(二)一書。有專章證述此心為直覺(三)之道甚詳。請徵其說。

謂愛國心不為直覺。非妄則愚。愛國心之所表見。為態不同。而要為一絕強之動力。操縱人為形形色色之人。文文野野之眾。舉莫能外。是乃無形推進之力。自然發動之機。人之遵此而行。即見其與平日理論有違。亦莫自禁。縱國家平和已永。物質繁昌。刺激之性。潛久未用。一旦有變。其性之橫厲而無前。有如固然。如曰此學而能之者乎。則以自來教育之成績。綜而觀之。而謂將生如斯效果。吾滋未信。……愛國之行

(一)章羅貝所著國家本性論中、有國源篇言此、
(二)Spurrell, Patriotism, a Biological Study, 1911
(三)Patriotism an instinct 原書四頁以下、

爲犧牲之行爲也。其中有必死之道。死而將不爲人所知。愛國者見之甚灼。或謂人之愛國。視險如夷。乃逆料彼之所爲。將永爲國人紀念。此游談無根。毫不足稱。且此種行事。需力甚多。而恆有輭弱之子。不能勝衣。而倉皇聞變。決然以起。初不計前途結果。於彼云何。此謂非直覺之所感動。吾則不知有他說矣。

以例證之。一國與他一國爲約而守之。此無所用其愛國心。以破約而求利。惟兩國之約。欲其有效。必也相互之利益。得其平衡。不然一國以條約之力。強他一國。陷於不利益之地位。而冀其長守而無變。愚之甚者也。何也。私人立契。果以自殺爲其條件。法律不能迫之履行。則國際條約。欲一國踐言而自毁。古今無是道也。(一) 於斯愛國心起而用事矣。愛國心者無他。爲一國言之。則自衛之直覺也。爲小己言之。則殺身爲國。救國以保種之志願也。(二) 欲察其相。亦自易易。當前軍稍挫。警報傳來。則舉市驚皇。不遑寧處。衝突縱或極微。軍隊縱或極小。且都邑之人千中無一。曾與

(一)此段在原書六三頁。今並錄於此。於原意無損也。

(二)此數語見六二頁。乃前一段之前提。



前敵之兵相識。卽至撓敗。己身並無危險。私利亦不損傷。而其欲得軍中眞相。視與己事無殊。日日望軍報至。滿載將軍之兵機曉暢。士卒之勇銳無倫。則色然喜而走相告。其爲態如故也。軍人以發揚國威爲職志。國人之視軍人。無論有覺無覺。皆復如是。此天性促之使然。無可掩也。

其在他一面。有人爲境遇所迫。爲恇怯所限。爲財賄所誘。爲種種個人私利所驅。因之愛國諸事。已莫爲役。此其抵抗自然心理之強力。較之作一尋常不合本意之事。其難萬萬有加。或謂其人心殊未安。乃名譽不存。社會將起而責備所致。亦不盡然。儘有賣國之子。事祕世不得聞。徒以悔不可支。至激而出於自白。是觀夫不愛國者懺悔之苦。益見愛國心之爲良知。沛然莫之能禦矣。

愚讀師氏之書。昧昧以思。異感叢生。莫知所出。愚其否認吾輩爲人類乎。是未可也。其否認中華民國爲國家乎。愚不當爲此言也。苟其廁於人類國家之林。以上胡乃師氏所作泛應曲當之談。而獨於吾不驗。果此次交涉。尙得稱爲相互平衡者乎。自非無目。不謂此也。胡乃吾之所謂愛國心者。不應之而起。不應之而起。乃消極之象。猶可言也。



胡乃積極主張外交勝利。(一) 果主張者皆爲境遇所迫。爲恇怯所限。爲財賄所誘。爲種種個人私利以驅矣乎。愚未敢言也。胡乃一唱百和。恍若竟成輿論。嗚呼。知覺錯亂。黑白顚倒。屠者在門。猶自慰藉。人心至此。尙何說矣。愚無以名之。名之曰反常。傳曰。天反常爲災。物反常爲妖。又曰。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諸君諸君。頌詞好自憶之。提燈好自把之。平旦之氣。亦復有時而至。愚馨香頂祝。唯願大好河山。將來尙有彈丸乾淨之地。爲諸君懺悔時洗心之用矣。

(一)今日東京朝日新聞。載北京專電曰。「國民之憤慨。漸次下火。對於新條約著實之批評。今乃見之。無論何人。一致主張今回之外交。支那不爲失敗。山東滿蒙。在事實不能不承認。山東條約。可謂消極的勝利。此誠不得不賞外交當局之明云云。至第五項之協議延期。尤爲大捷。」是何讕言。貽笑四國。醜之極矣。

## 國家與我 四年八月

近頃以來。政象日棼。人心日死。偕亡之歎。聞諸道途。暮氣之深。淪於無底。蓋國家將亡云者。今固已萬口同聲。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剖泮以來。國之亡者。江黃鄧柏不可紀矣。胡乃吾不追爲之悲。而獨悲吾國。當今之世。



慘受亡國之禍者。波蘭猶太。亦可憐矣。胡乃吾不暇代爲之哀。而獨哀吾國。是無他。徒以我在耳。我生於斯。長於斯。族聚於斯。斯之不存。我卽無所傅以自立於世耳。然則人非全無心肝。斷不至目覩其國之瀕於亡。如秦越人之互視其肥瘠而無動於心焉。乃自然之理也。顧吾人果何如耶。

往者陳君獨秀作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揭於吾誌。侈言國不足愛之理。有曰。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爲奴。何事可怖。又曰。國家國家。吾人誠無之不爲憂。有之不爲喜。斯言一出。讀者大病。愚獲詰問叱責之書。累十餘通。以爲不知愛國。寧復爲人。何物狂徒。敢爲是論。愚遜謝之。竊幸國中自奮之氣尙富。而亦不顧作者談言之微中也。今距此事又數月矣。國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喪。莫知所屆者。日進而未有已。愛國心之爲物。不幸卒如獨秀所言。漸次爲自覺心所排而去。甲乙遞染。如中惡疫。流行之廣。速於置郵。特獨秀爲汝南晨雞。先登壇喚耳。最近梁任公且以有國不優於無國之例若干事。痛告國人。有曰。多數之心理。不期而與之相發。又曰。吾見夫舉國人睊睊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質言耳。(二) 夫任公方以不作政談。宣言於衆者也。

勸人不爲煽誘激刺之論者也今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其所爲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此固聖者因時制宜之道然而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吾國之大患在不識國家爲何物以謂國家神聖理不可瀆雖其釋與忠君同義抑或視與今世愛國之旨齊科仁智所見不必劃一而其拘墟膠柱之意太甚無能自脫則由今日而上溯之其情遇事而見昭哉可觀昔者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其國有識之士則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二）故曾左胡李之徒當其時不敢一萌斯念其所以然則僞國家主義誤之也瀏陽譚氏追論甲午之戰謂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其時國家之僞義已呈露於哲士一二人之胸而當世之瞶瞶仍自若也洎夫庚子以一胡婦之妄念召聯軍八國之師國之不亡其間不能以寸虜廷之當吐

（一）大中華六期痛定罪言、
（二）譚氏仁學述東方商埠紀要之言、



棄可一言決矣而國人尊之如天不異嚮昔其後僞託新機僇辱志士倒行逆施日甚一日而賢豪長者之奔走於立憲運動其興且若相引而彌長凡此者皆僞國家主義誤之也今之政局亦復猶是凡當路之所提挈舉國之所風從皆不出僞國家主義之一圈環之而走舉步愈急竭蹶愈甚迴旋不已則立僵耳是非有及早回頭之思臨崖勒馬之智似此一瞑長往焉有生死肉骨之功斯思斯智時曰自覺

自覺者何說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之疾首蹙頞不得謂非自覺之機惟不能再進一步曰使我至於此極吾安用此王爲也終不得謂眞覺吾國惟無此眞覺故數千年只有君史而無民史展轉桎梏於獨夫民賊之下至今日無少更東西洋政治之鴻溝卽於此劃由斯以譚所謂自覺者非徒政象與吾官能偶爾之接觸也必以內籀歸納之術推究種種政象的然昭晰其本根之所託從而下一最終之判斷焉始得



號爲覺也今之覺何等也今言愛國比於昔言忠君嚮昔疾首蹙頞於君之所爲而不敢言無君今有人尸國家之名行暴亂之政人之疾首蹙頞於其所爲乃敢倡言有國不如無國而梁任公告我倡之者且十人而八九也其殆庶幾能下最終之判斷者歟覺矣徒覺其又奚益譬諸治疾不見癥結方術莫投宜其不愈今見之矣望聞問切人人自許爲盧扁所謂方術將安出乎吾將效摩西之出埃及或淸教徒之入新大陸矣乎則人稠而莫舉當今之世亦決無片地以相容也吾將翻各色之降旛迎海外之湯武遠宗邦昌近法容九矣乎則舉目曠觀亡國森列其馬牛溝壑之狀息息以前例告余苟非精神瞀亂之極或偶爾激刺之談吾未見有心者果能作此想也然則所謂方術者終不得不就吾本身自籌之矣

今居政治絕望之時人每易言亡國以爲亡國後人民之苦痛充其量亦不過如所受於今政府者而公衆事業之日以展普通教育之有可期權利雖微而能守法律縱酷而有定猶非今政府所能望梁任公所舉客問若干事誠代表之說也雖然今之愚人爲強者欺朦買弄鼓吹愛國之謬論以爲之倀者非此一針見血之語誠不足以蘇其



冥頑惟旣蘇矣或本昭昭而無取蘇之允宜愼用其感情勿使國人之純正心理轉而趨於潦倒沉廢之域一往而不可救他事且不論今番歐洲戰役全世界殆無一角之地誰氏之人不被其影響而亡國之慘例亦卽挾以俱陳波蘭三分於俄德奧德奧與俄以毫無與於波人之事挺刃而尋仇乃各首驅其所屬之波人以爲前驅哇爾蘇一帶大小之戰無慮數十而波人抆其血淚抑其天良馬一前而趦趄槍一發而顫動以極不自由之意志執行極無人道之手段互戕其同胞於呼天搶地之下者至於無藝猶太亦然猶太自失其國有籍於英者焉有籍於法者焉有籍於俄與德奧者焉今玆各服其兵役不得不爲機械之行動以戕賊其同種諸父兄弟爭剚刃焉特不如波蘭之深痛耳最近倫敦暴民毀德人商店至盡其中之爲猶太產者實至夥也印度發憤執殳爲王前驅號曰效忠豈其本志凡此種種均吾人腦海所宜大書深刻斯須不忘者矣聞青島之役吾之達官貴人幾幾不免從軍雖曰勢所必然或亦當時改籍之所不及料亡國之痛此其根萌逆料吾國之亡不外瓜分豆剖自斯以往吾之二十餘省息息可爲列強逐鹿之場吾人雖欲不爲波人之自戕猶太之互僇無可倖免印度朝

鮮能舉一國之民附之一國猶望之若天上矣愚爲此言其自命志士者或且惡其不祥起唾吾面然事勢如此詆讕奚爲是以國不足愛方爲流行有力之說一方固可鞭笞政蠹使不更倡似是而非之愛國論以逢迎社會弱點而售其欺一方苟不愼其所發則又有眈眈逐逐者掀髯於旁其足以沉吾國於九幽無以自拔殆又甚也

然則國不足愛之說其卽破棄矣乎而事實既已若茲吾卽欲破棄而又胡能也是亡國既所不可愛國亦所未安吾人生今之世果將何道之從小之寄頓身心大之福利民國也乎曰是有解散國家之說倡之於盧梭請得而略述之

國家者成於民約者也約者何人以一部分之自由納之國民總意之下而仰其制裁也總意者何薩威稜帖經一定之代表機關明白宣示者也時或暴者興焉以其一人之意與國民總意爲敵則其所以抗壓薩威稜帖者用力必多用力多一度國家之組織隨而變更一度久而久之全國更無何人可以其意與之相劑而總意殲矣夫立法權者國家之心也而行政爲腦腦痺人猶可生獨至心絕則不可救故國家之所賴以存者非法也立法權也何以言之昨日之法令不必至今日而仍有效其所以有效則



立法機關不聞改訂而默容之也易詞言之薩威稜帖認爲不廢之法而許其流行也故一言法而薩威稜帖之質卽同時存在苟其國薩威稜帖見奪於一人而末由表見則雖法令如毛與人民總意無涉而國家之道絕政治總體於焉解散矣蓋人生而自由者也唯服從己意決不服從他意總意者仍己意也故立於國家之下而義務生惟若權奸僭竊劫吾總意強吾舍己意而唯他意之從吾唯有回復叛約以前之自由而重蹈入自然之境而已故解散國家云者破棄民約復其故我之謂也盧氏之意大略如此（一）今之昌言不愛國者其說得毋有合於此者歟

吾人訴之盧梭將以通吾狂惑使於救國絕望之時而匡吾亡國不正之念者也今國家解散云云其途仍與亡國爲鄰究何益乎曰是固非徒解散之以自了也解散之後人人既復其自由卽重謀所以建國之道再造總意復叛新約此盧氏之本懷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豈其消極自毀之談可比輿言及此請進申民族之義

人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二）以謂國家由於民族而立也今之有申論民族之必要者

（一）民約論三卷第十第十一各章、 （二）Nation State.



見夫民族爲國家之基國家不幸而至於解散矣民族果隨之而解散焉否乎聞之呂南（一）曰『民族者理也理之見於精神而出於遠源複性之歷史者也民族者一精神之家庭也……無過去不成民族而現在亦有一絕明之事實以章明之是何也乃同意也乃願與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也試爲譬之民族之存存於全體之卜列比塞亶ㄔ時行之猶ㄔ人身之存存於周身血氣流通而無間也』至哉言乎詁民族者蔑以加矣卜列比塞亶者國民總投票之義於是人生之公約有兩種焉一約爲民族一約爲國家而其約之所以履行一致以卜列比塞亶之式出之盧梭之意曰國家之所恃以保持者法也法不得卜列比塞亶續續認容之則死法死而國家破矣呂南之意曰民族之所資以繫維者精神也精神不得卜列比塞亶時時證明之則散精神散而民族亡矣今吾國人民於國家之一切法已不能行其卜列比塞亶之權而法死國荒已成事實吾人亦既袒裼裸裎而還於民族之位矣則其所謂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仍願相與守之否乎

（一）Renan、章羅貝國家本性論中引其語、



此之疑問雖有一派持極端之見者謂國家無成實由民族卑劣國家既壞此等劣等民族亦惟聽其自生自滅可耳摶沙不能成飯更摶又焉用之然稍一沉思卽覺其情感太甚所見遠於正鵠今之猶太波蘭雖亡其國而其維持民族之心猶不可已而況於吾然則亡國與國家解散之別安在曰維持民族之道終不外乎立國國亡矣民族立國之權（一）卽隨之而俱亡今之言猶太立國與夫波蘭立國（二）者亦不乏其人矣誰則信其行且見諸事實國家解散則不然國家雖一時爲強者所隱而立國之權猶操自我我欲其國方也方之我欲圓也圓之易詞言之亡國亡於他人而國家解散仍解散於同族雖驅逐他族之征服者與顚覆本族之僭暴者其事正同而以史例證之由前勢難而逆由後較易而順故前者容或終古未有其期後者遲速必見其效是固不可同年語也苟吾國已卽於亡吾知其難與逆之事猶且不可以已何也人固未有願棄其族者也故苟自棄其族不可也卽不自建其國不可也苟不自建其國不可

（一）Right of Nationality
（二）今德意兩國頗倡波蘭復國之論、

也卽舍其易且順者不爲而待其難且逆者之至不可也苟舍易以待難舍順以待逆不可也卽居乎易且順之時而日日唯恐難且逆者之不至恍若後者猶有愈於今焉尤不可也何也人固未有不願與己族共同生活者也

客曰子所言國家解散與夫民族建國之理旣聞命矣宜何道之由而其的可達曰、道在盡其在我也已矣人人盡其在我斯其的達矣

此其理至易明大凡暴者之爲暴於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爲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爲說者必曰夫安得暴者以外之人人皆不忘其我也則請小其範圍苟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人不忘其我而不或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亦不敢爲夫以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而責以不忘其我似乎不爲過情而若是其難者何也曰、此自諉與自昧之爲害也何謂自諉彼以爲天下之善惡其量過大決非眇躬入之所能爲加減焉今我障於某事某事欲入而未能是不如其已我卽不入而入者當有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可保其無所損也而不知人作是想誰不如我苟三萬三千九百



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其不入均復猶是是全國之人均失其我也何謂自昧彼以爲如我之才車載而斗量我卽入之又焉益者而不知國之須才如貨棧之待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才以入國爲的雖微末所不辭也其甚者則自謂有大才可以用世而亦不入何也以無用我者也昔蘇洵有言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此誠可謂有我者矣而轉筆卽曰『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一)夫蘇氏生乎八九百年前局乎當時政象其所言如是良不足多怪而今決非其時之比也今者自用之時代而決非待人用我之時代也自諉也旣若彼而自昧也復若此宜乎羣天下之學士大夫舉失其我而強者乘之而起遂無所不爲矣

(一)上田樞密書、



客曰如何斯可謂之盡其在我矣曰、有一定之主義準此以行而百折不離其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大丈夫自期挾孟氏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者上也人品不必高而無上宗旨不必醇而無疵惟旣有所信而富於一種堅忍不拔之氣能以苦戰奮鬬力爭上游者次也無不待而興之能與獨爲前驅之勇或奉一職或營一業而蚤夜自思覺有萬不可爲之事卽謹守之不失不以自欺心力相應之時於我之所能信者加以援助又其次也上者不可多得得一二人次者不可多得得數十人又次者不可多得於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內得一部分則建國之事思過半矣

聞愚言者易生二感一曰、建國之事祇此數十百人而卽舉也毋乃太易一曰、吾國雖曰乏才未必此區區數十百人而亦無之胡乃百事莫舉不知歷觀改革之事無不以少數人握其機樞愚嘗考英國憲政發達之史其言論自由之所由確定則韋克斯(一)一人之功最多韋氏亦無他長惟始終張其所信不爲勢屈新聞屢停版而筆仍不輟

(一)梅依之英國憲政史言之頗詳、



己身屢投獄而運動不已卒之輿情感動相率趨之彼爲議員巴力門四除其名而同一選舉區四登其選十八世紀之中葉蓋惟韋氏一人爲民氣之王矣卒之各種自由咸以樹立一人之奮力比之全國之革命功尤多焉在吾三品之中韋氏亦其次耳而效且若此說者奈何少之至謂吾國不乏其人如其有之必與天下人以共見舉目曠觀衡論當世人物若某某者庶幾上選若某某者足當其次若某某若某某抑亦又次之倫乃若此之儔類皆屈於淫威之下蜷伏而不敢動無賢無不肖冶於一爐是何說耶愚聞全國屬望之某君有人規其行事敗名而養奸則曰吾之某職當徐徐辭之吾於北京當徐徐去之夫曰、徐徐則孟子所譏、攘雞、紾臂之詞、其爲現勢所縛不能證其有我可以立見最賢者猶且如此遑論其他故今之人輒怨政府之暴虐哀吾民之無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價非能如明珠之無因而至前也今其所還之價通國無一獨立之人到處無一敢言之報人人皆失其我人人皆不須此物則此物胡來故有人曰民質之劣已至於此此而不亡世間安有可亡之國卽而熟察亦幾無可詆諆瀏陽譚氏曰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刼象焉今所謂刼恐不遠矣由此以觀客謂中國有人

而事仍莫舉實則不得謂之有人何也其人雖或與他人有形似之不同而其無我則一也

然則求其有我將從誰起梁任公曰『夫我輩則多矣欲盡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問他人問我而已』(一) 茲所謂我果任公自謂乎抑冀幸讀者之自謂乎俱未可知惟在愚文初哉首基之我則願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承之蓋言國不足愛愚亦不強其愛惟請從盧梭之言視國家爲已解散民族之自由已經回復則第二步當復何如以愚觀之國家解散可矣民族終不能解散必欲解散以大勢推之非關吾不欲爲抑亦人不見許任公告我『如其亡也則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吾儕舍蹈東海外亦更有何事』(二) 此客氣之言安見必成事實卽一二賢者爲之以魯連望之人人如何可能故知吾國卽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既知終且不了此時整理民族之事卽抑塞千端煩寃萬狀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終不外夫建國

(一) 大中華六期痛定罪言、
(二) 大中華一期發刊詞、



是國家由解散而卒入於建設之一途故不愛國云者前已解散之國家不愛可也今復建設之國家不愛不可也而欲愛之決非徒然愚爲徬徨求得解決之道曰盡其在我故我之云者請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先尸之矣

## 說憲 四年八月

一

千二百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倫諸貴族及其人民代表迫英王約翰在倫尼米達署名於一公文書以屬於王權者若干事讓之彼輩所謂大憲章是也此物一出歐洲自由之勾萌以次畢達故號爲自由之祖一曰自由之神(一) 及今已七百年矣此七百年間自由之花逐年而恆開皆此帕臘丁之所賜此賜不獨英人享之全世界均享之故歐美各國今於戎馬倥傯之餘其政家學士猶有於今年六月十五日設爲專會以紀念焉者禮也

而美人之理想派或者非之以爲大憲章之爭年代湮遠而史蹟茫昧縱橫術數之士

(1) Palladium of Liberties



每利用人之不明眞態也則張皇其詞以資鼓吹郭克與柏克兩家者皆英倫民權之先登也一謚大憲章爲陪審制及一切人權之張本一指爲代表制度切實有效之濫觴而皆不免吞剝史料遷就己說質而言之大憲章者無他亦諸貴族假託民權迫脅於王以圖私利而已後來權入貴族之手民之苦之與王約翰未必有殊吾人雖不能以此斷其一切規定於英倫政治發展無大影響而當今之世科學昌明平等自由乃有定理而必以搜神述異之意味傳說古典崇禮有加甚無謂也(一)

愚曰不然大憲章六十三條首尾完具如何爭得如何施行層級井然斑斑可考安得以茫昧神怪目之特其史浩繁今人不暇深考耳若謂六十三條不必與今之自由同撰而今之自由又或不載則吾人之所以祝之者亦以爲憲典之權輿以示數典不忘其祖而已並非以爲完全理想之憲典可施於今日如漢儒折獄之以春秋王莽行政之學周禮然也卽在數世紀前之英倫亦初不以此物爲自由不二之保障千六百二十七年之人權請願卽所以補千二百十五年之不足者也厥後自由運動之進於是

(一) 說見紐約今年六月十二日 the New Republic 週報、



者又何可勝數至謂大憲章之所利者在貴族而非人民亦無絕對之證特其時貴族勢盛所利者較人民爲多乃事有必至耳然今之問題在王權宜否有限若欲限之必如何始可奏功當時爲英民者果越貴族一級直接迫王無論王將利用貴族以共脅民卽貴族馳壁上觀不爲左右袒稚弱之民焉敵王者故爲民計亦惟與貴族聯先傾王權然後徐徐圖貴族耳一步而登天不可得之數也英人政治之成功卽在明察改革之級數而踐履不紊彼美人自始被服共和或無其感也愚謂今之持民權說欲以一次擡陷廓清之功竟其革命之業者宜不忽此

然則大憲章七百年祝典毫無可議且在斯時歐美人之祝之尤有深意存焉蓋此次歐洲戰爭英法人以爲強權與民權之戰爭也全歐洲以爭自由與德意志戰亦猶七百年前全英以爭自由與約翰戰也美前國務卿洛德於阿板利之祝典會宣言曰德意志者人類自由之公敵也彼不認國家負有道德上之責任與個人同故蹂躪比利時轟我魯西丹尼亞大憲章之精神適居其反彼其唯一職志卽在課個人同認之道德於國家者也無論人民與政府間國家與國家間惟德義爲無上之法則此之主義

已發於七百年前吾人今日表而出之誠爲當務之急也（一）由洛氏之言觀之可以概想西人思古幽情之所託矣

於斯猶有相隨紀念之一事距今一百年前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英荷普各國聯軍敗拿破侖於滑鐵廬而歐洲之政局以定今日之凱撒當日之拿翁也英法聯軍之欲掊之其情切於當日之英荷普也於是自由之戰七百年前爲前鋒百年前爲中權今日爲後勁此又懷想大憲章者必有之心情矣

顧在吾國則何如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王充非之以所劃分之時期爲無理（二）茲不具論惟取世界歷史而通觀之以英吉利大憲章出世之年爲孟子七百餘歲履端之始其爲無根亦不過如論衡所刺而止則知吾之人權自由今乃數過而不驗時可而不來矣不獨不驗而驗者轉爲滅國會廢自治不獨不來而來者反爲設五等作帝制吁何其醜也愚請正告我國人西方

（一）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紐約 the Outlook 週報、

（二）見論衡刺孟篇、



有爲七百年自由紀念祭者爾平日動輒自咒謂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望今日歐洲之文明而却步焉今請一切罷棄惟欲爾追蹤七百年前之陳死人而一自鏡稍稍發其天良莫背人道使吾之雲仍或者雲仍之雲仍於更越幾何年之後追思曩昔略有可懷爾其以爲何如矣

辜鴻銘近以英文著春秋大義（一）一書痛論歐洲今日之戰禍爲誤立大憲章所食之報蓋大憲章者自由之大憲章（二）也人人自由以致其君若相不能以意治其國而盲從民志以入於戰爲今之計歐人惟有毀壞一切憲法取法於吾中國奉孔子服從之教爲神聖將自由之大憲章改爲效忠之大憲章（三）爲之民者一任君若相之所爲政之良惡不論決不以言論行爲出而干與則其國可治而和平可期是何邪說而令歐人聞之嗚乎人之度量相越竟至此耶

## 二

（一）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今年出版、

（二）Magna Charta of Liberty

（三）Magna Charta of Loyalty



憲法者一國之根本大法也作憲者立國之根本大事也此其關乎全國人之生死利害宜何如全國人之絞腦漿拼血淚以爭之者又宜何如善夫柏哲士之言曰創立憲法無論何國必以根本改革之意行之非能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者也易詞言之憲法者政治之事歷史之事而非純乎法律之事也（一）此義似創而精確實無可移此可以律今日北京之議憲法起草矣

今日之中國無政府之國家也何謂無政府無法律也本此立論似覺離題太遠姑假定中國爲有法律則憲法者亦不過細如牛毛委若敝屣之一種耳有何輕重之足云故其偶爾興到欲得此文明裝飾品以自娛也總統之令一下參政院準備委員諸諸唯恐後焉院內者幾人院外者幾人如搆宿題一揮而就惟恨歐美諸先進國創此惡例憲法必經若干手續始爲完備吾今欲塗飾外人耳目故必待所謂國民會議而召集而交議而通過纔算了事不然我欲仁斯仁至矣中華民國之一切法本不出口耳四寸之間也

（一）見其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上册九十頁、



本此立論仍覺離題猶遠姑發憤尊重民國法律而以十分之善意解之則憲法之事彼亦欲如柏氏所言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而已不能使一毫政治改革之意攙乎其間也夫一國生命所託之大法至不含有幾分政治歷史之素徒以當塗之人狐埋而狐搰焉吾誠不知所以名之充吾善意之所至亦惟曰爾行爾法與中華民國之國民初不生何種關係已耳果爾今若執國人以責之曰草憲何事爾何不絞腦漿拼血淚以爭其所欲得是不亦多事矣乎

謂憲法與國民無關係猶是一面之詞也質而言之此物與今之政府亦無關係聞者其勿駭愚言也稍知中國國情者莫不知權氛所至自男女不能相易以外蓋無不能其稍稍得以制限之者亦祖先傳來之習慣及流俗所信之讆說而已與法律相去萬里也中華民國之必有憲法以免外人覘國者誚我蠻野不解法度已耳非欲起而行之者也欲驗將來可觀既往約法者號稱有憲法之效能者也誰憶施行約法以來曾有何事與之相觝參政院以及各方相關之人出而爭之又誰見舉國之內曾有何人尚憶約法共爲若干條條爲何事蓋天下共忘此物久矣約法既寖忘之又起憲法是

誠朝三暮四之術而謂後者功能必逾前者誰則信之故憲法者純為異教邪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苟非洋顧問外國公使偶來喧聒謂爾共和立憲不立憲法其名胡張吾決無取戴此假面具為也

今請讓一步謂當局之於憲法頗有愼重執行之思前事不論自是以後確欲將中華民國建之於憲典之上愚亦何必訾其意之不誠惟憲法之要義曰公曰定茲二義者一切法之所同然而憲法為甚蓋憲法者一國所共守之法也不公胡能共守而所謂公者非能一人首出翹一物以示於衆漫曰公焉公焉而已也必盡衡之一國之聰明才力而舉曰公斯為可也易詞言之非舉一國之聰明才力萃於一偶而條列其利害疏通其感情相劑相質相和相調不得謂之公也管子之書曰太史布憲入籍於太府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一）此施憲之嚴古今無類惟不了然於所謂憲者為何物則安知專制虧令以至於死者皆在百僚有司自非革命決不及於君身乎是之謂不公（二）憲法者國本之所託也不可以輕改故

（一）立政篇、　（二）康南海言Constitution本國為公有之義、見所著救亡論、極有見地、



定尚焉而所謂定者亦非自起草至於公布經過若何程敍而即曰定焉定焉而已也必全國之人皆傾心於是以為吾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無恐吾子子孫孫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亦無恐然後謂之定也俄羅斯之根本法曰一切宗教自由凡俄人皆知此之自由存乎俄皇之口旦夕而可易又曰全俄羅斯之皇帝獨裁而無對凡俄人皆知此之無對乃假定革命黨之無成功是之謂不定不公不定不足以言一切法況憲法乎

而談者必曰憲法憲法秋桐曰此盧梭所謂最強者之權利耳其地非所敢知也盧梭曰最強者欲永為其強非謀以權力化為權利服從化為義務不可（一）今之憲法即務為此化者也往古之時蠻習未除民智淺闇強者以此為治未始無補於文化柏哲士謂盧梭之言為國家所以起源之道亦非無見（二）惜今日非其時矣他不具論惟問此之權利何法始能保持其必然之答案曰力也盧梭曰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為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為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即傾之而

（一）民約論一篇三章、下同、　（二）前書上冊六一頁、



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為亦惟為其最強者而已一日失其所以為力即失其所以為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即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為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果斯言而有理是知居今之世而欲以力擁其最強之法可謂不思之甚矣法蘭西之憲法第三共和以前皆以力護之者也其力朝失法即夕毀其力夕失法即朝毀百年之間為次逾十平均計之憲法之壽命不足十年傳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曰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一）法蘭西之謂也南海康氏曰拿破侖第三立為帝法人聽之（二）以愚所知則法人俟其力壞而滅其千八百五十二年自立之所謂憲法已耳安在其聽之也吾為憲法如何不有鑒於法蘭西之亂例也耶

## 愛國儲金　四年八月

上海神州日報曾載愚與某君某君於愛國儲金一事頗持消極反對之調猥承獎飾

（一）周語、　（二）見救亡論、



謂愚與某君某君之言論默持一部分人之心理因之儲金者頓起疑慮趦趄不前以致結果不若當初所計吁寃矣甲寅數册節節可稽自有此項儲金以來愚何嘗有片言隻字之評論表露於外果愚先有建言而衰兆以是而致則愚誠庸劣而其平昔敢於論列天下事亦斷不止區區儲金之比奚至此種事後之責遽乃卸而不承特愚自始未嘗言之美固不欲掠謗亦不願受耳

然愚自始未嘗言之者非不能言也不欲言也有人投函於上海字林西報謂凡中國之眞愛國者當設法阻止儲金之進行愚意反之凡事有其自然果愛國儲金而無當於愛國也儲之者必且徐徐自有所覺果有當也吾即百口頌言其非彼且漸明吾欺而益堅其志故愚謂此事當任其遵彼邏輯之境以行善也聽之惡也亦聽之必俟實效已呈於吾前而乃事後施其判斷語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事未經而以為言雖辯不我信也事已經而即不言得失猶彰彰也此愚前此不論愛國儲金之所以也易詞言之愚於此事不欲以政家鼓吹之態出其前而論之而欲以史家冷靜之眼從其後而觀之也

今則其效可覩矣。當發起時。有某策士發議於政府。謂可得二萬萬元。政府曰。理想也。五千萬元差近。是則預計五千萬元。而為時數月。分局遍天下。領儲金團者。又皆達官貴人。巨紳名士。乃據七月二十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上海電。認捐總數。不過六百餘萬元。已繳者未達二百萬元以上。是何濡滯。當為首事者所萬不及料矣。果愛國儲金四字。聯屬成一名詞而有意味。則吾中華民國愛國心之全量。僅值二百萬元。而其值又為吾人之所自定。非由他人抑價賤酬者矣。嗚呼。是何說耶。

愚謂此事。於政府國民兩方。皆為絕好之教訓。請得分言之。

政府夙以國民為易欺。欺以剛時亦欺以柔。愛國美名也。以是而得錢。是猶紾其背而獲之。人且不議其為奪也。往者宣統初年。直隸商業研究所創為籌還國債會而失敗。以其時為滿清。且外債非可驟還。有背夫生計之理。時賢如梁任公之流。起而反對之也。民國元年。南京留守黃克強提倡國民捐而失敗。以其為民黨所倡。懼其別有陰謀。吾不助之。凡國人之與吾同情者。皆不助之也。而今非其時矣。今以中華建國統一萬能之政府。當此國交垂破外資斷絕之時機。以救國無上之名。博鉅萬儻來之費。新聞



不患其不鼓吹。名流不患其不奔走。計孰善於此者。於是貿貿然而慫慂之。而斡旋之。而儲金之局。全國密如網矣。此之所為。其為飲酖解醒之計。明乎生計者可以一覽而得。惟愚以為政府中其毒螫噬臍而無及者。將不在是役進行之中。而在終局善後之事。蓋君子可欺以其方。政府既得其方矣。所事如其所期。亦情理之所可至。然人民所謂愛國之心。祗有此量。一摘而少。再摘而稀。三摘猶可。四摘抱蔓。國人之困於惡債巧捐久矣。此次儲金。而即有大效。亦已睹盡三摘之機。夫既國於天地。寧有不恃人民之愛國心而能國其國者。今茍悉其量而攫之以後。國與人民。全然打成兩橛。無論政府之終將不免於欺也。即開誠心布公道。又焉為者愚。則恐其為黎邱之鬼耳。黎邱之鬼善似人貌為其人之姪。迫而呼救。人往救而審其欺。一旦眞姪迫而呼救。人竟聞而不往。故曰。螟螣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一)殘桑傷穫中農猶且不為。況為國而可。『擢拉人民愛國心之萌蘖』也耶。嗚呼。誠不料愚之懷此。猶為過慮。以今日之所謂儲金。用力不可謂不多。

(一)見淮南泰族訓、



為時不可謂不久。而並未及一僅可之數。足充政府何項緩急之用。政府縱專以『偷錢』(一)為職務。若自始知其祗有此數。亦不肯胠篋探囊。發匱以為之。何也。彼不能妄意室中之藏之不足為聖。(二)慮為莊生所竊笑也。夫政府欲竊民間之財而不能斟量高度。有無必中者。亦不乏其例。如以查禁私烟之名。行督銷洋藥之實。即官即盜。撲朔迷離。其甘冒天下萬國之大不韙而決為之者。以妄意其中有二千萬元之藏也。而不意兩月所收。僅六十萬。則大詈蔡乃煌之欺騙。揭參查辦之聲。不絕於耳。是猶樓頭小婦。忍恥夜度。所約纏頭百不得一。因乃詬誶醜聞。鄉閭然其失敗。愚猶以為不若此次儲金之甚。何也。以儲金居至美之名。處至順之勢。遠非遣弄臣販毒藥傷人心害天理之比也。彼之失敗。不過忍恥。此之失敗。竟至亡魂。是乃學為黎邱之鬼。而始終無人往救。比之於農。亦初無桑可殘。亦未見何離可耨。見象惶惑。莫可究窮。嘻。為政府者自有此役。允宜收視返聽。頓晤向之所持以為顛倒買弄國民情感之具者。今掃地盡矣。老聃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民不愛國。奈何以愛國劫之。嗚呼。可以返矣。

(一)論錢政府乃楊晳子所創之名、(二)語本莊子胠篋篇、



為國民者又何如。夫愛國心之為物。八九主夫感情。而其中所能與辨理心並容者。為地至狹。故明知某事之不必為。且為之而轉有害。而同情相成。同利相感。及一羣之人大呼而起。己亦不自制其足之前行。相與共邁矣。是之謂羣眾心理。今者儲金之事。即羣眾心理之作用也。當建議時。豪情熱辯。颷舉泉發。辨晰利害。親切無倫。人人懼吾為波蘭。家家自薦為卜式。以為吾一出其一金二金之資。政府之德慧術知。即增其十倍百倍之量。故初期所集。尚有可觀。雖然政府之為何種政府。公等之愛國心究為何種愛國心。此可以欺朦於一時。而莫容再度之思索。為時愈久。而進數愈微。是寧待言者。然以中國人口之眾。富者貧者。裒多而益寡。在理想即得四萬萬元。亦宜不難。且人之好義。誰不如我。我儲何許。人亦必儲何許。惟其人人同儲何許。而我亦以何許益之。此種相益而成之數。在儲者之心目中。亦初不以為小。而何至僅及二百萬元而止也。夫茍儲者早知最後之數不過如是。則必袖手不儲。蓋此種行為。譬之集腋以成裘。不若捧土以塡海。方其儲時。乃挾一人人如我之覺念。而至以灼知人人不如我。則我微末之資奚益於事。以石投水。良不如其已也。故凡公眾募集。其自然之勢。在趨多而避寡。

果此次所儲一蹴而達於二千萬元或五千萬元也則求為一萬萬元乃至四萬萬元疑亦不難以為數如此之鉅人知己分雖微而彼此相倚為重故樂得而附益之也今止於二百萬元欲人之繼長而增高愚恐其難如上青天矣於斯時也果儲金章程著有明條逾若干時額不足若干准儲者自行收回原額愚知不願收回者必絕無而僅有也事誠如此其將謂儲者之愛國心前後相為矛盾矣乎曰、否不然也愛國心者一族之公心非數十百人所得而私有也一國之人舉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愛其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不愛其國世固有一國之人舉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不愛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愛之者然此乃倫理道德偏至之談而非羣衆心理普遍之象若以羣衆心理律之愛國乃猶大風起夫茅葦東之則盡東西之則盡西良不誣也今假定儲金為愛國二百萬元一人一元為二百萬人之所分儲是吾國有二百萬人之愛國者矣然此二百萬人者若以四萬萬人共有之中華民國獨責彼愛而他人皆宣言不愛彼必不愛易詞言之愛國儲金獨責彼儲而他人皆不之儲彼必不儲然而儲之者何也亦猶曩言彼蓋挾一人人如我



之覺念而至也或曰人諳吾不愛國而幸有此二百萬人存洗少恥焉愚曰否不然也此二百萬人者非能獨愛國也前此有若愛國以誤覺人人不讓於彼而致然也其覺既誤則其眞實心理即與其餘之三萬八千八百萬人同立於水平線上以此方之愛必賴他方之愛以成之他方不存此方即不能獨至如布算然以數乘零無論其數大至何許皆化為零故三萬八千八百萬人者自始未嘗愛國二百萬人者亦自始未嘗愛國或疑儲者之心前後變易非能觀其通者也用此觀之然則愛國儲金二百萬元一事究其極也惟以證明吾全國人皆無愛國心也已此寧非大可警覺者哉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補救之道厥在二事一嚴為國家與政府之分一重造愛國心之界說

前者義至易明人為一國之民不能自立於國家以外祖宗丘墓之鄉飲食歌哭之地尚曰不愛豈復人情國家之難即己難也此而不救亦誰肯認然今茲之所招厭惡於國民而吐棄之者政府耳於國家無與也故謂吾有國而不知愛是謂大瞀謂吾於惡政府而亦宜愛是謂大愚昔人有言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近世國家主義



政府之於人民既無家長天然之親尤乏天王明聖之義是愛國可耳決不能使此倚國為祟之惡政府並享吾愛也譬若城有狐而社有鼠人豈不愛城社惟若吾用吾愛唯狐鼠之是肥而毫無益於城社吾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故不愛國云者嚴其格以求之決非不愛國也不樂夫致吾愛而於國無與也

造定義又如何愛國者所愛者國也非能如細人之為姑息非能如婦寺之用愚忠是宜規其大者遠者焉善夫蘇格蘭學者鮑生葵之詰愛國心曰「凡一國家國民之具有常格者感情必變為忠愛識解必周乎政治且彼於一事必深知之而深覺之其事維何則國家者所以包涵國民寶愛之物及國民之利益而保證其安全者也而國民寶愛之物與利益云者凡國民斟酌其對於公益之關係所範成之各事業皆是故知其非各各離立偶然混合於一處而實與國民公益節節有緣此種知覺即愛國心之精髓愛國心之恰到好處不過如此而談者每易作逾分之詞世俗所謂愛國之徒半指絕大之犧牲者殊不知此種犧牲國家未嘗須之質而言之人能養成尋常習慣以共同幸福為實際上之目的及人生之基礎即為愛國愛國心云云雅不外此種尋常



習慣也」(一) 透宗之談不可易矣果愚詮鮑氏之旨而不謬則人立於一國公私相與之際有其相宜之位置焉能保此相宜之位置適如其量即是愛國之道故吾人亦為其宜者而已矣若不必為其所宜是無論稍稍分其日用飲食之資以投於國之毫無益於實也即毀家紓難亦何用者故夫今人以愛國二字與儲金連為一名謂不儲金者即不愛國焉此誠細人婦寺之所謂愛與近世立國之道風馬牛不相及者也英倫近有礦夫罷工之事而海軍無煤前敵之險莫狀此其礦夫之無愛國心在吾東方人聞之必且舌橋三日而不能下而英之政府不能以愛國愛國張皇號召即能返工於礦而行所無事也是有其相宜者焉礦工之要挾也以政府之待之失其所宜及今補救舍復其所宜以外無他法矣空談愛國不與誦孝經以退黃巾同一故智也耶

##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 (一) 四年十月

梁任公號為言論之母今於國體論『甚囂塵上』『八表同昏』之時獨為汝南晨雞登壇以喚形大而聲宏本深而末茂其所以定民志郛衆說者至矣顧其文不免有斧鑿

(一)Philosophical Theory of State 二八一頁、

之痕啓人疑慮頗聞人言梁任公草此文凡數易稿初稿之詞最爲直切親愛者以爲於時未可點竄塗改以成今形茲雖於大體無病而悠悠之口乘間抵巇肆其毀玼是誠不可以不辨或曰庖人既不治庖復未引尸祝自助而遽手薦鸞刀漫之羶腥不亦太可笑乎曰不然梁任公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愚爲言辨非爲人辨也乃著其說於次

任公曰『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又曰『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駁之者曰善吾今計謀變更國體公可不問俟吾改革畢事仍請公爲其同樣之政治活動可耳此不關夫節操也充斯說也設若此次變更國體之後更有三次四次乃至五次六次之變更任公所立之命題仍可不換而駁者之答案仍可不移展轉相推將見譙周之作降表不足言馮道之爲三公不足言屢此誠不得以概鄉黨自好之士而謂賢如梁先生天下寧有若是之小人妄以臆度者乎顧讀任公之文尋行而數墨其結果將不得不使輕佼者推想至是故其文初出楊哲子卽聲言不駁以爲國

(一)卽『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見大中華雜誌第八號、



體既非所問駁之何庸愚之所謂不可不辨者此也

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問之云者卽英語之 question 以其事可疑而發爲問也故問與論不同論者可就其不疑之一面發揮之問則非疑不啓也國體者不容致疑者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者問之類也既已不疑何有於問有自署破浪者於茲有言曰『任公此文爲誰而作乎曰爲國體問題而作也爲國體問題而作文乃爲根本取消之言曰國體問題非政論家所當問所能問此可異者也』(一) 此蓋未明夫問與論之別也法蘭西第一共和之憲法曰共和國體 (二) 不得以爲提議修改之題此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本條之所由立非論莫致自後之解釋辯護非論莫成是不可通也涂格維爾者法之政學宗匠也嘗意腓立之君主憲法既定彼宜言無人有此權力可變易之此亦謂國體爲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彼所著書言憲法者寧非羌無意識是不可通也人以任公不問國體卽推定其論國體爲矛盾者非知言者也

(一)見九月十三日上海亞細亞報、 (二)原文本言政體、(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 以其時國體政體之辨未明、注今日言之宜指國體也、



此義既明則問之云者純屬諸能動觀念謂國體之爲物在我之主觀爲無可疑故不問耳至若他人起而問之則我應取何種態度則非前此消極之說所能限蓋此時已入於被動之域非積極有所論列則是前日不問乃秦越相視無動於中之類豈政家之所爲故前日之不問今日之論其精神仍一貫也譬之美利堅立國自始不欲與歐洲紛其交涉因而開戰此所謂們羅主義也設若歐人必與美人紛其交涉迫之不得不戰美人亦唯有戰而已不得謂今日之戰與其們羅主義相防也豈僅不相防且正所以相成也

在甲種國體之下爲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爲同樣之政治活動不足成爲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此必於所用甲乙兩字之範圍先求確定而後當否可得而論茲之甲乙果配分之甲乙乎抑同體之甲乙乎配分者同類之物任舉其一欲甲甲之欲乙乙之同體則不然甲者某甲乙者某乙所代祇一不可移也由前則曩舉駁者之說誠不得謂無邏輯可據之基由後則否以愚觀之任公之意由後而不由前此不待甚智之夫可以一思而得爲之詞者喋喋利口捷給果胡謂也



用此以觀所謂甲種國體滿洲君主國體而亦限於滿洲君主國體者也乙種反對國體今日共和國體而亦限於今日共和國體者也節操問題之生乃謂由滿洲以入民國前之曾從事於立憲運動者是否繼續而爲同一之運動不至有貶節喪義之嫌不許竊取論點施之別案也此其無損於節操在尋常官僚且猶有然 (一) 何況富有主義之政家大黨其理章顯無待縷陳 (二) 舉其最淺者言之君主國體爲家天下民主國體爲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滿洲季年立憲絕望易爲共和而憲政確立在理宜

(一)汪君鳳瀛致楊度書有曰、『今日在朝諸彥、同非清室遺臣、止以國爲民國、出而爲國服務、初無更事二姓之嫌、屈節累臣之辱、故一經勸駕、相率來歸耳、』此可推見一般心理、

(二)元年之冬、梁君在北京報界歡迎會演說、言此頗詳、請舉其詞如下、『世論或以鄙人嘗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國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卽儕輩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舍己從人、近於貶節、因囁嚅而不敢盡言者、吾以爲此皆誤謬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卽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皎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蒙、稍有政治常識者、類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尙儼然爲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憂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爲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象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卽諺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政、不屑復爲救正、惟從事於祕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忍生靈之塗炭、思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至在滿政府

然二也 (二) 苟政家之節操緣此二義而無傷則在同類變故之下政情稍與其義相背則所謂節操已零落瓦解而不可救而況適得其反者乎 (三) 譙周馮道生於今時稍解政治粗諳憲典如此偸合苟容之事知其猶且不爲而況首倡民權大義如任公其人者乎是故兩事相比往往貌近而情大乖邏輯重倫類而有時不可通者此類是也

右陳諸點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任公者仍嗷嗷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

顯上、使不得不設種種之法、定民選機關、爲民權之武器、得憑藉以與一戰、此二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嘗言君主立憲者、果何負於國民、在今日亦何據何疑、而不敢爲國宣力、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爲不慊於共和、則更是無理取鬧、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貫徹將來之理想、夫於前此障礙極多之君主國體、猶以其爲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夙已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尙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破壞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爲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 (一)今之憲政不能確立、非共和之咎、此理宜明。 (二)今之倡言君主、每以將來立憲爲詞、此誠諺所謂局騙者也、梁君國體論中、已論及徒立君主、不能立憲、



庸衆之聽者何也嗚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則任公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爲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甋甈不寧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爲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又爲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爲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蒼黃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爲事賊任公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卽過亦爲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於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切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愚誠不能不附諸責備賢者之義於排斥浮說之次貢此數言狂悖之罪不敢辭卸

##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三年五月



嚴幾道近作民約平議一首揭於天津庸言報 (一) 以痛詆盧梭大不滿意於自由平等之說其言誠辯而可以進論之處究不爲少愚輒忘其無似而以此篇與商兌焉惟先有一言以告讀者曰愚非醉心於盧梭之共和說者也且慮國人過信此物馳於空想而因緣其所以立國之基恆爲稱述西哲名言謂自專制以至共和乃有共通要素非此不足以圖存而立憲之國民意流通有時且較之共和愈形活潑是故平等自由者非共和國之特產而盧梭之所能發明也此立憲國有之卽專制國亦不能謂其無有 (二) 由是吾人之於盧梭亦證其所持之理爲何如耳理有通於此不通於彼者吾取此而舍彼通於彼不通於此吾取舍則反之斯爲善讀古人之書而不爲所苦初不宜挾一先入之成見硬坐盧梭之說隣於虛誕遂視爲洪水猛獸而排之也卽如天賦人權之說得盧梭而始大張於世法蘭西學者和之此無足怪也而德意志法家亦取其說以爲一切法律之基初不以其爲盧梭所倡之故慮有妨於君主國體廢而不講

(一) 第二十五六期合本、

(二) 中國社會所存平等自由之質本甚多、特其涵義不必如西人所云耳、



何耶英吉利之作者亦然又何耶苟吾不能字英德之士爲狂易則必有至理存乎其中矣夫吾共和國也而主張一說必先爲之辨曰此非共和之說也斯誠可笑惟今居反動時代名爲共和一切惟還乎專制是務於是有無論何國所不能不備之質而以爲貌似共和不免挾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擠而去之者焉此愚所爲讀嚴論而有感先表而出之於此讀者必諒斯意而後觀愚所以駁嚴君之言庶乎能得其平

嚴君平議號稱自造然以愚觀之蓋全出於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一文 (一) 所列『民約之大經大法』三則亦卽赫氏所舉其比論郝伯思洛克兩家與夫詮釋自由平等諸義並皆本之故對於嚴說而加駁義與直造赫室而抗辯焉無或異也夫赫氏爲生物專家近世寡其輩流豈不可敬愚學於泥北淀大校彼曾領該校總長之職學風所被愚亦爲私淑者之一人豈有菲薄先賢之理然赫氏畢生精力用於專科特以天賚妙敏文詞慓悍喜以刀圭餘暇縱談教育社會諸務揭諸雜誌其文可誦者固多而以拘墟於科學之律特甚扞格不易通且有時互相牴牾而不自覺者亦自不少是故

(一)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 見赫氏文集 Method and Results.

以言物理赫氏誠爲宗工以言政理時乃馳於異教術業專攻勢使然也自有民約論以來論者百家名文林立持說無論正負要有不盡不竭之觀嚴先生作爲平議體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而不論獨取一生物學者之赫胥黎先入以爲之主卽其平日所最崇信爛習之斯賓塞徒以爲說與赫氏不同至此亦不欲引以自廣惟以『治羣學者深知其說之不然』一語渾括之焉（一）愚誠頑鈍乃不得不叩嚴先生之門而請其說矣

愚熟觀嚴論而見其最爲惶惑者則民約之所自起也其言曰『草昧之民其神明既爲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爲陰陽之所困阨憂疑好殺家相爲仇是故初民號爲最苦……盧梭之所謂民約吾不知約於何世也』此卽生物學家所以窘盧梭者實則初民相爭好殺之相郝伯思立說已想像及之並非生物學者之所刱論卽在吾國柳子厚作封建論已能言其梗概此先郝伯思又近千年矣惟有當注意者則二子之所推論雖與生物學者約略相通而後者以證民約之不可能前者則轉以爲民約之

（一）後幅說明、



所由始郝之言曰『民之始猶禽獸也離羣處獨獰毅獷愚人以其一而與其羣爲戰當此之時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強食晝夜喘喘無一息之休居不得已乃相約爲羣焉』（一）是所謂約卽約於弱肉強食之時也柳之言曰『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衞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茲雖未明言約而爭者皆願聽命於能斷曲直者非有約胡能是所謂約卽約於假物相爭爭而不已之時也盧梭之所言約質雖不同而起源大率如是嚴君嘗評郝說而以爲似矣顧乃不知盧梭之民約約於何世何耶

愚知之矣赫胥黎所刺取於盧梭而以爲大經大法者其首條曰『民生而自由者也於其羣爲平等而皆善處於自然則常如此』（二）是故自由平等而樂善者其天賦之

（一）此依嚴譯、

（二）此處當作『處於自然、人口不增、爭存不烈、則常如此、』乃無語病、觀後自明、



權利也』嚴君必視盧言初民之性與郝伯思有殊而因未能以郝說概之殊不知盧梭此段乃指生民之始有此一境而非卽據以爲民約之動因也郝盧之於人性善惡誠各有其主張然在邏輯不得謂發點既達由是而之焉必無合轍之處蓋言性爲一事言民約又爲一事未可混也是故攻盧梭者以爲初民無此境焉是非暫不論而要不得謂無的放矢若夫執是爲推翻盧梭曾謂人類自由平等而皆善因相與爲約造爲一理想之社會焉此攻之者閉門而造之盧梭未爲是言也不獨未爲是言愚嘗勤攻而熟考見其所言且適得其反也盧之言曰『自然之境人求自存久之而接觸日多隨處而見障礙且障礙之爲力足以直襲其求存之性使之處於自然無計自保苟非別求生存之法則人類將無孑遺初民確至此一境而見其然焉此吾敢斷言者也』（一）之數語者正以說明約之所由生其所寫原始社會之狀衡之郝伯思而同質之生物學者亦不必有異（二）而毀盧梭者輙曰上古者直一殘忍好殺之境也胡

（一）見民約論一篇四章、

（二）或謂盧梭言初民有善境、生物學家反之、此終是異點、愚曰然、惟生物學家、謂初民無善境、其所以然、則人以相仇而好殺也、其所以相仇而好殺、以人



得謂善而不知殘忍好殺實盧梭業已揣得之見象筆之於書與人共見而人熟視無覩轉執作武器而攻之焉是誠近於頑童之所爲而通人碩士輒不免焉何也無他感情之所中成見之所封不暇深求其書而以道聽途說自滿假也英儒鮑生葵（一）嘗病盧梭之書爲人妄解爲之言曰『凡偉人之意見一入常人之口其所留意戒備視爲不可犯者輒犯之不已甚且假其名以行焉』此誠慨乎其言之而愚以爲深中學者之弊也（二）是故目論之士不加深察以爲盧梭曾虛懸人生最初之善境而因武斷其民約說逕由此善境而生初未經爭存互殺之一級宜乎不知盧梭之所謂約約於何世也嚴君博通西籍其亦偶爲道聽塗說所蔽也耶

嚴君擠排民約又發爲絕奇可駭之論曰『今如有萬分一一日神州之土地物產其

口日多、資生之具、爲其分所應有者、日見不足、不得不侵人之分而奪之也、然則人口未繁、資生各足之時、其不至相仇而好殺、可以推見、盧梭之所謂善、亦正於是時云然爾、非至善之謂也、此與生物學者之言、不必有絕對不容之處、

（一）Bernard Bosanquet, 引語見所著國家哲理、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一四頁、據一八九九年本、

（二）嚴亦嘗擧拉哈布 La Harpe 之言曰、『甚矣世俗讀書之不審也、俗嘗謂必民主而後有道德、猶之必君主而後有尊榮、此言出於孟德斯鳩、乃相與訾議其不審、不知孟氏原書具在、彼固未嘗爲此言也、』見嚴譯法意三卷三章、

宜歸吾人永保與否聽大會之表決於海牙異時之事不可知或乃貿然以吾人爲篡當此之時公等將俯首帖耳以爲此實民約之至平乎』是說也愚以爲兼犯二病一曰遯詞一曰誤解何言乎遯詞也大凡邏輯論法首嚴範圍本論之範圍乃國家也而國家舍民族則無意味故政家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一）夫民約者何約爲國家也約爲國家則斷不出乎一民族以外今吾中國尚不得稱爲民族建國乎如其然矣則如君言爲約不爲於一國以內而與他民族共爲之至聽海牙大會之表決豈非怪事而君圖逞其詞鋒不顧而作此譬是民約言人與人之事（二）而嚴先生以國與國之事詰之使民約而能言必不置答其在邏輯病曰『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言忘其論點也（三）今且置邏輯不論從君之譬以爲論思而其所以釋民約者亦屬誤解何以言之夫約者何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四）此其定義固甚明而後之濫言民約者則爲之推廣謂凡兩造所立之契無勢無意皆

（一）Nation-State 惟盧梭書中乃言市府國家、City-State 意義稍別、本文針對嚴說、就吾國立論、故云、　（二）盧梭嚴此別、觀民約論一篇四章自明、　（三）ignoratio elenchi　（四）Ceder a la force est un acte de necessite, non de volonte 見民約述一篇四章、



稱爲約赫胥黎者即其一人也其言曰（一）

民約之理想雖近於譃然社會之結構無論其爲何式而分子之間或隱或見實有一種契約存焉則又事實之不可掩者也蓋社會全以武力維持者既未嘗有亦不可能如有人曰黑奴之傭於其主由約不由力乍聞之似謬而究含有眞理無容致疑其約也苟表而出之當如下式——奴汝爲工若干吾食汝衣汝室汝否則殺汝鞭汝虐待汝——奴視其約將無良於此者乃忍而受之又余苟遇盜於塗創余立死奪余貨以去是以力盜余名實不爽惟或以鎗擬余命與金惟余所擇余又寧舍金而取命則余惟有獻金於盜取其約中之輕而能爲者爲之而已於斯時也苟余仍不免爲盜所殺則人得從而斷之曰彼既犯盜與殺而又取得一違約之罪也是故專制政府大都不過綜販奴者與路刦者之行事而集其成然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含一種有意識之盟約自專制以往政府之式遞進於良其爲有約更不俟論夫約者非他乃兩造各就一定之條件而制限其自由也路賊舍去殺余之自由而

（一）見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文中、赫氏文集 Method and Results、



以余之舍去財產自由爲條件余舍去虐遇黑奴之自由而以奴之舍去游惰自由爲條件由是可見社會組織或繁或簡而精神基礎要在所有分子在某某方面各拋棄自由權何許而以與他分子共同生活所得之利益以爲償質而言之若而憲法若而律令若而風俗其所以明言默認某事可爲某事不可爲者無往非成文或不成文之約也

約既有此廣義人遂以爲盧梭所言即屬如是嚴君今以產業見奪於人吾無力與之相抗因俯首帖耳從其條件疑即盧梭之所謂約反詞以詰之冀崇拜民約者無敢置對詞窮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論於胸偶不加察遂有此蔽也乎愚今請得更誦盧梭之言曰約以意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必明乎此而後可言盧梭

凡右所陳意在指明嚴君所爲在乎反民約之說而於民之所以爲約與約字之義解未能求之盧書細加體會故雖號曰攻盧其實於盧無與今且進辨其所以論盧梭經法者



赫胥黎舉盧梭之原則共三條第一爲天賦人權其詞已前見不更舉夫盧梭曰人生而自由者也此特以示自由之性出於天生不出人造已耳猶心學家之言良知言直覺言夙慧於生育之事無與也今赫氏攻之曰『吾爲醫所見新生之孩爲不少矣纍然塊肉非有保赤之勤爲之時其寒饑歷十二時寡不死者是呱呱者安得有自由之能力乎』（一）是由天生之生轉入生育之生併爲一談以欺庸衆（二）在邏輯論法謂之『媒語不明』（三）不圖赫氏大家而犯此病間嘗論之良知之發見必始自孩提之童直覺之來尤無定年英儒穆勒號稱夙慧而亦六歲始受計學於其父如赫氏言吾人悉以醫家之術即呱呱墮地之兒而驗其有無亦俱不外『纍然塊肉』而已寧有他也今質之嚴先生吾人因謂孟軻爲邪說約翰乃癡兒可乎愚謂赫氏拘墟於科學之律特甚此也

（一）語依嚴譯、　（二）赫氏之詆盧梭、本爲護惜資本、冀動傭工之聽者、文中自言及之、
（三）三段論法、當作（1）人生而自由、（2）嬰兒生、（3）故嬰兒自由、此得結語不通、故赫胥黎以證盧說之謬、然須知生字凡兩見、謂之媒語、必意義相準、而後結語不誤、今兩生字形同而義異、名爲一字、實則兩字、兩字安能作媒語、故曰媒語不明、Ambiguity of middle term 亦曰四詞之誤、Fallacy of four terms 以論法祇取三詞、而今四詞故也、

赫氏之論平等其說從體智身分而入謂智愚強弱貴賤貧富之不同自然而然無法齊之其言不爲無理然當知此種不同盧梭非無所見且嘗標題著論說明其所以不同之故矣(一)然則以此問執盧梭寧非無謂之尤盧梭撰民約論論產業終結以一語曰『吾今此語當用以爲羣制之本源是何也是乃民之初約在不違反天然平等之性(二)而以道德法律之平等取體質之不平等而代之以體質之不平等乃造物以加於人無可解免者也由是民力民智縱或不齊而以有約之故其在法律乃享同等之權利』是則智愚強弱之不一盧梭已有說處此至貴賤貧富之所由異有時乃屬賢愚勤惰之結果盧梭寧不知之故其言曰『以言平等其愼勿以爲若權若富吾人皆當保持同等之量斯語之所謂不外有權者不當使之爲暴其行權也務準乎位依於法富者不當使之足以買人反之貧不當使人不足自存至於自鬻如斯而已』(三)是盧梭所以配置貴賤貧富之道亦不如俗論所云彼於權位財產必芟夷蘊崇

(一)論題爲『人類胡爲不平等乎不平等果合於自然法乎』Quelle est l' origine de l'ine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et si elle est autorisée par la loi naturelle? (二)玆所謂天然平等僅指無特權無高位種種言之意在消極方面也 (三)民約論二章十一節



絕其本根然後快也嗚乎世人一耳盧梭之名幾相驚以伯有矣乃夷考其實言之平正通達如此且時時戒人勿作極端之思焉宜乎鮑生葵爲之太息也

至盧梭謂人處於自然而善赫氏以腦漿不結意影無善不善可言駁之此關乎心理生理兩科之鬬爭範圍至闊非本篇所能議卽吾國性善性惡之辨亦聚訟至今迄無定論惟有可言者盧梭追想初民而字之曰善特指爭存好殺之前一境猶吾言渾渾噩噩並非至善之善也且當知以此掊擊盧梭首當其衝者實爲吾邦之孟軻又非可濫『以慘刻少恩恣睢暴戾』加之者也

嚴君又述赫氏之詞曰『吾聞亞里士多德之言曰人生而奴此誠詖辭顧以比盧梭之言猶近理耳』此則盧梭已自爲答矣曰『亞里士多德之言誠屬事實雖然彼倒果爲因乃巨謬也人苟生而爲奴則終身爲奴說之確鑿無逾此者奴既受梏無復自主卽欲逃亡亦不可能……但如有天生之奴在於今日則必有非天生之奴在於往時蓋第一奴者必其以力成之者也惟其恇怯無以自脫遂奴奴相嬗以有今形』(一)

(一)民約論一章二節



以愚觀之盧梭之言甚平情而近理赫胥黎圖其文之通俗而利己所以攻盧者乃至竊其題而沒其說嚴君亦貿然而從之竊有所未解也

嚴說既宗赫胥黎以天賦人權爲非於是有不得不然之斷語曰『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是也』則請問嚴君曰既云『所據』必有所據自由平等非天賦矣今之法律據以爲施者胡自而來持論至此惟有引英儒邊沁之語以相答曰『一切權利皆政府所造者也』夫政府造之非法律無由見是不啻曰法律造之也惟自由平等既爲法律所造矣而法律復據之以爲施此種論法得非丐詞(一)之尤者乎斯賓塞擁護天賦人權最力者也嘗排邊說而有言曰

造有二義一從無生有一卽原有之物而營構之或謂卽以天主萬能之力欲於無物之中生物恐亦未能至人爲之政府而謂其力足以勝此尤決無是事無已所謂造者亦惟曰卽前有之物政府從而笵之而已於斯問題起矣前有之物政府卽而

(一)此依嚴譯拉體諾文作 Petitio principii 英文爲 to beg the question 凡一物尙待證明而卽圓圖用以爲證旋求證彼復以所證之物證之謂之丐詞如吾以老訓考又以考訓老之類彼此相求故曰丐



笵之者果何物耶明明有物安得曰造是之曰造純乎丐詞此可以欺不求甚解者流不足爲通人言也曩者邊沁於立言作界極其愼重嘗著一書指陳邏輯諸謬(一)而於用字之妄尤有專篇而其妄也至此乃躬自蹈之奇矣(二)

嚴君愼於作界又特致謹於丐詞可稱吾國之邊沁(三)而乃適同一病得毋文字中有因緣乎

嚴君又曰『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抽取公例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鑿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而演繹之及其終事往往生害』此其藏理之確無待講明惟非所論於天賦人權也蓋駕馭此題不幸所謂前有假如之術嚴君自用之而不覺而攻人之用斯術者彼實非無史事以爲之基斯賓塞羣學宗匠曠代老儒不得謂彼於史學無所知也今請更以其說進

吾觀於世界種族有以知未有政府以前人事悉準乎習慣貝楚納人全統於久存

(一)Book of Fallacies (二)見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八九頁 (三)可閱嚴譯穆勒名學卷首

公認之俗。苟騰圖雖有首領。而不甚服之。有時行事。俗中不見先例。則以己之所謂善者行之。亞納坎利安所以爲治。古習默例以外。無他物焉。黠戛斯之酋長聽訟。一本俗情。撒拉瓦之土人。以俗爲法。違俗科金。大凡初民視俗。每不憶其所自來。其當奉信與否。決無人敢發斯問。政府後起。權力爲俗所縛。莫能自由。其在馬達加斯加。君所發命。惟在無法無俗無先例時。始得有效。爪哇亦然。證之蘇門答臘。君欲變例。民必不許。卽在阿商提。以變俗始。每以廢王終。夫所謂俗者。無他。卽所以認明個人權利者也。而所謂個人權利。又不外在於何種範圍而能行動。主於何種事物而運用也。卽或財產制度。未之萌芽。而武器用具飾品種種。亦必各有其主人。况夫社會繁複過於是者。往往而然也。北美之紅種如斯雷克人。無所謂政府。而馬爲私有。齊蒲魏陽人亦無所謂政府。而私阱所得之野禽獸。卽屬私產。此外關於草屋器具與夫日用之品類於是者。在埃斯奇摩。或巴西之紅人。以及其他土著之族。隨處見之。頗不勝述。恒見蠻族之慣例。墾地而種穀。視爲己有。而地則否。安達斯無政治組織。其所爲畜與地之別者亦然。阿拉呼拉之人。尊所有權特甚。非長官依祖宗之成例。



下以判斷。無論何人。不得處理其產。此固不僅未開化人然也。吾疑邊沁之徒。幾忘己國之通行法。全胚胎於習慣。蓋吾之所謂法。其能事不過本固有者而條理之而已也。於是邊沁之徒曰。財產者法律所造者也。吾得以一語折之曰。有法以前。財產久已爲國人所公認矣。(一)

爲邊沁之言者。苟卽此而熟思之。已可廢然而返。然尙進而論之。邊沁曰。政府造權利以加諸人。信如斯也。各政府將各本其所欲造者造之。假非有法驅其所造者出於一途。則所謂權利者。行或因政府而異其致。雖然。此等權利。實乃無乎不合也。凡屬政府禁令。大抵相類。社會上之要求。亦大抵從同。若故殺。若盜竊。若姦淫。皆習慣之所不許。社會愈進。個人之受保護者愈多。如違約。如誹謗。如僞證。欲取償焉。率有方術。一言蔽之。法典條文。儘不一律。而本根數義。莫或外之。此由比較而知。異常確

(一)此節所用種族各名。原語如下。貝楚納 Beehuana 南非洲地。荷騰圖 Koranna Hottentots 喜望峯之土人。亞納坎利安 Araucanians 美洲土人。黠戛斯 Kirghizes 俄羅斯游牧種。撒拉瓦 Sarawak 在婆羅洲。阿商提 Ashantee 非洲一王國。斯雷克 Snakes 齊蒲魏陽 Chippewayans 近密西西壁河。埃斯奇摩 Esquimaux 美洲北岸土人。安達斯 Todas 阿拉呼拉 Arafuras



竪然果何由而得此。謂爲偶然。不如是之巧也。平心思之。是乃人類生而爲羣。彼我相接。各有願欲。根於願欲。各有要求。既有要求。自不期而成俗。以交相主張。交相容許。勢出自然。無能牽强。所造之法云者。亦就於主張容許之事。規之文書。詮爲定義而已。非有他也。

(斯氏尙有二證以避冗未錄)……由斯而譚歷史之相詔者。可以顯人權之眞理矣。吾敢斷言。凡社會現象。剖晰至於微芒。苟非導吾入乎人生自然之法。則爲無物。不反之是法。而謂已了然於社會現象。是謂自欺。(一)

斯氏之言如此。此而護持天賦人權之說。人儘以他語攻之。究不得譏其缺於內籀歸納之功矣。昔者王安石論禮有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今以斯氏之言參之。自然之說。誠所謂放諸四海而準。又可爲吾儒喜者也。

惟於此有當注意者。斯賓塞用其天賦人權之說。以主張放任。而德意志學者用之。頗

(一)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九〇至九五頁。



偏於國家干涉之爲。愚雖引斯氏以張人權。而於其過於放任之處。究不敢附和。以故嚴君曰。『今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斯語也。愚不敢非之。惟必舉例以實之。何項自由宜減。何項自由宜損。然後有異點可商。今玆一茫乎無畔岸之詞。可否未易言也。雖然。愚有數言。必以告讀者。則利國善羣。首重風俗。吾國風俗之惡。全球無對。故政治之惡。亦全球無對。試觀今之政象。雜出於聲色貨利賭博無賴之中。卽可概見其所以然。則所得小己之自由過多。而國家制裁之力未至。在文明諸國。此種惡習。雖不得言無。而於社會風紀。尙無大礙。故彼中法家。尊重社會秩序。不輕以干涉爲言。(二)而吾又寧在此例者。吾之政客。直爲博徒。吾之勾欄。卽爲政海。他國寧有此耶。他如廣置姬妾。濫吸鴉片。窮奢極侈。縱欲敗度。財賄公行。棍騙滿地。紀綱墮地。廉恥蕩然。他國寧有此耶。愚嘗謂吾人治國。首當以國家絕對之權。整齊社會風習之事。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

(二)參閱嚴譯穆勒羣己權界論篇五。惟其中有曰。『竊謂爲惡之人。常有主從之分。今者挾邪之游。呼朋之博。彼躬爲此事者主也。而設勾欄。具場館者。則從而已矣。乃今之法。不問其主。而獨嚴其從。其於理果爲平乎。』似穆氏於社會惡習。亦有拔本塞源之想。

歸於周予其殺王安石曰『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又曰『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一) 夫羣飲變衣服當禁與否卽禁而加以流殺大刑與否在今日已不成問題惟今之惡俗萬倍於此而未有已愚不憚擧之乃在證明羣俗之不可聽其自壞而嚴君之用心良有可師耳吾苟未能於此致謹以國家束縛之力大減人民之行己自由焉恐國事未可言也惟不審嚴君所謂減損自由與此說亦有合否

嚴君排斥平等旋又曰『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二) 此其爲說之精顚撲莫破惟須知平等之事出占投票以外尙有多端自愚言之資地平等罷爵授勛之制宜除裁判平等普通行

(一)兩段俱見上仁宗言事書、 (二)語本赫胥黎、見人類自然等差篇中、



政之別宜廢信仰平等國教不宜定婚姻平等姬妾不宜有凡類於此者可以推知以參政言亦不得藉口於公民程度之低而廢多數取決之制吾人亦嚴定制限使人民不得濫有選擧之權耳此而尙疑國會議政之不可行則愚敢言公民程度至此立憲不能專制亦將莫可無已惟有從南海康氏迎他國人爲君主之『奇異說』稍變通之而自儕於波蘭印度耳又嚴君於此更徵一例『謂少嘗于役海軍稍知御舟之事假使波興雲譎之際集舟中水手乃至廚役火工使之議決輪帆針向之事則此舟前路當爲何如』(一) 此說也庸耳聽之將以爲辯惟稍一沉思其儗不於倫可以立見蓋平等云者乃言平時之法制無與於變時之風雲國家苟至存亡危急之秋而不許政府以權便宜行事自非狂易莫爲此言讀者須知政府便宜行事恆與平等之制風馬牛不相及也如信仰平等婚姻平等云云至以國有大故而廢除之愚未之聞也

赫胥黎所擧之乙款以攻盧梭者則曰、『天賦之權利皆同無一焉有侵奪其餘之權利是故公養之物莫之能私非人類以同認公許者不得據之爲己有也產業者皆篡

(一)此段亦本赫胥黎、語見人類自然等差篇中、惟赫未嘗謂其少嘗于役海軍耳、



而得之者也』(一) 所謂同認公許者蓋盧梭理想中之民約在組織國家之時民各擧其所有納之薩威稜帖之下再由薩威稜帖視其所須擧而畀之於是人各自足無有等差自非然者則悉由豪強兼併社會不平等之原確由於此其所言與吾國井田之說頗互相發明是乃偏於理想非今日生計世界所能行自不待論然須知是乃盧梭依理立訓使爲國者得其最正之準繩以作法度非必剷除社會已成之局而以絕對之平等爲期也故其言曰『惡政府之法律皆利富而害貧於是所貴乎社會國家(二) 務使人羣中無甚貧甚富之別』是盧梭之於富亦特惡其太甚而已此觀於歐洲封建之弊地主之橫遽謂其說之不當有未免過當故嚴君亦曰『因時立義各有苦心』其在吾國封建之制久廢資本之患未生國中貧富之差原不過遠誠如嚴君所云盧梭此說『懸而不論』可矣

丙款曰『羣之權利以公約爲之基征服者之權利非權利也凡物之以力而有者義

(一)末語髣髴盧梭竟不認有產業然者、此於赫意稍失、赫原語乃謂「產業由他道而得者皆篡也、」卽產業非經人類同認公許而得之者曰篡、
(二)社會國家、爲一合成名詞、猶言基於社會公約之國家也、語見民約論一篇九章、



當以力而奪之』(一) 嚴君駁之以爲征服者不得謂其無權利欲明夫此當先就盧梭之書求之盧之言曰

以力服人者自謂有權利矣吾且暫認之以起吾說惟吾曰卽而求之空無一物如曰有之直夢囈已何以言之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卽傾之而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卽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二) 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卽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三)

盧梭所以說權利者如此嚴君求反其說論鋒似當向此然彼擁護征服者之權利首以湯武之征誅爲例謂吾人將不得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事其權利尙在不應得

(一)語依嚴譯、惟征服嚴作戰勝、愚以易生誤解、而赫胥黎原文、又爲 Right of conquest 故妄易之、
(二)法文權利 Droit 含有正義公道等意在內、他國文字、無相當之語譯之、
(三)民約論一篇三章、

之列不知湯武之革命可曰光復而不可曰征服征服者以力服人之謂非所論於湯武也嚴君此言又蹈『逸果倫楷』之弊矣

欲明湯武征誅在民約說之位置何似首宜質之英儒洛克蓋洛克理想中有一自然之境純浸於自由平等之中然解釋自然法而施行之其事絕難且斷不盡如人意民乃相與爲約割其天賦之權若干屬之首長其未割者卽藉首長之力以保持之茲約也首長與焉其不得有違與平民等如或所託人權未之能保則前約當然消失而人民有權立復其原有之自由重創政府此洛克之大旨也由斯而談湯武征誅乃正桀紂違反民約蹂躪人權之罪而回復人民之自由以創造新政府也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順乎天卽本自然之法以用事應乎人乃謂民意所歸猶言約也此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且又可以吾儒之說證之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何謂得此如約然得其同意也天子不以約治其國則民心失而約廢人民恢復其自由若而『變置』若而『誅一夫』惟所欲焉此曰變置曰誅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宋蘇軾言於神宗曰『……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此其說如前曰聚乃相約而聚曰散乃毀約而散意尤明顯於是民散而仇讎其君因顚覆之焉此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

又赫胥黎曰『假如商船忽逢海盜船中有備因而禽盜並取其船如盧梭言將謂彼取此船者乃以力不以約所以爲不應得之權利也耶』(一)沒收盜物而以征服爲例未免不倫此其誤與前段所舉無異推之國際理亦相通嚴君更舉兩國宣戰之條茲不具論

讀者當憶赫胥黎所舉丙款共兩節一曰征服者之權利非權利也二曰凡物之以力而有者義得以力而奪之嚴君駁其一而遺其二卽以嚴君駁其一者推之而知其於次節不但無以爲駁反爲之加一鐵證焉此又思之最有興味者也夫所謂『以力而有』原含兩義一積極而有之篡竊侵掠之類是也一消極而有之凡非以約而有或

(一)語依嚴譯見赫著人生自然等差中、



先有約而後背棄之皆是也由是桀紂顯違民意用肆荼毒雖承先業而所以承之者大非其道是與以力而有者同在一例由是湯有諸侯三千資以黜夏武有諸侯八百資以勝殷正所謂『義得以力而奪之』光復舊物正指此也吾中華民國之所由來亦惟此義足以自立是嚴君湯武征誅之說盧梭之所樂聞也商船之證亦然盜之所有皆爲不順商舶禽而有之義所在也推之兩國相爭權利致爲勝家所享此種權利亦待敗家回復其力以時奪之無所謂『永享』如嚴君所云也然嚴君之言與盧梭相表裏者猶不止此彼既設譬以吾國土地受裁判於海牙而失之旋謂『吾當制梃揭竿奮空拳竭餘力以爭一旦之命』又謂『返本復原必以氣力爲斷』是尙非義得以力而奪之之所有事耶

愚駁嚴說既終敢贅數言以自警並以進諸讀者曰大凡人著一書得享天下後世之大名影響及於一二百年名儒碩學篤信其說者緜延至今而未有已決非出於偶然卽欲攻之亦當愼所從事昔斯賓塞縱論天賦人權之說深慨英儒之淺嘗輒爲言以諷之曰『倘吾英學者早知大陸法家其所主張與彼正成反對則其發言或且較爲



矜愼吾知德意志之法典悉以天賦人權(一)爲之基凡治彼邦哲學者無論其所見何似而決不能以浮淺目之以德人爲學之勤制思之密凡爲學者莫或逾之則一說爲彼所共持決不當視作泛常不顧而唾』(二)此老之言可以書諸紳矣愚何人寧謂於盧書有所心得又寧敢妄於嚴著肆其譏評特以吾國方深學絕道喪之憂謂當有以養其愼思明辨之趣抹撥之論無端崖之辭非所宜也嚴君持論微偏於此故愚輒忘其不肖冀以狂悖易其教訓因使讀者得自發其爲學之方焉茲篇之所由作如是焉而已

愚草此論既終以付手民手民謂有餘白當補乃更書此段於下

嚴君引赫胥黎之說以攻盧梭之民約至謂其約不知約於何世不知赫胥黎固非不認民約之說者特其所謂約不如盧梭作界之嚴耳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而赫胥黎則曰無意無力兩造相要舉謂之約此兩家不同之點既已詳陳於上矣然赫胥黎究非能堅守己說者今更得其所以言約者一說曰

(一)Natur-recht (二)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八七頁、

自羣事既與。人與人相與之際。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羣始立。其守彌固。其羣彌堅。畔之或多。其羣乃渙。攻縱彊弱之間。胥視此所共守者以爲斷。凡此之謂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賞之原也。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且約以馭羣。豈唯民哉。彼狠之合從以逐鹿也。颷逝霆擊。可謂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後行。是亦約也。豈必載之簡書。懸之象魏哉。隤然默喻。深信其爲公利而共守之已矣。民之初羣。其爲約也太類此。心之相喻爲先。而文字言說皆其後也。其約既立。有背者則合一羣共誅之。不背約而利羣者。亦合一羣共慶之。誅慶各以其羣。初未嘗有君公焉。臨之以貴勢尊位。制爲法令而強之使從也。故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此約之所以爲公也。夫刑賞皆以其羣。而本衆民之好惡爲予奪。故雖不必盡善。而亦無由奮其私。私之奮也。必自刑賞之權。統於一尊始矣。尊者之約。非約也。令也。約行於平等。而令行於上下之間。羣之不約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勢力。而小役大。弱役強也。無甯惟是。羣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繁矣。智愚賢不肖之至不齊。政令之所以行。刑罪之所以施。勢不得家評而戶論也。則其權之日由多而趨寡。由分而入專者。勢也。且治化日進。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於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備也。矧文法日繁。國開日富。非以爲專業者不暇給也。於是有業爲治人之人。號曰士君子。而是羣者。亦以其約託之。使之專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賦焉。酬其庸以爲之養。此古今萬國之通義也。後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羣之義。爲一國奉己之名。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乎。輓近數百年。歐羅巴君民之爭。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權日伸。公治日出。此歐洲政治。所以非餘洲



之所及也。雖然。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

右說者、乃嚴君取赫胥黎之意而敷陳之。以入乎所譯天演論者也。愚於斯說。取數點焉。一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一曰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一曰尊者之約。非約也。約行於平等。一曰民權日伸。公治日出。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茲數說者。皆不啻爲盧梭之書下以鐵板註腳。與赫胥黎他日之所以攻盧者。其意決不符。何以不符。讀愚論終篇。亦可得其大略。愚謂其文恆互相牴牾而不自覺者。指此。嚴君挾赫以排盧。或亦忘懷於十年前所譯同一作者之論也耶。



# 甲寅日刊存稿

## 發端　民國六年一月廿八廿九兩日

（一）

愚不獲以文字與邦人諸友見者年餘。竊以爲更事多。積理富。大有可資商榷者存也。相知者亦謬以相期。及料事選言。搦管自奮。前之所自信足資商榷者。乃俱烏有。愚知斯文出世。前之相期者。必且動色相告曰。若某者所言亦不過如是。又焉用彼言爲也。嘻。是何故歟。是何故歟。

愚常澄心思之。若是者有本有原。本原非一二語所能盡也。今請、先、標、一、義、曰、薄、今。人與境相對者也。惟非常之人。能勝境焉。否則爲境所制。所惱。所拘攣。所戲弄。夫境者。現在之謂也。以是人每不能熟察現象。與以相當應有之處置。惟覺當前之百無一可。人至爲當前之境所制所惱所拘攣所戲弄。則其心思恆遊於境外而不禁。生其懷舊思古之情。當袁氏執政之時。每聞人言曰。何者何者。舉未若前清也。當今之時。亦聞人

言曰袁氏之所不應出者帝制耳何者何者其舉措俱有愈於今之爲也噫嘻心理之偏至抑何至於此極歟無論新舊代謝時序莫復假若復之而謂今之謳歌過去者將擇而安於其所謳歌者焉雖五尺之童亦不能信蓋過去者卽當時之現在也苟非當時至不滿於其所謂現在而謀革命焉有今日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稍稍平情以思當知所經苦痛之去人未遠而感情用事之無益於人治也夫政弊俗偷在今已甚爲愚言者決非於現在有所曲庇特以旣見其弊與偷之所在當汲汲求所以藥之而不當廢然爲歧想悲觀所誤吾鄉有名士之女嫁夫不文憤而語其父曰有壻如此不如爲娼此特與愚所謂薄今者同其情致耳非眞能爲娼者也愚之轉語則曰不能爲娼卽當爲婦不娼不婦是爲自絕今之人豈有眞欲自絕者乎胡爲一念之差使其流弊乃至於斯也

醫社會之病者恆苦東扶而西倒國家經一度劇急之改革其症候之新發見爲前此所未有者豈得言無不過新生者二三革去者或爲五六以二三爲五六之償價豈猶有虧駁者曰二三五六未爲的標在予思之或得其反愚謂改革者本非能驟見光明



之事卽如駁者言亦舍尊今別無良法譬爲隧道乘光入洞入之愈遠黑暗愈增斯時也果頻頻迴首戀餘光而輟功乎抑奮力前進以求大通乎

凡愚所言在說明所謂今者爲吾人不可逃之一限而又決非理想之域其中情感利害意見希望新舊相衘錯綜百出欲爬梳而條理之所須調和質劑之功至無涯量而此者又斷非不可能之業國家之事邏輯中恆有境焉納所有情感利害意見希望於其中各各到其好處吾儒之所謂位育卽斯境也謂治國者其功能將與斯境合體誠爲欺人之言然懸爲的標息息而意之期於不中不遠焉則立憲之精義也當今立憲各國其政績足與於不中不遠者且難言之何有於吾國故吾者不可因其難能而廢阻尤不可不知難能之處卽在爬梳條理所有情感利害意見希望之中爬梳條理所有情感利害意見希望又俱爲準情酌理平易近人之事而欲爲準情酌理平易近人之事則以今日吾輩生斯長斯之社會爲之基礎已恢恢乎其有餘毋妄憶過去而流於悲觀毋預計將來而蹈乎空想脚踏實地從所踏處做去則今之國家庶有豸矣此本報之大願也讀者若以卑之無甚高論相誚讓則敬謝不敏



（二）

愚昨推論舉世悲觀之原曰薄今茲請更著一義曰忘我

人之恆言曰無辦法無辦法又曰舉國滔滔我奚能爲又曰天下之大成事者何必在我噫此眞忘本之言也蓋物與我爲對待舍我而言物物於何有實屬不可思議之事故無我卽無國家獨奈何舍我而與人家國事

忘我者有二蔽一曰我爲善無利於而國也我可不爲一曰我爲惡無害於而國也我不妨爲爲此言者大抵以治國之責推之於人或以國無可治寧相與倒行而逆施之不知人之能作是想誰不如我計我之於全國固若稊米之在太倉然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吾累是土環吾而立者又舉見其同累是土也而九層之臺成乃至全國無一人矣今之現象毋乃類是

愚嘗推原其弊蓋中於未明我義凡人自始生以至終老蓋有必盡之義務焉所謂義務範圍之廣狹實行之難易儘各不同而邏輯上必有其相當之域恰與若人身分智識境遇相稱冥冥中促之不得不準是而行者則無疑也是之謂本體本體者乃眞我



也眞我爲玄名精理非附於人無由表見由是以分畀張甲李乙而張甲李乙羣得我名焉夫張甲李乙固各自有其我境而要以能舉本體爲歸不然者卽不得謂之有我於時張甲自稱曰我未敢許之爲我也李乙自稱曰我亦未敢許之爲我也必欲我之此亦張甲李乙久假未歸之我非眞我也眞我者律之人人而準非張甲李乙所得而私也往者讀公孫龍子有白馬非馬黃馬非馬之義以爲難解由今思之有何不明蓋亦謂馬者邏輯上有其本體初不待黃白諸色而立黃之白之意存乎黃白非能舉馬之實耳與愚頃所談我義蓋相通也

讀者果不以斯義爲謬則凡自命爲我者宜時時不忘其義務以求合乎邏輯上之本體焉此其義務效用初不出乎一己蓋如是始成爲我不如是則不成爲我我者人也故易而言之如是始成爲人不如是則不成爲人也由是我完我職與否爲己身人禽舜跖問題至其及於國家之影響乃第二步事人曰我爲善於國爲何如也我爲惡於國爲何如也似猶未免早計雖然一國之內張甲李乙何止萬千果張甲李乙羣居如沙點之相聚也則一沙點之爲善爲惡誠無所關係乃甲乙有其公我焉張甲爲善固

無益於公我而公我可得藉此以自見其本體李乙爲惡固無損於公我而公我不幸以此不見其本體公我之一見一隱所關於世道人心者至巨蓋公我者光明也其見也有若光明之發於黑暗羣欲得光者舉至此而接焉語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所謂己公我也光明也立云達云傳光之謂也斯則盡其在我之爲效於國家果何若哉故人葆其眞我爲國家之所利賴反之其害中於國家無待言也

眞我何在亦易辨之乎曰易辨葆之亦易爲功乎曰易爲功大學有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當其厭然之時卽能辨其眞我之所在矣此小人且能之何論於中人以上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是在能充其類而已矣充其類者卽葆之之道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仁者人也人者我也故不啻曰我欲我斯我至矣是第恐不爲耳何不能之有哉

我義既明則其中明明有邏輯之境途不可不遵之而往愚曰忘我非恐張甲自忘其爲張甲李乙自忘其爲李乙乃恐甲乙忘此邏輯之境途也故張甲李乙亦惟有周察



四圍境遇認明一己正當之地位本大無畏之精神行其良知能之所覺驗而已一切悲觀之談自暴自棄之事舉無地足以容之也方今人欲橫行民彝墜地世之君子不以愚說爲迂遠而存之於言治或不無小補也

## 論通信祕密 二月二日

前日憲法會議二讀會討論通信祕密一條正負表決俱無結果遂致重付審議以此了無疑義之條文紛擾特甚廢時損望甚可惜也

原案第七條爲『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祕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提修正案者謂他條皆明標自由何此獨無是宜曰『中華民國人民有通信祕密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制限』或曰『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自由及其祕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驟聞之似亦持理甚正實則不然蓋此種條文有廣義之規定法有狹義之規定法任取何法皆可惟兩取而駢立之則不詞也

所謂廣義者以通信自由舍祕密別無意義世斷無信件被人啓閱而仍詡言通信自由者故一言通信自由卽當然含有祕密不受侵犯之意論英憲者且以通信自由納



之言論自由之下觀戴雪諸書詳論私人權利並無置重通信之點誠以言論自由可以包括通信自由在內是又取義廣之又廣者也吾人制憲求其條分明晰雖不必高談英憲而通信自由之普通含義允宜認之故愚意修正案主標自由卽自由二字已足如『通信祕密之自由』『通信之自由及其祕密』云云其詞贅非大法之所宜著也

所謂狹義則適得廣義之反序蓋廣義以言論自由包涵通信自由以通信自由包涵通信祕密而狹義則以通信祕密推知通信自由以通信自由推知言論自由故條文中已有祕密字則不必更加自由字查臨時約法第七條原爲國民有書信祕密之自由草案易爲通信之祕密當時所持之理由如何愚未暇深考而爲文字上之一大進步則毫無可疑比利時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曰通信之祕密不受侵犯 The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 is inviolable 其形式正與吾草案同若必以自由字羼入如吾修正案所爲在歐文當爲 Freedom of the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 邏輯上之不可通稍沉思而卽得也蓋自由者正面之詞負面爲不自由必有不自由之時



而後自由爲有意味如規定居住自由是知居住有不自由者矣選擇職業自由是知選擇職業有不自由者矣若言某事祕密則異乎是此吾欲祕密則祕密之全由本人心理之作用決無他力爲之牽掣是祕密本身有何不自由之有若曰吾欲以此祕密達之某甲有力從而阻之故不自由是明明達之之不自由非祕密之不自由也若曰吾以此祕密達之某甲中途爲人漏洩欲不自由是亦達之之不自由非祕密之不自由也故通信之自由及其祕密云者尙不過文字上重牀疊架若通信祕密之自由一語且有意義上之紕繆也信是則取狹義標秘密字時自由字不可不省

然則今日審議會宜取廣義乎抑取狹義乎愚謂求條文之明顯以取狹義爲得易而言之以維持原案爲得蓋原案第十條別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之規定所謂言論自由卽廣義之通信自由是通信自由已有歸宿今欲另標通信一條必主狹義義始不複夫主張修正者特慮自由二字之無著耳參觀十條並無是慮故維持原案本條既形簡貴而取他條互證義更隱括無遺誠爲一舉兩善之事不然將致憲法上留一大費解釋之點不足以示後也

## 國教問題 二月五日

國教問題爭執數月迄不得所以解決之道今已短兵相接於議場矣若終不得兩方心理差足自安之一點以爲歸宿必至有礙制憲之進程甚可憂也

然則所謂兩方心理差足自安之一點究竟有之否乎曰邏輯上必有一境以位斯點惟是否心誠求之與求之是否卽得爲不可知耳茲篇制論意在欲求斯點其卽與邏輯應有之境合轍矣乎愚何敢言特由今觀之舍是將別無他道斷可知也

邏輯者美名也邏輯中所具之境驟聞之必且以爲至優極粹愜心貴當此又不然愚前言之斯境者兩方心理差足相安之一點也既曰差足則對於斯境相安之態必與對於原境者有差昔英儒莫烈著調和論有曰調和之義蓋卽兩端而執其中其鮮明之色蓬勃之氣足以自激激人者均去原義遠甚至哉莫烈之言人每豔稱調和之名渾忘調和之實遇實至而以爲未副其名或審其已副而於實終無所取如葉公之好龍然無怪乎日言調和而與調和僢馳日甚也

憲法者百年大計也談憲之家每謂必具遠矚百年之眼光而後制作可垂久遠是說



也無以難之然愚則謂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明日適越不得謂今日爲已至是故所謂百年決不能外於今年而從明年起算且泥近忘遠者人情之常今年雖祇占預計年度百分之一而當時情感利害之亟求表現於憲法者較之預計將來之情感利害並望其同時表現其重量豈僅非一與九十九之可比或且逾半量而未有已焉是今年一年在百年中其領分至爲龐大於斯而欲抹煞一時之現象動曰憲法非如此理想未叶也非如彼法理不通也愚疑其於制憲之眞作用有未明焉矣

既曉然於調和之爲境本遠遜於理想復洞見憲法之爲物不得不置重當時之情感利害而後國教問題一言可決

孔子之不得爲教夫人而知之而昌言孔教者則自信彌篤夫以不可通之理信之者居然有人而其人又屬讀書談道之士且人數並不爲少則其理之將以一種方式覓其途以入於憲法反對孔教者宜認是之反之而昌言孔教者亦宜於對面有所認是相質相劑相取相與而所謂兩方心理差足自安之點出焉憲法草案第十一條規定信教自由而於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爲修身大本愚謂於斯點



庶乎近之於斯點庶乎近之

此兩種規定之有矛盾性憲法之不應干與教育方針與將來教育違憲問題之費解釋俱爲缺點而在昌言孔教之一方又且以不著孔教二字爲不滿志愚固言之調和者非理想也以理想詁調和斯誠大謬以調和言調和能維持原案亦足矣同人其詳審之

## 一院制之主張 二月十六日

今日憲法會議將有一極大之修正案發現卽劉君崇佑主張刪除憲法草案第二十一條『國會以參議院衆議院構成之』是也果此案而得通過則國會將由兩院制變爲一院制此其影響於憲法及國會之本身者至巨兩方爭論必甚急切故愚亦亟欲貢其一得以資商榷焉

愚在前清資政院時代卽主一院制南京參議院時代復主之參議院北遷復主之而皆不爲時流所許愚溯觀前著自審尙不失爲知言故重復主之至採取與否同人自有公議惟就主一院制者之言論而與以相當之評騭則憲法之幸也



主一院制者有曰中國無特別階級無取乎有上院如英日中國非聯邦無取乎有上院如德美此既熟聞之矣而主兩院制者亦於茲無異議於是設立兩院其理由純集於兩院邏輯上之作用或曰兩院所以防國會之專制也此愚前論之謂爲誤在以團體之公意與個人之專欲視同一物蓋個人之專欲乃由己身直截主之欲東則東欲西則西以專制意念之本體言之將無施而不可若代表團體則有種種不同之意見雜陳於其中必此種種意見相攻而相錯而最後之公共意見始出縱或意見壟斷於多數黨而少數黨始終張其旗鼓決不輕聽多數黨意見之流行而多數黨尊重政治道德或鑒於其他利害亦必爲相當之讓步此代議政體之所以爲良觀於吾憲法會議之於國教問題而卽可證者也烏得與個人之專欲同日而語如必以多數黨之意見爲政治罪惡則一黨容或控制兩院之多數一院之專橫以兩院救之兩院之專橫又以若干院救之乎是防國會專制之說未足爲兩院制之保障亦可見矣劉君崇佑意見書中所舉調節紛爭一層與此相類卽不復論

或曰兩院所以防立法之輕率也此愚亦曾論之必假定上院之德智優於下院然後

於理可通。今兩院議員皆出於選舉。是無異使人民舉其次優之人物於下院。以爲其直接代表。而留其最優之人物不舉。儲爲間接之代表也。有是理乎。若曰德智儘同。意見容或不一。各國立法。儘有以乙院之立異。促甲院之反省者。愚謂意見二字。更無標準可言。果其人德智俱同。意見亦必相去不遠。吾憲法會議。乃合兩院而成之。其所發立法上輕率之主張。初無間於發者之屬於何院。此可見輕率之未易以兩院救矣。劉君意見書中。有謂重大法案。往往與地方情形及人民利害相關。多由政府提出。在政府提出此案之先。必經幾許之調查。而後由專門人才起草。又經專門學者斟酌損益。大體業已完善。不過由國會修正議決而已。故立法精詳。在提案者之是否慎重。不在國會之爲兩院抑一院。此其爲說。愚亦謂然。

平情論之。主兩院制者。誠亦不能無相當之理由。前所舉防專制節紛爭慎重立法種種。如得兩院邏輯上之作用。誠亦可收幾許效力。但愚意其弊太甚。非兩院所能救之。其弊不甚。不必以兩院救之。故愚終不肯放棄前日之主張。而不辭覼縷爲同人陳之也。



頗聞人言。主一院制者。別有用心。是殆將剷除省議會之職權。進一步卽廢省議會。更進一步卽廢省。愚謂此爲論點外之猜度。不當有之。愚主張省自治最力者也。往年著甲寅雜誌。且痛陳吾國之宜取聯邦法度。論者必以爲聯邦與兩院制。相因而生。愚乃既主聯邦。反攻兩院。豈非矛盾。愚則不覺。聯邦與兩院。必有邏輯上之關連。德美聯邦之必有上院者。一以各邦幅員人口大小多寡之不均。在法律宜使均之。一以各邦習俗法律之各異。宜設特別代表以障之。而吾俱無。是吾卽採聯邦制。亦較普通之地方自治深其程度而已。與法德美之由各獨立國聯成一國者迥異其趣也。其趣既異。卽不必捧心而效其顰。愚之主一院制。不因地方制之觀念變更者此也。以愚好爲龐大之地方自治論。而無嫌於一院制。則凡慮一院制之有妨於地方自治者。愚俱以爲過慮。蓋省議會自具其獨立應有之職權。較之選舉參議員。其重要何啻倍蓰。此種選舉。特不過職權之附屬者耳。人若慮不舉參議員。省議會卽屬可廢。此其自治論。豈尙有一顧之價値哉。若曰主一院制者。將借一院以廢省議會。乃爲事實之不可諱。愚則謂此事實而誠然也。彼之欲廢省議會。可借之端甚多。初不必咬文嚼字。而爲一院兩院



之爭論。故爲法律上之論議。祇當就本題着想。旁及他點。是徒自惱耳。以上所舉。不盡愚意之百一。以今日憲法會議討論是題。愚姑爲短篇。以爲連署劉君修正案之證。

## 理想之一院制 二月十九日

吾國向無所謂憲政。茲番之憲法會議。乃民國開宗明義之造法機關。故新國家之組織。非昨日而已然。實自今日而方始。譬諸繪事。吾國爲一質地光潔之白紙。設色布景。訴諸匠心。非如各國有憲政之歷史。有重疊之機關。有階級把持之隱憂。有地方特殊之利害。每議改革。動爲現狀所束縛。譬諸繪事。紙上已設有色。已布有景。重設重布。極不易易也。以此之故。吾國憲政程度雖甚幼稚。容可取歐美政治學者最新之理想。行之無所於滯。此誠千載一時之機。不可失也。

愚主一院制。卽根諸上舉理由。蓋謂人之有兩院。實有歷史上不得已之故。初非就國會本身之作用。而權度之善善從長。因取兩院。殆歷史上之事實。形諸國憲。不可驟去。乃不可不覓相當之理由以遮護之。天下事利害相生。凡成一制。亦斷不至有害而絕無利。政家學者。從而導揚其利。而政治原則成焉。法儒涂格維爾所謂政治學中之格



言。成於偶然之事實者。此也。今吾國議會組織。果有歷史上不得已之故。橫於吾前者乎。無有也。既無有矣。而必以人後加之說辭。爲吾先天之根據。毋乃失之不智。方今兩院之勢。漸成弩末。嘗論入二十世紀。世界思想。有兩新趨。一爲聯邦。一爲一院制。而兩種思想。俱發於憲政祖國之英倫。自愛爾蘭自治案出。而聯邦之趣意生。自千九百十一年巴力門案成。而一院制之精神勝。是人方視其物爲憲政上之大障礙。吾乃寶其敝屣。鍥不肯捨。夫亦可以不必矣。

主兩院制者。謂防止專橫。慎重立法。種種固自有其理由。然防止專橫。如輿論監督。政府解散。反對黨堅持。未始無相當効力。慎重立法。有專門名家之起草。有審查三讀之手續。其保障亦至充分。若於此而猶慮有專制輕率之慮。則國會本身存在之價値。已有可疑。防之豈勝防者。萬一加一院。而仍專制。如一黨同控兩院多數時。加一院而仍輕率。如吾兩院聯合。而仍通過所謂憲政原則案時。又如之何。是故國會之弊太甚。非兩院所能救。不甚則不必以兩院救之。愚自信茲爲破的之言。決難驟易。其有較強之說。足爲兩院後盾。且有多數人主張之者。則國內激進保守兩種勢力。宜分爲兩院代

表之下院代表比較的激進派上院代表比較的保守派故今之參議院必當改組而以退職正副總統國務總理特任行政官退職海陸軍大將特簡任法官以及大使公使等加入之此說誠近似矣然說者果將據是以創造參議院乎抑因已有參議院憂其瓠落無所容乃爲增加色彩謀以示別乎是不待問而知爲後之說矣果爾是吾本無保守階級而必設法創之以求合乎世界所謂上院之習慣焉且無論將來新舊之爭或且因是而愈烈爲是說者之將噬臍而無及卽以增造保守階級本事而論寧得免於捧心效顰之譏乎愚爲此言並非謂吾特殊勢力之不當代表於國會也特以爲吾國政治正軌當求納舊勢力於新勢力之中而融和之不當使舊勢力異軍蒼頭特起平分議法大權以致釀成新舊交鬨之局以愚思之欲求此種勢力之得代表於國會卽一院並非無道何必兩院乎請言其略

十九世紀以還歐洲政治學者發見選舉制度之不公少數黨之廢票太夥因之國會中代表之多寡不與民意之部分成其適當之比例焉於是有比例選舉之說出世試以例證之子丑寅三區選民各二千人甲黨候補者各區之票爲一千一百乙黨候補



者各區之票爲九百於是甲黨三候補者皆當選乙黨三候補者皆落選合而計之三千三百票與二千七百票之差不爲太甚而結果懸殊如此其爲不公甚明吾國前由省議會選舉參議員卽微有此象今假定省議會百票甲黨七十票乙黨三十票而選舉法非三分一之票數不能當選於是乙黨以短少四票之故參議院十人中竟可不得一人若律以比例選舉之精神則乙黨應得三人矣此比例選舉之所以爲良也吾國選舉之弊尚無深固不可破之陋習他國明知此法之善鼓吹若干年而不能行者吾國可於登台初步毅然行之惟行此制愚意投票法可以略爲變通則投票者不投人名而投黨籍是也同人驟聞是言或以爲怪不知比例選舉之要義在票無虛投若人名固定將仍有虛投之弊故英國赫爾所創之比例選舉法投票者駢列七名第一人不足之票或有餘之票歸諸第二第二人不足之票或有餘之票歸諸第三以次類推法國所創之比較選舉法且於票中明標黨籍夫既選舉不可無黨而投票者又不能專投一人故愚以爲不如再進一步不投人名而僅投黨籍而以全國爲一大選舉區以黨執選政焉其法由各選舉區將票數彙寄本黨本黨計其總額定爲本黨得票



之全數甲黨如是乙黨丙黨亦如是於是以各黨票數之總和按照議員名額而均之卽定爲每名議員當選應得之票例如議員三百名甲黨票十五萬乙黨十萬丙黨五萬是知當選票數爲一千而甲黨出議員百五十乙黨百丙黨五十名額既定再由本黨將應選人名與本選舉區協商定之報告政府謂本黨共出議員若干如是者各黨均得其相當之代表而全國無一廢票矣然其利更有數端可言選民識低抉擇非人之弊可免一也妄人運動選舉之弊可免二也下駟濫竽之弊可免三也黨中領袖人物優秀分子可以從容配布四也以有第四利之故今之求改組參議院以表現特種勢力如行政家外交家法學家教育家種種俱迎刃而解矣斯誠理想之最上乘愚意宜酌行之

然行此有一前提則認政黨爲國家之公機關是也夫政黨既爲運用憲政不可少之物而法律又默認之茲承爲公機關使形式上選舉由之而出實爲理勢兩順之事夫憲政上之習慣漸次凝爲國憲以昭法守者多矣如國務員對國會負責之類是也研求英倫憲法者每怪國務總理之一名詞未嘗一見於法律此則不文憲法之國爲然



他國異是若政黨者在憲政習慣中尤爲著稱而法律上不予相當之承認論者且或以承認爲不然是之謂不知類此其說美國學者倡之非愚之創論也

如上所舉吾國國會將以世界上嶄新銳進之理想成之代表既極平均賢才可以競進而又爲完全民意純粹高潔之唯一立法團體足以排斥其他不倫不類之機關使無存立餘地前劉君崇佑所提修正案意見書中謂於國會之外別設機關卽名曰參議院或曰參事會以國會職權之一部分如制限行政權者付之在國會閉會期間若有緊急處分以及同意國務總理之事發生此機關卽可代行國會職權云云愚雖與劉君同主一院制而於此點不敢附和蓋國會雖閉會胡乃不能臨時召集而必求之別一機關國務員同意權在北美付之元老院倘此權當行於國會閉會之時大總統可以臨時召集一院愚意吾國正當仿行其意而將開會法定額數減至三分之一卽斷無不能咄嗟立集之虞何必更作駢枝以傷國憲總之愚所主張自信爲高尚充滿之民權論所心醉者乃純理之一院制而凡非驢非馬依傍國會之參事會與夫特設階級削足適屨之參議院俱所反對竊怪自來持民權論者遇有輕薄可喜之談每紛

焉而鼓掌獨至徹上徹下新穎精當之議論眞有大造於民權者轉充耳而不聞甚矣好眞龍者之不可多得也愚曩在上海民立報論一院制有曰『夫中華民國之龐大爲世界冠有所建設頗足影響於世界之今制并遷移歷來政治學之故道使成一新流倘吾一一爲各國政治現象所局陳陳相因而勦襲焉則吾實辜負一絕好之政治舞臺且貽後世無窮之戚』愚於茲論亦云

## 議會之品格 三月八日

昨日憲法會議參議院改組問題復無結果原案以不足十餘票仍遭否決論者病之以爲少數人應犧牲其所見以服從多數愚意特以爲不然

夫議會之人數太多必需減少殆已成爲極普通正當之輿論即議會諸君立於會場之外其所持論亦多以減少爲然獨至一入議席即堅持名額不當規定之論此乃羣衆心理之惡徵愚意對於此種心理若不加以征伐不足以當編製大法之任故此少數者之意見他人愚不敢言在愚決不肯犧牲

且多數者力犯極普通正當之輿論而有所不恤不得不使人疑及議員諸君有護持



本身利益之私心由此推見以議員而議關於議員之法實有未當而憲法會議之威信及其品格因兩俱有傷民國二年之議會以歲費問題至今爲人詬病今復以爭名額之故致憲法不能進行此神聖莊嚴之議會果將何以示後哉愚論本無價値何敢強諸君以傾聽唯望此區區數十百字不爲將來民國憲法史中之一紀念物則幸甚矣

## 參議院減少名額之主張 三月九日

愚昨著議會之品格短評一則魏君鴻翼發函正之其言甚辯愚既感魏君辱與之意復存孔氏盍各之思請得續有所陳焉魏君謂愚前次在議場所發規定上院名額之論所舉之例皆屬小國不足以概吾國之大若吾國之大二百數十人宜不嫌多而轉嫌少此似魏君未深觀愚意之所在愚前次在憲法會議所表意見曾載三月一號本報請復錄之

統觀各先進國上院之所由立不外兩種主義一爲代表地方一爲愼重立法此固不能絕對無所出入有時取代表地方主義者其中亦含有多少作用使對於下院



而爲第二院覆校其所編訂移付之各法案以期臻於完密焉然在大體上言之性質固有所偏重如美德瑞士巴西其國皆聯邦此誠代表地方主義之極則也故其上院精神完全爲此主義所壟斷至於荷蘭固非聯邦而上院議員出於地方議會亦可謂代表地方主義者此一類也他如英法匈與諸國之上院即無所謂代表地方主義而專爲愼重立法起見此又一類也兩類之分野略定吾人從而歸納因發見一極有趣味之事實焉其事維何即凡取代表地方主義者上院之名額少凡取愼重立法主義者上院之名額多是也例如美國上院總額九十二名德國總額五十八名瑞士總額四十四名巴西總額六十三名荷蘭總額五十名此皆取代表地方主義者他如法國上院總額三百名西班牙總額三百六十名意大利總額三百二十八名種種此皆取愼重立法主義者彙觀各國之上院組織以此標準試之歷歷不爽天下固無如是偶合之事實故知其中必伏有一極大之原則焉本席閒嘗研究以爲凡取代表地方主義者其代表方法每一地方之代表不容有兩個意思之存在德國且至以每邦議員投票必須一致著之憲典他國雖無此明文而上院



中投票同一地方之議員正負兩歧者絕少蓋凡關於地方利益之特別事件該地方之出身者主張必須從同若不從同將不足以保障其利益非如愼重立法可以個人自由發表意見從長計議也以故愼重立法人數利於多代表地方人數利於少以純理言之人數少至一人意思將不求統一而自統一故理想上之地方代表祇一人而已足然一人在世俗之眼光似乎太少故北美上院取各州兩人之制本席以爲近乎理想可以取法者也吾國參議院究竟取何種主義乎從前討論院制時固曾有人以愼重立法爲言然一致最強之主張則謂參議院純爲代表地方既爲代表地方本席以爲即宜舉行代表地方之實而使各地方之意思不至歧而爲二換而言之人數即宜其少而不宜其多實則多少本無一定標準究竟何者爲多何者爲少在本席主觀以爲每省兩人最爲適當然恐由十名減至此數未免太相懸殊故韓君六人之議本席亦甚贊成……

由右觀之愚所討論在上院之一機關必如何運用始得與其所採之主義相符苟其機關宜乎人多也則多之宜乎人少也則少之魏君不於此致辨而徒曰愚所舉例皆

爲小國無論德美初不爲小卽小矣其立法果善何害於取則若曰吾國大於他國議員名額卽宜多於他國初不問機關之如何運用則英國小於吾十倍者也其內閣會議之人數達於二十而吾國僅得半焉是以僅得他國半數之小內閣而治十倍於人之大國家論者其將何以自解是故不從機關著想而徒拘墟於土地戶口大小多寡之比例多見其自尋荆棘未足以入於邏輯之論議也且如魏君之言似忘其所討論者爲上院蓋比例人口而定議員名額之多寡在下院代表民意義誠有取若上院者其要義全在機關之運用如何魏君併爲一談宜乎所見如彼愚前主張一院制時曾言現時兩院性質無別駁者頌言有之今知言如魏君猶有此觀念不明之論足見兩院制之未易言矣總之魏君如欲賜教宜針對愚所持之主旨加以非難今茲所規足以動庸衆未足以盡名理也

至少數服從多數誠爲國會之通則然國會絕少全場一致之案是議員中自信其主張精確堅持到底者必自有人且不有若而人不足以見立憲之精意愚所持論特謂愚當勉爲是人初無意牽掣何案使不通過故願寄語魏君及同會諸君各尊其所見



使憲政平流而進則憲政之幸也

魏君謂規定名額可讓諸普通法律愚意國會組織本爲根本大法各國憲法類規定之今吾編製憲法而於此點不圖爲根本上之解決是乃社會苟且之心理愚期期不敢贊同

若謂憲法停滯因歸咎於少數者之所見他人愚不敢知在愚決不肯以此負咎蓋政見之分野當論量不當論數律以孟子雖千萬人吾往之義在自信甚篤者儘可以一人之見視爲足抗全場之總意而有餘故愚意此事以平心研究爲得毋爲多少數所鈐束也

## 論解散權與不信任投票 三月二十三日

凡人作事最忌打成兩橛愚謂制憲亦然本草案之精神政制趨重內閣此議員一致之心理也顧有舉行內閣制必要之條件每以一時之政治對象打消之於義無取於制不便如議員兼國務員卽其例也此其自相鑿枘之主張行見將憲法『打成兩橛』愚滋懼焉因貢斯說



內閣制之要義在乎政治運用之圓活其所以能臻圓活則在閣會之相牴相衡因是賦內閣以武器也亦必以相對之武器賦國會焉其賦國會以武器也內閣之必得所賦亦然緩之則兩兩相持而收質劑之功能急之則兩無所戀惟恃國民之公判此誠內閣制之特彩較之總統制中之行政長官與夫國會議員其被任也『不以能而以歷』（語爲白芝浩所言）苟任期不滿而又不死無論失職何似均無如何者其死活通滯之度蓋未可以道里計也

由右觀之解散權之與不信任投票在內閣制中如鳥之兩翼車之兩驂闕一而不可論者謂解散權在民國爲不可有愚以爲何制爲民國所應有何制爲不應有苟非訴之成心偏見初無一定之標準所有最辯之論宜莫若王君亮疇彼謂持解散論者是舍已知之民意而求未知之民意愚意不然夫國會是否確能代表民意從來學者未敢斷言藉曰能之亦在初選時爲然耳善夫英倫學者魯西烈之言曰『自總選舉數月之後無論何時不敢謂國會仍能代表選民多數之意故當總理提議解散以前國會之代表性容或久已喪失在選舉區中各政黨之趨勢久已變遷而在國會除間由



補缺選舉稍易色彩外其餘容或未變是故爲總理者號爲控制國會之多數而在一時期中實能反抗輿論以行其政且所謂時期卽延至若干年亦未可知自非總理假國民以機會復行選舉民間蓋無直接有力之方法使政府得覺其意矣』由魯氏之言觀之王君所稱已知之民意總選舉數月以後卽不敢言此在邏輯爲然也若云事實又或國會之意與民間之意顯然背馳不難共見王君所謂已知轉將在此而不在彼然則已知未知之說豈足爲定論乎

其次則解散權之加制限愚意亦不謂然蓋一制有一制之精神苟鈐束之使其精神不可得見則其制等諸無有試設解散之實例思之

（一）政府受不信任投票或預算及重要政策被否決時政府號稱以政策訴之國民可得解散國會但以參議院不同意不得解散而內閣當應時辭職夫參議院之不同意云者有以明兩院之多數非同黨派卽俱爲與黨苟若而黨勢相持兩三年不變（此實政象中恆有之點）將見兩三年內倒閣無數次而內閣卽灼見民意未必贊成國會而以無法往訴唯相與次第倒斃而已此內之釀政象之混沌外之起民

志之激昂政象失之太剛勢窮不可得濟莫此爲甚

(二)又假定內閣與衆議院之多數爲連在參議院則否而有重要法案不得通過於參議院又非得該案通過政莫能行所有憲法上迫脅參議院之法俱已用罄而終不得當則惟有解散衆議院以再度之民意要之而已英倫愛斯葵斯內閣千九百十年與十一年兩度解散下院卽爲此也玆爲憲政上最近最有趣之良例不能料吾國之必不有倘解散以參議院同意爲前提則全體死矣

(三)又或國家有絕重要之政策與國家存亡有關無論國會通過與否勢在必行如斯而被否決政府以存亡呼吸亦未便以辭職卸其責任是唯一救濟之途不出解散國會而已倘或不得參議院之同意而在時勢又不得不解散或且釀成苛疊達之機會國會終以違憲之解散而亡試迴思前次段總理以外交政策徵求國會同意時以約法無解散國會之規定談者卽徵有此懼此之不可不察也

以此種種理由愚主張解散權不加制限有慮不加制限在今日政情之下政府將利用之以掊克國會同時施用不正之手腕擾亂選區而國會再度之選舉決難望勝利



者此其爲慮誠不爲過然若政府如是爲惡則衆議員三年一任耳此類不正之手腕可以間三年而一行夫三年一行與一年或二年一行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且彼一度行之三年之中議員保能俯首戢尾聽命唯謹將不至重勞政府之處理吾輩曉曉就此討議且爲多事矣是故憲法爲進步的須先假定一定之政治程度以爲基礎不當專就黑暗面著想若拘墟此爲則步步自封又豈僅解散權之當靳予乎且愚意政制以試驗頻繁而改善而試驗之中屢屢發見不期之果相反之效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此情此景政家往往遇之今之論者以爲解散太易將爲政府利用愚之觀察則若政情不更較今加惡以後運用憲政或卽以此而形其圓活內閣竟得以總選舉之方式倒之焉亦未可知

且愚更有進者政家有恆言解散者內閣所以罰國會也英之史家巴爾有雅謔曰「凡議員投票反抗政府如其成功不得不自承數百鎊之罰金也」言雖滑稽乃有至理蓋凡行事不可不有忌憚而忌憚之最切深者莫如己身可得可失之利益苟任其所爲而於己終無所損焉不僅受者有所不堪而施者之價値聲威俱將掃地以盡以



此之故國會既擁有時時倒閣之權則其權萬不可使之不負責任而濫施之在今日人類社會之中以無制限之解散權納之政府因以選舉運動費之「數百鎊」爲其負責任之標的乃至善之法也

愚一方論解散權至此他一方之於不信任投票認爲萬不可少從可知矣有曰此憲政之習慣可不規之憲法其論誠通惟在吾憲政初萌之國凡政府之所爲絕不易引之入於正軌有此巨棒以當其頭並鄭重規定使不得不準之而趨實爲因勢利導之要著未可以在他國僅爲憲例吾乃漫棄置之也由此設思草案此條所規定之結果卽爲政府與國會兩相背馳一方不顧國會意向之如何行爲之如何而彼漠然不爲動卽或不信任之決議已經通過彼仍抗不去位一掃政治上之名譽律而空之在他一方一味抵抗政府今日言彈劾明日言不信任而發議而附議而討論而起立而通過不問其鎗是否實彈惟貿貿然伸臂閉目而發焉此其政局誠大殭矣故愚主張無制限之解散權與有結果之不信任投票相輔而行也



## 國務總理之任免與副署問題 四月四日

國務員副署之規定在本日憲法會議爲一重要問題大體上無可討論所當研究者則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是否仍須國務員副署而已

大總統在法律上不負責任凡有命令皆由國務員副署此實全稱命題不當發生疑問謂在何時期有何事件是否必須副署況任免國務總理爲大總統行使特權之最著稱者此而可不副署其政治上之弊害姑且不論而法律上之解釋如何能安故法蘭西之慣例凡後任內閣總理之任命皆由前任內閣總理副署其餘閣員之任命則由新任總理副署法蘭西憲法所定凡大總統之公文書須一國務員之副署此種慣例爲該條文當然之結果故其深得法意宜可法也

而在英國則不然當內閣更迭之際英王物色繼任之人已定卽行召見謂以組織內閣之權假之而繼任者握王手腡之在形式上卽爲受任無命令之發布及由何人副署也而英之慣例如此者蓋以內閣總理之一名詞從不見於法令因之內閣總理一職法律上無其地位政治上之作用雖云絕大而由法律窺之不過一國務之周旋人

而已。且因內閣總理不含法意。例兼充財政第一總長。而其署名。每以財政長官之資格。如英王任命工務總長由財政兩總長副署是也。英憲為不成文。故有此特殊之慣例。強欲傚之。恐不免於東施捧心之譏矣。

雖然步武法蘭西。在吾憲政初萌之國。亦有大困難焉。蓋凡責任內閣之精神。內閣無不以國會與黨之多少為進退。失國會之多數而不退者。絕無而僅有也。其在法國。國會有不滿意於內閣之質問。或不信任之動議。不待表決。而內閣請退者。四十年間。達於十次以上焉。此其閣員之重視名譽。律遵守政治道德。斷非吾之所敢望。則試假定吾國國會偶或對於內閣表示不信任。而有決議。其結果。非解散衆議院。即國務員辭職。又假定解散之事。以不得通過於大總統及其他原因。不能實行。勢惟出於免國務總理之職一途。時則此項免狀。總理及國務員。以不肯遽退之故。均拒絕副署。更進推之。國務總理自願退職矣。而於繼任之人。多方挑剔。於此項任狀。亦復拒絕副署。此豈非憲法上之一大死症乎。

且尤有事實上之障礙。欲前總理副署於後總理之任狀。未必時時可能。例如民國元



年。唐少川赴津不返。趙智庵繼任之任狀。焉有唐名。又如此次段總理被任。而其前。乃無總理。無從覓人副署。此其流弊非缺而不署。即被任者自署。前者於法為不完。後者於義為無取。於此而欲求一變通適當之道。亦不得謂非題中應有之義也。

有曰國務總理之任免。宜全不須副署者。此亦有可慮。蓋大總統擁此無限之特權。見有總理不便於己者。無論國會之意向如何。或不免有突如其來之免職。此其發生政治上之紛擾。決非尋常。愚嘗思之。法蘭西之成例。信為憲政上之正軌。吾既不足望此。而求應今日之變。又不至釀將來之憂。則規定國務總理之任免不須副署。惟限於國會有不信任決議時。庶幾近之。

## 論行政裁判　四月六日

行政裁判問題。前日憲法會議之二讀會。已開始討論。本日之論潮當益烈。因就鄙見略敷陳之。以供同人參考焉。

愚於本題。自民國初元以來。時有論列。如以譾陋所及。知依序陳述。非此短篇所容。茲請就前日會議中同人所提諸點一辯解之。



一行政獨立說　論者曰。三權分立。行政與司法。各有領域。今以行政裁判隸於司法。是司法侵犯行政。不可通也。(一)愚今請問。行政裁判。是否為一種裁判。裁判之所由生。是否基於人民之權利有所損失。果如是也。則司法所司何物。由一面言之。人民有一般損失權利之事。而司法不問是為自喪其獨立。同時由他一面言之。人民有某種損失權利之事。而司法問之。轉為侵犯他人之獨立。邏輯果何存乎。夫所謂一般某種者。特客觀之區別耳。就權利之主觀言之。則一致也。蓋賈者有物求售。平民購之。而其值如是。官吏購之。而其值亦如是。平民虧其值為損其權利。官吏虧其值亦為損其權利。民損其權利。當受裁判於法廷。官吏損其權利。自亦當受裁判於法廷。今其言曰。官吏之受裁判於普通法廷也。有妨行政之獨立。邏輯又何存乎。善夫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在法廷獨立。不受行政部之節制。而大陸政家之分權云者。乃行政官吏脫離法廷。不受其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是侵犯行政之說之無據。可不煩言而解矣。

(一)黃君雲鵬持此說



二官吏特權說　論者曰。官吏以施行行政處分。而有損於人民之權利。此其資格當然與私人不同。故宜設特別法廷理之。(一)此其說尤為大謬。蓋國家者至善也。故國家不能為惡。國家之一切機關。均不能為惡。一切官吏。均不能為惡。苟或認容其為惡。則所以搆成國家之機體。立解。而於人類社會所賴有國家之理。摧滅無餘。故凡世俗所謂機關之為惡者。非機關之能為惡。乃官吏假機關以為惡也。官吏假機關以為惡。乃以其私人資格。非以其公人資格也。故凡行政處分。無不當也。有一不當。因損害人民之權利。其責宜課之官吏之私人。今曰官吏宜有特權云云。是直與立國之本旨相背矣。

三審判便宜說　論者曰。行政訴訟。含有行政之性質甚多。非習於行政者。不易了解。自來民刑分庭。以民庭推事審理刑事。或以刑庭推事審理民事。且慮其扞格不通。今以行政訴訟納之普通裁判之下。又焉有當。故平政院者為審判便宜計。亦不得不設。此院之設。殆亦猶海法軍法之特置裁判耳。無他意也。(二)此說甚辯。而實不

(一)范君鄒王持此說、　(二)黃君雲鵬言此、

然蓋法律中有所謂一類之法其法規之施受僅及於一類之人而與普通人民無與所謂海法軍法俱是也以軍法言意義所及止於軍人在軍事範圍內犯罪懲罰而已非謂軍人犯普通刑律亦能藉口於軍事裁判不到普通法廷也（一）夫行政法者其中固規定官吏與官吏之關係而官吏與人民之關係亦復規定而其精要復在後而不在前世謂英美無行政法實則規定官吏與官吏之關係所謂行政官規焉得無之其與大陸法系不同者亦官吏與人民之關係不爲特別規定耳由斯以談論者之擬行政法於海法軍法僅得擬行政法中關於行政官規之一部以概其全未免不倫且此一部之法規亦決不繫重憲法確立循規而行緣此而涉訟如吾國內務交通兩部停職人員依據文官保障法控其總長者蓋絕無而僅有果其有之判斷此事亦決不需何種專門學識經驗如民刑兩法之各有領域未易相通然此而不能由普通法庭理之愚不識其理由何在也

四、人民程度說

論者曰行政法系爲特權法系非行政法系爲平等法系以法系論

（一）前日會議、某君謂軍人當受特別待遇、何至行政官並一兵卒之不如、此語離奇、可不必辨、



平等自優於特權惟若國民之程度不及則特權法系或亦較爲適用吾國人民向祇知有行政官之司法而不知有司法官之司法今特設行政裁判於人民心理最合訟獄必且易歸（一）此又不然愚在甲寅雜誌答某君書有曰「所貴乎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爲人民參政而言非爲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低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種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爲公爲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若曰民習於所赴訴者爲官此在昔誠然今後未必仍爾卽或仍爾亦於民刑訟事爲然至其關係上連於官必且以爲官官相護控訴無益自來民欺於官之案之隱忍而寢者蓋

（一）賈君庸熙主此說、



不知凡幾也今若假施行憲法之力使了解於司法獨立之意味而知有別於官吏之獨立審判機關則民敢於控官官因不敢欺民其現象或且遠愈於昔日而何訟獄不歸之爲慮乎卽不歸矣猶當設法以致之不得藉此以弛其主張況夫不必不歸者乎

以上四說特就前日所得聞於會場者一爲辯之其詳未暇陳也總之吾國官吏萬能司法毫無意味人民權利之損失積若邱山行政裁判最良之辯護亦祇得曰「行政管轄事務性質複雜普通裁判官無各項專門知識技術不精難保無拘文牽義昧於事實之武斷」（一）已耳不得謂人民權利不因此而受損也夫在德法官律嚴明吏治稱最其施行行政裁判容或得足償失而在吾國果何望者大抵知識愈高者舞弊愈甚技術愈精者欺民愈勇無論官吏損害人民權利事件所需知識技術不必多也如在鐵路人民不服官吏強收其土地以致涉訟斷此案也與鐵道之技術無關何必特設鐵路裁判卽需知識技術多矣而爲今日扶持司法精神起見亦當放任於此圖

（一）此黃君雲鵬在憲法起草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所云、



償於彼奈何懼官吏虎狠之性之猶未饜轉設淫詞而助之攻乎

凡此乃指厲行行政裁判之主旨而言也而以最近之現象推之其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置或完全爲一痲木不仁之機械院長蹣跚以行評事施施而游大力者手指東則奔東手指北則奔北除此偶爾無意識之跳盪外平日蠢然無所事事如今日之北京平政院者亦未可知試觀平政院設立以來幾曾見一差強人意之事足供吾人考憶有之亦惟袁世凱時代之王治馨案南京八釐公債案及最近內務部案數者而已前者有類十常侍之北寺魏忠賢之東廠後者有類英倫十六世紀之星院其中所含法院之性質絕少吾人卽此而論其利弊更與本題有若風馬牛之不相及推言至此愚蓋益不知所以置辭矣

## 論同意權　五月一日

愚前以事離京兩旬之中未能以文字與讀者相見比昨返京偶與二三友人接談及循覽數日間之報紙覺其中櫛比待論者不可一二數而財政總長問題今日適移付於參議院就詢愚意者尤多茲特於此略述鄙懷焉

愚論此題着眼在憲法之當如何運用而於本人之臧否能鄙不甚措意焉當本報未出版之先有內務總長張君國淦被否決於參議院一事愚曾於憲法公言著有一論略謂『憲法上之規定如同意權種種乃濟變之途而非必由之路號爲濟變則必有非常之局迫之行之行之之後憲法上將特生異彩然後於義不謬以此之故若而條文非至萬不得已知政者恆避而莫敢攖亦特留此最後一步而凡政客之所爲舉在未達此步之範圍以內以相盤旋以相質劑使見制憲者之妙用耳不可視爲日用飲食數數用之也試觀同意權之設濫觴北美幾曾見康格雷濫用斯權……是故憲法貴有彈性運用憲法者尤貴保有其彈性此類是也』愚重按之終以其言爲不可易故述之

愚前論內務總長案猶有一節略謂『是案所生之影響凡三一激增各方厭惡國會之心理一創開上下兩院相抗之惡例一釀成政治麻木之現象第一項證迹顯然不言可喻以第二項言之下院之所表決非有特別理由不容輕予反對此憲政之常軌不可不守者也今一總長同意案決非有不得已之故必開兩院交鬨之端悍然爲之



何以示後以第三項言之在憲政可稱破產蓋以內閣總理所提出之人而一再不得通過於國會其效果應與不信任投票相等乃施受兩方若俱夷然一貿貿焉提之一貿貿焉抗之初不計此種行動之作何意味可謂不仁之極者矣是說也或亦足供參考焉

間嘗論之近年中國政治之日趨腐朽日益紛糾不可理皆由人的問題是故打破現狀力求進步當開闢一新方面使人的問題漸易而爲法的問題若曰吾易而人不易又如之何則吾爲政治道德之最先犧牲者以求博最後之勝利亦何不可之有

## 憲法問題 五月二十六日

憲法蓋既垂成矣爲兩派所爭執者不過二三問題而此二三問題在法理政治兩方又俱非不可讓步之物徒以平日疏通未得其方武人又從中干涉感情以盛融洽愈難平情思之凡此皆客感所乘非政家質直純潔之態也吾人所當從事者亦兩方之持理何如耳以愚觀之解散權若加他一院同意之制限事實上等於無有此觀法蘭西可知也但全無制限又恐蹈於日本濫用解散權之險象於是嚴定場合有若不信



任決議有若預算案否決有若重要外交案否決斯亦可謂平情而近理矣有不以後二項爲然者不知否決預算案卽爲不信任政府最大之表徵此而不能解散國會國會恆得避去形式上之不信任決議而以否決預算之方達其安全倒閣之的期期以爲未可也至重要外交案之否決其有解散國會之必要證以今事其理甚明故愚意研究會之主張如此在政理上大有存在之價值決無黨派之成見羼入其中

決議案與法律同效一條其必當刪除可不煩言而解爲問所謂決議案者以範圍言乎以手續言乎如曰範圍凡國會所議之案都應以法律爲準若踰法而涉於政焉則國會所當議及者似乃太無垠量如曰手續則凡不經讀會兩院未俱通過之案而亦可與法律同效則院法豈非虛設由此設想義總有所不安若其範圍未越於法乎而手續又與他案之通過無異是亦一法案而已矣何必別標決議案乎

至地方制度研究會所主者爲緩議此無持論當否之可言但緩議之理由愚亦謂其甚足蓋省爲吾國之特別國情問題異常複雜無論何人皆不能有圓滿解決之提案而憲法又爲經世大業一成未易變更審愼周詳談何容易況乎憲法會議之精神已



同弩末而國人望憲法之成立有若雲霓當此國論紛紜之際布憲急切之秋既乏審議之時間復中以苟簡之心理以此付諸緩議又何疑焉

右研究會之三大主張愚從理論推之覺其均可贊成此外更有政治上之理由二願得一終述焉

研究會在憲法會議爲少數派所有憲法上之主張從來不能貫澈凡經二讀會所通過之各條文研究會所引爲病者蓋不知凡幾而乃隱忍無可隱忍卒至出於最後之抗爭並聲言如不得請彼派議員俱將辭職以去夫苟其要求爲至無理也吾爲百年大法計何惜深閉而固拒之若其要求於理僅得其半乎而憲法本非一黨一派所能包舉之物吾猶將稍稍犧牲所見以屈從之至其要求於理無所背者愚敢一言自督其良心曰讓步而已矣愚恆爲同人言少數服從多數固爲政治之常軌而多數容納少數之意見亦爲政治道德之所必不可無今更瀆陳是言矣此其一也

研究會者進步系優秀之代表也而與之相對者爲國民系此次憲法上之衝突儼然爲國民進步兩系之爭衡愚嘗攷兩系離合之歷史而決其於國家之安危有至密切

之關係焉辛亥之役兩派聯合運動而大功成民國二年不幸而分遂乃次第斃於袁氏鐵腕之下而清流之政治生涯中絕洎護國軍興蔡唐岑梁幷起僇力而帝制以倒此數月來兩派之精神又稍稍離矣悲歎不平之聲輒復潛起此乃政界之大悲觀愚誠私心竊痛者也憲法問題生此紛擾明明爲兩派未能推誠協商之證迹過此以往兩派將益無調和之機前路險巇乃不可量故討論憲法愚亟望同人注意黨派離合家國安危之故對於研究會之主張爲圓滿的讓步爲吾國政黨史上開一新紀元焉此其二也

本斯二者益以憲法上固有之理由愚雖無似願得爲憲法請命矣

## 加入歐戰問題之意見 二月十日

凡爲一事萬不可忘却己身本來之地位吾國弱國也原無力足以自存其至今日尚得列於國家之林皆食機會均等主義之賜自今以往吾國必以己力振其國勢固爲吾人之所企圖然其所已食之賜不得不求而更食之也亦無疑義前提既定則凡有一時機將陷吾國於旋渦以至機會均等主義不能爲吾保障乃爲吾所必避此邏輯



應有之斷案也

當歐戰發生之時吾人有一普通理想謂必德意志不至全敗而後均勢不破吾國可卽於苟安不然協約國以席捲歐洲之餘力轉而解決東方問題則結果未易言矣果此種理想在前日爲不謬者今日中於感情貿然拋棄殊爲不智

吾之不利德意志之全敗蓋欲其於將來會議中以兩種對抗之力維持東方現狀吾得於連鷄不棲之勢之下以圖苟活也今議吾國加入協約國是與協約國同其利害非欲陷德之該撒於千八百十五年拿破侖第一之地位是吾之舉動爲無意識果陷之焉則吾前日所慮人乘餘威以傾我者將不免於實現斯不亦進退失據矣乎或曰吾雖加入協約國於歐戰不必有所影響將來德之不敗仍在意中是則徒買德人之惡感以至和平會議中失去一中分和議之與國則又與於不智之甚者也

此猶預計議和時之現象也然歐戰何時可了無人能言之吾國加入協約國之後且恐不至議和時期吾國情形已不堪問蓋加入非可徒言也必負相當之義務而其義務類非吾所能勝吾不能勝必且有一國起而代勝之者平時一國對吾伸其野望無



形中恆有二三國從旁瞰之因得紓其禍若干今則向之從旁瞰之者以彼一國與之同其利害得以證其所爲爲必不少之舉俱將不敢有所聲言則吾國當居何等豈堪說乎

凡此皆言東方均勢之不可破一破之後必至不可收拾主加入者謂將來議和吾國取得發言權乃爲大利愚謂東方均勢不破吾卽無發言權兩方爲維持其主義起見其所爭亦必間接有利於吾若破矣必有一國圖獲其較大之犧牲衝鋒陷陣而前爲他國所不敢阻吾卽發言亦無效力甚且彼將設法制吾使不得言又何益乎

或謂愚所慮於他國無理之要求卽不加入協約國恐亦難免曰是尙有國際上之名譽律足以制限幾分且吾無隙以授之亦必不肯驟發若加入矣則不僅無名譽律之作用或且卽以其所要求爲名譽此不可不辯也

總之吾國既生存於東方均勢主義之下此主義終當保持不可使人有破之之機會使人破之且不可何況自破以迎人須知日伺吾旁謀破此物者固大有人矣獨奈何熟視而無所覩乎



## 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應有之覺悟 二月十五日

政府此次決定對德之政策未免失之輕率無可諱言持反對論者之所焦慮愚亦認爲適當蓋愚卽懷疑派中之一人也顧吾等雖屬懷疑事前亦未嘗向當局有何種堅決之表示惟見當日政府爲主加入論所包圍而吾徒之表裏附和其說者隨在皆是故果此政策而失敗所謂輕率之咎朝野兩方俱當任之而吾儕之未能於事前積極反抗使政府有所覺悟亦焉能辭其責也況此等方針關於國家存亡者至鉅豈能朝令夕改愛國之士縱明知其不可亦當披髮纓冠而赴其難決無餘地可容小丈夫悻悻之爲其有尙能爲亡羊補牢之計者未始不可逆於政府意旨有所主張然祇立於補救地位而非立於對抗地位若根本上無益非難甚至藉此以快其攻詰政府之意者愚期期以爲未當也若曰誰發者誰收之吾不主其事卽不欲負其責所謂披髮纓冠亡羊補牢種種俱不肯爲則士各有志無容相強亦惟引身而退絕口不談此事而已終不宜妄有所論議致政府正當之進行偶被其說之惡影響因之危害中於國家也

當歐戰發生以前。英倫內閣。有主戰主和兩派。卒之主戰論勝。而主和之莫烈柏仁士兩氏從容下野決未聞兩氏有何言論動作致礙於戰事之絲毫莫烈者以學者出爲政家愚讀其書最爲傾服者也特翹是以爲言竊願人師其意而廣其例矣。

## 臨崖勒馬之外交 二月二十六日

當對德問題發生之時愚曾發爲危言。謂此舉將陷中國於大不利之地位冀以慫朝野上下之聽聞使其勿飮狂泉自蹙國命不幸政府決定方針微形急切竟無機會容許國中正當輿論之流行惟國家行動匪能出之兒戲政府既已強硬通牒以上愛國者卽不當言說長短以致鬩牆無已禦侮寡方愚亦曾本此旨著爲論說以促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之反省當爲讀者所能憶也其時之所懷想蓋惟恐德人置之不答或答而以硬態出之吾國非出於決裂一途必且無自存之餘地故吾人不得不同仇敵愾以最後自期今幸天不絕吾使吾終有回旋自救之一策則德政府答語溫和不願中德邦交之破裂是也據本紙之所知德政府雖稱封鎖計畫不能全部取銷而關係船隻入於該特別區域以內儘可從長商辦夫海上之利益在吾本爲絕無僅有以關



係較吾深切數倍乃至數十倍之中立各國。如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種種。且不步美國之後塵向德爲最後通牒之示威運動而吾以東方不關痛癢之僻國張脈憤興不計利害而爲之凡吾所應被懲創之程度正不可計乃於此際忽來國交不至斷絕之福音所謂臨崖勒馬此誠千載一時之好機稍縱卽逝不可忽也聞顏公使傳述德政府意向一電二十二日已達國務院而政府數日不見動靜意其自覺責任之重大且爲方針轉變之關頭必且非常凝議夫吾儕在野之士固不能效尸祝越俎之所爲然一念棟折榱崩舉國同壓因代表國中純正之心理瀝誠哀告使於可以徼倖自拔之時勿更爲庸人自擾之舉匹夫之責亦自信所不可逃因撰本篇以當師瞽明知失著以後外交頭緒已紛協約國之相逼而來當局之應付極感困難然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立身如此何況當國且吾之對德通牒號稱與美一致行動今美德國交尚且不必卽斷何協約國之能強吾若曰吾不能抗姑順之焉則向後機局愈益紛糾刀俎魚肉之境又寧有底止如此設想更爲寒心故愚謂此爲生死轉關不可不爭況理與勢又俱能佐吾乎



## 愚之外交政策觀 三月十日

凡論事有抱定一己之主觀者有周察四圍之現象者此其結論之出入蓋未易量焉愚於政府所定外交政策始終爲懷疑之一人累次論著均表襮於本報此一己之主觀然也此自責其主見以供政府事前之採擇取態亦宜爾也雖然國際間之機局不可以一面觀吾人之所持論俱屬諸常識範圍在政府亦決非無見而所向卒與吾人僢馳者其斟酌愼審之苦心或爲局外人所未盡喻且外交方針關乎國命一經決定鬩牆禦侮之訓卽宜爲愛國者之所服膺是故一己之主觀有時不能不因四圍現象而有所遷變此本論之所由來也

今之論外交者以愚之所探索約有三派一採廣義的均勢主義斷定對德絕交爲不當一採狹義的均勢主義以爲對德絕交之策既定卽當與協約國聯同一氣不使一國獨占遠東霸權因陷吾國於孤立被動之域一採獨立自主主義謂當始終與美一致行動雖對德絕交並無需加入協約今請就三派分別論之

愚夙持第一說者也在二月十號之本報曾有一文詳論及此及至通牒以後政府得



有德國緩和之答覆愚尙以懸崖勒馬爲言卽至今愚且以爲此上策也。然而上策實不易行當政府之對德警告也原爲國家獨立爭人格起見並未與各國先期協商且逆料某國之態度不必贊同吾國之所爲而乃大謬不然數日之間各協約國先後勸告以同一行動相要且其意甚誠所談大抵比較有利於吾國斯時德奧之情意既傷美利堅遠處太平洋未足引以抵制最近有力之國而協約諸邦之殷勤勸誘爲國家前途之利害委細計較拒之將釀成目前絕大之恐慌夫吾國之國力未充當此危機一髮之時外交方針非此卽彼實無中立游移之地於是政府不得不向各協約國表示堅決之態度因進一步更不得不有種種條件之磋商時則與美一致行動與否德國之答覆如何已不爲決定外交政策之標準而其主趣全在加入協約與否之一問題在政府將問題引至此步亦非鹵莽無策者比愚前所謂狹義的均勢主義不使吾國陷於孤立被動之域殆卽其理由也此第二說也愚謂上策不行此說尙不失爲中策若曰步美後塵既絕德奧復傷各協約國之感情如第三說所爲將至第二說之所慮者一一見之實象則誠策之最下者矣

愚謂懷疑派應取之態度在理論誠不必拋棄其主張惟若鑒於事勢之變遷政府決策之有苦心與其辦法之非無條理又了然於外交關係之重大不能出爾反爾料定此案不得通過於國會舍舉行苛疊達搖撼憲法之基礎外政府或無其他救濟之方即方今政府所採之中策允宜加以贊助愚本爲懷疑者之一今願犧牲其所見轉爲贊助政府之一人並藉國務總理出席國會之機會以此意著之左方凡我同人以覽觀焉

## 外交問題 四月四日

凡爲一事必料定必至之勢而後能著手當對德抗議之時吾國獨異於歐洲他中立國之平和忠告而必贅斷絕國交之詞於紙尾者雖三尺之童有以明其爲準備宣戰之行爲是宣戰者本吾抗議當然必至之程敍一步二步三步云云特依權變爲之詞非能以之影響於外交之主旨也故在理論凡曾贊成第一步者即已不能不贊成第三步況二步三步之間首尾相銜在事實幾不得有所區別而乃能取其一而廢其二乎



愚反對第一步者也其理由曾揭載於本報讀者或能憶之其後易反對而爲相對之維持則以茲事爲國家存亡所關政府既已決定方針布達中外「愛國之士縱明知其不可亦當披髮纓冠而赴其難決無餘地可容小丈夫悻悻之爲其有尙能爲亡羊補牢之計者未始不可逆於政府意旨有所主張然祇立於補救地位而非立於對抗地位若根本上無益非難甚至藉此以快其攻訐政府之意者愚期期以爲未當也」（此二月二十五號本報之言）故論愚之本意對於政府之外交方針全部反對無分於二步三步惟若爲國家前途設想即亦不肯固執己見人縱相貽以埴擿之誚亦所不辭

惟愚有於政府之所爲大不滿意者則自外交問題發生以來反對派之意見逐漸明著無京無外無軍民長官無政黨首領無商無工類有浮翳障之不能與政府表示同情而政府醉於二三策士逢迎顢頇之言以爲悠悠之口無足輕重也自二月中旬以至於今三月之久竟於調和疏通之道絲毫未嘗措意試舉一例言之中國雖無所謂元老政治而爲社會中心之康南海孫中山岑西林唐少川諸人政府以其爲異己也始終未嘗一移商榷之書偶遺招邀之使使之獲聞國家大故熟聞此諸老者本其憂



國之誠盛倡不然之論黨徒奔走動色相戒政府聆其言充耳如不之聞接其人熟視若未之覩坐使脈絡貫通於國會語言流播於道途致令輿論囂然空氣沉鬱本可平流而進之事徒以政府不能推誠相與力爲舉國一致之圖遂乃枝節橫生僨焉不可終日至今之反對外交者果反對方針歟抑反對政府之辦法歟殊爲疑問兩月以來愚屢以私人資格忠告當道謂天下事與天下共之如斯大業爲全國身家性命所關與尋常內政不同斷無由一黨一派把持專斷之理當局雖無其心似有其迹倘其心不盡爲人所諒釀成內訌語云蟻穴尙可潰堤則禦侮於鬩牆之時天下事豈復堪問云云不幸其言未能見採馴至茫無辦法之時不得不借重於倪嗣冲輩之代表民意巧避軍人干政之名冀爲容頭過身之計此誠不得不長太息者矣

## 約法上宣戰同意之解釋

對德問題方針既定約法上乃發生一問題即斷絕國交是否包含在宣戰範圍以內是也其在事實誠有斷絕國交後若干時不宣戰者然斷絕國交後時時在宣戰狀況之內遇有相當之時與地即行開始攻擊又爲事實之所不可逃故二者之關係不可



脫離了無疑義因之法律上之解釋不得不認斷絕國交爲宣戰中之一步苟國會宣戰之同意爲約法所規定則斷絕國交之時當然先徵國會意見所當研究者則第一次同意果即付政府以宣戰之權抑至宣戰時尙須經過同意之形式耳以愚思之宣戰爲斷絕國交必至之序而事實上又息息可以兵戎相見則當同意斷絕國交之時國會不可不即付政府臨機宣戰之權雖宣戰時形式上仍須先通過國會惟若政府不及出席國會而在國防上已不得不有宣戰之實則同意易爲追認亦無不可由此以推斷絕國交之必納入宣戰範圍以內其義甚明

茲請徵美國之例以實之紐約二月二號電總統威爾遜開國務會議討論潛水艇案散會之後威總統即往晤元老院外交委員會長師統先是師統曾通告威爾遜在美國與德國斷絕國交以前必與該委員會協商至是會商師統及其他元老以爲絕交時期尙早華盛頓同月七號電則稱元老院以七十票對五票之多數批准與德斷絕國交案此其中政府國會兩面由協商而至同意其蹊徑頗有可尋及實行絕交以後總統出席國會爲宣戰準備要求同意之電仍時有所見是在美國國會履行宣戰同

意之權其手續實不止一次雖國會承認斷絕國交與承認宣戰終爲兩事而國會可以對於斷絕國交表示贊否其權實根於宣戰同意而來故知以斷絕國交釋爲宣戰中事其理乃至當也。

## 論段總理辭職事 三月六日

日來北京政海發見一最不安之象即段總理卒爾辭職赴津是也。在段總理之爲此其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自爲吾人所共諒而爲自明責任起見斷然出於最後之表示亦不失爲大政家之所爲。雖然當此存亡危急之秋以寄託最重之身忽爲飄然遠引之舉此於自計誠得而爲國家大局設想似不得謂絕無再思之途。且段總理以責任內閣相標榜而其舉動律之責任二字亦僅爲得半近似此誠不得不爲總理惜者也。

今請就第二點約略陳之。

夫所謂責任內閣果對於誰而負責任乎此不待問而知爲國會也。夫吾國憲政初在萌芽國會課責之法多有未備平日政府之所爲其所含責任之意味蓋尠是乃運用憲政未臻純熟愚於兩方俱無責焉惟以意義淺薄之責任二字時時不斷於政客之



口而內閣雖不必置重此點乃至與元首發生異議時轉訴諸此以爲武器焉則吾人不能不借此機會以確立責任內閣之義而況解此大紛舍此更無他法乎。

按立憲國之先例凡內閣以能實行其自定之政策爲原則倘或所定政策與元首所見有差閣員自應爲相當之讓步惟若閣員認爲不能讓步則視其所持政策是否爲國會之所護持苟閣會主張一致元首即不能不屈己以從於斯元首猶或堅持是之謂憲政自殺此吾人不當推測之一境也反之內閣不得當於元首同時復不獲多數於國會而其問題又爲國命所關不能拋棄則形式上尚須以是否解散國會請命於元首時或國法未賦元首以解散之權元首不欲舉行苛疊達又或元首有權解散而始終不贊同內閣之所爲則內閣唯有辭職而已苟至此而仍不辭職是爲無責任之內閣苟先於此而辭職是爲不盡責任之內閣愚立此義以衡段內閣欲其免於後者之譏未易言也何也國會之意思何在彼尚未得有形式之證明也。

聞總理與總統相持時總理頻以內閣責任爲言又聞總統與總理所見不同之點一在徵求民意一在暫時不必果爾則解決是題本極易易愚曾論斷絕國交本爲宣戰



之一步苟絕交之政策一定內閣即當徵取國會同意而求國會付以臨機宣戰之權今府院之意見既不一致而外交方針復已決定遲速非得國會同意不可且內閣以責任相號召而責任又舍國會即爲不詞爲段總理者即應仰體元首徵求民意之意折而報告國會詳陳始末利害而以贊助相要以大勢觀之國會之所見無多出入總理苟挾國會之同意以復命於元首在元首屢屢聲明尊重民意決不至更於閣議有所非難若不幸而國會不表贊同吾國國會能否解散爲別一問題而內閣至斯全體辭職既可以告無罪於天下而於責任之道亦恰到好處惜乎段總理未見及此拂衣而去處國家於險途壞憲政之先例此於表同情於總理之餘不得不責其責備賢者之愚者也。

然則如之何而可苟愚所論爲不謬愚謂轉圜之機樞仍在國會願憂國之士詳求其方焉。

## 段總理應取之態度

段總理日前離職赴津社會中頓生一種不安之象昨晚總理復由津返京所謂不安



之象必且消除若干分此固最可欣幸者也雖然其能完全消除無礙於憲政之前途與否則必視總理所取之態度如何始有可言。

今總理忽去忽來在憲政上果當作何種解釋乎說者謂總理之去以與總統相持不得行其志因自明其責任而引去其來也則總統予以相當之保證使其志得行此說是否符於眞相姑不具論假令如是則十八世紀以前宮廷陰謀史中之所有事與今日之憲政相去萬里矣。

愚昨論之內閣責任者對於國會負之者也總理所挾政策自覺與元首不能相容當立時折而出席國會詳陳始末利害而以贊助相要乃總理不知出此遽爾拂衣而去此於運用憲政實大失其軌道今已去而復來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來不得不於憲政上採取一定之立腳點夫赴津一層付諸成事不說矣今茲之來以憲政之義律之惟有認爲自覺責任之所在而下車之始即當首赴國會將外交方針委細報告請求信任狀以爲實行該政策之符以大勢揣之當不至請而不得果其不得則國中已造成一舉行苛疊達之機會結果如何非吾人今日之所敢言幸而得之則內閣已得

國會之擁護在尊崇民意之元首寧復有何違言是樹憲政之楷模定國家之大計實於此舉是賴願總理其審之若遲遲不求解決於國會徒逶迤於新華門之內今日鬭一口明日鬧一氣此誠與所謂宮廷陰謀相近翹首二十世紀正正堂堂之憲政果將何日得其髣髴哉

本來段總理表示態度於與德斷絕國交以前必至國會請求同意是總理遲速必出席於國會何必亟亟是乃不然在法律上之嚴格解釋斷絕國交與宣戰為二事宣戰當經國會同意而斷絕國交則否然斷絕國交之必徵取國會意思者誠以斷絕國交即入交戰狀況時時可開始攻擊若不先得同意在便宜上不得不戰即發生違憲問題且萬一開戰一層臨時不得通過則憲政立瀕於絕地也果如是者則推之實行斷絕國交之時恐國會忽持異議將至禍生不測又何如決定斷絕國交政策之時先求國會意思之所在轉較有伸縮之餘地乎若曰決定斷絕國交政策之時即不容國會有異議則遲速之果一而已矣何必不速況人情上速商則情感易調遲商則成見轉盛利害得失又顯而易見哉



##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議 三月十二日

政府外交政策已得兩院之同意此後將以舉國一致之名義本其所定之政策著著實行而負實行之責者厥惟今之內閣雖然愚於此發見大缺陷焉請得舉之於下

(一)今內閣自段總理外殊乏足以代表各種特別勢力之首領人物以當國家大事其所決策不足以堅社會之信用且以後交涉事件將益繁重社會之責難將益苛嚴內閣行事偶或不饜衆望恐無力鎮壓紛擾貫徹主張

(二)今之國務員皆管有專部部務之繁簡雖有不同大抵盡心處理國務之時間甚少充其弊計畫不易周匝決議每嫌遲滯以應瞬息千變艱危萬狀之時局頗不相宜

(三)以上二種理由雖無人肯為發覆而事實上則已默認之蓋以內閣人物分量較輕之故因有梁任公參與機要之事以兼管部務之國務員無暇研究外交情實因有外交委員會之設置此在今日之政局不得不認為補偏濟變之方然約法上無根據每以對人感情易生誤會攻詰之弊於是在事者欲負責任於名義



為有嫌不負責任在實際為不可公私兩損莫逾於此

(四)吾國所謂國務員例管一定之專部而參謀總長因不得列席於國務會議當此外交軍事聯鎖極密之時長此以往如何而可

由右觀之今內閣進行之困難可以了然然則其改組內閣乎此著之不易行本報已屢次論列愚迴環思索惟一救弊之法在創置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此種較為新穎之論尚未見於吾國之論壇聞者或以為可駭不知他國富有先例理致亦極平常願得平心思之

夫國務與部務在邏輯本為兩物長部務者之必為國務員與不長部務者之不得與聞國務均非深合邏輯之談在吾國約法規定國務員之權責頗詳至國務員之即為各部總長與否則別待解釋故今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於約法全無不合之處至徵之他國英法均設有此項不管專部之國務員或為調和黨派之所宜然或為研究政務之所必要久已成為慣例而英倫最近政治尤有足以供吾取法者則自開戰以來以閣員之厖雜議事極感不便昨歲之冬軍需總長雷德佐治商之總理愛斯葵斯



擬別設一軍事委員會以四人為之凡所決議內閣必須通過愛氏難之雷德佐治即毅然辭職而去雷德氏者愛氏之靈魂也愛氏以失其靈魂亦即下野而以重組內閣之任付之雷德氏雷德氏得所藉手即本其軍事委員會之計畫將內閣擘為兩部一普通內閣一特設內閣普通內閣仍以新舊各閣員之管部及不管部者充之至特設內閣則限於五人焉

(一)己身　總理　自由黨

(二)龐納魯　財政總長　統一黨

(三)伯爵克山　樞密院長　統一黨

(四)子爵米勒　不管部　統一黨

(五)韓德森　不管部　工黨

此特設內閣專議一切軍國大計普通閣員不列席焉惟有與何員之關係事件發生亦招與議自有此組織以後英國之軍事計畫乃形敏捷雷德佐治以雄才大略運之尤見奇功此誠最近可法之一良例也矣

愚意吾國際此時變宜倣英倫小內閣之法創設特別國務會議以足以代表社會勢力之中心人物如段總理梁任公唐少川岑西林諸人組織之而參謀總長王士珍亦應加入是五人者除段總理本爲國務員外梁唐岑王俱宜由總理以國務員資格提出國會同意再由大總統任命此專爲討論軍國要政之閣員除王君管領參謀部外餘均不管部凡有軍國重政悉在此中討議其餘閣員非有臨時關涉之事不必加入經此會決定之後再行報告普通國務會議使贊同焉至普通國務會議除段總理兼爲普通國務員外特別國務員概不列席如是爲之段王代表北洋以梁代表進步系以唐代表國民系以岑代表西南由此五公以其本身之資格及約法付與之權能擬議天下大計定爲國是布之全國無論何派均不至有違言所謂舉國一致至此方有希望而又人少事專運用極便雖不敢謂無遺算而較今日所爲之有系統慮易周而事易集則可斷言今之憂國君子有認許此策爲切要可行者乎願得細論其實行之方法也謹議

# 甲寅雜誌存稿 下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四輯

沈雲龍 主編

# 甲演雜誌存稿

章秋桐著

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長沙章士釗著

# 甲寅雜誌存稿

卷下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 甲寅雜誌存稿卷下目錄

時評







附獨立週報存稿





# 甲寅雜誌存稿

## 社說

### 學理上之聯邦論 四年五月

聯邦之論。初起於國內。正副兩面之說。彌引而彌長。非本篇所能罄其百一。故以學理為題。讀者當知其一定之界。至於本制贊否何似。仍待他篇。總計本文所談。皆關於聯邦自身觀念。欲知聯邦之為何物。茲或不無小補。至物之為美為惡。終俟讀者自為權衡。故今番所陳。亦由之而贊否可得以施。非欲壟斷他人思想之力也。

愚疇昔著論曰『聯邦者先有邦而後有國。歷史中數見之例。固不相差。然政論真值。存乎理不存乎例。』或者病之。謂理由個別之事實歸納以得。『事實自個別散立觀之。名之曰事實。自其證明真理觀之。則名之曰例。實則同一物也。且事實已然也。理當然也。當然必在已然之中。離已然無當然。』由斯說也。先邦後國。既為聯邦已然之事。當然之理。即在其中。自後凡為聯邦。苟邦不先存。時曰非理。與愚例外別有理在之說。

不能相容。今請得而辨之。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爲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爲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烏於此。吾見九烏皆黑。餘一烏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卽宜於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善夫英之論者魯意斯(一)之言曰。『人謂政學之精。蓋存乎驗。但所謂驗。若視與科學之試驗同科。則相去萬里。以驗加之政學。亦惟謂詳察之試行之而已』其所以然。則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二)故前者可以定當然於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距此以前。政例所

(一) Lewis 語見所著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n Politics 一七八頁
(二) 參閱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二三頁



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

如右所陳。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卽以例論。而先後之說。亦不足破。法蘭西統一國也。而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及倫的黨諸名士。嘗有法蘭西聯邦之議。……又英吉利亦統一國也。……而自愛爾蘭要求自治以來。聯邦之思想。逐漸發達。兩三年來。爲說甚盛』此愚前論之所言也。駁之者曰。『法蘭西之事。已屬過去。況及倫的黨人。專崇拜美利堅者。其主張聯邦。尤出於模擬。爲不切實況之空想。無一足證。至於英吉利。卽使他日竟爲聯邦。又安知不爲例外乎』茲亦請得細論。

人類者富於模擬性之動物也。世有良法。從而擬之。本不足病。惟以譾陋所知。及倫的諸君子之倡言聯邦。乃事勢迫之使然。非必出於豫立之理想。蓋當諸君與山岳黨人。同據造法機關(一)宰執國政。頗兢兢以法蘭西統一爲心。千七百九十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會議舉行諸省同盟祝典。意在堅諸省之志。使勿與中央相離。及倫的人並無異說。其後兩黨交鬨。溫和諸子。不敵山岳暴亂之爲。一國政事。掌諸暴民屠伯之手。及

(一)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倫的黨計無復之。乃翻然下省。驟翻聯邦之幟。以抗巴黎。巴黎羣兇。宣言擁護唯一不可分之法蘭西。以割裂邦家之罪。嫁於彼黨。舉而殲之。聯邦主義。亦隨而息影。或謂茲之主義。乃一不切實況之空想。以愚觀之。實應於當年時事之要求。及倫的之敗。雖由山岳之凶頑逾分。而其時法人思想幼稚。政習拘攣於單一。聯邦早持入主出奴之見。坐使橫逆者隱操默契人心之利。乃其巨因。假使共信此理。一舉成功。愚敢決爾後八九十年間之革命流血。可以全免。卽不然而亦不至如彼之烈。此誠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大抵當時誤解聯邦。輒謂國而有此。無異割據。其後法人自爲定義。特曰。『凡一政制。於各地方共同利益所關。建爲總體以營之。使之支幹相聯。其他則入乎自治者。聯邦主義也。質而言之。聯邦主義。分權主義也。特其分權。衆夫立法行政。而其度又特高耳』(一)且其推論及倫的黨之所爲。謂彼有意分割法蘭西。如山岳黨之所蔽罪。斷乎不可。苟最後成功。終歸及倫的。其將無害於法蘭西之統一。無可疑也(二)且論者

(一) 見 Block, Dictionaire de Politique 九八九頁、
(二) 參閱司書九九〇頁、



其毋謂法蘭西之聯邦主義。特偶發於第一次革命之頃。自後卽不復能殖也。蒲魯丹(一)前世紀中葉社會學者之斗山也。嘗著『聯邦主義』(二)諸書。鼓吹斯義。其言曰。『法蘭西聯邦。當以獨立之理想。樹爲組織以成之。於斯時也。其第一步乃在以最多之自治權。讓之諸縣。以薩威稜帖。讓之諸省』(三)夫蒲氏之著述。價値何似。非茲篇所能評隲。其所當注意者。則此公之思想。印入法人之腦蒂至深。雖曰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彼身爲議員。且無能爲役。而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共和巴黎政府。亦欲試行而未果。今後何時可以實現。或竟永無實現之日。俱不可知。而最近法學大家。則頗遠紹蒲氏之說。懃懃論列。狄驥(四)與葉斯曼(五)方今法蘭西學者以善談法理名聞天下者也。其所著書。皆大於聯邦原理。有所發揮(六)且謂二十世紀之新思潮。咸集於此(七)其

(一) Proudhon、
(二) Du principe Fédératif et de la nécessité de reconstituer le parti de la Révolution、
(三) 語見蒲氏所著 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二三五頁愚見葉斯曼引之、
(四) Duguit、
(五) Esmein、
(六) 狄氏 Le Syndicalisme 一書、頗祖述蒲氏之說、
(七) 見葉氏 Droit Constitutionnel 序論、

言精深奧博。非可悉舉。愚異日當爲專篇以介紹之。

至於英吉利之爲聯邦。已漸由理想而入實行時代。或字之曰例外。愚謂此一例外。已足證明邦不必先存於國而有餘。夫邦先於國。其例多。邦後於國。其例少。據此少例以護其先國後邦之議。此非於先邦後國之多例有所觝排。或謂愚以己說『否認』其說。實則無所謂否認也。聞之蒲徠士曰。

邇來吾英主張聯邦組織者有二說。一將全英裂爲四邦。從而聯之。一將全英視作一邦。與各殖民地共爲聯邦。而己屬於其下。之二說者。固不必今日卽見施行。而真值所存。足資論究。蓋以彼表顯憲法將以何時而易性。由何式而變形也……苟後說而將行也。必也先以法案創造聯邦憲法與夫聯邦議會。此種法案。由巴力門通過之。以其聲明爲全帝國而立也。法律上之效力。母國所被與各殖民地同。苟此法案列舉若干事。如帝國國防與夫商船法版權法之類。取之於巴力門以及各殖民地立法院。而歸之聯邦會議。因是巴力門於各殖民地之所爲。不能自由取消變易。則今之所謂巴力門萬能主義。將至減其效能。



其又一說。則聯合王國。立英倫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爲四邦。自化爲一聯邦之制。各邦既自有其政府與立法院。以處理其地方政治。而凡共同事業。則以巴力門爲聯邦議會而屬之。如美利堅之有康格雷。坎拿大之有道密議會。(一) 澳洲之有康芒議會 (二) 爲。由斯道也。勢將以地方政務絕對屬之地方議會。使巴力門無由干涉。於是剛性憲法。將代今之柔性憲法以興矣。

更有人焉。合前兩說於一爐而冶之。其法則將聯合王國離爲四邦。與各殖民地並立。共遣議員於『全不列顛聯邦議會』(三) 此其憲法之成爲剛性。亦與前同。(四) (五) 夫不列顛自其本部言之。曰聯合王國。自其全體言之。曰不列顛帝國。而皆國也。無論

(一) Dominion Parliament、
(二) Commonwealth Parliament、
(三) Pan-Britannic Federal Legislature、
(四) 見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二四五至二四九頁、
(五) 自愛爾蘭自治案通過後、愛爾蘭四省中之一省曰威爾斯德、起而抗議、至於用兵、政府出爲調人、曾提議以愛爾蘭四省立爲聯邦、意在使其各得自治之權、不以教派之別互相淩賤、此又於上述三說以外、別具一說、最饒趣意者也、



其爲聯邦之道何出。而非將其分子先樹爲邦。不爲功。此於蒲氏之文。可以一覽而得。反對斯說者。每言其計未便。初未聞以邦不可立相詆讕也。且由蒲氏之言。單一與聯邦之遞嬗。一憲法之變遷耳。此種變遷。當然屬之國法範圍以內。邦國之關聯。果何後先之足分也。

凡右所陳。不過於英法所以爲聯邦之道。珍重而更道之。或終以其未爲實例。不足取證。雖不列顛之聯邦。以愛爾蘭自治之故。成其小半。(一) 以非全豹。仍有恨焉。愚因請得進言中南美諸聯邦。

中南美諸共和國。大都由單一進爲聯邦。千八百五十七年墨西哥聯邦成。逾年哥崙比亞邦聯成。六十一年而聯邦成。六十年阿根廷聯邦成。九十一年巴西聯邦成。千九百三年委內瑞拉聯邦成。就中巴西尤爲著稱。巴西者王國也。千八百八十九年革命軍起而逐王。隨而變易政體。『在王政之下。巴西乃一強有力之集權國。自千八百八十九年革命以至於今。則爲聯邦共和。其憲法取法北美。惟恐不肖。故其國以「巴西

(一) 愛爾蘭自治案、一曰聯邦自治案 Federal Home Rule



合衆國」(一) 爲號。決非欺人。』(二) 夫聯邦先例。類先有邦而後結約爲國。自南美諸國反其道而行之。國家組織上。遂別開生面。而大爲法家探討衡論之資。耶律芮克。奧之公法學者言聯邦。有重名者也。於斯特爲注意。其言曰。

夫聯邦之各邦。或者於建國之時。既已先存。或者於建國之後。始行加入。而後例之中。復有二別。一新入分子。至今立乎聯邦之外……一聯邦以其所有之權。在邦權所許之範圍以內。讓於所屬之地方。其地方無論爲省爲州。因以造爲政情。使其組織含有獨立國家之性。(三) 在第二例。邦之於中央也。其服從性不出於創。以其夙爲一般之服從者。今特承其流而用之也。以此之故。其在單一國。亦得化爲聯邦。如最近巴西之所章示是也。(四) 斯時之所當爲者。亦新造各邦耳。以言乎國本來存

(一) The United States of Brazil、
(二) 語見 Denis, Brazil 一一八頁、
(三) eine selbständig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謂各邦有國家性、此耶律氏之見、鄙意不以爲然、後當細論、
(四) Auf diesem Wege kann sich auch ein Einheitsstaat in einen Bundesstaat verwandeln wie in jungster Zeit die Vereinigton Staaten von Brazilien gelehrt haben.

在今之聯邦組織特使憲法蒙其變遷無餘事也聯邦之發生與夫法理上之可能有如於此此誠最饒趣意者矣(一)

由耶律氏之言以觀單一國之轉爲聯邦絕無不合法理之處其所以然則聯邦所需服從中央之性乃有定量不及其量而使進而求之與夫已逾其量而使退而就之途雖有殊而其歸則一譬之三帶邦聯爲寒帶懼其太寒單一爲熱帶有時懼其太熱惟聯邦溫帶淸燠適中果見某甲自寒帶移入復見某乙自熱帶移入以常識推之人將不是甲而非乙今也自寒帶至者日多而來自熱帶者不數數覯主奴之見遂因以生甚矣政習之拘人也大抵由邦聯改作聯邦其服從性爲創由單一改作聯邦其服從性爲因耶律氏樹義之堅洵足一空理障創者能之因者宜尤易謂曰不能愚實惑焉世之論者或視單一爲政體之終級聯邦特其過渡因謂化單爲聯乃羣治退化之徵討論及此當訴之實在國情非玄理所能畢事姑不具說特人之懷挾斯見以爲改制有所未安斷非謂事實有所不許柏哲士卽徵偏於是者也然其言曰『單一國家準夫聯邦或二重政府之原則施其組織乃絕對可能之事』(二)故夫先國後邦之說就而細論惟有政情合否之問題決無本身能否之問題此愚之敢於斷定者也

(一)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九頁、



於斯有當爲讀者警告者則單一國之創設聯邦本蒲徠士耶律芮克柏哲士諸家之說繹之蓋屬於憲法變遷之事而非國本破壞之爲在勢革命之後其制易成然必革命而其制始有可成其說亦無根據是故千八百九十一年之巴西誠乘革命之機千九百三年之委內瑞拉則不爾至英人盛倡聯邦論其與革命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尤不待言然今之爲言者曰

吾素謂中國非不可造成聯邦但在今日則有所不能使當革命之時各省依獨立力量能自制成根本法與統治機關然後再集合組織中央政府則聯邦成或過此以往有非常巨變再演辛亥八月之活劇而使各省有爲邦之實際則中國亦可成聯邦準此爲例美之得成爲聯邦亦由各州有離英獨立一事始確實取得邦之資格否則彼依據免許狀所定之憲法恐至今不脫英皇命令之性質反之法未能成爲聯邦與英欲行聯邦而猶病未能者亦由未經此程序之故今日中國各省有無自立之根本法存在依此現狀爲設施其地方

(一) It is……possible that a single State may, as a matter of fact, construct its governmental system upon the federal or dual principle. (參閱商務印書館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上册九二頁)



權限無論爲概括爲列舉是否皆賴國家爲賜予秋桐君若非取第三次革命手段使各省先建爲邦則無論如何設定條件謂中國宜於聯邦之組織者……其實終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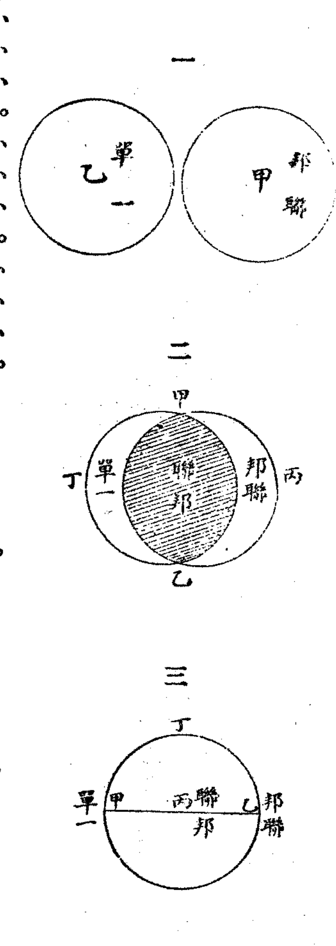
愚審此說之受病處乃未暇細爲聯邦與邦聯之分苟彼主張邦聯或主張由邦聯政體之聯邦式多少尙存其舊有聯邦之質(一) 愚未敢以其說爲不然若夫純粹聯邦或保有若干分單一性之聯邦則實無取經過革命之一程序也大抵一國政權之分配不外邦聯聯邦單一三級而三級之中邦聯單一兩倶離立如甲乙二圓之不相關惟至聯邦乃邦聯或單一之所迤演而出自來二獨立國以上依平和之序準原有之法蒼頭特起樹爲聯邦歷史中尙無其例也(二) 惟其如此聯邦之爲物視其何所自出政性莫不徵毗於彼焉欲求醇乎醇之聯邦蓋猶理想中事善夫史家胡禮門之言曰『聯邦政府者鈎其玄而言之乃所以調和兩極端制者也兩端之間爲地至廣其所容聯邦之式亦至夥頤有時竟或傾入其所近之端不可驟辨此乃理有固然無可

(一) 現在德美皆不得稱爲完全之聯邦式、而德尤甚、斷其內容、蓋介乎邦聯與聯邦之間、名家論此者多矣、參閱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一五二頁、

(二) 參閱柏哲士商務擇本上册九十二頁、柏氏謂史無此例、乃政治學之稿、



疑也』(一) 胡氏史識絕倫其言遂於政學中獨開傒徑蓋彼著聯邦史時在千八百六十三年北德聯邦猶且未立史例之足資左證者悉介乎邦聯聯邦之間聯邦之隣於單一或由單一而成者未或一見而乃獨樹眞詮創爲兩端調和之義使聯邦單一有道以通其藩學者之言斯爲可貴愚所作第二圖卽所以表其說也甲乙丙毘於邦聯甲乙丁毘於單一所毘雖異而所以爲聯邦則同反而言之所以爲聯邦雖同而所毘難於易位何也事勢使之然也是故時勢有其要求凡政治組織皆可改施聯邦之制




(1) Freeman,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 第一頁、

惟改施之時不可不注意其所毘者乃爲何端毘於丙者不可強徵甲乙丁之聯邦毘於丁者不可強徵甲乙丙之聯邦必欲徵之其事必至大晉言者之心目中似乎祇有甲乙丙式而無甲乙丁式故一談聯邦卽望德美而却步非必謂德美之不可爲也乃爲德美必首創邦聯如欲得邦必由革命而革命又其所不欲出者也須知凡事亦問其理如何耳理果充實如無他種障礙卽可立見施行人謂聯邦必依革命始得造成愚謂革命云者不過一種排除障礙之手段果有他法其排除障礙之力等之革命諒亦人所樂從特其力何因而至未能立證人或不之信耳然愚敢言斯力不至卽革命亦不爲功辛亥之役吾嘗有爲聯邦之機矣而卒不成何也斯力未至也法蘭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役與夫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役不僅有爲聯邦之機而且有爲聯邦之事而卒不成何也斯力未至也言者謂法之未能成爲聯邦乃由未經革命程序之故愚誠固陋未敢以其言爲有徵斯力者何力也曰輿論力也麥克支李曰『不列顛各島之行聯邦主義也似仍屬未來之事何也以輿論之未熟也』(二)是則聯邦之成否

(一) Mckechnie,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一八五頁、



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若夫輿論終不可通聯邦卽永無由起雖革命無益也以第三圖表之丙爲聯邦無論由甲點單一或乙點邦聯以至於丙皆非輿論之力不行而由甲經丁以至於乙則破單一爲各邦屬之革命以內之事苟革命之力已至於乙而輿論之力不導之由乙以達於丙聯邦終無由成時則革命之力已達終點惟有復經夙程由丁以反於甲吾國辛亥與法蘭西前事章章明也由是觀之可知創造聯邦與革命程序初無邏輯必聯之關繫吾人亦從事於甲丙半徑已耳舍正路不由而懷疑於甲丁乙半周爲道之過迂且險因不敢竟其詞說且不悟道行至乙所須乙丙半徑之力其量仍與甲丙同甚矣其惑也

其次之當辨者論者於聯邦之邦字頗多拘泥如所謂地方權限賴國家賜予者不得謂之聯邦卽爲邦字所縛之故愚請得往復論之

討論此題有德派美派之別吾人當兩者並論視何者於法理爲尤合於吾國國情爲尤適者從之不可先主一說以奴其他也言者之病似在墨守德人之論而未悟德人



在德言德吾不爲德卽難生吞其說而無所變通其所引拉龐德之言曰

單一國土地及人民皆屬國家統治高權之下而於聯邦則有二重卽土地人民屬於邦權之下此邦又隸於國權之下是也國權之直接客體爲邦邦者爲單一體爲公法上之法人乃國之直臣屬也邦之疆域間接爲國之疆域邦之人民間接爲國之人民故聯邦者邦自屈服之謂者非壓制及解散其邦也邦上戴國下復馭民

讀者第一當知拉氏此言乃其所著德意志帝國國法之一段也戴雪嘗懸爲戒律曰『聯邦主義以美利堅式發達較爲完全……瑞士坎拿大大抵宗美至於德意志帝國無論取爲何種政制之代表皆爲畸形此種畸形蓋生於歷史與夫臨時種種事變』(一)此種事變今不暇陳惟一念及普魯士之强橫已足證爲聯邦之變則大凡由邦聯改組之聯邦原有邦權不肯輕讓原有名號亦不肯銷況如普者更不待論故拉氏曰『聯邦者……非壓制及解散其邦也邦上戴國下復馭民』質而言之各邦者仍得保有其國家之性質也若夫美人之說則不然柏哲士曰『聯邦者非複合國也極而言

(一) 見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一三五頁



之聯邦之名吾且不承(一)所謂聯邦云者亦兩種政府立於同一薩威稜帖之下云耳……原有之各國家在新國家中僅成爲政府之各部非有他也以邦名之絕不正當所以云然亦中無所有之榮名而已(二)自來事物新陳代謝舊名每沿而不改別創新名以詁新質蓋非一時所能爲也』(三)美人之有此說亦其特別事實驅之於是如拉氏言聯邦者諸邦不被壓制解散者也而美洲南北之戰林肯直接壓制解散之邦無慮十數此其所謂邦者意味果何如乎柏氏又曰『再造諸邦其鑰乃在爲聯邦制之所謂邦下一精詁……吾知單純國家之根本原則薩威稜帖也薩威稜帖者權之最初無限可以致人服從否則加罰者也至聯邦制下之邦則異是若而邦者地方自治機關立夫共同憲法最上權威之下而保留其餘力者也……邦之性質如此人謂聯邦之邦不能解散是何理也』(四)由斯以談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卽不能適用拉

(一)……that this (federal state) is no compound state;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ederal state,……

(二)……the old states become part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new state, and nothing more. It is no longer proper to call them states at all. It is in fact a title of honour without any corresponding subetance.

(三)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上卷七九及八〇頁、商務譯本上卷九一及九二頁、

(四) Burges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866-1876 一及三頁、

氏所定之義而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人見德人講其國法如是云然因以概括聯邦一切之利謂吾不能如彼聯邦之名有所未安愚殊未敢雷同其說也

且德與法家之中其說亦不一致耶律芮克即恆與拉龐德抗論者也拉氏曰『邦之疆域間接爲國之疆域邦之人民間接爲國之人民』所謂間接耶律氏則不謂然其言曰

聯邦者合諸邦而爲一體者也易詞言之凡聯邦權限所能到達之處諸邦所有各別存在之點皆當消除以是之故諸邦之土地人民皆收入聯邦權限之中凝爲一體邦之疆域即國之疆域也邦之人民乃統於一尊之人民也(一)

耶拉兩家所見之差亦有大故耶律氏主張國家要素存乎薩威稜帖而拉氏則否由拉氏之說縱無薩威稜帖仍不害爲國家故有邦國同體之論耶律氏反之故如上云云言者於此主拉不主耶律故曰『聯邦之邦實爲國家不過無最高權耳』愚嘗譬之

(一) Daher sind in ihm (Bundesstaatsgewalt) Gebiet und Volk der Gliedstaaten zu einer Einheit zusammengefasst. Das Land der Gliedstaaten ist sein Gebiet, das Volk der Gliedstaaten sein einheitliches Volk.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一頁、



最高權之於國家猶理性之於人舍最高權不得言國家猶舍理性不得言人邦非國以無最高權猶動物非人以乏理性今倣言者『不過』之說則所謂不過者又何所不至是亦得曰『動物實人不過無理性耳』其將許之否乎愚見柏哲士韋羅貝諸氏於此致辨綦審請徵柏說如下

拉龐德博士既欲爲諸邦保存眞國家之性格同時復頌言是種國家未嘗賦有薩威稜帖焉既恐此之國家無以別於他種奉令承教之機關又爲之言曰大抵國家之特性不在薩威稜帖而在有力强迫自由民衆服其命令吾因之愈惑矣苟其此類强制之權獨立而不出於畀予是非他物即薩威稜帖也不然苟其稍有畀予之意雜乎其中則博士所恃以分別邦之於國與夫地方之於邦兩種關係者立至墜地何也其在地方彼之權力明明有所自出而又何嘗不能强迫自由民衆從其命令也故苟在聯邦制中薩威稜帖絕對存於總體則惟總體爲眞國家其各邦與地方異點所存亦惟地方承權於邦由於訓示而有定性邦承權於國由於容許而無定性而已(一)

(一)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III No. 1, p. 128 愚見羅韋貝引之、



由斯以談邦非國家可以立辨說者曰『聯邦與地方分權……其間有一界限於此界限以下任何程度之低亦爲聯邦英吉利之自治與分權固不亞於聯邦……而英仍爲分權非聯邦也故聯邦與分權之界限爲地方團體有國家之性質與否如其有也是爲邦無論命名曰州曰省總之爲非主權國也當爲聯邦如其無也則仍爲地方』此論雖辯而以何者爲國家之標準乃爲先決問題若謂主權者非標準也則國家云者特吾漫字之爲是物已耳即善爲說辭亦不過如拉氏有力執行命令之謂今其言曰自吾號爲國家以往無論其執行命令之力至何程度之低皆爲非主權之國家則一鐵路公司亦非主權之國家也一小學校亦非主權之國家也豈獨曰州曰省之地方也哉

論者又引耶律芮克之說曰『聯邦國者多數國家所組織之一主權國也其國權乃由於結合一體之各國家(即邦)而生』以此證明邦爲國家非若地方任國家之編制或解散茲其不足證明讀拙論至此已可知其梗概請得更詳言之

耶律氏之說僅就本文觀之與謂爲聯邦之定義寧謂爲邦聯之定義故不通觀耶說



之全而僅執此段施其評隲未爲當也耶律氏之論邦也僅於其權力之獨立運行處而國家之至於服從國權之處則不認其有國家之資格也(一)故本耶律氏所言而斷定邦爲國家亦爲相對而非絕對耶律氏一則曰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者以其能統治也(二)再則曰聯邦之破裂與夫諸邦之脫退法理上不可能何也以其爲國家也(三)遵是諸說則儻有如美洲南北之爭起於所立聯邦之內而謂國家不可行其最高之權以解散而編制之如林肯之所爲焉愚未敢以爲邏輯應有之斷案也

即以耶律氏本文論之謂國權出於各邦其所取證乃以德意志聯邦爲重施之美洲將立見其說之未安也美洲憲法之開端曰『我合衆國之人民爲欲組織最完全之聯邦……制定憲法如左』(四)波因哈克曰此之所謂人民指各洲之人民耶抑指聯

(一)……der Gliedstaat hat daher auch nur, insofern er der Bundesstaatgewalt nicht unterworfen ist, Staatscharakter, verliert ihn aber……soweit er der Bundesstaatsgewalt unterworfen ist.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三頁、

(二)同上、

(三)同書七九頁、

(四)民友社平民政治譯本、僅譯作我合衆國、……而略去人民字、此精要所存、萬不可畧、

邦全體之人民耶斯爲一大問題(一)易詞言之此憲法者乃諸邦之所制定耶抑總體之所制定耶然若而疑問德人誠未易決而美人則未見其艱試檢其同盟公約條款觀之彼其開始卽列舉諸州之名可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憲法不曰州而曰民乃爲自邦聯進爲聯邦國權不基於州而基於民之證(二)此亦談聯邦者不可忽視之點也

且耶律氏此說泰半由於歷史觀念發生凡聯邦自邦聯迤邐而來者尙能勉強置之此義之下至非然者與其說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卽以耶律氏之言證之足矣其說曰

聯邦基於憲法而不基於條約如聯邦組織起於散在之諸國此自先立條約而憲法緣之以生至由單一國或屬地改爲聯邦如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諸合衆國焉則異是何也此之所謂邦者必經聯邦憲法之許可而後能施其組織也(三)

由是可知耶律氏國權發於諸邦之言彼並非以之遮蔽所有聯邦之制吾國若爲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而不同於德美奈之何覩人半面之談而自阻也

(一)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二四九頁、
(二) 參閱 Harris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一四頁、
(三)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四頁、



或又引蒲徠士之言以證邦先於國曰『諸州憲法……決非自聯法所賜且不特法文如是也最初之十三州爲各別之共和國其起源甚古自亞美利加殖民之初以達革命戰爭之時早已成立……若使諸州僅爲聯邦政府所創造則決無是也』愚曰此史家之言也蒲氏本以史識見重於時故其所言往往歷史臭味過重此其爲說美人之駁之者多矣韋羅貝曰

或曰諸州權力本來有之吾直不解所謂本來乃何義也如諸州者不能外於聯邦別有政治團體之資格則本來權力一語亦僅含有歷史上之意味謂創造聯邦之時彼或爲獨立國家而已至言法理彼之得爲合衆國之一員其法權純出於聯邦憲法之畀予無有他也或曰諸州政權不同法律義務苟吾詮之不謬蓋謂權之行使與否以及行使之方式大抵由諸州以意爲之無法律爲之制限也雖然有若市府有若郡邑僅得字爲行政小區者亦何嘗不有此種自由伸縮之權乎或又曰諸邦發號施令義同法律故不失爲國家易詞言之彼於法權以內所布政令效力乃與法律同科然此種定義推之所有一切行政機關無不相宜總而言之從法理上



以觀聯邦之諸邦與諸邦之地方行政區域其權力之不同特一程度問題至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蹟以外直無從覓也(一)

韋氏之言博深切明最近美洲政學諸家之言大都類是此可以結吾論矣

本篇所談未嘗自立條段特就時賢所論略以己意相與參稽而亦未盡也異日有隙請更論之綜計所談歸於三點(一)組織聯邦邦不必先於國(二)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三)實行聯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輿論之力而已至於此制是否宜於吾國宜矣利害如何皆非本篇之所問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前固言之欲知聯邦之爲何物茲或不無小補至物之爲美爲惡終俟讀者自爲權衡故今番所陳亦由之而贊否可得以施非欲壟斷他人思想之力也愚因之有感矣聯邦之說徵露於辛亥革命之際徒以倡統一者專制輿論說乃不張偶有言之輒指目爲暴亂甚者追論至今猶斷斷愚爲此言非歎息斯說之見殺於當日縱令不爾施行之結果亦未必良特近頃以來統一之失日益章明智者發

(一) Willough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二五〇頁、韋氏現充北京政府憲法顧問、



策以慮難賢者虛衷而求治恍若聯邦之制行之有道容足奠民生於安利拯國命於紛糾愚也政識不周實際上此制是否可行願聞賢豪長者之教但在理想上聯邦之論必當聽其獨立發展政府不加禁斥之詞社會不表閉拒之態乃愚所絕對主張凡在一國政治之事有兩領域廣袤等焉一卽實際一卽理想無實際政治無由行無理想政治無由進前者政家所爲後者哲家所爲政學兩派融和而並邁固最足尙苟不可得卽一時之舛迕亦無所防要之一國有政而無學舉所施厝皆苟且顢頇之爲而無辨理析義之士盾乎其後其國將不足以久存是故史家記政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並重蓋舍思想而言政治亦如無本之泉涸可立待已耳不足稱也

愚更憶及英之論家莫烈有言欲持以告倡聯邦論者曰

凡造一意欲以行之苟無害於而隣卽造卽行無所於礙惟事關改制易俗非廣衆同心併命戮力莫能舉者則人之肯以心力相向其數是否足舉吾事誠爲問題然吾固言之實行爲一事提倡又爲一事誠改誠易此固須時至就改之易之之胡以爲要切實陳說息息可以爲之初無時機未熟之憂縱其說未盡安亦可不慮蓋人

能造作新想卽其新想業經圓滿之徵正如雨後之筍其芽自生已熟之瓜其蔕乃落夫革新者流實與保守之徒中分運命異教之士其爲時勢所孕育與正教之子無殊善夫培根之言曰真理者時代之驕兒也以知新想者非履空桑巨人之跡以生亦非若明珠黑夜之投而至此有其自然之境不爽之因苟其已至吾前必將次第往叩他人之門而求其採納吾冥行而得見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去吾不遠吾之發明特其的耳彼他人者未能自覺新理及其由吾覓以相示其受之也必且不啻若自其己出焉縱或多數之人不肯自覓我覓之而亦不受是亦決非有力之前提可據以匿理不告譬猶有燭在手其光已然吾必藏之深林使人莫見非義之正者也時會未至云者特在他人爲然焉耳在吾則明明至也人之意向決非可知與人爲隣隣之政治思想將以何時而變抑或不變吾不能斷其所能斷者則此種改革吾所決然爲之者也吾以爲是而獲行足以善羣而福衆也備豫者苟無其人事將無成功之望也吾果不欲備豫安知人之不欲不正如吾則成功之望將自無而之絕也凡茲諸點見理明切之夫萬不可忽如或忽之是其所爲爲害於所信



之理與暴者之所爲爲害於所惡之理其度適同何也其爲拔本塞源之道一也(一)

莫氏之言美矣備矣客懼聯邦論不與社會相容請視此矣

顧愚於今之談士有大惑者則彼不免爲政象羣情所局而又不肯自棄其論也乃倡爲採聯邦之實而諱其名之議荀子之論名曰『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此邏輯之通義而吾儒發之者也今其言曰存聯邦之實去聯邦之名去其名亦必有名之者也是同實而得異名也又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今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之說可廢也非聯邦之名而行聯邦之事是驗之說可廢也二說俱廢邏輯爲墟由是『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吾儒之所謂亂將由是而起也愚聞學者制名未謹或見地不同恆有名存而實不至之事如胡禮門著聯邦史自以史家之態異於哲家凡後派正名定界以爲未達於聯邦之域者彼均認之是也至實存而名不至未之前聞如曰聞之則是其人之識未足以名如蘇子瞻之記石鐘山

(一) morley, On Compromise 二一七頁、



所謂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者也若識足以名之而輒避其名不取無是道也荀子又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是故名聞而實不喻者有之矣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此邏輯之說也

至言事實今人之於聯邦論相驚以伯有也久矣今詭其辭曰吾言聯邦之實不主聯邦之名則驚者必且愈驚曰果聯邦之實可言何名之不可居名不可居其實必且大悖且夫名之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實也故強者之於虛名猶願寬假獨至其實一髮不肯讓焉今言者懼人之不悅於其說也或則始終諱其名不言或則語以吾名如是而實則非猶近情耳獨奈何先翹是名且告以將舉其實繼又宣言惟實是務不存其名乎大凡一說見怪於人出其本相而章顯之怪將不見而閃爍其詞枝梧其意是適所以重其怪耳未見人之信我也卽信矣亦不爲利蓋馬有馬之用橐駝有橐駝之用今橐駝而告人以馬腫背則人不知所以用橐駝者馬以畸形又復乘走皆非其結果又焉如告者之所期也且愚以爲人之醜詆聯邦特由於未識聯邦之真相耳苟或識之安知其不易醜詆而爲狂贊也耶黃公有二女國色以其父好謙力言其醜人莫敢



娶有偶娶其長女而見爲殊色者次女之美因噪於時人爭問名今聯邦之論安知其不爲黃公之女也耶故知論者無所用其辭讓唯坦然布懷明白昭示之爲貴矣

## 聯邦論答潘君力山 四年七月

今於討議本題之先有不可不爲潘君告者聯邦論之在吾國今日以前實無人肯與論壇一席之地以優容之以輿論專制之結果羣謂倡此論者爲不道卽休休有容之士亦目爲異教邪說拒之千里之外而不與通則欲與之審勢度情謂吾國何者於聯邦爲宜何者於聯邦爲宜則彼已有入主出奴之見牢固而不可破又何從覓其共同之點相與細論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彼實視聯邦如毒蛇猛獸又寧暇於應用上著想耶故愚以爲討論聯邦之程序當從學理上入手以破人奴主之念而啓其疑以本體真相明白昭宣使人異教邪說毒蛇猛獸之幻覺排除淨盡然後按切時勢之談乃可次第及之前篇以學理爲範圍者以此非曰聯邦可論之事止於是也此文之出雅不望社會遽爾雷同其說固不可能亦非善事以輿論如此其無定力意見流轉如蓬之輕國命斯託險乃莫狀所望者亦許此問題在理論上能以成立易其深閉固拒之

態而爲賞奇析疑之心一任言者以次畢舉其詞酌理準情而平施其贊否之見斯已矣潘君以愚論聯邦當於學理之外別求根據是已認此論於理論非絕不可通爲幸厚矣敢不聞命願少假以時日愚將別爲專篇以求教焉今茲持論唯以潘君之文爲範圍也

今人每以物理談政理其在聯邦所見之例皆先邦後國因以內籀歸納之法斷吾國先國後邦之議爲不可持愚因作絕對相對之辨以破之而九烏之例以生人曰政理絕對者也(一)愚曰不然惟物理始爲絕對則爲人之言者不宜否認愚說而惟移其說自物而之政斯爲得矣苟愚說破焉則物理且不爲絕對何況政理如斯致辨適足爲愚先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者也

今且就例論例鄙意亦有與潘君未諧者物理之稱爲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真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可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

(一) 茲姑假定其說、



古無從說起邏輯之學不全荒乎是故範爲定理不得不有賴於希卜梯西焉希卜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確爲如是如是者皆得設爲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爲演繹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謚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將來或終無破抑或破焉其事既非今時人智所能及卽不以妨今時絕對之名也凡烏皆黑其概念經二三千年而未有差其物質偏五洲萬國而不有異邏輯鉅家後先輩出類喜其印象之該遍特揚其例以爲全稱肯定之符以絕對許之不爲鄙陋之創見也杜老曰長安城頭頭白烏此詩人怪異之稱非物類必徵之象藉曰有之亦惟別立範疇以歸之不當以之混入烏稱自亂其例也愚曰九烏此任舉一數之詞潘君如嫌其少不足以證益言九十九烏可也更益言九百九十九烏以至無窮可也

推論之說愚意亦有異於潘君推論者以已知推求未知誠如君言則九烏皆黑者已知者也餘一烏是否爲黑未知者也以此爲推知餘一烏者亦黑潘君曰否烏之他形狀構造爲已知之一端色黑與否爲未知之一端惟問烏之他形狀構造見而知之者



乎抑聞而知之者乎見而知之則色之爲黑與否亦自可見不待爲推聞而知之則就一烏而論不及餘烏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如曰可也則已知之數定有三事一曰他烏之他形體構造二曰他烏之色黑三曰此一烏之他形體構造此三事者有如比例之三率缺一不可非僅恃最後一項在名理卽能尋思在數理卽能布算者也信如斯言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矣若事實上初不爲黑亦惟曰於物理有違已矣

愚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潘君病之以爲恃理太過無政府主義其理未必不充滿是宜亦可行愚文以學理名篇而潘君以應用之實際相駁未免溢出題外然就本文察之亦可見愚之論政不略地與時之二要素而能行與否尤以輿論熟否爲衡固非空談玄妙之論也特一篇之中不能兼語此耳無政府之理其能號爲充滿與否愚蓋疑之果充滿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誰則謂其不能行乎

潘君最辯之詞曰『夫有十國如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



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明甚』雖然曰宜曰可是大有辨九國立君餘一國者立君與否惟視其宜故潘君繹愚之詞曰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此曰未必宜非曰不可也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苟其相宜誰曰不可惟聯邦亦然十國於此俱以單一變爲聯邦此明明詔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爲此變必曰不可則世間不應有此種變化之生故茲一國之變與否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可不可之問題也故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鄙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潘君誤會鄙意不敢承也

所爲三帶之喻取便論思非有深意讀者以甲乙丙三點觀之可矣

潘君之辨本可以已亦既爲之請更以數語進適中云者必有上下兩觀念其語始通寒帶無熱熱帶無寒寒熱無對中從何立移寒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止足爲彼動植物不宜於中候之證而不足爲溫帶不果適中之證單一之國有其由單一而生之特別制邦聯之國有其由邦聯而生之特別制一入聯邦則俱變易猶之

動植物之萎瘁也且愚爲此論亦立邦聯單一於兩端而執聯邦以爲中而已非持一切抹殺之說漫以居中者強例其他謂非盡同化於聯邦不可也苟吾在十九世紀之初爲北德之一國乎吾當主張邦聯苟吾今日而爲日本乎吾當保守單一今吾對國人而談聯邦特以吾國獨宜此制之故非有他也吾避濕寢焉暇計鰌之知否正處吾食芻豢焉暇計鴟鴉之知否正味吾悅嬙姬焉暇計猿猴之知否正色善夫餘杭爲齊物之釋曰『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一)莊生之說果安足爲愚病哉

愚謂聯邦之成乃憲法以內之事祇需輿論無待革命潘君謂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事利與否本待更端以陳前文專以破世論執著之見今已承明達之士如潘君者認爲適法尙何望乎

愚謂邦與地方團體之分祇在權力大小之不同潘君謂不同之度苦無一定此天下之公疑無怪潘君以爲言也關於此點非詳細論列殆不易明姑以最簡單之語出之地方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邦之分權則賅乎行政與立法凡地方有獨立議會依據

(一)齊物論釋二十九頁頻伽精舍本、



憲法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自由創設法律自由施之政事而不仰承中央政府與議會之意旨者斯爲邦否則爲普通地方團體如斯爲界不中當不遠也潘君翹英之地方團體以破愚說『謂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爲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茲所謂地方團體殆指聯合王國中之英蘇愛威四族而言其自治之權力雖甚大然終未達於設立獨立議會自由訂定法律之域不得名邦愛爾蘭今可如是爲之矣則愛爾蘭獨別乎英蘇威而名爲邦在事實上已無可避故愛爾蘭自治案英人亦曰聯邦自治案(一)不列顛今後果爲聯邦茲案其嚆矢矣是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以英事證之其界亦未或破也

愚謂有聯邦之實卽宜被以聯邦之名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潘君曰有之宣王之射名能九石其實三石也黃公之女名爲醜惡其實國色也愚謂名存與否是爲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爲一事宣王之射三石實也三石之名卽存苟不存焉宜無人知其爲三石而罪宣王之好諛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國色之名卽存苟不存

(1) Federal Home Rule Act



焉衛之鰥夫宜亦不知爲美而悟黃公之好謙矣而未已也楚人擔山雉而曰鳳凰路人以爲眞鳳凰也買之(一)趙高陳鹿於廷指以爲馬羣臣相與馬之斯時以雉鹿之實而得鳳馬之名謂雉名爲楚人之欺所隱鹿名爲趙高之奸所隱可也謂其名不存焉不可也苟不存焉欺與奸俱不得立也尹文子所謂『有形者必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黑白之實』是也今若去其諛者謙者欺者奸者則三石國色若雉若鹿之名赫然在焉果也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夫以學者之恆態定品物之本名諛謙欺奸將安用之果其用之則又尹文所謂『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正爲邏輯者之所大戒又焉引其事以間執之哉以知愚曰『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

潘君引荀子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無所謂約定俗成卽無不易必守之要然當知持論不先爲不易之名他且不言卽其本論已自限於迷離矛盾之域且所謂約與俗亦非一蹴而幾是必有人焉先爲是名拋之字彙之中任其

(一)亦見尹文子、



流衍幾經演境而後沿用不衰愚固非其倫世有作者依於當仁又何讓也

潘君謂古之正名者於散名不亟辯疑未盡然刑名爵名文名其義甚固不易濫用無定而易殽亂者散名耳故孫卿正名篇雖四名駢舉而於前三者未之置辭獨首正散名十四事韓退之號爲儒宗文起八代之衰原道一篇所爲者亦正散名四字而已他家所爲者尤難指數焉謂不亟辯哉古之正名以定上下之分賞賢罰不肖與今世正名辯物之事殊科是誠有然韓非言審合刑名意謂何刑當得何名而審合之易言之卽何功當得何賞何罪當得何罰使不相差也是之謂正孔子所謂名不正尹文所謂正名分俱是此類往者侯官嚴君詁邏輯爲名學愚疑爲未當卽有見於此雖然謂古者正名之事全局於此至無與今之邏輯合者亦失之偏若如潘君謂今爲之名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非如古所謂上下之不可變賢不肖之不可混卽不能引古以自證恐尤未安蓋吾人有取於古之正名者亦取其正之之法耳非取其所正之名爲不可易也尤非謂有取於古者其名亦卽不可易也且不可易卽古亦何嘗之有在命物之名毀譽之名況謂之名誠有定稱不易相蒙然名亦何限古之所正者豈止於此孔子

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孟子謂性善。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一性之名。且如此。誰謂必不可易哉。

人曰。今行聯邦。宜行聯邦之實。而去聯邦之名。愚曰。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潘君曰。有之。童豎之知去來今之類是也。此其弊亦同三石國色之譬。潘君當知愚所談者。爲正名之事。乃以一名。呈於爲邏輯者之前。而求其正。非內道外道漁工水師所俱能有事也。夫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奚待旁求。特茲之所謂。與彼殊途。此乃名實具存。論者欲寢其名而揚其實。事與邏輯相背。故愚不以爲然。曰『未聞』者。未聞諸爲邏輯者也。故其終詞曰『此邏輯之事也』

上所陳述。皆依潘君原論以次答之。不立條段。故無友紀。且利與潘君原論同布於世。而致辯之先。立案亦略。想讀者俱能曲諒也。請更以數語結之。潘君最後之忠告。謂聯邦問題。無專論學理之必要。誠然。愚論此題。剖爲三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就商國人。今所爲者。初步而已。而且未盡也。惟就愚所已陳者言。潘君曰。『捃摭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何以不足證明。願聞其詳。以愚觀之。顯例六七。流風被於全世界。不得謂偶。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世界政潮之力。不可謂創。即勉曰偶矣創矣。而此種本近世新生之政想。前世紀以往之政家學士。何從執而論之。今不問其政想實質之若何。而徒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焉用此偶且創者。爲此豈正名辯物之士所宜出者哉。此豈正名辯物之士所宜出者哉。



## 讀秋桐學理上之聯邦論

秋桐以善談政治及明理聞者也。近有學理上之聯邦論一文。其所談歸於三點。（一）組織聯邦。邦不必先於國。（二）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三）實行聯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輿論之力而已。蓋近今非難聯邦之論者。原分三事。聯邦之制。邦必先於國而存在。中國既有國而無邦。不可於已存之國而更析之爲各邦。此其一。邦與地方團體相較。前者之權力本所固有。後者之權力乃由國家所賦與。中國之地方團體。其權力既由國家賦與之。縱令多所賦與。而其爲地方團體之性質仍無異。不可謂之爲聯邦。此其二。一制之行。必於一國之根本制度不相背。中國既爲單一國。今欲變爲聯邦。則其實行必待



於革命。此其三。秋桐之爲是論也。蓋將反駁此三事。而旁徵博引以證明之。其爲說既極精闢之致矣。顧其根據。則在物理政理之異。其言曰。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爲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爲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烏於此。吾見九烏皆黑。餘一烏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即宜於此一國也。

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驗於此土者亦宜有然。若夫人事萬殊。政情紛歧。則不能據一端以爲權概。斷可知矣。但秋桐所舉物理之例。似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蓋九烏皆黑。是一烏者獨爲非黑亦不可知故也。（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皆有子。而並有丑。此一癸既有子矣。而亦推定其有丑。在多數之例。當無謬誤。然不可謂其必。知此即不可謂之爲絕對。今假定烏之他形狀構造爲子。其色之黑爲丑。此十烏之他形狀構造雖同。獨其色黑一事。九烏者同。而此一烏獨不同焉。遂可謂於物理必違異耶。即謂吾人所當見之烏。無一非黑者。因以斷定此烏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烏者方待論證。則凡烏中之一烏。其爲黑與否。固猶未定。不得以云凡烏皆黑也。不得云凡烏皆黑。則此烏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夫以人類已往經驗之。皆知此而推論此烏之亦如此。其在名理。猶難斷言。又况於九例一。謂之絕對。豈其然乎。或謂我國造烏字之始。即取義於黑。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說文。烏。孝烏也。象形。段注。烏字點睛。烏則以純黑故不見睛也。由是言之。則非黑者不得謂之烏矣。曰此就烏已定之概念言之耳。烏之形狀構造。不特異於他烏。故造字者以其象他烏之形象。又以色純黑爲不類。故他烏點睛。而烏不點睛。此合色及其他之形狀構造而爲一概念也。烏之概念。他形狀構造爲一事。色純黑爲一事。合此兩事。乃名爲烏。有烏於此。有其他形狀構造之一事。而無色純黑之一事。就烏之概念而分析之。則具其一而缺其一。故不得謂之烏。蓋自分析之事計之。以色純黑一端異於烏者爲非烏。可也。自推論之事計之。若無其他根據。而惟以色純黑一端異於烏者爲非烏。不可也。何則。推論者固將以已知之一端。推及其未知之一端。若無求知之一端。則無所用其推論（如以烏之他形狀構造爲已知之一端。以其色之黑與否爲未知之一端。則其爲黑與否尙待推論。若色黑亦爲已知者。則無所用其推論矣）惟然。而推論之事。不得僅以前例之多。遂可謂必底於確實。秋桐以九烏皆黑。而推論餘一烏之亦黑。以云絕對。恐猶未免武斷也。）



又其言曰。

或曰。自倍根以來。學者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善夫英之論者魯意斯之言曰。人謂政學之精。蓋存乎驗。但所謂驗。若視與科學之試驗同科。則相去萬里。以驗加之政學。亦謂詳察之試行之而已。其所以然。則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於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距此以前。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評者所言。是十七世紀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

倍根之論。宜牢籠一切學理以爲言。然於物政理二者。其度固有等差。秋桐舉英人魯意斯之言。意謂科學之驗。已驗於既往。政學之驗。當驗於未來。專制國既可進而爲立憲。單一國亦可變而爲聯邦。故又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其論則極端之演繹法也。果如秋桐所言。則何種主張不可實現乎。無政府主義者。其理亦未必不充滿。顧今日之中國可行否耶。蓋法制之良否。非可抽象討論。必按諸其國之實際。然後良否之議。乃得而施。今離於實際以爲言。曰是理充滿也。所謂理者。則學者一家之理。所謂充滿者。則論者主觀之充滿。人亦有言。玉巵無當。雖寶非用。況可寶猶非玉巵比者哉。秋桐既謂理果充滿。不必恃例以爲

護符矣繼復舉英法之歷史及其趨勢並舉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諸國之實例以爲證是秋桐亦兼採歸納法者也惟既謂政理爲相對且曰『有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卽宜於此一國也』夫有十國於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明甚矧國於大地者數十而秋桐所舉之例猶不及其十之一則又何足以證中國之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耶秋桐舉耶律氏之言謂單一之轉爲聯邦絕無不合法理之處竊意此關於法理之問題者輕關於政治之問題者重秋桐當從政治以立論不當從法理以立論也秋桐又舉寒溫熱三帶以喻邦聯聯邦單一三者謂『邦聯爲寒帶懼其太寒單一爲熱帶懼其太熱惟聯邦爲溫帶淸燠適中』夫寒帶太寒熱帶太熱此自溫帶言之耳若自其本土人言之彼方且以爲適中今有移寒帶及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者庸詎知吾所謂適中之果適中耶『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先民已知之矣且物理與政理有異秋桐亦既言之以此相喻豈非比擬失倫者哉卽秋桐之意惟喻其二者相轉之一點然此可曰由邦聯及單一以轉聯邦爲適中彼亦可曰由邦聯而聯邦以至單一爲正軌徵之事實又多屬彼而不屬此今有主張單一之制於德美者人且以爲不切情實矣主張聯邦之制於中國者寧有愈是乎然



秋桐亦嘗謂當訴之實在國情非玄理所能畢事則愚於此固無難焉秋桐以邦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又以純粹聯邦或保有若干分單一性質之聯邦無取經過革命之一程序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尋秋桐之意邦與地方團體相較在邦之權力較大於地方而二者仍同出於一源質言之二者之權力皆不外由國家所賦予也審如是則變地方團體以爲邦固憲法以內之事但候輿論成熟卽可奏功不必有待於革命然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蓋輿論之所趨不必眞實利益之所在也且如其言於地方團體之權力較大者固不可不賦以邦之名矣則於英之地方團體將何說焉謂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爲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蓋二者相較既爲程度之差則相差之程度卽難一定必至何程度以上始爲聯邦何程度以下乃爲地方團體殆無明確之界限夫二者既無明確之界限則主張聯邦與主張地方分權者其實質蓋無所異而橫起是非以相砍伐是抑不可以已乎且所謂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云者其過或反不在他人矣至謂『有名存而實不至者無實至而名不存者如其有之則是其人之識未足以名』云云此亦未必盡然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參亞士時代）之爲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有如比利時或英吉利之爲民主立憲此猶曰學術上之名未有定也以世俗言之宣王之射名能九石其實三石也（見尹文子）則名存而實不至矣黃公之女名爲醜惡其實國色也（見尹文子）則實至而名不存矣當衞之鰥夫之未娶其女也其女固有美之實矣而黃公不予以美之名謂黃公之識未足以名（既謂黃公好謙則非不知其美之實也此類甚多不特於好謙者爲然）是豈可哉若自名之本質言之莊子曰名者化聲也實之賓也荀子曰名無固宜



（此猶印度學者所謂名無自相也）約定俗成則不易此言已定已成則不易也今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或以爲原則上之異或以爲程度上之異則無所謂約定俗成也不校其實質之是否可行於中國而惟斷斷於一名之辨已爲賓矣卒其所辨者仍迷離而不可辨不亦過乎且古之正名者將以定上下之分賞罰賢不肖也（孫卿爲正名篇道刑名爵名文名散名之異宜然古者於散名不亟辯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蓋與近世正名辯物之趣異矣）尹文子曰『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又曰『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謬雖十黃帝不能理也』（見公孫龍子）呂氏亦謂『人主之患在刑（刑當作形餘杭章先生說）名異充而聲實異謂』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之謂矣夫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既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則非如古所謂上下之不可變賢不肖之不可混也秋桐引尹文子『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之言以證聯邦之名之不可易慮非古人正名之意矣秋桐又引荀子『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因釋其詞曰『名聞而實不喻者有之矣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不知荀子之言在正名故以名聞而實喻爲名之用名聞而實不喻非名之用至於實喻而名不聞者則非此論之所及孰謂其必無哉（荀子之言但舉有相分別不及無相分別尋瑜伽師地論二云「有相分別者謂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分別無相分別者謂隨先所受義及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起分別」攝大乘論亦稱此爲「無覺偏計」世親釋曰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不能了解（印度合音爲字故文字卽名）夫現在必有未來今日必有明日此誰所證明者然嬰兒之初生狸鼠相遇寧知代之名言哉兒啼號以索乳者固知現在索之未來可以得之日也鼠奔軼以避狸者亦知現在見狸未來可以避噬也此皆心所自取愚者與有故吡婆婆論十四云若愚若智內道外道世間論者乃至童豎皆知有去來今（以上餘杭章先生說）以此證知有相分別必名聞而實始喩無相分別則名不聞而實亦喩又荀子之言但舉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不及事尋思所引如實



智等尋瑜伽師地論三十六分四種尋思四如實智一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名尋思惟有名已卽於如實了知謂如是名爲如是義於事假立爲令世間起想起見起言說故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者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事尋思惟有事已觀見一色等想事性離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餘杭章先生以之釋莊子齊物論曰「既以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卽於事惟見事亦卽是性離言說也」以此證知名尋思所引如實智必名聞而實始喩事尋思所引如實智亦名不聞而實亦喩卽秋桐所舉蘇子瞻之記石鐘山所謂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者亦可爲實喩而名不聞者之一證顧曰「未聞實喩而名不聞者」未免自相牾悟矣）

以上所言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指要之秋桐之聯邦論雖以學理爲範圍但以固陋所見殆無專論學理之必要蓋既以政理爲相對卽令學理充滿不必可以實行且捃摭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秋桐而欲主張聯邦論也當於此外別求根據勿沾沾於學理爲也

## 聯邦論再答潘君力山 四年九月

物理絕對之說乃愚承人政理絕對之論故讓一步以爲之詞謂惟物理庶有絕對可言耳政理果胡望也實則物理非眞絕對亦爲常識之所能喩故愚言絕對者假定也潘君攻絕對宜不能攻假定以不認假定題達邏輯將無法而施科學將無途以求進步也夫假定者何也論法之大前提例含共通眞理既曰共通則宜同一範疇之物無所不賅而在勢蔑無賅理雖無賅理而大前提終不可不立於是假定尙焉故果假定未可非也則在演繹前提之位權尸絕對之稱未可非也豈僅未可非若愚言不謬抑

亦事實無可避也邏輯者流恆以前有假如之術爲戒特愼重歸納之道且使用之者知其可恃之度有一定耳不聞其否認希卜梯西也愚之所謂絕對特已立之希卜梯西潘君曰『絕對之稱愚則靳之而不予』從事歸納固亦無人予之以言演繹雖不予亦猶予也世無邏輯祇談歸納而不談演繹者也且不爲演繹歸納又安所用之也然此處愚與潘君本意蓋同不同者惟在語面可以不多論矣

顧潘君有甚辯之詞攻愚假定或破則當別立範疇之說曰『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爲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將何說之辭乎』吁此點最關要旨焉得無辭所謂假定破別立範疇者終當視所假定者於邏輯何如耳非可一概而論也如地曰方輿此最久之假定也及見爲圓不能藉口假定已破謂圓者不得爲地而別名之曰某也類例甚多不可枚舉惟聯邦亦然先邦後國而曰聯邦乃前世紀之假定無當於邏輯者也今見其無當惟有首正其本身之定義焉能指所見者爲別一物謂不當以聯邦稱之若夫烏者黑也則迄未見其本身定義如何未安一想像中之白烏不



足破之故非其比

何以明先邦後國以詁聯邦之無當也歷觀古今大國其初未有不自小邦併合而成者若漫曰先邦後國卽爲聯邦則將如艮波羅維所云吾中國亦爲聯邦（一）又豈僅吾中國爾也英法日俄無不皆然夫曰聯邦者意以別於非聯邦也信如上云何類可立此可見爲聯邦作界僅曰先邦後國義決不充必易之曰先邦後國而政府如何如何組織者謂之聯邦斯爲可矣然則聯邦之所以見異於非聯邦者非先邦後國也乃政府之如何如何組織也此穆勒別異術之作用也旣別異矣穆勒又有術焉曰求同今以式明之

聯邦？ ｛ 甲子
　　　　 甲丑 ｝
　　　　 乙丑 ｝ 聯邦

先邦後國爲甲單一政府之組織爲子聯邦政府之組織爲丑國之先無所謂邦則爲

（一）見 Gumplowicz, Staatsrecht



乙甲子甲丑雖得公同爲甲而甲已爲別異術所排其不得同爲聯邦也已如曩言則卽丑而求其同甲丑乙丑俱立於同一範疇之下又何疑乎如曰乙丑之丑雖同甲丑而究不得甲終不得爲聯邦則村醫有醫其隣人之疾者偶攜犬往隣人疾愈而稱其犬於是村人延醫必求與犬俱是不亦與邏輯所謂排餘術大相悖乎陰達邏輯之職志在由偏以見全而發明其共通真理於散見事物者也故其事終於舍衆異而宗一同今曰異不可舍也則邏輯之士又以何道用其思辨乎

潘君謂若一烏之爲黑與否尙待推論不得立凡烏皆黑之稱當知凡烏皆黑假定者也潘君不認假定誠不審所謂推論將從何處入手是固不必限於演繹也卽歸納亦然歸納法之所準據其律曰『物理一致』（一）夫苟不得其物一一驗之安得云其理一致而如是云云無他假定而已矣凡物皆黑卽一物言之著其通律卽物理一致潘君攻凡烏皆黑亦將攻物理一致乎今待證之餘一烏固預含於凡烏皆黑之中推之待證之他物獨非預含於所謂一致者之中乎

（一）Uniformity of Nature



愚曰『就一烏而論不及餘烏以已知（此一烏）之他形體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故其後曰『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潘君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及餘烏矣九物之子與丑及癸之子此三事也此曰成論法愚固曰成論法矣寧待言哉

以三事爲推愚謂舍色黑外不能爲他斷案潘君曰不可解何以不可解愚亦不解若曰事實上或不爲黑此實地察驗問題於推論無與他則有之他斷案則未也蓋以推論爲域三事具備斷案祇一不得有其他也

潘君曰無政府主義宜亦可行愚曰果如是如是誰謂其不能行潘君曰能與可不同所質爲可而答爲能是誤解此誠愚行文時之不加愼謹謝潘君雖然愚文若易能爲可亦仍可通蓋有可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可者也可言資地能言力能可不必能能則必可故一言能則其事之爲可不待言矣潘君曰可者宜也愚意不然荀子曰『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可以爲君子易曰小人宜爲君子可以通也君子可以爲小人易曰君子宜爲小人則不可通故

可純言資地而宜則言職分或理由其不同遠矣。

嘗論華文之義恆相出入精審遠遜西文。今卽可能宜三字觀之足矣。尋常行文。可與能頗見通用。如曰力可扛鼎。此與言力能扛鼎何殊。可與宜通。潘君言之亦不爲誤。如曰國人皆曰可殺。是又無異言宜殺也。惟邏輯之士以可能宜三字並用。從而定確詁焉。則不當任其冒濫。如文家所爲。可與能異。潘君殆有取於荀子之說。（一）是則然矣。若曰可與宜無異。愚則未敢苟同也。

潘君謂爲聯邦下定義。不當蔑棄歷史之精神。此、史家之言。而非、名家之言也。正名定界。當求其物之常質。而不當取其偶質。歷史者偶質也。義不當取。若曰取之較爲完全。則又貽村醫攜犬治病之譏矣。韋羅貝曰『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籍外。直無從覓。』此輕史籍謂不當羼入定義也。潘君謂其不廢根本上之異點。似誤解其意也。夫聯邦

（一）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可與能之辨甚明、但其中所用可字、無一可改爲宜字者、足可徧行天下、易曰足宜徧行天下、則不詞、工匠農賈、亦不得言宜相爲事、可知可與宜不相通矣、



者。政制之名也。對於其名當獨立起一觀念。不可拘拘於所聯者是否爲邦。故美利堅聯邦。瑞士聯郡。芮特蘭聯省。阿克亞聯城。而皆謂之聯邦。邦也郡也省也城也。此歷史實質之名。尚有共通邏輯之名。無以名之。亦暫名曰邦。人言聯邦。每易以歷史邏輯之兩邦名混作一談。故謂邦非先國不爲聯邦。不知邦非先國者。誠不得有歷史上之邦。若夫邏輯上之邦。安任其不可有。柏哲士不承聯邦之名。乃不承歷史上之邦。於邏輯無與也。吾人之所欲立者。亦邏輯上之邦耳。歷史上之名稱。無取乎改。苟世界各聯邦國。不能如柏哲士所期。別立新穎精當之名。以名邏輯上之邦而共守之。則吾立聯邦。各省之名。必當聽其存在。特各省新賦之性。爲不同耳。由斯以談。潘君因柏氏不承邦之名。推定吾無易名爲邦之必要。此邦字絕含歧義。此點既混。以下所推將以駁倒愚之三義者。可不辯矣。

潘君謂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然邏輯之事。祇能準據恆理。指陳名必被實之道。若名偶以他故而不被實。以咎邏輯。邏輯不受也。如有火當得熱名。而屛蔽於爐隔屛近火而曰不熱。因斷火之失其熱名。有是理乎。是則實至



名存之爲邏輯通義。無可非矣。潘君必以偶而蔽恆。愚終疑其未當也。比利時或英吉利之民主立憲。此非民主立憲之名不存。乃其君主立憲之實至耳。甲實不可以冒乙名。此亦不足以破愚說也。愛爾蘭自治案。一曰聯邦案。正其實至名存之處。若曰提案之名固曰自治。則天下之名之待正者多矣。此所以賴有學子也。至學子之間意見未融。此惟時與理將徐徐有以決之。固不可免之事也

潘君曰『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又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是聯邦有二實。潘君之所認也。爲問潘君取二實乎。抑取一實乎。如取一實。則按愚前舉之式。取丑將至美巴同號。此已爲潘君所排。取甲將至俄德齊科諒亦爲潘君所不認。是意在二實幷舉。始爲聯邦無疑。（一）則請設一淺譬。某甲二子。俱有文名。長曰約翰。次曰亞當。惟約翰之名先噪人幾以約翰與文名二實連爲一詞。亞當繼起。文如其兄。人若曰此非約翰也。焉得亦有文名。潘君亦將許之否乎。如不許也。則先邦後國或

（一）潘君文末段有曰、於立法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是取二實也、



先國後邦。偶有是境。亦同於約翰亞當之偶。被是名已耳。奈何一則唯其文是視。一則不唯其政治組織是察。而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爲聯邦乎。』荀子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玆之倫類雖稍隱矣。而澄心窺之。亦不難見。及其見也。則聯邦之定義灼然有其不移之封域。不可殽亂。潘君謂終不得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愚意若見之真切。亦庶幾矣

潘君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賢之名可正。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則聯邦之名不可正。何也。賢不肖有定實。而聯邦非聯邦無定實也。然賢不肖以何者爲定實。愚苦不知。如潘君言。老墨兩家已有歧解。非僅老墨。卽徵之百家。可得百解焉。潘君曰。聯邦之形與事。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不能以古之正上下賢不肖之名爲比。而不悟今之所正歧點。惟二不入於此。卽入於彼。而古之所正。亦同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而乃港汊分歧。定性之薄弱。比之聯邦。逾於百倍。何也

潘君似以爲愚詁聯邦。卽視若天經地義。將以強其約之定。而俗之成。實則愚何敢有此意。孔孟荀揚有時且難望此。遑言其他。愚之所能言者。則斯名而得斯詁。在吾意爲

合邏輯不得則否耳苟有他人更作他詁其有合於邏輯較愚爲多愚將舍己從人之不暇而又何嘵嘵焉故名決非不可易也特無以易之愚將終守吾義也潘君曰『己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則亦唯問所言之理爲何如耳人所謂理固不敢必其有合於邏輯也亦不敢必其不亂名實也

愚曰『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潘君曰『人人之爲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爲名不聞者彼或以爲名聞故不如舉共有之境以爲言耳』意謂邦先於國乃人言聯邦意中所共有之境故不如卽此爲言夫果其境而不誤也卽此爲言誠計之得不然則邏輯之爲用正以矯人所有不正之觀念者也焉能遷就恆人之意境哉潘君此言外於邏輯遠矣

偶與常爲對誠然然有定轍可循者爲常無爲偶苟有物焉一見而不再見使人無從窺其途徑斯爲偶矣若而再而三以至於六七見焉蹊徑釐然歷歷可按不謂爲偶豈曰不宜蓋常偶云者與存乎數寧言存乎理也流風之說潘君以爲不可捉摸愚何能



強左證固多惜非本篇所能備舉惟觀韋羅貝曰二十世紀之時代一聯邦趨勢之時代也可見爲此言者不獨愚一人矣創對於因而言爲說亦信惟其如此孰出新義登壇先喚者其義爲創承其說而廣之者則舉爲因愚曰『學者論此者多矣』果安得謂之創耶卽因卽創果非矛盾之詞耶

法理常隨事例以生此就客觀一面言之若主觀方面法理儘可離事例而獨立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卽爲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苟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卽覺事後始爲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爲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盡量出之悉吾覽覼方自幸之不遑而又何疑焉潘君曰『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言政情尙矣惟惜非本篇所能答愚前言之『愚論此題剖爲三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



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吾國之國情如何何者同於委內瑞拉何者同於英吉利皆是第二步事與學理論無關愚所標之學理論惟在闡明由單一國改爲聯邦之無悖於理邦與地方團體無根本上之異點與夫立聯邦不必革命種種自身觀念已耳潘君曰如是不得爲完全如是不得爲充滿不可得居之名愚究不敢妄求矣

## 再讀秋桐之聯邦論

秋桐前作學理上之聯邦論與鄙見微有出入因造一論以質之旣承不遺鄙陋爲文以答亦已剴切昭晰矣顧猶有未安於懷不可不更請賜教者因本原論而續爲是篇度亦賢者之所許也

(一)愚前文之結論有曰『以上所言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恉』誠以秋桐固善言名理者且其爲文亦時以是相揭櫫故特欲於此有所請益耳秋桐曰『人曰政理絕對者也愚曰不然則爲人之言者不宜否認愚說』前文固曰『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則秋桐所假定以爲人之說者余固不在其列至謂『適足爲先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是亦有辨蓋物理政理之有異此愚與秋桐所同者也而九烏之例可否以爲絕對此愚與秋桐所異者也故助之者爲一事攻之者又爲一事雖所攻者無關於聯邦論之本恉然對於以正名爲任者安可不一剖其疑哉



(二)愚謂『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但以物理而言亦不視爲絕對故曰『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驗於此土者亦宜有然』夫曰『宜』則與『必』與『盡』迥異墨經曰『必』不已也『盡』莫不然也假令曰必曰盡則以爲絕對矣今既不爾固謂推論無絕對也（如演繹者之例曰中國在亞細亞直隸在中國故直隸在亞細亞此可以言絕對也然自歸納者言之是屬分析之事而非推論之事分析者由已知之總體而施及其一部分也推論者由已知之此而推及其未知之彼也中國之於直隸爲總體之於一部分今已知其總體之在亞細亞則其一部分自可知之不必有待於推論夫然故得爲絕對也若猶有待於推者則不可以言絕對大抵屬於現量智者有絕對屬於比量智者無絕對也）故隨順其言謂秋桐所舉之例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亦知凡烏皆黑其概念經二三千年而未有差其物質偏五洲萬國而未有異（莊子有烏不日黔而黑之說今世亦有到處老烏一般黑之諺）然愚固言『卽謂吾人所嘗見之烏無一非黑者因以斷定此烏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烏者方待論證則凡烏中之一烏其爲黑與否固猶未定不得云凡烏皆黑則此烏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審如是則秋桐雖益言九十九烏更益九百九十九烏以至無窮若猶有待證之一烏未悉該者則其烏之爲黑在事實上容或有然在名理上則不可謂之必然何也若知此烏之爲黑者則無所用其推論若不知其爲黑而但以前例之多者則其間實有致疑之餘地不可謂之絕對也秋桐則曰『絕對非能眞絕對也蓋假定之未破者而已』是其本意與愚固無不諧特秋桐於假定之未破者不惜權論以絕對之稱愚則靳之而不與焉耳但使如是而秋桐之說仍不能立蓋既云假定之未破者則不能必其不破也若有破之者將如何秋桐曰當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烏稱如是則爲人之說者亦可曰政理絕對者也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爲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

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將何說之辭乎

(三)秋桐於愚推論之說亦有所異因曰『凡烏皆黑者已知者也餘一烏是否爲黑未知者也以此爲推知餘一烏者爲黑』此非愚之所謂推論蓋餘一烏之是否爲黑方屬未知則凡烏皆黑之全稱命題不可得立卽不可謂之已知也若可謂之已知者是於待證之斷案之餘一烏之爲黑已預含於此大前提凡烏皆黑之中尚何推論之有乎若其中不含餘一烏之爲黑者則其爲黑與否尚有待於推論不能謂之絕對矣秋桐所言其在名學不免竊取論點之弊故但可謂之分析而不可與以推論之名演繹之法學者多謂爲間接推論然精密言之固屬分析之事觀上所述可以明其大概推論者由已知以及於未知者也故愚假設兩端而以其一端爲已知以其他一端爲未知雖不必得其必然之關係然推論之術固當爾也歸納之法不得僅據前例之多遂可斷其必然者恐前例之現象猶未得其必然之關係耳故自倍根而後穆勒諸家皆以窮因究果爲其急務但因果之律推其本原亦由枚擧前例得之嚴格以言悉非絕對然其推論之方法則固易爲力而較無誤故近今學者多主其說也見而知之乎固無待推聞而知之乎秋桐則曰『就一烏而論不及餘烏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愚固言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於此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皆有子而幷有丑此一癸既有子矣而亦推定其有丑在多數之例當無謬誤』今假定此一烏爲癸餘皆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已知之他形狀構造爲子未知之黑爲丑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之皆有子而幷有丑因推知此一癸之有子亦有丑如是亦自成論法何謂無可施哉意秋桐君之所謂論法蓋專指三段而言但三段論法之大前提非斷案所據以立之理由特斷案所據以得之規律至兩者所據以立之理由皆同在於吾人所經驗之前事假因明之語以示之則宗與喩體其根據皆在喩依而喩體之特所以得宗之規律僅有止遮之用而已但不可以言絕對耳秋桐曰『如曰可也則



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何以不能有他斷案則不可解蓋甲乙丙丁等皆有子而並有丑惟此一癸僅有子而無丑亦難必其絕無也又曰『若事實上初不爲黑亦惟曰於物理有違而已』夫不能必其於物理無違者則不如不立絕對之名也

(四)秋桐以十五六世紀前雖屬君主專制而有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因曰『理果充滿不必恃例以爲護符』意謂凡理充滿者雖無前例亦可見之實際也愚因舉無政府主義今日可否實行以爲質秋桐則曰『本以學理名篇而以應用之實際相敂未免溢出題外』夫其立論既以實際爲歸則人之以實際爲質者何有題外之嫌乎且秋桐曰『就本文察之亦可見其不略地與時之二要素』所謂地與時之二要素非屬於實際之問題耶若屬於實際者固未嘗溢出題外也尋秋桐『實際應用』之言似於鄙意有所誤解故曰『無政府主義之理果充滿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則無不能行』愚所質者無政府主義於今日之中國可否實行耳可否者宜否之謂秋桐以能行爲答事固有可行而不能行有能行而不可行者雖『無政府主義之理果充滿焉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若是者庶能行矣而可否(或宜否)之問題非究其實行後之效果仍難得最後之解決是安能混爲一談也

(五)秋桐曰『有十國於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愚因用同一之論法以相難曰『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秋桐以爲『曰宜曰可是大有辨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苟其相宜誰曰不可惟聯邦亦然十國於此俱以單一變爲聯邦



此明明詔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爲此變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可不可之問題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其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誤會其意也』愚意可與能有異可與宜殆無異故一則曰宜一則曰可蓋未有殊所謂可不可之問題卽宜不宜之問題非能不能之問題不必誤會其意也卽如秋桐之原語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亦又何足以證中國之宜於變耶乃曰『苟其相宜誰曰不可』夫相宜誠無不可特所謂相宜者當返求之於其本國之實際則九國之前例殆無能特信乎其不足以證也

(六)寒溫熱三帶以地言則有適中以宜言則無適中此鄙意也秋桐曰『吾對國人而談聯邦特以吾國獨宜此制之故』愚方懼吾國之未宜此制猶見鰌之寢濕鴟鴉之嗜鼠猨之雌猵狙而思效之耳餘杭之釋齊物曰『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夫避就取舍而不當其所宜則如移寒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也但秋桐既非以居中者強例其他則亦無庸深辯矣

(七)秋桐謂『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不在根本原則之異而在權力大小之不同其不同之度則地方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邦之分權則賅乎行政與立法』如斯爲界誠耆然理解矣但愚之所質與秋桐之意似小有殊愚意屬於一類而分量有多少者是爲程度上之異屬於二類而性質有差別者是爲根本上之異立法及行政之分權就其同爲權力之劃分言則屬於一類就其立法行政之區域言則屬於二類愚意本指後者故以立法及行政之分權亦爲根本原則上之異今以爲程度上之異乃指前者而言自無不可但僅此程度上



之異以定二者之區別似未免蔑棄歷史上之精神凡一制之立必有其所由起欲明其由起則當其定義之際須表示歷史上之精神焉其能表示之者則其定義較爲完全今以僅少之新起事例遂不顧多數歷史上之精神鄙陋之見竊有未安且勿論諸德國學者之說蒲徠士者非局於其國之政象者也其論美之各州亦謂先於國而存在今乃以歷史臭味過重非之而所謂歷史臭味不重如所舉之韋羅貝者亦曰『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籍以外直無從覓』然則雖韋羅貝亦非竟廢根本上之異點者也若根本上之異點未宜竟廢則邦不先於國者寧不謂之爲邦此徵之所舉柏哲士之言可以知其應爾也其言曰『聯邦之名吾直不承原有之各國家在新國家中僅成政府之各部以邦名之絕不正當自來事物新陳代謝舊名每沿而不改別創新名以詁新質蓋非一時所能爲也』夫本先有邦而後有國者以邦名之柏氏猶且不承矧如本無邦之名者其不必強稱爲邦固無不可且先有邦而後有國者若不以之爲邦則別創新名以詁新質固非一時所能爲若本無邦之名者更不妨因其舊名無取別創新名也如是則秋桐所立之三義殆將不立何也既以邦不先於國者非聯邦則邦與地方團體有根本原則之異欲使中國爲聯邦者必使各省分崩離析而後可如是則非有待於革命不能也吾向者以秋桐之聯邦論祇能證其適法不能證其有利此假定其前提言之耳若不認其前提者則亦無所謂適法矣

(八)秋桐謂『實至而名不存未之前聞』愚擧比墨之事以相折繼恐學術上之名之無定也復以世俗之事明之秋桐則曰『名有與否爲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爲一事』愚意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

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也宣王之射三石實也而人被以九石之名則名至而實不存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而未被以國色之名則實至而名不存矣楚人之以雉為鳳趙高之指鹿為馬皆屬此類若是者雖以感情作用諱其名而不言然其名既未被於其實則不得謂之實至而名存矣抑有識不足以名如所舉石工水師之例者皆世俗之所常有不得謂『未之聞』也秋桐曰『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如以學子之間為言者則仍如前所舉之例『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之為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有如比利時或英吉利之為民主立憲』秋桐雖不主是說然是說固可以成立且如秋桐所舉之愛爾蘭自治案學者或謂之為聯邦案矣夫其提案之名固自治也即學子之間其持聯邦必先邦後國之說者慮無不謂之為自治今使持聯邦不必先邦後國之說者觀之此非實至而名不存乎

(九)愚引荀子謂『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秋桐則曰『持論不先為不易之名其本論已自陷於迷離矛盾之域』愚非謂持論者不可為不易之名也然學術上之名本難一致則當其約未定俗未成之前兩名之間其所容間有出入不得謂奇辭起名實亂也夫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此通例也今如副其實者則予以聯邦之名否則不與亦可謂『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無所謂『同實而得異名』也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為聯邦不得謂之亂名也蓋著名與玄名異大抵著名有約定俗成故自其初言謂白為黑可也謂犬為馬可也及夫約定俗成則白不可以為黑犬不可以為馬今有呼白為黑呼犬為馬者則謂之亂名耳矣雖玄名亦有約定俗成者如君子小人之稱其界雖難確定然庸夫俗子皆



與知焉必如是如是者謂之君子否則小人耳至涉及學術則由人之觀察而不同故有一名之微雖專門名家亦難驟言其封域者今聯邦之名則抽象的學術上之用語也（聯邦之名雖見於國法然明其封域則屬學術之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固無所礙必曰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者是為聯邦否者謂之亂名豈以聯邦之與非聯邦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乎

(十)秋桐引尹文子之言以證聯邦之名之不可易愚謂『古之正名者將以定上下之分賞罰賢不肖也孫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名之異宜然古者於散名不亟辯』因引莊子春秋以道名分證之可知愚之所謂古者特指荀子以前此不難據上下文以得之蓋愚意欲折秋桐不當引尹文子正名之言以證聯邦之名耳以尹文子覶之所正者乃在上下之不可易賢不肖之不可混也聯邦之名則無如是不可易不可混之界不能引此以為說且愚所謂不亟辯者非不辯也謂其所重者在文名刑名爵名三者於散名則不置重爾春秋書五石六鷁之異說者以為正名唯孔子亦正散名矣顧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抑愚既謂孫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名之異宜則孫卿之正散名固所已知自爾以往辨此者衆矣韓退之雖文起八代之衰（此說亦不可宗今仍之）於正名則非其所長何取特引其說耶

愚謂古之正名與今異用即不能引古以為證秋桐曰『吾人亦取其正之之法耳』此固無待繁言雖然凡引古人之言者要與其人之指泯合無間尹文子曰『刑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今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以不肖之形而被以賢之名此尹文子之所正也以上之名而行下之事以下之名而行上之事此尹



文子之所正也蓋古所謂上下賢不肖者殆有定實（老聃不尚賢墨家以尚賢為極其名異而實則同老之言賢者謂名譽談說才氣也墨之言賢者謂材力技能功伐也是其於賢之實猶有小異然此屬一二學者之歧義非通言也且即此一事又可以證不必實至而名存矣）治國者循其名以責焉則定之驗之其要也今曰『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之說可廢也非聯邦之名而行聯邦之事是驗之說可廢也』夫聯邦之形何形也聯邦之事何事也此既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則與古人之言其指迥殊不得引之以自固若以為正之之法則彼此俱可引用彼以聯邦必先邦後國者何嘗不可據其說以定之驗之耶

(十一)秋桐謂名不可易古亦無常因引孔孟荀揚之言性者以證之夫所謂約定俗成則不易者誠如所舉命物之名毀譽之名況謂之名爾至於言及幽渺性與天道雖以子貢之賢猶不得聞則約固無由定俗固無由成也何有不易哉聯邦之名雖不如性與天道之幽渺然其實既不可以五識相接觸其界又紛紜而不一致則約亦難定俗亦難成也今必以其說為名之正反是為亂則孔孟荀揚之言性為說不同彼諸家者是誰為亂名者耶且愚謂約定俗成則不易當其未定未成之前固可以易也秋桐則舉性之一名以證其『非不可易』蓋指約終無定俗終無成者言之夫名既有『終非不易』者則如聯邦之名己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是秋桐不已助我張目乎

(十二)秋桐引荀子『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因釋其詞曰『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愚舉童豎之知去來今以難之秋桐曰『夫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奚待旁求』愚亦知人人之俱有此境特以人人之為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為名不聞者彼或以為名聞故不如舉共有之境以為言耳秋桐又



曰『茲之所謂與彼殊途此乃名實俱存論者欲寢其名而揚其實事與邏輯相背故不以為然』其說之未安觀以上所述可以知之蓋名無固實(見荀子)聯邦之名非先有邦而後有國者則不付之不必與邏輯相背也

以上所陳仍依前文次第反詰不別立條段也前文之結論有曰『聯邦問題殆無專論學理之必要』秋桐則既謂然『惟掎摭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數語秋桐甚非難之以為『顯例六七流風被於全世界不謂得偶』夫偶與常為對非憑空可立顯例六七對於其歷史上反對之例果非偶乎至流風之說則惝恍而不可捉摩秋桐以為流風廣被愚則以為影響甚微秋桐有何左證而必其說之可立耶又曰『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政潮之力不可為創』夫創亦對於因言之耳今論此之學者是否有左右政潮之力且不必問惟問論此者果係因襲陳說抑係別出新義如係別出新義者又安得不謂之創耶至『何以不足證明其學理上之充滿』媿愚譾陋不能多所徵引但以為法理者常隨事例以生者也使無德國之聯邦則國家不須最高權之說必不起矣使無南北之戰爭則聯邦之不可脫離雖美人亦有異議矣使無委內瑞拉諸國之新例則聯邦必邦先於國之說無例外矣凡諸國例皆由其特別之政情有以致之故必有此政情然後有此事例有此事例然後法理由之生焉若吾國當辛亥之際已由統一而變為聯邦則有此政情有此事例矣於是為之釋曰吾國為聯邦其法理同於委內瑞拉諸國則其說為有據夫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今不先求之於此而汲汲惟法理之是求斯其法理為無根

（秋桐先論學理。在以破人奴主之見。其意甚盛。但所證明之法理。縱爲一般之原則。人猶疑其未必適用。今其所舉者。又屬僅少之例外。夫安得不河漢其言也。）又以爲聯邦之學理。僅涉一般之觀念。而不及特殊之概念者。不足以言充滿。唯秋桐亦曰。『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吾國若爲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特其所同者。僅本爲單一國之一事。而所引之學說。亦但能證明德美諸國之各有特別情形。故對於聯邦之觀念。各有不同耳。至『何者。於法理爲尤合。何者。於吾國國情。爲尤適』。均難遽定（參觀第七段）。如是。謂之同者。則日亦同也。俄亦同也。又豈獨中國爲然哉。秋桐曰。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夫聯邦之學理論。而止講明其概念。似已不得爲完全。又況其觀念猶不可定。則安能謂充滿也。（學者之創說。不足以證明學理之充滿。已於第七段言其概。至偶有之成例。觀秋桐所舉者。則巴西其著也。然如所已言。其憲法取法北美。惟恐不肖。故其國以巴西合衆國爲號。決非欺人。然則巴西之國情。猶別有在也。又如愛爾蘭之於英。其名雖爲一國。而其實則日日求獨立也。彼其歷史上之仇嫉。覩回部之於我尤甚。若蒙若藏。固不可同論。至吾國之內部。則去之彌遠矣。故其要求殆不可綏。今使蒙藏人於我。求如愛爾蘭之於英。則可謂吾國國情。此點同於英國。而內部猶不爾也。是英之國情與我亦不相同。然則偶有之成例。誠不足以證明學理之充滿也。論國情者。當從各方面考察。不得假設一事以爲言。）

要之自事實言。中國之不治。其主因是否在未行聯邦。今行聯邦。是否可以使中國治。愚蓋疑之。但此爲別一問題。自學理言。以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實。而付以聯邦之名。或於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自愚視之。均不爲名實亂。即均不背於邏輯。茲所言者。於事實固未之及。當俟秋桐君全論殺青。如有所疑。然後續以奉質也。



# 甲寅雜誌存稿

## 譯論

### 白芝浩內閣論（一）

今之談政制者。其說紛不可理。然大抵以理論遷就其不可告人之隱衷。故論議日多。而理解日晦。愚滋懼焉。遂譯茲篇以進。白芝浩者。英倫政論大家。言政制最先而亦最當。爲書雖去今已四五十年。而其所言固無一與今之政迹相背。斯誠可寶之名作。而吾作憲之楷模也。愚兩年來橐筆東南。旣時時稱其片言隻字。以自矜重。信愚說者。以不窺全豹。深滋恨焉。今以本誌可容長篇紀錄。乃於白氏所著英國憲法論中。抽所言內閣者一段譯之。臨紙倉卒。譯語多不愜心。而要傳其意未差。或者今之君子所樂於覽觀者也。　譯者識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穆勒曰。『宇內大論題。尙待吾人宣其餘蘊者多矣。』誠哉是

（一）Walter Bagehot, The Cabinet 即所著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第一編、



言也。而於吾英憲法尤有然。夫考憲之書。幾可以充棟矣。然在親覩吾之憲政者。以衡之書。恆訝其不似。何也。彼見之於實際。多求於書而不得。而書中理論之精。又或與跡象之粗。呈其反感也。實則論吾英憲法。理實未能相印。事有必至。毫不足奇。蓋語言者。民族之所孳乳也。一代之文章。固以寫一代之事迹。至於文字。舉不外先世所留貽。則以尨然大物。如英倫憲法。傳之數百年。眞髓潛移。外形迄未之改。宜乎字義歧而不之覺。而名言之信於古。不信於今者。尙傳誦無已也。

論英倫憲法者。有兩說焉。皆甚謬而有力。其一曰。英倫之政。則乃三權分立也。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專司。異其人以任之。其爲職務。不相侵越。甚且爲之言曰。中古之世。人智尙麤。哲者創爲分權之說。不過視爲紙上之談。而英人竟以施諸事實。其殆天縱者歟。其二曰。英倫憲法之所以爲良。乃在三質等量而合於一。三質者。君質。爵質。民質是也。蓋英人以是三質。融而爲薩威稜帖（一）。薩威稜帖有所運行。三質即各如其量。相劑以出。由是君主也。貴族也。平民也。非徒有其形。而且含其精。此憲法之所以爲良也。近

（一）Sovereignty 猶言一國最高權、



人有倡爲『觝衡說』（一）者。在政治文字中。其勢甚張。而所取證。往往求之吾英。其言曰。君主政治有弊。貴族政治有弊。平民政治亦有弊。惟在英倫。創爲政府。使若而弊者。相觝相衡。而終至於相消。易而言之。英倫政府之號爲善。不僅不爲三弊所掩。乃實由利用三弊而成也。

由是人所信者。苟君爵二質。其國無有。則英倫憲法之特長。無從取法。由是人所信者。歐洲近世之國家。中古之政質。類有存者。即其政質而改造之。莫良於英倫憲法。由是人所信者。一方之言曰。英倫憲法。爲善用古來政質之尤。又一方之言曰。英倫憲法。非得古來政質。且莫能就。夫政質特史態之偶然者耳。逾時或不得。易地或不然。故有史以來。茲質之可見者。爲期不過一二紀。爲邦不過數四國。美利堅即無其質者也。於斯而欲創行君政。縱憲法會議草定之。各州批准之。亦將有所不行。何也。國人能戴一君而共事之。此所需神祕宗教之性至巨。而茲性者。惟得之於自然。非能自無而之有。爲立法者所任意搬造也。大凡人民之忠於其君。與人子之孝於其親。同屬良知之事。苟

（一）The theory of "Checks and Balances".

君政而可採也則他人舉可謂父此其情不可僞爲無二致也信如斯也英倫憲法半由歷史積累而成其能移而植之他國蓋亦僅矣

凡國家傳世既久所統治之人種復衆而不齊如斯而求其組織非析爲兩部觀之殆難通曉玆兩部者分之絕明或亦爲事實所不許然大要如是無可非難其一以受全體人口之尊崇其一則利其尊崇而實行政事前者可字曰名部後者可字曰實部(一)蓋自來憲法之能以有成必達二鵠一曰得權二曰行權名部以寄國人之忠信而權以得實部承其流以布於政而權以行

名部者實際家每斥之以爲長物其說曰吾所欲行者政事也憲法者何政策之集體而謀以達其政鵠者也如曰憲法中有一部非必要者卽削除之而於行政無所於礙則此部者無論其名分何似而要爲無用明甚有起而駁之者則又謂名部乃實用之中樞非得此質與他質相調政將不美之二說者皆非也後說尤爲時人之通謬夫政府之貴有名部者無他以其能爲之生力耳力由名部生實部惟本其力而用之故政

(一) 名部 The dignified parts 實部 The efficient parts



府非得名部以爲之基則其力爲無自以行事言之名部誠若無關係者然彼固不失爲一切權力之源泉也徵兵由彼至親身臨敵固無取彼爲也

假如同隸於一政府之人民皆欲存其實而去其名所謂實者在人人之意中其爲物無不同而所以達其實者在人人之意中其方法又舉無以異則實部僅存而政亦可舉無容疑也雖然若今之世爲吾生所寄者則其組織迥異乎是

天下事有最怪而最確者則人類進化之不齊是也生人之初榛榛狉狉穴居而野處革衣而石斧猛獸無以拒大木不能伐無教訓無休暇無歌謠無思想所謂宗教亦特巫覡而已設吾人追思至此驟執今日之歐人生活相與衡論未有不以前後同出一種深致駭歎者也雖然通古今而觀之亦何駭歎之有今之爲言者辭氣之間恍惚爲時不久勞力無多吾人當有法焉使人智趨於平等也者然若其人一求史蹟熟察人生文化之何由而始何由而進決未有不頓覺其爲計之早而爽然自失者也以言文明至吾英亦可觀矣而其中儘有不少之人其知識淺深無以異於二千年前之大多數其他優者亦無以逾於一千年來之所謂俊秀焉不然今之居乎下流中流社會徧



狹頑鈍而麻木者何其多也聞者疑吾言乎則試反爾家行爾廚執爨婦若庖丁對之而演說如爾以爲最明最暢最確切不移之理而彼以爲晦爲不可解爲荒謬絕倫焉如爾鈎沈探賾之所得今僅出其最爲平易近人者語之而彼以爲狂爲野爲異教焉則吾說爲不妄也須知大羣如大山山質數層惟羣化亦有之其下層之特質與謂於上層爲近寧謂於鴻荒爲近由是論政之家不以數層之所不同懸諸坐右時時而省覽焉則其所論勢將至於澈底皆誤且猶之用文錦以覆陷穽人之顛於是者必衆也何也持論不顧事實是使人求其所不可得而不能預料其所必至也

文化之不齊既有若此則優者計劃政治無能望劣者由之而復知之焉亦昭昭矣故苟立一國計事分職準乎邏輯因僅有所謂實部者存則此部不必卽爲下流社會之心所歸何也先天所有之國家決不如此其簡陋也大抵政家逞其雄辯欲民間了然於其疾苦因得訴之政治以匡捄之雖至親切中乎人情其言率不易入若其論題爲愛國家求光榮爲帝國民族諸主義則一語一擊節可以使人卽時奮發所信既堅類能不惜犧牲其所有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赴之玆亦可號爲國家之元氣矣雖然



若而人者率不解政府爲何物凡政府以爲可貴之的矜矜以守之者彼則若有所不屑是可知政府以實際號召國人良不必得其信仰苟欲得之亦惟有還訴之愚氓先民所有之物而已然則居今之世烏得議名部而少之也哉

然其理猶不止此夫卽智慧絕高之士其所成就出於意志之決然者半出於事機之相際者亦半苟事事盡恃一己之精力以經營之所由之路旣生所遇之機復遝則其精力枝枝節節而耗之者已不可計縱有所成其亦僅矣蓋吾人一日之事爲決難件件由乎頭腦流出一人之聰明必得自然之習慣以培其根以節其用然後可如其量以致於事而此種習慣之作用又作憲者所不可不熟審也大抵以習慣爲可貴而欲存之莫如卽存其習慣所託之物故苟諸事不變僅卽政制而論之則昨日之制度實遠優於今日何也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其他政制尙待求之者也若夫世界大勢有變遷焉新生事業至靡定焉文爲法度或名存而實失焉古制云者應於時勢自大有缺陷然吾之所以因勢而利導之使其制與新世界之要求不相背畔固別有道今之所取乎古制者亦惟

利用其歷史上之尊嚴以數於政事而已

間嘗論之名部之用古實部之用今名部之質縟實部之質直名部之入人也深實部之應事也切以此製爲一國大法莊嚴其形玲瓏其體惟莊嚴也其力足以操縱國民之神祕性使之服從長上不期然而然惟玲瓏也施行政事極其直截而了當國有大政其效尤至玲瓏之部出於匠心變而通之四海而準此可學者也莊嚴之部生於歷史性苟不具刻將類驚此不可學者也

英倫憲法有成功之祕焉立法行政兩部之融和其最著者也自來言者無不以其良法美意存乎兩部權限之分明不謂卽而察之適得其反是亦大可驚矣夫兩部之深相締結有其連環號曰內閣內閣非古也自國會有一委員會特選以執行政之役而名始立實則國會中委員會甚多特玆爲最大國會之命託焉故其會員舉爲議員信任之尤會員之得選也誠非國會直接爲之但其間接之力迥異尋常舍之卽會員無自而至一紀以前任用大臣以人而不以政策其權王室操之華頗 (一) 之用事也一

(一) Sir R. Walpole



面周旋國會卽一面瞻顧宮庭以慮有陰謀擠之不得安於位也英之大臣號曰『王僕』當是之時其實如是維廉第四之眷梅爾蘂 (一) 卽可於衆流競進之中獨拔之以領民黨洎乎巴麥斯東 (二) 之死英后尙能於二三人中擇一而任之雖然此特內閣政治之初期爲若此耳語其常經則無論何時必有一人爲在國會中最有勢力之一院爲是院最有勢力之一黨所護持所崇仰以魁其曹以治其國彼何人斯卽所謂內閣總理是也內閣總理而不爲國會之意所寄未之有也是故美利堅之行政首長出於民選惟英亦然人之頌王室曰『恩施之源泉』 (三) 吾則稱度支 (四) 曰政事之源泉蓋英王者僅以長憲法中之名部而已而內閣總理則長實部惟實部乃得當行政之名故曰吾英之行政首長出於民選也雖然英之與美於玆亦有異趣美之首長以民選之英之首長則以民之代表選之美之選式爲單英之選式爲複由是國會云

(一) Lord Melbourne

(二) Lord Palmerston

(三) The fountain of honour

(四) 度支乃國政之鎖鑰、且英之總理大臣、例兼度支長官、故云、



者名爲立法實則絕要之職乃在創造行政部與夫所以維持調護之焉耳矣

總理之受選也實賦有組織內閣之權然國會之中有以黨務之關係萬不能入閣者又有以黨務之關係萬不能不入閣者此皆無取總理之徘徊其所留餘地以容其獨立之物色者乃至有限要之總理之職與言擇閣員而任之寧言剖閣席而分之總理一出此番閣員當爲誰某國會內外俱略有成算惟某得何席何席屬某尙不能言之詳盡耳然若以此疑總理左右人才之無力則又大謬彼用人之權固束縛若是其甚衡之理論上之所有與夫皮相者之所測固遠不及而斯人之晤睞一生政治之風潮卽起則又累試而不爽者也

內閣者何一言以詰之則立法部本其相習相信之人選以爲一機關使行其政治其民者也若夫閣員以何法而獲選是否如恆言所指爲王之僕是否以立法部中人當之皆歷史中偶爾之見象於內閣之本性無與爲作界說者所不必關心其獨不可忘者則內閣云者必由立法部自操其選權而政策諮於部意其人又爲全部所信賴者也以是閣員出於議員乃情理之常而特不著以爲例蓋若閣員非來自國會而卽決



其將不稱職焉非知理者之言也且所謂國會者其中亦有兩院之分近世閣員半有爵者爲之而有爵者卽出於不甚重要之第二院此其成效亦復在人耳目也嘗謂英倫之有第二院其强點卽在能備閣員之材料自非第一院突飛進步或任用閣員之道擴而至於立法部以外則不求之貴族吾未見良政府之能成也但內閣組織法今未遑細論本篇所重之第一事則在爲內閣下一精詁質而言之內閣者特一富於綴系性之委員會也譬如連字符 (一) 此會連立法部於行政部譬如扣衣帶此會扣立法部於行政部是故釋內閣之作用與敍內閣之由來非一事也

最可怪者內閣尙矣至閣務何由進行無人能言之夫內閣會議誠在理當祕而一祕至此天下事之與理論相合者罕有能及之也在例無論何事不得有官文書載及內閣所議甚且閣員錄以備忘亦爲勢所禁有所不可其在下院有時羣情鼎沸質問如雷從未聞以閣中議事出而宣示之事自非閣員矇於政習斷無人肯爲之由是一國之中有一權力絕倫之團體集立法行政之事於一身而其事祕乃莫得而聞也或曰

(一) Hyphen

其爲會也。絕無秩序。言者多而聽者寡。此殆擬議之詞歟。

英倫內閣擁權之重。實有二因。一曰史蹟之貽。二曰成效之著。自非然者。茲特一委員會耳。而欲國會賦以如是之大力。恐乃與狐謀皮之類也。蓋此委員會者。爲國會所自出。而卽有權以解散之。易詞言之。委員會有所不慊於國會。所議乃有權停其會以否決之。更易詞言之。彼爲本期國會之所舉。然國會咈其意。過甚。彼乃有權陳訴於下期國會以抗之。其在理論。解散國會之權。本僅屬之王者。且不問何事。王者均應從內閣之請。以行其解散令與否。尙屬疑問。然此種問題。其足容討論之地甚狹。而內閣之出於本期衆議院。竟得與之決絕。轉而訴之下期衆議院。以定其是非。乃政例之無可疑者也。是乃立法部之一委員會有權遣散其部之半。而其半又爲非常有力。且當危急之秋。而爲唯一用事之機關者也。由斯而譚。謂英制乃立法權吸收行政權而有之者。其說猶非。必謂兩權融成一片。斯爲得之。何也。或則內閣自立法而自行之。或則內閣解散立法部。二者必居其一。此外無他道也。是故內閣者。爲立法機關所指名。而卽有權反撲立法機關而絕滅之者也。猶言一物爲他物卵翼而成。而卽有權毀壞其卵翼者也。



立法行政之融成一片。不思者或以爲英倫憲法之潛性與其玄祕。茲點甚小。不必深論。然若熟察內閣政治之效果。並與其敵制一衡論之。而後知世俗所見之謬。而吾制之眞價可得見焉。夫敵制非他。卽所謂總統制是也。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立法行政各各獨立。爲總統政治之體要。猶之立法行政兩兩相倚。爲內閣政治之精神也。(二)

比論兩制。首言承平之時。夫行政部必得立法部之扶助。乃近世文明之神髓也。而立法中之最重要者。厥惟租稅。文明政府求盡其義務。政費時有變遷。今年所需甚多。明年則少。今年或少而明年復不得不多。此在教育監獄工民百政有然。而於海陸軍費猶爲顯著。以防務之緊懈與其難易。影響於國用絕巨也。於斯時也。果執政之人非卽立法之人。則兩方之爭論必起。納稅者與課稅者之心理。斷乎不同。爭論之結果。非行政部不能得其所欲。得則立法部見迫。通過不負責任之議案。於是行政部之所決行。

(一) 總統制 The presidential system、總統制之名、始見於此、



不能實行。行政部之名。有同虛設。其在他一面。立法者不復顧念民瘼。自由承諾議案。行或一夫所諾。萬夫苦之。而爲民代表之道德蕩然無存矣。美人知其然也。於立法行政兩部之間。設法溝通。名曰『半連環』(一)如財政總長欲有所稅。則就商於國會財政委員會長。彼無能出席於國會。自陳其所欲。惟以官文書通告之而已。彼所能爲。僅在誘致委員會長。使之畫諾。由委員會長影響委員會。使之提出。復由委員會感動全院。使之贊成。雖然。此種連環斷續靡定。如時機甚順。租稅案又至簡單平正。則敷衍通過。尙非難事。若爲複雜宏大之預算案。自非財政至艱。不容有反對之餘地。則以此而成爲法律。吾見實罕。國有戰爭。或値內亂。自不在此例。凡吾所言。乃以平時衡論內閣總統兩制(二)之優劣也。大抵理財之事。視乎政策。兩人同查一案。如其人才智相勒。意見尤難一致。吾見印度之財政總長。談英倫之財政於羯羅屈闍。吾英之財政總長談印度之財政於倫敦。所定之數。絕不同。而政略亦相差絕遠。兩方抗辯之高。曾致全

(一) Semi-connection、

(二) The cabinet system and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內閣制之名始見於此、



國之視線爲之一轉。他種爭端之類。於是而藏於英印往來消息之中者。又不知幾何也。

此以知財政委員會長與財政總長之間。情景之與此相彷者。必不免也。夫兩方相爭。勢必兩俱不慊於時。所應得之租稅。既不可得。負其責者誰乎。吾知財政總長無能課之委員會長。委員會長無能課之委員會。委員會無能課之全院。於是租稅虛懸。而國政不舉。吾將何所施其罰乎。以情察之。舍立法部。罰莫屬也。然體大氣盛。雖與言罰。又莫立法部若也。

文明時代。政府之賴立法部維持。使易於產出相當之法。百政皆然。又不獨財賦如是也。時機迫時。內閣可以辭職。要立法部使之從己。否則解散之。但斯二者。總統之國皆無能望。以行政部未嘗握有解散立法部之權。而立法部不任組織內閣之勞。又決不爲解職之說所動也。於是異議一生。立法部迫而與行政部戰。行政部亦迫而與立法部戰。兩兩相持。毫無結果。往往然也。其或不然。則必爭端未起時也。美洲未亂以前。各州相距遠。而生計狀況彌佳。故大爭點不易見。然若以近三十年之英倫議會。移植彼

邦則兩權相觝之為害於政治當能見之較切也

然弊更有甚於此者蓋內閣政治足以教育國人而總統政治則否且其影響所至容或導國民於腐敗亦未可知人有恒言曰『王之反對黨』(一) 一語英人實造之又曰英人為治行政與評政並重他國莫之先焉評政云者乃以實行內閣政治之故一黨從政一黨取其政略而可否之之謂也於何可否之則國會者政論之所匯歸而國民教育之所由鼓盪也於是一演說也出乎大家一議案也關乎全黨此於喚起國民精神推進國民智識其力為無垠而此種有力之崇論宏議又為內閣制之產物以政家恒藉此以買其聲名而圖未來之建樹或以保全現在之位置遂乃出其全體之精神為之而有此傑構也因之負有辯才者熱望彌高機會尤不乏每有提案反復討論久而愈精一旦取決內閣之運命卽於是乎係是故單詞隻字足以助已者必不可遺而亦莫或遺焉此為私者或祇圖自售其說而心長者信其策長亦強聒而不已所有論議於本案有關者盡量流播於國民之前欲無所聞而不得而國人又確欲聞之且求

(一) King's opposition、此與『王之僕』相待言之、王而可以反對、是乃英倫憲政成功之祕也、



知之夫苟有大言而無成事有空辯而無動因又或持議雖精而不與事實相值人情殆將厭之而茲乃不然更易內閣大事也而茲大事卽將由討論而生風聲所播遍乎全國若干人之升降榮辱卽於是乎決以其影響之大意興之高入乎人心惟嫌太過此以知演說之具有是種尾聲者其必為國人所傾聽且直據其方寸而有之無可疑也

美利堅者總統國之大而良者也是其人民嗜好政治必有可稱然凡旅於其地者每見其不爾美之輿論不精不完實遠遜於吾英目論之士以為美人之本性如是殊不知卽在吾英苟無物焉驅國人以入乎政潮吾亦未見英人嗜政之懷濃於羊乞(一)也其在於今英人之視政治儼同生涯一際危機無不奮臂而起冀有所助政府之去留自係乎議院之決意而院外之議論與夫羣情向背之暗流皆足為議員舉足左右之助國民以為此種品題極其重大遂竭力為之而為之輒有完整之斷案何也彼本乎院中之所議材料多而論法備也若夫總統政治則非大選國民無與於政治總統

(一) Yankee 美洲人種之稱、



一出民意卽消非至片時之專制復來無能翻其前案以是其民不樂造為輿論如內閣國民之所為卽欲造之而亦無所取材如內閣政治之所與也彼中國會非無討論此如劇然惟聞登場之詞不見出演政府無論何似莫能倒之一切權力既非立法部之所賜卽無人以立法部置之意中權力之中心厥惟行政部而行政部穩如山岳莫之或移是在吾英視為唯一之教材以激發公民之意氣與夫導其議論而範其意見者彼乃無有是故總統之國人民無取日作精審之論而亦無助之作之者也

人恒以為憲法上之缺陷可以新聞之議論補之又以為國民購讀之力既高則凡政府之所為必為新聞家所注視而其意見之為政府而發者必且步伐甚齊觀察甚準思想甚當此無間於政體之為總統為內閣一也而孰知大謬不然總統國新聞之無能為猶其立法部之無能為也行政部之被選也有固定之年期年期未滿地位卽安然而不動新聞又胡能為役也夫以美人之好文學以美人識字者多曠古未見其比以美洲發行新聞之夥夥莫能數而其新聞乃如彼其惡劣也人鮮不以為大怪而今得其故矣美之新聞不如吾英之良者無他吾英有因以促之良而彼無之也當政治



風雲之起政府之運命搖搖如懸旌時或存亡決於數票而投票者之意亦復可左可右則大新聞中有一精力彌滿之社論出見而問題卽決泰晤士者卽所稱創造內閣最多者也近年以來巴力門之黨幟既明而又無一黨擁有絕對之投票力所恃以為鬭爭純在心智宜乎吾英輿論機關之在今日大有操縱議會之機能其在美洲若華聖頓新聞有力攻擊林肯(一) 使之去位吾知其論說欄中必且驟起雲詭波譎之觀論法之精體裁之善必且出乎意想以外無如華聖頓新聞在總統任期之中無如彼何猶之倫敦泰晤士在市長任期之中無如彼何也康格雷之討論既如無果之花國人不屑措意則新聞中無益於事實之長篇講演又誰欲讀之美人之讀新聞誠可謂之讀新聞要事何許悉有定目一覽既盡旋卽棄去從未聞卽其所讀發為議論者實則言之無益又安取議論為也

總統政治以立法行政分權之故而立法權弱此其故甚明矣若謂行政權亦因而弱初觀之似為矛盾而實非矛盾也夫分權者所以弱夫政治之總力者也其一弱而兩

(一) 白氏作此文時、美利堅總統、正為林肯、

半皆弱理有固然也至行政權胡由而得弱卽而察之事至明顯其在吾英凡法案之便於行政者內閣強則無所不得於議會以內閣卽自爲立法者誠無怪其然也而總統則容爲議會所牽掣實且牽掣之事在例無能倖免蓋凡爲立法機關其議員莫不急於自見彼自有野心不論爲人嗤讚而要欲成之彼自有政策號稱以國民福利爲期將以見諸實行彼又有矜心凡國有大政必欲以己之意見通曉於衆種種動因皆迫其以行政部爲的續續放矢彼果唯以助人爲務則是以他人之意爲意彼若攻其人而敗之則己意獨伸易詞言之彼若勝人則自爲主體彼若附人則不過從體此其自計宜極審矣南北戰爭以前美利堅行政權之脆弱不絕於批評家之口良有以也蓋康格雷與夫康格雷之委員會非全國有共通之覺念強之趨於一途其與行政部相持本自然之勢也

總統制者不僅以行政權與立法權相衡而得弱也卽以其制論之作用與眞性相濟而亦日趨於敝也夫內閣者由立法部而得選若立法部以適當之人物成之則其選法之良莫與倫比然茲爲複選法必也確有把握知複選所得將勝於單選其法始有



可採也間嘗論之凡在一國政治生涯極形活潑其所以運用公共機關亦甚圓熟則作選舉會以行選舉本近於滑稽美利堅之選舉總統卽是也在草此法者以謂先集選舉人若干其人必能一本自由之意公平正直以行其大選不知初選之人不之許也初選者大抵各有其所欲舉之人非爲林肯卽爲蒲芮鏗（一）彼選一人以爲代表出席於選舉會非有要約其人必代攜其林肯票或蒲芮鏗票以投之匭必不爲也是其人之所投決不如其本意質而言之彼乃使令之人郵遞之役跡其所爲乃別有其主人而主人之以使命畀之實以了然於其所行決不反乎己意也

或曰英倫下院所受之影響亦同選民之於議員也與謂爲立法之故而舉之寧謂爲維持某某內閣而舉之是固然矣然於此有一最要之別焉則議會之職務重而作用久是也此不若美之選舉會選事既終卽歸消滅此而日日監察政府之所爲日日草定全國之法律時時倒內閣時時造內閣由斯言之惟國會始足當眞正選舉之事也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巴力門議員誠爲擁護巴麥斯東而集此其跡象顯著在近世實

（一）Breckenridge 當時與林肯爭總統者、



罕有之若在美人視之必以爲人人俱挾一『巴麥斯東票』（一）而至然不二年巴相卽爲巴力門所倒是可知一議會者雖爲一內閣而生而本內閣卽可死於其手也且也良巴力門亦實爲無上之選舉機關何也如爲國立法茲爲允當則其多數必能代表全國之平均智慧凡國中有特別利益特別意見特別僻習又必各有人承之以露其頭角於會中於是爲各派作辯護者必爲散見而無派中立性純而能斷爲國民全體之精神所寄者必且衆多若而團體如其可成以之選任行政部誠爲理想中之選舉者彼之政治能力彌形活潑彼之政治生涯倍覺親切凡事務之至乎其前而須課其責任者彼深解所以負之而無所避凡社會中所含之德慧知術彼悉有之而無所短昔華聖頓與哈密敦（二）設爲選舉會意在造一機關妙選全國之精英以實之卽此物也

欲知巴力門選舉之良以他法衡之而愈見夫與巴力門爭爲選區者國民全體也而

（一）Palmerston ticket、以總統候補者之名、合票成一名詞本美洲政治用語、
（二）Hamilton 華哈皆費拉德費亞會議議員、草定憲法、主張最多且力者、



以選舉之事訴之國民自身無論求諸理論或證之經驗舉爲劣制偶有良績則例外也當林肯之二次被選也各邦方共趨一的羣求所以解決之道於一人是選民之所爲確未越乎本意然美洲自有總統以來選事之公茲爲孤證餘則總統之所由獲選皆預選會聯合會種種機關把持爲之若而會者其質過雜無能詳知其名太習亦無取深究國民特一傀儡耳其所行動大抵有隱於幕下持而舞之者也嘗論選區過大爲選舉之程敍計不得不有組織發生認爲合法者勢也例如吾懷一票而投之其爲虛投與否吾不審也惟附於一機關以行焉則效力灼然而可見然如此爲之非拋棄己身之作用而以其機關之意爲意卽不可能夫苟國民各自爲投不虞其困吾已嫌其團體之尨而拙今並其 動力而失之而一聽運動者之指揮是猶粗肥疏嬾之人而好運用小小機智將無往不爲人所算也

國民作選之能力既不如巴力門此以知出自國民之人才亦不若出自巴力門爲當是故前世紀美利堅立法者不許國務員得兼議員恆爲世所詬病然茲法之立乃準乎科學之道爲之卽而察之亦不能謂爲無見彼所欲者乃在立法行政兩項之中劃

爲鴻溝絕不相混且信此種分權實良憲法之要素當時彼所取法不出英倫而英倫憲法則競傳含有分權之質故爾從之既採此說而欲保持勿失則舍拒國務員于康格雷以外其道無由假如國務員雜乎議員之中而又同時居於行政部則總統之權將日見蝕而不止蓋立法機關大抵好貪而多欲其取也唯恐不多其與也唯恐不少爲之議員者感情以外百不足以控己立法機能在羣機能中爲最著彼卽用以爲武器何時可獵取行政部而有之彼卽爲焉美州創憲名家有見夫此其屏斥閣員使不入康格雷究不得謂非智也

此種屏斥之法固於總統制爲精要然又不能以此而忘其大弊也蓋其影響首中乎人心使之急公嗜政之懷爲之衰退凡爲議員者苟非於演說之外別有所事苟非了然於坐而言者可起而行苟非預料夫事會之來彼將卓然有所建樹則第一流人物決不投身於議會卽或投焉亦虛與委蛇而已非所樂也夫康格雷特一附庸於行政機關之演說會耳吾爲此喩初不爲刻人而委身於此斷不能激發其高尙之功名心不惟不能且轉以生其怠心而助其長是故以不許議員執政之議會與許議員爲之



之議會相提而並論其精神之聚散能力之厚薄似且未能遑言齊一此非人之度量相越也其制使然也行總統制者首將政治生涯釐爲兩半半屬行政半屬立法本一可貴之業分之乃不値一文人之願以周身精神貢之於政治而卽以爲終身不斷之生涯視同性命若夫吾英之內閣總理然者將決不往取其半也英美兩邦之選法雖巧拙本未可同日語之而扼要以言之總統制下之政家恆劣於內閣制下之所產者無他政權不一之故也

兩制之別有此種種國家多難茲尤重要以其時政府之職務繁劇有加也一有秩序之輿論一有能力有紀律高尙可貴之立法部一人位相當之行政部而且一立法行政兩部相協不相攻之政府此於變時得之較常時力且數倍此於多事之時得之較無事之時力且數倍進而言之每當存亡危急之秋內閣制尤有一特殊之優點是卽其制富於伸縮力隨時可以產出臨機應變之才也

平民政治之原則曰一國之最高權所以操政治之生死者在乎人民茲所謂人民不必指全體亦不必指大多數特謂被選之人民團體而已吾英如是凡自由國皆如是



苟其國而採內閣制也則一遇危機此種人民可以選一應乎時勢之才以當其局茲所選者不必卽爲前任之人且以勢推之恆得其反夫非凡之才不撓之意急智迅斷孤懷毅力與夫急功近名之心一往無前之概國有大變茲爲最宜若在承平非所必要非惟不要有且慮於治道有防是故以治平時之國家黎午溥遠優於維廉佌德(一)魯意菲立遠優於拿破侖(二)惟事變之來非人所知有時風浪驟至船身動搖司舵之夫理宜變置吾英自憲政成熟以來國中初無大難以是自爲一制其中賦有最良之潛性竟不易覺嘉富爾(三)誠爲宰制革命之雄而吾英無所用之大故猝生誠宜有遺大投艱之代表人物或英武不世出之君若相以應其變以安其危而吾英無此大故宜乎大英雄亦不之見也雖然克利米之戰爭(四)吾英視之亦等諸倉皇之變

(一) 黎午溥 Lord Liverpool、維廉佌德 William Pitt、皆英倫政家之有聲者、

(二) 魯意菲立 Louis Philippe 承拿破侖之後、被選爲王、其人弊行好賄、摧抑民權、法已小康、卒以復亂、白氏此說、未必然也、

(三) Cavour 意大利建國之傑、

(四) Crimean War、一八五四至一八五六年、英法之聯軍、與俄戰於克利米半島、



而吾憲政中之良法美意至此亦微見其端亞伯丁內閣(一)者自院制改革以來號稱最有能力者也政局之艱難在當時亦可觀矣而亞伯丁隨時勢以爲因應實游刃而有餘而獨戰爭之來彼乃無能爲役於是吾人迫其辭職而別簡一人以代之其人者自信而能斷如確知全英之力足爲後援必且有戰而無讓有進而無退是誠其時之所須而吾共躋之以支危局者也

若總統政治則莫能望此美利堅政府號稱主權國民之政府一旦有變行使主權斯誠其時而主權何在殆無人能言之康格雷之任期憲法定之其中固有一部隨時改選而亦爲期有定速既不能遲亦莫可總統受職年期亦死在此期中莫能移之凡所規畫皆屬硬性職務有攸分日月有所守無論國家有何禍變不能轉而機關令稍稍急亦不能停而機關令稍稍緩如貿易然估料一政府而預訂之其後適於爾用與否不問用之不弊與否不問爾果欲之與否亦不問但在法律爾非保留此物不可於是外交繁難之國其所習見者則戰時最初最險之年當局者必爲一和平總理而平時

(一) Aberdeen cabinet、

最初最險之年當局者又必爲一武裝總理也無論何者當此過渡之時其人之得舉以在位非爲其所當施乃爲其所當棄非爲其政策之當因時而制宜乃爲其政策之已過時而必革者也

此觀於美利堅南北戰爭之全史可以知其故矣蓋是役者實總統制用於危時之試石也人之攻斯制者謂總統去位副總統卽攝其職而副總統本一件食之官今於國事紛擾之秋在法乃不得不以之鈞衡全國豈不僨事故林肯被刺而約翰孫（一）循資遞進美利堅政局卽至不可收拾以此相難固於立法之意與法之所以運行有所揭明（二）而約翰孫之事究屬偶然尚非總統制本體之病林肯第一次被選此弊卽免焉由今思之當時而得是人實爲勝任愉快議者遂翹以爲唯一證據謂總統制經常之作用本屬如斯然議者亦知林肯胡由而得選乎吾知美人之在當日決無人深

（一）Johnson 林肯時代之副總統、

（二）在草憲法者、本以爲選舉會將以才智冠乎一國之人充總統、亞乎此者充副總統、於是副總統成一素餐之職、非第二流人物、莫爲候補、而選者亦莫補之、至有時須攝行總統之事、皆弋遠思及也、此數語本白氏原注、



知林肯之爲何如人亦決不了然林肯將以何道行其政事選者茫然而出占被選者亦卽茫然而獲雋此如算術林肯乃一數之未知者耳以未知數而爲政府此以詁總統制乃甚確也若夫內閣制中之大政治家則不然彼其爲人大抵家喩而戶曉之不僅誦其名而且稱其德格蘭斯頓何如人也巴麥斯東又何如人也此以質之吾英社會雖不必爲兩氏寫真毫髮而畢肖而舉能傳其最明最活之印象則確乎無疑至以一國灼然可見之薩威稜帖託之於不知誰何之人吾英之人殊難索解其人德慧之量小至何度乃不可知國家變幻之局大至何度亦不可知今用其不可知之小以治其不可知之大此種理想吾英實以爲滑稽之尤夫林肯之爲人雖無曠世之才華亦誠懷有絕倫之正誼而且清教之性培養極深以是艱鉅之來忍而有濟雖然賭而偶羸非能以之稱賭德也林肯誠得矣然果胡所恃而必得之乎

夫此種偶然之事又總統制之所不能免也蓋由其選舉之程敍非有異常時會或國中有激急一致之輿論相逼而至將不能得一知名之人如選事初竣而禍變卽乘勢不得不以所謂未知數者支拄危局以詭出之勢不得不以『政治家X』監視其禍



變而謀所以禦之之道也其在平時總統制之所由劣於內閣制者吾既爲一一陳述然以比之變時尙非絕要蓋總統制之缺陷見於經常之職分者其害猶小見於臨時之作用者其害實大以其全無彈力不能爲非常之原以安危而定亂也

爲是比論可以證明內閣制之一特性實爲切要無倫是何也卽所謂立法行政兩權融成一片是也至於內閣制之形式若何與之相依並進者若何別以專論明之不贅於此

## 哈蒲浩權利說（一）

權說者經說之賓也（二）爲是說者固以善政爲指歸至由何法而善政斯舉乃第二念始及之其切要而萬不可少者則一派有經驗之官僚而假以相當權力是也髣髴國政釐爲數部部各置所謂有經驗者一人使之自動而有機體卽成焉者至各部之關聯何若此經驗家之監督何在皆非所計問嘗思之果誰是有經驗者乎吾何以知

（一）哈蒲浩 L. T. Hobhouse 爲現在倫敦大學之名教授、講社會學最有聲、本篇乃彼所著民政與反動 Democracy and Reaction（一九〇九年第二版）之第五章、

（二）權說 Doctrines of Expediency 經說 Doctrines of Right、



其爲有經驗從而舉之乎彼果自稱其經驗而卽足乎抑必待經驗更優於彼者而定之乎又居官者果恒爲有經驗者乎抑無經驗者亦容或偶在高位乎經驗一語人每隨口滑過凡此諸問皆宜策之使答者也有時治人之術方之管機如習排水然爲徒幾時受教幾事其途既熟駕馭卽宜在言者意彼經驗者其中亦有途焉苟習其途則施設所至可以悉憑機括此固極端之談也又有時訴之人情示吾可信則謂公事有如私事後者須富於經驗之人爲之前者何莫不然然言者似忘私家招致能手襄辦一事恒不移其耳目以監察之若以推之爲政則實歸本於責任政府舉凡民權之理自由討論之道最宜於此畢張而玆又爲權說者之所甚惡也矛盾如此寧復可通簡而言之凡人取權而舍經凡當國者取官僚政治而舍責任政治蓋皆昧於專門家與政治家之別而爲事定的與爲的設方其中又有鴻溝彼亦未之措意也而根本之誤且有進於此者機械之組織卽機械而論之善事也於是有經驗之官吏其於近世之民政亦爲要素雖然機械之完成非生也而容或用以戕生於是政府尋途守轍治具以張而其成功之極民力容或由此而盡失欲取證也不必求之英吉利自由者流亦

不必質之法蘭西理想一派有德意志大史家彼曾以羅馬該撒爲政家之極軌以該撒所建之官僚制度爲史中之奇績今請述其言可乎

該撒以及羅馬帝國主義之歷史雖爲帝者不世之偉業而其業又爲史中斷不可少之例而語其實則近世獨裁政治之可厭惡者莫此之若此誠百口呪之且嫌不及者也夫機械之巧任爲何似而最小之有機體猶足勝之其在政治理亦有然憲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爲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一）

凡人民中自然之象無論其動作出於個人出於一階級或出於全民族而恆爲國命之所由生文明之運遲遲莫進其或有生力軍忽促而進之也者尋其源泉則此自然之象也苟政府以力摧此象而沒之無論其略爲公爲私其的爲求民福抑利民苦而摧而沒之至於何度其進步之所阻與衰運之所延亦與之相應而至於何度必不爽

（一）（原註）見蒙孫 Mommsen 之羅馬史四卷四百六十六頁、



也

專制政治之所犧牲又不僅在民政之精神此吾人所當知者也官僚當國人民固無由自進於政治以表見其智愚賢不肖之度而自茲以往行政上之便宜既爲治國唯一之正鵠而人民自由權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異皆置之不甚愛惜之倫以爲無足輕重之事於是同胞中之弱者恆不受庇護以之聽訟哀矜宥原之意蕩焉無餘治道至此一如機盤輪軸一旋舉凡人道主義之所賴以存民之秉彝之所賴以守博愛行宜之風衡平司直之道悉爲磨洗以去不復可求聞者其勿駭吾言也充官僚政治之所爲其效必至於是是固無問於政體之爲何種也說者曰吾所謂官僚政治乃不如子所言吾所想像者乃集若干人居之官府而其人皆經驗富有實力充滿持躬整飭處事公正足以捍衛國家導領社會者也果如斯也則余又見其矛盾之甚蓋此種官僚如其有之必也自由政治之結果而非可由官僚自求得之也必也先有改革之家先覺之士倡庶民議政之權謀公平選舉之制用力既多經時復久漸見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非官僚自



薦而即可冒其名以行也歷察往事勤求實例吾見行平民政治而知所愼才行俱備公誠雙擅之夫有乘之以出者矣未聞民意衰退輿情不彰而寡頭當國其才行公誠之量能保其應有而儘有也

由斯以談離夫責任實不足以言政府而責任問題非還訴之公民參政之權渺焉無著又即國家進步之象剖驗其質機械說絕無一顧之値而非返自由以邏輯應有之位吾將無所適從茲兩途也任其何之要歸本於一莊嚴燦爛之國家堅築於人民權利之上惟所謂權利理解亦不容或誤天下無個人權利可離社會公益而立或背社會公益而成凡權利者皆與人羣幸福相待者也但邏輯命題有換位者謂甲爲乙而信謂乙爲甲而亦信是可知人羣幸福云者非以其分子所享權利之程度計之亦殊不成意味也

爲權說者之通病在昧於一時久遠之分有時抹殺一小已一階級之權利誠不失爲社會暫時之益然若爲社會計及久長求其福祉則此種權利將萬無蹂躪理夫人思於人已間自張其人格非負有倫理上必具之權利殆不可能而社會思維持其共同



生活其所需自亦如是惟社會之號稱最良最進步最有幸福者何耶以吾觀之亦在有法使其分子各得本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以充其欲之所至而已然則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又何衝突之有乎須知權利之鞏固乃進步無已之基因在勢人格過張自進過甚誠與他人利益必有不復相容擠排以去者矣且其利益亦不必僅關物質或屬自私者矣然無可諱也凡人聚而爲羣其事成於相劑相質其習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須知人類之多福與民生之進化純本於各方勢力之擴張茲所謂擴張乃各依乎本能之大小思想之激隨所志之遠近所利之廣狹無不能出其健全之力深沈之思自由而無礙以謀其所欲得者也

此種個人權利之擴張如或有礙於羣紀則相機以摧壓之亦意計中事然茲事雖簡而影響絕鉅以摧壓既成即不啻爲未來之進境限以鐵壁也賢者憂之因而崇尚法制個人主義依然聽其如量以往惟自由者一納之於法律以爲指歸於是一人權利縱不得對於他人爲絕對而系統既立即無何種權利稍遭蔑視人羣進步有軌可循其以此也夫近世國家之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其於人民能力之發展使得充

其量也以其予人以圓滿之自由而同時復保持社會全體之秩序也以是近世國家純築之於各種權利之上而人人之精力因獲由此種或彼種以尋其塗而致於事焉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此一時代之所爭得者也他一時代復爭得人身自由他一時代又爭得國籍自由皆是也若而自由有時妨於公安迫而踐踏其一或二亦未可知然社會而至斯境在文明之運實爲退化吾敢斷言之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而不知其詞換位轉含眞理是何也卽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

凡社會已享之權利從而剝之其反響所中乃在國民全體蓋凡妄侵人權者必受懲創私人如是惟國亦然懲創自然之勢則解義務之環脫關係之鎖環也昔結之絕艱今解之絕易鎖也昔聯之極困今脫之極順其在國家收果或不若個人之速而事尤必至罰亦愈烈國民後也推權利於前以爲剝之當卽遠颺以去而不知此前行者富於彈力力之所至轉中於後質而言之權利問題卽事實問題蓋社會所由成必有基本原則非維持此事乃莫進今一權利社會是否當容認之究乃決之於拒此權利從



長計議是否與基本原則不相背畔苟背畔焉則無論何事要爲破壞社會倫紀趨勢所至非痛加追悔或別與報償事將莫救此卽自欺之尤者亦能見之今之英倫以及歐陸凡含有國民性之義務頗爲墮氣所乘若不能自拔者然此其影響卽當今反動之明效大驗也

閒嘗論之苟惡政爲縱一時之欲而後受其弊須一一有以償之則此種救濟容或足以解決難局而當視爲酖毒而勿飲之以飲之徒有害於全體筋絡也嘗聞人之言曰事既不正惟有不爲亦既爲矣信用所在必終持之凡好爲權術者其爲此說了無足怪以權術之學開宗明義卽「取爾之的能以正取正取之不能則逕取之」以此證其所言絕無不合但有他義亦爲彼探者曰「爾其公平以求成功縱不成功仍當公平」此則有不可解者矣以札斯惕斯(一)既爲彼念慮所及而又不肯以其念慮施之事實也其言曰「事誠不當作始既作始矣惟有進而無退以其爲威信所存也第一步誠大愚但其結果吾要不可避」此其最足促吾注意者則每在一級求一說以

(一)札斯惕斯猶言公道、詳見本誌第一號評論之評論札斯惕斯篇、



證明再進一級之必要者其說乃無不同於是其級既至每有號稱温和派者來告吾曰「探玆惡策其初大屬冥頑但事已至此雖足悲歎惟有忍而受之而已」是其爲說「乃吾人既行至A不得不更行至B謂吾人始終不當至A其理誠當惟已至矣……」迨已至B而不得不往C又已至C而不得不往D其所爲說仍同展轉相往展轉相說質而言之亦適如最初搆煽者之所期而已矣彼固始終一貫者也彼固於衆說紛呶之中獨戰勝以取利者也此吾人之自有其權利者當知所警矣彼以「不可避」以及「太遲」諸語奔走而呼號者自將日在夢中而無由自覺惟深以公益民祉爲懷者敢決言曰知其惡矣而不遽舍斷非所以改善之道不僅此也初步已入歧途循其途而不失勢不至與正道絕端僢馳無可挽救不止夫以惡濟惡亦未始不收所期之利而國民自重心由是墜前代之流風餘韻由是耗舉凡國之所以樂所以大者皆由是破毀此所得又寧足償其所失也耶

以權利之理與公安民福之道相融合乃社會學者至高無上之的也當斯學之初期

(一)此節所引各說、乃作者當時所有之輿論、



凡近世習於政治哲理者以謂國家未立之先卽有個人權利玆說也實無間於君黨郝伯思民黨洛克革命黨盧梭彼輩咸以爲人權之本質由於天賦而無與於國家之組織無與於邦人之容認易詞言之無與於人類之共同倫理覺念此則誠有不盡可通者蓋由倫理之義察之權利云者苟非置之社會系統之中則無意識且指一物諱然以告人曰此吾之權利也苟他人不從而認之則己之要求又何效力雖然持民約論者正有說以處此彼以爲人皆挾有最初之權當爲約也自分其權若干與之境位相同者亦各各分其權若干因取其所分者共成一政治社會以相守而相助也

君黨民黨與革命黨者其所定民約之性與夫爲約時何種權利所當保存何種權利所當讓與其所見自各不同惟語及本根則絕無異議人生之權利絕對者也固定者也乃吾人於性分所具剖分若干以爲契約之後所永遠保存者也

由斯以談凡在社會不使若而個人權利優游調融綽有餘裕者不足以言民福且準此立義見象苟或與之相反革命之舉卽可假之而生邊沁憂之從他端更作民福之義而天賦人權之說則字以無政府之謬談自立名字號曰功用派(二)此派更端以

起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一切公私動作之極則卽爲所有權利之終基以爲人而動肆要求曰此我絕對之財產權也此我絕對之自由權也大足以遮社會之進程而陷政治社會諸改革於不可能之域遵是說也人之權利僅得以社會度量公福相其宜而許之者爲之衡無所謂固有也世有主張已得之利益不肯放失者其有害於公共幸福鉅而且顯此而以邊沁之說攻之犀利無匹故其說究含眞理者以其發明一切權利所以可貴之道而定爲最高之標準也然邊氏之失在未詳言普通共認之權利合於其所懸標準者幾何彼果在此標準之次尙有附庸可取之價乎抑全爲哲家迷謬之談應盡吐棄者乎此而未明有以生物原則施之社會學者功用主義（二）乃適爲其前驅在生物學家權利觀念全與勢力觀念代興生存競爭人各有求非求且有力遂之者以外別無權利成敗者功過之所由別也人無所謂善惡社會無所謂良暴宗教無所謂優劣其一力驅其二使勿與並立於是存者爲善爲良爲優亡者爲

（一）Utilitarian School 功用猶俗言用處、凡事祇問其有何用處、不問其本來之有無也、

（二）Utilitarianism、



惡爲暴爲劣質而言之人類之權利卽盜賊之權利也社會學者見夫此種斷案之不可避遂乃盡出其天演論而重理之研求既久一日恍然於生物學者之誤在乎發點之不明蓋天演之所以創造人類所以開發社會出蠻野而入文明者絕非基於生存競爭而其所基與之適得其反且存爭之風經其剗治而日就衰者也此和平主義也而決非戰爭主義此聯合主義也而決非角逐主義此博愛主義也而決非交惡主義前主義之進行也取證亦正匪難人羣中兩不相容之質足以摧壞平和者久而久之漸能納之於有系統之思想熔而更鑄毀而更範成爲新形以通力而合作其最初社會出自野蠻部落而有秩序可言者其成立時卽認有一定之權利義務必須守此而部落始足綱維迄羣紀日明而所謂權利義務日以恢廓因之所起觀念愈益深遠而高明每一新權利義務發生人從而認是之是羣統之發展程度又進一級而於人類社會之健全生活所見以爲必不可少者眼光又深一層由是推之人生共同道德雖不足以說明最後之眞理而以之說明經驗所得跡象可尋之常理則有餘也

是故社會之所由進步非卽其所已得者而掃除之之謂乃求一思想系統使其所已



得者融和而完美之之謂「人生之權利」云者能深求其理而識之於世間倫理之道已思過其半若而權利雖貌似相隳相突各爲絕對而合爲一體使其所隳突者不見而各滿其量以去亦未始不可能社會倫理學之謂何亦推求此種合體之所在而已矣夫個人之要求與社會之利益本心行事之權與公衆負責之義羣化未進自兩兩不能相容亦既進矣調融正自有道且惟調融之而於社會生涯始多福利由是天演家之所謂進步特在求羣化之高度且在彼意確有方術足挾功用派使與天賦人權派相融和以其所見亦以羣福爲歸有如倡功用主義者之所持也但彼審求羣福以何者爲本基則以爲非保持此種種權利莫屬而此在自然一派又謂天之所以畀賦於人其實社會非經遲而且苦之開發固亦莫之能得也天演家者以人道之全張心力之滿發人類精神之反於本位一絲莫溢爲人生最高之業爲人事最後之的爲區別善惡最正之準繩必也羣制合乎此義始爲其所心許權利義務彼雖不必以爲天賦盡如古派所云然而究以爲根本不必滅磨之物蓋人類精神之運行欲其自由而前邁非有此永久而萬不可少者爲之條件將必不可得也



# 甲寅雜誌存稿

## 通訊

### 論憲法會議 答李君焱

承明問頗非淺識所能答茲姑就固陋所及知者爲足下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出於各州之州議會而約法會議之議員則爲大總統所特派及各省都督所薦舉其異、一也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不曰代表而曰委員代表者有完全表決之權委員者終當以其所表決者還質於人民俟其批准故費拉德費亞所草憲法當付之各州人民使之投票而約法會議之所議決與人民無關其異、二也費拉德費亞會議乃一獨立團體不受外界干涉華聖頓雖爲會長而在會中不過爲一份子共同論辨非有特別行政之力以影響之而約法會議已身失其權能事事須請命於大總統其異、三也費拉德費亞議員乃代表各州利益而來皆自覺其責任一絲不肯放過而約法會議議員殆無一人有責任心以是前者討論最嚴衝突最烈迨宣布時且有議員三分之一不

肯簽字而後者則不見討論不聞衝突一有提議率舉場一致以通過之易詞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人人負其責任後來散會亞丹曼狄生哈密敦之流至日作一論揭諸新聞通告國人聲淚俱下以冀其草案之見採而約法會議之責任則悉推於會外主持者之一人而此一人者亦深願荷其責於雙肩而特借諸會員以司其喉舌吾知草案既立會員中必且無能忠勇奮發如亞丹曼狄生哈密敦其人演說而流涕草論而設誓以主張其說惟恐或不通過者也豈惟不能抑又不欲豈惟不欲抑又以為可醜此非人之度量相越實由當時情勢迫之使然其異四也茲四異者或即足下之所欲知者乎餘有多端暫不備列。

記者足下。讀上海時報。見諸君有新誌之作。踵獨立周報。而以健全穩練之論。指導社會。甚盛甚盛。自大記者主持民立報以來。僕即見其對於通信一門。頗為注意。意在步武歐美諸大周刊日刊諸報。以範成輿論之中心。然國人研究討論之心。不甚發達。雖亦有應者。而究屬寂寥。是誠可惜。僕當獨立周報時代。亦曾妄以管見。填其餘白。今幸大誌賡續前志。鍥而不舍。論風之開。僕將以是卜之。而僕所有懷疑。亦有時會相與剖晰。此誠私心狂喜者也。曩者憲法之爭。一方主持由國會制定。一方主持別創憲法會議為之。為後說者。引美國費拉



德費亞會議。以堅其壁壘。論議囂然。亘四五月。至國會自草憲法之時。其焰稍息。洎國會解散。憲法草案取消。所謂費拉德費亞之前例。又見於各都督之通電。南北諸新聞之論欄。此與前番有異者。則惟見一方之主張。而不聞相當之抗辯。卒之今之約法會議。竟尸其名以起。大約國中論者。無不曰此即美州之憲法會議也。而為之會員者。又莫不自命為華聖頓哈密敦也。僕請略政治事情而不言。凡此會之原因結果。俱暫置之腦後。惟茲會者提與費拉德費亞會議兩兩相較。究竟差異何似。僕亟欲知之。即凡欲探政治學之門徑者。皆莫不欲知之。僕稔大記者研求有素。又美州憲法會議之名。亦曾屢見於獨立周報中。其亦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否乎。李蒸白。

## 論邏輯 答吳君宗穀

辱問甚善。吾人審慎譯文。與觀察原文。立點不同。著眼自異。愚謂邏輯二字之不濫者。乃在吾文為不濫。至在原文為濫與否。本非製語時意念所及。且即追及原文。而亦不得言濫。蓋論此題。有最須留意者。則學為一事。名為一事。倍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邏輯為無裨於人知。乃斥其學。非斥其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獨擅。而彼亦決無意獨擅之。則不用其學而用其名。何害。亦既名同而學異矣。於是其名者。率不過取為代表斯學之符。深造者各為定義。隸之於下。初不必問其名之含義何似。是故邏輯一名。



能沿用二千年。於歐洲諸邦。迄未之改。實以其為希臘死語。字體不見於諸邦之文。最適於標作符號之用也。邏輯本訓思想。倘歐人舍邏輯不用。而譯稱思想之學。則歐洲學者。決不同意。勢且邦各一稱。家各一號。紛紛藉藉。以迄於今。此僕敢斷言者也。由斯以談。胡君謂邏輯在歐文為浮泛。愚實未見其然。若謂科學之名。悉結以邏支。而邏支即為邏輯之語尾音變。是謂浮泛。由僕觀之。又適得其反。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號稱科學。皆莫不以邏輯為之體。以是科所及者為之用。故動物學謂之鑿爾邏輯。鑛物學謂之齊耀邏輯。此正確切之謂。而議其浮泛乎。果爾則吾議立斯學之名。最宜倣法歐人沿用希臘已成之語。而不必在吾文覓字以求合。人苟忠於斯學。必不以愚言為非也。治外法權。治字含有土地之義。如吾省治之治。歐人言法。凡法之統治斯土人民者。謂之土地法。於此有人居於斯土。而又不受斯土之法。是此人享有土地以外之法權。治外法權。此之謂也。吾若謂凡歐美人居中國者。皆享有此種法權。此特曰中國法律。不能治之而已。初無與於領事裁判之事也。必待與中國人訴訟事件發生。中國人無法控之本國法廷。而因控之於該管領事。該管領事以該管僑民享有治外法權也。可



施其領事裁判權。而受其理。該管僑民。亦以自享治外法權也。亦惟認領事裁判權。而遵其判。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關係如此。謂兩事即為一事。如胡君所引嘉應黃氏之說。乃不然也。

記者足下。邏輯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雖不必一律採以入文。而要漸為一般人士所了解。僕甚喜其名不濫。凡足下夙昔為說以護之。僕俱有同感。近見胡君以魯有論譯名一篇。登於庸言報。頗不以足下所見為然。而僕亦以其說具有條理。不敢公然非之。今以所惑質之足下。足下能為解之。則受其益者。決不僅僕也。僕憶足下曾謂論理二字。不足以盡邏輯名之一字。亦不足以盡邏輯。故不若譯其音而不譯其義。然胡君則曰。邏輯為字。在歐文已嫌浮泛。斯學自雅里斯多德以迄倍根。義已數變。而名終未易。倍根甚且斥雅氏之邏輯為無裨於人知。而襲用其名如故。信如斯也。則吾言邏輯。亦與言論理言名。五十步百步之異耳。奚在其為不濫乎。僕知足下必有說以處此。敢以為問。又胡君引嘉應黃氏日本國志序。譯治外法權為領事裁判權。茲果當乎。請並答之。吳宗穀白。

## 論政本 答李君北村

損書詞意精到。所謂深入自無淺語。且委曲相諒。使一孔之士。得竟其詞。仁者之用心。尤為傾服。雖然。鄙著政本立腳之點。有與足下異趣者。則足下必定同之標準。而愚則

以爲無標準可定也此終不能不爲足下白之足下引客之言曰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苟由愚說導以有容則其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其爲說乃確有一標準之念存以爲政府而有容則吾將以政府爲標準或以政府之標準爲標準而同化於彼其實充愚政本之談決其無是效也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正愚說之所觝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卽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又愚不認有同之標準矣卽孫叔敖所謂定國是之說亦未敢以爲然足下謂國是不定同無所麗是同之標準莫良於國是矣然則國是之標準又當以何者爲良乎仁乎義乎王道乎霸功乎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今亦一是非後亦一是非也又焉能定議定之矣異同之義有歸矣果將執其同以摧其異此同之所是天



下莫敢不是此同之所非天下莫敢不非矣乎斯又與愚政本之義冰炭不容者也其說愚未能持總之愚爲政本祇論同異而不論是非若以同爲是以異爲非卽是好同惡異故眞正立憲國其政黨所守之規律在認反對黨行爲之合法行爲合法以言是非且實是之而非非之也足下爲有標準說期合於王者之古訓愚爲無標準說期合於立憲之新義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以商足下其兩存之何如更望明教不盡欲白

記者足下僕將卒讀大誌之政本適客至因相與論之客謂足下有意爲惡政府謀救濟是援惡彼屬方侈天方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胡貿貿然乃以治平期諸黷國之暴強伏而呧天救經而引其足其去彌遠其害彌甚又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主客變置者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僕曰唯唯否否夫各有所當也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願假以茗飲之寸閒而爲記者與客兩引伸之客其有樂於此乎昔者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同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同其取舍者爲



非故致亡而不知由斯以談致亡之道在不定國是矣國是不定在君臣不合矣古所謂君與臣今之所謂國民與政府也獨在君不能定國是獨在臣不能定國是推之今日則獨在國民不能定國是獨在政府亦不能定國是矣昔苟能之則君臣不合亦烏有害今苟能之則昔人其欺我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民國之有國是與否在平心論政者自知之至定國是之獨在政府與否卽僕以爲不言可喻直無用夫政府悉吠聲之同者耳矣且夫異同之義將於何者求標準乎記者所云云概以支配者對被支配者言卽孫叔敖之同其取舍不同其取舍之謂卽客之主客變置所以致疑之由僕以爲國是不定則異同之義終無附麗譬有兩異者於此乙固恆求異於甲而仍未必求同於國是其結果乃不免求同於己之私則甲雖不好同而且容乙而於國仍無豪末之裨也設兩同者而反論之當得重證是故異同之說有三歧焉以國是爲標準者一以支配者爲標準者二以支配者爲標準而支配者原以國是爲標準者三記者之論其精神卽良藥苦口之變調確認支配者與國是恆爲正反對之地位『惡異』之惡正孫叔敖之『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之惡欲袪此惡是在有容此惡不除國將無是苟國是無發起之期則異同更莫有得標準之日蓋國本雖在國是而政本則在有容夫各有所當也客復奚疑雖然客之說近夫事實者也記者之責乃在指導故記者無我而客之說則不免己之見存自今以往得記者之論而存之政府國民合求國是國是所在同異以定國是斯立好惡以平客復奚疑客曰敬聞命矣客卽退則書之以貽足下郇卿有言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僕非敢兼也瀆焉云爾倘再辱教幸甚李北村白



## 論人治法治 答周君悟民

辱教彌悚旨哉足下之爲是言也夫言非一端夫各有當東扶西倒昔賢所悲旣承明教敢不審愼惟愚細察來書愚之意旨似有爲足下所誤會者不以爲瀆請得覆陳足下以愚言爲政未得其方乃在用才未得其道而疑其偏於人治因慮爲倡專制媚權勢者所藉口此似於用才之『用』專取流俗之義而未注意愚所特作之界愚曰『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故其後又曰『人才旣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此其爲說與足下所謂『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初無不同惟欲圖此國中有大力者好同而惡異執全國之柄而轉旋之乃不可能文中多針對此點言之故足下疑其偏重人治耳足下謂人不能無好惡亦不能無同異而其同

異之相擊不危及國家好惡之情得以遏制者在有法治之精神陳義之高誠可廉頑而立懦但所謂法治之精神者果何說耶以愚觀之法也者一國所有公私權利栝維相繫之規則或慣習也號為權利必各各有其經界國度文野之分人種優劣之判舉視守此經界之程度以為權衡由是法治之精神亦在一國之人共守其權界而不失耳須知欲守此也非剋治一人類共通之野性不可是無他即愚所謂好同惡異也必也先不好同惡異而後可生法治之精神非能於人欲橫行之地卒然以一物號曰『法治之精神』者如明珠之夜投焉而其好同惡異之情自然以遏也是足下所言似有倒果為因之病惟自有足下一言而讀者遂有法治精神四字大書深刻嵌入腦筋此其為益於世道人心愚即於政本以外再奮筆草數十萬言猶且不及百一此則愚望風傾服者也

記者足下大誌首期出版展誦一過拍案歡迎如當鄭衞雜陳之中忽聞鈞天咸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轉移風氣針炙政俗將視此誌矣足下所著各文偶或自敘身世信道之篤守己之嚴隱然臻於子輿氏所謂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之域當今之世作者如此吾知吾垂暮之國運人心或尚有剝復之機也一命之士皆



有功於造物此言非夸吾欲於足下期之矣惟是不佞對於足下立言之際亦有欲妄加批評之處管蠡之見當於事理與否非所敢信然大誌廣其途以徵言不佞附於斯例自可謬為陳說惟幸足下有以進之

政本一篇冠大誌之首不啻自揭其論政之宏旨曰為政之本在有容在不好同惡異又曰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為比例差故政治為枝葉而人才始為根本今日為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而即足準此數語吾妄揣足下立言注重之點似偏於人治而略於法治偏於道德方面而略於法律方面其針砭吾國腐惡社會害政之本源其言誠深切著明為醫國之良方矣顧吾足下之立言近夫吾國歷史之通詮而非列強文明政治之極則富於吾國歷史之舊觀念而缺於歐美憲政之新教訓在足下久居英倫淹貫西籍寧如吾之淺陋無學欲言而不知言或者因目擊吾國當今不安之時局惶惑之人心無非此數千年專制政體流積之社會心理因革命後之反動同時而發現足下遂欲對症施藥以冀國人之易於自覺歟而吾狂瞽之見則以為當二十世紀而求治吾國之道人治之說久已深入於人心啟迪發皇為之甚易若法治之精理國人殆猶未嘗夢見引掖指導要宜最先即如今日中國專制政治之復活誰非假人治之說以行一般言論之暱於所私劫於勢力亦咸懸人治之說以為鵠而吾則引為政治不能改進之深憂何也人皆無法律腦筋則所謂人才者勢不能不因有勢力握政權者為進退消長之主宰所謂有容所謂不好同惡異固非可望之人人期之永久坐言起行無有失墜中國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寔此有治人無治法之說中之也故足下謂為政未得其方以用才者好同惡異坐使人才不能盡登於所謂總貨棧



各因其器而展其用吾則謂為政未得其方實以全國至多之人才止為少數人一時之勢力所卵翼而不能為國家之法律所保護少數人所卵翼之人才必此少數人所夙知縱得休休有容之君子在位刻意旁求而納廣之其數仍有限也其流於黨同伐異任用私人無賢不肖皆不能免此弊也夫人才之登庸既關於個人之勢力若此個人者去所卵翼之人才大半亦隨之而去彼個人者來所卵翼之人才又即從之而來來去無常好惡同異之間冥冥中即釀成妬賢嫉能小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夤緣倖進之禍中國歷代政治家往往不能使其所主張之政策繼續進行而保全祿位之達官俗吏莫不以敷衍因循一事不作為官場老練之奇術職是故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不同流澤之短長變幻百出循環無端終歸於最初腐舊之點勢也理也積習相踵莫能自拔此吾國政治之所以日久停滯鮮進化之迹遠遜於歐美日本諸憲政國之一日千里者也故吾中國今日當竭全國人之精神熱血以爭之者在使個人政體速即打破則人才盡遊於法治之下無論大小各能分其途而效用於國家決不以少數有勢權者之好惡進退為榮枯消長又何患人才之失其用國政之不能百廢具舉耶不獨此也人才品類至不齊者也人之好惡至無定者也不能無同異亦不能泯好惡此人類之恆性也其人類之超羣絕倫秀出於一世者其同異之辨愈明好惡之情愈顯然在專制之國好惡恆走於極端動搆亡國敗家之禍在立憲之國則好惡之情恃有所遏制同異之相擊終不能危及國家夫此遏制其好惡之情者何也法治之精神也夫立憲國家之有政爭也此政治之常軌也政黨之有同異即好惡之有彼此也然富於法治精神之國政爭愈多政治愈進若在吾國人自為法人



各為國吾得勢也則不使異己者與吾有爭而軍警干涉國會官吏槍斃新聞記者之類無所不至其極試問去年北京所居者何時所爭者何事比之日本君主國今年之議會態度若何新聞紙之攻擊政府情狀又若何至英國者世所稱憲政模範國也就今日愛爾蘭自治案問題之爭其猛烈又若何然而英日政府決不激出非常之變動擾亂其國家者皆此法律之精神互相維繫未有能逞個人積極之私凌轢無前悍然不顧者也即今之所謂暴徒所謂亂黨顧名思義宜若有甚暴甚亂者然然試為平心思之當國體改變戎馬倥偬之際當事者亦未敢妄戮何人即清時著名陷害革命志士之人一經贊助共和便能袪其私怨中情何若固不可知表面如是則實灼然可覩此非所謂暴亂之徒具有特性不顯好惡之情也因此中分子東西洋學生尚多法治之頭腦尚有足以媿今之諂事一人之小人及夫無知之武夫者也彼固曰治國非法不行未嘗曰治國非我不可未嘗曰非某居某位不可也法治為今世通行之新主義人治為專制相貽之舊主義中國今日政局尚在新舊戰爭時代且為新不敵舊勝負倚伏時代則吾人司指導國政造作輿論之職者應揆夫時而先其所急夫政府無法敢於亂政國民無法從而亂國亂之不已淪胥以亡矣世未有法治之國而召亂者即未有無亂之國而憂亡者吾嘗從此反復思之欣逢大誌之出風靡一時將為言論之導師倘能從人治之說進之於法治之說範吾國一切任情之好惡虎噬狠毒之異同歸之於競爭進化之正軌則凡今日暴戾恣睢之社會政俗可潛移默化前路茫茫之殺機亦可消弭於無形此誠不得不於大誌望之要之法治國之人才不求而自至人治國之人才或求之而不至不求而自至者吾有何項之資格即可任何職辦何事國家固有

常法以用吾也求之而不至者勢力之所煽苟且干進貶損人格憂讒畏譏之原因結果紛至而沓來肥遯之君子所以甘心隱退也何也國無常法以淸登進之途也且法治國之人才非僅恃政界以盡其用而已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直接間接有功於國家何也國家在在修明法制所以保護社會個人專業者甚周人才之趨於事業者乃無在不呈其發揚蹈厲之氣象也若人治國之權勢相逐上自政府百官下及學校公司皆有因人廢興不可終日之勢由是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思事事皆有時作時輟之弊由是不肖者敢於弄權作奸賢智者自必潔身退避何也無法律以扶植成功則敗壞之途甚多人才之責任無由自章顯也故法治國不第秀出之人才各得其所而盡其用而凡普通人民亦無不得其所而盡其用人治國縱或有少數之人才得其用而用之亦不能盡其長而卒其志而廢置匱藏者無論也而舉國無事業皆遊民更無論也吾所爲日夜懸理想之法治國家思以強聒於人者此也吾所爲急欲與足下商榷者此也足下其何以告我周悟民白

## 論政治與歷史 答陳君嘉異

明教過承藻飾何以克當惟賞奇析疑之爲本同人風雨雞鳴之志既辱下問敢不竭誠以對所稱衡論政治得失必以歷史爲之本基此見的之言誠足矯時賢空談法理之弊昔者英儒席黎講歷史有重名後折而言政治遂爲政治學開一生面至謂『政



治而無歷史是爲無根歷史而無政治是爲無果』二者關聯無能割裂即此可以推知足下既見及此深望繼席黎之志而有貢於斯學也雖然歷史尚矣而創立大法商榷政制亦不可過爲歷史見象所縛蓋歷史者人類思想之表徵也思想不進步卽歷史不進步考吾國歷朝史乘所謂治亂興衰殆同一律殷周損益推之百世而可知此其故何也則二千年來之思想未有變遷也思想一有變遷苟善用之以形諸政治則新社會之於舊歷史猶蛾之於蛹焉由之脫體而出非能以之自縛而死也談英倫內閣政治者固溯源於政黨組織之善矣而政黨之組織則亦一時期之所產生斷非歷史上之所固有且以愚觀之英倫政黨實以實行內閣政治而見爲善初非政黨之制完全無缺而內閣政治始從而發生以美言之所謂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特權乃由憲法本質而生又無與於歷史傳來之慣習蓋美之憲法爲硬性性硬則有根本法與一切法之分一切法必也無背於根本法始爲有效而玆有效云者果誰定之乎此凡在司法獨立之國其權屬之法廷況在墨守三權分立之美利堅乎愚故曰此由憲法本質而生者也探足下之意似以既採三權分立主義法院卽不當握有特權超乎立法



行政兩部之上美之法院有此特權是乃習慣力戰勝法制之處此中消息頗關英美大陸兩學派之鬬爭非片言所能了一言以蔽之則分權之定義各不同也善乎英儒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者乃法廷獨立不受行政大臣之節制是也而在法蘭西以及大陸政家視之則分權云者乃行政大臣獨立不受法廷之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自法蘭西革命後大陸之政府率毀而再造者而其適用英憲之原則猶不改其舊形甚矣邏輯之爲凶器也』(一)由甄說以談足下之謂美州法院權力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上是心儀英美法系而目送歐州大陸之政家此於分權之說愚以爲尙當進究者也然美之總統曰嘉克孫者曾要求解釋憲法之權以爲憲法之關於行政者行政部當始終計其便宜意爲釋之初不必質之議會訴之法廷立法部之於立法事件司法部之於司法事件視此號爲嘉克孫主義(二)此乃以大陸派之臭味詮分權之義者也美人鄙之其說不行柏哲士爲言曰『嘉克孫主義

(一)參觀嚴譯社會通詮百頁、此譯語與嚴不同、
(二)The Jacksonian doctrine



之原則也夫以習於政事之民族如吾儕含有條頓人之血與性者而漫以此說進之欲其不爲死語而幸有力於一時爲胡可得也』(一)誠如柏說則美人嚴守分權之義實由於種性然何以條頓種之德意志人其所釋分權又不從英美而從法蘭西是可知此種歧義最先宜於法制之本體求之歷史之觀念抑又其次白芝浩曾謂憲政之質有出於匠心者有生於史蹟者前者變而通之四海而準後者性苟不具刻將類鶩(二)彼爲此言乃在證明英之內閣政治乃出於匠心而可學而非生於史蹟不可學者也法蘭西初行內閣制尙爲白氏所及見彼親遊法蘭西詳考之而歸作爲長序重版其所著英倫憲法論以明其說之不妄愚深信白說爲知理凡謂採英之內閣制而必具有不列顛之史性因勤求吾之所有與一一衡論焉者愚以爲治絲而棼之道也至言美制尤無所謂史性必言史性則美人者英人之子也獨立創爲憲法宜乎踵英而立內閣不當立異而剏總統愚聞當時美人鑒於英倫內閣之弊因欲別求一制

(一)閱柏氏所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二卷二五八頁
(二)參觀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以爲試驗果爾則其置重本制之念多而瞻顧慣例之念少從可知也須知政黨組織無論國採何制皆當有之國人尊重憲法之心法院解釋憲法之事亦絕不得謂獨於總統制宜然而內閣制則否是故足下所執以爲內閣總統兩制之史基者初非兩制根本之所由分乃兩制共同所需之要素苟其無此師法莫能師美亦不可易詞而言之苟其無此立憲政治直無由成倘安有進論法美政制之餘地是故足下所指以分卜內閣總統兩制之成功與否者乃一般立憲政治之試石殊難從而分配何者宜於內閣何者宜於總統今若如足下言取吾國歷史與之比論則凡足下所視爲兩制必具之質愚敢決其無有惟玆無有愚則謂吾於立憲政治資格不甚完全並非於何制尺有所長何制寸有所短今之貿貿然議及法美兩制者非假定自有完全立憲資格卽自審其不完而望立一善制以進之於是吾人議設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質求之可矣不可爲吾國歷史見象所束也苟見束矣則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復興然後足以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今日之悲觀正悲舊歷史之重演法制云乎哉美制云乎哉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不愜足下意尙望有以教之



記者足下國難橫溢致成睽隔滄波遙睇悵悵如何邇者於某公處得見近日手札志遠而詞悱若有餘痛者至謂將來卽國亡不可無一二讀書種子以殉之何其言之惻惻若是也比來聞諸友人並見於報端知在東瀛方有創辦雜誌之盛舉足下腐心時局振聵發矇民立與獨立其前馬已此次翛然去國本其悲憫之念發爲鍼起之言雄雞一鳴萬方皆白漫漫長夜待旦庶幾矯首扶桑曷勝皇浹竊以際玆陽九萬竅不鳴道揆法守淪胥幾盡補苴罅漏端爲言責有清末葉秕政塞途而報紙譏彈猶同司直清議之畏尙未盡泯志士假之清社以屋逮乎共和兩載論鋒勃興名爲遒人實等罵座言論之値大以墮敗猶憶前此足下初返宗邦獨擄平論彼其之子橫肆流簧鶡笑鴟嚇能無怊悵此番重振旗鼓必克益勵前徽惟鄙見拳拳不自揆度妄有獻替欲一白於足下嘒星璅琣足下其亦樂爲誨之歟吾國戊戌以還鎖港政祛歐化輸入報章踵起以迄今茲謂非先導固爲謬論許以南鍼恐猶瞠視綜厥弊端在衡論政治得失無歷史哲學眼光以爲之準居恆自思以爲古今中外治亂罔或不同而其差率不同者初非塗逕之殊乃其歷史所演之異故不統觀其國歷史者必不能判斷其政治之良楛而欲借鏡自觀或效法他人亦非比較彼我之歷史深察彼此之政情必不能舍短而取長脗合而無間誠論政治者所不可不循之要軌也此在侈陳各國制度則要非一二言所能罄今姑舉現今所爭之法制美制言之法制美制之分卽內閣總統兩制之別談者每入法理之奧區實則關於政治事情者甚鉅蓋法制源於英英之內閣政治卽純由歷史孕育而成故以英憲而論內閣之權力實無從於法律上索之也又以美論美固純採三權分立者而法院擁解釋憲法特權其實際權力往往越立法行政兩部



外而美憲法固無明文也英猶得謂爲不典憲法美豈亦不典憲法之國乎由此以談國苟無政黨政治而欲用內閣制如英者或其國國人不重視憲法司法部無解釋憲法權者而欲用總統制皆歷史哲學上所不許也而談法理者一舉法制或美制卽若吾國勝任而愉快此外無餘事者此鄙見所期期不可者也然非謂吾國不當採法乎此兩制也特主持言論者必須詳考法制或美制之所以成而吾國歷史情勢與之何若則採取之途徑當有斟酌損益之足言而無對本宣歌之可笑此外凡論政治皆當作如是觀而後吾人判斷不至有抹煞客觀專重玄談之弊操刀傷手之誚或免也此願商榷就正有道之一端足[illegible]如不鄙棄當更端以進

大報出版請郵賜拜讀不勝大願陳嘉異白

## 答陳君獨秀

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爲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乎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繪不審所作較足下爲何如然曰國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於斯也至甲寅雜誌當與國運同其長短己身無所謂運命也有友魯莽不文貽愚書曰「趁國未亡爾有甚麼說儘管說出來免



得國亡爾有一肚皮話未說要叉氣悶」如此君言則國亡時甲寅雜誌將不作矣換位而言甲寅雜誌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雜誌不能更作亦必國亡時矣折柬邀愁人相逢祗說愁以語足下其信然否

得手書知暫緩歐洲之行從事月刊此舉亦大佳但不識能否持久耳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政治教育之名詞幾耳無聞而目無見僕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爲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閣筆靜待餓死而已雜誌銷行亦復不佳人無讀書與趣且復多所顧忌故某雜誌已有停刊之象甲寅雜誌之運命不知將來何如也……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爲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僕急欲習世界語爲後日謀生之計足下能爲覓一良教科書否東京當不乏此種書用英文解釋者益好也

## 論平政院 答儲君亞心

大示發題甚大指陳今制之失亦甚切當惟鄙意終以有可進商之點請得爲足下言之愚自以言論與國人相見向無一語迷信共和有所主張特見其於理於勢非如此

不可已耳非以吾爲共和而必裝出何種格式也反對行政裁判亦同是例足下以愚之反對乃若拘泥共和所致此失愚立論之本意不可不先辨也此點既明則足下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立與國體不相關係本爲愚指又何間然惟國民程度之說則與鄙見剌謬不敢附和夫所貴乎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爲人民參政而言非爲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下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等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爲公爲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至法蘭西之採行政裁判制度此自有其歷史自有其理想而謂以國民程度尙未足語於平等故採用斯制如足下所云則恐質之法人斷難默認蓋法人革命之神卽爲平等寧有毀政府而造之至於十度以上而結果乃以『未足語於平等』自安者



乎須知法蘭西之有行政裁判乃歷史上偶有之象貽流至今初非視爲法制上不可少之機關從而設之也彼當君主時代圖君政之集中盡廢地方裁判所以王室之官吏代之因有此制其相沿而不革者則一面行政部自計其便宜不欲爲法律所縛一面法人所持分權之說又足以售其掩耳盜鈴之謀說者謂法人所論分權乃自審其司法制度之不可通乃特爲曲說以自障（一）卽英儒戴雪持論莊嚴猶且不免以此相諷是或未必盡然而其說之爲曲則無可諱也愚前答陳君嘉異書已論及此茲不贅述其願足下記取者則行政裁判之起於法蘭西彼自有事實與理論兩方之根據萬非自察其民智之低而爲此以救之也以例實之理當益明如官吏以公人之資格侵奪人民財產而訴訟以起此在行政裁判之國官吏得曰此吾受長官之命令而爲者也或曰此吾代表國家而爲者也純屬於行政範圍非普通裁判所得問在普通裁判之國以上口實官吏不得爲之而當以個人責任受法廷之檢舉是爭點者乃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而亦僅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與國民程度問題又何風馬牛相及也若

（一）此段意可參看美人黎高克之政治學二百十七頁



曰國民程度低者其財產應被侵奪高者始不應被侵奪則不僅於立憲政治不復可通卽專制之朝亦未必爾況乎假定採用行政裁判制度卽屬剝奪人民權利此其爲說正反對斯制者之所持從而和之又實自撥其本根使已說無能自存者乎由是平政院之設立與否足下以爲在吾國不成問題愚則以爲不言憲政則已一言憲政問題之大過於是者吾見實罕此又不可不辨者也今請讓一步言聽平政院之成立而討論其利病矣足下之言又有足使愚聞之而驚者則謂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也夫平政院者計行政之便宜而設者也首當破壞司法之獨立始克有成已身始終附於行政機關獨立之資本來無有若必課以是物則立還乎司法統系之舊而平政之說摧壞無餘足下習聞主張平政者一方之論而又不欲自昧其寶愛司法之心不期而以獨立之義責之是院是足下之用心與愚徹底反對者原無二致特未暇詳究行政裁判之本性而因自蹈於牴牾之說而不知此誠愚摯愛足下非裨販憲政逢迎權勢者流故設淫詞以助强者張目乃至不辭呵斥而銳欲辯陳者也足下第知最終裁決權在大總統之不善而不知在平政院亦未見其善何也大總統之不應握



有裁決權者以其爲行政首長也而平政院則固不脫行政範圍首長之影響無乎不在從而善之又寧非五十步百步之差者乎所論肅政廳一節極中肯綮近聞京中有主張改爲肅政院與平政院對立者然根本既誤枝葉上之救濟又胡益者尊意雖是究嫌隔膜茲事體大詳細推論本非短幅所許且當今憲政百端著著皆謬語及行政裁判尙在狐狸安問之條故愚於此素有積極之主張亦惟有閣置不論俟有相當之時會再行疏舉茲以足下不恥下問不能自已輒復約略陳之當否不敢自固更有以進之所深望也

記者足下尊意對於約法中平政院之規定頗示反對以爲行政裁判但適於特權法制之國而不宜於平等法制之國吾國既號稱共和無論官民自應一律平等無取乎特權卽無取乎行政裁判尊意雖善愚竊以爲非夫行政裁判所之設立所以謀行政上之救濟而以澄清吏治爲宗旨也不以國體而異要視其國民程度之如何耳在大陸法系如法蘭西者共和國也以其國民程度尙未足語於平等也故取特權制度特設行政裁判所審理行政上之訴訟在英美法系如英吉利者君主國也以其人民程度已高至極點故取平等制度而以行政訴訟歸之審判廳此自程度上之問題而非國體上之問題吾國人民程度較之法蘭西尙有遜色其不足與英人比肩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法既毅然行之於前無所妨害吾今仿之於後庸何傷乎是故平

政院之設立與否。在吾國實不成問題。惟既設立以後。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乃能收澄清吏治之實效。否則徒爲政治上之陳列品。未見其有絲毫之利也。此則最宜注意之事耳。比者該院已成立矣。院長已任命矣。惟該院權限如何。是否獨立。未見明文規定。吾人固難逆料。然據報章所傳。則『肅政廳之封事。呈由該院轉呈大總統披閱』云云。是最終裁決之權。仍在大總統。而不在平政院。平政院之設立。直同駢枝。徒糜數十萬之國帑而已。未見其能平政也。使大總統意存偏袒。故爲拖延。留中不發。或加肅政史以妄事彈劾之罪。痛加申斥。吾知平政院必慴於權威。不敢有所建白矣。於是官僚中凡得大總統之歡心者。舉無所畏。雖橫行天下。無敢奈何。人民徒然呼暴。行政空失救濟。誰爲厲階。寧非不獨立之平政院也耶。夫平政院之與官僚派。其勢力互相消長也。果使平政院眞能獨立。不爲外物所牽。上自院長。下至評事。一皆當世之名流。剛直不阿。不畏權勢。如彭剛直其人者。吾知彼貪狠之官僚派。必聞風而斂跡矣。語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平政院之與官僚派。亦猶是耳。不然。徵特吏治之不能澄清。且足以助長官僚之氣焰。獎勵官僚之罔法也。平政云乎哉。此平政院所宜獨立者一也。肅政廳爲彈劾之機關。殆如通常審判廳之檢察廳也。通常審判廳與檢察廳爲對等機關。兩相對峙。各不相屬。此蓋由於彈劾主義之結果。審判上不告不理之原則。卽由此生焉。欲期審判之公平。誠不能不如是也。今肅政廳乃附屬平政院。實與彈劾主義相僢馳。雖云行政異於司法。然以理論之。固無所不同也。使院長與某某宿有仇隙。命肅政史彈劾之。以爲報復。吾知肅政史不得不惟命是聽也。或肅政史所欲彈劾者。與院長有舊。則院長又將止其彈劾矣。欲期彈劾之公平。非使肅政廳獨立不可。此肅政



廳與平政院所宜分立對峙者二也。以上二端。乃亞心私人之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收澄清吏治之實效。質之高明。以爲然否。儲亞心白。

## 論新約法 答顧君一得

記者夙不樂於討議現行法制。以政治組織根本既誤。枝葉之得失。皆不值一錢者也。新約法云云。人曰根本法。愚則曰枝葉法。何也。以此種法之有無。無關於現時之政局也。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吾人則亦何暇爲之論議哉。然以足下推論及此。愚又適重本誌通訊之例。聊復就足下所言。著其通則。不必拘拘於約法也。國家之組織。信教自由。固不可少。而他種法制之維持社會秩序者。亦復多端。二者相遇。亦或有其衝突之點。如一夫一妻。歐美之法律也。苟有夫妻之關係。待解決於法廷。司直惟據一妻一夫之律斷之矣。然當世有一夫多妻之教。號曰摩門。頗行於美。而潛入於歐。此兩洲之法律。皆不之許。以許之則全社會之秩序以亂。在勢有所不可也。於斯時也。摩門之徒。其信仰之自由。實阨於法律。而莫能遂。吾之白蓮大刀紅燈照種種。皆含有宗教性質。而以觸犯民刑諸律。亦在嚴禁之條。由是信教自



由。當以法律範圍之云云。其法律乃指他種散見諸律。固不必爲『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也。鄙見如此。至約法會議諸公所見何似。非愚所知。愚言之矣。『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足下勿以爲意可也。

記者足下。吾國新約法。既經召集約法會議修訂矣。復由大總統公佈施行矣。凡行政部之障礙物。固已一掃而空。乃披閱全文。偏重行政。抑制立法。矯枉過正。變本加厲。猶得曰採取總統制之當然結果。姑勿置論。而予最不能無疑者。莫若矛盾之條文。雜出其間。稍治法學者類能避之。不謂自命造法機關之約法會議。貿然蹈此。致國家根本大法。坐模稜兩可之弊。使人民無所適從。何也。夫信教自由。爲人民八大自由權之一。各國以規定於憲法爲通例。約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爲平等。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以法律定國教。并不得妨害信教自由。用意正同。質言之。無論人民信仰何教。各處平等自由之地位。法律上毫無畸輕畸重之觀念。不啻宣告國家不以法律制限人民之信仰。其義甚明。依此解釋。則約法第五條七項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信教之自由。其『於法律範圍內』六字。不免與第四條有衝突之嫌。此法律二字。指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而言。容許之法律。對於禁止之法律而言。既定法律以禁止人民信教。何得謂法律上均爲平等。若斬若予。遑論其與各國憲法原則相背馳。且與第四條原文顯相抵觸。前後不能一貫。文理上論理上均無可通之理。未識記者以爲何如。幸賜教之。顧一得白。

## 論孔教 答張君爾田



前後四函。以次諷誦。心長語重。神爲之移者久之。惟愚所主張。終有當求諒於足下者。以足下不貴苟同。請得更瀆陳之。愚之不滿意於今之倡立孔教者。非於孔子之道有所非難。特謂彼等之意。確以耶教入據中華。漸爲上流人士所歸。而因假藉孔學。樹爲宗教以相抵抗。且憑政治强橫之力。號稱國教。籠罩全邦。加異教者以無形之壓迫。甚且亂其已堅之信仰。是則期期以爲不可者也。足下爲平等二字作詁曰。『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蘁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遏其一而決其一之謂』。立義之精。可稱獨到。則今之假孔子以排耶穌者。明明與足下所謂平等不合。足下語中。固未爲排者設辭而助攻。而愚指斥尊孔者。不應存此心理。當亦無忤於尊指。若謂耶教之在中國。非爲『一羣所需』。明達如君。想未必卽作斯語。要之。愚之本意。乃在爲耶教謀其發展之地。而決非於孔子之道尋垢而索瘢。當世之信孔子者。彼自有其權利爲之。無論何人。不得詰難。卽以愚之無似。有欲脫愚於尊孔之籍。愚決不承。惟不如世俗所爲奉爲教主耳。足下謂『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齗齗』。則似足下亦乃離教而談孔。斯點既明。足下所言。並無與愚根本衝突之處。此外尚有一語。

欲以强聒於足下者。則足下謂『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蔽罪先聖。何其不倫』是乃千慮一失。不敢苟和。夫所謂教。無論爲名教或爲宗教。而要歸本於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爲。今惟問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是否反乎教旨。而躬行蓄妾狎倡縱慾敗度者。是否卽屬奉教之人。苟兩問皆得正答。則一面教義流行。一面在教之人淪於禽獸。是蔽罪先聖。誠哉未可。惟若證明其教之未能直接控制世道人心。縱蘇張復生。恐亦艱於作辯。愚非耶穌之徒也。久居耶教之邦。與奉耶教者日相接。而深歎其言忠信。行篤敬。遠非吾秉禮之邦所能夢見。足下所謂『普通恆情』。吾以爲病者求之彼中。絕無而僅有。嘗推求其故。則上自鴻儒。下迄走卒。莫不歸本耶教之功。卽求之本邦。凡奉耶穌篤誠不貳者。其律己嚴明。處事勤奮。已遠非儒言儒行者所能及。之事實昭然。斷非愚一人之筆墨所能顚倒。信如是也。歐洲旣以奉耶穌之故。成其美俗。則吾俗之不美。乃由於所奉之教。其力不若耶穌。實爲邏輯應有之聯想。且國人中有一部分。方以奉耶穌而正其身心。則若全國而悉奉耶穌。其政俗之清明。當遠逾於今日。亦爲邏輯推類之所宜然。雖不必盡當。愚愛言論自由。愚則愛推尋至此。足下所言。謂



爲『良心上所欲言』。愚之言此。亦復同之。人或以非聖無法摑愚左頰。請更以右頰承之。可也。足下默觀時局。審有大敵在前。戒以勿攖人心。免致授敵以柄。此其深心。豈不可感。若惟社會而不能辨理。至此一聞反對之論。卽至附敵同攻。倒戈以向。則時日曷喪。請與偕亡。姑息之談。果安用也。君淚滿眶。愚涕亦並盈。把妄言極矣。惟曲原之幸甚。

記者足下。比者言界鉤鉅析亂極矣。得繹大報。震東啓明。曙光一綫。輓近何易多覯。休甚休甚。惟中評孔教。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太炎文梟。陳誼高簡。渾渾圜矣。雖然。眞理之在天壤。如水銀瀉地。未必太炎爲是。而溝猶瞀儒爲非。兒啼婦嗟。足以論玄機。而謂醉孔教者。智出兒婦下耶。智者之揆事。譬則衡然。弛其兩端。以聽物者之自呈。文身句身。蘄達吾之所測。而勿爲剽剟。固距則幾矣。世變譎觚。有大於誣聖者。姑舍是。惟君裁之。僕行能無似。去歲爲友人所浼。曾發表言論於滬上叢報。今已脫離矣。仇孔媚孔。兩無容心。所以云云者。以君達者。冀有以終教之也。炎夏惟爲道自愛。不宣。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書諒達。雅覽大報。殫精政論。僕則尤注重社會。今之竺舊者。輒謂堯舜之治卽共和。吾不敢知。然進而言之。所謂社會主義者。稽諸禮運。我先民固早有此胎觀矣。孔演五經。微言所繫。志蓋有在。恨今尚非其時。然終有達之之一日。要貴馴而致之耳。羣化輪軌。必先使之適於現境。而後有以日蛻其舊。而不自知。固非



鹵莽滅裂所易爲功也。聖者知天。勿攖人心。去秋黨禍。雖所緣萬端。毋亦有不合於此公例者耶。政治乃社會結晶體。竊願大報時時於此加之意也。君尙異者。僕亦不喜苟同。聊貢愚管。當否幸財擇之。不宣。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上兩書。皆論孔教。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竊謂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齗齗。惟尊評引班固語。此則局於漢時。非所論於今日。今日政途甚寬。士之有志利祿者。揭一新幟。卽可博社會歡迎。固無須乞靈二千年前不適時用之孔教。試觀政變以來。所謂彈冠于于者。非舊日胸無點墨之官僚。卽民國鼎鼎有聲之大政客。班固所訶。若輩當之矣。不得以此詗孔教。更不得以此詗信心孔教之徒。至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卽廢孔者亦蹈之。蔽罪先聖。何其不倫。君以邏輯著聲。此語得毋不邏輯耶。獨立擾攘時。固有假名義以攫金錢者。必謂革命爲金錢主義。吾恐智者所不許。近時主張孔教者。誠不無過激之譚。此其咎當與廢孔者分任之。非片面證據所能斷斯獄也。檮昧如僕。何敢獻替。亦本吾良心上所欲言。以復於執事而已。執事賢者。必不護己。如以爲然。乞加采擇。抑亦大報通訊宣言所謂如其量以發表之也。索居無俚。拉雜書此。不盡欲言。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論孔教。尙有未盡。玆再陳之。宗教者。一羣人心之最高吸力也。一羣有一羣所奉之教。不必與異羣盡同。孔教是否宗教問題。當視一羣信仰者之多寡爲衡。夫孔子布衣耳。二千年之經典。誠不適時。然而民國創建以來。上自開國鉅公。下至販夫騶卒。無一人敢以非聖詆孔子者。此心同。此理同也。卽太炎先生。不欲奉孔子以教主徽稱。而不能不崇拜其文治之功。豈冥冥中有迫之使云然耶。毋亦有不忍不然者耶。嘗謂無



論何教。無論其教之精粹何似。苟爲一羣所仰乳。必有幾分眞理存在其間。所謂平等云者。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蘁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遏其一而決其一之謂也。謂國之治也。不僅恃宗教。則吾無間矣。必蔽其全體而誣之。僨孰甚焉。且天下事若不爲人心所許。杜之實所以張之。水靜者也。激之可使在山。今爲吾民敵者誰乎。不此之務。而日與人心挑戰。吾恐資寇兵齎盜糧。必有兩承其害者。吾思之。吾欲爲吾同胞涔涔淚下矣。嗟乎。舉世滔滔。方日趨南北之二極。非僕不敢作此言。非執事宅心公恕。又安敢以此言進。至於是非。竢天下後世公判。僕不固也。此頌著祺。不一。張爾田白。

## 論物價與貨幣購買力 答李君大釗

尊論極是。析理如此。可以愧宿學。甚休甚休。惟率羣所謂購買力。乃指社會容受貨物之量。非指貨幣權衡貨物之值也。蓋國有貧象。則民生凋敝。民生凋敝。則其銷受百貨之量。必不如前。故曰減少。此率羣之論思也。不然。豈有精研計學如率羣。而不解貨幣購買力之理。雖然。社會對於貨物之容量。而亦以購買力稱之。使易與貨幣價格淆其觀念。究有濫用術語之病。此病人多犯之。率羣固不應爾。執此以難率羣。當無以應也。往者愚在民立報。嘗持論如率羣所云。則更作購買量之名。以示區別。實則此處以通常語句達之可矣。初無立名之必要。量云力云。皆無謂之爭也。足下以爲何如。

記者足下僕嚮者喜讀獨立周報因於足下及康君秊犖敬慕之情兼乎師友去歲南中再亂周報忽焉不賡政俗靡敝訛言繁興不得讜論以匡正之者數月而戎馬江南音書隔絕卽私人問學之通訊不得諸先生教導之者亦復數月中情鬱悒莫可申訴殘冬風雪迺從二三朋輩東來瀛島問難無地索居寡歡偶於書麆得雅言讀之知爲秊犖所作則喜繼得甲寅出版之告知爲足下所作則更喜喜今後有質疑匡謬之所也讀雅言第五期於秊犖論「吾國今日物價問題與貨幣之關係」文中有所疑難莫能自解爰假大報通信之餘欄冀足下曁秊犖有以闢其蔀也

秊犖曰『夫國貧之現象必先在貨幣之減少卽所謂購買力之減少也購買力旣減少則被購買之品質是必減退其價值所謂物價賤之現象出焉今物價旣不賤矣足徵貨幣未嘗減少』僕思貨幣之多寡與其購買力 Purchasing power 之富弱適成反比例卽貨幣多則其購買力弱反之寡則富蓋購買力云者非卽貨幣之價格所能購買他物之力也歟其本質本與貨幣之價格爲同物不過價格自其值言購買力自其力言耳譬之昔以一枚銀幣能購二斗米者今則僅能購一斗米此銀幣之値 Worth 若力 power 今昔之變遷爲何如者價格則昔昂而今落購買力則昔富而今弱矣然則物價與貨幣購買力之關係亦猶物價與貨幣價格之關係也於此須爲價格與物價 Value and Price 之辨方不棼紊價格者何謂一物值他物幾何也物價者何謂一物值貨幣幾何也一馬適值二牛此馬牛之價格也馬值銀幣五十枚牛值二十五枚此馬牛之物價也以幣値物正如以權稱物物之重卽權之輕也權之重卽物之輕也物之昂卽幣之賤也幣



之昂卽物之賤也夫果購買力與貨幣之價格爲同物者則物價賤貨幣之購買力必富物價昂貨幣之購買力必弱必然之理顯於事實烏容怪者惟學理幽玄事象迷炫以僕淺學不敢自信用逑厥懷就正達者幸辱教之李大釗白

## 論救國 答孫君毓坦

來示發端至大立願至宏下才迂學敢承是問雖然足下獨排謗議登高以呼愚果何人敢復隨俗依違不以狂言廣賢者之意首條疑共和政體不足救國鄙意解決是題當先爲共和二字嚴定一界不然題未認清遽爾發論爲語千萬都爲廢辭愚見今之狂贊共和與夫痛詈之者矣至共和果爲何說未易言其所以然此誠今日社會之癥結愚不得不因足下一言而略一論及之也愚夙在上海民立報發爲論曰『吾人生息專制政體之下每過於重視共和實則共和在人爲之政體無能自舉政治學者至不細作共和與立憲之界說共和二字在吾文本非正譯（一）律以歐文之義特爲國

（一）顧氏日知錄曰『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卽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是共和云者、乃共國伯爵而和其名之謂、與政體無關、卽如史遷所紀二相行政、謂之共和、以言政體、又是貴族、與今世平民政治復不相同、



民求福祉而已天下能爲國民求福祉之國固不獨世俗所謂共和也』此論一出攻者朋興愚復著論曰夫曰共和政府其統治機關合多數人之意見組織而成是同時必曰立憲政府則否而何以解於英吉利之國會萬能其曰共和政府以人民爲主位似又謂立憲政府不爾吾聞以人民爲主位之國莫如英而英則非共和國至謂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異者一爲無限之民權一爲有限之民權此又不然美利堅共和國也而其民權卽有限準是種種以爲共和立憲之別是適自墮雲霧而莫能拔耳然則此二制者胡以分曰以吾觀之亦惟視元首之爲何物而已元首爲世襲者爲之立憲（一）元首爲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如是而已（二）凡玆所言乃在表明共和立憲之分在乎形式而不在乎精神以言精神則兩種國家從其最高性言之實具同一之量詳細推論乃須廣篇姑不具說惟由斯以談今人之言共和似含歧義一重形式以

（一）此指君主立憲、

（二）本社記者重民君、前作「中華民國之新體制」於德儒阿福特以元首繼承與否、爲君主國與共和國之分、引枚格雅之言駁之、謂昔有選擧帝國、足破斯例、愚謂凡立一說、此種例外、總須容許一二、不足病也、卽如多數學者、以法律上統治權之總攬者、是否限於一人、爲君主共和兩種標準、吾國新約法則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事實上又不得不容此例外也、



共和與選擧元首併爲一詞一重精神以共和必多數參政始符定義今足下致疑於共和政體者果謂元首出於選擧不足以救國乎抑謂多數政治不足以語是乎足下或以愚爲是問爲可怪然愚以謂決吾大計非分道致思殆猶治絲而棼之矣愚爲此別乃觀夫今之掊擊多數政治者大失其當欲有以箴之蓋多數二字最易使人迷惑在言者意似謂必待人口過半之數具有參政之識始有多數政治可言不知當今文明諸國能希此者且未有也遑言吾國此理愚前作『國家與責任』（一）已詳言之是多數云者特相對之詞本非絕對之義美儒柏哲士曰『今日理想上之政治組織則以多數政治之國家行少數政治之實』美洲民智之高冠絕大地學者猶爲是語遑論其他然其言有最宜留意者則少數政治之精神非多數政治之國莫擧其在君主之朝選賢任能亦或時有然耳目有所限忌諱有所中權奸有所蔽朋黨有所軏而欲擧凡民俊秀充量登庸萬不可得不可得則非吾可貴之少數政治矣惟國立庶民議政之制採公平選擧之法無過不及恰以國中賢智脫穎自出爲衡而又擧國

（一）參閱本誌第二期本篇十八十九頁、

無一有大力者圖負國家以趨所謂人才皆使之任情盡量以見於政事祇有調劑不相傾陷亦分朝野同是扶將此誠柏氏所謂理想組織信乎非多數政治之國家莫或望此也夫此種政境固自易於想像難於即真而懸此爲標使吾政所趨日日與之相近而先以做到幾分之幾爲吾政不易之基則雖盧孟復生當亦有知言之歎故苟足下所謂共和與愚今玆所釋多數政治合轍則無不能救國之疑章章明甚若謂吾國政治日入悲境其制雖善未必即適於吾則惟問悲境之來是否即爲實行此制之故民國成立三年之間爲三時期南京政府爲一時期南北統一以至二次革命爲一時期二次革命以至今日爲一時期三期之中人民之感受苦痛厭惡共和今日爲最夷考其實國會芟夷自治滅絕一門秉政才智屏息律以共和精神殆無毫髮相類之處輒以此爲共和罪豈非奇冤南京初政本無施展譬猶孩提才不才尙無可言其以共和加之試石稍用淬厲者亦惟統一政府一年間耳今之言者輒以元勛跋扈政黨橫決爲共和罪以愚觀之苟國中無奇袤莫倒之力節節與共和爲難則於元勛政黨叫囂隳突之中儘有餘地如前所言做到幾分之幾平心而論共和失敗之咎大力者負



其六黨派負其四至共和本身則絲毫無與何也羊質虎皮因而見殪遂謂虎威無足取者豈真虎之罪也由是以知共和救國非不能救實未嘗救足下之疑似稍爲政狀所局此愚敢於反足下之意而强以聒之者也

然則共和果無負於今日之時局乎曰是亦有之是乃共和之形式非其精神也曩有言之精神者共和與立憲之所同也形式則若而總統若而君主其所獨也凡國已具多數政治之精神雖戴君主無取革命英倫是也吾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可已者非以有君主故乃以無多數政治之精神故亦非虛懸精神以爲的之故乃求於滿洲帝制之下而不可得之故則革命後之唯一覺悟乃在求精神之所在矣精神而存也共和與立憲在理論無擇精神而不存也共和與專制（一）在事實無擇新約法有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之文其源出於日本然日憲於此別有『依此憲法之條規行之』一語緊接其後而約法無之吾友重民著爲論曰『大總統乎哉吾人甚願奉以天皇之名以求易此最後之一句而不可得也』（二）是謂與其假共和毋寧真立憲易詞言之與

（一）此不包君主立憲如足下所言、
（二）見本誌二期中華民國之新體制七頁、



其有獨裁之總統毋寧有守憲之君主何也吾人重形式而尤重精神也此種理想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始爲歐洲學者所知英儒梅因至謂此乃政治學上之一大進步而政局上之紛擾以此廓清者至多英之永絕革命之媒法之第三共和後不再見革命皆此之由也而不幸吾人未能解之羣以爲共和一成精神即當隨之而見及其不見初不推求所以不見之故則大罵共和欺人不知爾所得者僅爲形式精神之養成本別爲一事而又非一朝夕一手足所能爲功今有人據爾形式以威臨爾使爾之精神莫由自發則若夙懷梅因之訓了然於某種精神不必見之某種形式之下當立晤命題換位名理逼真是何也即某種形式原不必產生某種精神也於斯時也重精神者是否將由甲種形式訴之乙種以求解決非本篇所問惟在吾人若自始不立今式政府人之怨誹共和者可以不生然則共和之有負於吾人果形式也非精神也

欲知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足救中國當問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與多數政治之精神相容足下取兩言論法以共和與專制相待謂政體之事不出於此即出於彼鄙意未敢苟同以專制一項萬難兼涵君主立憲而言也由前所說多數政治不止共和一



種如假定多數政治可以救國則救國一語可以推之他種政體自不待言足下且云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所以復古者以『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爲尤至也』是則他種政體之愈於共和又可由斯言推見然玆乃理論如是至國體胡出乃有時勢因緣不容勉强今之共和已成既定前題寧容置議愚之此說特由足下所詢推論至此而已非有他也

民性由屈而伸斷不由伸而屈足下所見確不可移惟治道所之往復平陂所不能免所謂伸者又非一蹴而幾其中專制復蘇從其後而觀之未始非民權所赴之紆徑須知專制繼共和而生乃一時反動之潮流其勢不能以久法蘭西政局翻覆之久而頻在二十世紀似不至是專制者而傾跌後起者鑒於前此一心直遂之不可訓就國中之利益情感相質而相劑然後有中正可守之道盡國人而能循此精神也求此精神初不必得之於世俗所稱共和之號足下所疑不能救國者殆此種共和耳非真共和也蓋真共和未有不能救國者也

立國首重道德此何待論然立國是一事培養道德又是一事不可併爲一談蓋吾人

不能虛懸一道德之量為立國至少之度不及是焉即廢國不治也所貴夫大政家者亦以能體察當時道德之最高性極其量以形於政耳風聲既樹原有之量固由此增殖益有昌明博大之觀方其樹也基本道德幾何祇得就其原質為之不能驟議多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蓄不得是已然苟以蓄艾之故置病不理恐艾既成而病將不待是三年中一方蓄艾一方仍當以他藥代治可以推知以為國言較高之道德艾也今有之道德他藥也據今有以希較高猶病者不以求艾而廢藥也信如是也吾言救國當言利用道德之最高性不當言道德之不足放任之說固非培養之說亦嫌後起足下試澄心思之今之政局黑暗至此果真國民道德之不足乎抑當局者不善利用之乎且非惟不善利用之又從而毀敗之乎道德之修養固恃師儒道德之維持則在法律辛亥以來苟得公忠體國之徒在在以民為念從而修明法度嚴守紀律以吾人夙有愛和平重禮讓之風而謂道德未足以小康其國愚滋未信足下謂當今人才大抵一邱之貉某誠不能存國去某亦無補於亡言之痛心可為揮涕惟愚謂果善用多數政治與言重人寧言重法野心不德之徒自非竊武力自恣儘有法以範圍之似



不必重以為憂也

行聯邦制以救幅員過廣之病大是奇策一年以前倡是言者被指目為暴徒今似稍稍出於學人政客之口惟舉其實而仍避其名如足下明目張膽欲奉以為政策正如春雷初發萬象為之昭蘇鄙陋如愚驟觀幾不知所可否異日有隙當詳就是問加以考求再為專篇以俟明教暫不贅也詞繁意率無以自道審足下虛懷不同流俗輒言之無擇如此惟宥其狂疏而賜以誘導幸甚

記者足下自大誌之出輒欲陳書請益惟以枝節問題無與大計牽及根本則又傷時且起各方感情衝突欲言而止者至再至三矣將終無言乎鬱極莫宣發狂且死將有言乎身入狂瀾其不汨沒者幾何雖然吾寧汨沒以死不能鬱極而終也平居設思製為三問謹為披瀝祈垂教焉

(一)共和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自美國以十三州獨立法國大革命繼之一時共和狂潮之所被舉世專制之毒一滌而空雖中間梅特涅出為摧殘生機稍滯然將欲遏之轉以張之其在今日民主政治幾有觀止之歎此足尙矣惟天下事利之所在弊即寓焉福之所至禍即倚焉自美利堅瑞士史蹟特異外法之革命亙七八十年之久政體屢更反覆掊擊國之不亡其間不能以寸是未食共和之福先受共和之禍也墨西哥及南美諸國自有民政即無寧歲至於今茲衝盪愈烈是未食共和之福將永受共和之禍也即證以共和中



堅之美由麥荊尼以來亦不得不遷就帝國主義而已非當年純粹共和之眞面矣西儒稱共和國有條件四曰民智曰民德曰富有自治之遺傳性曰據有狹小之版圖中國有一於此乎無法國之民氣而欲僥倖於七八十年間之自相魚肉而不亡不可得也無門羅教書之庇護而欲步墨西哥及南美諸國之後塵而不亡不可得也況自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民間號稱共和求一稍與共和性質相近之事而無有乎證諸歷史及學理既如彼稽之我國事實又如此而欲言共和政體以救國竊疑為南轅北轍之類此誠不能已於言者也

(二)共和以外之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共和以外之政體則專制耳(一)夫天道無往而不復否極泰來循環終始一部歷史均可作如是觀上古無論矣中古以降由貴族政體趨於專制自美國獨立則由專制而趨於共和伯倫知理波倫哈克之徒唱導君權理論上又稍稍由共和返於專制二者之利害得失前人言之詳矣末學小子可以不論第今後之中國能否復容專制政體蘇生此則有研究之值者也考世界史蹟自羅馬等最古不完之共和國外國政一度改為共和未有能還乎專制者也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於焉復古似為創例其所以然則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代為尤至也外此雖專制一時復活終且紆迴曲折以合於理想之衡蓋愛自由好平等本諸天性由屈而伸者有之矣由伸而屈者未之有也況夫中國民性囂張以十年來政潮證之智識不開則已開則所事往往過當今日而欲其承認專制政體之

(一)本條所謂專制政體並包君主立憲而言、



再現寧可得耶吾嘗謂中國不亡於滿洲則由專制改為君主立憲如日本與德國然救國之上乘也乃不幸滿人主我中國吾人不與共戴一天卒至以倒滿政府者永倒君主政體今如議復君主三尺童子共知其非此足以徵國是矣夫共和既非專制又不許其復活然則吾國能於二者以外別創一政體以救國否耶此又不能已於言者也

(三)顧或者謂歐美之國性民性與我不相比附欲法歐美當節取其長不當囫圇吞棗共和其國體專制其政體庶為得其調劑之方者乎曰惡是何言也前之激成二次革命者非即以誤施此方之故耶而三次革命之躍躍欲動仍是此故人方未善吾思易之未及易而轉欲求其方以為嘗試姑無論易之萬無成也即成焉人之欲易其方誰不如我展轉相勝如環無端醫雖易人藥無二劑吾恐蚌鷸之爭未已漁人之利先收今之耽耽逐逐於吾旁者決不許吾閉門而自殺欲期如法國冀幸八九十年後收其效果決在必不可得之數矣或又曰革命之所以必起非徒以政府之專制也懼亡國耳使某能發憤為雄發揚國威如拿破侖第一彼雖專制吾人尙能忍痛以相諒而無如其不能此革命所以不容緩也斯言而信則吾不能不怨昊天之不弔矣何也自古創業皆屬英雄獨至民國而乃無有某誠非其人也並世人才誰則是之某之不諳治道予智自雄誠足以亡中國而有餘然倘能統一全國苟延殘喘取而代之誰則相勝今且假定吾人(一)氣力足以倒某黨(二)矣然能殲滅使無遺種否耶如其不能內訌之局勢不能免競於內者未有能競於外者也所謂救國

(一)凡維新志士皆包在內、
(二)指現在從政與某有特別關係者言、

尊非欺人之談況乎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機徵之先見者君子皆能尋其公例以決將來道德者萬務之基也無道德一切學問策術俱無所麗辛亥以還風紀之隳壞人心之腐敗等洪水而烈猛獸言之可爲傷心吾非不謂吾人道德較之某黨爲優然以區區百步五十步之差遂謂某黨不足救國吾乃能之此種大言倩誰傾聽吾竊詳察人心以衡國運敢謂有某某必足以存無某某必不足以亡今猶有臧否人物校論得失者乎愚以爲無上無下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新無舊所謂一邱之貉莫或擇焉矣道德之重要也如彼國民之無道德也又如此此而不究漫言救國俗言畫餅充饑得毋類是或有病道德迂遠無近效者然以吾觀之道德不存救國一語永久末由說起惟孟子曰今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是及今培養未始卽無著手之方於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必培養道德學問始足以救國乎抑仍舊放任之亦足以語此乎此又不能不亟亟研究者也

至謂共和政體必以幅員狹小爲宜然美利堅大國也共和之政首稱完美是其條件並不含絕對之義可知或言美之完美以行聯邦制而然瑞士亦如是然則中國將來其行聯邦制以調節幅員過廣不能統一之弊或亦一策乎此吾平日之所思維而欲奉爲政策者也雖然以上三問題不能解決而貿貿焉談政策所謂不知三年之喪而期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前路茫茫憂心如擣未免有情話言孔長招怨聚罵所不敢計惟質左右以求解答倘能曲諒賜以教言幸甚幸甚孫鍼坦白

## 論政本 答GPK君



有心哉足下之辱是書也足下揭爲同之弊曰私凡古今帝王雄桀之所爲皆出於私之一念卽最近政爭若而政府黨若而國民黨並爲私所役急於求同前者能同其同而勝後者不能同其同而敗勝敗既定同異尤堅今日異者流亡他日以異揞同同者之流亡亦將如彼法蘭西之往史行再演於神州事實具存無可挽救愚所倡有容之說決不行於今玆結尾則祈禱大賢之生承兩敝而收兩長奠定共和爲法後世語長而心重愚雖百奮其舌未能爲此言也雖然鄙意所在似仍有與尊說相表裏者請得引申前論爲足下更瀆陳之私說尙矣愚論之中未標是名固含是意苟無是意卽不見同所謂『專制者何强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卽莫不欲專制故專制者獸欲也』是卽私也自古善爲專制者莫如秦皇其爲同之證集於壞封建設郡縣柳州爲之言曰『秦之所以如是者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故足下所爲私說不可易矣惟愚審其爲私也以有容之說箴之足下審其爲私也以爲有容之說決然無效此其異趣處然細按之則固由於見地未同不必多所牴牾也蓋愚有容之說非以豁達大度期於一人乃以盡分明職責之大衆故又曰『專



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之』有容之道使之自由聽從固無可望而迫於外力舍此不足自存歐史之中其說以是而奏效者例不鮮也由是推勘足下所設數問以有容之道未可期者可得而答矣有容果以有抗而得所得之數未必卽如所抗之數然既已出而抗之決非有所不屑故不甘心之說非也此其一也有容而生於抗同者焉能自保其私毫髮不動異者之攘臂相爭實有容中必涌之性此其二也三項異者妨同義同二四項異者不忍其容義同一愚知足下必且發爲問曰抗力之生必其國有自由人民運用政治不逢挫壓否則惟有出於革命已耳革命者兩力相易之謂以言相抗恐非子義所包今國內武人專橫自由掃地命且莫保安能言抗縱曰能矣而抗者夙以叛逆與當局互爲誅求雄者安於失敗可耳安肯便與敵讎共議政事是抗終莫有容又何來愚以爲足下之見以論國中政局微失之偏蓋當局者之爲同乃以極少數人之意强制天下其見爲異而爲所逼拶者正不獨國民黨抗者合衆異以抗一同非謂獨以何黨爲抗也國民黨失敗至此其所取之策舍再興革命莫由此其利害得失乃別一問題惟已出於絕對之途於



人之地位異於己者終不當加以詆訶使人不獲利用所能以施其抗真國民黨人其所求者亦國家之治安耳謂治安之術惟彼獨操他無有知之揣其設心必不若是則有外於吾黨能以術措國於治於安者在彼視之宜若已出愚爲此言非謂國中果有理平之望以見象察之自非無自將不爲是言也特愚有容之說爲用至廣必一國之人羣解是道然後爲國可進於近世憲政之林苟革命黨人褊狹猶昔以辛亥以前之排所謂君憲黨者排今之政治手段異於己之人焉則政運循環癸丑之敗行且再見於成功以後此等理解實年來政訓之所施吾人所當虛懷受之者也足下謂同異之分已如水火惟有相迭決莫能容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卽吾前例是又當分別言之夫異者見惡於同若是而謂有道求容於同自爲贅論惟彼不容我吾當容彼吾容不見於相迭以前終且見之於相迭已後法蘭西革命亙若干年彼此代興翻覆仇殺是乃不解革命之咎彼第三共和之初當事者卽已知之乃力更前失純從調和入手始克奏効不然此四十年間法人必且相屠未已也吾人生於其後失德亂政紛陳吾前正殷鑒之足資焉前車之同覆(一)昔者英人自誇其革命之

智而致諸於法之先烈爲謀未臧法儒雅璉（二）爲之言曰『如以英法革命相較謂後者之期長而爲禍烈則當知英之革命遲於法蘭西一世紀也』（三）果英鑒於法法亦自鑒因收革命之功而遠革命之害則吾人不當妄自菲薄奚待講明賢者偶爲不擇之言當不料聞者走狂潮而入迷霧能使吾政局三四覆而不一定精英蕩盡國力大疲其在今時或且亡國惟事有必至可以前知此愚之所大懼也足下思之以爲何如或曰今政府逞其兇殘爲之倀者滿天下而子漫以有容期諸革命之成功者人不以爲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卽以爲設淫詞而助之攻子將何以自解愚曰然然前者愚猶將強聒之後者則疑似之辯口舌不能勝無如何也往者政本論初出有李君北村貽書爭之謂與客論議是篇客以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

（一）吾人於法蘭西革命史事、恆語焉不詳、若有人撰茲小史、或譯一成書、其爲益於社會、決不少也、

（二）(Paul Yanet)

（三）見所著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六一頁



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愚答之曰『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好同惡異正愚說之所觝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卽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此其問答載在第二號雜誌中足下遠在重洋初手一號故未之見今請取而觀之於足下所持四不可期之說能得一二分解脫焉否也若謂當世私欲橫行此說無幸存理則古今藥石之言以很忤當時不見采錄者何止千萬今之政本論亦於千萬中占其一數已耳又何怪也足下謂『休休有容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淆之日可冀於法度較備之後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似亦難以一言盡之愚唯問足下所持之策是否欲以專制易天下苟不爾者行憲政一分卽須有容之量一分吾民德卽不



純而至憲政無可施行恐亦未必法度未備誠哉是言然正惟未備亟宜定憲今乃以此遮憲政使不自進無因之果何所自來且在今日當知民德未純者半由爲同者毀敗之也道揆法守蕩然已盡者又八九爲同者釀成之也以有容進之乃正所以移其一切暴戾無度之總因足下以爲未可竊所未解是故文化之稚惟有容足以成之黨派之擾惟有容足以靜之民俗之偷惟有容足以厚之英倫憲政以此益臻上理吾固不敢望彼然正宜以此而登憲政之堂遽謂不當效法亦如前言惟有舍憲政不言已耳毋乃自毀過甚乎足下疑不好同惡異之說行之英倫人情與理論斷難盡合似亦不然大抵英倫之政則乃由事實歸納而來非學者製爲訓言政家從而採取彼所謂不好同惡異其精詁不外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此語發自梅衣（一）政習則先梅氏而立果反對黨之意見能自由發抒以上發抒之度何似視其本力以言不好同惡異之習無高度低度之可言也雖然足下之言中乎事實愚欲以空言而迴世變信爲不度不量之尤然區區之心無能自已愚公之諵所不敢辭得大君子觀之惟取其詞不

（一）may



計其效則愚文已非虛作無復恨矣書詞繁委不能盡意幸爲道自重復有以教不肖臨紙無任馳念之至

記者足下展讀大著所以講明學術而教道國人者甚正且誠欽企何極嘗觀君子之論治也不以其著而以其隱不以其敷布條教之端而以其飲食笑言之節揆之今古莫不同符今先生慨然太息於好同惡異之私反復陳辭若有所不能自已可謂勞矣然而人世之所以靳其同與其所以致其異者豈其生而然哉不佞以爲必有迫之激之使之不得不好同而惡異者在也今先生於同異之弊言之至痛而獨於人之所以好同與其所以惡異者略而勿道儻所謂僅論其著論其敷布條教之端者乎閒嘗衡觀列國從極千年人世擾攘英傑代興當其伐罪弔民之時義聲薄雲之日舉世未嘗不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聞望可謂至盛然自不佞論之所謂弔民伐罪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往者天相美國誕降華氏連任以還毅然敝屣軒冕超於塵埃之外吾曹視之以爲靖國之英誼應如是而世之論者睹華氏之遺棄大位豎古橫今無其偶比莫不驚歎咨嗟不知所稱道何者私已之習旣著強者以是爲常情弱者以是爲取則偶有睹乎反於此者安得不以爲詫怪理有固然曷足異乎

三代盛時勿可聞矣降至於秦夷六國焚書詩坑儒士銷兵器天下騷然動矣此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劉季奮起誅暴秦秦民安之其後滅楚王殺韓信

自將擊黥布戒吳王濞勿反此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永保帝王之業於劉氏子孫也且推而廣之如法之拿破侖固曠世英物吾曹所心賞也彼其屢屈奧師孤海上之英國爲靈國之遠征百折不爲之下至死而勿悔者亦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故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立大一統之法蘭西圖帝王之業也退而觀之如德之威廉第一亦近世之雄主也得俾氏爲相有魚水之懽敗奧人於南部屈法國於西陲頻年征伐泰然勿顧放黜社會黨獨斷獨行亦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故乎夫亦曰不同無以建新邦固吾圉也凡斯所陳先生所知而不佞之所以復喋喋者蓋以明爲同爲異之端固大有故在也夫同之與異其別至殊其性至差猶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藳枘之與鑿也不惡異無以成夫同不好同無以惡其異欲同其同必先有以異其異不異其異更不能有以同其同不能好同即不能惡異異之惡也愈甚即同之好也愈力同之好也不甚即異之惡也不深凡斯二者消長迭乘始之於迫繼之以激而皆本之於私既迫既激而好之惡之亦若皆本於固然而勿以爲怪今先生進其說曰有容詎有冀乎且其有容之德固先生所習聞於西方而痛揭其說將以救垂亡之中國者也自不佞論之爲治有先後而民德有純雜休休有容高矣美矣然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淆之日可冀於法度較脩之後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故以今日文化之稚黨派之擾民俗之偷而欲與憲政鼻祖教化大著之英倫考較乎今古比量乎短長誠不知其可也抑所謂無好同惡異之別者亦比較之言耳若以爲絕對之辭吾敢斷今日之世尚無其境然縱曰比較而比較之度又至何等其在英倫無好同惡異之習之最高度果



何如而其最低度又何如先生亦嘗有所計乎且至若何限度始爲非好同惡異之私又軼至若何限度始涉於好同惡異之習求之理說固屬非難而求之人情恐亦不易英倫學者之理說固極通平而其政海之人情未必㦤爾先生今號於人曰不好同惡異亦嘗取理說人情而一一衡之乎雖然不佞固有言不好同惡異者比較之辭耳故英倫之政潮如何是否盡符理說姑勿深計而以之較吾國之今日吾敢鄭重語人曰英倫政治不好同惡異不好同惡異然則先生之所以持是說者誠今世知言者徒也

共和肇造已更三年不圖三年之中竟有千年之別何者私之害之中於人夫固以爲固然而流於不自覺也曩者國民黨崛起南中乘國是擾攘之日以享盛譽有道仁人莫不引爲大懽何者功名之際自古爲難況當此蜩唐鼎沸可臧可否之秋者乎不意民風既作萬竅怒號某法則強人之同某人則強人之同某事亦強人之同心之同既不可蘄轉而蘄名之同進之同既不可蘄轉而蘄退之同然則所以拳拳於同者果何道乎曰私而已矣既中夫私於是乎不能不求同始也出之於迫蓋欲固其私不得不迫於求同既也出之於激蓋知不能有其私不得不激於好同好同惡異之術不能勝夫人於是遂不能有其私申而言之保其私之術不工好同惡異之敗於人耳國民黨既不勝好同惡異之故而敗他人則以好同惡異之故而勝矣人之好同惡異既勝則其好同惡異之志益堅而術益工而揭其根本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始則欲保有其私於是乎迫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必不能保也繼則欲固有其私於是乎激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更不能保也其昔日之亂議會易總理設護軍使民政長弱都督權職此迫於好同也後日之裁總理廢國會司法自定約法



排斥政黨廢地方議會安布強兵於國中蹂躪新聞界非傴僂龍鍾者不用非奴顏婢膝者不顯亡國大夫盡廊廟之才異俗客卿亦館閣之選此激於好同也迫激相生而好同惡異之天演亦與之日進今先生太息而告曰有容豈有幸乎且其有容之說更不能期之於喜權弄勢之徒也何則蓋以好同之故而惡異已深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於甘心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一也抑以好同之故而異者已去同者之私更厚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不攘臂相爭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二也惡異之故既已大奏膚功而好同之程日進不息終且欲長葆其同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不妨其同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三也異者既被惡日孳孳以疾其同必去其同而後快假曰有容異者能忍其容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四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所謂有容者蓋亦僅矣不寧惟是同異之說不佞固言迭相消長也同者得勢而異者流亡設今日所謂異者而得勢則今日所謂同者亦必流亡蓋今同異之分已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藳枘之與鑿終無有容之期吾曹觀於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夫豈非彰明較著者耶夫不好同惡異政治家之美德也然必政治家俱稍稍有此美德而後可以有所表見否則一政治家之不好同惡異无濟也即一同一異之中而有一焉不好同惡異亦無濟也不特無所濟或且得其反焉甚矣人人之隱之難知而於飲食笑言之節未易言也

雖然先生不好同惡異之說固不佞之所欽崇且爲先生誦千遍萬遍而不辭者也然而欲其說之見諸行政之衆而皆可從其道果何如乎自不佞論之今日同異之私已逢絕地雖有聖哲莫可如何何者衆人所趨勢



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滌生之言不可誣也然物極則反亂極思治苟有不世之英承兩敝之後揭正義以倡天下奠共和以安人心攬兩方之賢表有容之德樹東方之型作後人之法較今日影響之捷殆萬萬也先生其有意乎事冗晷短苦不盡意每行三十九字殊困人不得已自由爲之冀諒我並問安善GPK白

## 論內閣制 答羅君侯

尊問發端至大以愚學疏才下焉能解答惟以足下製題之切請得效其一得之愚白芝浩以名部刻畫君主讀其文者必疑君主不存之國制將莫立不知白氏所謂名部與君主合體乃事實之偶然非理論之所必有宋人耕田於株得兔釋耒守株冀復得之兔不可得身爲宋國笑以衡政制名部兔也而君主則株舍君主不言名部是守株之類也當爲白氏所笑者也當白氏艱言名部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尚未成立彼固言內閣之制可用於非君主國人多笑之法之千八百七十五年之憲法成始足以間執人口白氏親遊巴黎究察政狀歸而著錄以耀於衆（一）實則白氏所爲愚猶病其淺理之所在初不俟例證即法蘭西不同英系其說之堅如故也惟事實如此可從論思

（一）語見重版英倫憲法論序

名部者由內閣制而得者也果行內閣制名部卽相應而起君主可也總統亦可也前者視英後者視法若元首而不得字爲名部則必其國未行內閣制此在君主曰君主專制制在總統曰狄克鐵特制（一）或總統制不足言內閣也內閣且不有有亦尸位者流奚言責任奚言推行盡利故我無所謂名部者存而於內閣有所責望無是道也至今日當塗之人能否納之名部吾因以擧內閣之實則事實問題非更端論之不可足下達者見之必瑩愚之喋喋徒爲多事請勿贅焉

記者足下讀甲寅尊譯白芝浩內閣論洵屬傳意畢眞甚佩茲有質疑之點二其一、我中華民國國體礪定不易學者論政貴有貫徹主張以健輿論倘我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又得天假奇緣國人長足進步不數年而政黨精神竟亦能立法行政融成一片然我無所謂名部者存在責任內閣設施政事果能推行盡利乎其二、倘所謂名部者必不可少學者應知我國現在名部所存之處以詔告國人而此名部人物將政治上如何發生關係責任內閣設施政事仍能推行盡利以上兩端敬乞見教羅侯白

## 論出廷狀 答戴君承志

來示翹出廷狀以示讀者追其法意明其體要以見此制在自由國爲極可愛重之物其於國人之法律觀念所益實多愚亦受益者一人本無可說惟細審足下以出廷狀

（一）狄克鐵特危時竊政者之稱、



律與刑事律交爲思索始疑其有重床疊架之嫌終以爲有相得益彰之善似乎二律根本相異之處尚有餘地可容一言賢者居懷既樂使一曲之士得竟其說請卽約略陳之尊論謂刑事法果善犯罪人縱極狡詐莫逃法網誠然於斯爲刑事法著其精要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不罰之罪者也而出廷狀之精要則異乎是所貴夫有斯狀者乃吾之身體受人拘禁時而吾可訴之於此以復吾故態也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偶犯之自由者也易詞言之卽所以使一國無無罪之罰者也雖曰凡訴訟必有兩造刑事法正面正甲之罪負面卽保乙之自由出廷狀法正面保甲之自由負面卽正乙之罪二者功用固自相通而卽法論法二者各有特殊之領域非嚴爲區別不足以得其真性也戴雪曰『或謂人受違法之拘禁一旦得釋彼有權控違法者治其罪或科以金以爲賠償此卽人身自由之保障也余則以爲毫無意味如丙拘丁丁不能脫丁卽了然於他日之得罰丙或科丙金無補於當時之事實也丁之所欲得者自由之恢復耳此不可得罰丙云云皆成廢語當福祿特爾囚於巴士的獄也倘有人告之彼一出獄可以捕敵而要其償吾知決不足以慰此老也且惟其出獄後可以正違法者



之罪違法者或因而覺悟錮之終身使無出時由是觀之人之法律上自由爲人干犯縱有法詳爲規定使無遺罰而無相當保證使人一受不法之拘捕卽得脫出以云自由保障尚屬欺人故在吾英創有出廷狀律斯律者卽爲具此保證而立者也』（二）由戴說以觀是出廷狀之精神全在還人自由一層得違法者而罰之與否乃在第二步且適用出廷狀律之結果固有得侵人自由者而罰之者矣然此律之第一强點在鞏固司法獨立而削行政部任意施罰之權其在英倫玆例甚夥此則違法者又不必有刑事問題發生也前聞章太炎先生襆被出都行抵東站爲總統府人邀歸幽之龍泉寺置兵守焉太炎之友無如之何倘有出廷狀律無論何人可向法廷請狀則太炎被縶之故當在廣廷衆目之下一一陳明凡政治便宜無關律意之談當不爲法官所採而太炎可出矣然課總統府以刑事上責任恐未能也卽在民間運用此律亦恆無刑事意味例如有父幽其成年之子後見人匿其所後見者其親其友俱可請狀提審此又入乎民事範圍矣要之出廷狀之作用在出人於不自由之域刑事法之作用在

（二）英國憲法論二百八及九頁、



入人於不自由之域前者惟恐無罪者而被罪後者惟恐有罪者而不被罪一爲消極一爲積極此其所以異也凡此皆足下所能想及猥承許與使更作數言相爲發明輒復略論如右當否請賜教也至英美成律譯成國文其事甚善惟非本誌篇幅所許異日有機當有以報命也

記者足下愚昔讀民立報大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一篇卽深信出廷狀制度足以保證自由但於與刑事法區別之點則不能無疑蓋人若違法逮捕拘禁訊問處罰人在刑律俱有相當之制裁而刑事訟訴律除檢察官實行搜查犯罪提起公訴外又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是罪刑既有法定而訴追機關又極完備犯罪人無論如何狡詐終難倖逃法網人身自由因是得受完全之保障於斯復立出廷狀以保護之未免有重床疊架之嫌然觀貴誌自由與出廷狀一節則又恍然如有所得簡而擧之得兩義焉一、刑事法一事出廷狀又一事二者有相得益彰之妙而無水火不容之虞二、刑事法縱屬盡善若無出廷狀以補之則人身自由終難得完全之保障蓋刑事訴訟律雖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而提起訴訟與否則屬檢察官之職權若檢察官拒不受理被害者卽無伸冤之途雖刑律嚴檢察官應受理而不受理之罰然於事實上終屬具文因應受理而不受理不能爲抽象的論定而須調查證據其事緩而難且官官相護中外不免誰肯執法以相繩然則刑事法下之所謂自由殆所謂貓口之鼠之自由反之有出廷狀以護之則一有違法侵人身體之

事件發生被害者或其戚友皆得向相當法廷呈請出廷狀而法廷不得不諾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而加害者一接出廷狀亦不得不依限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萬難藉口而不前是自由朝被侵害夕即回復無冤苦無所告訴之慮宜乎此制爲寶愛自由之國所重視也然我國治法學者大抵取材東籍而所設施亦皆效顰日本故出廷狀制度國人未嘗夢見大記者雖著之於篇而了解此制之作用者恐仍不多鄙人不揣譾陋妄貢己見望足下進論此制並將英美等國出廷狀律譯成國文加以批評俾立法者有所取資而國人藉省覽焉足下以爲何如戴承志白

## 論宗教 答高君一涵

手教所論乃哲學根本問題不學如愚何敢爲一辭之贊雖然西哲有論及此者間嘗涉獵得窺一斑請爲賢者證之宗教本於歸依上帝論列宗教有無首當進叩上帝有無足下祇謂玄奧難知之理委爲天功終不可通懷疑不明之道歸諸神祕有所未安而未嘗推究天功神祕是否確有其物可委可歸愚意足下由此推勘而能得一圓滿自足之解答則玄奧者未必真難知懷疑者未必真難明而一切問題皆歸冰釋矣笛卡爾者哲學之母也其學從尊疑入手凡非深明其理而以爲實在者決不妄語本此爲推世間萬物在在可疑所無可疑者惟我何也我有思也苟我能設思其事非妄則



我必非妄若謂我不能設思疑亦思也即無由起苟能疑非妄則能思必非妄於是凡吾思之而明了者皆真相也舉明了之思其中有最要者爲上帝觀念上帝現於吾思之中實爲一完全無對之體人類者不完全者也不完全焉知完全爲何相是知此相發於人之腦中必有主宰者焉即上帝是也笛氏主二元說者也以爲心純乎覺物純乎境覺境兩離非上帝從而斡旋不生連繫其徒司賓挪莎則主一元謂心物同爲造物之見相舍宇宙萬物而言上帝實爲不詞上帝者即物見之體吻而不可遺者也此雖與師說有殊而以邏輯絕嚴之律證明上帝之存在則較笛卡爾愈有加焉爲說過繁茲不徵引要之二氏皆理學名家有神之論悉本科律揆之足下論事求徵說理推故之意信乎未睽即在吾儒所言亦間與西賢合轍荀子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必以疑疑爲信而後一切論思之本以堅由是而之宇內萬象皆不難求其歸宿足下謂不聞懷疑爲信似乎百尺竿頭尚可更進一步此種蕪詞知早在高明意境之內猥承下問輒復陳焉殊自忘其無似也至前者拙論有謂通其不可得通安其所不自安本爲愚民說法殊乏哲理可論之資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不以詞害意是望達者



記者足下綜觀論孔教諸篇似以宗教爲人類所必不可無耿耿余心思有所白願余所欲就正者非尊孔尊耶之執乃人類應否終有宗教問題也關於此端論者約分二派一派謂宗教起於民智淺陋惟太古愚民行之民智既深即不需此一派謂宗教本隨時之義而成與天地相終始太古民智單弱見異而驚故宗教之事起人智彌進推知彌遠遠則不可思議之境彌多故宗教之義日離跡而即於玄其託愈幽其行愈遠質言之一謂宗教與民質爲相對者一則謂爲絕對者也夫推論萬象必歸一元宇內眞宗幾皆認爲通論然惟心惟物之爭至今而未有已余拙且陋於二派未敢置辭就鄙見所及則重惟心主張直覺自證易詞言之謂論事在求其徵說理貴推其故而已宇宙既形此顯象懸示吾人之前斷非徒有象而無理事有象而理難徵者乃吾知之有涯不得謂彼爲神祕吾友趙子壽人謂佛家言不可思議即是佛家怠惰其言雖逼要足策人猛省斯賓塞曰學之道出於思由明而誠者也教之道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然則守漠然之信何如由瞿然之思信爲當然何如推其所以然信此不可知者爲愚哲祛疑之資何如懸此不可知者作萬衆研鑽之的天地萬象幽渺無窮如無盡小數任除至何位終有餘數此理余固確信然進除一位則得數亦進一位位位相續謂仍有餘數則可謂得數非多明一位則不可人類之推知亦猶是耳昔者地雷風火舉拜爲神今雖四者眞因仍不可得即象推尋歸諸物理不謂設於神意此理固甚明矣夫信之對爲疑祛疑爲信不聞懷疑爲信誠之訓爲不欺自欺爲妄不聞自欺爲誠今指不可知者爲神造在學理不得不以爲疑守不能明者爲天眞在人道不得不以爲妄如其理玄奧難知則委爲天功其道懷疑不明則歸諸神祕即如足下所謂通其不可得通



安其所不自安所求者在通以其玄奧難知則通之途已塞認不通爲通則通之本已誤所求者在安以懷疑不明則安之念已搖強不安爲安則安之本奚著余愚竊以爲不明則不通不誠則不安假不明者以爲明定不安者以爲安則隣於妄且欺人道期於徵實謂此既妄且欺之行爲必與人道相終始天地無終極而此行爲亦隨之無終極若佛家所謂眞如無明終古並存者然猶詔人曰此信也誠也說將何以自圓余鈍根深不得圓滿確證終病不能釋然也其說甚長非單詞片語所能如量以白特示概念以就正於博學鴻識者之前其必有以撥吾心霧渙吾疑團者斷可識也此問題爲根本尊孔尊耶爲枝葉而某教挾門戶之爭某教作事功之梗某教嗜於利祿某教流於僞妄舉爲教徒之罪又下此而爲枝葉之枝葉矣雖然滔滔斯世習見方深意根盤錯固執成性學詖情晉負之以驅是非膠葛其胡能理君唱尊耶愚又問鼎於宗教擠吾等於地獄儕吾等於名教罪人之列者必紛然放矢矣意氣之爭應之將恐至於無暇也懍乎悲夫高一涵白

## 論譯名 答容君挺公

本書所論各節委曲周至一讀傾心非精於譯例者不能道其隻字甚盛甚盛惟足下所言有稍稍誤會鄙意者有終爲鄙意不欲苟同者推賢者不恥下問之心廣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請得爲足下覆陳之愚之主張音譯特謂比較而善之方非以爲絕宜無對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視其詞是否相許尤非任遇何名輒強爲之足下以愚言譯事

以取音爲最切致來物曲影直之譏又以愚說所之百科學名都爲羌無意趣之譯語實則愚自執筆論此未嘗爲此絕對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義之謂乃其名不濫學者便於作界之謂如譯 Logic 爲邏輯非謂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爾穆勒諸賢以及將來無窮之斯學巨子所有定義悉於此二字收之乃謂以斯字名斯學諸所有定義乃不至蹈夫迷惑牴牾之弊也果爾則足下謂『科學…領域之張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卽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適足以張義譯之病而轉證音譯之便也足下亟稱日人謂其辭書鮮從音譯且邏輯一名彼邦傳習之初殊名紛起卒定於一舉國宗之則愚知其所譯邏輯之名乃論理學也論理學 Science of reasoning 云者斯學稚時之定義其淺狹不適用初學猶能辨之今既奉爲定名於斯別求新義是新義者非與論理一義渺不相涉卽相涉而僅占其小部總而言之作界之先當先爲一界曰論理學者非論理學也名界牴觸至於如此寧非濫訂名義者之惡作劇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能永保尊嚴者乎足下謂『義譯須作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論尊說誠是若祇言譯事定音與義胡擇則義譯固然音譯



乃不爾也義譯之第一障害卽在定名之事混於作界先取一界說以爲之名繼得新界前界在法當棄而以爲名之故不得不隸新界於棄界之下若取音譯則定名時與界義無關涉界義萬千隨時吐納絕無束縛馳驟之病利害相校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談苟音譯之說學者採之一名既立無論學之領域擴充至於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義譯則難望此邏輯初至吾國譯曰辨學繼從東籍改稱論理侯官嚴氏陋之復立名學自不肖觀之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東學之徒首稱論理名辨俱無取焉內地人士似右嚴譯次稱東名吾邦初傳之號反若無覩今吾學子似俱審邏輯爲一學科矣其名胡取尙無定論然則足下所謂『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以譯事論音譯誠將有然義譯似未易語是足下取證日人謂一名既定學者相率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破愚爭符不止之說不知是乃彼邦學者習爲苟安以唱宗風首當矯正而乃甘蹈其覆也耶且彼之爲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勢已難於爬梳故出於遷就一途則吾人乍立新名允當借鏡於玆勿將苟簡褊狹之思以重將來難返之勢足下乃謂爲可法愚竊爲智者不取也足下以



天演公例施之譯林然當知適者生存適者未必卽爲良者且據晚近學者所收例證擇種所留其爲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爲真正進化計天演論已當改造以論問學義尤顯然今言邏輯請以辨名論理三名拋之吾國學界聽其推移演進以大勢觀之得收最後勝利或爲論理如日人之今運然是則足下所信『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愚則以爲最小部分之最小涵義亦或可於殘存者遇之也蓋百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學問之事端賴先覺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強制之科足下達者當不以爲妄至音譯有弊誠如足下所云愚雖右之未敢忽視故愚用斯法亦擇其可用者用之非不問何症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擬譯例就義譯一方用意極爲周到愚請謹誌相與同遵惟足下遇義譯十分困難時因憶及鄙說不無幾微可論之價則亦書林之幸也妄陳乞教

記者足下頃讀貴誌譯名一首邏輯二首音譯之說敬聞命矣如依康老密如邏輯如薩威稜帖如札斯惕斯等學名術語兼示其例又聞庸言報載有胡君以尊論譯名一首於夙昔尊論有所指彈愚未讀庸言弗詳胡說竊思足下於迻譯究心甚深持說甚堅愚於此本極疏陋直覺所見未能苟同懷疑塡臆請得陳之邏輯及



依康老密二語倘指科學用作學名則愚頗以音譯爲不適蓋科學之職志無千古不易之範圍故其領域之強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卽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無論何一科學初未嘗有一定之職故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是故邏輯與依康老密在歐文原義業不能盡涵今日斯學之所容而今刺取其音用之以名斯學指爲最切物曲影直恐無此理謂義譯有漏義而音譯已不能無漏初無彼此其漏也等謂義譯須作界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同是作界二者所費之力姑不計其多寡然就讀者用者主客兩觀之覺爲學術說明時往往諸學名列舉對稱以示諸學之轇轕或以明所述事物之屬性又或行文之便用爲副詞苟音譯義譯雜用長名短名錯出不妙之處淺而易明若就讀者一方言之覺羌無意趣之譯語自非專門學者無由通其義直覺既不望文生義聯想亦難觀念類化凡俗念佛咒誦萬遍了無禪悟將毋類是今世科學不能與佛典等觀固欲舉科學概念化爲盡人常識者也且果如斯說將見現有百科學名幾無一完卵勢非一一盡取而音譯之不可愚觀日人辭書除人名地名物名其精神科學名辭鮮有音譯者卽地名物名有時亦以義譯出之愚不同尊說並無特見不過體諸經驗比長度短謂終未可以彼易此又如薩威稜帖及札斯惕斯二語雖或義爲多涵頗艱適譯例以佛典多涵不譯似從音爲便愚謂我邦文學雖木強難化不若歐文之柔而易流然精神的文明爲我邦之古產凡外域精神科學之名辭若以邦文迻譯縱不皆脗合亦非絕無相近者其完全合致者則直取之不實不盡者則渾融含蓄以出之如此以譯名視原名縱不能應有者儘有或亦得其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抑方今之急非取西學移植國中之爲尙

嘗食而化之。吐而出之之倘。西學入國。爲日已長。卽今尙在幼稚之域。我國學者於移植之功。固不能無作。然第一味移植。遂謂克盡能事。亦未見其可。尊論謂釐名與義而二之。名爲吾所固有者不論。吾無之。則逕取歐文之音而譯之。名爲一事。義又爲一事。義者爲名作界也。名者爲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誠有可爭。作符之事。則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爭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等語。昔張橫渠作箴愚訂頑。程子見之。謂恐啓爭端。爲改題東銘西銘。此命名息爭之說也。又有若貴誌以甲子爲號。容別有寄託。然息爭一端。必爲作用之一。此卽愚渾融含蓄之說也。夫一事一象有涵義甚富者。今乃欲躐括於一語之中。卽智力絕特之士。孰不感其難能。卽在愚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之說。甲以此爲大。乙或以彼爲更大。爭端誠不可免。然學問之事。必不能無所爭。而亦無取乎息爭。非第不許息爭爲消極之作用。將有以啓爭求積極之成功。則有爭寧足憂。無爭又寧足喜。苟學者各竭其心思。新名競起。將由進化公例。司其取舍權衡。其最適者。將於天擇人擇不知不識之間。翛然獨存。精確之名既定。則學術自伴之而進。卽如足下手定之名。自出世之日始。固已捲入於天演中。將來之適不適。存不存。人固無能爲。今亦不能測。惟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此時以其所得以視譯音。得失何如。終有可見。然卽在音譯。已不能免與義譯派之爭。是固欲無爭。反以來爭。且兩派之爭。絕無折衷餘地。所謂爭不可止。斯誠爭不可止。愚又聞邏輯與依康老密二學。日儒傳習之初。異譯殊名。紛紛並起。更時既久。卒定於一。舉世宗之。然而涵義之爭。今亦不已。而亦終無窮期。尊論謂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者。觀此。見爭符者之終有



止境。與乎爭界者不必並其符而亦相爭。似與尊論作一反比。邇來日本學界。喜以假名調歐字。彼邦學者已多非之。然此乃一時之流行品。非所論於譯例也。說者又慮義譯多方。期統一於政府。惟政府之力亦不能過重視之。蓋惟人名地名。暨乎中小學教科書所採用之名辭。政府始能致力。稍進恐非所及。然卽就可及者爲之。仍須在學者自由譯述之後。政府從而取捨。頒諸全國。以收統一之用。若謂聚少數學者。開一二會議。舉學術用語。一一規定。而強制施行之。亦未見其可也。愚自忘譾陋。自擬譯例。凡歐文具體名辭。其指物爲吾有者。則直移其名名之。可毋俟論。其爲中土所無者。則從音。無其物而有其屬者。則音譯而附屬名。至若抽象名辭。則以義爲主。遇有勢難兼收並蓄。則求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若都不可得。苟原名爲義多方。在此爲甲義則甲之。在彼爲乙義則乙之。仍恐不周。則附原字。或音譯於下備考。非萬不獲已。必不願音譯。此例簡易淺白。與佛典五不翻之例未合。與尊論亦有不同。誠願拜聞高論。匡我不足。前足下於論譯名時。曾許異日更當詳述。僕不自量。雅欲獻其膚見。作大論之引端。倘蒙不鄙。願假明教。不宣。容挺公白。

## 論功利 答朱君存粹

來書力闢功利。有志聖功。此由律己之嚴。尤本傷時而發。苦心孤詣。不圖於熙熙攘攘中見之。甚盛甚盛。惟愚懼足下陳義太高。不適於普通心理。中人以下。審其克己之力之不能至也。將甘於自棄而轉。卽苟偷放縱。肆無忌憚之圖。貪勢近祿。猶其小焉者也。



則足下與人爲善之心。其效乃反若成人之惡。此豈倡之者之本意。而人心反動。勢必至茲。吾國講學之風。不可謂不發達。乃爲年數千。大儒數百。而民風呰窳。日甚一日。以至於今。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以愚觀之。欲整飭吾國之倫理。當於儒先所持根本觀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己之律曰苦。今當易之曰樂也。夫天下積己而成者也。吾以一義律己。卽欲人同以斯義律己。而苦者人性之所避也。康德嘗立人行之本義曰『爾之所爲。當求合通則。通則者。爾以爲如斯而適。又必凡人類皆以爲如斯而適者也』以苦爲則。斷非人類共以爲適之端。苦之對義爲樂。惟樂可語於是。故曰當易之以樂也。以樂爲基而立爲訓。在歐土曰功用主義。此義自伊壁鳩魯以來。卽成宗風。至邊沁畢生倡之。學乃大備。穆勒爲講其義曰『功用主義者。最大幸福主義也。凡行爲之足以增進幸福者。舉曰善。與此背馳者。舉曰惡。幸福者樂之體也。苦之反也。不幸福爲苦之體。而樂之反』鄙意此主義者。最爲平易近人。大師以此立說。學者決無戕性作僞之憂。法家以此訂律。舉國可收一道同風之效。信如斯也。凡事人以爲可樂而不至貽何人以苦者。皆爲此主義所許。欲富貴人之同情也。此惟叩其情之用法若何。



而決不責其情之不當有。英人者功用說之子孫也。多以富爲可羨。魯西烈曰『凡有可圖之富。爲其力所及者。英人莫不圖之』此其特性也。足下謂吾人希冀富貴。而國以弱。獨不聞英人貪富。而國日強也耶。舜伊躬耕。於後來事業。無安排等待之心。固也。然古時政尙無爲。出處特易地耳。大人養度。無取修學。而今非其時。安排爲要。古之所謂窮達。權操人君。用世誠偶然矣。而今之政治。有才便須自用。等待抑又何妨。以此目爲病痛。至指作患得患失之小人。似過當也。陽明謂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此誠有之。然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吾不能以爲惡源乃滅知識。以爲姦藪乃絕見聞。用陽明之說而不得當。必來絕聖棄智之說。收視返聽之談。而宇內進化之機。於焉凝滯。又豈得爲通論耶。禹爲天子。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號稱美德。而有功高如禹者。飲食不菲。衣服不惡。宮室不卑。卽謚爲無德。亦未必然。人生於世。從其大多數言之。所欲率不出日用飲食之間。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自置妾當別論外。此種自奮之動機。並無不合。須知近世國家。唯一職志。乃在提振人民體質上之歡娛。戴雪推廣邊說。嘗精求幸福兩字之定義。謂幸福云者『在

使各種階級皆於法律範圍以內享有相當之娛樂』所謂相當娛樂實不外生活程度與當時文明相應而已非有他也由斯以談吾國『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國家日以衰弱』其故決不在人民之富於功利心而別有在且自愚觀苟有謂吾國陷於斯境乃人民乏於功利心所致與尊說適居其反者愚轉樂於贊同何也儒生多爲不適人性之學說國家不立淬勵人才之法制人生正當之功利心無所寄託遂迸出於貪詐傾巧盜賊奸宄之途也荀卿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其說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愨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是吾國儒言亦時與西方功用之說相近足下雖好儒茲種或乃鄙之然爲立國計愚深信荀卿以爲『至治』之道實不外是故不惜與賢者之意相迕一强聒之終不以爲然希更賜教

記者足下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居今世而談道德者不目爲迂儒卽斥爲贅論舉國上下或曰何以利吾國或曰何以利我家或曰何以利吾身苟答者以孟子對梁王之言以對聞者其有不笑而快走者無其人矣噫此政之所以隳國之所以弱歟余讀王陽明集至功利論一節而有感焉陽明之言曰『功利之毒淪浹人心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銓杼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之事而今之初小學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之成天下之務而其心則以爲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斯言眞有功世道人心矣竊嘗思之人之常情大別有二當然之願一也過分之欲二也當然之願爲義理中所應得者得之不爲僭失之亦不惜我苟胸中無絲毫功利存在則凡有所得卽本分中所應得者凡所作事卽可謂天下之務要之始事時卽不能有濟私滿欲之



念一心做去則自得聖人之道矣過分之欲卽非所應得者不有不得爲分內有之得之則所謂僥倖也且不應有而有不應得而得必有違背義理之處也蓋違背義理僥倖以得之則中功利之毒也申言之在我果無功利心則所謂錢穀兵刑禮樂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在我尙存功利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記誦辭章乎斯則王氏言外之意也朱子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足樂此以終其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朱子之言如此夫古人能認眞救天下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人斷斷不是爲富貴起見雖無治天下之權已有任天下之量此身卽天下之身天生我才卽爲天下一旦用我我只有此一副本領按照次序作去成全平治之天下故舜有天下而不與禹爲天子而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嘗有富貴之見存哉夫安排等待是希冀富貴終南捷徑之流也爲富貴而安排等待則患得患失將無所不至矣今之人或爲宮室之美或爲妻妾之奉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失其本心自覺不可已遂不辨禮義而爲之地小不足以回旋則思得繁要之職務祿薄不足供揮霍則思得倍蓰之俸給猶自稱名借號以炫其美若是者國中比比皆是也顧其所以安排等待者何一計及於民何一計及於國無不欲滿其過分之欲耳嗚呼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國家日以衰弱謂非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何哉吾願國人三復王氏之言餘不白朱存粹白

## 論邏輯 答徐君衡

邏輯一字可以脫離科學隨處應用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易言曰彼亦一邏



輯此亦一邏輯此其用實與 reasoning 等字無殊此固不獨邏輯爲然凡在諸學罔不如是如心理學名也亦可泛指一般心理倫理學名也亦可泛言一切倫理足以証也卽有時口稱邏輯意在科學而省略學字義亦甚明且溯厥語源在原文本無學義其謂之學者乃作定義時從而爲之詞耳吾人譯名每不求之本名而求之定義因以其定義中所含之學字綴於本名之末曰此某某學也某某學也偶去學字轉疑不詞實則學字本爲語贅吾人蔽於所習因謂贅者爲要此人情中恆有之又不獨討論科名如是也以此之故愚乃崇尙音譯音譯則其弊免矣又其事有足貽笑柄者邏輯曰譯論理學果必名之曰學而其義始著也由論理學轉譯英文當曰 Logical Science 其義所指則已由邏輯而移入他種科學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倫理爲邏輯之學心理亦爲邏輯之學以學字綴於邏輯之末其在歐文義指倫理心理種種而不在邏輯本身矣此乃充類至義之盡言之不審有當於尊意否

記者足下 Logic 初至吾國譯爲辨學嚴氏譯爲名學日人譯爲論理學尊譯邏輯要皆爲一種科學之名似無疑義乃閱足下答容君書批評譯義有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等句省略學字其餘單稱論理

二字之處亦甚多。此 Logic 之爲字。是否脫離之名。別有單獨之意。如 Reasoning 一字之用法。愚未深研歐文。莫知究竟。請以餘白一賜教焉。徐衡白。

## 論聯邦 答儲君亞心

辱教甚善。學理與國情。本有不必相融之處。惟主張學理。而忽於國情。實學理之蟊賊。非能主張之者也。愚爲聯邦論。亦以適於國情而爲之耳。非祇見其理論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時人之訾議聯邦者。初不問其於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即罵。謂於學理不通。搢紳所不道。明達所不言。亂黨暴徒。輒利用以爲鼓吹。是則不可不先與言理。再論事實耳。愚爲此文。標曰學理上之聯邦論。語有範圍。自不能以實際之談。率爾羼入。他日當更作事實上之聯邦論。爾時更賜教言可也。足下以今人惡共和如蛇蝎。茲之共和。愚不審所指。指癸丑之役以前乎。抑其後乎。愚以爲前後政象。皆於共和無與。今者之與共和相去萬里。尤不待陳。然則人所惡者。僞共和耳。於共和胡病也。今人不易辨此。故追隨强者。妄譏共和。此實理解不清。非思想矛盾也。夫共和者何。亦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耳。而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泛觀當世。追溯往史。初不限於共和。今之爲政



者。果政迹背夫共和。而羣福於焉大起。吾又何責。吾之不爲執政恕。特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豈真共和未可。即百易其制。亦徒見陷吾民於泥犂。日加甚耳。寧有他也。足下謂其不適於共和。愚則謂其不適於一切政制。蓋既號爲政。必有幾分基本原則。保持不畔。今盡畔之。何政之足云也。然足下乃謂國情在此。豈以吾民程度之低。祇得儕於犬馬土芥之列。基本政治。且可恡不之與也耶。至曰强者在位。一切不顧。陳義雖高。如彼不聽何。此乃一時政治之凶象。非國情也。若以有人壟斷政局爲國情。則節南山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經傳所稱應天順人之舉者。豈非更確之國情乎。是知言國情者。當一以民情國勢爲主。一時之政象。當別論也。足下謂專制之根性。受之於天。政制不足遷之。此亦不盡然。好爲專制者。宜莫若吾國歷代之君主矣。而若有人敢壞其廡制。誥即無所出。此其專制之性。非中書一制。有以捍之耶。愚嘗平心論之。今之爲政者。心未必盡不肖。有時不肖之事。亦未必本意所存。惟以逢迎其旨。從而甚之者。所在皆是。明著其非。慷慨爭之者。不得一人。遂演成今日之活劇。然則欲創爲政制。使人廉恥是非之心。有所寄託。以與黷政亂紀者



相抗。非謂根本之圖得乎。聯邦者。特愚與少數同道之士。以爲政制中之良者耳。與政制改革之談。初不相蒙。足下不善聯邦。竟以咨嗟歎息於『無術』。於一切政制足以遏暴之理。澈底非之。吾輩又有何種相同之點。足資討論。聯邦之論。初見萌芽。條理百端。未遑披露。足下亟亟以邦長擅權爲慮。若在愚之聯邦案中。則決無是病。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專横跋扈。以愚觀之。今諸省將軍之肆無忌憚。且遠出各都督之上。特以其人與當塗同其系統。輿論遂不敢攻耳。然都督將軍諸制。與聯邦截然不同。此非俟全論出時。殊未易與讀者以印象。請略俟之。民氣銷沉。福乎否乎。如其否也。吾論正未可已。曲高和寡。宜和否乎。如其宜也。寧當自祕其曲。『效力』何在。初非倡公論者首當瞻顧之事也。至所謂『吞噬之憂』。姑無論以言殺身。乃士君子莫逃之責。愚無所似。不敢望此。惟當此無道之世。何言將見雠於何人。非尋常理解所能周澈。鄙人之困於此者屢矣。今即不言聯邦。惟問足下。果其所言與所謂『名言讜論』者。有毫髮之似。何者可與今之社會相容。則安知彼人吞噬不別有在。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其他非所顧也。質之君子。得毋哂之。 記者



記者足下。邇來海內乖張。萬機叢脞。國之賢者。咸歸咎於政制之不善。謂吾國地廣民衆。甲於全球。欲以單一國家。實行多數政治。實反乎政學之原理。今欲求治。非增加地方權力不可。欲增加地方權力。舍改組聯邦外。殆無他術。此聯邦論所以大倡於學士之口也。自愚觀之。政制無絕對的優劣。惟適者爲貴。適於學理者。未必適於國情。誠能兩適其宜。斯固善矣。如其不然。寧舍學理而就國情。江南之橘。遷地爲枳。雖有善制。而不能行。或行焉而未盡善。不足多也。姑以國體論之。共和之與君主。相去遠矣。吾儕在滿清時代。未嘗不渴望共和。由今思之。直蛇蝎耳。數年之間。而思想矛盾乃至如此。是果何故乎。或曰。此非共和之不善。乃治人者之不善耳。愚以爲與謂治人者之不善。寧謂治人者之不適於共和耳。而此治人者之意嚮。即吾所謂國情也。今之主張聯邦者。徒以地方權力不足爲慮。不知增其權力。實足以資其暴戾。助其爲惡而已。嘗憶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之專横跋扈。至今思之。猶爲心悸。爾時國人以中央權力失之弱。莫不主張集權。以造成强有力之政府也。今則政府强有力矣。而未免於專横。以此例彼。其效可知。他日各邦首長專權。勢無可免。厚賦重刑。以意爲之。雖有議會。不啻敝屣。覆轍相循。終無所止。謂予不信。請申詳之。夫今之執政。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剛愎自用也。惟其然也。故與多數政治鑿枘不容。於是所謂議會也。自治也。政黨也。與夫多數政治必需之機關。一舉而摧殘淨盡。以快其志。遂以演成專制之局。此種根性。受之於天。成乎自然。不爲政制所遷。而政制實爲所遷。論者謂聯邦爲制治之根本。愚以爲此則根本中之根本也。如果實行聯邦之後。另有奉法唯謹之人。主持國政。愚亦不敢有所曉舌。毋奈中國人性。大抵相類。好同惡異。幾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暴易暴。非徒無益。且增

紛擾況今之執政者其於政治舞臺上率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苟非甘心破壞必無術以去之際此國本飄搖靡定之時雖上下一心猶虞隕越若再稱干比戈以事鬩牆亡可立待至於足下所謂『聯邦之成否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雖屬和平之論以愚觀之不過想當然耳之詞衡之事實或竟有大謬而不然者民氣銷沈於今爲極語以國事則怵然惕目而驚走矣蓋明知當道不可窮以辭故相率謹守明哲保身之訓耳間有一二名言讜論亦復曲高和寡固無若何效力也然則今之將軍巡按使非卽異日之各邦首長乎在今日單一制下以大總統之威嚴控制於上猶難貼服一旦撤其籓籬俾其分立乃僅以一有名無實之議會掣制於後謂其能發展地方政治而張民權也疇能信之行見尾大不掉釀成割據而已矣又如選舉頻繁易滋內亂團結不堅示弱於外本聯邦制之通弊施之吾國抑又甚焉凡茲所言大抵皆就聯邦已成敷陳其弊進而論之卽使聯邦盡善盡美吾儕竭力鼓吹欲其見諸事實終爲幻想問其何故則曰中央政府作之梗耳夫爭權攘利出於天性未得之權且猶爭之既得之權詎甘放棄私權且然況政權乎今之以聯邦論强聒於政府者譬猶與狐謀皮皮固不得且有吞噬之憂是故湖口而後則有議會解散自治取消之舉取證前事章章明甚今日之事胡獨不然奈何明知故昧授人以柄乎總之聯邦制在學理上容或可行按之實際斷非所宜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因拉雜成書以告足下臨穎神馳不盡所懷儲亞心白

## 通訊 答蔣君智由



海內不聞先生之言論久矣茲雖私函然以襮之雅足以慰天下人士之望或亦不爲先生所責也先生謂今日時局非文字所能轉移故雖所學已精不望行世丁此時會是豈不然然細思之覺猶有進蓋精者行之靜也行者精之動也在理卽精卽行初無所待故吾人亦問所學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卽以精之一事言之已爲能行之證不然先生之學決無由精又不然茲所謂精乃含歧義至於時事障礙爲別一問題大凡一說之行形行於行之日而神行於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並神不以示人似非閔世病俗者所宜出也

記者足下自去歲得一相見思伏謁而失其時分散至今未嘗不以國之君子於今可屈指數而時懷高賢蹤跡於天地之間側聞立言正時時聞有流譽於人座者曰今章先生甲寅雜誌言中正而其學又篤實而槃薄者也賢者之有益於世於茲爲不虛矣苟書存問豈尙念當時槁臥中有道不與世近世不我用而我亦不覲苟用於世以甘處於沈冥寂寞之中自居於無能以無所見於世若予者耶賢者之不棄要與之偕感美其盛意則固以然顧豈能於今而以其言易天下者耶苟可以易之曾何所靳固不憚竭其鄙陋盡無能之辭以與國人相聒不然而激之招禍生變詭之又非吾所欲出凡數年來所以不見一文字於當世者職以此故而今倘篤守之者也箕子唏而爲之奴文王歎而拘於羑他日當肩隨君子而周旋之時願且待之論譔之餘希不



吝裁牋時有以見教敬勞爲國蔣智由白

記者足下再辱書問有所稱許不敢當其大君子有所過而誘進之者歟曩歲有作今追思之祇令人慙已見一二於人間不可追取未見者固欲毀之何可以塵於大君子之前前至日本始所讀者在哲學宗教倫理心理諸書後數年專致力於經濟財政所得過於前者惜乎損此精力而不得一見之於施行也數年復有事乎舊學才絀而思鈍泛濫於東西而終身無所得如盲之人也然學也而已明達亦何以殺我乎所撰雜誌翕然稱於國人比非有所私於君亦以見是非尙不沒於人心之間今之論言者固推之爲第一非予一人之見已也雖然賢者之志則盛矣神則勞矣然何救於國之亡夫今日則固非文字之所能爲計也鄙意專在窮居嘿爾力學以待時其得行之與否命也吾志之所祈嚮如是焉爾以還質之君子蔣智由白

## 論厭世 答李君大劍

來書以閔世之摯情發爲救國之讜論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愛國之義愚已別有所陳請觀拙著國家與我便了鄙意惟足下指斥自殺以爲自亡之證愚謂不必盡然吾國之所大患亦偸生苟容之習而已自殺之風果昌尙能矯起一二不然似此洩沓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矣足下慮其自亡豈知區區一亡雅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已矣已矣吾人惟仰託星臺篤生諸



先輩在天之靈冀有懺悔之餘地以自解脫矣而足下云云曾亦思當今薄志弱行寡廉鮮恥者流正賴有是說以自遮護容頭而過身馴至國亡之後尙不自晤其罪何等否耶日本少年喜投華嚴之瀧足下非之愚則以爲日本之民矯健輕生正面用之以强其國副面用之以了其生理無殊致吾方媿死之不暇學焉而未能而又何病焉數日前愚往東京帝國劇場觀所影法蘭西新劇有檢察長一齣檢察長某之女色美爲强暴所誘垂成而覺女取手槍斃之於父寓而嫁罪於女僕女僕固强暴者之棄婦也極口呼冤而父理此案必致女僕於死於公庭宣言曰卽犯者爲吾女吾亦云然女爲良心所責在堂下色頓變出而自認忼爽不少諱合庭大驚父尤惶駭無人色不得已下令捕女投之獄父尋訪女獄室女方臥從容呼女起仰藥合抱以死冀全譽也當時觀者莫不動容懷其劇目以歸則見大書其上吾日本正當思想混雜志趣軟弱之時茲爲當頭棒喝不可不看！不可不看!!詢之某評論家其說亦然茲雖末節然以證日人於其川浮車轢每日數起之自殺古風未嘗深惡痛絕則有餘也尤有顯例可以稱述三年前乃木大將夫婦剖腹以殉其先皇萬口一聲敬禮唯恐不及有西京大學

教授某獨以其國人獎勵自殺過甚稍稍著論非之則舉國指目以為妄人當時輿論之嚴恍若不得其人戮而肆諸市朝不足蔽其欺謾之罪卒至政府以此解其教授之職此君降營他業社會亦不見容浮田和民恒舉以為言論不自由之證頗詬病焉然茲為別問非愚今旨所在今之所欲鄭重昭告者則日本之崇獎自殺確與其所以立國之道有關非吾儕禽視鳥息之民所能平目而觀者也匹夫溝瀆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訓古今幾多馮道吳廣之輩依此以藏其身足下豈不曰等死耳何不橫刀躍馬效命疆場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未見即能立效命之宏願往者曾滌生敗於靖港憤投湘江吾家价人負之以起負之以起非滌生所及料也爾後成功即卜於此是知軍國大事碻非偷生小夫所能奏功者矣故今日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真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而極廉頑立懦之致足下奈何病之數年以來吾國自殺之風稍有根萌者亦蔣君之自殘未遂及近日湘中少年偶爾憤激之舉已耳比之鄰邦何啻爝火足下憂其風熾所慮毋乃過早乎總之自殺固非獎進而無流弊之美德特在吾國不生是憂賢者縱



不倡之決不當阻之足下以提倡厭世之風文人當負其責愚謂提倡偷世之風文人尤當負其責也質之明達以為何如

記者足下前於大志獨秀君之『愛國心與自覺心』諷誦迴環傷心無已有國若此深思摯愛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為屈子之懷沙自沈則為老子之騎牛而逝厭世之懷所由起也有友來告謂斯篇之作傷感過甚政治之罪惡既極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際茲晦盲否塞之運哀哀斯民誰則復有生趣益以悲觀之說最易動人心脾最初反問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則國家者方為可愛設與背馳愛將何起必欲愛之非愚則妄循是以進自覺之境誠為在邇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將由茲自墮於萬刧不復之淵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為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為也愚惟獨秀君搆文之旨當不若是觀其言曰『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似其言外所蓄之意未為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歎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為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贊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鉅蓋其文中厭世之辭嫌其泰多自覺之義嫌其泰少愚則自忘其無似僭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稍進一解誠以政俗靡汚已臻此極傷時之士默懷隱痛不與獨秀君同情者寧復幾人顧領行唫悵然何之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為厭世之雲霧所迷此際最為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徵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



不吐不釋獨秀君其許我乎國家善惡之辨古今學者紛紛聚訟雅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智兒諸人贊揚國家之善裴濱備至自然法派則謂為必要之罪惡而昌無治之義者輒又遮撥國家幾欲根本推翻不稍寬假此事訴於哲理太涉邈玄非本篇所欲問惟就今世論今世國家為物既為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惡未免過當至若國家目的東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東方特質則在自貶以奉人西方特質則在自存以相尚風俗名教既以此種特質精神為之基政治亦即建於其上無或異致但東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覺者之盡力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覺力黽勉奮進以向所志何時得達不遑問也若夫國家興亡民族消長歷史所告滄桑陵谷遷流罔極代興代亡者躊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圖波斯羅馬之霸業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曾幾何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陳迹均已荒涼淪沒於殘碑斷闕之間杳如煙霧不可復識所謂帝國宏規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既有其國愛固不妄溯其建國伊始或縱有國而遠不逮今斯其愛國又將云何復次謂朝鮮土耳其墨



西哥乃至中國之民雖有其國亦不必愛則是韓併於日土裂於人墨聯於美或尚足夸為得所如吾國者同一自損更何所擇惟有坐以待亡聽人宰割附俄從日惟強者之威命是聽方為得計斯而可樂人間更有何事足為畏怖愚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尚存殘體之時并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必不若是矣

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國之民猶為慘酷殆亦悲觀過激蔽於感情之辭即果有之亦不過一時之象非如亡國慘刧永世不復也昔有文人 Souvstre 者嘗遊巴黎感懷所觸著為筆錄曾紀一日漫遊曲巷目擊窮苦細民雜處蓬竇襤褸曝日風飄蔽牖泥溝流穢臭氣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鄉纍然一棺零丁過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臺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慘象歸而永歎輒謂人世悲苦真不如草木之無知鳥獸之自得也迨見梁前燕子雛倡分飛中有弱稚棄於故巢繞室哀鳴母燕不顧呢喃自囀竟以僵死以視人間母子之愛海枯石爛卒無窮期者判若天淵矣則又愾然曰『佳兒慈母例證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樂為人類者何其深也一時激於厭世之思則羨蠻貊之人為幸運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迴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即軌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試深考之當知人性於善惡雜陳之間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慣見而不覺惡一感人輒全覺之以其為善之例外也』(一)與其於惡國家而盲然愛之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域而怡然愛之顧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潮厭倦之極遽祈無國至不憚以印韓亡

(一)見所著 An Attic Philosopher in paris 第八章 Misauthropy and Repentance

國之故墟為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對於國家已同自殺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國苟殘存善之足以庇民而為慣見不覺者何限其惡之為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為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國之境甘苦若何印韓之民類能道之萬一不幸吾人而躬蹈其遇親嘗其苦異日者天涯淪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將與狐兔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況而羨為善者殆以為其惡之例外耳故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以為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出於同一之心理是當於厭倦之後繼以覺悟純正之自覺斯萌發於此時矣

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輓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云為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為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志則Henri Bergson氏之創造進化論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儕於他族之列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謂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則此特別之民當隸於特別之國治以特別之政此種論調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責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眞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為甘心之愛不為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為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為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愼勿灰冷自放也倘謂河淸已嘆無期風雲又復捲地人壽百年斯何可望則愚聞之



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日人中江兆民晚年罹惡疾不治醫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命之脩短寧有定限若以為短則百年猶旦夕耳若以為脩則此一年有半亦足為余壽命之豐年矣』遂力疾著書不稍倦愚今舉此或且嗤為擬於不倫但哲士言行發人深省吾國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為尚屬疑問即眞不可為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為吾民最終奮鬭之期所敢斷言吾民果能諦兆民精勤不懈之意利此餘年盡我天職前途當發曙光導吾民於光華郅治之運庸得以目前國步之崎嶇猥自沮喪哉

近者中日交涉喪權甚鉅國人憤激慼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愛國之誠至於不顧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則至可閔而亦大足戒也國中分子昏夢罔覺者去其泰半其餘喪心潰氣者又泰半聰穎優秀者悉數且甚寥寥國或不亡命脈所繫即在於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軀幹紛紛以嚮自殺之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眞萬萬無救矣然則國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國之罪無與於人我自尸之少年銳志而亦若此是亡國之少年非興國之少年也夫自殺之舉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即出於薄志弱行之輩日本少年一遘艱窘祇有投華嚴之瀧之本領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害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為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往歲愚居京師暗殺自殺之風幷熾於時乃因蔣某自鈗之事作原殺一文以論之茲復摘錄其一節自殺何由起乎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



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則又原於校事棘手其影響及於一人其原因基於一事其憤激起於一時若作社會見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為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積此種種之心理見象而緣於一事發於一朝其所由來者漸其所蘊蓄者素而所以激發此心理見象者實以有罪惡之社會見象為其對象也人類行為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謂之模倣是乃社會力之一種今人輕生好殺相習成風自清季已然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均以愛國熱誠憤極蹈海而死自殺之風遂昌於國而接其踵者時有所聞則模倣之力也鄙陋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繼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庸俗不察指為寃魂作祟抑知此亦模倣之故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復次社會不平鬱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紊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強淩弱衆暴寡天地閉賢人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神州四千餘年社會之黑闇未有甚於此時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輕生而自殺社會見象激之使然烏足怪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懷厭倦之思忠賢放逐歸隱林泉其極乃至厭棄人世餓死自裁者有之在昔暴秦肆虐仲連蹈海荊楚不綱靈均投江一瞑不顧千古同悲而清潔之流不為世容相率黃冠草履歌哭空山者徵諸史册又未可以僂指數則厭倦濁世寧蹈東海而死古今蓋有同茲感慨者矣抑自殺亦為絕望之結果也自古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臨危盡節芳烈千秋此其忠肝義膽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



不難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而烈婦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難蓋忠臣烈婦之所望於其國其夫者至懇且厚既舉其畢生之希望寄於其國其夫一旦國危夫死天長地久綿綿無盡更安可望者則殉之以出自裁其於精神實覺死而愉快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滿清末造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雖內虐外侵壓迫橫來而以有前途一線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豪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汚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瞑絕聞覩於此萬惡之世也嗚呼社會鬱塞人心憤慨至於此極仁者於此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佛說天堂而天堂無路耶說天國而天國無門萬象森羅但有解脫之一路即自殺是哀哀禹域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然則求之荒渺索之幽玄毋寧各自懺悔滌濯罪惡建天堂天國於人世化荊棘為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來紀庶尚有生人之趣乎

由斯以談自殺之象其發也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而究其原則因果複雜其醞釀鬱積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會各宜痛自懺悔而在個人則對之不可蔽於物象猥為失望致喪厥本能此即自覺之機亦即天堂天國之胚種也尤有進者文學為物感人至深俄人困於虐政之下鬱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憤滿腔訴籲無所發為文章以詭幻之筆寫死之趣頗足攝人靈魄中學少年智力單純輒為所感因而自殺者日衆文學本質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社會黑闇文學自畸於悲哀斯何與於作者然社會之樂有文人為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陰霾風俗卑下舉世滔滔沈溺於罪惡之中而不自知天地為

之晦冥。衆生爲之厭倦。設無文人。應時而出。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人心來復之幾。久塞。懺悔之念。更何由發。將與禽獸爲侶。暴掠強食以自滅也。若乃耽於厭世之思。哀感之文。悲人心骨。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適以益其愁哀。驅聰悟之才。悲憤以戕厥生。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愼也。偶有棖觸。拉雜書之。謹以述感。不復成文。惟足下進而教之。餘不白。李大釗白。

## 答黃君遠庸 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辱書曲賜獎進。如釗凡鶩。何以克當。至假藉鄙狀。以形左右之撝謙。讀之尤爲慚恧。曩見北京亞細亞報。載左右所爲一文。其時釗正草帝政駁義。將雜取所已表見之鼓吹文字。擇其可駁者而駁之。以左右縱橫論壇。久已主持風會。懼聞之者相與唱和而表裏也。則漫錄數節以入吾文。藉資商摧。初未計及作者處境之如何窘。設心之如何苦也。如此輕薄爲文。本是書生惡病。而釗尤甚。年來執筆。頻以此態施之時賢。甚至老宿若康梁。其文有所不可。亦不肯一毫讓。固不獨於左右爲然也。邇者吳君柳隅馳函詰責。有不應不察內地言論家境遇之不同。尤不應昧於前後時勢之有所異。若以此顢頇籠統之調。妄加攻詰。則後禍將不可言。一語一針。令人媿汗迸發。今讀左右『哀悔



憤慨』之書。詞情隨激。雖有不同。尤使讀者頫首至臆。不知所爲矣。願左右勿復言此。十年以來。釗去國之日。十居七八。國中賢者。頗少瞻依。至若左右。雖乏久要不忘之誼。而平昔聞之於友朋。證之於論著。稔知於梁君所謂操行可信者。斷乎無違。憶在京師相遇於佛蘇處。左右於鄙著多篇。未暇評騭。而惟稱獨立週報與某君言黨事爲梁任公辯護一書。謂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云云。是釗無他長。唯天性不甚薄。左右亦既知之。今又何至覩君子之過而妄施小人之腹哉。願左右勿復疑之。夫人心有其公同物性。有其通質。吾輩讀書明理之士。苟猶不知所以發揚公同。貫融通質之道。則於斯世更將何之。當帝政之議未興。釗與友人聚議。逆料與時必且一空全國之清流人士而苟買之。由今觀之。乃知未確。大凡其人之行止。以爲有關係。不可不審慎者。今皆無負天下人之觀望。左右云『本質固存』信然信然。而今而後。可從容上於『發現優點』之途矣。願左右勉之。辛亥以來。有爲之士。未明異同離合之術。自隳其可同之基。而强萬不可同者以爲同。以致國事敗壞。迄於此日。今既共明其所以然矣。則組織可同者之大同盟。以清國蠹。正吾輩所有事也。此意前已函告柳



隅。頗以爲知言。賢如左右。茲責又豈可卸。昔侯朝宗與人書。謂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左右稽滯京師。聲華甚茂。今決然『遁出』可謂能捐捨者。若夫建豎。僅止於『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已乎。則猶未也。在昔文化未開。舍官無業。世不我用。雖才亦廢。則獨善其身以求自了。猶可以言。今者有才以自用。爲期民權。非奮鬬不得。而乃稍逢非議。輒思引避。將何以識艱貞於板蕩。別宏毅於斗筲。故壯游北美。事固可嘉。唯在今茲。恐猶未當。願左右且復思之。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蹂躪竇舍。僇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亡。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卽莎士比亹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質之宏達。以爲何如。聊佈腹心。依依不盡。

記者足下。往者數相遇於京師。竊慕明德。迴環不已。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爲今之作者。當推足下。



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卽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爲一大改革家。去歲以漸生來書。遠因作覆之便。表示傾仰。置書於案。竟未發郵。蓋比年以來。如吾儕者。大半皆荒懶沉廢。坐待委化。飲食起居。都非得已。如此等事。亦荒懶之一端而已。望達漸生恕其無狀。鄙人溷跡京塵。墮落達於極地。卒以圖窮匕見。今亦不能不遁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美遊歷。期以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二。蓋世事都無可談。卽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互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大作如林遠雖不能盡憶。然尙異一論。最所傾倒。以爲改革之初。雙方之人。互持此義。何有今日。雙方之人。初自以爲政見互異。而不知在一國中。僅此一羣足名優秀。此而不能合。則與其他云云者。豈有合理。足下某著。論國人各有優劣之點。今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發現其劣點。而不能發現其優點。竊謂優點雖未發現。而其本質固存。特未經化學變化之作用。今有一羣質點。迥異則其爲合。豈不愈難。今所見同人。皆將其劣點發揮至於極地。然其本質固可同也。遠本無術學。濫廁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卽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爲懺悔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如足下之所謂存其在我者。卽得爲末等人。亦勝於今之所謂一等脚色矣。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果爾則其選事立詞。當與尋常批評家。專就見象爲言者有別。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

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然如足下今茲所爲覺世曉民其於國民本分亦已盡矣一兩月後當以渡美過日未審其時能否賜見一通誠悃傾慕之誠於今始得一吐此後此方賡續欲有以求教於足下惟遠猒絕聲影此函所陳可爲足下道難與俗人言也黃遠庸白

記者足下前書剛發得讀九號甲寅足下於遠之隨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賜以駁斥足下之所以待遠者厚矣遠今且未能明言必須作此一篇不通文字之故惟卽原文論有數要點宜告足下(一)劈頭卽明言此事在法律上不得討論(二)結尾謂以外國博士涉論及之之故引起國人注意亦不爲無益之事(三)雖引南海之言指斥專制一切皆蔽隱主諷諫(四)雖引波氏之說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者非遠不省蓋欲求彼中人自悟總之此作出於不得已而主旨尙未過於沒却良心然遠因此大受苦痛乃至不能不圖窮匕見如前函所稱遁出於咫尺之外者此誠無一駁之價値而欲求大雅之恕其無狀而哀其遇者也貴誌所登梁君鵰一書尙誤會遠來滬主持某報此實遠未離京以前態度不能十分明瞭有以致之然梁君與遠僅一面之交既已有此過信而猶不薄遠爲不足教乃以操行可信及別有政治見解見譽足見今日海內尙有此等仁人君子特恨如遠之徒修名不立遂令忠厚者亦不能無疑耳然遠雖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尙有贊同或爲其他作用之餘地哉來此幸已脫離一切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然遠與上海亞細亞報實無一日之關係且其脫離在此報未出版前絕非懾於隱禍而後有此首尾兩端之舉此則敢以人格爲證求見諒於海內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憤慨不可盡言黃遠庸白



# 甲寅雜誌存稿

## 時評

### 造法機關 三年五月

北京既設政治會議總統以增修約法案交議議員逡巡而言曰此非本會議之職權所能及也非別設一最高無上之機關爲之不可若而機關宜名曰造法以其創造立國大法此誠非本會議之職權所能及也總統審其不願爲之分謗也卒亦無如之何自爾造法機關之名騰於國中所謂約法會議卽尸其名而起今若執人而問之造法機關果胡謂也將莫不以爲難解又問之約法會議是否造法機關也又將莫不以爲當然且訝吾胡由而發斯問此可以觀世風矣

愚作時評覺問題之最大而當論者莫如約法會議而覺其枯澀無取論爲者亦莫如約法會議讀者如未解愚言請往就一約法議員而詢其所爲有逾乎秀才之入考場以宿構之文滿卷而出否也果爾則愚言未爲謬也故愚評此物不取多言亦不立新



義惟造法之名愚實立之不期而與今之約法會議相合乃不得不有一語以自懺耳前參議院者愚恆病其以立法機關而妄爲造法之事者也當該院初移於北京愚曾爲文以箴之揭諸民立報其言曰

參議院已復開院於北京其中所當討論之事件固未可一二數而記者有一言忠告議員者則凡關於憲法上根本問題參議院殊無權能議及之也蓋參議院之機關爲立法者 (Legislative) 而斷斷非造法者 (Constituent) 也記者今爲立法造法之別或惹起讀者之疑怪苟疑怪之記者當作第二次之解釋今惟簡舉其意曰立法者乃根據一定之原則而立爲法造法者則立法以外並原則而自造之也此在國會萬能之英倫其巴力門無此區別而大陸政家則頗重視之彼胡乃重視此者且不必論而吾人所當記者則立法之議會權力終有限惟造法之議會始足當英文中萬能之義而萬能之義之最易表現者乃在製定憲法或改造憲法或抹撥憲法與普通法之界限今之參議院之未具此能力童子得以知之故當然之邏輯則參議院不當議及國家根本問題而惟應於時勢之必要以定其所當從事之範



圍而已

記者之爲此言實鑒於參議院之在南京曾濫用其職權討論院制並多數主張兩院制夫院制之當如何定法非本問題所及本篇之所宜言者則釐定院制乃關於編纂憲法之事而約法既以編纂憲法屬之將來國會今乃越俎而代庖焉是乃何故記者前主張一院制福建陳君承澤於四月三日投書於本報曰『該院之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也但在於予將來國會以發起之機會而此外不可特有所主張以影響於將來憲法之編纂』此透宗之言參議員可書諸紳者也此案若重議於北京記者敢警告議員諸君其於此致謹矣

又一國之採用行政裁判與否亦關於憲法根本問題參議院雖未嘗特議此事而約法中乃漫有平政院之規定頗似以設立平政院爲組織國家之天經地義初不待討議也者此誠不得不咎議員之粗疏也今更以一言警告議員曰不採行政裁判者爲平等法制之國採行政裁判者爲特權法制之國吾國宜採何種法制當痛論之於初期國會而後定焉非參議院之所敢決也故此數月間如無設立平政院

之事實發生臨時約法可俟其當然失效將此題提出國會討論不然則參議員如有知識當提議修正約法平政院一條擯此議案不議以匡救行政部之濫用憲法上職權

由右觀之造法之名愚固未嘗以許參議院今約法會議其尊嚴未必過之是雖以造法之名自居且實行造法之事愚之未敢相許亦若是也或曰約法會議誠非參議院所能比擬惟日人浮田和民氏在太陽雜誌著爲說曰『支那共和國之主權實在總統袁氏及其軍隊而人民不與焉』前參議院號稱人民組織之且不滿於總統見惡於軍隊故無主權無主權宜乎不能造法而今之約法會議則俱得其反又何物不可造者法云乎哉是說也愚存之

## 石油問題 三年五月

自吾國延長承德之石油開採權讓與美孚洋行國內外之論潮大起兩方比較外人所受之激刺決較吾人爲高以其灼見此問題之重大且將來影響於列強均衡之局絕巨而吾則多屬茫然卽有所知而或則爲利所昏或則以事不干己遂令美利堅一



託辣司安然享此操縱列強之大權以去玆事初發以迄於成吾誌未出無從取而論之今亦不欲刺取事實評隲條件以擾讀者之聽惟以一語明其關係並使人了然中國將自此而多事則此區區短評之意矣

今人殆無不知墨西哥之大亂矣抑知其亂胡自而起乎亦知英美對墨之政策不同相持幾莫相下矣抑知其不相下者乃何故乎玆請以一言蔽之曰爲石油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吾人其以墨西哥深自警惕矣

當吾石油問題最急之時法文北京日報曾爲一論以墨事況吾吾見上海時事新報譯載之今請舉其譯詞如下

墨西哥現時之紛擾維拉之無端傷害歐人加倫閘之以炸藥轟擊火車溯厥原因吾人可斷言之乃美孚公司覬覦塘比哥(墨西哥產石油最豐之區)絕大之石油礦有以致之當十二載以前此著名之石油礦尙未爲人注目墨西哥所用之石油純爲美國所供給美孚獨佔其利先將油之未煉者輸入墨國卽在本地精製之而以供給墨人之用獲利甚巨迨塘比哥及物拉哥路之石油礦發見墨前總統狄亞



士欲剷除美孚公司之重要壟斷事業乃以此項油礦開採權讓諸英國比生公司該公司乃卽出而組織墨西哥石油公司置備運油船舶從事開採此爲報紙筆戰之開始美國出而反對狄亞士於是馬德和黨之革命軍遂崛起於沙諾拉及希呂亞兩地矣

美孚公司插足於馬德和黨之革命運動殊有正式之證據在焉前駐墨美國公使倫惠爾遜氏曾於今歲正月七日布告於衆謂華盛頓外務部記錄貯藏所有公文一通足證馬德和之革命運動實受紐約石油大公司之資助墨國內務部長官呂肅氏則於美國元老院委員會之前宣稱馬德和黨曾與美孚公司結有一約其內容如下(一)馬德和如舉總統應以相當之讓與權授與美孚公司(二)馬德和如得總統職須將已給比生公司之各種讓與權收回故當馬德和舉爲墨西哥總統之日美孚公司之股票頓增百分之五十其故已可概見於是美國之石油家與墨西哥革命遂生密切關係矣今日美國其能直接干涉胡爾泰之行動乎則殊未必(按胡爾泰爲墨國現總統曾刺馬德和而代之)美國僅有軍五萬其中二萬現駐



菲律濱墨國氣候炎暑瘴霧迷漫美軍亦無能爲力故華盛頓政府僅靜俟時機之成熟而維拉及加倫閘之匪日日受美國脫辣斯之餉糈但以擾亂地方爲事焉

美孚公司覬覦塘比哥石油礦之心未息而同時更與中國訂立專約攫得一重要相等之石油礦採掘權以一私立公司而與國家訂立契約在商業史上實爲創見當去歲三月美國退出六國資本團時歐洲人士卽以爲此乃遠東美國勢力衰弱之預兆孰知在事實上適得其反美孚與中政府所訂之契約範圍甚廣約中載明美孚有權測勘及開採中國西北省直隸山西之石油礦開採事宜由中美合組之委員會指揮之然美國委員佔多數實操管理之權美孚公司視工業之需要有敷設鐵道開掘油井設置廠屋之特權凡美孚公司所經之處中政府負維持秩序之責現開採機器已運華測勘人員及地質學家已從事調查不久卽將有中國石油出現於世美孚公司之妄想竟見諸實際彼於美洲之地位尙以爲未足久思樹一特幟於遠東惟吾人於此得發一問美孚公司其亦將以所施於墨西哥者施之中國否耶

又吾觀美洲諸雜誌則見有胡禮門氏昨年十月在紐約評論之評論著『石油時代』一篇指陳各國軍艦均將以油易煤凡操油權最大者亦必操海權最大此美人之石油熱可以見其一斑矣英人比生既與美孚逐鹿於墨西哥之油田復欲侵入中南美諸國昨冬曾誘致哥倫比亞政府承諾其採油權並築港開河之利美人大恨以爲巴拿馬運河之旁使歐人勢力長驅以入據其油場並築港開河以爲屯集運送之備此不僅有礙中南美諸邦之獨立使諸邦之政權浸淫以入諸歐人資本家之手而們羅主義之謂何此於吾美立國之要素大有傷害於是運動哥倫比亞議會出爲反對卒之總統所簽之字歸於無效南美他邦之類於是者尚有數事比生受窘致不獲已宣言作罷英人復大恨美之駐英大使裴遲演說於倫敦謂『吾人之取中南美法更有妙於奪其土地者攬其債權其一例也以故吾當宣言凡欲取得美洲諸弱國之債務可因以操縱其政府者吾美決不許之』是言也英人銜之次骨倫敦有力之新聞斯坦達德至著爲論曰『美人果欲割裂吾英正當之權利於中南美此寧僅買吾英之怨吾英必且有法以報之』其急激可想矣然英胡乃生此急激之感則無非世界有



不能自闢其利權之國如有女及笄託媒不得致强暴者二人始而相窺繼而相鬭以至於此也嗚乎吾其不爲此懼矣乎美人曰吾人之取中南美法更有妙於奪其土地者吾其不爲此懼矣乎

## 新聞條例 三年五月

愚執筆最以爲苦者莫如作時評以幾無一事可稍以正論入之而將與今之社會相容也今政府頒發新聞條例即其一例

條件既頒聞其條數甚多較前南京政府所發布而旋取消者疏密不可以道里計並聞新聞團體亦覺其太無顏色相與聚議數次反對數聲愚皆未嘗留意即今欲舉其條目亦病未能走筆作論理宜周知內容而斯念一生旋即廢滅且愚敢言國聞諸子政社名公亦皆無不讀其條文昏然欲睡是故吾人所當問者亦此條例果胡由而必發國人對之所起之反感爲何似純以倫理上之概念作具體之觀察可矣愚雖得其觀察之法而謂即據之以張吾說亦不必然蓋當今時事最好以不論論之蓋以不論爲論而人之喻之或轉勝於論也無已以充吾幅愚尚有陳文在



當暴民專制熾於南京內務部發報律三條電達上海各報羣然抗之即素隸同盟會之民立報愚亦著論其上表示反對彼暴民政府懾於輿論旋由臨時總統以電取消之所謂陳文即愚當時爲抵抗暴民而作者也其詞曰

中國報界俱進會昨接南京內務部來電頒布暫行報律三章(一)發行及編輯人須向內務部註冊或就近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註冊(二)著論有犯共和國體者停版外發行及編輯人坐罪(三)污毀個人名譽當更正否則科罰此電既達同業者羣起而抗之其理由或在內務部之侵權或在報律內容之失當此誠然矣惟記者之所主張則殊異趣內務部即握有定報律之權矣報律之內容即甚當矣此外尚有一問題關於國民之自由甚鉅不可不論是何也即民國是否當容報律發生是也

記者之爲此問必惹起世人之疑怪以爲報律者吾隣日本所有也吾奈何沒之而不知世界有第一等法制國而無此物彼乃不之見並不知世界有絕大之共和國號稱地球上之樂園吾方捧心效之而極不肖者亦無此物彼乃未之見誠未見也



吾無責焉苟夢見之矣其速謀排除此物勿使污吾將來神聖之憲法

記者所舉之兩國乃指英美英者言論自由之祖國也法蘭西號稱共和其國民之言論權遠遜於英倫而美者則承英國法系者也故亦解自由之眞意今請略論之詮英倫出版自由最眞切者宜莫若曼斯福曼氏者英倫之名法官也其言曰『出版自由非他乃出版無預求特許之必要是也必出版後有違法事件發生始依律處理』葉倫波者亦名法官也彼又言曰『英吉利法律者自由之法律也自由者特許之賓也特許兩字在英法實無用處如人欲出版則出版而已無他手續也至出版後如或違法須受法庭審判則亦與他種違法事件等耳非於出版獨異也』兩家之言可謂博深切明矣持此以衡內務部所頒之報律則該律尚有存在之理由否

謗律者非報律也其得稱爲報律者則惟特許檢稿索保押費之類耳前清之報律舉三者而有之民國之內務部則已突飛進步僅標特許一項故亦惟與之論此一項

英吉利之憲法乃建築於個人權利之上此雖似英法之特點實則憲法之爲物亟當如是何以言之如有人欲作一書與其友人此固有之自由也此人又欲刊行其書以公衆覽此亦固有之自由也又設此人欲日日作書與其友人欲日日刊行其書以公衆覽並多其數以至百千萬億張其亦爲固有之自由又奚待問前者謂之通信自由後者謂之出版自由此兩自由者非異物也謂出版自由必待特許通信自由又胡獨否推而至於甲欲向乙發言此其自由也乙欲向丙及丁發言此其自由也此不待特許也甲欲向乙在某地發言乙欲向丙及丁在某地發言甲乙欲向丙丁同在某地發言果待特許乎前者謂之言論自由後者謂之集會自由知此理者則甲乙欲向丙丁戊己以至千萬人日日同在某地發言日日同在某地刊行其言以至千百萬張必爲自由自然之序是何也卽出報自由也英人所持之原則如此

美利堅者英吉利之高足弟子也其法律之原則略與英同不待詳論今惟引柏哲士一言曰『美利堅之憲法未嘗與中央政府以操縱言論出版各自由之權以此



之故美利堅此種自由極其完全中央政府對於言論界絕不得以何種形式施其干涉』柏氏之言其詔予矣

以是理由本報對於內務部之報律其所主張乃根本的取消無暇與之爲枝枝節節之討論以後並灌輸真正之自由理想於國民之腦中使報律兩字永不發於國會議員之口

愚之徵引是篇非欲吾說之有力於世且灼見此種理想與吾國今時社會心理相去太遠必且有目愚爲狂易罵愚爲荒謬者又雖愚之本旨僅在嚴報律與謗律之別而觀於兩年來之新聞紙中風狂走早已疾首而痛心此文並非爲若輩張其頑焰但今亦無取覼縷使人喩之惟有一語必以告人者則讀者當知愚之此文實爲『征伐暴徒』而作立詞稍稍蘊藉乃由其機關新聞之論調使然當時吾同業者之懲創之理直而詞壯聲威何止十倍且所謂報律僅止三條倘又過之則南京內務次長居正不難立碎於新聞記者之手卽愚不肖亦當飽以一拳今也吾人出水火之中登衽席之上享治平之福居不諱之朝當局之政略愚不敢知舉世之評論亦未暇考卽愚別出



心栽奮筆立議更自覺其多事亦決其無當於人心惟回想暴民不寒而慄今自陳其戳頑制亂之文以附於工諫師規之列或者爲愚分內之自由而今之新聞條例慨然許之今之新聞記者黯然傷之者乎

## 日本之政黨政治 三年五月

前者山本內閣以得政友會之擁護所提預算案得通過於衆議院而貴族院扼之使無由成爲法律山本首相不獲已遂領其閣員全體辭職此在憲政上作何意味吾人在旁觀之而最饒興味者也夫山本內閣多數黨之內閣也在法多數黨之議案見毀於上院爲之政府者決不當廢然而下野而當解散下院訴之國民公意以奮鬭之苟重選而仍爲多數也卽仍以原案通過於下院再予上院以機會使之三思斯時上院果以國民公意爲重決不更行反對惟若有兩不相容之點伏於其中上院亦自有權更堅持一次英倫之政治卽呈此觀政局至此必且有改造上院或限制上院之問題發生以民權由此而不獲伸非設法以伸之將大有背於憲政之根本義也英倫近有所謂巴力門案者卽限制上院否決之權使對於財政案不能容喙對於非財政案下



院通過後逾兩會期亦不能容喙故英倫之議會質而言之直成於一院也其所以致此者則上下兩院衝突過甚不爾則憲政無由運行也由斯而談苟愛斯葵斯氏入其同盟之國代山本氏而領其內閣則今年之總選舉必不可避所謂巴力門案必且見提乃山本氏皆不出此此其作用自非吾人之所得知惟其所及於憲政之影響決非政治學者所能滑過者矣

前言之矣山本內閣者多數黨之內閣也多數黨之內閣既倒則起而繼之者仍屬多數黨之議員乎抑屬之少數黨乎果屬多數黨則其政策又將何出與前內閣同乎是如演宿劇成何意識與前內閣異乎是隳其黨綱無異自殺兩者皆無所可是多數黨宜退也果屬少數黨則其政策更將何出與前內閣同乎則兩黨對峙之初果以何者而見異今至沒其異點豈非自下其黨幟與前內閣異乎則一入議會之門登壇數語必且盡爲反對黨叱咤之聲所掩一起卽蹶有同兒戲是少數黨亦宜退也兩黨俱退是惟有束政黨政治於高閣已矣

有最妙者日本議會之會期至短較之英倫終年開會者迥殊內閣既成初不必與議

會卽相對立於是有短期內閣之熱者正得乘隙施其手腕倘或閉會期間可得利用者足以供其展施政略因攫取國民信用以爲來年對待議會之資則彼儘可於開會之初假一理由解散議會以僥倖於多少數之變置此雖爲政黨政治之變格而在日本或能以此濟其政黨活用之窮亦未可知大限重信伯者號稱以政治爲生涯而崇信內閣政府者也今以高年重望敢於衝議會之鋒以試其少數黨之政略或者吾亦有談言微中者乎要之可以卜日本運用政黨政治未臻純熟也矣

## 爵氣 三年六月

客曰民國者民國也可得有爵乎無卯曰不可得而有也美之華聖頓哈密敦之流亦曰不可得而有也法之盧梭涂格維爾之流亦曰不可得而有也民國而有爵是說之不可通者也

然而吾之約法會議則曾大張恢復爵制之說相傳議員顧鼇提議謂五等封爵滿蒙人均有之獨漢人不得有此利益均霑之謂何漢人之能霑者雖亦有之而獨衍聖公一家耳此平等之謂何且爵賞也者本傳來之慣例非新邀之曠典其復之便議員張



其鍠爭之不得憤而去職此事實也

客曰民國不得有爵敬聞命矣顧吾則有之何耶無卯曰此顧鼇之說則然耳於民國無與也荀卿曰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無卯請得益之曰民國有爵是說之難持者也而鼇能之

客曰亦有說乎無卯曰有之請先言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羽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今民國卵也爵爲毛羽當其未生毛羽先具孫文黃興合而爲鵠伏以爲雛終不似之毛氣成毛羽氣成羽爵氣成爵故曰民國有爵也此鼇之說也

客曰善

雖然無卯請得告客曰惠施鄧析能持難持之說荀卿雖稱之而終之曰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凡是等語以入其篇名曰不苟今鼇之說雖辯在荀卿視之則苟焉而已君子所不貴也

## 政府歟盜府歟 三年六月



政府既日日無以爲生凡民間之物細至一米一鹽可以搜括者靡不搜括之凡民間之物細至一米一鹽不可搜括而惟可轉押者靡不轉押之搜括之可也轉押之亦可也堂堂政府名號未除或强或軟總須得主此米鹽者之一諾纔算不失體面而萬非所論於盜

京師有自來水公司商辦者也政府向中法銀行借款竟不謀之於公司而以之作爲抵押事既成公司始知之也觀該公司之質問書可知其略矣

竊近日華洋各報載中法實業銀行借款條件以北京電車電燈自來水等公司作爲抵押之品已於三月十二號經政府批准等語不勝駭異查電車電燈兩公司內容敝公司固不深悉但敝公司自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辦實大總統任軍機時力予提倡始得成立近年以來因時局影響迭受波折近甫漸見發達其爲完全商辦公司固已共聞共見此次中法借款所指自來水若指敝公司而言則商辦實業公司可由政府任意指爲抵押全國商辦公司何限孰不自危未辦之公司更何人敢出而興辦若所指自來水係別屬市有之營業並不屬於敝公司則大總統公布商



人條例第十二條內業經註册之商號如有他人以類似之商號爲不正之競爭者得呈請禁止其使用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各等語當作何解京城地方自來水由敝公司營業於前清奏准註册民國肇建自當繼續有效豈許市鎮對於敝公司爲違法之競爭種種理由百思莫解伏讀大總統迭次命令皆以實業爲當務之急所以維持而啓發之者無微不至淵衷遠識遐邇同欽夫對於將來未辦之實業尚且方籌保證豈對於身所提倡已成之實業反肆摧殘想政府必不出此但報章騰載衆股東惶惑萬分環來質問苦無以應不得不請明白解釋以袪羣疑而維商業除呈明並通知某處聲明主權所在未經敝公司正式承認不得受作抵押外爲此具書

……

由右觀之政府之押自來水公司實盜而押之無可疑也或曰盜有術乎無卯曰有之盜有明者有暗者明者人得以盜指之者也暗者人不得以盜指之如自來水公司之被盜押此明而可指者也此外尚有暗而不可指者愚請得更徵一例

予前日晤在稅務處辦事人某君予詢以此間地稅向定稅銀若干渠以四萬七千

兩對予謂苟有人民當納稅銀十兩彼以紋銀繳納則受之否渠曰否人民納稅當以銅元予乃詢以銀兩與銅元之價渠云每銀一兩須繳銅元五千文予聞而奇之予見市價每銀一兩秖兌銅元一千八百文若以五千核之則稅額溢出原額幾三倍予乃詢以皖省各州縣是否一律渠曰否秖此一縣如是耳予曰誰定之者曰知事耳某君復言此間當軍隊未至前官吏命城中男丁一律登城守衞每人手持紙燈復執二樹枝相擊格格作聲以防土匪之至聞有富人某納租稅絕鉅抗命不登城聲稱人民納巨稅卽爲自衞計官吏怒甚課以百兩之罰款云越數日知事至予寓晤談予以重稅之事告之渠曰秖三千耳予未之增也然未數日收稅者至予處收某處墓地稅予乃詢其銀價渠應曰三千四百予曰前日知事云秖三千何忽增之耶曰然前數日忽接都督電命增爲三千四百耳予聞而爽然若失夫中國西部人民納稅既巨而政府則不爲之保護噫亦可憐矣

右文乃一西人自亳州作書投之上海字林西報者也（但本誌乃由時事新報轉錄之）以銅元易銀市價本一千八百文從稅務處五千文之說是稅務處盜民三千二百文也從知事三千



文之說是知事盜民千二百文也從都督三千四百文之說是都督盜民千六百文也然實雖爲盜而民不得從而名之故曰此盜術之暗者也

無卯曰政府以盜治其國國民因以盜亂其國上下交相盜宜國亡無日也

## 八釐公債案 三年八月

近聞國內以八釐公債案甚囂塵上政府主之於先肅政史從而訐之於中全國新聞紙羣焉吠之於後恍若民國風紀惟恃此案以立者然嘻亦太可醜矣

記者於此案初不暇爲枝枝節節之研究以其將民國三年來之財政史看作一整案卽八釐公債如說者所云亦不過全案中之一片段其所耗散吾民對之而流涕者較之三年來偉人官僚政客賣買兵偵花費之所爲者當不過百分之一就此百分之一尋垢而索瘢此肅政廳平政院所有事吾人稍作倫理之談非至算總賬之日不爲執剖驗之勞也

記者之爲此言非謂八釐公債之必無弊也特以共和成立以來他事無一可言惟傾軋之風突飛進步昔之告訐但憑傳會今之傾陷敢於誣衊此三年中稍於國事時或



留意卽能舉其證例不少此有耳目者所同認非記者敢爲是抹摋之言也信如是也則斯案之內容如何吾人終有疑障今且假定爲有罪矣然胡乃不交普通法庭一例公開而始終交平政院彌縫包辦前江蘇省長應德閎案中之要人也其辯解書盈把記者俱未遑披閱惟有請願呈文關於法制者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之注意焉其詞曰

竊南京公債票一案奉大總統命令發交平政院辦理德閎當時以脫蔣懋熙諸人之手從此得見天日是以會同程前督電呈鈞座表明感幸之意並聲明俟傳案時卽行投質在案嗣聞奉派肅政史曾述棨李映庚到滬先行查辦自應靜候審理惟查平政院係特別法庭肅政職權等於法庭之檢察官與尋常行政範圍之查辦員迥不相同檢察官搜集證據理應雙方兼顧凡文卷證據及其事實有可以證成罪案者亦有可以解釋嫌疑者均應收集羅列參互比較方能定究之成立與否誠以法律之用一方面爲國家懲姦宄一方面爲人民雪寃誣故法律上之檢查起訴一切事項但使司法官吏對於嫌疑人胸無成見卽無祕密之可言此固國民應享之



權利而亦司法官吏職務內應有之手續今曾李兩肅政史但與蔣懋熙及其委員曹元度等祕密接洽專以原呈之一二函據爲主而於此等函據之由來及案中重要人證重要關係重要情節理由概置不問則蔣懋熙呈報到日早可執付有司何必多此一番查辦此案證據尚多日後發現能否認爲有效殊不敢知是被嫌疑者之權利第一步已剝奪淨盡大總統明愼爲懷當亦憫然以爲不平德閎所被嫌疑罪名至重平政院條例一經裁判更無上訴機關審度再三惟有仰懇大總統按照普通刑事辦法飭由上海地方廳起訴理由有三一、現奉大總統公布之平政院訴訟條例凡平政院應行受理各條與德閎等現被嫌疑不相比附二、中華民國人民被刑事嫌疑者皆用三級審判制平政院係特別法庭爲尊重官吏之特別身分而設因有特別之身分轉失普通之權利立法本意決不如此德閎等曾任官吏一經卸職卽屬平民不應剝奪普通人民應享之權利三、現行刑事訴訟律審判衙門章內第二節第十二條審判衙門之土地管轄以犯罪地或犯罪人所在地爲斷等語原案理由犯罪地並指行爲地及結果地而言犯罪地證據最多犯罪人所在地於

傳喚勾攝羈押等皆於審理上關係至爲便利故本條以此兩處爲其土地管轄區域等語此案發生於上海一切重要人證皆在上海德閎身被嫌疑又在上海居住故在上海起訴此事與現行法律相符國家法律斷非爲一二人而設用敢據以上

三種理由爲法律上之請願……

榮辱者一時者也是非者百年者也無論應某所犯之罪其大何似而其要求一相當被審之權利總算是守共和國民之本分彼之敗訴至於何地雖不可知而玆一呈則於將來民權史上有一位置此固不爲識短者所見智昏者所顧而記者則深以爲然也夫平政院者本特權國之法制非剝奪人民之權利其本身卽無以自存然其剝奪之法尙決不是此種蓋彼之所謂剝奪乃官吏以國家代表之資格與人民有交涉時其訴訟不歸於普通法庭而歸之平政院也非人民獨立自入一罪而可由平政院任意挽之入庭科以私罰也如謂訴訟涉於官吏卽當屬之平政院亦必其以公人之資格牽入訴訟而後可非其以私人資格觸犯刑律亦當奪其普通法律所保障之權利而一爲行政長官所魚肉也（一）苟不顧其罪狀之性質如何惟以吾欲懲創是人非



以平政院爲之機關將不如意遂以之胡亂羼入是則與十常侍之北寺魏忠賢之東廠又胡以異亦詔獄而已矣平政云乎哉

（一）原呈謂官吏一經卸職、卽屬平民、此猶後一層、蓋人爲官吏時、一面卽保存其平民之資格、公事屬官吏、私事則屬平民、



# 獨立週報存稿

## 發端　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英倫有週報曰司佩鐵特乃記者最愛讀者也而此報之名有三百餘年之歷史相與存之至今初發刊時實在千七百十一年三月一日主持論壇者爲當時文家艾狄生司佩鐵特者袖手旁觀人之謂也艾狄生實以自況其第一文卽敍述司佩鐵特之爲人且言曰『欲深知作者之言當先知作者之爲何如人彼果黑人耶抑白人耶溫文人耶抑躁妄人耶有室耶抑鰥者耶如此類者皆爲讀者所亟欲知不及知之則讀書恆不樂』艾氏既名重一時出其凌空之筆描寫政治社會種種狀態語語爲人所欲出而不能出其文遂深入人心爲人人所寶貴記者何人文才寧足以夢艾氏而秋桐二字又曾出現於滿清季年在僞立憲潮流之中騰其口說致爲時賢所謾罵今復用之取辱已多焉敢妄自表著以重罪戾故記者雖慕艾氏之所爲且欲自薦爲東方司佩鐵特而於以自序爲開宗明義之文不取苟同而環顧當世發行報章日盛一日類

無不有發刊之詞公諸讀者其詞既膚泛不切事情又易習爲浮夸不足徵信記者不敏亦雅不欲出此鄭燮云板橋爲文向不求人作序今秋桐作報亦不求人致頌詞且更進一步並廢去尋常出版之詞焉號曰獨立了無深義雖記者痛當今輿論囿於黨見竊不自料隨同人之後欲稍稍以不偏不倚之說進之至此義或不見容於今日之社會因招巨怒極罵人人擠排吾說使無容頭過身之地亦未可知天下滔滔又誰與立聞美洲有週刊物名髣髴與獨立相近所謂隱栝攣頓是也其取義未審視吾報何如讀者試妄以隱栝攣頓呼吾報焉或亦避狙怒之道也

## 變更政制之商榷 九月二十二日

吾國之現行政制乃內閣制也乃內閣負政治上之責任其進退納之於參議院喜怒之下也而議員之意志至難捉摸評論政治之能力亦不充足每一問題發生往往感情橫決恣意掊擊內閣彈劾之聲至不擇事而發以此內閣迄不得穩固識者憂之因致疑於現制之不良欲謀劃分立法行政兩部之權使各不相侵以救其弊此美制也對於內閣制言之則曰總統制茲聞總統府祕書頗議及此而時事新報老圃君近亦



著論致意於美制之良吾友金君鶴望夙助內閣制張目亦復自表示其思想之變化主張美制以大勢推之臨時約法期滿之後吾國之政制果從法乎抑當從美其爲一絕大待決之問題無可疑也吾人於政治學夙乏研究而吸取平民政治之空氣爲日極淺經驗亦無可言則欲解決百年大計於數日之間乃極危險事臨時約法之不善即中此弊今政制問題關係絕巨吾人鑒於往轍又安可以此付之偶然之取決及今討論誠要圖矣

記者主張內閣制者也半載以還在民立報屢屢發揮此制之精神當爲讀者之所能憶說者謂此制難盡行於吾國證以半載中所得之實例良不得謂其說之無據記者雖不如金君鶴望遽以此易其所信而一洗成見就此題而細論之使兩面之理由各如其分以出則固記者之所願也夫內閣制之所長即在立法行政兩部聯爲一氣此制演進既深表面上雖似議會操縱政府而實際上則政府操縱議會以內閣不啻議會中最強之一委員會居政府者率爲控制議會多數黨之魁傑政府而欲行其計畫直行所無事也於此而有政治或財政上之改革在他種制度之下黎民視爲非常之



原因之代表機關橫生阻力者而內閣制則處置裕如焉是之謂強有力之政府行總統制者則反是此制之特質在劃定立法行政兩部之權限立法部不得以行政過失迫行政部辭職行政部亦不得解散立法部質而言之兩部之名各副其實立法部立法行政部施行之焉如斯而已議會討論時期行政部無從加以影響以是兩部之情感不通問題稍大即無協和一致之望政府以行政上之經驗以爲非如此不可者從而製成法案提出議會議會率置之腦後焉政府無如之何也此種政府其弱無對在美洲憲法神聖之國權力之分配至爲嚴明政府祇求其守成而無取乎有大作用故能行之至今若新造之邦需中央大開大闔之力至巨者運用此制不善行至自斃此記者之所信也

雖然總統制亦有一大利即政府自審在職時期之確定得從容盡其所長規劃可久可大之偉業而議員無入居政府之野心頭腦既清類能準據公理以相討議黨見雖不獲除而爲量終較少焉是也以此國中無極熱之政潮各種機關不至倉卒停其作用而國政平流而進頗呈雍容高美之觀此其所長即內閣制之所短也且總統制之



弊僅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不溝通美利堅之習慣國務員不出席於康格雷有提案不能說明有誤解無從解釋是以有弊然美利堅憲法並無禁制國務員出席議會之文千八百八十一年元老院之委員會且曾決議兩院當爲閣員設置議席使之日臨一院惜當時爲康格雷所不欲議不果行行之則總統制之流弊早去其最大者矣吾今若取法斯制首於鈎連立法行政兩部一點特別注意議如瑞士之閣員雖不爲兩院之議員而出席無阻以勢度之今之國務員每畏縮不敢臨院參議院方求一面而不可得此點似不至爲將來憲法會議所不欲如美之康格雷焉果如此者總統制又何嘗不可行乎

平心論之兩制各有偏至之理任取其一皆足以治國果何取者當憑一己之所信而當時國民之感情及特別之政治現象舉爲決定此題所必憶及者焉且記者以爲政府之責任如何課之亦題中之要點輿言及此記者終寧取內閣制而舍總統制其說頗繁請待專篇

## 約法與統治權 九月二十二日

臨時約法第四條有云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論者頗於此條生異議其故則統治權者不可分割者也今如本條所云實將統治權分割之以分配於數種機關於國家之原理不可通盧君尙同著臨時約法駁義一文卽能代表斯說茲問題也需辨理力至多以記者之謭陋焉望解決然出其所見以爲來年製定憲法之資料亦未始不可敢取而略論之

討論此題第一當問統治權究作何解記者行文取用此字純依從習慣而論壇中有此習慣大約從翻譯東籍而來記者每用此字意中默喩相待之英字爲薩威稜帖薩威稜帖者美儒柏哲士所謂加之國內人民及各種機關最初絕對無限普及之權力也故謂之統治權而此權在柏氏目爲厶匿不可割裂果約法第四條所謂統治權卽指此也信乎如盧君之言於國家原理不復可通雖然猶有疑焉

薩威稜帖通常譯作統治權而譯作主權者亦復不少今之不善逃盧梭之說者動以薩威稜帖並人民爲一談斯時也八九言主權而不言統治權約法第二條明載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之人民草約法者確爲人民主權說所左右而所謂主權者其爲薩威



稜帖無疑本報專論欄中有朱君芰裳所作國家主權論一首亦足以代表此派時論姑無論主權與統治權二語孰爲妥愜而擇語者要有不可不守之一條件則譯作主權不可同時作統治權譯作統治權不可同時作主權不於此致愼將與解釋者以無窮之困難而立陷原文於無意義此在前後不相聯屬之二文用之猶可言也現之於一文中不可言也在尋常論事之文猶可言也在法律文字不可言也今約法不幸而犯此弊第二條言主權第四條復言統治權迷惑如此似草約法者不應如斯陋劣準此以談頗令人致疑於第二條之主權固指薩威稜帖而第四條之統治權或非指此然非指此則所指者又爲何物爲之解說者亦正難得相當之詞約法之不完密於斯可見一斑矣

記者且置譯名問題不論就言統治權者與言統治權就言主權者與言主權而冀得一正論之鵠焉盧君之言曰『通常分統治權之作用爲立法司法行政三種各設一特定之機關以行使之於此三種機關之上又設一統治權之總攬者以保其意思之一致』又曰『至總攬統治權者之何屬則在君主立憲國爲君主在民主立憲國爲



大總統』此說也意在說明統治權之不可分割約法第四條以之分界於各機關爲無意味此點誠足以說明之矣然統治權果當何屬盧君所言似尙與近儒所主張者相反夫統治權位置問題在國家學中最爲紛糾難解約略舉之有三說焉一說以統治權屬之人民一說以屬之編製或改訂憲法之團體一說以屬之立法機關今請分別論之如下

(一)人民說　是說也起於十八世紀後民權之發達以天賦人權說爲之基法蘭西及美利堅之革命乃此說所鼓盪成功後復以此著之册書誓之廣衆然國家之秩序旣定感情輕而理論重又羣覺此說爲未安德儒黑格爾力駁盧梭之民權說(一)大致謂國家者乃國民總意之結晶體也非總機體不足以發其意因之薩威稜帖決不在國家組織中之一原素如以薩威稜帖歸之人民人民特一原素耳是發表總意之機體以上尙有所謂人民之一物此之謂無意識此外諸家之排斥人民說者隨處皆是茲不具引

(一)卽以薩威稜帖爲之人民之說



(二)憲法團體說　是說也乃人民說之反響蓋薩威稜帖不屬之人民以人民非有特別之組織不足以表示其總意也則苟有特別之組織足以發表其總意者法當以薩威稜帖屬之夫『國家者眞理之象形字也』(二)而予此眞理以形者厥惟憲法則編製或改正憲法之法團當然爲發表總意之特別組織故憲法團體說因之發生其在美利堅康格雷或臨時會議以三分二之多數輔以州議會或州臨時會議四分三之贊成乃可以改正憲法此種康格雷或臨時會議卽薩威稜帖之所寄也其在法蘭西元老衆議兩院可開聯合會議以改正憲法此種聯合會議卽薩威稜帖之所寄也

(三)立法機關說　此說也惟國會萬能之國可適用之蓋薩威稜帖旣爲無對之權則惟擁有此權之機關始可寄託美之康格雷其職權皆列舉於憲法越此則無效其權非無對者也法之議會其爲憲法所制限亦與美同其權亦非無對者也其所以然者則法美皆以憲法爲根本法立法機關亦同受其制裁反之英之巴力門不解所謂

(二)此黑格爾語

憲法與普通法之區別巴力門欲何作者卽任其意爲之踐祚令之與盜獵案大小輕重殊也乃可以同一之手續通過之亦可以同一之手續廢止之故惟英之巴力門可言薩威稜帖立法機關說卽爲英而設也

三說既明於統治權之位置當可了然其最當注意者則統治權之所在除人民說爲無根據外有二者而亦僅有二者也國家之元首在成文憲法之國則受制於憲法在不成文憲法之國則消納於國會斷斷不爲統治權之總攬者知此可以爲盧君供一參考料矣盧君謂在君主立憲國總攬統治權者爲君主此決不適用於英蓋英之巴力門成於君主貴族平民三大種族君主早消納於國會也黑格爾曰君主之所爲乃以個人之意思完成國家之行爲如作i字缺其末點倩彼點之而已非有他也盧君謂民主立憲國總攬統治權者爲民主此固不適用於美亦決不適用於法蓋法者其視憲法爲神聖與美無異總統之受制於憲法亦與美總統無異柏哲士曰「權之有限制者非薩威稜帖也加人以限制者始爲薩威稜（一）吾人不得無限制或僅自爲

（一）去帖音成爲形容詞



限制之權不得謂達於薩威稜帖」總統之權明明有限制也受人限制者安得握有無限之權加總統以限制者明明憲法也總統既下於憲法而受有限制同時又安得上之而代表創造憲法者之意果得握之代表之是國有兩薩威稜帖也

由是而批評約法則第二條主權屬之人民之說在二十世紀之國家不應作此誇張無據之談宜删之第四條各機關平分統治權之說如統治權與主權同其範圍也則大悖於統治權不可分割之義否則第十六條第三十條第四十九條已規定參議院行使立法權臨時大總統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本條與之相複亦宜删之至第十三條載總統總攬政務並無紕繆處盧君謂當改作總攬統治權實不必爾也朱君之言主權乃本之近世最普通之說惟其所以闢君主主權說曰「國家永久團體之意思而以時生時滅之君主發表之得毋國家之意思亦隨之而時生時滅乎」不必可訓信如斯說又何以解於以主權屬之製定或改正憲法之機關蓋此種機關決非常存者也倘不存而國家之意思卽滅此說又安可成立美儒李高客曰『改正憲法之康格雷非一繼續爲會之集合體也但在法理彼所享法律上無上之權較之英倫巴力門所享者固同達於完全之域』斯言頗可誦矣



## 張方案之餘論 九月二十日

張方案發生後記者在民立報頗有所論列而爲同盟派報所攻擊亦既以次答辯矣惟記者已以他故輟筆於民立報而該報等仍奮攻不已姑再論之如次

記者於張方案最初所論定者兩項

（一）本案之責任當歸於陸軍總長而不當歸之於總統蓋總統在責任內閣之國當然不負責任而此次軍令實由段祺瑞署名故責任當課於其身也

（二）約法有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而無其手續參議院卽當通過「出廷狀」案以防止不法之逮捕並聲明立時拘殺無論何時爲國法所不許今無此法典故如張方案者發生吾雖能戟指罵之終覺道德之意多法律之意少也況當局者儘得以臨時緊急爲詞哉

記者之所以說明第一項者略謂欲明總統負責與否當先明總統責任之性質總統有時可稱爲狄克鐵特狄克鐵特者乃行政首長擁有無限權力之稱也總統至爲狄



克鐵特則其責任自由一己負之然此職必在國家有戰事時始能發生而今非其時其次如法蘭西總統戴冶聲明對於議會負責任法典亦有負責之明文則總統亦可負責而吾約法則明定責任僅由內閣負之敎令種種至少須經國務員一人副署復次美總統自爲行政首長一切責任悉自負之雖責任之性質與內閣制責任不同前爲對於人民後爲對於議會而要成爲一種責任而吾國則採內閣制此種責任亦無從生夫總統責任之可言者大率不出此三種而三種舉不存在則吾人研究總統責任問題其得數適爲零也質而言之總統實無責任也既無責任而漫以責任加之乃爲紊亂法制之尤參議院手創約法而忽昧於約法之意欲以彈劾之手續施之於總統行政上之過失既不顧總統在法律上無行政過失之可言復不顧彈劾祇能用之叛逆等罪斷無用之行政過失之理此無意識之甚者也

記者文中有曰「當戴冶被舉於國民議會……彼聲言已實對於議會負行政上之責任……卒之千八百七十一年八月三十一號之法典有曰內閣對於議會負責任總統亦然而不二年戴冶爲反對票傾之下野矣」中華民報以卒之兩字爲不通其

故則戴冶受職爲總統卽在千八百七十一年八月三十一號議會斷不能同日卽爲明定法典以此爲記者未讀歷史之證殊不知戴冶正式受職雖爲是日而被舉於國民議會爲共和國之行政首長戴冶因得以積極行其政策者實在同年二月十六號在此半年中以戴氏之雄才安見不足影響議會使之附己此點美儒羅偉卽明言之而中華民報未暇讀之也

民權報似能進一步持法理論以爲記者不應指袁總統之殺張方爲行政過失雜引刑法上不相關涉之談來相佐證夫記者以殺張方爲行政過失者非記者特下之定義乃課總統以責任勢不得不然之結論也蓋論者羣以內閣之責任課之總統而內閣之責任率爲政治上之責任且記者之本論又純就政治責任立言故有是說至此事在法律果宜視爲行政過失與否自待別論此不待解邏輯者之所能知而民權報觀之以爲記者之論據爲彼所攻倒甚矣與人辨理之難也

記者之所以說明第二項者略謂憲法規定人民自由之條件有三（一）劃定自由之範圍（二）保證自由（三）遇緊急時限制自由今約法於二與三已得之矣至何以保



證所劃定之自由尙缺如也以例證之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約法不爲虛文乎蓋人身自由權者卽民非違法無論何人不得拘執之覊禁之及用他法以侵害其身體之自由也如身體之自由無故而被侵害則侵害者無論其爲何人被侵害者皆得控之治以相當之罪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於是英美人之保障自由乃有一法其法惟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法廷呈請出廷狀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處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率被侵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法官不得枉法私人之有權勢者不得迫壓其所屬行政官不得以行政上之理由妄拘押人誠憲法絕良之保障也今不幸吾國無此狀之規定則自由之保障本屬不完在他國可以停止出廷狀之效力表示其國正在非常緊急之時而吾國既無此狀何有於停於是約法十五條所表示之政治現象（一）可以由行政者自由決定而在法律上無一定之



表徵是則張方被戮當事者如以非常緊急自解亦未必全無理由此記者之所論列也乃民權報不解出廷狀爲何物因不解此狀與張方案有何關係以爲出廷狀者卽日人之召喚狀呼出狀勾引狀勾留狀等名而記者所取之名爲杜撰迨記者詳舉出廷狀之性質告之爲民權報者應卽說明此狀與張方案了無關係然後爲對題彼於此乃避實而擊虛以記者曾言出廷狀案爲一法典也遂棄置出廷狀之性質於不問而斷斷以記者誤用法典二字爲詞其故則英國實無法典惟大陸各國有之記者乃至大陸派英國派之法系而有所不知今卽如民權報之意矣記者改法典字爲律字不曰出廷狀法典而曰出廷狀律民權報之所得者亦僅爲記者改正兩字而止於論爭之燒點全然未涉及也況記者之用法典字乃隨手使用之詞本文非辨論法系故於法律字彙不復詳爲剖晰當記者用此也其所指相當之英字爲 Statute 以爲凡經議會之所通過褎然成典者卽法典也英國之憲法多不成文不成文者卽未經議

（一）卽認爲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可依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其所謂依法律者、果爲何種法律、不可得知、



會不成爲法案也不文二字時人亦作不典是以典準 Statute 亦無必不可通之理民權報之所謂法典乃由英字 Code 得來以典訓 Statute 在中文一面言之其理之短長亦適與以訓 Code 相等特國人用力於日籍者多羣以典專訓 Code 爲慣耳

## 國稅與地方稅 九月二十二日

近共和建設討論會發布財政商榷書中有『論今日整理財政宜先劃定國稅與地方稅之範圍』一首其文頗可讀記者有感亦刺取此題一略論之

欲區分國稅與地方稅當立先一標準標準者必須由各方面觀察而得而從租稅之性質觀察之乃最要點也關稅者當然爲國稅者也以其稅必在國境征之純然爲對外稅其徵出口稅如奧俄瑞士及吾國移關稅爲對內者蓋爲例外焉此稅之所課者既爲由外輸入之物品則在何處銷售至無一定以理測之其非海關所在地之人所能全數消費而爲借此爲徑分散於各地爲各地之人所同受可斷言也夫關稅之所取資雖在外貨而外商終取償於物價故關稅名爲對外而其負擔究屬之國人今其

物品既分散於各地則各地之人分擔其稅額若以各地方所分擔之稅額劃爲一地方之經費是使各地方之人爲一地方分任其義務也理不可通由是觀之關稅之當爲國稅而不當爲地方稅其故乃在物品入國境卽流通於全國而不可以全國之負擔供一處之費用也討論會之論此最爲詳明

於斯吾得一租稅之原理矣是何也則關稅者征於國境而亦僅征於國境者也苟將關稅之組織移於腹地如法蘭西革命前之有州關德意各邦在十九世紀中各課入境稅則阻滯生產買怨商民而關費繁重以得償失餘終有限種種弊害不可勝言然此乃通過稅之不可濫征也若必欲征之如吾國海關之外別有常關與釐局焉則此種機關之所徵收者當屬國稅抑地方稅乃別一問題討論會之言曰稅無徵收重複之患者可作地方稅其有此患者則當作國稅貨物之受制於常關及釐局者往往在甲地還一重稅移時在乙地復還一重稅甚且荷十餘重之負擔焉此稅制不善之弊也若以屬之國稅則稅法統一可期一度納稅之後免爲再度之貢獻此說也其涵質頗複雜焉通過稅之當屬之國稅者果屬國稅後照常徵收



乎抑收爲國稅旋卽廢除乎以吾國證之吾之常關舊隸於中央政府其正額解之京部本國稅也此果當視爲一種惡稅而廢之乎抑以既屬國稅而仍之乎釐金者起於各地方之需要乃地方稅也今當因仍其制而收爲國稅乎抑竟撤消之乎討論會三致意於租稅有課稅重複之虞者不可作地方稅似由前說國稅法之統一不爲再度之徵收似由後說間嘗論之關稅者乃絕對的國境稅若移以入於境內在地方與地方之間課貨物之通過實爲生計自殺之策況在吾國外商納子口半稅任其所之而吾貨則困於重重盤剝之下乎英人計芬法人羅復果皆財政名家也固嘗謂『普通消費之品入一境也從而課以輿特納焉吾以爲租稅中可能之事』而多數學者莫不非之其所以非之者乃從留難商品阻塞生計立說實無間於爲國稅抑爲地方稅厥弊維均未或謂此種徵收之權若屬之國家又當別論也若曰收爲國稅卽議消除則此問題者信乎非收爲國稅之問題乃消除惡稅之問題也

理論尙矣求之實際則吾國將所有常關釐局而涸除之中央及地方之財政皆將受莫大之打擊是固目前可行之事乎目前既不可行則常關釐局近方倒行逆施於各



地方之手暫從而淸理之收入中央俾成系統亦未始非廢除惡稅先驅之師發議者於此誠具有不得已之苦心也而以今觀之並此亦無可望津浦鐵路之車既通道經直魯蘇皖四省茲四省者本釐金之故智議沿途設局課稅此其所予商民之苦豈有涯量英儒拜斯帖蒲曰通過稅之差可謂合法者必其留難之量最少而不便利之度最低者也交通部因倡爲寓征於運之說此於租稅原理未必卽合而於拜斯帖蒲之訓則庶幾焉且交通部之主張並非將所課之稅入之中央而終以其所得分納四省質而言之是亦一釐金也特除去其繁難之程敍耳而直魯蘇皖四省且抗爭之以爲不如設局抽收之便甚矣吾國言整理財政之不易也今交通部之所建議特就屬於地方之通過稅圖略去其困商之質此去收通過稅爲國稅尙有一級去廢除如通過稅者之惡稅則有兩級而吾文尙斷斷爭惡稅之當廢絕焉此誠不入時世之談也

## 政府責任與議會解散權 九月二十九日

記者前週作變更政制之商榷一首推言美制與法制之短長以爲兩制各有偏至之理任取其一皆足以治國惟宜問當時國民之感情及特別之政治現象如何以爲抉



擇之方耳然吾國國民之感情乃至無定當南京政府成立之日論者頗以謂今爲民國爲民共選之首領理宜付以全權於是特設總理一條遂爲參議院所否認不轉瞬而政府移於北而前之全權首領之說忽焉退聽轉思致總統於英王端拱無爲之地位爲非英非法之內閣制遂由此說胚胎以成國民心理之變換既如此之速安知今日主張法制者明日不返而主張美制如前是國民之感情乃至不可捉摸也且發表國民之感情者其機關決不爲完全而強橫者二三人復從而壟斷法權形成今制舍律而言理是又安足爲訓雖然凡革命甫成最強者決爲最少數國中善良分子不能應時盡呈露於議政機關乃事勢不得不然非吾國獨有之現象也是所發表者果得稱爲國民之感情與否本未易言然則國民之感情何在且當從事確定者也至言現時特別之政情則內閣制屬於已成之局議員之躁妄者不必解責任之意惟日謀所以課責任之道叫囂之聲不絕於耳意謂中國可亡而彼所了解之內閣制神聖必不可廢同時政府阨於此種政制之下日且伺議員喜怒之不暇集中統一之政策無由一氣呵成論者至以此厭薄法制而爲之總統者復負其雄才大略不肯多降心於議

會長此以往衝突必屢起總統之雄心似終不隨議員之鬨聲以去是在一方內閣制必行在他一方內閣制必不行（一）此並為現時政情所表示者也是言政治現象尚須費絕精之衡鑒力熟權二者視誰方之質重始得以誰方為擇定政制之標準焉記者前週又言之矣政府（二）之責任如何課之亦討論變更政制之要點今暫舍前舉兩項（三）而就此項申論之

行政部之責任在內閣制則由議會課之易詞言之則行政部如有過失議會有權糾問甚者投不信任票以傾之此票如得通過行政部不得不辭職是也（四）在總統制則由人民課之與議會無關易詞言之國務員視為總統之私人黜陟舉無與於議會

（一）此言不行者、乃指精神上不行也、國有雄才大畧之元首、內閣制必不行、卽或行之、亦在形式而不在精神也、美利堅不採內閣制、雖由於篤信三權分立之說、而華盛頓之偉略、亦實足以制之不生、觀於法蘭西總統戴冶、設辭排除總理、益可見其故也、

（二）此政府專指行政部言、

（三）卽國民感情及政治現象二項、

（四）此所謂責任、乃專指政治上之責任、至行政部法律上之責任、此無論內閣制總統制、議會皆同課之、故彈劾之文、亦見於美利堅之憲法也、



國務員所為事皆承總統之意旨責任悉由總統負之而總統在任期以內卽有失政議會無法以干涉之總統一意孤行其所冒唯一之險則任期滿時人民不復信用而為投連任之票而已是總統之責任僅於改選時課之故曰人民課之與議員無關也

凡此乃指議會對於行政部之作用言也反之行政部對於議會之作用亦因政制而各有不同蓋行內閣制之國行政立法兩部相倚為命內閣誠可為議會不信任票所傾而內閣亦可挾元首之令以時解散議會解散議會者乃起於議會謀推倒行政部行政部自信其政策之良可以質之國民乃宣言議員僅蒙國民代表之皮不足以發其真意因以却還原選舉區而質問選民是否以此種人代表其意者也行政部擁此權利遂能使議會與人民之思潮時得其平議員重違人民之意不敢放肆（一）人民以此不生誤解擾亂秩序之運動可以無有此內閣制之伸縮處也其所以有此伸縮力者則在內閣先自以其命運納之於議會然後從而操縱之由是以知行總統制之

（一）如前次張方案起、鄂議員之所主張、大反鄂人之公意、鄂人致發公電以責之可見議會與人民隔閡之一斑、



國其內閣決不具有此種伸縮力何也以其行政部離立於立法部兩兩無關行政部有失且非立法部所能糾繩也行政部之所為既非立法部所能過問立法部之所為當然不為行政部所控制代表民意之機關既不能責難政府則此機關果得代表民意與否自非政府之所能置喙質而言之議會既無法推倒內閣政府卽不能解散議會也且前言之矣解散議會權者卽由議會推倒內閣而起者也今議會既無法推倒內閣則因之不存果於何有是政府之有議會解散權與言不能寧曰不必美利堅之憲法不載解散康格雷之文職是故也

由是觀之國採內閣制政府可以解散議會國採總統制政府則不能解散議會而亦不必解散議會理論最確無可疑也乃吾國號稱採用內閣制而臨時約法竟如美利堅之憲法不載總統解散參議院之權此既不合於法復不合於美折衷為制亦不見有理論之根據草約法者之無識於茲為最往事且不論矣今之言憲法者於加載此條類無不同意而同意矣頗似以為政制無論為美為法皆當如此此則亟須剖辨而本論之所以不可已也



更申言之談內閣制者主張總統必有解散議會之權此誠然矣今之論鋒稍稍由法而移於美而美制則實為吾指明議會解散權之無根於是前此問題分為兩式

（一）吾國採內閣制宜乎抑總統制宜乎

（二）總統果當有議會解散權乎抑不當有乎

今則並為一式卽

吾國採內閣制總統因有議會解散權宜乎抑採總統制總統因無議會解散權宜乎

討論政制者其於此加之意焉可

## 普魯士省官制論

九月二十七日

今之討論省長問題者大率分為兩派一主張簡任一主張民選調停之者則欲以民選之實際而蒙簡任之形式主張省議會選出二人呈請總統任命其一而最近有力之說則主張用普魯士制分設兩長一掌官治由簡任一掌民治由民選茲數主張者各各有其理由本篇請就最後一說詳論普制以資考鏡至此制果可施之吾國與否

非本篇之所論也。

按普魯士地方分域之最大者曰省(一)省有兩種行政機關。一種代表中央以施其監督。一種代表本省以行其自治。今分記之如下。

(一)代表中央之官曰省長(二)而別設一參事會(三)以輔之。夫普魯士之省制本歷史上之遺留物也。當改革政制之時。政家學者羣以州政每局於一隅(四)而又習爲機械的行動。不可不總若干州爲一結束。因設一監督機關。使能於結束內所有州域合全局而統籌之。於統一政治之中收圓敏豁達之效。故議保存省制。省長者較柏林之國務總長爲接近於各州之民政。而又不如各州民政長之局促。以是政務之性質涉於全國或省者與非一州行政之力所能及者皆以屬之。前者如宗

(一)Provinz 或譯作州、而法蘭西地方最大分域曰Province、亦通譯作州、實則二者爲域之大小相去懸殊、後者面積平均爲二萬三千八百四十方里、前者爲十一萬二千五百方里、幾與吾國一省相埒、且吾省名之正譯、亦爲Province、故以省名之爲宜、
(二)()berprasident
(三)Provinzialrath
(四)州 Regeirungsbezirk 者、次於省之分域也、



教之類。關係屬於全國。後者如築路興學設警察之類(一)利益或連及數州。省長因統轄之。但有須注意者。則省長實行此種職務。並不自設官吏。而即付各州官吏爲之也。特對於各州行政。代中央而監督耳。彼之代表中央。常時有然。非常時愈有然。如遇戰爭與內亂。或無其事實而僅有此恐慌。則凡關於中央地方各政。省長有絕對之權。處理一切。此足證其權力之強。反之立於平時監督之位。則於各州行政僅有指導之權。而無執行之權。質而言之。彼不過中央行政官之耳目。指揮州長。俾盡其職耳。

至參事會之組織。則會長一。即以省長充之。富有經驗之高級民政官一。爲內務總長之所任命。任期終身。由省委員會(二)所選出之議員五。任期六年。下級地方團

(一)築路一層、範圍恆不一、有連跨數州者、有單及一州者、故道路之事之屬於官治、抑屬於自治、頗不易定、美儒羅偉之論普治、築路與維持慈善事業及議決地方經費種種、列入自治、而威爾遜(即今民主黨之候補總統)同論此事、則又以築路興學、列入官治、本論乃從威氏也、
(二)義解見後、



體(一)之訴訟事件。皆歸此會判斷。尤要者。凡省長之命令。非得其承諾不行。彼之權力雖大半爲間接者。而關於市場及某種道路等。亦頗有直接行政之權。其中會員出自平民者(二)居多數。因利用間接權力實行監督官僚政治。乃創此制者之用心處也。

(二)代表本省以行其自治之機關曰省會(三)與省委員會(四)省會者其會員由各縣(五)選出。縣者次於州而全省之所由分也。任期凡六年。其半以三年改選。員額之分配於各縣。以人口爲標準。而以人民直接選舉手續繁重。乃各由縣會舉出。在普魯士法以地方政治言之。省者實賦有自治法團權利之一種結合體也。故省會爲本省立法機關。其會員不出於各州。而出於各縣。蓋州者純爲中央行政區域。與自治無關也。縣各有縣會。由縣會選出代表以貢之省。因成省會。由自治之點觀

(一)如市會等、
(二)即由省委員會所選出者、
(三)Provinziallandtag
(四)Provinzialausschuss
(五)Kreis



之。省者實各縣之合體。而非各州之合體也。省會者由元首召集。至少每兩年必開會一次。有必要時則常開之。其職務則在配分租稅於各縣。檢查地方預算。維持養育諸院。開發農田水利。保護本省產業。選舉一定官吏。此外雖可自由與聞關於本省之事。犖犖大端如斯而已。省會開會時。省長可以出席。省會議案之越其法定範圍者。省長可否認之。其所通過之準法律(一)及處分財政案。尚須元首之裁可。而元首且得解散省會也。

委員會者。即省會之所選出而爲省自治之執行機關者也。會員任期六年。定額七人至十四人不等。其半三年改選。由是委員會與省會之關係。猶之省長與參事會之關係。且猶之法蘭西州長與州會之關係也。以實際言之。委員會之動作八九爲省會所主持。而在名義上委員會爲執行機關。省會僅居於輔助之地位而已。

凡右所舉者。可列表以明之。

(一)凡非最高立法機關所通過之法律、謂之準法律、以其原則必準乎最高機關所訂法律之原則、始能有效也、

省
- 官治機關
  - 省長（執行）
  - 參事會（輔助）
- 自治機關
  - 省委員會（執行）
  - 省會（輔助）

於是普魯士之省治機關可以得其概念矣今概括之有不可不注意之點二

（一）官治與自治離析之分明也此點前已詳述今不復贅惟官治自治機關分立者其常而有時以便宜之故亦或統於一機關焉然在斯時雖以一人兼行官治自治之事而孰爲官治孰爲自治終不使之混淆而政府之於官治操縱而監督之其度遠較自治爲嚴

（二）專門官吏與普通官吏界限之嚴也官僚政治之嚴明至普魯士可云觀止彼服務者操守之嚴既成習慣而資格復爲法律所定何項人才始得爲何項官吏之候補者皆有定程一絲不紊以故官吏之所用皆其所習而事無不舉此種官吏類受一定之薪俸而每得一職無論屬於行政或司法或半司法之範圍必先經過最繁



難之試驗是謂專門官吏反之普通官吏則不必有特別之技能不受試驗而爲人民之所公舉此種大都不受薪俸而其職務純屬義務性質焉前者屬於官治後者屬於自治自有此分而以政治爲商賈之風以絕人不至以任命爲報酬之具何也專門官吏皆有資格相當之候補者一經受職終身以之而在普通官吏雖人盡可得而以純粹義務之故乃無金錢上之誘致力也

右點既明可進而略語批評之事矣自來論普治者莫不贊賞其改制者之巧思而解決一近世政治之難題也蓋普魯士夙困於地主之專橫彼等常相與聯合以抗政府之令凡政務於己之利益有損者率阨之不得行時則格乃斯特教授熟於英倫之自治制乃言歐陸規仿英之議會制恆取其殼而遺其核故絕無成功之可言蓋英制立脚之點全在地方團體組織之善而淺識者不能察也蓋英之納稅者率爲中上流社會而權力亦卽屬之權力既爲少數優秀者所運用彼等遂爲輿論天然之領袖其結果則各階級之衝突賴以調和而富於集合性之政治理解日見發達於選舉社會於是自由保守兩派本其固有之勢力平流而進性不易遷而黨派之有定性卽議會政



府強固之徵也格氏既有見於此亟欲以英制之原則適用於普而首將地方之權分配於中上流社會之手一面減殺地主之特權使各階級皆得機會參與地方政治而無一階級獨占有絕強之勢一面創設無酬之職務強中上流人士就之一以啓發其政治之熱心而養成其能力一以改良政治使呈潔白純一之觀此格氏提倡自治之旨也至在官治一方面格氏則不盡以爲然蓋普人改革地方制之目的減殺地主之權與創設無酬職務以外最要者則不使地方握有特別立法權是也此權既不保存於省會則監察地方政務其權全屬之行政官吏而行政官吏所擁之權因絕富於彈性而法律上之所規定極其混含無一定範圍可尋顧雖如此而操縱之者實大有其人是何也卽高一級之行政官吏是也因之行權無限之人而其限有時乃絕嚴下級官吏務須請命於上級手續極其繁重格乃斯特於此則又非之以爲活潑力太形缺乏設制如此煩累而對於國家效用不增斯實中的之言也

## 主權與統治權 十月六日

臨時約法第二條言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之人民第四條復言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



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是主權與統治權者是否卽爲一物於斯實起一大疑問姑無論草約法者之用意如何而當世之混用此二語者確乎不少記者前作約法與統治權一文迎新術語之潮流推言二語乃同出於英語之薩威稜帖因以評騭約法第二第四兩條之無當而時事新報之老圃君民立報之重民君頗起而糾正記者之失此記者最幸之事惟二君之所言終與記者所見未盡脗合竊本孔氏盍各之義再出己見以就正於兩君焉

記者持論以世俗所用之主權統治權兩語其意義純乎無別而老圃重民兩君則以爲有鴻溝之可尋是討論二者之區別安在乃本文之要義也

老圃君之言曰

> 主權者國家最高之權力不受他力之羈束者也統治權則不必盡爲最高權在統一之國統治權之上更無所謂統治權則統治權卽等於最高權然如德美聯邦國與匈雙立君主國及往者瑞典腦威等國則每州每邦既有每州每邦之統治權而每州每邦之上更有中央政府之統治權則各州各邦之統治權卽不得爲最高權故所謂最高云云固非統治權之要素易言之卽無主權之國亦不妨有統治權蓋無主權之國其爲國則一特不能謂之獨立國耳此統治權與主權之區別也

記者讀老圃君此文有不得不假定者一事卽文中所謂國家最高權乃英語薩威稜帖之定義也果爾則與記者以主權爲薩威稜帖無忤而統治權者如在統一之國老圃君謂卽等於國家最高權果爾則以統一國爲範圍與記者以統治權爲薩威稜帖亦無忤苟僅以此點爲衡老圃君實助記者以核論約法之不當也蓋吾國統一國也主權與統治權在他國容有區別而在吾國則不當有何也吾統治權之上更無所謂統治權也信如斯言則統一國之約法歧主權與統治權爲二徒予解釋者以困難不謂爲無意識不可得也

今且進論老圃君所謂非統一國之統治權此種非統一國以德美聯邦爲好例此既有各邦之統治權復有中央政府之統治權故君謂統治權實未嘗含有最高權之意記者於此請問是種統治權在英德語果爲何名以謭陋揣之將仍不出薩威稜帖一字特對於此字之觀念有不同耳蓋各邦既各有統治權而其統治權又非最高權則覓之歐文其相當之語當是『半薩威稜帖』(一) 半薩威稜帖云者特體察薩威稜

(一) Semi-sovereignty



帖之眼光不同而加以兩種之解釋非能於薩威稜帖之外別造一物而求與之分道揚鑣也十九世紀初期美之法家師鐸立釋薩威稜帖曰『薩威稜帖一字有兩種用法以廣義言此誠爲最高絕對無限之權力易詞言之卽爲絕對統治之權利以狹義言此實依其邦或國之實在組織而指一定範圍以內某種機關所行之權力不受限制』此言實爲老圃君之說寫照也夫曰一定範圍則薩威稜帖之不完全可知是卽老圃君之第二統治權也亦卽半薩威稜帖也然則老圃君所作主權與統治權之別在統一國一方已全無區別之可言在非統一國一方而其區別僅在論者觀念之不同而非實質之有異是老圃君之所爭得者一『半』字而已所謂主權與統治權之別亦薩威稜帖與半薩威稜帖之別而已而半薩威稜帖者譯作半統治權可譯作半主權亦無不可且此語用之國際法與言半統治權國寧言半主權國是主權與統治權在譯語上又信乎其無擇也況乎老圃君所作統治權之界說曰『統治權者乃國家對於國民可用命令強制之權而其權之性質則單一而不可分者也』以記者之愚觀之又明明一主權之界說乎



至老圃君所主張半薩威稜帖之說於法理有當與否亦最有趣之問題也按半薩威稜帖之說創於德之法家馬瑟是語之出世實在千七百七十八年其適用處卽在德意志各邦公法上之關係十九世紀乃寖用於國際法焉當今英倫大國際法家魏斯呂克猶持薩威稜帖可分之說而同時比利時大家李斯則曰薩威稜帖者不可分者也薩威稜帖之概念實爲絕對無限之權力半薩威稜帖云者字面上已自相矛盾乃無理之杜撰語也李斯此言實足以代表當世法壇有力之論吾知老圃君將曰『吾固主張統治權不可分割者也吾特謂德美諸邦各有統治權而不爲最高權已耳此豈卽爲分割統治權也』欲答此問一轉語卽得蓋謂諸邦各有統治權而不爲最高權反面卽謂中央政府有統治權而不爲最高權是將統治權分寄於中央與各邦而爲持聯邦說者最易蹈之誤解老圃君既反對分割說而又主張各邦皆有統治權兩說以何法相通尚非記者所能解也郭豐者十九世紀美利堅之政雄也其言曰『剖分薩威稜帖在邏輯爲不可能在字義爲以矛攻盾……剖分云者直不啻絕滅之也蓋薩威稜帖可有可無有則必爲一有與無也兩言決耳謂以半薩威稜(二)之諸邦



半薩威稜之政府結爲一國此理想不可通之政治結集也』郭氏政論頗流於偏宕而斯言則信乎不可易矣老圃君一面贊同郭氏一面作主權與統治權之別其結果竟至分割薩威稜帖爲郭氏所譏記者甚望老圃君有以完其說也

老圃君之說既未饜人意而重民君所言亦覺紛糾難解此誠不得不再請益也重民君曰統治權在德文爲 Herrschaftsrecht 權利之謂非權力也又曰薩威稜帖者至尊無上之謂乃國家權力所不可缺之性質非權利亦非權力此其所以別於統治權也(三) 雖然以記者所聞則不必然耶力芮克者重民君尊重其說者也耶氏所作公權論卽有時以統治權爲權利亦有時以統治權爲權力蓋重民君之以統治權爲權利者實以德文統治權之字末結以 Recht 則倘字末不結 Recht 而結以 gewalt 以重民君之邏輯繩之其爲言權力無疑而耶氏之書實 Herrschaftsgewalt 與 Herr-

(一)見鄙著約法與統治權

(二)最怪者重民君名爲作主權與統治權之區別、通篇未言主權爲何物、薩威稜帖彼既以爲不得譯作主權、而主權在英德文果爲何字、乃未提及、今以其篇曾以薩威稜帖與統治權對論、故引爲論據、

schaftsrecht 並用是重民君權利權力之標準恐不必爲鐵案不可移也至薩威稜帖非權利亦非權力之說記者亦未能深信伯倫知理者言國家學者之中樞也其所作薩威稜帖之定義曰『國家者以國家權力範成之人格也(一) 此種權力從其最高之品位及最大之強制性著想乃號曰薩威稜帖』由伯氏之言是薩威稜帖乃權力也柏哲士曰『國家必有強迫人民使違反其本意之權力苟無此權力是謂無政府夫此強制人服從與懲罰人不服從之權力卽謂之薩威稜帖或原於薩威稜帖』由柏氏之言是薩威稜帖亦權力也前舉師鐸立之言謂薩威稜帖爲最高絕對無限之權力易詞言之卽爲絕對統治之權利(二) 是薩威稜帖爲權力亦爲權利也魏斯呂克曰『國家享有兩種權利一爲財產上之權利國家得私有財產一如個人一爲處分財產之權利凡私人所有財產如在其國境以內國家皆得有權處分之與以相當

(一)國家(State)者、卽國家權力(National power)也、國家權力乃其用、國家乃其體、自其流性觀之、爲國家權力、自其凝性觀之、則爲國家、故國家者、實以國家權力範成之一理想人形也、

(二)見所著憲法解釋論、



賠償與否在所不計此種權利卽謂之薩威稜帖(一)』由魏氏之言是薩威稜帖爲權利也伯倫知理又曰『薩威稜帖者總權利之謂也』由伯氏之言是薩威稜帖亦爲權利也問嘗論之凡一物有體亦有用非權利則薩威稜帖無其體非權力則薩威稜帖無其用故權利與權力者乃薩威稜帖之兩甄諾斯可以各隨作者之意分納其下至薩威稜帖至尊無上之品性則其自然含義不待列之普通定義之中而可以執理推出者也此在邏輯爲波羅普利安以波羅普利安詁物自不失爲一種界說然其重要則遠遜於立於甄諾斯之下者重民君泥於至尊無上之說取波羅普利安而排除甄諾斯殊未敢以爲法也

然重民君深於德文者也其解釋薩威稜帖之態度必自精研德文而來蓋薩威稜帖在德語實無相當之字猶之重民君謂德文之統治權在英法文無相當之字也薩威稜帖之理想中古以還始於法而流於英德人初未之審也德字之與此近者有曰 Obergewalt 而薩威稜帖之言力乃貫徹內外 Obergewalt 則指內而不及外 Stats-

(一)見所著國際公法、



hoheit 似亦可用而祇示品位未言權力至 Statsgewalt 一字則又表權力而略品位以是德文中殆無一字可以恰當薩威稜帖而惟有駢兩字 Statshoheit 及 Statsgewalt 以譯之此伯倫知理之所言也重民君專以品位詁薩威稜帖其心目中必僅浮一 Statshoheit 之影而未晤英法語中之薩威稜帖固兼權力品位二者而有之也

雖然重民君之言主權與統治權之別雖全然抛擲主權未問論態絕奇而於統治權則較之老圃君爲多一概念蓋老圃君所謂統治權卽等於主權或半主權而重民君所謂統治權乃德語之 Herrschaftsrecht 與英語之 Sovereignty 究有殊也然重民君之成功終祇一半蓋彼分統治權爲兩種一爲固有之統治權一爲非固有之統治權(一) 而未晤所謂固有之統治權卽等於薩威稜帖也而未晤彼所謂固有之統治權等於薩威稜帖乃猶之老圃君所謂無限之統治權等於薩威稜帖也此其說非記者之私言也耶力芮克之言曰『以法學上之觀念言之國家者基於領土而組織之之共同體有統一繼續確定之目的而爲法學上之一人格者也以其爲國家也茲

(一)重民君此別、乃祖述耶力芮克之說、蓋耶氏最嚴此別者也、



人格者不可不有固有之統治權換言之卽統治之時在法律上不可不獨立蓋國家者乃擁有最高權(一) 決不服高出於己之威力一切以自己固有之意思確定之而負擔其義務者也是故有最高權之國家斷不立於有較高獨立意思之組織下』由耶氏之言推之則固有之統治權者卽最高權也最高權老圃君謂之主權重民君雖不盡同意而爲術語所困當亦不得不承認也是重民君所謂統治權一半實與主權合體而餘一半者老圃君謂之有限之統治權仍與主權字面相混重民君謂之非固有之統治權而字面能與主權不同故曰重民君較老圃君多一概念然此概念與本問題固無涉也

議論既累幅矣用意究安在乎記者以爲主權與統治權二者實無法使之截然離立持論者因得一定不移之觀念蓋德語之 Herrschaftsrecht 英譯爲 right to rule or govern 其意乃與薩威稜帖相通前舉師鐸立之言曰薩威稜帖者絕對統治之權利也其原文爲 by sovereignty is meant the jus summi imperii, the absolute right to

(一)Souveran

govern 是其所異者特薩威稜帖含有絕對之意而 Herrschaftsrecht 則否耳惟其然也僅言統治權其意絕不明了欲明了之非如老圃君之加以有限無限之形容詞重民君之加以固有非固有之形容詞不可今爲問約法第四條之所謂統治權有限乎抑無限乎固有乎非固有乎依老圃君言統一國之統治權固無限也而吾爲統一國則統治權當然無限也是卽主權也依重民君言「固有爲國家統治權之特性……城鄉市鎭有統治權而無固有之特性」則約法所載一望而知爲國家統治權非指地方統治權則其統治權當然含有固有之性質是卽主權也老圃重民兩君儘能於主權與統治權之別辨析毫釐在約法上之主權與統治權卽老圃重民兩君之說求之尙未見有異點可指也故前並曰重民君卽於統治權多一概念與本問題無涉也要之記者前論合主權與統治權而一之特因世俗之混稱就言主權者與之言主權言統治權者與之言統治權耳本非有所主張也此文亦終出其所疑質之兩君以待其解答兩君倘亦有以饜吾意乎

## 論劃分省治非正當地方制 十月六日



記者前周作普魯士官制論意在陳述普制之爲何物而未暇參照吾國之現情加以斷案乃江蘇程都督德全竟以此通電天下電文雖簡而頗詳盡大足以補記者前論所未及電曰

近閱各報載省制業經政府撤回擬仿普魯士制劃分官治自治兩種官制省長由中央任命自治省長由地方選舉等語諒非無因竊維爭論分治時逾半年今忽有劃分省治之舉法制局調停之苦心自可相諒但普制在地方制度實爲特例吾強傚之不獨刻鵠類鶩且於內治是猶治絲而棼按普魯士地方分域最大者曰省次曰州今法制局所擬乃其省制而非州制然當知普魯士之州乃純粹官治區域州長由中央簡任並未劃出自治範圍普爲州三十五爲省十二州既不分治省大於州自治之事益簡又安有分治之必要是知普之爲此必有特別原因非他國所能漫擬蓋普既以歷史上之留遺存省不廢同時復苦地主之專橫劃分省治乃欲以參與地方政治之權分配於各級社會減殺地主之勢吾民間無此現象安所用其調和且普之地方制度純出於學者之匠心而所恃以爲其理想之試驗場則在普



民愛國而守法如設官首嚴專門官吏與普通官吏之別官治爲專門自治爲普通任普通者率無報酬意在開發人民純潔之政治思想今以吾民之程度能望此乎又兩治雜糅界限難清非爲治者道德高尙操守謹嚴將日困於爭持衝突之中無一事可辦無一政能舉而若而德者乃普民之特性英人且遜之焉故此制惟普人用之流弊尙少而謂吾民之民德能舉此乎又普制雖名爲官民分治而官治之範圍遠較自治爲大且號稱立法機關之省會將隸屬於自治一方無力直接干與官治而考核官治之權悉屬之專門官吏焉今若以此宣布於衆並揭明民選省長以及自治人員純屬義務性質不受官俸則將爲爭分治者所譁怒且省既官民分治而次於省之道若府轉屬絕對官治如普之州亦當爲普通理想所不有苟實質未至而僅襲人之皮毛將來結果之惡斷非今日所能想像況乎以普魯士民智民德之高舉此尙形竭蹶德儒格乃斯特爲斯制之源泉且亦病其缺乏活潑之力謂不圖設制如此煩累而於地方制度究未增何種效用德全詳稽普制細審國情區區之愚誠不敢於劃分省治之謀有所附和務期斟酌中國現時情勢迅將完全省制



早日頒布倘或時倡異議必致日期延久衆論紛呶於民國官制進行實屬大有妨礙管蠡之見仍希酌裁

茲電也批評普制可謂洞見癥結大凡一制之立也必有其所以立苟普制而絕無價値亦安能與普並存至今記者前文卽本此意而盡揭其長擬再作一論以示施之於吾國是否有同一之效果此則程都督之電盡之矣不必贅也惟吾人之論地方制喜縱論各國而每無絕明之概念而於地方制之系統尤屬茫然卽如普魯士之省在各國地方制中位置何如人每不甚注意程都督電中指明普魯士省制州制之異實足爲論治者當頭棒喝今請就此點一申論之

夫比論各國之地方初不計及其分域性質之如何乃羣言殽亂迄不得解決之總因此固不獨論普制然也嘗考當世混殽分域之性質者以記者所析有四類可得言焉

(一)以美利堅之各州爲地方與英法之地方比論而不晤美之各州乃邦國(一)非地方政府(二)也自省長問題發生論者每以美利堅之民選州長與法蘭西之簡

(一) States (二) Local Government

任州長並論右民選者至囂囂以美之州長爲辭焉攻之者亦復設詞以相待皆自墮煙瘴者也

(二)以蘇格蘭愛爾蘭爲地方與英倫之郡若縣或法蘭西之州若縣比論而不晤蘇愛爲聯合王國中之團體在國法上有特別位置而決非普通地方政府可比也爲是比較者固意在主張中央集權而乃未審蘇愛近方本其國法上特別位置要求自治以脫離中央之關係不審論者於此又將云何也

(三)以美利堅之州制與普魯士之省制比論而並以爲聯邦制非吾所能取法也殊不知美之一州位置同於德之一邦是紐約實與普魯士同一地位而決不與普魯士之一地方同一地位也吾苟取法普魯士之邦制則誠與聯邦之概念有關非所論於普魯士之一地方制也

(四)以普魯士之省制與法蘭西之州制比論而不晤法蘭西之州制適當普魯士之州制而不同普魯士之省制也此類卽爲本問題之要點請申論之

普魯士之有省乃歷史上之留遺其規定省制並未按照正當之地方制度其正當之



地方制度乃存於州而不存於省州者次於省謂之 Regeirungsbezirk 蓋完全之中央行政區域也州長出於簡任爲中央之代表官普魯士州官制之精神乃取對絕之行政集權主義毫不遜於法也省者不過總若干州爲一結束居於監督地位耳一切職務省中並不別設官吏治之而卽以付之各州官吏也故在理論上普魯士之地方制儘可離省而獨立易詞言之卽儘可廢除省制而以州爲最大分域也今吾國持廢省之說者亦寧不曰吾惟有省不可不取法普魯士然法普亦安足病但當法其正宗而不當法其特例耳所謂正宗者以英言則英蘇愛之各郡縣制以法言則州制以美言則各邦之郡縣制以普言則州制是也是中之軌範則或爲官治或爲自治非此卽彼不相雜糅持吾省與之相比區域之廣狹或儘不同而其理則一至官治自治何者爲宜儘可聽吾抉擇也凡茲所言乃欲證明普省制之不合法度而含有特別原因則此程都督電中已詳之矣亦不贅也

十月六日

## 主權無限說

前作約法與統治權一文頗主張主權無限說民立報重民君駁之曰『秋桐君舉美



儒柏哲士之說是乃完全承襲十六世紀法儒 Jean Boden 之說十九世紀以來國家學者沿用此說者蓋鮮以主權無限制說不適用於近世國家故也』此所須辨論之力至多亦且畧與重民君商榷之記者前所引柏氏之說曰『薩威稜帖者乃加之國內人民及各種機關最初絕對無限及普及之權力也』此語實以詁薩威稜帖而薩威稜帖從重民君之說不得譯作主權(一)今重民君又以攻主權無限說者攻記者不審此處所謂主權是否卽薩威稜帖記者不解重民君之邏輯無從判斷今且假定爲同一之語以資討論重民君鄙夷柏氏以爲承襲法儒薄丁之舊此不知柏氏者之言也十六世紀在法蘭西實爲君權最高時代薩威稜帖之理想乃應此現象而生薄丁際此倡爲國權無對永久之說 puissance absolue et perpetuelle d'une republique 雖不言君而言國而所謂國者其觀念絕不明了此觀念者後經數世紀國家學者仍未能予以無翳之界說至柏哲士而國家與政府之別乃大明柏氏所貢於政治學者此點實一空前哲之理障居今日而言國法不能注意於此而漫以十六世紀之

(一)君文謂薩威稜帖作主權爲謬妄



理想抹殺之此重民君之偶爾疏漏處也夫駁主權無限者莫著於伯倫知理其言曰『薩威稜帖對於他國之治權而獨立者也然此種獨立性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蓋國際法總各國而鉗束之當然與薩威稜帖相衝突猶之憲法制限公權之行使與薩威稜帖有時不相容也』柏哲士駁之曰『謂薩威稜帖爲國際法所限則倘有犯國家之威信而援國際法以自解者其解釋國際法者誰乎謂不求之國家之自身得乎……夫一國有一國之自覺力國際法者固本世界之自覺力以對抗一國者也於是國際法中規定自覺力之法條常較規定一國者爲寬此點吾見之甚明然吾人當知若而法者苟國家不認爲有效卽無所謂法也』柏氏此段乃以詳釋自限(一)一語其言曰『權力如爲物所限不能爲薩威稜必加限於物者始爲薩威稜易詞言之吾人若不得無限或僅自限之權不得謂達於薩威稜帖』所謂自限者猶言限物也蓋己亦物也是薩威稜帖始終限物而不爲物限者也故曰無限也至舉憲法上之拘束以爲主權無限之說病爲問先有憲法而後有國家乎抑先有國家而後有憲法乎由

(一) Self-limited

柏氏之言觀之則國家者創造憲法者也國家非爲憲法所造也憲法之所造者乃政府也非國家也由是憲法之所能規定者政府之組織非國家之組織也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二者決不可混而一之伯倫知理所謂憲法制限公權之行使與薩威稜帖不相容卽國家與政府之概念未清也此其故柏氏嘗慨乎言之曰『以予思之論者之終致疑於薩威稜帖之原理者以其不甚了然於國家與政府之別也彼等曾見政府擁有無限之權頗侵害人民之自由因決論國家擁有無限之權人民當受同一之侵害歐州大陸之作者類懷此見而德意志作者爲尤甚蓋歐陸所有國家悉組織於政府以內彼輩僅見此種組織故思想力雖亦甚高而終爲物質界之現象所欺不能自拔至若美利堅則解決本問題頗占有絕大之利益蓋美之政府非國家之最高機關立於政府之後有憲法立於憲法之後有最初薩威稜之國家是政府與國家吾人已得實質上之區別吾人若以數分鐘排除歐陸之政象至於淨盡而起吾獨立之想像則於此別可以得一嚴明斬截之觀念此公法之所以獨發達於美州者正以有此機會也』由斯言觀之可以明主權無限說不甚有力於歐陸之故德儒如重民君



所舉拉龐德及耶力芮克之流固柏氏稱爲了解國家較勝前哲者也而終爲現象所梏不能爲獨立之論今吾初經革命有絕大之機會判分國家政府爲二兩兩組織如美利堅焉而重民君必欲拋棄美儒集成之說而取阨於帝政之下者以爲法且頌言主權無限說不適用於近世之國家卒之所謂不適用者亦特於帝政之國爲然記者殊未敢以其言爲滿足也